宋胡致堂先生讀史管見序

胡明仲先生讀史之文世不多見其節錄者往往著於綱目然去取略矣宋

以來儒者喜議論分善惡
管見一書或病其責備賢
者言辭過甚又謂以成敗
論人所見未廣二者皆非
也先生承文定之學明春
秋之指建炎中屢詔擢用
首格和議賊檜衒之貶置
新州當時忠孝發憤著見
言論不得已託古人以寓
志其所流連三致意者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孔子攘夷齊桓復讐爲亟
至於戒日食闕異端憂小
人之進君子之退生民日
蹙而刑歛日繁恫乎其傷
之深切著明有自周威烈迄
於五代其間王侯大人行
事無異於春秋十二公也
朱子當稱管見議論唐鑑
不及綱目既成中所折衷
多本胡氏是故善讀史者

取通鑑管見綱目三書合
而觀之然後知源流之一
是非之正也温公奉詔開
局著成通鑑各代考次功
非一人蔡京宗王氏之說
春秋既廢史學益衰通鑑
雖蒙御序學者畏不敢觀
即或有慕而購讀之卷帙猥
煩大都不竟又孰有明其
得失耶其未逮者自管見

書出朱子始敢一筆一削
取通鑑勒爲綱目令觀其
書諸葛之伐魏不可言犯
晉王之擊後梁不可言寇
大義獨斷皆管見發原及
其談言微中謂諸呂之誅
功不始陳平周勃後漢之
亡罪不專景延廣諸若此
者亦何嘗兢兢成敗責人
無已哉傳者又言張南軒

宋之大儒胡仁仲則先生之弟也南軒撿討議管見之作專爲秦檜設仁仲嫌其苛密欲燔其書而不果抑知世無亂賊春秋不作宋高之時亂臣賊子孰有甚於檜者痛言之猶恐不悟何有於隱仁仲厲辭絕檜疾惡之嚴不異其兄而獨非所論此或家庭挹損忌諱

之意非本心也舊刻管見二版皆滅沒譌落予間較定復爲分著年月標括論旨編次一目瞭然通見長短以爾公好讀史强其公之人間世有患通鑑綱目煩重難舉者此三十卷足以應之矣然以管見之能辯能斷即深於二書者尤不可不讀也

崇禎乙亥孟春太倉張溥謹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讀史管見舊序

讀史管見、先伯父侍郎論史之書、書名所自命也、一氣分陰陽而爲天地、萬物生殖其間、惟人爲靈、號曰三才、由類拔萃之謂聖、參天地、贊化育、裁成輔相之、伏羲分陰陽爲奇耦、畫卦以明理、倉頡因物形製字書以紀事、後聖明理以爲經、紀事以爲史、史爲案、經爲斷、史論者、用經義以斷往事者也、夫子生知大聖、特易定書、記古之事、斷自唐虞、因魯史以作春秋、垂法萬世、與堯舜禹稷水土耕稼同功、大聖生而知之

常人則學而知之、不學不知則不得爲靈而與物等
可先大父文定以經學受知於高宗皇帝奉詔纂修
春秋傳弘綱大義、日月著明、二百四十二年之後至
於五代、司馬文正所述資治通鑑、事雖備而立義少
伯父用春秋經旨尚論評是非非、治亂善惡、如
白黑之可辨、後人能法治而戒亂、趨善而去惡、人君
則可以保天下安兆民而爲明君、人臣則能致其身
盡臣節而爲良臣、士庶人則可以不陷於不義而保
其家、於天地間豈小補云乎哉、苟不知著書之意徒
玩詞采以資爲文、以博聞記則失先賢之旨而無
益於大用矣、書成於紹興乙亥、踰一甲子、衡陽郡守
孫侯德輿爲政之初、即崇序庠序之教、與郡之廢墜、次
第修舉、於是訪士求書、得家藏讀史管見脫藁善本、
刻而傳之、自春正月至冬十有一月告成、可謂知所
先後矣、晚學小子輒不自揆、謹序所以仰明先志、以
啓後人、伯父名氏言行、家有狀、史有傳、嘉定著雍攝
提格日南至猶子大壯謹序

舊文定胡公奉詔作春秋傳天下傳之以爲百世不刊之書自三家分晉而後迄于五季則未有論述致堂管見益以繼文定之遺志其於君臣之義夷夏之分往往小人之別太璞人欲之辨辭嚴義密莫不以經爲斷學者必通二書而嶺之然後知其後先述作粹然成一家言太史公父子睹乎下風也震孫服膺是書有年矣每惜江浙間獨欠此本假守宛陵公餘細加讐校適刻竟郡齋與學士大夫共之然嘗妄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范太史唐鑑。伊川先生以爲兩漢以來無此議論。紫陽夫子通鑑綱目。尤足以補司馬公之所未及。是數書者實皆互爲發明。而相爲羽翼。後之讀史者。苟能參錯融貫。則數千載之是非邪正善惡治亂興亡之故。如權衡尺度。瞭然胸次。舉而措之事業。載諸言論。其與聖賢悖謬者幾希。敢併書之以俟識者訂焉。寶祐甲寅渤海劉震孫謹跋

胡致堂先生讀史管見目錄

卷一

周紀

威烈王

○○命晉大夫爲諸侯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

○豫讓欲報智伯之讐

○魏文侯師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

安王

烈王

顯王

、、梁惠王愧不聽公叔座之言用衛鞅

〇〇秦人車裂商君

〇繆留論兩用公仲公叔爲不可

愼靚王

赧王

〇宋王奔魏

〇〇甫相如避廉頗

〇樂毅圍莒即墨

秦紀

昭襄王

、、蔡澤說應侯

孝文王

莊襄王

〇王薨

始皇帝

、、信陵君酒色自娛

文信侯飲酖死

初并天下

史號皇帝

除謚

分天下爲三十六郡

李斯焚燒書

張良令力士椎擊始皇

二世

趙高指鹿爲馬

子嬰殺趙高

子嬰降沛公

漢紀

高祖

蕭何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

項羽坑秦卒

蕭何諫王漢中

拜韓信爲大將

項王葬本公呂后

○○隨何請說九江王布

、拜陳平爲護軍中尉

、、、韓信下趙

、、、張良呼漢王爲陛下

、、范增疽發背而死

○○漢王葬項羽於穀城

、、、封項伯四人爲列侯

○漢王卽皇帝位

、田横自刎

○西都長安

、、大封同姓

、、叔孫通起朝儀

○夷韓信三族

○大臣諫廢太子

孝惠帝

、、立原廟

高后

○○太后欲王諸呂

丶陸賈說陳平交驩太尉

丶丶太尉令軍中左右袒

丶丶宋昌言王者無私

孝文帝

立河間城陽濟北三王

丶丶除誹謗妖言之令

齊楚地震山崩大水

丶丶帝賜南越尉佗書

丶丶賈誼上書

丶丶丶賈誼言天子天下之首

丶除田之租稅

丶丶丶上幸雍郊見五帝

丶丶申屠嘉責鄧通

丶丶遺詔三日釋服

卷二

孝景帝

○帝崩

孝武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董仲舒對策
、、董仲舒論秦以貪狠爲俗
、董仲舒論古今任官之異
、、衛綰請罷申韓蘇張之言
、、申公論爲治不在多言
○有是哉于東方
、、汲黯言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
、、令王恢誘匈奴
、、汲黯守淮陽

、、張湯奏顏異腹誹論死
、張湯被誅
、、以欒大爲五利將軍
、上不悅卜式
○以公孫賀爲丞相
○○李陵降匈奴
、上好用酷吏
○戾太子反
、、上悔厲爲在悖

○○○賜鈎弋夫人死

孝昭帝

○雋不疑叱縛男子

○○○蘇武歸京師

○○罷榷酤官

孝宣帝

○祭義相

○○○立許倢仔爲后

○○霍光歸政

○○○夏侯勝論武帝不宜立廟樂

○○霍光署淳于衍勿論

○詔問災異

○賜霍光梓宮葬具如乘輿

○○賜王成爵關內侯

○霍氏謀反

○○○立皇考廟

○趙廣漢坐要斬

○○○親相諫擊匈奴

丙吉封博陽侯

○○疏廣疏受乞骸骨

益寬饒自剄

韓延壽棄市

楊惲要斬

帝言漢家霸王道雜

○鳳凰集新蔡

孝元帝

委弘恭石顯以政事

周堪常因顯白事

石顯奏京房非謗

卷三

孝成帝

王尊劾匡衡張譚

封五侯爲侯

○罷中書宦官

湖三老董賢訟王尊冤

張禹拜相
王章下獄死
○○○上悔不使王譚輔政
黑龍見東萊
谷永陳好方士
張禹有災變之意深遠難知
朱雲乞斬張禹
以定陶王欣爲皇太子
劉向請興禮樂

增太學弟子爲三千人
劉向卒
孝哀帝
劉歆分諸子爲九流
王舜劉歆議武帝廟不宜毀
○○○道士弁就國
孔光事董賢甚謹
匈奴烏孫皆來朝
孝平帝

○龔勝郎濮乞骸骨
、、王莽要斬吳章
○莽起明堂辟雍靈臺
○孔光薨
、、吏民上書請加賞安漢公
、、孺子嬰長不能名六畜
、、王莽更法
、、王莽僞奏
、、莽策命孺子爲安漢公

、、薛方辭王莽
、、楊雄卒
、、、王涉劉秀謀劫王莽
、、更始諸將殺王莽
、、、太司馬秀燒王郎文書
○嚴尤降蕭王
○蕭王歸保范陽
世祖光武
、、王得赤伏符乃卽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卓茂爲太傅

帝使岑彭說降朱鮪

封鄧禹等

丁恭論功臣封四縣不合法制

立郭氏爲皇后

帝解賈復寇恂之怨

馬援論高帝無可無不可

閔仲叔恨侯霸

徵周黨嚴光王良王成至京師

臧宮吏職

詔上書者不得言聖

鄭興不爲讖

詔諭公孫述

鄧禹等皆以列侯奉朝請

韓歆自殺

歐陽歙坐贓獄死

貰李子春

帝言用桑道治天下

○追尊宣帝曰中宗

、、太子灑願備藩國

、陰與禮賢好士

、張湛稱疾不朝

、劉崑爲江陵令

、馬援請討武陵蠻

、梁松構馬援

、何敞論

、許荊佚爲大傅

○召梁松等按封禪三十六事

、桓譚請信讖文

卷四

孝明帝

○朝于原陵

、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

、圖功臣二十八人於靈臺

、詔禁章奏浮詞

、遣使之天竺

丶廣陵王荊自殺
○遣王景修汴渠堤
丶楚王英自殺
丶耿秉說上擊匈奴
孝章帝
丶太后不許上封諸舅
丶帝尊以馬氏爲外家
○竇皇后譖陷宋氏
丶何敞謂宋由袁安當察災異
丶帝授曹褒以叔孫通漢儀
孝和帝
○竇憲尊崇鄧皇后
丶竇憲破北單于
○帝與鄭衆定議誅竇憲
丶班固死獄中
○追尊梁貴人爲皇太后
丶丶太后立帝少子隆
孝殤帝

、、太后立清河王子祐

孝安帝

、、太后幸洛陽錄獄

、三公奏令吏民入錢穀

、楊震不受故吏夜餉金

、、虞詡爲朝歌長

○鄧騭等乞行新野君服

、唐檀止太守劉祇上芝草

、楊震飲酖而卒

○廢太子保爲濟陰王

、太后立北鄉侯懿

孝順帝

○徵拜虞詡議郎

、、徵樊英至京師

、、還文鰩大珠

、左雄罷却徐淑

、、封宋娥爲山陽君

、張衡論舉孝廉當先孝行

○初聽中官養子襲爵
、、以梁商爲大將軍
、、王冀將奏誅張昉而中止
、大長秋良賀不薦士
○梁商遣子與曹節等交友
、、蘇章以權折權寧坐免
冲帝
質帝
○○○梁冀毒帝而迎立彝吾侯志
桓帝
、梁冀收李固下獄死
○封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
、崔寔政論
○張奐不受羌豪良馬金鏤
○封單超等五人爲侯
、徵處士徐穉姜肱袁閎韋著李曇皆不
、、李雲杜衆以忠諫獄死
○孫嵩藏趙岐於複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馮緄討長沙賊

○○周景楊秉敕奏刺史五十餘人

、濟陰東郡清北平原河水清

、、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

、、、杜密多陳託劉勝無干及

、楊喬辭尚公主

、、帝崩

、、、竇武立解瀆亭侯宏

靈帝

○馬融憚盧植

○竇武陳蕃爲曹節等所殺

、、、劉瓌附中常侍

、、、陳寔往弔張讓父喪

、、趙苞歐血而死

○蔡邕徙朔方

、陽球磔王甫尸於城上

、、吕強不受封侯

、、作畢圭靈琨苑
、詔劉陶次第春秋條例
、、呂强自殺
○造萬金堂於西園
獻帝
、張讓段珪殺何進
○董卓迎理陳寔諸黨人
、申屠蟠不就董卓之徵
、、劉滿與閻羽張飛恩若兄弟
、董卓宗族列朝廷
、、王允收蔡邕付廷尉
○王允疾惡
、曹操屠徐土
、、劉虞爲公孫瓚所殺
、、田疇誓報劉虞之讐
、曹操後攻陶謙
、呂布曹操相守百餘日
、荀彧請先定兗州

、管融爲民所殺
、公孫瓚徙鎮
、劉備降呂布
、董昭請曹操幸許
、曹操徵孔融爲將作大匠
、、郭嘉勸曹操益劉備兵使圖呂布
、高順誘呂布陳宮高順
、、曹操殺呂布陳宮高順
、張昭扶孫權巡軍
、沮授不降曹操
、曹操自言無所不可
、曹操北伐烏桓
○劉表悔不用劉備言襲許
、諸葛亮自比管樂
、曹操辟司馬懿爲文學椽
、曹操郤慮殺孔融
、諸葛亮說孫權破曹操
、、蔣幹稱周瑜雅量高致

丶曹操下令
丶周瑜請徙劉備置吳分關張於各方
丶孫權令呂蒙讀書
丶曹丕爲五官中郎將
丶龐統請劉備取益州
丶麴演卒
丶劉楨諫曹植
丶曹操令郤慮華歆伏后
丶丶姜敘趙昂討馬超
〇〇荀彧飲藥而卒
〇〇魯肅責關羽不返三郡
丶進曹操爲魏王
丶丶曹操立丕爲太子
〇孫權令呂蒙定荆州
丶丶陳羣請曹操正大位

魏紀

文帝

〇費詩諫漢中王稱尊號
〇邢貞論江東將相非久下人

明帝

、徵管寧不至

、、諸葛亮上疏

、、漢主爲陸遜所敗

、、漢主以劉禪託諸葛亮

、、諸葛亮發教與羣下

、曹丕殺鮑勛

、、吳王攻江夏郡

、、諸葛亮不從魏延之計

、、諸葛亮誅馬謖

、、諸葛亮引祁山箕谷之敗以自責

○諸葛亮言曹操用兵彷彿孫吳

○○諸葛亮自言鞠躬盡瘁

、、吳王信任呂範不用周谷

、衛覬奏置律博士

、、杜恕上疏

○○司馬懿料諸葛亮出五丈原

○○諡亮相守
、諸葛亮死無餘帛贏財
、、郭太后以憂殂
○○立皇子芳爲齊王
、、用高昌隆議稱曹系出有虞
、、詔盧毓劉邵崔林杜恕傳報作考課法
邵陵厲公
、黃皓始預政
、、孟光貢舉施放
、、徐邈辭司空
、、何晏以神自況
、蔣濟發疾而卒
、王昶勸魏主擊孫權
、、司馬師引過
、、司馬師殺李豐
、許允徙樂浪
高貴鄉公
、、帝與諸儒論少康漢高優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呂岱哭徐原甚哀
、、呂據自殺
、諸葛誕責賈充以社稷輸人
、譙周作仇國論
、、孫琳殺桓彝
元帝
、司馬昭殺嵇康
、司馬昭器重魏舒
、北地王諶請背城一戰
、鄧艾矜伐
、加司馬昭殊禮
○司馬孚執帝手流涕
晉紀
武帝
○秋七月星隕
、、王祥卒
○劉猛叛出塞
、石鑒虛飾資級終身不用

丶丶賈充與荀顗荀勗馮紞相黨友
丶賈充納女爲后
丶丶鄭袤固辭司空
○賀邵上書
○羊祜修德懷吳
丶楊后言太子不可動
丶丶羅紹以山濤之言應命
丶丶范粲終於寢車
丶羊祜請伐吳

丶丶秦秀議何曾宜謚謟瀆醜公
丶丶帝以王渾之言不殺劉淵
丶丶吳張悌死節
丶丶孫皓降
丶丶王濬上表

卷七

武帝

○劉毅指帝爲桓靈
丶秦秀請謚賈充爲荒公

荀勗等惡齊王攸
杜預卒
齊王攸薨
太廟殿陷
日食大星隕地震
帝恃皇孫通明慧
皇后乘帝迷亂奏以楊駿輔政
惠帝
賈后廢太后爲庶人
楚王瑋殺汝南王亮及衛瓘
王戎卒
裴頠著崇有論
魯褒作錢神論
張華不從劉卞之言
張華子韙勸華避位
趙王倫孫秀殺賈后
趙王倫逼帝禪位
河間王顒等夷齊王冏三族

丶丶劉弘抑夏侯陟而表皮初
丶丶以東海王越宇尚書令
丶丶劉弘殺辛冉
丶丶陶侃以運船爲戰艦
丶帝食麵中毒崩
懷帝
丶丶太傅越求出鎮
丶丶琅琊王睿聽王導之言不復飲酒
丶丶王衍三窟

○○太傅越從潘滔之言與荀晞有隙
丶漢安昌王盛讀孝經論語
丶太傅越召周馥
丶琅琊王睿攻周馥
丶琅琊王睿討華軼裴憲
丶劉琨送還石勒母
丶石勒欲除石虎
丶陳頴遣王導書
丶劉殷幾諫

丶石勒欲襲王浚

愍帝

丶帝降劉曜

丶丞相睿斬淳于伯

元帝

丶丶琅琊王睿即晉王位

丶周嵩請雪大耻

丶顧和勸王導勿以察察爲政

○阮放禪殺劉琨

丶靳準殺劉粲

丶丶郭舒說王敦自領荆州

丶游子遠諫趙王曜討渠知

○加祖逖鎮西將軍

丶丶帝引劉隗刀協爲腹心

丶以譙王承爲湘州刺史

丶丶郭璞請下赦令

丶祖逖發病卒

丶石勒重制禁讖

丶王敦殺周顗戴淵

丶王敦不朝天子

明帝

丶尊生母荀氏爲建安君

丶李雄激楊難敵之叛

○温嶠以手版擊錢鳳幘

丶沈充舉兵趨建康

丶丶丶王舒沈王含父子於江

丶王導抑卞壼之議與周札贈諡

成帝

丶丶庾亮不從王導卞壼之言下詔徵蘇峻

丶丶庾亮報温嶠無過雷池一步

○蘇峻濟自橫江

丶丶温嶠邀陶侃同赴國難

○王導言建康不宜遷

丶庾亮泥首謝罪

丶石勒稱大趙天王

○祖逖胡奴王安竊逖麻子道重歸江南
、石勒問徐光
、、程遐勸石勒除中山王
○詔焚石勒之幣
、、、石虎殺劉太后與彭城王謐
、、庾亮辟殷浩爲記室參軍
、、、王導出孔坦爲廷尉
○袁耽免官
、袁喪馬還請立太學
、、、王導不備庾亮
、顏含不筮命
、、詔不許庾亮移鎮石城
、、王導薨
、、石虎攻陷邾城
、成王壽不用龔壯之言
、、庾冰奏從燕王皝之請
、、何充等慰燕使劉翔之言
○出何充刺徐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康帝

○褚裒不願居中任事

○庾冰庾翼深恨何充

穆帝

、何充薦桓溫任荊州刺史

、褚裒薦殷浩爲揚州刺史

、沙門吳進勸石虎苦役晉人

、、會稽王昱殷浩不從王羲之言與殷浩延

、趙姚內仲等說彭城王遵起兵

、褚裒憤憤病卒

、、蔡謨不就司徒免爲庶人

、王庞之論不宜赦

、、、石虎以妻妾來奔斬之

、、、殷浩謀再舉

○殷浩爲姚襄所敗

、殷浩達空函於桓溫

、、、王猛不就桓溫

、、、秦王生殷段純

丶丶秦遣閻負梅客殊使涼
丶詔遣使如洛陽修王陵
○○秦呂婆樓薦王猛於符堅
丶丶秦荀太后明賜東海公法死
丶燕大司馬恪輔政每事與司徒評議
丶范甯謂王弼何晏之罪甚於桀紂

哀帝

丶丶江彬議皇太妃周氏之喪宜服緦
丶帝飼長生藥不能親政

丶丶王延受賊不讓
海西公
丶燕太傅評貪昧無厭
丶丶門温伐燕
丶温跪敗於哀眞
丶孫盛作晉春秋

○秦王堅令王猛休養將士
○燕梁琛言人臣不忍爲知幾
丶丶秦堅從王猛之諫不復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桓溫有不忠之志
、郗超勸桓溫爲伊霍之舉
○桓溫諷褚太后廢帝立會稽王昱
簡文帝
、、、謝安王坦之共詣郗超
武帝
、、、詔謝安王坦之迎桓溫於新亭
、謝安改袁宏九錫文草
、桓冲盡忠王室

○桓冲以揚州讓謝安
、張天錫降於秦王堅
、、秦車裂代王庶子寶君
、、慕容農私言於慕容垂
、、王彪之勸謝安勿增修宮室
、郗愔不哭郗超
、拜謝安桓冲開府儀同三司
、、秦以陽平公融爲征南將軍
、、、符堅讓伐晉

○符堅張夫人諫伐晉
、謝安與張玄圍棊賭墅
○謝玄敗秦兵於淝水
、謝安折屐齒
、帝踈忌謝安
、符堅切責燕王垂
、、桓冲憾卒
、謝安請北征
、會稽王道子與謝安有隙

卷九
武帝
、姚萇坑新平民五千口
、姚萇縊秦堅於新平佛寺
、燕王垂即帝位
、翟遼據黎陽以叛
○謝玄以翟遼張願之叛乞解職
○以朱序代謝玄鎮彭城
、處士戴達匿於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燕王垂絶翟遼
○瑯琊王道子日夕與帝酣飲
、王珣黜范弘之爲餘杭令
、後秦姚方成說姚興殺王統等五人
、桓玄出補義興守
、李遵請修孔子廟立庠序
、鮮卑禿髮烏孤取涼州
、、、尊皇太妃李氏爲皇太后
、、、徐邈請貸會稽王
安帝
、、、王珣止王恭誅王國寶
、、、燕寶弒殷后
、、、張貴人弒帝
、涼王光殺羅仇
、、、道子以王愉都督江州諸軍事
、、、劉牢之執王恭送京師
、、、魏李先言書籍益人神智
、元顯諷朝廷解父道子揚州牧

丶丶秦主興降號稱王
丶丶殷仲堪與楊佺期結緡爲援
○○涼常山公弘攻殺太子紹
丶丶丶涼主纂殺弘
丶丶丶孫恩入寇
丶丶丶北涼王段業殺男成
丶丶丶燕段璣等作亂
丶丶丶秦主興立子泓爲太子
丶丶丶劉牢之自經於新州

丶桓玄失衆望
丶丶秦人殺郭磨
丶丶孔靖請劉裕待桓玄已篡圖於京口
丶劉裕大破桓玄兵
丶桓玄敗走
丶劉穆之劉裕改晉風俗
丶丶劉裕保全王謐
丶丶馮遷斬桓玄
○○桓謙桓振聚黨攻陷江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丶秦主興以鳩摩羅什爲國師
丶丶劉敎恨劉敬
丶丶南燕主備德立趙爲太子
丶勃勃自稱大夏天王
丶丶南燕主超請其母於秦
丶南燕主超祀南郊
丶南燕韓倖諫掠晉人補伎樂
丶南燕遣韓範乞師於秦
丶丶燕馮跋卽位

丶魏紹弒戈珪于天安殿
丶丶韓範諫劉裕坑燕人
丶丶徐道覆勸盧循襲建康
丶劉毅衛庾悅
丶丶劉裕殺劉藩擊劉敎
丶諸葛長民遣劉敬宣書
丶劉裕殺諸葛長民
丶丶劉裕不悅司馬休之
丶南涼王傳檀降于河南王禿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劉裕擊司馬休之
、秦主興以司馬休之爲揚州刺史
、劉裕伐秦假道於魏
、劉穆之媿懼發病
、魏崔浩請靜以待劉裕
、秦王泓降於王鎮惡
、沈田子傅弘之譖劉裕於王鎮惡
、劉裕以義隆代義符鎮荆州
、劉裕弑帝立琅琊王德文

卷十

恭帝

、封劉裕爲宋王
、、、沐謙不忍刺司馬楚之
、傅亮讽帝禪位劉裕
、帝欣然遜位

宋紀

高祖

、奉晉帝爲零陵王

、、帝每旦朝蕭太后
、、爲王導謝安溫嶠陶侃謝玄置後
、祀南郊大赦
、、以徐羨之爲尚書令傅亮爲僕射
、令褚淡之弒零陵王
、、上不豫不許祈禱
、上不信奇惟
、帝崩
營陽王
、立妃司馬氏爲后
、魏崔浩更高取洛陽
、浩師事寇謙之
、徐羨之等廢廬陵王義真爲庶人
、徐羨之等弒帝
文帝
、、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
○誅徐羨之傅亮
、表后生子勑欲不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

帝與惠琳道人議朝政

王彊首辭封

魏崔浩勸伐夏

帝見高祖微時耕器有慙色

魏主克夏統萬城

魏主弘徵彭城王還朝

范泰說王弘徵彭城王還朝

謝靈運免官

秦慕末夷亦辛進三族

魏崔浩勸伐柔然

魏賞崔浩謀畫之功

帝有恢復河南之志

王仲德獨以魏洛陽虎牢戍兵棄城爲憂

燕中山公弘殺太子冀

魏主賜王慧龍書

魏尊保太后竇氏爲皇太后

謝弘微紀理謝混家事

殷景仁與劉湛猜隙

沈亮請禁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劉湛說義康殺檀道濟
、魏詔吏民許告守令不法
、魏遣董琬等使西域
、魏主恨李順
、帝許太子劭置兵
、誅劉湛等
、何尚之請黜范曄
、魏太子晃諫作靜輪宮
、魏主賜李順死
、以義宣爲荆州刺史
、孔熙先謀范曄反
、詔免義康爲庶人
、崔浩說魏主宜悉誅天下沙門毀經像
、宗慤定林邑
、袁淑贈上封禪書
、魏閱淇郡標勒崔浩刊國記于石
、魏主赦高允族崔浩
、下詔伐魏

丶借四州富民家貲爲軍用

丶丶沈璞納臧質

丶丶丶上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

丶以魯爽爲司州刺史

○賜義康死

丶魏宗愛弑主

丶下詔北伐

丶丶上不忍罪劭濬

丶丶魏陸麗不受爵高允不言功

丶丶丶太子劭弑帝

丶丶劭殺王僧綽

卷十一

孝武帝

○贈袁淑太尉

丶以何尚之爲尚書令

丶遣沈慶之討魯爽

○○義康請省錄尚書事

丶丶沈慶之請老

、起復顏竣爲丹陽尹
、、以顏竣爲東揚州刺史
、趣主稱高允眞忠臣
、顧覬之著定命論
、、沈懷文稱江智淵
、、賜顏峻死
、、詔沈慶之討竟陵王誕
、、悉誅竟陵城中士民
、殺周朗
、殺沈懷文
、、使有司奏沈門致敬王者
、上寢昔七行俱下
廢帝
、、蔡興宗請勿刑制度
、、帝殺義恭族鄉元景顏師伯
○賜沈慶之死
、、蔡興宗說王玄謨舉事
、、帝過獄

明帝

○晉安王子勛反于尋陽

丶丶沈攸之推江方興爲主

○沈攸之追斬袁顗

○張悅斬鄧琬降於建安王休仁

丶丶蔡興宗先見

丶丶賜於滋侯子房等十人姓

丶丶薛安都等降於虜

丶孫奉伯止獻琴書

丶巴陵王休若自上誅王敬先

丶賜休仁死

丶誅吳喜

丶賜王景文死

蒼梧王

○桂陽王休範反

○建平王景素爲楊運長阮佃夫所殺

丶丶帝自稱劉統

丶丶蕭道成與袁粲褚淵議廢立

○魏李訢信用范槩
順帝
丶丶沈攸之討蕭道成
丶丶袁粲父子劾節
丶王儉唱議加蕭道成殊禮
丶帝下詔禪位
齊紀
高帝
○帝容謝朏
丶丶殺汝陰王及宋宗室
丶丶上擊破玉導
○褚賁趾父失節不仕
武帝
○上不肯襲天
丶殺張敬兒
丶范縝盛稱無佛
丶丶王儉極言中書舍人之弊
丶魏高閭請築長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丶魏用李安世議始均田

丶誅陳天福

丶魏高允卒

丶魏大賑貸

丶丶魏主哭淮南王佗

丶魏遣邢產來聘

丶以安陸侯紇為雍州刺史

丶丶蕭順之縊殺巴東王子響

丶魏楊椿諫高閭[illegible]毀

丶魏主不慽太后

丶丶伏登之因房法乘

魏主問禘祫于王肅之義

魏主禪於太和廟袞冕以祭

丶丶魏以咸陽王禧為司州牧

丶魏祀堯舜禹周公于國都

丶王融年三十望為公輔

丶魏主赦軍士為盜者

欝林王

丶丶竟陵王子良憂卒

海陵王

丶丶謝朏求出爲吳興太守

丶降封帝爲海陵王

高宗明帝

丶弒海陵王

丶賜蕭諶死

○魏李彪請先一日告廟

丶丶詔修晉帝諸陵

丶丶魏主賜李冲于烈詔

卷十二

東昏侯

丶丶陳顯達伐魏

丶丶魏馮石誅爵

○魏主遺詔北海王詳等輔政

○○魏世宗追尊高后

丶丶誅江祏江祀

○高宗臨殂戒帝作事不可在人後

丶崔恭祖怨恨崔慧景
丶蕭懿將兵入援
丶蕭衍起兵
丶丶魏詔勰以王歸第
丶丶魏主賜禧死
丶帝作芳樂苑
和帝
丶崔偃下獄死
丶魏元英上書
丶蕭衍厚遇袁昂
○○沈約勸蕭衍早受禪
丶蕭衍欺沈約才智縱橫
丶蕭憺撫稍寬爲治

梁紀

武帝

丶遣鄭伯禽擯殺巴陵王
丶丶顏見達不食而卒
丶丶議贖刑條格

、、齊南康侯子恪兄弟十六人仕梁以壽終
、謝朏不省職事
、、魏以彭城王勰爲太師
、、吉甫拒純孝之舉
○魏司徒祥騎省令貧冑
、曹景宗頓軍不進
、置五經博士
○魏甄琛乞弛鹽禁
、魏源懷性貪簡
、臨川王宏大敗于魏
、、韋叡曹景宗敗魏師
○以臨川王宏爲驃騎將軍
、詔以齋日不樂
、許懋論不當封禪
、以張稷爲青冀二州刺史
、上譴責沈約
、、魏殺高肇
、魏元遙討平沙門法慶

○魏尊胡大妃爲皇太后
、魏追奪于忠茅土
、、堰淮水以灌壽陽
、魏胡太后作永寧石窟寺
、、魏李瑒請尊汝門
、勑織宮文錦不得爲毛獸形
、魏選舉失人自崔亮始
、、上哭馮道根
、、魏元乂劉騰誅殺太傅懌

卷十三

武帝

、、帝敝不好釋氏
○魏主立阿那瓌爲蠕蠕主
、萧正德復自魏逃歸
、、魏元乂得心
、魏賈思伯一六騎
、、、魏元洛義所遣重臣鎮恒朔
、、以朱异掌機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豫章王綜降于魏
太子統諫殺邵陵王綸
夏侯亶等克魏壽陽
魏以房景伯爲東清河太守
魏房景伯切崔氏通經有明識
魏蕭寶寅自佛齊帝
魏高歡說爾朱榮與霸業
魏鄭儼徐紇與太后謀酖肅宗
魏爾朱榮沈太后主釗於河
魏徐紇來奔
魏敬宗立肅宗嬪爲后
帝以魏北海王顥爲魏主
上幸同泰寺
魏敬宗手刃爾朱榮
魏爾朱兆殺胡太后及主釗
以子禮葬蕭贊
魏節閔帝下詔但稱帝
太子統憩憤卒

丶丶出徐摛爲新安太守

魏高歡起兵討爾朱氏

丶立西豐侯正德爲臨賀王

○魏高歡使魏蘭根幽節閔於崇訓佛寺

丶丶魏高歡欲立平陽王脩

丶魏詔青州民耿翔爲光州刺史

○魏武帝伐高歡

○帝慙熒惑之諺

○魏高歡立清河世子善見

丶丶魏高歡遷鄴

丶丶魏宇文泰弒孝武帝

丶丶東魏高歡納魏敬宗后爾朱氏

丶丶[illegible]爲將作郎

[illegible]司馬氏

丶丶[illegible]爲許

丶丶宇文泰敗高歡

丶丶魏泰以結婚撫柔然頭兵可汗

丶丶魏以宇文測行汾州事

東魏歡立調糴式置倉積穀

○東魏高仲密以虎牢降魏

○東魏陳元康說歡追泰

東魏高歡娶妃蠕蠕頭兵可汗女

賀琛啟陳四事

起十二層浮屠

太子綱嚴清兵自衛

太清元年正月朔日食不盡如鉤

上與朱异[illegible]納侯景

○東魏高歡事靜帝甚恭

東魏軍司杜弼作檄移梁

東魏慕容紹宗敗侯景

何敬容憂太子講莊老

傅岐諫與高澄通好

東魏高澄遣將略地江淮

○蕭正德以大船濟侯景

朱异慚憤疾卒

上食雞子

太宗簡文

丶侯景殺張嵊

○○陳霸先起兵討侯景

丶丶丶魏楊忠與湘東王繹結盟

丶丶丶邵陵王綸致書於繹

丶東魏高洋即位

○魏宇文泰討高洋

○太子大器不肯北行

丶侯景殺太子大器

丶丶郭元建諫侯景廢帝

丶丶丶王偉說侯景弒太宗

○王僧辯陳霸先擊侯景

○郭元建送傳國璽於鄴

元帝

丶丶誅王偉

齊以辛術爲吏部尚書

魏劉璠言泰不如桓文

帝使任約謝答仁將兵拒武陵王紀

胡僧佑等請勿還建康

帝於龍光殿講老子

魏遣于謹等入寇

帝幸圖書十四萬卷

魏人立梁王詧

敬帝

貞陽侯淵明還位于晉安王

陳霸先弑王僧辯

魏宗室諸王皆降爵爲公

魏初建六國

王琳兵勢益衰

齊顯祖使宰相楊愔進厠籌

齊裴訏之上書極諫

齊主委政楊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周宇文護逼殺獨孤信
○陳霸先以歐陽頠爲衡州刺史
丶丶周宇文護弑孝愍帝

陳紀

高祖

○設無遮大會
○齊以常山王演錄尚書事
○周太師護歸政于周王邕
○上崩

世祖文帝

丶丶齊顯祖盡誅諸元
丶周崔猷請天子稱皇帝
○○齊顯祖殂
○齊常山王演篡奪
丶丶王晞說高演長城世子昌於江中
○上遣使殞長城世子昌於江中
丶齊王晞不受侍郎
丶丶周以大冢宰護都督中外諸軍事

國立中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齊主立子百年爲太子
丶丶齊徹長廣王湛嗣位
丶丶丶齊高湛馳赴晉陽卽位
丶齊主遍遍昭信李后
丶周以于謹爲三老
丶丶齊和士開勸主爲樂
丶丶齊殺樂陵王百年
丶丶丶突厥約周共擊齊
○上遣令孔奐輔政

臨海王
丶安成王頊殺劉師知韓子高
○周于謹
高宗宣帝上
丶丶齊和士開復爲左僕射
○詔章昭遠討歐陽紇
丶丶丶齊主爲和士開營黃龍湯
丶齊斛律光築十三城于西境
丶丶齊殺韶卒

丶丶周庾季才請晉公護歸政
○周遷齊公憲爲冢宰
丶丶祖珽穆提婆誣殺斛律光
丶丶齊祖珽奏置文林館
丶丶齊陸令萱穆提婆等譖祖珽
丶齊主酖殺蘭陵武王長恭
丶丶齊韓長鸞誣殺張雕
丶丶周主申三年之制
○周禁佛道二教
丶齊主寵南陽王綽
○楚陳桃根所上羅文錦被
周主自將伐齊
丶丶周王軌言太子非社稷主
丶齊主與馮淑妃猥于天池
○周以穆提婆爲宜州刺史
丶丶齊主禪位于太子恒
丶丶齊高阿那肱密召周師
丶周定庶人九種之衣

高宗宣帝

、、吳明徹軍敗憤卒

○周主初服常冠

○周宣帝殺齊王憲

○周主殺王軌宇文孝伯

○周主自稱天元皇帝

、周李德林頗以死奉楊堅

○李德林以蘇威爲不可

、、隋以蘇威爲度支尚書

、、隋主始服黃

、、隋主寵憚獨孤后

、隋詔境內之民聽出家

、、始興王叔陵抽刀斫太子

長城公

、出毛喜爲永嘉內史

、、隋主詔李穆有罪不問

○隋李諤言文弊

丶丶孔範言聽計從
○隋長孫平置義倉
丶丶上每當郊祀嘗稱疾不行
丶怒斬韋華
○立始安王深爲太子
○○帝不備隋師
丶丶隋晉王廣令高熲留張麗華

隋紀

高祖

丶丶帝嘉高熲之讓
丶丶以江總爲開府儀同三司
○○何妥用黃鍾一宮
丶帝於殿庭捶殺人
丶丶上親帥民就食洛陽
丶丶楊素臨敵斬人
○○○何妥蘇夔盧愷薛道衡朋黨
○○○盧賁坐民飢閉糴除名
丶焚豆盧通所貢綾文布

趙綽言六月不可誅殺

○免秦王俊官

○○詔選東宮衛士入上臺

牛弘爲吏部尚書

廢秦王二子

上怒太子勇冬至受百官賀

獨孤后稱晉王廣賢

來和韋鼎皆勸立晉王

宇文述以晉王奪宗意說楊約白楊素

○獨孤后遣楊素金使贊廢太子

上咻太子勇

袁充言大文太子當廢

晉王廣入東宮幸臣姬威

上幸仁壽宮

○立廣爲皇太子

高孝基以子孫託房玄齡杜如晦

用袁充言改元仁壽

柳述舉韋雲起

丶丶獨孤皇后崩
丶丶梁毗不受蠻夷金
丶丶王通獻太平十二策
○○太子矯詔勒柳述元巖繫獄

卷十六
隋紀
煬帝
丶丶漢王諒反
○○漢王諒幽死
○○高祖五子皆不以壽終
丶築西苑
丶丶帝頗惜名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楊素有疾不肯餌藥

丶丶置洛口囘洛倉

丶丶劉炫答牛弘令史之問

丶丶帝殺高熲

丶丶殺薛道衡

丶丶張衡除名爲民

丶丶自江都幸涿郡

丶丶斬道士潚誕

丶麥鐵杖戰死

丶丶帝戒諸將無獨進

丶丶楊玄感作亂

○殺楊玄感黨與二萬餘人

○南郊大風

○誅李渾家

○李密翟讓襲破興洛倉

○李世民說父淵興義兵

丶丶李淵以書招李密

丶丶李淵克霍邑

丶丶徐洪客貽李密書

丶丶李世民請赦李靖

恭帝

○詔唐王 上殿

丶丶宇文化及等弒煬帝

○李世民引兵還

唐紀

高祖

○上厚待裴寂

○李密至桃林遂反

丶丶李綱諫以安叱奴爲散騎侍郎

○竇建德斬宇文化及

丶丶宇文士及與封德彝來降

丶丶齊王元吉好田獵

丶丶王世充酖死隋皇泰王

○殺劉文靜

丶丶竇建德斬王軌奴

丶丶裴寂軍敗後寵益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丶丶王世充峻亡叛之法
丶丶賜羣臣入御府取繒帛
丶丶詔李世民擊王世充
丶丶令克城之日子女玉帛賜將士
○竇建德救王世充
丶丶李世民不許蘇威請見
丶丶斬竇建德救王世充
丶丶罷錢監
○發兵救蕭銑

○斬蕭銑于都市
丶丶詔陝東道山東道行臺尚書令得承制
丶丶突厥入寇

卷十七

高祖

丶丶淮陽壯王道玄爲劉黑闥所殺
丶丶太子令齊秦王敎與詔勅並行
○○王珪魏徵等說太子擊劉黑闥
○○葬平陽昭公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定三公等官次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

○世民射建成尉遲敬德射元吉

太宗

○追封建成元吉

、、、傅奕論佛有害于國

、、、命陳官隨入閤

、、、封德彝不舉賢

、、、賜長孫順德絹

、、、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

○文德皇后不願長孫無忌爲相

○魏徵願爲良臣

、、、今門下駁正中書詔勅

○令三品以上犯罪不須引過

、、、魏徵諭隋煬恃才自用

、、、上言所好惟堯舜周孔之道

、、、王珪論西漢宰相多用經術士

○令大事關僕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丶丶房玄齡監修國史
丶丶孔穎達釋論語
○○俘頡利可汗至長安
丶丶議區處突厥降寇
丶丶上不肯討林邑
丶丶定紫緋六親服色
丶丶禁婚因喪
丶丶魏徵論斯民易化
丶丶令羣臣議封禪

丶丶上語執政受諫
丶丶上不許羣臣請封禪
○○馬周諫幸九成宮避暑
丶丶虞世南上聖德論
丶丶以陳叔達爲禮部尚書
丶丶帝辭封禪
丶丶縱死囚歸家
丶皇甫德參諫修洛陽宮
◎羣臣請聽政

、、高儀生誣告李靖
、、諸王之藩
、、黜權萬紀還家
、、以王珪爲魏王泰師
、、馬周上疏
、、召武士讓女爲才人
、、魏徵言政事不遠貞觀
、、詔停世封刺史
、、結率社謀反

、、傳奕出羚羊角擊碎佛齒
、、高昌王子智盛降於侯君集
、、魏徵諫親覽表奏
、、吐蕃東祿贊善辭妻公主外孫
張師政紇干承基不忍刺于志寧

卷一八

太宗

○太子令戶奴捶張玄素
、、以新興公主妻薛延陀

丶丶丶許以衡山公主妻魏叔玉
丶丶命李勣討齊王祐
丶丶丶侯君集伏誅
丶丶立治爲皇太子
丶丶丶上謂李世勣可託孤
○詔太子知左右屯營兵馬事
○罷魏叔玉尚主
丶丶丶李大亮乞以巳官授張弼
丶丶上欲立吳王恪
丶丶丶長孫無忌言太子仁恕
○以侯利涉爲右武衛將軍
丶丶丶上自爲文祭曹操
丶丶丶契苾何力殺刺巳者
丶丶丶李世勣請先攻交市
丶丶賜劉洎自盡
丶丶上悔不憶江夏王道宗之言
丶丶上當生日泣下
丶丶張昌齡獻翠微宮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丶丶丶充容徐惠上疏

丶丶丶殺李君羨

丶丶丶帝崩

高宗

丶丶八月地震晉州尤甚

丶丶長孫無忌論收取人情

○房遺愛伏誅

丶長孫無忌誣死吳王恪

○罷房玄齡配享

○納武才人

丶丶上責羣臣不言事

○○褚遂良力諫廢后

丶丶李勣言家事不必問外人

○○武后投王后蕭妃於酒甕

丶丶韓瑗訟褚遂良冤

丶丶劉洎子訟其父冤

丶丶宰相請隔日視事

○詔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拜

○○安置長孫無忌于黔州

○許敬宗請改氏族志

、、任雅相薨

○來濟赴敵死

○不赦李勣

○許敬宗誣奏上官儀王伏勝

○張公藝九世同居

、、劉仁軌薦袁異式爲司元大夫

、、上重劉齊賢

、、耕藉田

○高麗平

、、盧承慶重督運一人雅量

、、令薛仁貴等討吐蕃

、、郭待封違薛仁貴之言

○○詔劉仁軌改修國史

、、武后請習老子

○太子弘暴薨于合璧

○狄仁傑奏權善才范懷義不當死

丶丶丶上幸九成宮
丶丶丶上以吐蕃爲憂
丶丶丶天后誅太子賢謀反
丶丶丶裴行儉討突厥以許勝
丶丶丶薛紹尚太平公主
丶丶立皇孫重熙爲皇太孫
丶丶丶魏玄同言銓選之弊
○○李陵王明子刺殺謝祐
則天皇后

○○裴炎密謀廢立
丶丶丶裴炎諫立武氏七廟
○李敬業起兵
丶丶丶斬裴炎
丶丶丶詔李孝逸討徐敬業
丶丶丶制自舉令
丶丶丶鑄銅匭于朝堂
○○周興來俊臣爲酷法
丶丶丶賜劉禕之死

卷十九

則天皇后

○罷御史監軍

、殺郝象賢

○狄仁傑焚淫祠

、、霍王元軌死黔州

、、策貢士於洛陽殿

○○改國號曰周

、、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擢用存撫使所舉人

、、李昭德言武承嗣權太重

、、朱敬則請覓刑

、、姚崇奏令宰相撰時政記

、、杜景儉不賀九月梨花

、、武攸緒隱嵩山

、、貶婁師德原州司馬

、、徙九鼎置通天宮

○選司受來俊臣屬請

○狄仁傑上疏
、、武延秀納默啜女爲妃
、宰相蘇味道依阿取容
吉頊說張易之昌宗勸立廬陵王
夷間知微三族
王及善上疏乞骸骨
、、狄仁傑陳太后觀葬舍利
、狄仁傑薦姚元崇等
、、王求禮不賀三川雪

、、還崔玄暐天官侍郎
、、長安二年九月朔俱日食既
、、貶魏元忠高要尉
宋璟不禮張易之兄弟
太后使張昌宗謝宋璟
○○○張柬之等斬張易之兄弟

中宗

、、韋后干預朝政
、、張柬之等不從薛季昶劉幽求之言

丶武攸緒固請還山
○崔湜以敬暉等謀告武三思
丶宋務光以大水上疏
丶丶武三思矯制使魏元忠實封百戶
丶丶魏元忠與時俯仰
丶丶武三思誣敬暉等謀反
丶丶三思自言不知善惡
丶權若訥請尊母儀
丶丶斬李多祚等

丶丶貶魏元忠務川尉
丶遣使簡江淮贖生
丶丶置修文館
丶丶婁師德入寇
○○姚庭筠奏君任臣臣奉法
上不聽韋嗣立言
丶丶楊再思薨
丶丶宗楚客殺郎岌燕欽融
丶祝欽明作八風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臨淄王斬韋后等

○劉幽求勸隆基請相王即位

睿宗

、、謚故太子重俊曰節愍

、、倪若水彈祝欽明郭山惲

、、崔湜薛昭素請勿盡奪斜封官

、、以西城隆昌二公主爲女官

、、劉幽求薦孫佺代薛訥

玄宗

、、以王琚爲中書侍郎

、、王晙留劉幽求不遣

、、太上皇與上御門樓觀燈

、、討太平公主等

、、流郭元振於新州

、、出張說刺相州

、、張廷珪諫黎園教曲

、、禁建佛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丶〇禁百官家與僧尼往還

〇立嗣謙爲皇太子

丶丶貶宋璟睦州刺史

丶丶劉幽求憤恚而卒

〇杖殺長孫昕於朝堂

丶丶召縣令于殿庭試策

丶丶葬上皇於橋陵

丶丶盧懷慎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

丶丶宋璟諫幸東都

丶丶宋璟復貞觀故事

丶丶張嘉貞請赦告者之罪

丶丶放卿飲酒禮

丶丶盧懷慎薦父在爲母暮

〇宋璟罷相

〇曮欲谷擊拔悉密

丶丶增太廟爲九室

丶丶武惠妃有寵

〇命楊思勗擊覃行璋

丶丶張說議封禪儀
丶丶上封泰山出玉牒宣示羣臣
丶丶上爲王毛仲召客
丶丶回紇襲輸殺王君㚟
丶丶蕭嵩同平章事
丶丶楊思勗平秦隴等州獠
丶丶宇文融流巖州道卒
丶丶十月朔日食
丶丶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
丶丶韓休蕭嵩皆罷相
丶丶張九齡求終喪
丶丶御五鳳樓賜宴
丶丶裴耀卿李林甫杖死張瑝張琇
丶丶張九齡請斬安祿山
丶丶張守珪張九齡言牛仙客不可爲尚書
丶丶李林甫思中傷張九齡
丶丶賜瑛瑤琚死

丶丶李林甫戒諫官言事
丶丶以王璵爲侍御史
丶丶立忠王璵爲太子
丶丶南詔皮邏閣賂王昱求合六詔爲一
○五年一祫一禘
丶丶除安祿山管州採督
丶丶李林甫計出盧絢嚴挺之
丶丶韋堅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下
丶丶以楊愼矜爲御史中丞
丶丶立李靖李績廟
丶丶李適之爲李林甫所制
丶丶李林甫決機務于私家
丶丶李林甫杖死柳勣等
丶丶李林甫以滿盈爲懼
丶丶李林甫子岫以少遇
○高力士和謹少遇
丶丶李林甫杖殺趙奉璋
丶丶於太清宮禘祫
丶丶令姚思藝爲檢校進食便

吉溫去李林甫附楊釗
楊釗乞昭雪張易之兄弟
安祿山獨憚李林甫
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
上疎李林甫
李林甫剖棺褫服

卷二十一

玄宗

楊國忠欲極樂

楊暄猶歎滏池同
置翰林院
六月朝日食
戶部奏戶口
達奚珣請止安祿山獻馬
澧邊令誠監軍
令邊令誠於軍中斬高仙芝封常清
安祿山殺賈循
安祿山殺顏杲卿

○李光弼執安思義
○顏眞卿敗賊兵於堂邑
丶丶郭子儀李光弼請取范陽
丶丶楊國忠集百官問計
丶丶將士殺楊國忠魏方進
丶丶紇[illegible]
丶丶上至扶風
丶丶陳希烈與張均張垍俱降賊
肅宗
○肅宗卽位於靈武
○李泌固辭右相
丶丶令狐潮爲張巡所敗
○李泌諫發李林甫塚
丶丶十月朔日食旣
○烏承恩以信都降史思明
丶丶李泌陳四令攻賊之計
○安祿山爲子慶緒所殺
丶丶李泌諫立太子

丶丶丶賜建寧王倹死
丶丶許遠守張巡戰
○李泌請用前策
○上皇遣使祭張九齡
丶丶賀蘭進明不救張巡
丶丶與回紇約
○李泌固請歸山
丶丶以嚴莊爲司農卿
○○發精騎三千迎上皇
丶丶上皇不赦張均
○立張淑妃爲后
丶丶李揆賀立儁爲太子
丶丶以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
○○史思明殺安慶緒
○○貶李峴蒋州刺史
丶丶回紇聽寧國公主歸京師
丶丶李光弼敗史思明
○第五琦坐事貶

丶丶丶李輔國矯詔遷上皇居甘露殿
丶丶丶魚朝恩沮用郭子儀
丶丶丶史朝義遣駱悅殺史思明
丶丶丶七月朔日食既
丶丶丶誅康謙
丶丶丶上皇崩
丶丶丶李輔國殺后立代宗
代宗
丶丶丶使盜夜殺李輔國
丶丶丶李光弼禽袁晁
○楊綰上貢舉條目
丶丶丶吐蕃入寇出幸陝州
丶丶丶郗佽請斬程元振
○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
丶丶丶李峴與劉晏皆罷
○郭子儀表罷河中節度
丶丶丶李光弼恨程元振
丶丶丶戶部奏戶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代宗

丶丶講仁王經

丶丶回紇見郭子儀下拜

丶丶丶郭子儀與回紇定約

丶丶貶顏眞卿陝州別駕

丶丶馬璘段秀實爲都虞侯

丶丶常衮請郡部道獻物

丶丶高郢諫爲章敬寺

丶丶丶元載王縉杜鴻漸好佛

〇〇郭子儀不問發塚之盜

丶丶丶追謚俠曰承天皇帝

丶丶出盂蘭盆賜章敬寺

丶丶魚朝恩邀郭子儀遊章敬寺

丶丶杜鴻漸削髮

丶丶丶縊殺魚朝恩于禁中

丶丶杖死李少良韋頌陸珽

丶丶回紇歲求和市

使渾瑊再擊吐蕃
贈僧不空司空肅國公
陝州軍畏李忠臣兵威
回紇酋長劫畫刺市人
上不許禁錮魏州鹽
馬燧讓功於李忠臣
令田承嗣不必朝
命吳湊收戴元戴王縉
以楊綰爲相
○發元載祖父墓
召顏眞卿爲刑部尚書
李正已等不用朝廷法令
杜黃裳察李懷光之詐
李泌請勿罪路嗣恭
郭子儀逐吳曜
命李泌爲澧州刺史
貶常袞爲潮州刺史
德宗

丶丶縱馴象於荊
丶賜黎幹劉忠翼死
丶立王子六人王弟二人爲王
丶罷天下搉酒收息
丶丶沈既濟言選曹之弊
丶丶丶蘧代宗不擇日
丶丶丶使杜希全等伺崔寧
丶丶闕播請求有道賢人
丶丶崔祐甫以疾多不視事
丶丶丶李懷光討平劉文喜
丶丶丶李正已遣使入奏
〇遣中使縊殺劉晏
〇言利者莫及劉晏
丶丶不許李惟岳旌節
〇上有誅楊炎之志
丶丶郭子儀年八十五而終
丶丶盧杞譖殺楊炎
丶丶丶李惟岳發兵圍東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武俊不奉詔
○○李納與田悅合
丶丶詔借商人錢
丶李晟解李抱真馬燧之
丶丶貶蔡廷玉以悅朱滔
丶丶盧杞忌張鎰
丶盧杞惡顏真卿
丶丶朱滔田悅王武俊共尊王
丶丶命顏真卿宣慰李希烈
丶李希烈殺周曾
丶丶行稅間架除陌錢法
○遣中使責唐漢臣劉德信
丶丶姚令言奉朱泚
丶段秀實夠擊朱泚
丶丶杜希全等入援
丶丶李懷光快快
丶上自言推誠致患
丶丶貶盧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陸贄言尊號非古
、赦天下
、、陸贄諫置瓊林大盈庫
、、上不悅蕭復
、、蕭復請變更虜志
、、蕭復作色責盧杞
、、尚結贊請助庶收京城
、、賜李懷光鐵券
、、韓遊瑰請罷李懷光兵
、、韓遊瑰誅張昕
、、陸贄極言盧杞姦邪
、、姜公輔諫厚葬唐安公主
○劉怦迎朱泚
、、陸贄論權
、、李晟謁上于三橋
、、李希烈叛顏真卿

丶丶馬燧說下晉陽慈三州
丶丶以竇文場王希遷監神策軍
丶丶李泌以百日保韓滉
丶丶袁高陳京趙需諫盧杞不可復用
丶丶馬燧渾瑊破李懷光
○李璮自殺
丶丶李晟與張延賞有隙
○崔造疾饑荒諸使罔上之弊
丶丶吳少誠爲李希烈報仇
丶丶杜悰封歸斜封文書
丶丶歷拜十六陵
丶丶司天監奏彗星爲合譽
丶丶上好音樂宴游
丶丶曹確諫以李可及爲左威衛將軍
丶丶桂州戍卒作亂
丶丶龐勛攻克彭城
丶丶同昌公主適韋保衡
丶丶汴州民逐崔蕘

流陳蟠叟於愛州
貶康承訓思州司馬
杖殺韋殷裕
遣使詣法門寺迎佛骨
韋保衡諂逐劉瞻于琮
僖宗
劉鄴毒劉瞻
南牙北司矛盾
楊知至奏螳不害稼
以陸贄同平章事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
陸贄言裴延齡妄誕小人
陸贄言帝王尚德義
貶姜公輔吉州別駕
張滂請稅茶
陸贄諫殺竇參
趙憬與陸贄有隙
賈耽陸贄盧邁趙憬爲相迭秉筆

○韋皐遣使說雲南王
丶丶裴延齡言同州有八十尺木
丶丶丶趙憬密以陸贄語告裴延齡
丶丶丶陽城言裴延齡奸陸贄無罪
以竇文場霍仙鳴爲護軍中尉
丶丶韋渠牟尤見親狎
蔣乂諫起復張茂宗成婚
丶宮中市外間物
丶丶出陽城爲道州刺史

丶丶渾瑊薨
于頔忿行誅殺
丶丶杜兼誣奏李蕃
竇文場抱輔全義敗迹
丶丶楓送崔善身於李錡
丶丶太子愛幸王叔文
丶丶鄭絪衛次公定議立太子

卷二十四

順宗

貶李實通州長史

李吉甫以宰相禮事陸贄

羣執誼使陸質伺太子意

韋執誼與王叔文成伉

憲宗

郗荆南獻毛龜

韋執誼奏令史官撰日曆

杜黃裳季吉甫勅討劉闢

杜黃裳論人主無爲而治

策試制舉之士

命李絳道爲留後

○高崇文平蜀

李渤辭疾不至

杜黃裳有經濟大器

李吉甫得人

李絳請勿罪諫官

于頔爲子尚友求尚主

盧坦羣材展開濟美

盧坦揖裴均退位
王鍔賂求平章事
裴垍論爲理之要先正志
裴垍薦李藩有宰相器
李絳白居易請郤裴均進奉
李夷簡奏徐晦爲監察御史
白居易請勿委吐突承璀兵柄
內侍以馬鞭擊傷元稹
李絳論白居易志在納忠
李藩請拒絕方上
李絳諫上聚財
○貶吐突承璀淮南監軍
李吉甫言天下太平
李吉甫勸上嚴刑
上與宰相論道不倦
梁守謙爲樞密使
李絳請以神策鎮兵隸節度使
李光進請修受降城

○不許立郭妃爲后
○李絳論君子非黨
丶丶召吐突承璀入罷李絳相
丶丶旧紀屢請罷兵
丶丶王叔文之黨十年不移
丶丶韓愈言淮西必克
丶丶丶張弘靖請併力淮西
丶丶韋貫之罷相
丶丶討王承宗無功
丶丶罷令狐楚爲中書舍人
丶丶舉天下之兵四年克淮西
丶丶修麟德殿浚龍首池
丶丶李夷簡求出鎮
丶丶皇甫鎛程异拜相
丶丶裴度力爭相鎛异不可
丶丶以柳泌爲台州刺史
丶丶迎佛指骨至京師
丶丶裴度纂逮蔡鄆用兵憂勤機畧

穆宗

丶丶李渤謝病免
丶丶皇甫鎛深恨崔羣
丶丶皇甫鎛譖出崔羣
丶丶觀手搏雜戲
丶上奉太后幸靡靡
丶丶丁公著論游宴廢職
丶丶李德裕李宗閔各分朋黨
丶丶王庭湊殺田弘正
丶丶牛僧孺不肯赦李直臣
丶丶蕭俛段文昌請銷兵
丶丶朱克融王庭湊作亂
丶丶元稹欲解裴度兵柄
丶丶姑息將卒
丶丶裴度元稹皆罷相
丶丶牛李之怨深

敬宗

貶李紳爲端州司馬

蘇玄明張韶善謀作亂

韋處厚諫上游宴

繫崔發於獄

劉從諫求知留後

李逢吉罷相

文宗

帝不能堅決

王播同平章事

○劉蕡對策切直

上以書史自娛

李絳爲賊所害

○馬存亮力救宋申錫

杜悰說李宗閔使李德裕知舉

劉從諫入朝

杜牧作罪言

不受尊號

李德裕自請留京師

丶丶浚曲江及昆明池

丶丶杖殺陳弘志

丶丶李訓引裴度鄭覃居崇秩

○仇士良殺李訓鄭注等

丶丶鄭覃論王者無取工詩

丶丶韋温辭侍讀

丶丶以李宗閔爲杭州刺史

丶丶太子永暴薨

丶丶殺劉楚材張士

○仇士良魚弘志矯詔立潁王瀍

武宗

丶丶出李中敏刺婺州

丶丶李德裕諫誅楊嗣復李珏

丶丶左遷柳公權

丶丶李德裕薦白敏中

丶丶大和公主至京師

○○牛李維州之議

○崔鉉拜相

、、仇士良教其黨固權寵之術
、、、李德裕正言折馬元實
、、、李德裕諫親近趙陶眞
○王涯等子孫無遺
、、李德裕請上尊號
、、貶牛僧孺流李宗閔
、、上惡僧尼耗蠹
、、諸宦官立光王怡

卷二十六

宣宗
、、以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使
、、受三洞法籙於劉玄靜
、、貶丁棄立南陽尉
○郭太后崩
、、改備邊庫爲延資庫
、、孫樵請勿興僧教
○蓬果葬益降於劉潼
、、雍王漢薨

、、上事鄭太后甚謹

○韋澳令狐綯言去內侍之策

、、裴休請早建太子

、、韋澳辭削户部

○令狐綯忌嫌暮

、、張潛言羨餘之害

、、河南北淮南大水

、、王宗實迎立鄆王

懿宗

○劉玄佐告諭李克寧

、、、韓滉勸劉玄佐入朝

、、上命李晟與張延賞釋怨

、、、李泌擊賊衆屢敗

、、、張延賞與齊映有隙

、柳渾言白志貞不可復用

、、、李晟慕魏徵直諫

○○上命渾臧推誠待虜

、張延賞謝病

○李泌論宰相之職
、、、上欲黜柳渾
、、、李泌諫廢太子
○李泌力爭廢太子
、、、李泌請和回紇
、、、回紇上表稱臣
○李泌言君相造命
○李泌薦賈參董晉
○以燕八八爲李懷光後
○鄭畋王鐸盧攜爭論用兵
、、、李克用據雲中
、、、王鐸自請討賊
○高駢請擊黃巢
、、、劉巨容不肯追黃巢
○李國昌克用北入達靼
○盧攜飲藥死
、、、黃巢兵尤憎官吏
、、、黃巢殺張直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丶丶張濬先謁田令孜
丶丶李昌言襲府城
丶丶高駢信呂用之
丶丶高駢表詞不遜
丶丶唐溪却阡行全金
丶丶田令孜以建議幸蜀爲已功
丶賊掠人爲糧
丶丶楊師立舉兵以討陳敬瑄爲名
○李克用請討朱全忠

○樂從訓殺王鐸
丶丶李克用請誅田令孜
丶丶誅蕭遘鄭昌圖裘甫
丶畢師鐸秦彥囚高駢
○○以張全義爲河南尹
丶丶楊行密圍畢師鐸秦彥
丶丶楊行密斬呂用之
丶丶楊復恭劉季述立壽王傑
丶羅弘信斬業彥楨從訓

、、袁襲勸楊行密斬趙鍠
、、宦官始服劒佩侍祠
、、李克用薄張濬爲人
、、孔緯請從張濬計討李克用
○李克用上表
、、有星孛于三台
、、出楊復恭監鳳翔軍
、、王建從軍王先成之策
、、李存孝請討李克用

、、王建殺田令孜陳敬瑄
、、楊行密斬蔡儔
、、李茂貞進逼京師
、、命鄭綮爲相
、、董昌僭稱帝
、、令宗室諸王將兵巡警
○令李克用討王行瑜
○李克用請乘勝取鳳翔
、、斬崔昭緯

○韓建請上幸華州

卷二十七

昭宗

丶丶韓建殺十一王

○李克用復劉仁恭書

丶丶貶張道古施州司戶

丶丶賜詔和解李克用朱全忠

○李罕之降朱全忠

丶丶貶王摶崖州司戶

○王鎔與朱全忠結婚

丶丶劉季述等幽帝於少陽院

丶丶李愚上韓建書

丶丶崔胤陸扆請自主左右軍

丶丶朱全忠潛殺王珂

○崔胤請盡誅宦官

丶丶朱全忠斬李巨川

○李襲吉請李克用崇德

丶丶李茂貞求建復韋貽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韓偓正言嚴檢
、、崔胤誅逐韓偓
、、、李神福破成汭
○田頵求池歙於楊行密
、、趙匡凝匡明委輸不絕
○朱全忠殺崔胤
○朱全忠逼上遷都華州
、、朱全忠令蔣玄暉朱友恭氏叔琮圖昭宗
、、、史太追弒昭宗

昭宣帝
、、柳璨殺獨孤損等三十人
、、、放司空圖還山
○蔣玄暉柳璨議行九錫

後梁紀

太祖
、、、朱全昱罵朱全忠
○晉王誓不失節
、、勸令蘇循致仕

劉守光因其父仁恭
文亡卒之而
○晉兵寇洺州
○李存勗誅李克寧存顥
○李存勗起兵直抵夾寨
○盜不忍刺嚴可求
○徐溫力行善政
○族王師範
○徐溫擢鍾泰章爲滁州刺史

晉王助劉守光攻劉守文
○劉知俊奔岐
○鄆王羅紹威乞骸骨
○岐邠涇約晉兵合攻李仁福
○晉王退保高邑
○晉王陽推尊燕王守光
○帝力疾北巡
○賜李思安敕
○帝燒營而

、、友珪使馮廷諤刺帝
、、朱友貞起兵誅友珪
、、蜀王立宗衍爲太子
、、晉王誅張彥
、、康王友敬謀作亂
、、晉安金全夜擊梁軍
、、晉王歲三省曹夫人
、、晉王緘疾韓延徽
○張承業稱唐官終身

、、吳徐知誥以宋齊丘爲謀主
、、晉王好引輕騎挑戰
、、晉王哭周德威
、、徐溫不肯襲蘇州
、、吳徐溫迎立丹陽公溥
○張承業諫晉王稱帝
、、義武節度使王處直養子郁弒逆
、、晉王助王郁

卷二十八

後唐紀

莊宗

丶丶以豆盧革盧程爲相

丶丶梁敬翔請用王彥章爲大將

○孔謙暴斂以供軍

丶丶郭崇韜請長驅入汴

丶丶梁主令皇甫麟斷已首

丶丶張全義乞免朱全忠焚蹂

丶丶郭崇韜言溫韜不當居方鎮

丶丶高季興言新朝矜伐

○郭崇韜頗受餽。

丶丶郭崇韜請立劉夫人爲后

○郭崇韜諫以卑汰周匝陳俊儲德源爲刺史

丶丶蜀相張格杖殺王魯桑

丶丶四月朔日食

丶丶雨七十五日

○郭崇韜諫殺羅貫

丶丶李從襲等不平郭崇韜

○宦者向延嗣李從襲諸郭崇韜
丶丶以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
○帝令繼岌殺郭崇韜
○遣朱守殷察李嗣源
丶丶斬王溫等五人
丶勑河南尹預借夏秋稅
丶郭從謙作亂
丶丶李紹琛反
○李從襲繼殺繼岌

明宗
丶丶有司議卽位禮
丶丶賜張憲死
丶丶裁廢後宮及諸司使務
丶丶以馮道趙鳳爲端明殿學士
丶丶勑二名不避
丶葬閔孝帝
丶丶劉岳請賜百官告身
○吳御史彈柴再用

○○○族誅郭從謙

、、吳徐溫辭高季興稱臣

○孫晟勸朱守殷反

、、免三司逋負

○安重誨不肯除華溫琪官

、、、楚歸吳二將

、、、王晏球攻城不戮一卒

、、吳徐知誥斬周廷玉

、、、董璋反

○安重誨表解機務

○召還安重誨

○遣翟光鄴殺安重誨

、、、雕印九經賣之

、、武安節度使馬希聲卒

、、康澄上疏

、、何澤請立秦王從榮爲太子

、、、命李從珂斬從榮

○帝每夕祝天早生聖人

○吳徐知誥疎宋齊丘

閔帝

○潞王至陝帝北渡河

潞王

丶丶預借京城民屋五月做直

丶丶宋令詢自經死

○族滅康義誠

丶丶拜盧文紀爲相

丶丶劉煦請蠲舊逋

丶丶吳柴再用不言戰功

丶丶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委任梁震

○○李崧呂琦請與契丹和親

○石敬瑭稱臣于契丹

○○龍敏請立李贊華爲契丹主

卷二十九

後晉紀

高祖

丶丶契丹命石敬瑭爲皇帝

○契丹主以帝兄子重貴守河東
丶丶唐主登樓自焚
丶丶吳周弘祚強父本推戴徐知誥
丶丶和凝薦張諲于朝
丶丶吳徐知誥以宋齊丘爲左丞相
丶丶帝事契丹甚謹
○○王權不肯屈膝契丹
丶丶唐主徐誥復姓李
丶丶廢樞密院
○出桑維翰爲彰德帥
丶丶帝訪馮道以軍謀
丶丶安彥威入朝
丶丶楊光遠入朝
丶丶安重榮請擊契丹
丶丶以劉知遠爲北京留守
○劉知遠恨馮道李崧
丶丶吳越王鏐弘佐卽位
○劉昊專任宦者

、、馮道景廷廣奉齊王重貴爲嗣

齊王

○景廷廣請致書契丹稱孫

、、追封敬儒爲宋王

、、唐主悔餌金石

、、四月朔日食

○納少弟重胤妻馮氏爲后

、、閻鄭元弼諫主曦杖御史中丞

、、唐蕭儼以直言貶舒州

、、帝居喪奏樂

○命劉知遠會兵山東不至

、、命李守貞殺楊光遠

○劉知遠款中國橫挑强胡

○契丹大敗于陽城

、、桑維翰勸帝復請和

、、二月朔日食

、、王峦杜威奏羸莫可取

○廿卅威屬使公主入奏請益兵

、、、桑維翰不得見帝

、、、皇甫遇扼吭而死

、、、張彥澤殺桑維翰

、、、契丹主斬張彥澤于市

、、、景延廣扼吭而死

後漢紀

高祖

○○劉知遠更名暠天福十二年

、、、契丹主自汴抱坐崇元殿

、、、契丹主歸國

、、、契丹主自歎三失

、、、殺唐許王從益及王淑妃

、、、立六朝

○楚王希廣庶弟祜險

、、、誅張璉等

隱帝

○侯益毀王景崇

、、、楊邠不喜書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丶丶以郭威爲西南安慰招撫使

丶丶蜀主置邸納函

○李守貞求救于唐

丶丶丶郭威使白文珂伐王守恩

丶丶郭威請遍行賞

丶丶以郭威爲鄴都留守

丶丶趙延乂諭祈禳莫如修德

丶丶十一月朔日食

丶丶王章聚斂刻急

○郭威至封丘

○帝爲追兵所弒

丶丶馮道受郭威拜

丶梟劉銖首于市

丶楚王希廣爲其兄弈所殺

丶丶廢贇爲湘陰公

卷三十

後周紀

太祖

○命王殷留守天雄
丶碎漢宮寶器
丶丶殺鞏延美等
丶丶命李穀爲相
○楚王希崇降于唐
丶丶慕容彥超及跡皆露
丶唐以馮延巳爲相
丶丶如曲阜拜孔子
○禁民挾私客訴

丶丶滅牛皮稅
丶丶命王峻兼平盧節度使
丶丶貶王峻商州司馬
○殺王殷
丶丶道令紙衣瓦棺
世宗
丶丶王溥勘親禦劉崇
丶丶斬樊愛能等七十餘人
丶丶馮道著長樂老敘

丶丶大簡諸軍
丶丶給滿軍斗耗
丶除官署舉者姓名
丶丶王溥獻策
丶丶廢寺院禁僧尼
丶丶毀銅器佛像爲錢
丶丶臨鄭仁海喪
丶丶唐主遣李德明奉表稱臣
丶丶唐主斬李德明
丶丶徐仲雅不受周行逢召
丶丶遣陳摶還山
丶丶柴守禮殺人不問
丶丶以王祚爲潁州團練使
丶丶帝自督諸將克楚州
丶丶唐主舉國內附
○唐宋齊丘多樹朋黨
丶丶以米貸淮南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威烈王二十三年

讀史管見卷第一

宋建安胡　寅著

明太倉張　溥閱

周紀

威烈王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

司馬氏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紀綱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綿綿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
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
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乎懼
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
則不衆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
秦之強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
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臼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
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爲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
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

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
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
先王之禮於斯盡矣
陰陽之運天地之化物理人事之始終皆自芒忽
毫釐至不可禦故修德者矜細行圖治者憂未然
竟舜君臣反復警省未嘗不以幾爲戒故折勾萌
則百尋之木不能成矣忽蟻穴則千丈之堤不能
固矣君子所以貴於見幾而作也夫三晉之欲剖
分宗國舊矣委盟會於大夫而悼公親政之志怠

受貨賂於崔杼。而平公黨惡之訓彰。苟躒出會。而魯昭弗歸。三臣內叛。而趙鞅復入。陰凝氷堅。垂及百載。韓趙魏之裂土而南面也。周雖不命。其誰與抗。彼三家者。非有愛而後求。非有忌而少待也。王之命之。益不得已焉。是豈得與文公請隧之舉同乎。乃田和曹不之事。和跡相常。猶曰四世。不之於操。纔夙夜間。論操畏名義而不敢。禪漢則不才非操比。烏乎而遽敢。操自校尉爲丞相。挾天子以至受殊錫乘副車。其漸已遍矣。使其未死。則黃屋左纛不俟五官將而後取也。故謂亂臣賊子。勢足以逐君自爲。而卒於不敢。非力不足。心不忍。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此論正矣。實則不然。是故善爲天下國家者。謹於微而已矣。卑宮惡服。憲侈汰也。不遑暇食。防逸豫也。慄慄危懼。戒驕溢也。勤守憲度。虞禍亂也。不爲嗜欲。則娛樂之言無自進。不好功利。則興作之計無自生。嘻笑不苟。誰敢矯假。八柄在已。誰擅威福。誠如是。雖使六卿復起。三家並出。操懿恭溫之類。接跡於朝。方且效忠

宣力之不暇而何有於他志是故韓趙魏之爲諸侯孔子所謂吾未如之何者人君監此亦謹於微而已矣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晉陽爲遠必以爲歸

繭絲者取之不息至於盡而後止也尹鐸雖少而心智簡子雖貴而慮長其後無郵爲智氏所攻卒於晉陽託身而得免況爲天下者乎而後世謀國

人君之德爲民

者以愛民敦本爲腐儒常談以聚斂積實爲應時急務凡江海山林藪澤魚鹽金石茗荈之利皆王政所弛者設法著令無不榷取必使斯人與官爲市其在城郭鄉聚坐賈區域又各有征賦焉洒者先王所甚戒顧以是爲大利之源以廩百姓養生之具而其文曰抑末猶可也曰官曰胥史曰卒伍曰工曰商曰異端待哺之教曰無常職游手之人斯七者咸食於農而農之受害既什百於末作矣若夫四時艱窶終歲勤動姑置而不論第撫其受

官之切者以爲監焉有田則稅農之分也升輸升。
斗輸斗石輸石加以圭撮鼠雀之耗則可也乃至
於一加再加三加又至於一倍再倍三倍歲豐穀
賤則責以半錢蓋續五六斛而後可以供一斛之
輸歲歉穀貴庶幾乎可以輸錢矣而官庾無積儲
則責米之常數於稅米中又有他名之糴馬食之
穀至四五種名曰糴而實無酬也尚有夏稅焉又
有舟車之費焉其細至於貫錢之緡亦皆令出錢
錢非農家所有也凡兩稅之時監臨官吏持縣量
奉斛斛司廩門執洒糞與夫官之徒御無慮數千
百輩取一年溫飽之計於兩三月之內大抵民力
之歸公家及此屬者中分其數矣是一郡當出稅
米十萬斛者爲二十萬斛稅錢五萬貫者爲十萬
貫然則國何利焉豈特是哉凡一家之稅官有四
券各以爲據民所藏者官不得取令甲昭然也而
乃書於公籍者與戶券異文戶券無逋百姓欣然
曰雖卑產半失之幸一歲門戶之事已畢無公皂
之擾矣乃大不然部刺史違法而賦於州州違法

而賦於縣縣無從出則閱公籍之逋者而督之於是五等之係籍者蓋無不逋之家也玩習既久凡縣以督逋爲無窮之利不止於應公上之急也至於鼎遊之費將迎之用縣官貧而來富而去者皆自此出五等百姓既無不逋官稅之家且重輸之可以已矣尚不爲之除於是一年虛逋至四五六年而未止也又至於借未來之稅至四五六年而未止也然則國何利焉豈特是哉調民不得私釀也則鬻麴引焉謂縣令當有以訓民也則鬻考經

焉謂百姓不可不知耕耘播斂之節也則鬻歷日焉謂牛馬非私貨售之物也則鬻牛契焉或勸以修學校而取之或諷以葺神祠而取之或因公上之役一規十十規百而取之昏田難決之訟不與明白俾輸錢而兩休鬬爭立辨之事不與曲直俾輸錢而俱罷凶強盜攷幸而捕獲俾輸錢而末減猾胥巨蠹倘爾敗露俾輸錢而贖罪凡此百端可以歲舉者則歲舉可以月行者則月行可以日會者則日會爲縣無乏供於郡則爲材令爲州無闕

事於部刺史則爲賢守。識擢自是而加。寵祿自是
而致。父子相襲以爲家學。朋友相習以爲公道。或
有論當時利病於有位之前以民貧爲說。則齮齕齟
而應曰。民頑不奉公上之急。此言一出。貪虐之吏。
唾掌四起。天下靡靡諰諰。一意於錢。錢多則昌。錢
少則敝。其視赤子豈直芻狗土苴而已。蓋若仇讎
怨敵然。惟恐濟之不深。索之不力。而吮剝之不竭
也。然則國何利焉。然此所條特其大槩耳。便儇巧
黠者又不止是。甘也民富可以多取。既而國富。則
民貧無可取矣。甘也國富可以橫費。既而民盡
則國貧而無可費矣。以四海之大。九貢之入。文景
守之。則三十稅一。又且盡蠲。不聞空匱之患。明皇
德宗守之。則爲大盜所迫。奔竄食糲麥飯啖
蕪菁根。而不能飽。不聞措刻之益。何輕用其國而
慮不及遠簡于與戾。何急急於萬緡之近用。
而忍於保障之大計哉。嗚呼。天地之道。養萬物而
已。人君之德。養萬民而已。爲公卿大夫佐天子行
不忍人之政而已矣。賢人君子傳此心有兼善天

下之具而已矣反乎此者賊道也

智伯伐趙趙襄子殺之智伯之臣豫讓欲報仇詐爲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厠襄子獲之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爲報仇真義士也乃舍之後襄子出讓伏橋下襄子遂殺之

君子爲名譽而爲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爲利祿而効忠則其忠必不盡雖然滔滔皆是也之人也殆庶乎美觀而不已矣使智伯有後而豫子喬不顧身之其心未可知也智伯無後

矣氣勢無所可倚矣富貴無所可求矣子孫無所可託矣而讓也不忘國士之遇以死許之至再至三而愈篤則無所爲而爲之者故曰真義士也此非特可以爲委質事人之法無所爲而爲善雖大學之道不足過矣襄子知其如此獨無勉而旌之乎終於殺之何以爲人臣而不懷二心者之勸哉

前史列讓於俠士淺之乎知讓矣

魏文侯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皆師事之

常主於其臣愛順已而已賢主於其臣欲其諫已

焉始乎求諫中而勉從終而惡聞者多矣況於師乎諫爭之臣則有朋友之義逆耳拂意之言至悖然發於心勃然變乎色者賢君所未免也然爭臣之位卑其勢可以進退而制抗則其憚之尚淺也一成乎爲師其位尊其道嚴其教詔輔拂必一於聽從而莫得違拒其威儀體貌必與之終始而不敢廢棄故君於得師爲難非世之人無可師也以人主無求師之志事師之道也不自得師而臣其所受教雖有願治之意其成就亦卑近蹇淺而止矣文侯非自得師者也而三人又非一世之士也雖然不既與庸主遠矣乎敦信以治國則不失於虞人修睦以善鄰則不失於韓趙聞翟璜之對則悟任座之言亂聽田子之論則知鍾磬之閒非將相大任也諜諸李克而皆得其人其去六國之庸主誠遠矣雖然文侯與子思同世不知師也而子思亦非文侯之所得師也文侯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是以不能師子思也

安王　烈王　顯王

顯王八年

論公叔座與魏惠王同歸於愚

魏相公叔座言於惠王曰衛鞅雖少有奇才願君舉國而聽之卽不用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謂左右曰公叔欲令寡人以國聽鞅旣又勸殺之豈不悖哉卒不用及鞅相秦大敗魏師惠王嘆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

戰國之世謀臣策士之見用者衆矣其隱而未彰者又豈少哉使鞅而可殺殺鞅而長無魏患未害爲殺無罪以利己仁者不爲也況天下不止一鞅可勝殺乎公叔之言與惠王之恨同歸於愚耳且孟子爲惠王言者百世保邦之道也王曾不喻乃致悔於公叔之愚計其不能救亡不亦宜乎卒之滅魏者是乃王貴而鞅之骨朽亦久矣故夫嘉言正術與邪謀詭論交至乎前而知所從違用舍者興亡治亂之決也

綱目節錄其文

顯王三十一年

論衛鞅變計無所拯

秦人殺商君車裂以徇

富貴者權利之所在權利者怨爭之所集也都富貴執權利而免於怨爭亦有其道乎抑無其道乎周公位冢宰爲太師居天子叔父之尊攝幼君南

面之斷可謂富貴權利之極矣。流言梯禍者三叔而已矣。大臣召畢弗疑也。具僚大夫弗間也。五服諸侯四海百姓無謗議背叛者也。周公所以致此。豈無其道乎。若衛鞅者談帝王于秦君。其實在竊人傷殘方且侈然自滿。雖秦國素所仰望如百里奚者鞅心亦輕之自謂功烈人莫已及也。趙良終日正言以警之。鞅尚不悟其及也。宜矣。雖然鞅至是雖有變計。亦無所施。何則百姓者其讐也。六國

者其敵也。惠文王之憾不可平。公子虔之刑不可補。商於蔽雨之地不足以自蔽也。當是時一身雖微天地猶隘。設能聽良而圖善後之策。亦無所爲而可矣。嗚呼。刑名之學刻薄之徒。孰知聖賢之道忠厚之德哉。

韓宣惠王欲兩用公仲公叔爲政。問於繆留。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齊簡公用陳成子及闞止而見殺。魏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君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無力者藉外權。群臣有內樹黨以驕主

有外爲交以削地。君之國危矣。

繆留之論、以利害權之者似是而非不可遂以爲法也使所用而賢。則一人而足。不虞其專擅左右並用。仍有參副。不虞其比黨。使其不賢。則一人足以喪國。又況二三其衆乎。繆留審爲韓王忠計。當告以賢不肖之分。不當劫以成子鬬止之事也。彼六卿分晉、豈爲是哉。意者繆留於仲叔陰有所附。欲國柄歸一而不分。故危言以動之歟

慎靚王　赧王

周顯王之二十三年。宋太丘社亡。至是五十年矣。社亡者、國滅之祥也。宋王罔知戒懼。而急於求霸。用兵不息。所向戰勝。侈心肆意。不復知有天地之大。社稷之尊。其亡非不幸而天固前告之矣。臨川王氏乃作詩以寓意。謂伸姦變化。自古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焉。魑魅合謀。蓋非一日。太丘之社其亡也晚矣。蓋以愉新法異意之人將爲宋室之禍也。其後門生子婿相繼得政。果竊寶閉列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祐卿士大夫姓名于其上、以比方禹績。而呂氏藏諸謝章曰、九金聚粮、盡圖魑魅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至戎馬南驚、赤縣丘墟。一言喪邦、可不信夫。

趙以藺相如爲上卿、廉頗怒曰、相如素賤而位居吾上、吾必辱之。相如每出望見頗、輒引車避匿。其舍人以爲恥、相如曰、相如豈畏之哉。夫秦之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也。兩虎共鬬、勢不俱生。吾所以然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謝罪、遂爲刎頸之交。

君子有言、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故損卦以懲忿爲德之修、國風以不忮爲行之善。顏氏以不遷怒孔子稱其好學。門弟子皆不及也。據高位執大權、可以生人殺人而怒之不治、則事得其倫。人得其所者鮮矣。夫廉頗攻戰之士、口舌之人耳。道諸儒者之前、孰肯許身而自比哉。觀其克己降心、平難平之氣、以義相動、昨日隙爲怨敵、今日驩如平生。則學於聖人之門者、未易及也。後世比

論燕昭王處樂毅未盡其道

有事主離合之迹有愧於二子者多矣雖然結交可也刎頸相許則賢者之過也

樂毅圍莒即墨三年不下

毅有智有勇守義人也圍兩小邑三年而不下非特毅之失計亦昭王處之未盡其道也謂莒即墨當緩而攻之乎則攻臨淄何其亟也謂圍邑當服其心而後取乎則六月間下七十餘城豈皆先服其心也謂田單可懼乎則毅之才與勢豈單之敢擬倫也謂齊地人心已定莒即墨不足為後患乎

是不監少康之事并其遺孽[illegible]樂君位亞卿為謀主至是[illegible]之賊報昭王之仇堂堂全齊悉為郡縣[illegible]如若面之黑予耳當是時昭王宜[illegible]道使者裂燕而封之不然位以上卿舉國而聽之乃至累歲爵賞不行顧以蕞爾破亡餘卒之守久縻將軍豈非昭王處毅未盡其道乎毅既成功當舉他將使任軍事身歸燕國口不言勞王之眷禮未衰則必委腹心賴謀議長為宗臣如其不然孫言稱病潔身而去之無

不可者乃老師養寇處易若難以致久伏兵威之譏昭王乃始斬戮言者聲告其功遣輅車乘馬致南面王印則亦晚矣雖毅皇恐不受以死自誓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終不能解遷延之議使後之君子猶有遺恨也惜哉

秦紀

昭襄王

昭襄王五十二年

蔡澤說應侯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君不見秦商君楚吳起越大夫種乎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贏縮與時變化聖人之道也今君怨已讎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危之應侯遂謝病免

今范雎不失秦好而退

范雎以鞭笞殘息脫命簀中入秦抵巇揣摩冉之肯扼其喉而奪其處內則使秦王虧子母之恩失甥舅之愛外則聽韓魏之間陷白起而致之死而功烈無聞焉其心止於報恩讐濟物欲而已豈能輕舍富貴之地權利之柄哉而一聞蔡澤之言去位如脫屣雖不能爲秦有功亦不失於秦身而退其視怙權固寵名僇辱而身不全家破毀而國隨

呂不韋殊
去二君

綱目節錄其
文

之者相去遠矣達人尚論取節焉可也

孝文王　莊襄王

三年王薨

自呂不韋之策用身傳異人其志易嘗一日不欲
其子之王秦也昭襄即世呂政八歲矣孝文立三
日而薨何其遽也莊襄王雖政之父亦安得久而
不死立三年而薨則政年十有三可以王矣故夫
孝文莊襄享國之日淺不可不察也不韋能以其
子爲秦王之子豈不能疾去二君以其子爲秦國
之王哉第其計謀詭秘人莫得知故史亦不得而
載之耳

始皇帝

魏信陵君再以毀察謝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娛凡
四歲而卒

信陵君知
九江之義

秦王政十四
年

無忌至此益無可爲者矣觀其白處亦庶乎無悔
者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無
忌其知此矣

文信侯飲酖死

秦王賜不韋書曰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諱之也不知其欲益而益彰矣古之有國有家者雖買妾必擇其良羌胡無禮義廉耻尚且盪腸正世惡族類之庞也而況諸侯乎而竊楚悅色納姬不疑其故遂使大賈生販心焉自是有天下者益呂姓也栢翳宗廟至是而絕爲史者當自始皇元年書爲後秦正其姓氏庶幾實錄矣

初并天下

司馬氏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會盟以相結者無他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家國也鄉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强暴安得而亡之哉

司馬氏之論愚竊以爲不然夫儀秦本心非爲其國忠謀姑恐喝劫持之欲行其計以取富貴耳既曰反覆矣豈能等人之邦家哉秦合六國從儀以秦衡不再歲其約皆解楊子雲乃謂安中國者各十餘年不知何以云爾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

之交聘和睦者、非若合從之以利害謀也、故嘗試
考之、六國叔季之君、既多庸愚、其所任之臣、大抵
効計策、能攻戰而已矣、仰關而攻地利既不如秦、
計策戰攻又皆出秦下、其爲秦并非不幸也、嗚呼、
子思孟軻並生乎其時、一言不見庸、目爲迂濶、無
益於人之國也、自今觀之、彼獲功利負氣勢、赫奕
一時者、與野馬塵埃、飄蕩滅息久矣、而仁義正理、
根諸人心、出於子思孟軻之口者、未嘗亡也、君子
當何志哉、

論後世宜法孔子有天下者制天王

王自以爲德兼三皇、功過五帝、更號曰皇帝、
凡言不師古而立私義者、未有不以秦爲首稱、秦
焚詩書、坑儒士、廢謚法、刑三族、罪妖言、命以十月
爲正、後世監之、不尋其轍矣、至於兼皇帝之號、用
五德之運、壞井田開阡陌、郡縣天下、大作宮室、巡
遊四出、登山告功、是皆可更改廢絕、則自漢以來、
遵用而未改、是何也、古之聖人、應時稱號、有曰皇、
曰帝、曰王而止矣、非帝貶於皇、王貶於帝也、惟不
知此義、遂以皇帝爲尊稱而以自居、以王爲降等

而以封其臣子失之矣王之爲名繼天撫世之謂也曾是而可使臣子稱之乎吳楚僭王春秋比之夷狄六國用夷禮乃周公之所膺也豈可以此之故謂王甲於帝而不稱哉仲尼祖述唐虞憲章三代尊周立號繫王於天其禮隆極於秦何取焉必也略法孔子有天下者稱天王其列爵諸侯自公而降則名正言順百世以俟而不惑矣

制曰死而以行爲謚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其除之

子議父臣議君而非其禮罪不容誅矣當不義則父有爭子君有爭臣爭之猶可況以禮而議之乎且加謚之禮非臣子出私意由獨見也考德行之實衆言僉同稱天以誄之乃盡人心合天意爲天下萬世之勸戒歸於大公至正而後定臣子亦安得以爲我君我父而吝之哉秦人除謚法乃忠孝之賊也後世謚法雖存公道不暢爲臣子者往往加美謚於君親使死者受所不當得取世訕笑亦不若不謚之爲愈矣或曰加惡謚之不恐於心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加美諡之爲近厚乎曰孔子有云過猶不及私心於近厚者乃所以爲薄也。

分天下爲三十六郡。

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蓋勢也不得已也私其力於己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其著論誠辯矣然而不知聖人者也夫易者自然之數也建萬國以親諸侯者自然之勢也而有也而謂封建不得已可乎中畿千里環列五服選建賢德與之共治貢賦所入王無越制之征諸侯有罪王無賙親之貸而謂封建私其力於己可乎凡宗元舉周之亂皆中葉而後衰微特甚之事若夫諸侯釋位以聞王政齊晉主盟以尊王室逮其季世楚與齊韓共欲圖周屈於武公虎廩之論尚且計輟不行如此之類則隱而不稱顧取問鼎中肩三數事爲封建之害豈不猶指西施之瞞而掩其美哉且裂土建侯與井田經野相爲表裏者也秦既廢井田而開阡陌矣則五等畫壤必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於交錯隳敗帝王之時九一而助上下相養不盡利以遺民猶建侯共治而不專天下以自奉也乃謂湯武資諸侯之力不得已捐之以爲安何其敢於非聖人也至論漢唐魏晉延促之故有叛人無叛吏有叛國無叛郡有叛將無叛州皆一偏之說不周之見且秦二世而亡夏商三四百年周八百年其事不待較矣宗元尚且惑之則其謂禹湯文武之制不如秦始皇又何辨焉其所見取舍如此則其謂王侯牧守爲又何怪焉

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有敢偶語詩書皆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或問斯荀卿弟子也其心術何至是哉曰仲尼之門親矣之徒固有謬戾乎聖人者又況荀氏之學自不醇耶斯雖殺其身覆其宗亡人之國矣而其說固在後之人陰述而用之者未懲創也問其學業則高談洙泗問其術略則遠紹伊周考其所爲則異於斯者幾希矣或曰韓愈稱荀卿大醇而小疵今以爲不醇何也曰人性至善而卿以爲惡禮

者天理也而卿以爲僞子思孟子傳道於仲尼得正而不差者也而卿既是仲尼復非仗軻其大本大宗如此奈何以爲大醇哉其尊王賤霸蓋亦慕名而爲之言耳是故其言醇駁參焉學於聖人而無真見不自得其流至此無足惟也或曰如何爲真見自得者曰見不善如水之不可入火之不可蹈乃真見也爲善如渴而厭於飲饑而飫於食乃自得也

韓人張良以父祖五世相韓及秦滅韓散千金之産欲爲韓報仇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之中副車始皇怒大索天下弗得

重義之人一飯必報寡恩隆怨者雖宗國猶將使人役之心一也而差別如此夫一飯薄禮也猶不忘報則可以見其仁矣相國之祿萬鍾豈直一飯耶五世之相其爲一飯多矣良區區於此豈爲利哉居臣之義不可廢也魯莊公以千乘之國不能復其父仇而良以亡國之臣匹夫之力伸志義於天下人之能否相去豈不遠哉或者著論以爲良

年少輕用其身，舊一朝之怒，僥倖其成，黃石老父蓋不善也，故為後期之約，墮履之事，以屈折其虛氣，使能隱忍以就其大者，是不知良也。良本為韓報仇，非有什漢之志者，苟得呂政斃於一椎，則其心慊矣，餘亦皇恤或者之言，又若處其敗者，是又不然。夫以秦皇狙詐之智，虎狼之威，千乘萬騎之衆，揮椎舍擊，既無覺者，大索天下，又不可得，良非獨免併免力士，其智略之妙，固已視呂政如囚中孤兒，何敗獲之憂乎？是亦淺之乎待良矣。

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因問左右。凡言鹿者，趙高因陰中之以法。自後莫敢言其過者。

姦人欲奪君柄者，必先熒惑其耳目，感移其心意，使紛然眩亂，莫適所守，然後其柄可得矣。鹿之與馬，非有疑近相類之形也。指鹿為馬，人莫敢言，則幹其君之日矣。以忠言為欺，以讒言為信，而人莫敢議，則蟄其君之耳矣。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爲不肖以不肖爲賢安危治亂之實一切顚倒而
人莫敢以告則迷惑其君之心矣於是恣其所欲
無所不至自謂可以永保福祿之權而不知禍敗
已隨其後自古非一趙高而終不悟也且指鹿爲
馬、異事也二世笑之以忠爲欺以讒爲信是非賢
不肖兩易其位異事之尤者也二世不知駭焉固
不待勝廣劉項之入關而望夷之賊已迫矣猶欲
一見丞相是其心憒憒於鹿馬至破殺而終不悟
也、何足悲哉、

論秦皇殺人之子人亦殺其子

趙高弒二世而立子嬰子嬰殺趙高
使扶蘇嗣位則秦祚尚可延使子嬰繼世則諸侯
未必西然呂政反逆天所不祐殺人之子多矣人
亦殺其子宜也子嬰居無可奈何之勢乃能不動
聲色屠戮趙高雖不救亡亦紓志憤豈不可憐也
哉漢祖入王關中必有以處項氏殺之不仁甚矣
沛公至霸上子嬰降
賈誼論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
同列百有餘年然後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

論秦必無能施仁義之禮

綱目節錄其文

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誼之言必出於陸生所謂湯武逆取而順守之者也是不然秦以詐力取既得之必無能施仁義之理蓋已收其効肯以爲非耶直謂仁義不施可矣太史公曰賈誼論錯明申韓未有以驗之其斯言之類歟

漢紀

高祖

元年

諭秦百思

沛公入咸陽蕭何先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以此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强弱之處

李斯獻策始皇用之焚經書坑學士謂可以杜異意息誹謗者矣然沛公一起言太公兵法運籌決勝者張良也說下秦將使連和者陸賈也收秦圖籍薦大將立根本者蕭何也陳奮龍取亡之戒者樊噲也將思歸之士出南鄭定三秦者韓信也脫輜輧突建都陳山河百二之利者婁敬也自餘如參陵平勃之徒莫不以材智策勳爲漢宗臣計其

生時始皇尚未平一天下也或伏於胥吏困於卒伍屠狗販繒奇食乞憐姓名不聞而徃徃已有蹀血咸陽覇龍之志矣始皇既不得而坑之方且虞心非巷議之人隆偶語非令之罪是猶大川泛濫壞堤橫決而區區增土石窒漏不亦愚之甚哉史謂秦愚黔首夫黔首固多愚不待秦而後愚也其不愚者非秦所能愚也然則滅仁義之塗絶諫說之辯以一身而離疾四海之人將以遏其口屈其心至於賊至而不知外迫而不免是則自

愚而已矣

項羽坑秦卒二十萬人新安城南

莫強於人心而可以仁結可以誠感不可以威劫不可以術以義動也莫柔於人心而不可以威劫不可以術詐不可以法持不可以利奪也項魯生於戰國耳不聞先王仁義之事目不覩先王禮樂之化其所知者惟攻伐爭鬬耳彼其見白起坑趙卒於長平必以爲豪敢武勇而慕尚之也難其天資禍賊亦有所効而爲之此二十萬人心既不服即遽坑之

使秦民皆不服也、可盡坑乎、昔周既勝殷、殷之餘衆蠢有異謀、周公東征、去其渠魁而已、建成周、遷頑民、選用畢公君陳爲之父師、教訓漸摩、至于三紀、然後丕變昔殷今周混無異俗、大哉遠乎聖人之處事也、向使周家有怨疾之心、奮然殄滅非無餘力仁恩不足而刑殺是煩、懼而亂者衆矣、不此之法、而唯殺是務、十萬人不服、羽得而坑之、諸侯不服、四面而起、羽獨且奈何哉、

蕭何言於漢王曰、願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以何爲丞相人有常言、皆曰用君子所以安百姓也、蕭相國乃調養民以致賢人、何也曰此無所因襲獨見之言也、當秦之世、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漢王暴起、雖有長者之慈、得秦人之心、而天下之賢人未可致也、所以未可致者、方用兵攻戰、傷殘坤吟者衆矣、未有能養民者也、世主無養民之志則賢人巖谷而已矣、草野而已矣、天之立君凡爲民也、君之求臣凡爲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凡爲行其

安百姓之術也豈有他哉。世主視民如土芥、如弁髦、則吾之術無所施、豈不猶操瑟而立於好竽之庭乎。心術既殊、則所同者趨事者也、營利者也、好大喜功者也、逢君之欲者也、是皆殘民之具也、高爵以貴之、厚祿以富之、殘民之政日彰、宜乎民心之日離而君勢之日孤也。亡秦之轍可鑒已、蕭何有見乎此、思得賢人與之共理、而知致之之道莫先乎養民。漢王聞言即悟、遂委以政、於是韓信既亡而還、陳平自遠而至、張耳大國而擇主、黥布聞說而從義、三老董公遮道而納說、諸侯之兵大合而伐楚、漢業勃然以興、可為宗臣首。奕葉永世其有以取之哉。

漢王至南鄭、韓信亡去、諸將何不及以聞、自追之、或言何亡、王大怒、一二日何歸、謁王曰、臣不敢亡、追韓信耳。王且喜且怒、罵曰、亡者以十數、獨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信國士無雙。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者王召見、與語大悅、拜為大將、

智謀武略之士、急於求用、非如抱道懷德之君子

舍之則藏也陳平所謂臣爲事來所言不可過今日是也韓信才士耳稽留漢中見王未有以處之則思去而他適無足惟者蕭何既深知其人可以爭天下誠惜其去身自追亡非特爲信乃爲漢王也夫是時王未奇信則罵何爲詐亦理之常而或者之論乃謂漢王倚何欲致信死故示不用之端激之使亡又爲此追求喜怒之態然後用信則信當竭力而必留是始見漢王軒輊黜布而生此論耳大漢王恢廓大度何又稱人傑豈顧爲此區區

二年一

小數以動一信哉漢王待布固不當爾然布既南面稱孤矣不如是不足以折其威而收其心信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計不用而來非布比也或者又謂信既爲漢王蕭何所迷作史者亦復不悟至編之先賢語錄益嘗聞之先君子曰語錄如是者皆門人勦入之非先賢語也

漢王入彭城收羽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羽留諸將擊齊自以精兵歸擊漢大破之圍漢王三匝會天大風晝晦楚軍亂漢王乃得遁去項王獲太公呂后留

軍中以爲質

盤水可捧而志難持六馬可調而氣難御漢王於是時統籌業業如初入關中見羽鴻門則亦何至於敗哉得非良平諸公不在行歟方王之收美人貨寶日置酒高會何寂無諫者也且是行也多可疑者羽留攻齊而諸侯兵亟趣彭城何也借曰捜其國都散其積實使羽至無歸則宜亟反滎陽以主待客而淹留引日何也若欲致羽而與戰則宜分部諸將待其交擊其中扼諸險要縱羽未成釜亦必勝負參半而驟於寵樂宴安不慮何也卒之裹師二十餘萬人父執妻虜身幾不免漢業之覆在頃刻間若非天意佑漢大風晝晦楚軍壞亂吁亦殆哉此漢王志不持而氣爲帥扭於小勝逸欲生焉是以至此可爲鑒也

漢王謂左右曰孰能爲我使九江王布令倍楚以留項羽數月我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請行

史記人諭劉季多大言少成事彭城之敗幾於亡矣其於自保尚未敢必而漢王遽

謂得黥布則取天下可以百全，不幾於大言乎？且當時興亡之決，獨係於布之歸漢耶？曰：秦失其鹿，四海競逐，名其師者謂誅無道秦可矣，秦滅諸侯，各有分地，而又起兵，雖曰項羽爲政不平，主約不信，顧亦伸已私忿而伐之耳，此非制勝之機，百全之計也。及三老董公獻言，請暴項羽弒君之惡，漢王大臨，三軍縞素，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於是項羽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漢王雖折北滎彭城，而必知天下之歸已矣。於是隨何陳此義，而下九江，九江背無所倚，與失齊斷其右臂，竟以是亡高祖之言豈欺世哉。

江鄣生陳此義而下全齊，夫楚都彭城，獨齊與九江其與國也，南失九江，背無所倚，與失齊斷其右臂，竟以是亡高祖之言豈欺世哉。

拜陳平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

善乎漢王之用人也！魏無知薦平則受之，與平言則悅之，命爲護軍，諸將盡讙，則益厚之，及周勃灌嬰議之，言其醜行，王疑焉，則以問無知，無知爲之辯，則又召讓平，平之對既無愧辭，亦無留志，王疑冲矣，則謝之，厚賜之，又寵任之，其後屢出奇計，於

漢有大功而無知以薦賢受封侯之賞彼其是非明不以讒蔽忠取舍審不以小弃大平獲釋黥暗之嫌無知得免比周之累君臣之間表裏洞達此士之所以樂爲用而願効死也夫以文帝之賢尚漸於季布況其餘乎然則漢王不爲平去讒者何也曰用材之時既不可偏廢且信任平愈益於前則諸將不直之愧亦多矣若夫受譖愬而不爲別白被謗毀而不得伸理一以勢力行威辟而不要諸公道也欲人心服不亦難乎

韓信下趙諸將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將軍反背水陳以勝之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自爲戰則皆走矣尚可得而用乎

論者皆謂信荅諸將之言不以實告疑其別有策也不然後人効之出背水陳相撐而入水者衆矣信何以獨能勝曰是讀史鹵莽之罪也信之荅諸將者誠語以兵法特不自伐其督戰之勞耳當是

時信先出背水陣。示不能以忘趙人之心。明旦建大將旗鼓。與趙人戰者。未必用銳卒也。已而佯敗。弃旗鼓走水上軍。非惟水上軍先受此令。按兵全力以待信耳。信耳既來。軍有所恃。勢自百倍。兩將軍又月犯矢石。出入行陣間。部勒精明。其勝必矣。後人曠其陳迹。間曰陷之置之。則自處安地。而處士卒於危亡。人肯前死乎。曾不知信之所謂陷之置之者。親以身率之也。非使人必而已求生也。

酈食其請立六國後。張良自外來。曰誰爲陛下畫此

計。

漢王未稱尊。而子房以陛下呼之。何也。曰作史者之過也。漢魏而後。姦邪擅國。形勢上侵。則有不令之人。密勿情欵。微示變革之端。以異羣后之禮者。固多有之。子房豈爲之哉。或曰此亦文史之所同。猶左氏載石碏稱陳侯而舉其謚耳。是不然。自後而舉前。尚可如此。故商鞅未封商於而書商君。雖曰文史所同。謂之失辭亦可矣。烏有人非天子而天子號之。乃以是爲比也。使後世儉士傾夫。推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跋扈之臣、引以爲例、史氏之罪大矣、夫子房非委心臣漢者也、本爲舊君報仇耳、博浪之椎不中、則以太公兵法養其心決沛公既舉咸陽、秦祿告終、沛公王漢、則歸而相韓、未至而羽廢韓王又殺之則復歸于漢、爲畫策臣以圖項籍、籍誅則良志願畢矣、及帝入關、良卽道引辟穀、杜門不出、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其志可知也、而謂良於帝未有天下之時、率先群臣、以非禮諂之、是以儉人之腹、量君子之心矣、

范增疽發背而死、

史稱增素好奇計、以事攻之、增計不能奇也、凡羽之恃强失道、如漢王臨廣武而數之者、未聞增有所諫止、而兩雄肉逐、義理之端、事幾之會、楚每失之、顧欲使壯士舞劒殺沛公於歡宴之間、是一愚老人而已、況已見天子氣、龍虎五采之文、又可殺乎、獨其所謂吾屬今爲沛公虜者、此一言不謬耳、後之論者曰、有道帛民、天且助之、安用立懷王孫心爲、且羽所過殘滅、爲漢驅民、而亞父不知也、其

俞漢王哭項
於雒大

智尚不及內黃舍人十三歲兒。而敢與良平敵乎。
高帝曰、羽不能用增、所以成禽。非也、政使用之、亦
不免耳

漢王以魯公號葬羽於穀城。親爲發哀、哭之而去。
或謂高帝之圍項羽、無靳智無遺力、惟恐斃之不
速也、羽死、封以本國而葬之、哀哭乃去、誠歟、曰、誠
也帝與羽俱起布衣。受命懷王。約爲兄弟。鴻門之
隙、自沛公左司馬曹無傷爲之。亦既講解矣。及羽
背關懷楚、放殺義帝而自立、漢王假仁仗正、以討

罪人、於是雌雄之勢分然而雲擾風驅、雷轟電擊、
龍蛇交鬬山岳振搖、一時角逐勝敗、智伸力屈之
迹既已消散。無事則追念當時杖劒並起相與圖
秦兄弟約言輔車敦好慨然有動於中而不可遏
者此固英雄之人心事落落之態而史稱其大度
者也誅則誅之、哭則哭之道並行而不相悖、其斯
之類歟、然則曹操之哭袁紹如何、曰、操任術數人
也紹雖死三子尚存河北未下袁氏之人猶衆操
不得不爲爾豈高帝之敢望惟武帝哭昭平。孔明

論漢王待項氏忠厚

哭馬謖庶同情乎。吳孫氏之臣乞葬諸葛恪而司馬昭船於向雄之言郗鑒亦請聽王敦家收瘞而蔡興宗自葬范義宋武帝責之對曰陛下討賊。臣葬故交益王誅行於上私情伸於下自古不廢是皆高帝之餘澤也

諸項氏枝屬皆不誅封項伯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起義兵誅暴亂而自爲無道者項羽也既伏其辜矣枝屬何負焉惡惡止其身忠厚之至也高帝以丁公二心而殺之乃侯項伯何也項伯所以免帝

論漢高即位意氣雄容

於危者明爲羽講解。此公道也。丁公亦已及沛公而縱之去。此私情也。豈可比而同之乎。若夫以已之姓。易人之姓。則前賢已論其失矣。

二月甲午。漢王即皇帝位

按帝以冬十月追羽至固陵。十一月克之至春二月則又累月矣。雖神器歸漢。理在不疑。亦見高帝意氣雍容若固有之。與夫大事未集而遽自稱尊若袁術孫權公孫述之徒。終不克濟者其度量豈直霄壤之遠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田橫亡入海，帝召之，橫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南面稱孤，今王爲天子，橫爲亡虜，其恥甚矣，遂自刎。

橫不肯北面漢祖，以同列爲王之故，志亦壯矣，然天下豈有俱帝俱王之理，亦豈有四海無君之道，呂政之時，藏罷以待可也，胡亥之時，合從而起可也，至漢祖出，可以委質矣，漢祖而不可事，則誰可事矣，此所謂可以無死，死傷勇者也。

西都長安，

帝起兵八年，歲無寧居，跋履山川，蒙犯霜露，勤至，至是天下平定，當亦少思安逸之時也，幸東歸洛陽，未及稅駕，聞婁敬陳入關長久之計，遍問羣臣，折衷於子房，即日西行，不待改夕，嗚呼，其明於決策敏於用言不自遑暇如此，其成帝業宜哉，光武征隗囂，下隴右還京師，幾六日，誦川賊起，聽寇恂之諫，即往鎮撫之，靡有倦意，可謂能繩祖武，光前烈矣。

帝戀泰孺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以五十

三縣立從兄賈爲荆王，以三十六縣立弟交爲楚王，以五十三縣立兄喜爲代王，

先王經世之法，陵夷至于戰國，至秦而掃地盡矣，高帝勃興，既平四海，則宜命大臣求遺賢，收拾五經，講求王制，首復井田，廢阡陌，是時距秦未遠，經界溝洫，必尚可攷也。大本一正，于以分土而封國，則遠邇大小各得其宜，使二帝三王公天下之心，至已而不泯，豈不善哉？而高帝負才自雄，不能稽古，除秦滅項，則志願已足，雖曰懲秦孤立，大封同姓，然割地無制，建侯無法，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苟簡一時，流患於後，高祖之智，既不及此，良平諸公，亦無爲之計慮者，豈王澤當熄，霸術當興，天不啓其衷耶，嗚呼惜哉，

叔孫通起朝儀，大抵皆襲秦故，

帝王之禮，因革損益，至周而大備，周八百年，雖柄移祚迄，其朝廷所用者，無利害於爭戰從橫之事，雖秦火書滅篇，亦必有知其略者，誠能深加詢求，草創而潤色之，縱不得其全，亦當參互有見，使聖

帝明王制儀立度文章物采寓法象形禁戒之意後猶有考不亦美哉惜乎漢高智不及此而叔孫通委已從人諧世而取寵也夫呂政所爲無一可以垂世立法者自漢興議論之臣。褊敗之戒有所不言言則必借秦爲諭豈有朝廷之上君臣之儀所以表正百官觀示列辟者乃獨可用乎遂使周室禮文泯不復見而秦禮得傳通之罪大矣魯二生未必能制此禮也然惡通面諛而不肯從亦賢矣哉至謂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可興則幾乎迂

矣

韓信反夷三族司馬氏曰韓信之功大矣觀其拒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耳盧綰里閈舊恩猶南面稱王信乃以列侯奉朝請世言高祖負信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自取也下齊不報而自王固陵有期而不至是乘時徼利廣市井之心高祖欲取之久矣顧力未能耳及天下既定則信復何恃哉愚以謂功過當相準信功蓋三傑不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GOV.TW

忘也迎陳之禮可以贖自王之斁拒徹之意可以免失期之罪未有反計則當侯以次國逆謀既露猶當宥其子孫如是則漢祖於記信之功討信之罪各盡其道而無負矣

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固諫而止

司馬氏考異曰史記云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大臣多口舌爭也上有不能致者四人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太子能卑辭厚禮迎四人爲客令上見

諫未能得呂后使呂澤結留侯畫策留侯曰此難以

之此一助也后從之太子入侍四人從上宴問之四人各言其姓名上大驚曰吾求公辟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臣義不辱太子仁孝恭敬天下皆欲爲太子死故臣等來上曰煩公等卒

調護之太子退上謂趙王母戚夫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搖矣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招四人之力也按高祖剛猛伉厲非畏撝紳議議者也但以大臣皆不肯從恐身後趙王不能獨立故不爲耳若決意欲行之不顧義理以留侯之久故親信

猶云非口舌所能爭、豈山林四叟片言遽梶其事哉。
借使有之、是留侯爲子立黨以制其父也。留侯豈爲
此特司馬遷好奇耳今皆不取、

善乎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而强聒、不後事而
失機、不問則不言、有言則必當其可、故聽之易而
用之不難也。評之者曰、漢業存亡、在俯仰間、而留
侯於此每從容焉、諸侯失固陵之期。始分信越之
地。複道見沙中之聚。始言雍齒之侯。善言子房矣。
至於引致四皓羽翼儲宮。方之齊桓公會合八國

偏留侯台泰
秋首止之盟
易納約自牖
之義

定王世子于首止。事簡而力不勞。其績尤偉耳。世
之君子、乃致疑焉、謂審有此是子房爲子結黨以
制父也。夫高帝駕馭羣雄、獨立爲帝、其材氣雄傑、
豈四老人所能抗、而漢庭大臣力諫之强、豈不賢
於四人之助乎、是蓋未嘗知聖人深許首止之盟。
而稱管仲相齊一匡天下之美也。易於坎之九二
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先賢以子房四皓之
事明之曰、人心有所蔽亦有所明、欲立趙王如意
者帝之所蔽也、聞四老人之賢願見而莫能致者

其心之所明也子房用其明以去其蔽是自牖納約者宜其從之之速也夫先賢之學非世之君子所能及也今當據舊史詳載之以見高帝免廢嫡之愆漢家有父子之序非子房其誰賴且子房時然後言言必有益而前史謂良與上言前後甚多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故不載嗚呼良豈有費言哉

孝惠

帝以朝太后於長樂宮及間往數踵煩民乃築複道

於武庫南叔孫通曰此高帝月遊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願以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

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而又作原廟云益廣大孝之本則通之妄也其言曰人主無過舉有七廟又作原廟非過舉乎且衣冠出遊於禮何據中庸記宗廟之禮陳其宗器設其裳衣非他所也謂廟中也非他時也謂祭祀之時也今以死者衣冠月

元年

出遊之於禮褻矣然則通所以諫帝者無一而當則不若帝以數躋煩民而築復道之爲是也使後世有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者則通說啓之矣

高后

太后欲王諸呂、問王陵、陵曰、高帝約非劉氏不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陳平、周勃、平勃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太后制、王諸呂、無所不可、罷朝、陵讓之、平勃曰、廷、臣不如君、全社稷、安劉氏、君不如臣、

自已然論之、王陵之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哉、且平勃何以知已之必在太后之後而全社稷安劉氏之功可必也、故愚亦謂其僥倖而已矣、太后有議陵不可、平又不可、又不可將相大臣皆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平勃既許之、猶且數月再遣謁者張釋之風諭大臣、乃後王諸呂則知向者平勃阿意其罪甚大而起太后心爲多矣、自是而後權歸呂氏、地震山崩、桃李冬華、星宿晝見、伊洛江漢、水溢流萬

數千家。日食晝晦。人謀弗臧。感動天地。陰盛陽微。
漢祚幾易。他日平勃安劉氏之功。僅足以贖王諸
呂之罪耳。先賢論之云。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
至哉言乎

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嘗燕居深念。陸賈說之曰。天
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
下雖有變而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
不交驩太尉深相結乎。川其計。以五百金爲絳侯壽。
太尉報亦如之。二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陸生爲平勃一時計可耳。非所以爲訓也。將相不
和。固非國家之福。將相深相結。亦非國家之利。使
其皆賢而爲社稷計。相舉相職。進賢退不肖。將舉
將職。詰暴而禁姦。何患惡之不除。功之不就。何必
陰私交締。類非公道者乎。平與勃同心謀慮則是
也。而進幣施報。則非矣。一有傳之失者。身尚不自
保。而何國之安。故曰陸生爲一時之計可耳。非所
以爲訓也。

太尉令軍中曰。爲呂氏者右袒。爲劉氏者左袒。軍皆

左袒、

太尉此問非也、有如軍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如之何、故先賢謂是時直當諭以大義、率而用之耳、況太尉已得北軍士卒、固惟舊將之聽也、非惟不當問、蓋亦不必問也、

代王至渭橋、羣臣迎謁、太尉請間、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乃上天子符璽、代王曰、至邸而議之、

太尉此請非也、不遽欲敎討諸呂迎代王之功、以

伸私敎耳、宋昌一折之、其情立見、遽上符璽、夫渭橋非殿邸所在、王若何而受之、一舉而三失焉、不學之過也、

孝文

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爲河間王、朱虛侯章爲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爲濟北王、

劉章忠勇、先憤劉氏失職、年纔二十、而諸呂憚之、舉事章首誅相國產、其功不在

不敢輕發、及平勃舉事、章宜先焉、而卽位二年、乃

二人之下、文帝行賞於章、宜先焉、而卽位二年、乃

始與辟彊與居去侯而王又不顯言其功何哉初
章欲立其兄齊王謀不在代也文帝以是終懷不
平大臣又無開陳之計使盛德之主稍負疵議惜
哉則其所謂朕自任衣冠念不至此者殆空言矣
若乃修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侯者纔宋昌一
人此則可爲後法後世有自諸侯王入繼大統者
汲汲施恩於其故邸之屬又致隆焉曾不知示狹
於天下本以爲榮適以表私也

除誹謗妖言之令

妖言令之始設也必謂其搖民惑衆有姦宄賊亂
之意者及其失也則暴君權臣假此名以警懼中
外塞言路也故賈誼論秦曰忠諫者謂之誹謗深
計者謂之妖言夫忠臣爲上盡忠深計必剴切君
身探未然之事陳危亡之戒不止於近在目前者
自小人觀之曰是特揚君過以賣直未然之事危
亡之形汝安得知之殆誹謗妖言耳此策既行使
中外之人鉗口結舌人君不聞其過淪於危亡而
不悟然則其所謂謗者乃天下之忠而其自爲者

乃天下之妖也夫既以忠諫深計爲誹謗妖言則
指鹿爲馬指野鳥爲鸞指菌爲芝指氣棱爲慶雲
指雹曰不爲災也指彗曰所以除舊而布新也蝗
生則曰不食嘉穀也日食則曰陰雲蔽之也地震
則曰官府無傷也霖雨則曰秋稼自茂也水湧泛
溢則曰民無流死者也歲饑則曰路未嘗有餓者
也凡賢否是非治亂得失一切反理詭道倒言而
逆說之欺惑世主使淪於危亡其罪豈特誹謗之
比其爲妖也不亦大乎嗚呼文帝除此令其享國

長世宜哉

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

文帝當陽而有此大異何也或以爲呂氏盛陰餘
氣所感如公孫弘所言湯旱爲桀之餘虐也非耶
曰天地之變非一端盡以爲人事致之則如五行
傳穿鑿附會泥而不通使人不之信者多矣盡以
爲氣數適然不可致詰則古人有修德正厥事反
災祥召和氣者班班可攷也要之爲天下主父天
而母地父母震怒聲色異常人子當祗栗恐懼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所以平格不當指爲性情所發而遂已也呂氏之
論既已往矣未來之應庸可忽諸然文帝方以德
化天下尚儉素務敦樸愛民如子惟恐傷之所以
雖有災異之微而無其應也若無其德而有其異
乃以文帝爲解則誤矣

帝賜南越尉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
賢哉文帝之不欺也實言之於德無損而聽者心
悅而誠服矣或者誇大其辭侈耀其事假於符讖
託於神明欲以警厭羣衆而不知虛誕之可愧也

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文帝有焉

賈誼上書曰生爲明帝沒爲明神使顧成之廟稱爲
太宗

死亡之言非臣子所當道於君父之前然不敢言
者臣子之小忠欲聞而不諱者君父之達觀故荀
焦曰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文
帝春秋鼎盛自謀者贊之方有億萬斯年之祝而
賈誼直言不少嫌避文帝采納曾無介然若文帝
其賢矣哉夫惟不諱故身有闕行不諱人諫朝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賈誼天子首之言物稱首[illegible]之指

闕政不諱人言四方有敗不諱於聞天地變異不諱於見而無危亂之禍矣後世驕主喜誇而好擧其所忌諱多者至百十條德善不聞而死亡亦不可免盡亦監文帝而法之乎是故不諱之朝史冊以爲美談人臣之所欣遇也

又曰天子天下之首蠻夷天下之足今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

爲天之子而居天位必有天德何謂天德剛健中正純粹是也剛則不屈健則不息中則不倚正則不邪純則不已粹則不雜居於物欲非剛也有始無卒非健也執一廢百非中也背義就利非正也或作或輟非純也所守偏駁非粹也具此六者天德全矣于以臨覆四海雖均乎爲人而人仰之如天不可及也猶人之身四支百體皆仰乎首不可齊也德既與天並位又以天居本乎天者無不上親而非天之類者莫得近焉日月之明雨露之潤風雷之鼓動星辰之經緯雲氣之卷舒其爲物皆有大利于物而清潔高遠光大變化無形質滓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累、所謂本乎天者、是以上親也、其在人則陽明勝而德性用、淪人欲而存天理之賢人也、人君視其德之大小、器之淺深、列于庶位、使之代天工、治天職、而食天祿、以撫天民、則五典惇而天序建、五禮庸而天秩行、五服章而天命休、五刑用而天討當、本乎地而親下者亦無不得其所、山川攸寧、鳥獸若、草木裕、其在人也、方域軌道、四民安業、小人退聽、夷狄賓服、而天德之施、與天同功、天子之能事畢矣、故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實誼所謂天子天下首者、其有見於此乎、抑其言之偶似也、若夫首不出乎庶物則與物等夷、與物等夷則無以相長、而爭奪雜折之禍起、尚何咸寧之可冀、又況首

顧居下、足反居上、亂常逆理、勢若倒懸、偷安目前、而不慮後患者哉、

十三年、除田之租稅

漢既大封同姓、至文帝時、封國漸衆、諸侯王自食其地、王府所入、寡於郡縣之時矣、又與匈奴和親、歲致金絮綵繒之奉、復數爲邊患、深入寇盜、侯騎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至雍甘泉、天子親將、大發車乘騎卒、命將出擊、復
因河決、有築塞勞費大司農財用、宜不至充溢而
文帝在位十二年、卽賑民歲半租、次年遂除之、然
則何以足用乎、曰文帝節儉、起化于身、衣綈弋履
革舄、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帳
無文繡、百金之費、亦不苟用一人如此、宮闈是效、
流傳閭部、以及遠外、莫有奢侈之習、則如何而不
富、其財益不可勝用矣、然後知導欲逢惡者、納君
於荒淫、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土、至於財竭而下

畔、下畔而上亡、其罪可勝誅哉、

上幸雍郊見五帝、

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其實一理也非天與帝
二物也天子以繼天言帝以主天下言其實一人
也非帝與天子殊分也考之詩書易惟天稱帝若
勾芒蓐收司五方者以神名之可也而鄭康成專
信緯書、與劉歆周禮、立五帝之號、幷天而六、後世
又升五嶽爵次、自公王而帝、一何瀆亂名
實之甚哉、夫帝者統御四海之稱、未嘗統御四海

則不可謂之帝亦猶天者偏覆群物之稱不能偏覆群物則不可謂之天其義類不亦顯而易明歟。

議禮制度、能一主之以破積久之妄、群衆之疑、使百世以俟而不惑、是亦聖人之徒也、

帝欲拜相、而高帝時大臣無可者、御史大夫申屠嘉性廉直故以材官蹶張從高帝封侯、遂以爲相時太中大夫鄧通方寵幸、嘉入朝通居上旁、有怠慢禮、罷朝、嘉檄召通不來且死、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令召若、通至府、嘉責之曰、小臣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解、上乃召通而謝丞相、通至、泣曰、丞相幾殺臣、

蹶張彊弩、蓋武卒也、高帝公卿、至是無可任相者、乃用彊弩之卒而申屠嘉非有名望著聞也、而挫抑鄧通之事、凜然有大臣風節人固不可輕議也、

孔光通經學、爲帝者師其見董賢極盡卑諂睢盱之態、將以持祿容身、咄哉鄙夫、其可以爲嘉之御乎、

遺詔天下吏民、三日釋服、

文帝減節喪紀、負萬世議責、以小仁害大仁、固有

罪矣、然遺詔所諭者、謂吏民耳太子嗣君豈吏民
歟而景帝固用此文、乃自短三年之制、是不爲君
父服斬衰自景帝始也其罪如何、三年之喪、自天
子達、堯舜三代、率由此道、君者民之倡也、立愛自
親始、民尚有不知化者、而已先忘孝、何以率天下
之爲人子者乎、且著爲禮文、則有不貳之重制爲
刑辟則有匿服之誅、乃不以身先之、禮必不行而
刑必不服矣且天子之所以不遂服三年者、何謂
哉、謂妨政事耶、謂費財用耶、謂防攝政之人耶、謂

妨政事、則政事孰先於國家之大憂也謂費財用、
則不得不可以爲悅、財用固所以行禮也謂防攝
政之人、則自堯舜至周末未聞有攝政之人而奪
喪君之國者至於爲臣民嫁娶祠祀之故、則用輕
費重尤爲不倫挨之以理、稽之以事、無一而可、不
法堯舜三代、而安然以刻薄之景帝爲師、而無所
戒懼、特謂位尊勢隆、得以自便、是不知理義之爲
大也、寥寥千載、惟晉武欲行古制、而尼於裴杜之
邪說獨親孝文天性仁厚、斷以不疑、雖不盡合禮

文、而哀戚之情、溢於枝經、讀其史者、猶惻然感動。想見其爲人、可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豈不惜哉、必欲敎父子之恩、使衆著於君臣之義、然後盡道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讀史管見卷第二

宋建安胡　寅著

明太倉張　溥閱

漢紀

孝景

帝崩

文景養天下厚矣、稽諸仲尼之告冉有者、則亦富庶之而已未有以教之也、班固曰、孝文恭儉、景帝遵業、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竊以爲不然、文帝寬厚長者、以德化人、錐事則謙抑如不能、有難則

後三年、論景不如文遠甚

英氣奮發。景帝刻薄任數。以詐力御下。平居則誅賞肆行。緩急則惴懼失措。其大較懸絕如此。而又以無寵廢正后。而夫婦之義薄。無罪廢太子。而父子之恩睽。過愛梁王。輕許傳位。而兄弟之好不終。信讒用私。詘申屠嘉。戮晁錯。殺周亞夫。而君臣之道乖。其視乃考益相遼矣。獨節儉不妄費。育民以致豐富一事。爲克遵前業耳。夫豈可與成康同得笑稱哉。

孝武

董仲舒對策曰。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

湯既黜夏則繼禹服。云繼禹服。則盡改桀之事可知矣。武王既克商。則政由舊。言政由舊。則盡反紂之政可知矣。然則漢得天下。宜盡變秦之所爲。而有革有因焉。故賈生言於前。董相言於後。皆謂秦之所爲。無一可法者。革其半。

俗至今猶在也。夫秦之所爲。無一可法者。革其半。因其半。則莠必奪朱。其末流餘習。不反爲所勝者幾希矣。昔周宣承厲王之後。親則叔

子也、尚不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故能與衰撥
亂、王化復行、齊桓公親揚先君之失、以倡管仲、雖
非純於孝者、然皆未嘗敢以屬王與襄公爲是、猶
欲繼而述之、蓋尊宗廟、重社稷、不得私其親耳、是
乃聖賢之達孝、天下之公義也、又況朝代殊異、如
漢於秦者乎、公羊子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乎春
秋、董相治公羊學、故其所言於武帝者、本公羊之
旨、考諸三王而不謬、施於後世而可行者也、
又曰秦以貪狠爲俗、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未必賞、
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外有事君之禮、內有
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恥、
誅名者若曰、爲子而孝、爲吏而廉是也、察實者、有
孝之行、有廉之事是也、治其名而不務其實、是教
人造僞飾詐、故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惟
利是趨、無復羞恥、則何所不至矣、其所以致此者、
以爲善者未必賞、犯惡者未必刑、此乃誅名而不
察實之効也、人材二端、善與惡而已矣、善有小大、
惡有微著、其分在義利之趨、其宪爲忠孝亂賊之

極秦於此而素其賞刑，斯所以不得忠孝之助而自貽亂賊之禍歟？彼其所以不賞善，不刑惡者，其出於李斯趙高之謀乎？斯勸呂政焚詩書，殺學士，人人習法，以背史自爲，高勸二世盡除故臣，誅忠力者，而立無節行之人，收舉遺民之貧賤者而富貴之，其好惡取舍如此，爲善者安所得賞，爲惡者何自被刑哉？彼非懵然愚也，其意以謂人負材德者，不肯苟祿利爲我用也，用則必言其過，不若引庸謬闇茸急利祿易制指者，惟我所使，是自安之計也。其心既如此，所引用者又如此，則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者，舉咸陽而是矣。嗚呼，以李斯佐秦有兼天下之功，而趙高於胡亥有黜太子立己爲帝之德，莫與抗者，循是而行，尚不能戴其元以歸地下，又況祖其餘策，如李林甫盧杞之流，而欲保其所有，吁其愚哉！吁其愚哉！

又曰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

論後世治不及古

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眞。

後世治不及古者、其大有三。人君之取士用人任官不師先王也。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莫不善於程其詞章也。用人莫善於因能任職。莫不善於非所長也。任官莫善於久居不徙。莫不善於轉易無方也。莫善焉者、古皆行之。莫不善焉者、後世皆蹈之。雖然、自漢以來如此矣。至後魏崔亮爲銓選法、當代遂有失才之嘆。而唐裴光庭又加詳焉。於是董子所謂是者愈不復舉。所謂不是者附益增損以爲典常。廉恥道喪。愚不肖居人上爲斯民病。豈有量哉。必也略法先王。盡蠲宿弊。明君賢相。斷而行之。其庶幾乎。偏得賢材。森布中外。致君堯舜。而措俗成康乎。

論董仲舒功不在孟子下

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於是推明孔氏。罷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孝廉。皆仲舒啟之。

議說舜時有之。邪說夏時有之。利口商時有之。奇

言周時有之。橫議周季有之。聖人在上。則壅之。則禁之。則誅之。則教化之。聖人在下。則作書。則立言。則息之。則放而闢之。所以皇皇爲是者。害正道也。何謂正道。五典四端而已。讒邪奇衰之論得行。則父子君臣之道皆失。而仁義禮智之術皆迷。淪胥於夷狄禽獸而不自覺。是故聖人皇皇然去其害也。人與人類也。夷狄禽獸非類也。人而爲夷狄禽獸。而不自覺其本。乃自於姦人爲讒爲邪爲奇衰爲利口爲橫議。反以此名歸於忠諫正諫之士。而不能辨也。申韓蘇張行慘刻從橫於秦。及六國。可謂奇衰利口而橫議矣。秦及六國。士不旋踵。漢興。未知革也。仲舒有憂之。故推明春秋之義。以隆仲尼之教。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使道術有統。異端滅息。民到于今賴之。其功不在孟子之下。漢唐大儒。皆莫能及。雖孔臧兄弟。翟王公之貴。乞與家學綱紀古訓。較其所益。亦弗逮也。嗚呼。其百世之師歟。

御史大夫趙鉉請立明堂。且薦其師申公。天子使使

申公不逮生

日錄其文

來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之。既至，問以治亂之事，申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時天子方好文詞，兄申公對，默然。業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曆服色事。

力行者學士大夫尚難之，何況人主，然賢士大夫必躬踐而不以辭采爲先，賢主必身教而不以辯口爲尚，申公之言當矣。第未知所謂力行者行何事耳。申公開端而未告。武帝怫意而不問，惜哉。然申公爲議明堂而至，對既不合，又留魯邸，而議巡狩律曆服色事，夫豈力行之急務哉。其不逮穆生又可見於此矣。

論班固蕭尤之證頗舛

建元六年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

夫紀災異者欲以警乎有國之君也，而爲之說者必著其行事之應，則聞之者足以戒矣。若乃附會文致，而不要諸實，又以言於忽蔑天道者之前，幾何而不類夫縱風止燎者。若建元六年秋八月之長星是也，班固曰：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不

可勝數、及巫蠱事起、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蓋生長兵間、與之終始、且嘗尤之旗、見於建元六年之秋、而戾太子生於元朔元年之春、相距蓋七年、其間未取河北、築朔方也、上卽位之四年、始因東閩越謝過遂罷、元光二年上之在位也九年矣、初用王恢計、發兵三十餘萬出馬邑、欲致匈奴與之戰匈奴覺而去漢兵亦罷此三役者皆未嘗接

戰殺傷也六年開西南夷道不通、夷數反、然後士卒死者甚衆、蓋自武帝用兵於是始稱勞敝明年乃改元朔、戾太子生而建蒼海築朔方、通月支伐匈奴、出冉邛、求身毒開西域、皆在此後、師行誠三十年死者誠不可勝數而謂戾太子生長兵間則非事實矣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至於子弟、何獨不然、漢武窮兵黷武、殺人之父兄子弟多矣、其事好還、宜子孫之及也必引蚩尤以爲表著則未免乎言之舛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黯此言豈惟深中武帝之病凡人君鮮不然矣堯舜禹湯文武則無欲者也自餘賢主則能克己窒欲者也屈於物欲不知自反則昏亂危亡之君也內多欲而外施仁義齊小白晉重耳假之之徒也所謂欲者或酒或色或貨寶或宮室或遊畋或狗馬或博奕或書藝圖畫以爲文或開土闢遠以爲武或志尚佛釋或希慕神仙雖清汙不齊害有大小皆足以變移志慮廢政理雖勉於行仁仁必不足以感人心雖強於行義義必不足以止民行以無本也是故人君莫大乎修身而修身莫先於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禮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越此矣

帝命王恢將兵三十萬匿馬邑旁谷中以誘致匈奴匈奴覺而去

武帝雄略不世出用兵尤其所喜然事未更練而昧於飾要豈有匿形致敵覆三十餘萬人而不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武帝不善覆

元狩五年

論武帝將丞相不得人

者乎其不為虜所敗也幸矣、覆者用兵之奇道也。善覆者靡不勝遇覆者靡不敗。

汲黯守淮陽十歲卒、

武帝即位之七年、汲黯已為東海太守、其為謁者、以嚴見憚、又在守東海之先也。黯死二十年而武帝崩、武帝在位蓋六十年、然則黯為九卿、至守淮陽而死、蓋四十年也、使武帝以待公孫弘之位而待董仲舒、退張湯而使黯居御史大夫之職、則此數十年間輔導建明諫止救正之事豈可勝計、而武帝功烈之疵、有損亦多矣、舍此不用、而許易薛澤蔡義趙周之徒、相繼爰立、一善不聞、故班固贊武帝得人之盛、自大將軍而下、莫不表著名氏、獨丞相闕焉、其有以哉

綱目節錄其文

元狩六年

論腹誹之法濫門紂創此千之心

張湯奏顏異為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

自是始有腹誹之法、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昏主姦臣未有不惡疾言者、武帝非昏主也、而信張湯立此令何哉、古者立誹謗之木以求謗言、故士傳言、庶人謗、既許之謗、則有口者皆得盡其情

矣、周厲王雖監謗、亦見其時言路之不隘也、監之而後隘矣、秦禁偶語則兩人不得相與言矣、其後又有妖言令、則一人而爲國家深計者亦不得獨獻言矣、雖然、是猶或發之於口、或筆之於書、得以據證、反是爲非、加之罪辟也、若夫腹誹之法、不亦異哉、自堯舜大聖、猶以知人爲難、知人之道、必自聽言始、是故敷奏以言、既觀其言、明試以功、又考其事、庶幾乎盡之、而大姦似忠、大佞似信者、尚不得而知也、乃探心腹不可形顯而罪之、嗚呼異哉、人心難測、甚於知天、腹之所藏、何從而驗、今指孝子曰、爾欲弒父、指忠臣曰、爾欲弒君、指廉人曰、爾欲爲穿窬、指義士曰、爾欲爲盜賊、爾雖不言不爲、吾知爾之心也、然則凡所惡者孰不可殺矣、立法如此、與商紂剖比干觀七竅也幾希、使賢人君子精忠不得以上白、志義不得以自伸、反貽暗昧之誅、嗜嗚而死、皆湯啟之也、湯禍賊不足道、其報亦不旋踵、獨孝武信而用焉、惜哉、史云公卿自是諂諛取容、夫求合者不待是而後諂諛也、況立法以

詔之乎

張湯被誅、

世疑張湯文深意忌、用法嚴酷、不當有後、而其子孫蕃衍盛大、則又爲之說曰、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湯宜無後者也、愚謂不然、人之爲善與惡、天未必逐逐然從而禍福之也、堯之子朱、何惡而致之、瞽之子舜、何善而來之、然堯舜之後不絕者數千年、蓋堯之德盛、非朱所能迨、黃帝之祚遠、非瞽所能迫也、上無以揜引乎其前、下無以承翼乎其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苟有寸功薄善、遽已責報於天曰、吾宜壽宜貴、宜富有子孫也、至於憎疾小人、見其罪惡、又以爲天必譴怒、曰、是宜天宜貧宜無餘類也、必遲緩不應、則指天爲高遠、茫乎善惡之報、是皆以褊心淺智、妄量天道、而不知善惡之報、各以類至、理存感應、如寒暑雨暘之消息、不可誣也、故人亦自脩而已矣、不必爲明有賞、幽有福、然後爲善、不必爲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爲惡、斯人也、其天之所佑歟、何也、天者公也、非有所親疎而取舍之者也、必爲明有

貧幽有福，然後爲善，必爲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爲惡，斯人也，其天之所不佑歟，何也，天者理也，非有所利宮而去就之者也，

上以方士欒大爲五利將軍，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李廣結髮與匈奴戰功伐既高，將略又出衛霍之右，曾不得其第之賞，而欒大佩六印，汲黯忠直愛君，漢庭無與爲比，晚節棄逐，願爲中郎將出入禁閨，竟不可得，而公孫卿爲太中大夫，武帝距秦始皇纔數十年，見其愛車，而躬跨前轍，鄉者慕用儒

術之志益以荒矣，故資稟過人而有所惑者，未易可解，此乃學之不明，身之不力之罪，可不戒哉，

卜式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乃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苦惡，價貴，或強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上由是不悅式，

漢以貲入官，無流品清濁之辨，然未有至三公者，式無文學，志爲公卿，而心於入貲，故易其名曰委輸，以佐軍興，誅匈奴，且自古不願爲官，天子賢之，升爲郎，擢爲齊相，又願與習舟者奮擊南越，天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賢之，再賜田十頃，以風天下，未幾遂轉爲御史大夫，是時天子好武功而用不足，式以此兩端中上意，由布衣三遷而爲三公，其取償於上者豈直什百而已哉，官既尊，身既顯，乃始正言百姓利便。請烹桑弘羊，希世邀名，以稱高位，是商賈之道也。然其言鹽鐵病商，坐市列肆，販物取利，縣官不當爲，則天下之公議也，又見舉朝不言，而式獨能言之，田文不云乎，有能止文之過，得寶于外者，疾入諫，若卜式者，不必責其貢國自進之私。

取飾焉可也，是用人之道也。

以公孫賀爲丞相，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丞相多坐事死，賀頓首涕泣，不受印綬，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

宰相人臣所願爲者也，武帝多殺，至使人不敢以輔佐爲榮，盡亦少省乎，而公孫賀懼禍不拜，亦未有自善之策也，以妻與椒房兄弟而有寵，其子驕奢不奉法，盜用北軍錢千九百萬，與公主私通而不能禁，爲木偶祝詛上，有惡言而不能發覺，以致

身誅族夷是則自殆豈獨武帝好殺之過哉春秋之諸侯專殺大夫固曰有罪而大夫見殺者鮮不有以致之是故仲尼交貶焉使賀也爲相盡忠克舉其職無罪而被刑然後公議獨歸責於其君矣

李陵軍敗降匈奴

武帝善御將而於李陵之事有四失焉始則疑陵悔不欲行而教路博德上書詔以行期而止迎者中則不察司馬遷之言以爲沮貳師而爲陵游說後則既知博德姦詐以致陵敗乃釋而不治末則信公孫敖謂陵教單于爲兵而族陵家陵僨軍降虜固曰有罪而武帝之失如此君臣之負略相直矣陵之出也漢既不與援兵而至浚稽山置軍山谷間又抵大澤鼓鼙中而虜在山上豈深入無道不知地利耶不然是自敗也又陵稱其士善射射命中且匈奴圍之者八萬騎耳而陵一日盡五十萬矢是五六矢不得一匈奴無亦大言之過歟世謂陵者虜孫三世爲將道家所忌也曾不知呂望秉旄使飾其子繼掌虎賁開封營丘傳數十世太

論人君不可與民爭

讀史管見　卷二

公兵法至于今用之是何歟。

上以法制馭下好尊用酷吏民益輕犯法盜賊羣起所爲立君者爲人羣而爭也不務德化而以力從事是與之爭也夫民服之則馴治之則駭與之爭則奮然競起矣雖大無道之君惡民叛已臨以嚴刑如薙草者錢鎛耰鋤相尋於地上亦未有能盡殺四海之人者何則寡不勝衆也漢監不遠在嬴政之世矣是故以法制民不若以善養民以政御衆不若以德撫衆撫以德賚以善居上而寬如天覆然民何至於爲盜哉

征和二年論武帝待太子有十失

戾太子反

武帝爲人父而致太子反有十失焉皇后希得見上與太子踈莫親於妻子而有踈遠之形此一失也寵姬三人各生子后與太子愛遂弛此二失也太子性寬厚上嫌其不類已用法大臣皆不悅因遂毀之而不能察此三失也江充既敗趙太子矣帝悅其才而用之克乃舉劾東宮家使帝益信任之而忘其敗趙之事此四失也建太子必以正人

爲之師傅朋友乃令自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此五失也蘇文譖太子與宮人戲不爲嚴實遽增太子宮人文遂結黨轉加讒譖此六失也縱方士女巫入宮掖啟祝詛之端此七失也巫蠱獄起又委江充爲使者此八失也春秋既高意忌盡疑左右爲巫蠱致邪人之計得行此九失也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以反歸報帝遂信之發兵捕斬此十失也若太子之罪特在於不承詔上自歸而從石德之計耳既不忍忿忿斬充炙胡猶可身之甘泉

庶幾見察方且發中廄車載戰士出武庫兵發長樂衛卒是將何爲少傅不之諫皇后不之止拒丞相軍合戰五日於不得已中得已而不已是真反矣至此罪不可貸則亡而經死非不幸也世宗意廣欲多窮兵黷武以一馬之故戰師萬里信方士之說土木大興巡遊不休民力殫盡海內嗟怨盜賊蜂起富庶之俗至於蕭然蠻夷猾夏接刃闕下流血盈溝其應慘矣向使遵文景儉約之規明春秋首惡之義自家刑國措世安寧豈有

蕭墻之震驚望思之痛悔哉。

上見羣臣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

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莫甚難於改過、迷而不知者皆是也、知而悔者百有一人焉、悔而改者千萬人有一人焉、自力學及朋之士、尚鮮不吝之功、何況人主、過而能改、可謂明也已矣、可謂勇也已矣、然人之性也、俞可自強、及血氣既衰、則難於遷善、常人之情也、武帝至是年已七十有五、精神

意慮鼓舞倦矣、而能盡知昔日狂悖之專深自悔咎、一切更改、雖云不敏而去遂非者遠矣彼既往之愆與化俱徂無可繫執而自新之善照應方來使人反復咏歎豪而興起可爲帝王處仁遷義之法秦穆公不得專美於前矣世之議者乃與呂政等比而致疵夫豈尚論之當哉。

立弗陵爲太子賜其母鉤弋夫人死左右曰且立其子而去其母何也帝曰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耶

處難處之事非聖人莫能也若周公之於管蔡春秋之於哀姜是也鉤弋夫人不聞其罪以預防淫亂而殺之過矣漢武爲幼子遠慮獨無善處之道乎苟能據春秋大義妾母不得稱后母后不得臨朝揩告之脩薺爲漢法藏之宗廟責在大臣鉤戈雖欲竊位騎恣烏乎而敢武帝此舉斷則有矣未盡善也其引呂后爲戒者不知高祖有以啟之也

孝昭

有勃子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公卿雜識視皆莫敢

言京兆尹僊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事未可知不疑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廷尉驗治竟得姦詐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

僊不疑言蒯聵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者非經古也蒯聵衛靈公世子也出奔于宋而靈公未嘗有廢之之命而更立他子故趙鞅納蒯聵而春秋以世子稱之謂其位未嘗絕也蒯聵欲殺南子

又忘父喪、且欲奪其子輒之位、當黜奚疑、然輒不
可以是故而失子道、乃據國而爭、靈公又未嘗有
立之之命而廢蒯聵、故石曼姑主兵圍戚、而春秋
未詳而處義未精矣、又況與戾園之事非倫類乎、
彼據也稱兵闕下、與父軍交戰、正使不死、而武帝
宥之、其位亦不得有矣、果來自詣、但當以此下令、
叱吏收執、自足以成獄而議刑、不當誤引聖經爲
證、使世人加惑也、霍光不學、故莫之能辨、然其言

蘇武留匈奴凡十九歲、歸至京師、拜典屬國、
曰、公卿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則格言也、
卜式自齊相以一言中上意、遂登三公、儻不疑爲
布衣、用繡衣薦即拜刺史、武帝故事、光所見也、蘇
子卿持漢節十九年、竟不辱命、考其在匈奴中、對
詞處義、面斥衛律與李陵、言皆有本末、非出於一
時慷慨輕生易死之所爲、眞志士仁人也、豈直卜
儻之比乎、光執國大權、式序在位、宜加顯賞以勸
具臣、設不亟除御史大夫、猶當處之九卿、然後爲

讀史管見　卷之十

稱典屬國之命、謂武曉習蠻夷事、實則實矣、不幾於玩乎、厥後招致讒諂、亦不盧得矣、

罷權酷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

孝昭繼統、霍光受遺而改武帝所爲、可乎、文景躬行節儉、輕徭薄賦、省刑寢兵、與天下休息、武帝一切反之、以致赭衣徧路、羣盜滿山、若非晚節自悔、未必無亡秦之禍也、孝昭安得而不改孔子曰、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況宗廟社稷存亡之大計乎、然則孔子所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然後爲孝者、則如何曰、非此之謂也、於父之道者、謂親喪所當自盡者也、於之爲言、依近慕思之意也、執喪三年、依近慕思、不少變焉、可謂孝矣、豈指父道而言哉、然則曾子所稱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以爲難能之孝者、則如何曰、非此之謂也、孟莊子之未繼世也、必其先臣先政有爲不利於已者、他人不能不改、而莊子能之、是以曾子稱其難也、難云者、指聖人所謂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然則固不必以不改爲孝也、夫姦臣貪戾政利已、

恐君變之則刼以繼志述事而指更改爲不忠者。必引孔子曾子之言益講之者未明耳。武王以聖繼聖、故中庸美其善繼文王之志、而善述文王之事、若宣王承厲王之烈、而以繼述爲心、則宣王又將流于彘而加甚矣。是故昭帝之職、於先政之害民病國者、義當亟改、不得顧私情而稔禍患。以喪敗其國家。所以諫臣延年啟告於前、賢良文學對詔於後。雖大將軍久事先帝、見其施設。不敢固執、惟是之從、故能於海內耗虛戶口減半之後。不三敗年、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昭帝可謂孝子、霍光可謂忠臣矣。

孝宣

蔡義相、

霍光以大將軍斷國、當孝昭時、車千秋薨、二年然後拜楊敞。敞相益少昭帝也。當孝宣初、楊敞薨、纔十日即拜蔡義。義相不敢少宣帝也。光素以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爲武帝所識拔、既廢立在手、志意遂肆、丞相虛位至二年之久、又擇畏事不敢言如楊敞

者乃與之、豈非輕視其君歟。敞薨之時、宣帝初立、而嚴延年劾奏大將軍擅廢立、無人臣禮、大不道、奏雖寢而朝廷肅然、光爲是故少憚也歟。夫有所畏則戒、無所忌則橫、與向者下殿門進止有常處。何其二心哉。是故君子不仁則難乎有常德也。

公卿議立后、皆心擬霍光女、上立許倢伃爲后、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久之封昌成君、嗚呼霍氏覆宗之禍終始於許后也歟。宣帝側微、已娶許氏、既登大寶、則天下母也、公卿乃議廢之、而心爲光女、不逆理乎、光雖未言、而意誠欲其然也、何以知之、以不封許廣漢則知其慍許后之立也、妻顯邪其蓋擊於此、光謂廣漢刑人、不可君國、獨不念皇曾孫之嘗坐郡邸獄爲罪人耶。不忍如此、宜帝內不能善、豈一日之積哉、

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事先關白、然後奏御、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

富貴權利之能封殖人乎、抑人保之而不能舍也、

虛光少卽通顯、事武帝二十年、出入禁闥、擁昭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宣制斷國命又十四年矣當昭帝時爲上幼冲受
顧託之重未敢去位尚有說也孝宣壯長興自閭
閻安知小人之依其能君也審矣光雖稽首歸政
以禮文而辭實未肯去則何說哉又使事先白巳
然後奏御是君臣易道凡有不便於巳忠告於君
者皆不得達閉上逃闕罪巳不勝誅矣况客權怙
勢又復五年使人主畜怒朝臣積忿光而未死亦
且不能免也嗟乎前聞伊尹寵利之戒法老氏止
足之言於上富春秋未受之時誠懇力辭歸守博陸
子弟親黨悉令補外則帝之眷顧將十世是宥安
有沉溺盈溢自取顛覆之禍也

論夏侯勝以非守義

二年

詔曰孝武皇帝廟樂未稱其令羣臣議夏侯勝曰武
帝雖有攘四夷之功而奢侈無度天下虛耗無德澤
於民不宜立廟樂丞相御史劾勝非議詔書大不道
下獄

君之於臣有師之者有友之者有使之者事我者事
我者不得其事猶可自言况友之者乎諫諍禁闥
腹心耳目蓋帝王切磋琢磨之友也一言之違一

行之非皆當矯而正之豈但從諛唯諾以順爲正而已乎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成王語君陳曰予辟爾勿辟予宥爾勿宥惟厥中歷考聖帝明王未嘗自是其云爲使人不得議也是時宰相則蔡義御史大夫則田廣明以非議詔書劾夏侯勝蓋猶襲亡秦之遺風而不師文帝求言之美也微夏侯勝以死守義則阿諂之小忠勝而蹇諤之大節隳矣宣帝雖不從其言而終賢之亦善補過者也

霍光夫人顯使女醫淳于衍毒殺許皇后會有告諸醫無狀者顯恐以告光因曰既失計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猶豫不忍會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納女入宮

猶豫凶德乎有當猶豫者不決於爲惡也猶豫吉德乎有不當猶豫者不勇於爲善也光於此不當猶豫而猶豫故卒陷於惡惜乎其不知義也諺曰欲投鼠而忌器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況后之於帝爲敵體乎春秋誅首惡又深惡黨惡者顯毒殺許

后、而光陰庇之、不忍舉覺、是與聞乎弒矣、弒天下之母、其罪云何、手握大權、制斷四海、廢一君、立二主、妻毒皇后、而署行勿論、上浸之勢不太迫乎、尋即納女、遂登至尊、向者不封許廣漢其効又見於此矣、顧且猶豫於發覺、無乃本心欲壻宣帝已久耶、史稱光沈靜詳審、而不審乃爾、豈非富貴生不仁乎、可不戒哉、

本始四年夏四月、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北海壞郭壞祠宗廟、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毋所諱、

地者、妻道也、臣道也、宜靜而動、動者陽也、霍氏既毒殺許后、是歲春立其女居中宮、光與顯偃然爲外舅父母、專制內外、顯也又有殺皇太子之心、宜帝之勢甚孤、咎徵著見、山石崩、城郭壞、壓殺人民、懲祖宗廟、陰盛之變大矣、而霍光不戒於宜靜而動之理、夫地不能終動、與天健同也、其動爲反常逆氣、臣道不寧之象、不既白乎、離權去位、凋落榮

寵貴而能降，尚可及止也。宣帝詔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母諱而不聞端言直指變異之所由者，良由畏光故爾鉗結使宣帝恐懼祇戒，以象類求。禮退大將軍姑遺就國。其族屬黨姻，皆有以善處之，雖不救顯行挾毒之禍，而顯雲山他日之變亦消弭矣。然而宣帝計不出此者，非其智之不及，自度其才足以制之也。正使光自生變，帝尚不以爲難，況顯禹乎。稔惡以張之，既成而誅之，擒縱在手，孝宣之術高矣，然非人君之道也。

地節元年

霍光薨，賜梓宮，黃腸具，皆如乘輿制度，惟名與器，君之所司，不可以假人，人臣如用天子之禮，是宣帝過賜而霍氏受之非也。死生一理耳，謂死而加以不當用之禮爲無害，則生而賜以黃屋左纛亦可乎。謂死者無知，正使與之，譬蹕彼亦不能出入也，則又何必加以黃腸題湊乘輿服用乎。霍禹山雲生僭亂之心，則亦以見其父居梓宮。類人主之故，是宣帝啟之也。昔周王惜王章以拒晉侯之請，晉侯無代德而屈於二王之命。宣帝獨

三年

論宜賞則[illegible]
[illegible]所損

不取法於是哉。

詔曰、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而卒、後詔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爲虛名云、

甚哉事之難乎核實也、史稱宣帝拜刺史守相考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而王成以僞增流民占田之口遂蒙顯賞、後帝因問上計長史、既知其妄、而不追改王成詔書、自是俗吏多爲虛名而總覈名實之政、其疵多矣、夫所謂虛名者乃人臣蔽欺君上之姦術也、爲君者深居九重堂下之事遠於千里、而況四海九州之大乎、故寄心腹於一相而託耳目於臣鄰、欲其莫我欺也、人君不好名而篤實、則宰相務實而去華、在下者皆盡忠、亦莫爲誕謾、朝廷內外歸於一實、而天下之理得矣、惟人君不篤實而好名也、於是宰相尚華而廢實、在下者靡然從風、爲欺爲罔、如幻如戲、朝廷內外歸於一虛、而天下之理亂矣、實則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斂而名曰理財用實則掊克而名曰抑兼并實則開邊而名曰討不庭實則尚同而名曰一衆志移內於外舍而奏圖圄空水旱不以聞而稱大有年讜諍路絕則曰無事可言賢材盡廢則曰小人退聽人君樂其名良是也使之諂諛太平玩心燕安而不知天變實彰人心實離禍亂自此而起則雖家置一喙汗竹南山亦不足以掩蔽矣故爲天下國家者貴實則益隆虛則損自古不易之道也

宣氏誅反事塋坐誅滅者數十家宣成霍侯於漢厥功茂矣叛逆之惡與不仁躬顯禹雲山既伏其罪而宣帝不念大勲爲光置後不亦過歟曰宣帝之憾光多矣有三大焉豈爲驂乘之負哉歟斥許廣漢謂刑人不可君國一也終光之身不歸大政二也署衍勿論三也斯三罪者衍事尤甚后而可廢於君何難帝所爲虛已斂容下之已甚奚敢與較者其防慮深矣宗族誅夷光則自取雖然光當有冲幼諸孫不與逆謀者以誅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正其罪惡以當後報其忠勳且刑賞之施必以其類弑后謀反既已滅家立兩賢君豈宜絕世宣帝以此處之則公議允塞無可譏矣

元康元年

立皇考廟

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故帝王咸師焉非師其言也師其道也其道非他也人倫也聖人人倫之至以其處常盡變無不當故也舍聖人不法而憑私臆決或取拔於流俗腐儒之口以過厚爲是則未有踰其當者若爲人後者之事是已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不敢貳尊也孟子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不爲其父母降則是二本覆載之內動植之衆未有二本物也故既名其所後爲父母則不得名其所生曰父母矣而禮有爲其父母降是猶以父母名之敢問何說也曰此所謂不以詞害意也立言者顧不可曰爲其伯父伯母若叔父叔母降故假曰父母以明當降之義降則不可名之曰父母矣聖人制禮立法雖原人情而裁以至公爲人後者舍其父母而

號伯父叔父伯母叔母曰父母或有匿情之私不
致一於所後者焉故別其號降其服以裁之號呼
於口服表於身則情當稱乎內矣號隆而服重與
號殺而服輕而情各不稱焉則父子以僞交而孝
慈之理亂矣宣帝初詔爲故太子議謚置園邑歲
時祠有司奏請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
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帝後承祖宗
之祀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故太子謚曰戾史良
娣曰戾夫人皆改葬焉竊詳有司之言首尾皆是
也而中有稱親之言則非也詔書所問故太子未
及史皇孫王夫人雖包含意指有司直對太子良
娣之謚可也而前據經義後上戾名中特稱親爲
史皇孫以中帝意豈非姦說乎夫親深言之則非
父不可當若曰文王之爲世子有父之親是也泛
言之則所厚者皆可以稱若曰親者無失其爲親
是也有司之言果何從歟若通曰考故以親言是
踈之也知其不可稱考而姑曰親以包舉之是不
正名亦踈之也以其不得於言則知其不契於理。

既爲伯父母叔父母之後而父母之。則當降所生父母而伯父母叔父母之。昭昭然矣。稱謂既如此，則三年之喪宜降其服。朞又昭昭然矣。稱謂既如此，服喪又如此，則情之主乎內者，隆所當隆，殺所當殺，不敢爽奪於幽隱之中，又昭昭然矣。然而人主私心，不自克也，往往遠禮以爲孝，有司採其不自克也，往往獻佞以爲忠，夫宣帝之徵，羣臣知之矣，是以申言之，而悼園追上尊號，正名曰考，而立廟焉，非惟向者不相以下，上奏嗣昭帝後爲虛文。

假使宣帝無子，立宗室子爲後，見其致隆於所生心必不以爲是然則有司所請，宣帝所行，是棄之也，于以啟後來冷褒段猶等諂邪之奏，而師丹傅喜之正議不伸於是朱博公引悼考立廟故事，以惑亂哀帝，舍仲尼孟子不用，流害益遠，雖以文章名世，公忠許國之士，亦不能自脫於僻違之見，可勝惜哉。

趙廣漢以私怨殺人，有上書告之，事下丞相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婢，以此脅之，丞相按之愈急，帝下

廣漢獄吏民守闕願代死者數萬人竟坐要斬、百姓
追思歌之。

賢材之士、千夫一人焉、世所難得、則當與世共惜
之、趙廣漢於丞相過矣、然罪豈至死、弱翁不少容
忍、坐以極刑、雖漢法素嚴、宣帝寡恩、若丞相消平
忿心爲漢家愛材、從百姓之願、或削爲士伍、或免
爲庶人、或容其上印綬、亡命而去、會赦一解、有詔
起家、既懲其愈、又不廢其能、魏相之德度豈不稱
其位哉。

上欲擊匈奴、魏相曰、今風俗薄惡、水旱不時、今年子
弟殺父兄妻殺夫者二百四十二人、此而不憂、乃欲
報纖芥之忿於遠夷、孔子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
而在蕭墻之內也、上乃止、

魏相此疏、止無名之師、弭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
和、以生蕭墻之憂、真經國之遠猷、宰相之能事也、
其尤可服者、不隱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
之變、直以告君、此則賢者或以爲難也、人之常情、
喜聞美事、而惡聞災禍、姦臣事君、凡天地變異、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狄盜賊危亡之形、一切隱諱、不以實告、而草妖木
怪、雲物霏動、悉指爲祥瑞、以眩君心、非惟以慰悅
爲忠、因以自見輔佐之應、前古一律、其規魏相以
爲如何嗚呼、風俗薄惡、宰相之責也而相不自欺
嗚呼、其賢矣哉、其賢矣哉、
丙吉封博陽侯、故人下至卹獄復作、嘗有阿保之
功者、皆受官緜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
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者、君子之美行也、一飯必讎、
睚眦必報者、牧士之偏心也、其報雖同、而有是有
非、不可均、以爲美也、宜帝之報丙吉、及諸嘗有功
者當矣、然卽位至此十有二年、不太晚乎、霍光既
專定策之功、恩數寵榮、盡歸其家、他人雖有撫視
舊勞、誰敢出氣、又況丙吉保護皇曾孫之時、皇曾
孫方在孩孺、遷徙不常、後吉爲御史大夫、日侍左
右、帝自忘其顏貌所以遲緩也歟、雖然、方之孝文
踐祚歷三時之久、始修代來功、亦可無愧矣、淺夫
薄子、於人主曾無犬馬之力、鞠縟之奉、尚欲因緣
攀附、以希富貴、若臧有素分、鮮不嘵嘵自明、惟恐

祿之弗及也此曹遇魯朱家猶不足充役其視丙吉爲何如人耶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疏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遂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父子俱移病乞骸骨上許之

以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爲榮以知足知止免於危殆爲賢此皆非君子之高致姑以別於世俗之中上則可耳而疏廣甘心以是自居何也況皇

論疏廣知太子不足傳

太子年未冠學未成德未立少留傅之以須日就之功不亦善乎曰此疏廣所以加人數等而古今未之知也皇太子雖未成立然年既十二則非幼

帝以帝王子孫所稟固異於人其資質志趣已可槩見以同商論之後乎此者有孝明年十二辨吏牘之情前乎此者有孝昭年十四知上官桀之詐元帝親政之時二十有七矣蕭望之師傅大臣分不薄也一爲恭顯傾陷召致廷尉而不曉其爲下獄是初無所聞識與不辨救麥者何異借曰未知

今宜知矣曾未數月。恭顯再陷之獄中。又可其奏。嗚呼、其愚暗無能爲一至於是。則其瞶瞶有素。疏廣嗣之已熟。殆不可扶持教詔者也。是以決意去之。其所謂通孝經論語者。能誦其辭而已。廣語子受曰、不去懼有後悔。知太子之不足恃審矣。此豈君子見幾而作。疏廣有焉。苟以知止斷廣者。淺之乎知廣矣。

可隸校尉蓋寬饒。剛直公清。數犯上意。時方尚刑罰。用中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曰、五帝官天下。以傳賢聖。三王家天下。以傳子孫。上以爲怨謗。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爲意欲求禪。大逆不道。下寬饒吏。寬饒自剄。

寬饒之死。坐怨謗歟。以求禪歟。曰非也。宜帝加之之詞也。坐非長心失惑。安敢請天下於人。若哉。然則何以取禍。曰非也。史錄其疏云然。而語未竟。且人臣

帝怒之深也。曰上好用刑法。而寬饒曰。以法律爲詩書。以刑餘爲周召。詩書上方任中書宦官而寬饒曰。以刑餘爲周召。

此兩言者、蔽宜帝之爲人。帝惡其當也、是以殺之、亦可謂不知自反以改其過者矣。帝誠以仁義禮樂爲治、而用天下之賢人居廟堂、斷國論、此言胡爲至於我哉。凡人臣之諷議於上者、言而不當、尚不加罪、況言之而當、反殺之乎。孝宣於是乎失君道矣。

韓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望之按延壽在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延壽亦按望之在馮翊、放散官錢百餘萬、望之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持、上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得延壽在東郡試騎士日車服侍衛、奢僭逾制、又取官銅、候月食鑄刀、劾尚方事、及取官錢帛私假徙役使吏、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坐不道棄市。

惻子雲以韓馮翊憩蕭望之爲臣之自失、而無一言及望之之是、見其一偏而已。延壽所以反案望之者、由望之先激之也。兩人相訐、上不直延壽、則有司承望風指、蕭得無事、而韓獨蒙辜、正使延壽有罷於法者、其爲頴川黃霸因之而大治、其爲東郡

令行禁止而被擢其爲馮翊、恩信偏於二十四縣、而民不忍欺、兼是三者、不足以贖取官銅鑄刀、取官錢假貸之罪乎、而加以棄市之刑、孝宣於是乎失君道也、

楊惲既失爵位、作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或曰、侯罪薄、有功當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爲盡力、有上書告之、章下廷尉、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惲之死以兩言、曰南山蕪穢、縣官不足爲盡力、

如此而已、人君行事不當於人心、天下得以議之、豈有幾一夫、鉗一喙、而能沮弭者、以兩言狂易、而殺廉潔剛直之士、若刈草管、曾無顧惜之意、宣帝於是乎失君道矣、方是時、就天下之平民自以爲不宜者乎、定國以爲當乎、蓋韓楊之死、定國以爲當乎、不宜者乎、定國也趙四臣者皆良臣也、後世評者、不當乎、以爲當、則此四臣之議、雖有死罪、尚不可殺也、以爲不當、則定國嘗奏惲爲妖惡言、大逆不道、則廣漢寬饒延壽之戮、亦必經廷尉之當矣、然則四臣

甘露元年

論王霸同途 小春秋之行

死非其罪不特宣帝之過丞相御史執金吾皆與有責而廷尉則負責之尤者也事雖陳迹千有餘歲然是非出於人心猶目前耳

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

司馬氏曰王霸無異道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之王天子微弱諸侯有能尊王室者則謂之霸其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顯名位有尊卑德澤有淺深耳非若黑白甘苦之相反也

帝王之德莫不本於格物致知以誠其意正心正身以正其家若夫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則自正家而推之耳內外本末精粗先後非有殊致猶百尋之木起自萌芽河出崑崙至于大海一以貫之雖成功巍巍與天地並而知遠之近則其本微矣小白重耳宋襄秦穆之徒抑有格物致知之學乎其意果誠心果正身果修而家果齊乎其輔佐之者果皆稷契伊周之比乎其所行政事果與唐虞夏后商周之教化類乎以是考之王道霸術正猶美玉之與碔砆不可同年而語也而

謂王覇無異、可乎、不知覇之異乎王、是不知聖學也、不知聖學則其尊仲尼者亦從人云爾而尊之耳、非眞有見乎聖人也、不然、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今乃斷然著論謂王覇同途、豈春秋之旨哉、以此自爲故得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以此語學者故有疑孟之作、而君子不之取、以此事君設有人君以爭國殺其弟以私愛易其子、以慫惑不嫁姑姊妹而曰古之聖王率由此也、豈不爲正道之病耶、

鳳凰集新蔡、

孝宣之世、誠安且治矣、然方之堯舜成康可封刑措之俗、無乃尚遠、有不及乎、鳳凰何爲而屢至哉、自本始逮黃龍二十五年間、天變則日食星孛大雨電地變則四十九郡同日震、山崩壞宗廟、殺人民以人事論之趙益楊韓四良臣無罪而死、元康二年中子弟殺父母妻殺夫者二百四十二人、魏相以爲大故者不論他年也、然則世雖安治、亦多舛逆不得稱太平矣、鳳凰表太平之瑞也、何爲

而至哉宣帝繼武帝之後撫養百姓不興兵革親致康阜其心自喜必有窺見微意者故爭言祥瑞以侈耀之雖然所謂鳳者非也何以明之丞相霸以鵠爲神爵而神爵年號非有他異焉乃爲鳳凰則以鵠爲神爵神爵爲鳳凰而名之然則其時公卿雖名治安而未及古正使有鳳凰羣集非鵠而何鳳尚不足貴況非鳳耶此可破千載之疑而發一笑爲後世自欺者之戒也或曰漢權歸外家自王氏始殆天以吉瑞然則尤當警懼者也

初元二年

孝元

以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遂委以政事

詩曰昭哉嗣祖考當有令聞以傳後也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孫謀以燕翼子孫當有視傚以繼先也武帝不監胡亥趙高之事燕私後庭置中書宦官至于宣帝根據牢不可拔既明習文法又久典樞機即是與聞大政之臣而執進退人材之柄賢能共朝終必跌斥馴致禍亂其勢然矣

永光四年

論周堪不仁

使有剛明英果之君，猶未必能斷然去之，況如元帝闇愚懦弱者乎？武帝嘗曰：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迹也，然則曷若不爲之愈哉？

復以周堪爲光祿大夫，石顯管尚書，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皆決於顯。

周堪與蕭太傅輔帝初政，至是三已三仕，可謂仁乎？曰：忠矣，不知其仁也。仁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出，元帝愚未嘗明，柔未嘗強，即位雖久，猶夫人也，堪雖忠直，至是不聞規改之益，眷眷高位，又希得見，及因石顯白事，是欲追賊而假賊爲鄉導，豈其年老病眊，志不帥氣耶？何其晚節之不競也？若堪而不顯奏京房非謗政治，下獄死。

論京房不明易象

建昭二年

石顯奏京房非謗政治，下獄死。

君臣之交有淺深，交深者，聖人猶存不可則止，數斯疏矣，之戒，況交淺者乎？京房事元帝纔得爲郎，其分固薄，遽陳考功法，帝雖鄉之，而公卿朝臣皆以爲不可，又欲去上所親信，此又丞相御史當殷殷心膂之任者，尚不敢易言，房安能以立談而辦

耶、又況元帝庸懦、非可使者、房不鑒蕭望之之戮、
區區以口舌獻忠、難乎免於盆成括之死矣、房學
易不明其義、徒以災變占候、此易之末也、易曰不
出戶庭、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也、言語以爲階、君
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房乃每道所對上語
於人、致石顯之言得入、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房
言災異常中、既去朝、占曰涌水出道、人當逐死、已
而水果寒涌、房知不免矣、猶上疏以趙高斥石顯、
與上還已、是不自信其術也、故占候前知之學、君

子不貴焉、務明乎消息盈虛之理、語默進退之幾、
以不失乎時中此、則易之道也、
甘延壽陳湯以斬郅支功、賜爵爲侯、
甘延壽陳湯馮奉世矯制以成功者也、蕭望之匡
衡以爲不可封、三人者皆名儒而劉向以爲可封、
議何異、望之所執者春秋之法、劉向所陳、直謂有
功當賞耳、而無以破匡衡處義之正、衡之言、即望
之遺意也、向指爲刀筆可乎、或曰、望之難奉世之
封、第曰違命發兵、雖有功効、不可以爲後法、不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原於春秋也曰魯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春秋書遂以譏其專其義若曰專之而可者謂大夫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爲之蓋本有此命許以臨事從宜特不受專對之詞耳若矯制而行雖有一時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可當以擅命用刑蓋爲國以義不以利終不以一時之功亂萬世之法此春秋之旨望之有見焉者也劉向所陳未免以功利言耳荀悅亦云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夫功則有大小矣矯有大小乎哉如甘陳之材氣別加任使而原報之未晚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讀史管見卷第三

宋建安胡寅著

明太倉張溥閱

漢紀

孝成

丞相御史奏石顯過惡顯免官徙歸故郡憂懣而死

司隸校尉王尊奏丞相衡御史譚知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之義後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反揚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天子以新卽位重傷大臣乃遣
遷尊然羣下多是尊者
尊謂衡譚知顯等專權擅勢不以時奏白行罰無
大臣輔政之義當矣而譏衡言百官畏之甚於主
上甲君尊臣非所宜稱則非也自顯居中書殺蕭
望之戮張猛誅京房髡陳咸百官側目一迹共視
孝元猶虛器耳衡譚奏之以警上心豈可指爲尊
臣甲君乎衡譚雖失之於前然能劾之於後固賢
於終不劾者且顯緣此遂免官徙死去惡扳本少

伸天下之憤衡譚居位亦少塞責矣當時羣下多
是尊者愚竊非尊之言未見其是也
封五侯爲侯逾月黃霧四塞詔問公卿大夫無有所
諫詠大夫博士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高祖約非功
臣不侯今外戚無功而侯故天見異大將軍鳳懼上
書乞骸優詔不許
成帝以天變爲不足懼歟則不必問謂當求象類
以消弭之歟則諫大夫博士之對盡矣王鳳乞骸
盍可其奏諸劉封爵追還詔書則天變塞矣既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政事出於諸臣雖善者亦必有以

綱目師錄其文

所更改、而任鳳益專是忽天變而肆行也、卒之嗣子不立、柄移外家、豈天不告乎、其自取之矣、

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五人、

武帝置宦官于內庭、昭宣元三世因而不易、恭顯之時、權移人主、豈易動哉、至是一旦廢罷、如觸蕪巢天子不以爲疑、羣臣不以爲非、何其用力之省也、政歸元舅、勢隆外家、故有轉石之功、而無拔山之難爾、惜乎其不出於成帝也、故凡政事之舉措廢興、不出於朝廷公議而出於權臣、則其舉措

與誰皆盡善、亦不徒然、必有以也、

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暴虐、尊坐免官、湖三老公乘興上書曰、尊治京兆、前所稀有、今御史奏尊原其所出、中丞楊輔與尊有怨、建畫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臣竊傷尊無辜、且尊一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願下公卿議、審如奏章、尊當伏誅、即不如章、飾文深詆、安得無罪、惟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以尊爲徐州刺史、

是非不明於上、而清議在下、此亂世之所同也、使

朝廷所行與清議協、斯則治世之事也、御史大夫
在漢爲三公、位尊任重、當爲天子進賢退不肖、使
卿大夫多稱其職、而張忠偏聽丞輔之言、誣奏材
能之尹、丞相不與辨、諫大夫不與明、使王尊吞聲
受斥而去、漢庭空然其無人矣、向非三老公乘興
懷不平之心、采衆多之議、伸白京兆之功績、破析
奏章之詆欺、則一時闕政、終莫更改、爲國之累、豈
小小哉、三老不顧御史威權、暴揚其罪而漢朝容
納、不加訕上之誅、是誠美政、然既復用王尊拜爲
刺史、而張忠楊輔竟不究治、則又失刑矣、嗚呼、此
非王鳳之責歟、且三老之言、有可取者、下關後世、
不止一時、所謂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是
也、士方蒙知於君父、得意於柄臣、則名譽假借、聲
過其實、與之者不嫌於失言、受之者不慙於不稱、
俄而弃逐、則叢衆惡以歸之、一如是可矣、他日再
用又再黜、再逐又再聚、至于三四而未已也、不幾
於戲乎、此不義者一也、忌狠當朝、不樂成人之美、
凡人臣有以正直忠讜獲罪者、不與以是名、必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變其所言、易其本指、播揚于外、曰爲讒爲邪、爲比附爲異意、爲歸怨於君父、爲徼利於後來、爲陰有中傷、爲意在離間、而人君亦從而信之、此不義者二也、甲不幸罹咎禍、乙爲之白之、則併乙而罪以爲結黨附下、以杜公論之上聞、此不義者三也、凡民負寃、尚許雪愬、公卿大夫、一從吏議、則禁其伸理、噤不得吐、恐人君開悟、誣罔失利、此不義者四也、去此四不義、公行賞罰、則清議在上、人心服矣、初上卽位、拜張禹爲光祿大夫、與王鳳竝領尚書事、

禹不自安、數乞骸以避鳳、上不許、撫待愈厚、至是拜相封安昌侯、

禹與王鳳竝領尚書、心不自安、欲退避鳳、此以退爲進者也、何哉、王商以丞相忤鳳、收印綬歐血死、必欲得上意固祿位、推崇王鳳、勿與爭權、則長保富貴矣、禹行此果效、則商之死宜矣、然位爲帝師、意識乃爾、他日無惡乎朱雲之有請也、

京兆尹王章、數言王鳳誣罔不忠、天子感寤曰、君試爲朕求可者、章奏中山孝王舅馮野王可、鳳聞之、稱

論成帝不君

病出就第、上疏乞骸、詞旨甚哀、上不忍廢、優詔起鳳、而使尚書幼章阿附諸侯、下獄死、

人君於其臣、知其姦惡而不能去、則不若不言知其忠、蓋而不能用、則不若不問、元帝之於京房成帝之於王章、既嘉其忠、納其說、而顯與鳳、偃然居位、房與章不免於死、然則非顯鳳能殺二人、乃元成殺之也、成帝若不使章舉代鳳者、章亦豈敢遽薦馮野王哉、復詔尚書幼章阿附諸侯以萬乘之主、自反覆其言、然則臣下令而後何所憑信、安敢

論漢主不知尊祖之義

馮昭四年

納忠矣、甚哉成帝之不君也、

王譚斃上悔不使譚輔政、

母家用事、自漢興迄西京之季、以至於亡、異哉嗣世之君不監前轍而必蹈之、如出一軌、是何也、人君不學不知尊祖之義也、有天下者親九族而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此葛藟之詩所爲刺、而仲尼有取焉者也、念母者莫孝矣、篤愛於舅氏以慰其母心、孝之腐矣、然不止乎禮義而比父族加厚、舉祖宗之天下而畀之使宗廟不祀、又焉得爲孝乎、兩漢

賢母后纔三四人而生亂召禍者始終以之產祿之際大業幾隳成帝寧不聞耶而崇貴諸舅如不足已死者尚以不使與政爲慊至使賊莽談笑而盜神器其原自乎念母可不慎哉戊申之刺形于國風城杞之貶書于魯史自是而上由堯而來母懷愛也何代無之若可致隆加於父族則舜文之德有闕多矣意舅祖之義人治之大者也人君其可忽諸

永始元年九月黑龍見東萊

文帝前十四年公孫臣上言漢當土德其應黃龍見丞相張蒼謂漢得水德臣言非是罷之明年春黃龍見成紀帝召臣拜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革改曆服色事夫五德之說始於齊威宣之時鄒衍著論始皇采用其說自當水德其言不見於經也公孫臣之言亦偶中耳至是黑龍見則其應云何或載先賢言五德之運亦有此理以漢多河患唐無水災決之殆亦若終始託於黃帝之類非先賢之言也孔子定詩書言禮樂作春秋載治國平天

下之理、無不備者、五運所係、若如鄒衍之言、亦豈
細事、而聖人顧略之哉、
帝用匡衡議、罷甘泉泰時、其日大風、壞竹折木、帝
問劉向、向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況國之神寶
時、且甘泉汾陰、及雍五時、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
後營之、非苟而已、自貢禹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
誠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專止禹等、上意恨之、
又以久無嗣、詔有司復立、自是上好鬼神、方士多得
幸者、谷永諫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
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凡言奇怪鬼神及偃人不死
之事皆詐僞欺罔、惟陛下拒絕此類、毋令姦人窺朝、
上善其言、
天子事七廟、郊上帝、望于山川、而徧于羣神、羣神、
謂何等也、日月星辰風雨之屬則從類于上帝矣、
林麓丘陵水澤之屬則包舉于山川矣、帝王無妄
祭無徵福、然則凡載于秩典者、其皆有功德垂世、
如祭法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
大菑、能扞大患、及上古君臣之賢聖者歟、非此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則非所事矣、漢興禮廢之後、先王祭法既不傳、自秦以來、乃多淫祀、至武帝用方士言而尤熾焉、皆無所經見、率意建立、逮于季世、凡七百餘祀、一歲萬七千祠、其不度可知矣、貢禹匡衡皆請罷之是也、然稽泉臺之義、不必毀撤姑存而勿舉可也、之論、謂皆有感應而後營之者、何考之未詳歟、是劉向資氣精忠、爲漢賢大夫、豈容永所敢望、然學少不純、頗信異端、湯寶祕書、其所舊習、本茲種祠皆山呼巨跡之類、以欺武帝者、豈當據以爲實也、

善乎谷永之言曰、明天地之性而知萬物之情、則不可惑以神怪、罔以非類、以永諭邪、而能及此、向反不及焉、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果然矣、

言者以災異爲王氏所致、上問張禹、禹自以年老子孫幼弱、恐爲王氏所怨、乃曰、春秋日食地震、或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知、故夫子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聞也、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由此不疑王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張禹之誅不可免

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日者人君之表也、衆陽所宗、而受侵翳、以天驗人、非小變也、春秋所書、或妾婦乘陵、或臣子背叛、或政權在下、或夷狄亂華、皆陽微陰盛之應、春秋雖不指言其事、而事應具存、人君知此、必監於侵翳之咎、克自飭正、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禹帝師也、今條陳日食之咎、顧歸之諸侯相殺、夷狄內侵之遠事、而不端言臣子背上、政權在下之近禍、謂之經義可乎、且外家擅權、其勢將移、有心者知、有目者見、安得指爲神惟而不語也、正君臣之分、杜禍亂之門、收還主威、荅塞變異、是卽性與天道、安得指爲不可聞而不告也、且曰宜修政事、以善應之、當是時、政事之宜修、孰有大於權歸外家、勢降於主者乎、凡數言之中、老姦備見、反謂新學亂道誤人、不知禹所守經義、果何經也、然則傾覆漢宗、崩戴王氏、禹有力焉、尚方之劒、雖不得加、而禹之戮終不可免矣、

朱雲上書乞斬張禹帝大怒、將殺雲、辛慶忌叩頭切諫、乃赦之、

成帝一時之怒、雲死有餘矣、而竟赦之、雖由辛慶忌叩頭切諫、亦以知理義出於良心、不可泯也、成帝若推此心、施之劉輔王章、則不改之過、還爲盛德矣、成帝在位、直臣亦不爲少、章既死獄、不可復生、輔論鬼薪、不聞再用、劉向精忠懇切、如水沃石、梅福朱雲披心讜論、並無采納、獨杜欽谷永之徒、阿諛權臣、乃保寵祿、國欲不亡、得乎哉、

帝無子、以弟之子定陶王欣爲皇太子、上以太子既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以

奉共王後、太子議欲謝、少傅閻崇以爲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爲謝、太子入謝、上左遷玄、

太子趙玄之議、世人私情之常也、成帝闇崇之決禮典制義之公也、自成帝而上、至于三代、入繼者亦多矣、何至紛紛如此之甚哉、聖王之教素明、在下祇若、惟義是比、私情邪見、無自而入焉、故爲人後者、不顧私親、安而行之、猶天性也、及王者之迹息、天下競逐於物欲、舍義趨利、不奪不饜、子爲此至於弒父、臣爲此至於弒君、當是時而責爲人後

者絕私親之顧，彼反得以旁緣不孝之似而責之顧私親者至以孝自居，不顧者反陷於罪辟，夫父父子子，人道所由立也，立法如此，天下之爲父子者，何由而定乎。

劉向言於上，宜興辟廱，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

劉向之論美矣，而未循其本，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不仁之人心非已有，視聽舉履，皆迷其當，而何以爲禮樂，惟仁者所行皆理，

故可以爲禮，所安皆樂，故可以爲樂，此禮樂之本也，彼庠序之羣處，雅頌之聲音，揖讓之威儀，特其具耳，無其本而有其具，則舉此教人，祇益趣之爭虛僞之域，不若不行之愈也。

時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太學弟子少於是增爲三千人，

仲尼天縱大聖，雖不得位，然其至誠之孚，不言之教，風動而雨潤，日烜而雷震者，自非至愚無解，孰不尊而敬之，苟微有知識，固將束脩執贄而在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劉向云、

世之議者以屈原劉向相比、皆同姓之臣、忠言著於當時、文采表於後世、未易判其優劣、以愚觀之、向益優於原也、向歷事三帝、前經恭顯擅朝、後值王鳳專政、殺戮忠諫之時、上則正言譏刺懇懇納忠、下則官雖不遷、禍亦不及、豈非德信有孚、周身無闕耶、原則偏介悻直、揭揭然衆邪之中、上忤君心、下取衆疾、昧於不可則止之道、怨刺強聒、無所容身、濆沙赴流、智斯下矣、離騷之作、誠曰妙才、向

子之列也、仲尼豈養而來之哉、元聖厄窮、固無養人之資、設有以養而後能教、亦烏足以見人之心悅而誠服歟、不可與有天下國家者比、有天下國家、則有養賢才之具矣、故夏曰校、商曰庠、周曰庠、此古之建學之名也、人君躬行於上、公卿大夫表式於下、以明習人倫爲要、則三代教化之實也、今漢庭徒能增多弟子員以隆美觀、成帝則湛女色、惑燕樂、孔光等則亂經義、獻諛說、忠直之士屏斥不用、政歸外戚、國家將傾、而何以大學爲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所擬劾、固不能及、然論鴈是與華藻者乎、質榦者乎、

乎、

孝哀

劉歆序諸子、分爲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以爲九家者、其言雖殊、譬如水火相滅、亦相生、仁義相反而皆相成也、若能修六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合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歆言九流、猶仁義之相反而相成也、夫仁以親親、義以尊尊、施之雖有等衰、發端則非異道、故事父孝則忠可移、求忠臣則於孝子、未聞相反之理也、曰法則慘刻、曰名則苛擾、曰墨則二本、曰縱橫則妄姊之道、是皆五經之乘也、其歸豈足要乎、儒家者流、固脩六藝矣、列儒於九家、而曰修六藝之術、何其言之多舛也、歆資頴利而不端學、該博而不正、方之董仲舒、豈直相什百之遠哉、

孔光何武奏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請與羣臣雜議、皆

以武帝親盡宜毀、王舜劉歆曰、禮天子七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臣愚以爲不宜毀、制可、斷大論者以仲尼爲據、則無失矣、書曰、天子七廟、歆謂天子七廟是也、而以七爲正法、以宗爲變、不可常數、則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也、祖考所當事者、人之至情也、或三廟或五廟、或七廟、禮之隆殺也、有功德則宗之、無則已、莫之宗焉、是爲人子孫得選擇祖考、於情則違於禮則違、曾是以爲孝乎、

丞相御史劾奏大司馬莽、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請免爲庶人、上曰勿免、遣就國、天下多寃王氏者、

夫人之欲圖大事者必託於正以售其不正若公道不出乎朝廷議不本乎上則彼得竊而用焉召是歸之已推非歸之人不能見微者以爲誠然也哀帝不勝私情背違大義寧負成帝不忘定陶冷褒段猶董宏之媚說是從而孔光傅喜師丹之正諫不用於是王莽爲大司馬先秦高昌稱引亡秦

誅誤聖朝次按內令撤去幄座以抑藩妾至於避位乞骸罷政歸第復被奏劾遂遣就國於是公卿大夫多以莽爲是而天下多以王氏爲寬凡哀帝即位于茲三年莽他未有建明獨愍愍定陶一事再黜不悔在國五年聲譽日隆復執大柄於是用名儒平寬獄治誣告黜諸人以濟其私革漢爲新自此始矣斯乃哀帝行乖禮義積失人心倒持太阿而授之莽也使哀帝抑制小孝不負大宗公道出於朝廷清議本乎人主政事修理忠邪區分雖

十莽將何取噫此爲來世之永監矣

上令大司馬董賢私過孔光光知上意出門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劉敵之禮上聞之喜

孔光以經學爲帝師尊重無比縱不能如申屠嘉之摧辱鄧通猶當明言於上勿令以幸臣備鼎足甲朝廷辱宗廟則師道粗舉矣今乃降躬貶禮如見所畏拜謁迎送不敢少忤光自苟賤可也如泰位何前與王根不平已爲身後之慮今見董賢有寵又形媚主之態先聖不云乎鄙夫患失無所不

二年

今聖上專務治內

至、又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光何忽遺以及此耶、傳稱其不希旨苟合不結黨友豈其少而自強老而變節耶

匈奴烏孫皆來朝、是時西域五十國佩漢印綬、漢以爲榮、

帝王於中國無事時、鮮不欲開闢土宇、戰師荒外、服前代之所不能服、臣昔人之所不能臣、以爲一時駿功、自偉其伐也、若漢武之於西北兩垂、其勤勞費耗、蓋前無古、後無繼矣、苟使匈奴欵塞面內、

綱目節錄其文

不相欺玩、亦可以小殺疲弊之耻、而伸侵侮之忿也、然兵行餘二十年、卒不得如志、至于宣元成平、無意乎武功者、乃坐享其成、至若渭上盛儀、單于執國珍、襲冠帶、稱臣贄謁、稽首而朝、是則武帝平生所願欲而不得見者、哀帝之世、漢既衰矣、匈奴烏孫猶不廢禮、西域佩印、五十餘君、雖曰中國榮觀、譬猶大木遠條、枝葉尚茂、而蠹生心腹、根榦將顛矣、于是時縱使九夷八蠻、罔不扶服闕庭之下、夫亦何補、是故聖王專務治內、以固其本、不動遠

略而忽邇圖。其慮深矣。

孝平

元始二年。光祿大夫龔勝、太中大夫邴漢、以莽專政、乞骸骨、莽優禮遣之、

莽之事無足言矣、然尚有後人所不能及者、彭宣恥與竝列、乞骸而去。纔免就國。申屠剛破其抑絕衛氏纔罷歸田里。孫寶沮其稱頌功德。纔坐免官而已。逮龔勝邴漢辭位。又皆優禮而遣之。未嘗更諷司隸舉劾加以他罪而重流放也。逮德下衰。險

此章見抽

一徵愈甚。曾莽之不若、亦可悲矣

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常隔絕之、長子宇懼禍、與師吳章議、章以莽不可諫、可懼以變怪、乃夜持血、灑莽第門吏覺發之。莽殺宇、腰斬章、章弟子千餘人、獨云徙抱尸歸葬之

漢惟以假借母家、以至於亡、歸政衛氏與不歸政非漢之所以存亡者、吳章之見亦拙矣。借欲諫莽、獨無經典可據、理義可陳、乃欲爲變怪以驚懼之、其辭陋如此、不知章之所以爲名儒、致弟子千人

四年

者以何道乎章之教守禍矣敝之事章可為弟子法也

恭想明堂辟廱靈臺

明堂辟廱靈臺雜見於孝經孟子詩與禮記其制作之詳不可得而聞矣後世紛紛之論所以起歟然以理考之先王舉事動可為憲必不如後世之安作爾王者向明而治古之堂今之殿也孝經以為宗祀之所孟子以為王政之堂然則是人君之路寢猶後世大朝會之正衙也王者見羣臣覲諸侯頒朔布政皆於是焉故曰欲行王政則不可毀也齊何以有明堂僭也人謂宣王毀之者俾華其僭也孟子語以勿毀者教使行王政也則何以於之宗祀乎文王已有廟矣以季秋饗帝而奉文王配焉不可於七廟中獨舉大禮于一廟故迎主致之明堂以配帝也祭帝必於明堂者帝出震而宰萬物猶王向明而治天下也武帝即位追王文王周公制禮推本王功故以文王配帝而祀于明堂此義類也是明堂之說也後世紛紛皆狃於劉歆

世室重屋之載呂不韋青陽總章之比。是可信乎。
靈臺則孟子與詩言之白矣。獨辟廱未有明其義
者。以詩考之。其義自明。靈臺言鳥獸昆蟲。各得其
所。鼉鼓鏞簴。莫不均調。於此所論之事。惟鼓鐘而
已。於此所樂之德。惟辟廱而已。辟君也。廱和也。古
人用字。通而不拘。鄭康成解雝雝在宮爲辟廱之
廱。故知廱與雝同。人君有和德。則天地萬物應之
矣。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廱。無思不服者。亦若此
而已。王制紀天子之學曰辟廱。諸侯之學曰頖宮。
未知何所本始而云然也。靈臺之詩。叙臺池苑囿。
與民同樂。故以矇瞍奏公終之。胡爲勉入學校之
可樂。與鍾鼓諧韻而成文哉。文王有聲。止於繼伐
功。作豐邑築城池。建垣翰。以成京師。亦無緣遽及
學校之役。上章曰皇天維辟。下章曰鎬京辟廱。則
知辟之爲君無疑也。泮水詩言魯侯戾止。且曰于
邁則疑。非在國都之中。且終篇意旨。主乎服淮夷。
故獻馘獻囚。出師征伐。皆於泮宮。易知泮宮之爲
學校也。特取其中匪怒伊教一句。以爲一篇之證。

則末矣王制起於漢文時諸儒刺經而作然則其失已久後世既立太學又建辟廱取則於此是周時辟廱又異乎養士之庠若有兩太學者必不然矣

孔光甕

王莽篡漢雖人主失柄姦計得立然始終成就之者孔光也光受知三朝位冠百僚知奏事節儉行內懷姦心而舉以爲大司馬領尚書事文武二柄悉以授之一罪也受莽尊事貴其子壻傳道意旨一一奉承上奏於朝莽白行之二罪也稱莽功德可比周公宜告祠宗廟三罪也莽納女爲后光幸大臣卜筮乃言卦遇父母得位四罪也及王舜奏言天下皆向安漢公之化蜀郡男子轂訟而退方之文王虞芮之事大告天下光乃稱疾避位迄無片言五罪也廷臣名重無如光者光尚如此誰復敢違致莽晏然不降堦序受圖握璽光之罪不可滿矣光父烈君當漢元時力辭相位遠識高風不忝聖人之後至光而墜之是光事漢則不忠承家

論八使巡行以訪愚民

則不孝。當年後世、咸以名儒歸之、顧稱其謙恭畏慎、削藁不泄、以爲盛德、是猶愛鉛刀之不傷手、而不責其無斬蛟斷蛇之利也。其何用乎。

吏民上書請加賞安漢公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

世亦惟莽何能致百姓譽已如是之衆也、曰民雖愚而神雖神而愚、以其神也、故不可强以其愚也、故亦可誘、姦人知其可誘也。於是遣八使巡行。名曰覽觀風俗。而上書者亹亹至矣。而不知民之不可强也。兵甲四集、社鬼不祀而誘民之許窮矣。

莽奏爲市無二價、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飢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

論笑王莽者當身履其事

論笑王莽者當身履其事

前史至此者、莫不嗤莽之造僞而笑之矣、以獄訟屏置他舍而曰獄空、縱遣功殺之徒而曰無盜賊。飢莩滿野、縣邑比虛而不以旱報。恐太平之世未免有此是已笑莽所爲而身履其事。淪胥於莽而不自知亦獨何哉。

莽始建國元年、策命孺子爲安定公、中傅將孺子下

殿北面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

或問臣有幾曰聞孔子言大臣與具臣矣稱具者鄙之之言也然而弒父與君則亦不從豈易得哉故聖門高弟季路冉求乃克當之下乎此者其將何名不能不從弒逆之事斯則亂臣已矣以漢朝公践作者又羣臣也奏云劉崇等反以攝皇帝權輕者又羣臣也奏進封攝皇帝子孫爲公侯者又羣臣也列奏示卽眞之漸者又群臣也莽位旣定

中傳將隨子下殿莫不感動者又羣臣也臣乎臣乎於斯時也何以羣從乎愚故繼而出之以爲世戒云

以太鴻臚府爲安定公第皆置衛使者監領救阿乳母不得與嬰語常在四壁中至長不能名六畜其矣莽之愚也其孩弄當世則自以爲智矣天下未有無君之時使嬰也長大一無所知不足虞慮獨無他人乎前四年詔宗室子自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令郡國各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則漢

宣宗支。可謂衆矣。若天命在漢。此十餘萬人可盡殺耶。縱可盡殺。天下未有無君之時。猶天未嘗無日也。安能遏閉其淦而代常爲之。嗚呼。莽之愚。其以吕政爲師者乎。

莽曰。古者什一而稅。則國治民富。秦廢井田。是以兼并起。又置奴婢與牛馬同欄。豪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今更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與九族鄰里鄉黨。制投諸四裔。

井田良法。致治平之本也。古之帝王。以天下爲公。視民飢寒。猶在乎己。故因地利以予之。不專其奉。加以公卿諸侯。選賢舉德。共行此道。持以悠久。故法立而弊不生。維持千有餘年。莽仲舒欲以限田漸復古制。其意甚美。而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爲兼并。未有以與於泰也。夫自爲兼并。則何以使民之不兼并。又況莽賊盜有神器。據府庫之盛。猶未饜足。多爲術數以罔民財。假欲行唐虞三代分土養民之良法。是桀能施仁。而跖可責禮讓也。不亦

遠乎、天下田而以已姓包之曰王田、其心爲如何、民以爲如何、雖然、井田萬世之良法、不可因莽而指爲不可行也如謂賣買奴婢與牛馬同闌縶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是亦仁政所當先者。猶不可以陽虎而廢仁富之說也、

薛方危行

養以安車迎薛方、方辭曰、今堯舜在上、下有巢由、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說其言、不強致、

行可危也、言亦可危也、危者高也、言可孫也、行不可孫也、孫者卑也、可以高言而卑下之、是爲謟也、而孫非謟也、可以孫言而高大之、是爲亢也、而危非亢也、若薛方者、其危行而孫言者歟、故君子稱其明、而譏子雲之不獲其去也、或曰、然則子雲美新之作、阿衡之比、非孫者歟、曰、其行當危而不危、則其孫也亦不能中節矣、班固乃謂清節之士、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彼方絜已遺汙、矯正羣俗、其有補於名教多矣、何名爲無益於人耶、

楊雄卒、

論揚雄有三人師可惜

論史卷三

子雲賢者也而有可議者、論語乃孔門弟子記諸善言、誠有是人相與問荅也、法言則假借問荅、以則論語且又淺近特甚、有不必問、不必荅、不必言者此一事也易更四聖人而後備、畫之足矣、恐世之未達也則有文言大象小象繫辭之作、上下千餘年、聖人不得已也、太玄則艱深其語以擬周易而無補於易、千有餘年、學者廢而不講、此二事也雄之言曰、天收其聲、地藏其熱、觀雷觀火、爲盈爲實、蓋以數知事也、先與董賢同官、後又臣事王莽。

匪勉運留、至有美新之文、投閣之耻、何其憒然不智耶、是三者乃雄學行之大節、而可指如此、或者乃疑孟子而尊子雲、孟子蓋如青天白日、無可疑者、而乃疑焉、則其尊子雲者、蓋亦不能識子雲也、其淺近益不有甚矣夫、

道士西門君惠謂將軍王涉曰、識文劉氏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國師公秀謀劫莽、事泄、秀涉自殺、

劉歆博極群書、先知識文、自成帝時已更名秀、冀

以應之、豈非董子所謂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者耶、既羽翼賊莽、華漢爲新、又與莽通婚、富貴極、乃欲圖莽以遂其志、人而如此、亦犬彘不食其餘者矣、先儒謂周禮非全經、乃六國陰謀之書、欲以亡秦而故又補綴附會以成之、凡莽所以爲之也總欲行事、是謂漢之亂臣、向之賊子、而前史顧以父子異同品之、何其昧於輕重之甚哉、

更始諸將攻王莽殺之、誅嚴尤等、

莽之臣無足云者、就其間擇之、惟唐林公孫祿梁譚郅惲費興田況數人而嚴尤其最也、人孰不有才、用其才之爲難、孰不能事、人能得所事之爲貴、尤也材氣不群、策畫皆驗、而不見庸、卒以誅死、惜哉、此數人者、不能自斃、而失身於莽也、評尤者曰、豈不知莽之必喪、獨裴回而安待、非矣、責尤不當仕莽可也、既已立乎其朝、貴爲將相、乃欲臨難脫身自免、是重罪也、故范升說王邑馮衍說廉丹意

欲使之圖莽者二人不從。寧爲莽死。蓋與尤同意也。因是而論莽曰。聖人之於仁。如水之濕。火之熱。雖欲不如是。不可得已。所謂利仁而行者。則異乎上智矣。所謂假仁而行者。則異乎中人矣。小白重耳。假之深者也。莽始者折節砥行。以厲言正色。矯行直道。交結賢俊。招引聲譽。掩四父而出其右。視漢庭如無人焉。未聞有見幾君子。逆照其姦者也。及排斥定陶。先罷歸第。次遣就國。離權失柄。往萬五年。外雖竊名。中乃追悔七得復用。於是改前日所爲。忤恨者誅傷。比周者登進。專爲身計。惟恐失之。浸及異謀。終於夷覆。本末前後。幾類二人。貪利無饜。至於篡奪。禍不盈貙。臭遺萬年。自古亂臣賊子。其出一轍。終不戒也。悲夫。或謂莽既得天下。諸侯賓服。四夷不侵。英雄豪傑。潛伏未奮。若能因漢制度。持循弗失。一切安靜。不爲紛擾。亦何愧於逆取而順守者。則天下固且爲王氏有矣。曰。逆取順守者。先儒失言。無是道也。湯武之事。孔子固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何名爲逆。裁既

曰取之或可以逆則亂臣賊子弒父與君自古以來何爲必討而不赦哉況莽全用詐謀誑耀海內下則欺人上則欺天以此得意一時若又永保長世不罹禍敗是無天理矣

大司馬秀收王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王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覆自安

天下大物也非量淺器不宏者所能舉也光武討王郎時勝負誠未可必諸將既或與之關通則不願蕭王之捷者良不少矣非光武明識大度置而不問文書經目知其姓名言語縱不形之辭色左右前後孰不懷疑人心一搖雖河非亦且不保況帝業乎此觀於乃祖季布雍齒之事能自得師不待人贊勸而喻者也或乃抉人陰私搜剔記疏稍涉疑似株連蔓引鍛以獄訟加之惡名如魏武之於崔琰楊訓者方之世祖得失爲如何

蕭王徇河內太守韓歆降

光武既出如日東升有目者可以覩矣歆不降何待然爲更始守要害郡初不陳詞布義有去就進

退之文。金鼓一傳。即遂屈服。身與城守。莫繫重輕。光武雖得河內心。亦薄其爲人矣。于後致位三公。誼歲饑凶。指天畫地。不能動聽。以至自殺。其有以夫。若鮑永則異乎此矣。

濟王北擊尤來大搶五幡、連破之、乘勝輕進、反爲所敗、王僅得免、歸保范陽、初軍敗或言王已殺、衆不知所爲、吳漢曰、卿曹努力、王有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乃定。

光武將兵至是三年矣、破蕃邑、斬王郎、盡有河北、反爲一賊所敗、其失又何在乘勝輕進也、夫城守而開門者、雖有百萬之衆不敢入、行師而遇伏者、雖有韓白之將不敢過若狃於戰勝、忽敵而追之、鮮有不敗者、此趙克國所以徐行而驅之、老將特重、蓋知此也、然則王遽散兵、歸保范陽、何也、曰此光武所以善敗也、始因輕進以挫吾銳、旋即匿形以張敵心、此賊之所以可滅也、方軍中之不見王也、吳漢曰、王有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嗚呼、使隗囂聞此言、漢必不免矣。

東漢紀

世祖光武

諸將圍請上尊號、王未許、會有奉赤伏符來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復請王乃卽位、

光武舉兵何爲也哉、始則爲宗社復讎、除去王莽、既而兄縯遇害、更始稱尊、人心不歸、天下失望、英雄材智、雲合景從、河北旣平、雒陽將下、諸將奉上尊號、光武辭避亦已再三、於是謁而卽位、縱徵赤

伏符、孰以爲不可、何必見符命然後決計乎、正使符命有劉秀之文、固已當之、又何必援據以爲受命之徵也、其後拜三公三人、而二人取諸符讖、遽衆情觖望、繞減其一、而王梁尋坐罪廢、讖言安在、嗚呼、以英睿剛明之主、親見王莽信尚奇惟、而躬自蹈之、其爲盛德之累、亦豈少哉、

宛人卓茂寬平簡爲密令、視民如子、敎化大行、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卽位、先訪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名冠天下、當受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光武光復舊物享祚久長不止時勢一事

司馬氏曰、光武初即位、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也、

世祖之斷以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者非止此一事、也、尊賢下士、寵恤以此說耿況矣、所到不虜掠、馮異以此下苗萌矣、僚屬從事、一如舊章、識者以此悅矣、平王即燒棄文書、及云以此長服矣、命將不必屠城略地、要在平定安集之、赤眉以此破散矣、屬心矣、黜陟官吏能否、除王莽苛政、河北以此喜泛觀建武政事、咸有思而無斁、此所以光復舊物、享祚久長也、若方用兵征伐之時、他善不著、獨封一循吏、遽可成功、此近於迂儒滯見、非尚論之達觀矣、如漢高約法三章、則其時多寬大之政、唐太宗首戮佞人、則終身有從諫之美、譬猶天球一擊、而無琴瑟鼓柷敔笙鏞相與應和、則蕭韶亦安能獨終九成之奏哉、

諸將圍洛陽、朱鮪堅守不下、帝以鮪所善岑彭往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白帝、帝曰、舉大事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忌小怨鮪若降官爵可保。河水在此，吾不食言。鮪乃降，拜平狄將軍，封扶溝侯。

李軼朱鮪同殺劉縯，光武以計誅軼，而赦鮪封侯何也，初更始信諸將言疑縯，軼遂與新貴合，秀戒縯曰，此人不可復信，縯不從，及更始陳兵收劉稷軼鮪勸并縯殺之，而鮪自陳大司徒遇害時與其謀，是則軼之可怨，重於鮪也，光武既誅軼，則亦可以釋怨矣，使無軼而鮪獨害縯者，光武處之當不若是也，

封功臣梁侯鄧禹等，

光武起南陽，破莽軍，功無與二，更始稱帝，尋授以兵，光武遂自雒陽專征河北，鄧禹雖與帝同鄉曲，然親非有里閈之恩，師友之分，踈非有游談之助，援手之先也，蕭王之至鄴，鄧禹杖策追及，從容畫計，不如子房，險難出奇，不如戶牖，餉食補卒，不如曹參，幾一將兵入關，又爲赤眉所敗，而二十八將，禹顧居首，當時無異議，後世無貶詞，光武何取於禹，而禹何以致之也，曰，禹初

見帝時、勸帝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此數語者、自李通耿弇賈復吳漢皆未之嘗言、且任使諸將、各當其材、此固高出諸將之右矣、一日帝披輿地圖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如何、禹曰、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小大是乎、以此而圖形雲臺、藏名太室、爲東京元功、眞可又非諸臣所能及、雖伊周之徒、啟告其君者不過無愧矣、

如此、嗚呼、此光武所以深知、而禹之所以自許者如此、

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强幹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功臣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聞功臣地多而亡者也、帝言是也、未聞以地多而亡者、則有中否焉、先王分土三等、自百里而殺、柄制輕重、足以有邦、小則財賦甲兵、亦能自守、大則禮樂征伐、不得僭行、自唐虞迄三代、襲爲成法、漢初既不能復、光武再造、宜稽古以有爲、因丁恭之言、詳立善制、而又率意所欲、苟簡建置、且是時以功

論光武之郭后之誤

勳錫茅土、豈皆有道之人耶土宇既廣、所入既厚、滿而不溢、誰克臻茲、故聖王之法、必關盛衰焉、帝以陰貴人性寬仁、欲立爲后、貴人以郭貴人有子、不肯當、乃立郭氏爲皇后、子彊爲太子、陰氏之納、本帝所屬心、郭氏之爲夫人、蓋不得已、耳、況陰氏又在先耶、陰氏雖以郭氏有子而讓帝、原初心、論先取貴有德、思不得已之意而立陰氏、郭亦何由生怨而他日廢立之端息矣、光武明略、笄鮮遺策、而獨誤於此、惜哉、

論賈復不如廉頗

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太守寇恂戮之、復過潁川、謂左右曰、我見恂必手劾之、恂知其謀、敕屬縣盛供具以待復、一人兼二人之僕、恂出迎於道、稱疾而歸、復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復先在坐、欲起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於是極歡而去、

議者或以賈寇之事、擬諸廉藺者、非也、廉藺之爭、先起於頗相如降心、頗卽引罪、此所以爲賢也、賈復不戢部將、殺人他境、寇恂戮之、天下之惡一也、

使復明達、必且謝過、乃更蓄忿欲手刃之、逮至帝前、忿猶未解、殊無責已訓敕不嚴之意、待以禮而避其鋒、恂則得矣、復豈可與廉將軍班也、帝當先以曲直曉戒、使復慙謝、然後開宴慰勉之、聽其歡

馬援謂高帝無可無不可之言也、以五字成文、當渾無可無不可、孔子自謂之言也、以五字成文、當渾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析而求其義、設有人焉、離世絕俗、無一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美、亦孤介一隅之士耳、設有人焉、和光同塵、無一不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美、亦委隨苟合之人耳、謂聖人無可無不可、則非流也、言之如平常、而行之實未易、蓋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德盛仁熟、自然發諸言語、非可以淺心小智、窺、非可以常才近用到也、古聖人有同是道者、堯舜文王而已矣、後世欲狀人之通儻不泥者、必曰無可無不可、窮究要歸則纔足謂之無不可耳、援亦稔於衆所常談、未嘗深考仲尼之微旨、不

足恥也、學者則不當爾矣、

大司徒侯霸聞太原閔仲叔之名而辟之、既至、不及以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耶、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凡人致位公卿、固鮮以薦進人才爲事、其有能旁招遠取、列于庶位者、徃徃以常情待之、或名人望士、則度其志在於用也、或故舊所識、則以爲有求於我也、苟命以官、榮以位、斯足矣、吾固無求於爾、爾亦默默不必强聒于我也、寧復有諮詢之意、求益之心哉、閔仲叔慨然以身爲辟士之法、明士之從召者、非必皆爲利祿也、其所以警動多矣、

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東海王良、山陽王成至京師、

美哉光武嚴陵君臣之際也、高平范仲淹論之曰、光武於是時當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于陵於是時當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非光武不能遂于陵之高非子陵不能成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武之大也先君子有言自古創業垂統與增光前烈之君待遇臣下恩禮雖一然嚴威儼恪常施於爪牙介胄之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巽謙屈常施於林壑退藏之人以厲其廉靖無求之節故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漢高祖立能召齊王田橫於海島之中而自恨終身不能致四皓世宗倨見大將軍青至於汲黯奏事或時不冠則走避帳中使人可其請光武制御功臣不少假借而詔徵處士嚴光等或陛見帝庭伏而不謁或使者再聘不肯就車雖博士范升有誇上求高之奏帝不以爲然各從所志夫此三君內平四海外攘百蠻可謂英雄豪傑之主矣然高祖之威行於暴秦強楚而不行於四皓世宗之威行於匈奴西域朝鮮兩粵而不行於汲黯光武之威行於尋邑王郎赤眉銅馬隴蜀之君而不行於嚴光周黨王良王成惟公孫述獨能行之述招聘李業之流怒其不至或劫以兵或飲以酖或械其妻子疑若最能行其威令矣然述之威能行於李業而不能行於吳漢何也

威有所當加勢有所當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
強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反是道者難乎免於
亂亡之禍矣先儒或因呂望同載之事而論子陵
謂聖賢遇合蓋自有時潔身亂倫非所取也此未
足爲知光者王良友人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
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嗚呼雖爲良故人發
此言其所箴亦衆矣惜乎史失其名其賢矣哉
建武六年詔曰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今戶口耗少而
官吏尚繁其令省減於是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半

十置其一
傳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不
惟逸豫惟以亂民亂之爲言治也治民之亂也堯
舜及三代令王與後世仁明之主未有不由斯道
者惟不知所職無意乎民則疾痛寃苦不以關心
又爲虐政暴賦以厲之其事固多而尤甚於不爲
官擇人也以讀書干祿者設科場以官人以爲子
孫計者許任子以官人以胥史積勞而官人以推
廣恩寵而官人以入貲粟而官人以納交貴勢而

官人，以聚斂而用掊克者，以不欲聞過而用諂諛者，以快怨讎而用讒誣者，以樂攻戰而用殺伐者，以好遊畋苑囿而用捷給者，以務爲無事而用關茸嬖孌龍軟不勝任者，於其間又隨人欲以奉親養疾婚嫁生理便不便爲請者，如此十餘條，其何所爲耶，其爲民耶，其爲身耶，儻曰爲民，則此十條，民所甚病，儻曰爲身，則稽之經訓，驗之往事，凡爲是者，不爲致治，祗以召亂也，然則人君可不深致意於斯，以此十餘條之人，俾爲守令行勸課農桑蕃息百姓之政，猶食饗之禮，姑設大羹玄酒以爲不忘本始之美觀，而厭飫飽足者，自繫乎窮口腹之欲，備鼎俎之奉，豈爲禮哉，故王莽建諸侯千有八百人，附城之數亦如之，條祿不給，取足於民，立召土崩之禍，光武初起，若拘滯俗見，必曰當不吝爵祿，收新附之心，不當省約員位，失士夫之望也，即位既六年矣，天下向平，是又常人欲增修文物，粉飾治具之時，而乃獨見遠覽，併縣國，損吏員，其後文書調役，亦從減省，天下晏然，不知勞擾，猶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魚而裕其水，牧羊而豐其草也，可謂深知人主繼天之職矣。赫然中興，不亦宜乎？又按此詔六月所下，歲十二月，即詔以往者師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收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嗚呼！人君意在斯民，則其見効之速如此。此孟子對日有食之詔上書者不得言聖日食有常度，光武豈不知也，而仰畏謫見，深自抑損，行人君所不告行者，可不謂聖乎？常人之情，鮮不誇已造大，縱不自形於言，聞人譽之，亦終不惡也，所以然者，非內不足，則識量狹爾，曾不思過情之譽，於我何加，今夫斥松爲檟，貶之過矣，然於檟則無損，崇檟爲蘭，稱之過矣，然於檟則無益，故君子自修而已，有其實者名必歸焉，伊尹周公，人臣之師，士有大志者，固以是自期也，然人謂我曰，子伊尹也，周公也，則歎歎然而辭之，歟抑偃然而居之，則歎歎然而辭者，其心未爲不仁也，偃然而居之，則蓋惡之心亡矣，夫伊周聖人也，而我胥之以自張，

亦嘗以彼所行而參諸已耶、果天民之先覺耶、果有動罔不吉之德耶、果能格其君縱欲之敗耶、一夫不獲果如已納之溝耶、厥后未爲堯舜、心果愧恥耶、果能多才多藝而不驕不吝耶、果能吐哺握髮、以來天下之士耶、果能思兼三王、憂其不合耶、果能膺戎狄、遠犀象、以寧百姓耶、果能制禮作樂、頒度量耶、天下大服耶、反求諸已、苟一物不稱、則伊尹周公之名、非我所敢當、與其如王莽以周公況已、不若霍光、不聞有伊尹之爲質也、輔弼大臣、

誠明此道、則能交修君德、使君亦不自聖、欲天下不治、不可得矣、不然、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雄、雌、人所以譏衰周之君臣歟、夫聖者無不通之稱、聰無不聞、明無不見、思無不得、動無不中、言必可道、行必可法、貫三才、備萬善、至神妙物、與天同功、詎可輕易而居之、秦漢之君、實則不至、乃多侈心、行義寡薄而曰聖德、謀猷乖謬而曰聖謨、苟有小益於時而曰聖功、光武蓋稔聞熟見而羞爲之、故因日食而下此詔、其所以修已格天、超出百王之表、

可爲後世法矣、

帝與鄭興議郊祀、欲以讖斷之、興曰臣不爲讖、上怒曰、卿非之耶、興曰臣未之學、無所非也、

讖書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周家卜世得三十、卜年得八百、此知來之的者也、易道既隱、卜筮者溺於考測、必欲奇中、故分流別派、其說浸廣、要之各有以也、易道所明、時有所用、知道者以義處命、理行則行、理止則止、術數之學、蓋不取也、光武早歲從師長安、受尚書大義、夷考其行事、蓋儒流之英傑也、何乃蔽於讖文牢不可破耶、王者父天、故祭天子陽位、報本反始、所必當爲者、但承秦之後、古禮散亡、漢家舊章、又因莽廢、則宜詔學士大夫考古定制、奉以周旋者、識何爲哉、識何爲哉、鄭興身遇明君、當極論其非、以解主惑、一被詰責、遽出孫言、君子非之、

諸將大破公孫述、帝欲其降、詔諭之曰、今若自詣、則宗族可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述終無降意、

光武於叛亂剋滅或自擊滅或命將討平之、文誥

十三年

論光武命官何如

之詞鮮矣惟待隴蜀二方曲盡誠意當其季亡尚煩詔諭非囂述執迷不返亦不窮竭兵力必禽之也光武真仁者哉

功臣鄧禹等皆以列侯奉朝請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竝不用

二十八將之中平時專以攻城略地善戰鬭自名者既偃甲兵是誠不可使臨民而受政也若鄧禹賈復寇恂朱祐祭遵卓茂之徒則皆公輔之器宜爲宰相平章大論乃一切待以功臣不復任用諸人雖有經國遠猷不在其位豈敢自陳耶又後漢三公乃成周六卿之半聞三公無其人則以冢宰兼師保之任矣未聞使司馬司空司徒而居坐論之職也且既名之爲公雖六卿之長所治不得班焉反以百官有司叢脞之務責之是漢朝有事而無政也豈非倒置之甚耶且以大司馬大司空大司徒爲三公者莽制也而光武不知輩安在其嘗受尚書乎

一綱目節錄其文

十五年

大司徒韓歆好直諫於上前證歲饑凶指天畫地言

論光武之失　八九條

甚剛切。帝怒、免歸田里、復遣使責之、歆自殺、

歆爲大臣、面折庭爭、職也、然於君父之前指天畫地以信其說、則過於直矣、光武苟能康色受之、不亦美乎、斥使去位、罰已甚重、又宣詔責之、是不欲殺之哉、殺諫臣者必亡其國、而光武不亡、何也、曰我殺之、而欲其自死也、彼聞詔而死、亦何異於我殺之哉、殺諫臣者必亡其國、而光武不亡、何也、曰光武躬討亂賊、立君臣之義、克復舊物、盡子孫之孝、變亂爲治、以致隆平、功既高而德亦厚矣、故雖過於韓歆之戮未足以傷其大全也、且在位三十三年。詳考其失不過八九條。封子密。廢郭氏。移太子。殺韓歆。斥桓譚。貶馬援。信圖讖。行封禪。黜吕太后而已。雖衆美盛多、然此八九條者、亦深爲仁明之累、不若俱無之爲善也、是故行無不善而後王道備、稱聖人矣、

論光武不殺歐陽歙所以

大司徒歐陽歙坐前守汝南贓罪千餘萬下獄、歙世受尚書、八世爲博士、諸生守闕求哀者千餘人、竟死獄中、

學貴乎行也、歙爲二千石而有贓千餘萬、不知世

徹有位

論李子春非昭平君之比

二十七年

授尚書傳而習之者在書一篇何等也汗行莫重乎縞賄國法莫嚴乎主贓故歙雖八世爲博士諸生求哀者數千人而帝終不赦歙誠不足恤所以深警乎有位非不恕也

懷縣李子春孫殺人懷令欲殺子春趙孝公良寢疾上臨視問所欲言良曰素與子春善願乞其命上不可良薨帝追思良乃貰子春

昔武帝既許隆慮主入錢千萬贖其子死罪已而悔上無以見高帝而下負萬民遂食其言斷則斷矣曷若初以曉主不爲輕諾之無憾乎孔子曰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光武監之故拒叔父良之請而李子春竟得免死者其孫殺人非昭平君殺傳之比也處事若此何善之如

論光武剛柔以斷

帝置酒燕宗室諸母相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欵曲惟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笑曰吾治天下亦欲用柔道行之

君道則天而不可過於剛故不耀威武不峻刑誅降心以受言溫恭而接下凡此所以濟其剛也臣

道則地而不可過於柔、故不爲利回、不爲義疚、君
不義則必爭、道不合則必去、凡此所以濟其柔也、
此所謂天道下濟、地道上行、上下交而其志通、君
臣之正理也、若君一於剛、臣一於柔、則驕亢暴戾
之勢行、甲瞰阿曲之態生、而君臣之理亂矣、光武
爲布衣、憤憤懷復社稷之慮、既平賊莽、又値羣盜
四起、焦思勞體、以屈衆智、東征西討、得隴望蜀、至
於混一而後已、非剛德則天下何能致此、然性傷
嚴急、政尚迫促、致日月失行、下餙詐僞、朱浮以此
諫於前、鄭興以此諫於後、又使司隸督察三公、而
陳元復陳寬大之說、以王莽罔密爲戒、帝皆納用、
自是留意柔克之政、而有柔道行之之言、所謂知
柔知剛、惟其時物、濟其不及、以泄其過、無過不及、
以趨於中、情性既治、王道成矣、使光武於尋邑南
伐王郎僭號、芳步躑躅、隴蜀不賓之時、一以柔克
待之、其不爲人所禽也幾希、夫過剛固非全德、然
君而不剛、則失馭臣之柄、或垂拱仰成、無所可否、
或重違其意、黽勉順從、或爲宴樂聲色、玩好所移、

而不復省察、或爲强大形勢、利害所廹而不敢進退、陽剛方屯、正當取法乾健、乃又從而諷以光武桑克之事、尚謂吾君恭已撝謙爲未足也、亦以異乎朱浮鄭興陳元獻替之忠矣。

張純朱浮奏議禮爲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當除、今四親廟以先帝四廟代之、戴涉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爲元帝後、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宣元於太廟、成哀平於長安、春陵節侯以下於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侍祠、

建武二年、始起高廟于洛陽、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明年立四親廟于洛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至是張純朱浮戴涉請除四親廟、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爲元帝後、乃詔祀昭宣元於太廟、成哀平於長安、春陵節侯於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守令長侍祠、此光武中興之廟制也、夫孝成而後、三世無嗣、王莽篡時、漢祚既絕、光武掃平禍亂、奮然崛起、雖祖高祖、而帝四親、非與哀朝尊崇藩統同事於義未有大不可者、一聞

純等建議、斷然從之、曾無留難、章陵四祠、蔑有異
等、彼何所爲而然耶、寡恩之譏。既不聞於當年、失
禮之議。又不生於後代、以是較之、宣哀過舉益明、
而禮所載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而不得祭。豈可
違而不守哉。

郭后既廢、太子彊不自安、數懇上願備藩國、詔曰、春
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
太子彊崇執謙退、重久違之、其以彊爲東海王、陽爲
皇太子、

夫婦、天倫也、妻而失德、可黜乎、曰可、古之人有行
之者、仲尼是也、則如刑家何、曰可黜者、謂失德之
甚者也、父子、天性也、子而不肖、可廢乎、曰可、古之
人有行之者、帝堯是也、則如義方何、曰可廢者謂
不肖之極者也、失德未甚、不肖未極、則聖人處之、
亦未至於絕也、郭后寵衰怨懟、亦婦人之常態、而
太子彊過失不聞於中外、光武以是焉黜而廢之、
違道多矣、而謂我無所左右者、豈其然乎、且陰郭
二姓、皆非貴族、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

不以貴無立子以貴之說也。借如立貴者，殖非后子乎，蓋不若於義故不得於言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則是非得失之分、不待辯而自明矣、

太子劉陰興禮賢好士、門無游俠、與張宗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與張汜杜禽厚善、知其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世以是稱其忠

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惟克治私心務埶公理者能之、君子而從事此道、其可以爲世宰衡、司人主黜陟賞罰之柄矣、愛而不知其惡、則爲欺爲邪、爲盜爲亂、時所鄙棄、鬼瞰恣睢者、莫不得愛而富貴尊榮之、憎而不知其善、則爲賢爲智爲忠爲直、衆所推稱、傑特英發者、莫不取憎而貧賤僇辱之、天下國家之所以廢興存亡、惟善人惡人用舍是繫、若愛憎如此、雖伊尹周公無救亂亡之禍矣、嗚呼、陰興貴戚也、茲事則百世之師也、

太子太傅張湛自郭后廢稱疾不朝、強起之爲司徒、

則稱疾爲乃止

以官有常職論之、皇后廢興、非宮傳所當知、以事君之義言之、天子以失愛而廢后、雖具僚猶當諫、又況母愛則子抱、巢傾則卵覆、此張湛所以身居羽翼之任、當郭后之廢、即不欲仕歟、然則不諫何也、度光武之意不復肯回也、稱疾去官、不以三公疫其義張湛有焉

劉昆爲江陵令、縣有大災、昆向之叩頭、火即滅、後守弘農、虎負子渡河、帝異之、拜光祿勳、問何德而致、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

物象之應、或嘗以是致之、或復爲是而不能致、蓋難必也、以爲必可致、則妖惟而近誣、以爲不可致、則感格之理息矣、且歲有水旱、或所而得之、或釀而去之、鮮不脗然自足、以爲精誠所致者、蓋未知劉昆偶然之對也其言也朴而文、淡而味、君子哉若人、

武陵蠻叛、馬援請討之、帝愍其老、未許、援被甲上馬、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遂遣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臣用舍進退、當於義則已矣、援得事世祖既二十年、自用人論之、位不稱才、爵不酬忠、光武非簡賢者、必以其女爲太子妃、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也、自致身論之、劬先零、守隴西、出塞漠、平交趾、劬勞鞅掌、亦既勤止、固非尸祿素餐無報效者、然年齒衰暮、旅力既愆、則可以乞身于君、告老而去、則行、時止則止也、馬革裹尸之志、雖曰壯猷、不幾於焉耆之所爲乎、宰使曉言得行、主眷不終、此佐子所以貴於時行

初馬援在交趾、還書戒其子弟曰、杜季良豪俠好義、吾不願汝曹効之、効而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季良者、杜保也、與梁松竇固善、會有言保爲行浮薄、亂羣惑衆、馬援薦里還書、以誡子弟、而松固與之交結、扇其輕僞、敗亂諸夏、帝責松固二人、叩頭流血、得不罪、保坐免官、松由是恨援、及討武陵、有兩道可入、耿舒欲從充道、援欲進壺頭、上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不得進、會暑甚、士卒多死、援亦病、舒歸罪於援、奏援遲留失利、上使梁松乘驛責援、因代監軍、會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竇松因是構之上大怒遣收援印綬援妻拏皇懼不敢以喪還

梁松坐馬援書叩頭流血帝所親見也而使之乘驛責援代監其軍獨無他將可遣乎何慮之不精也且援請瞽矇頭耿舒請從克道兩事俱上帝從援策尋復聽舒答援失利誣陷之言又自松口帝平日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乃於此舉屢失事宜得非春秋既高智有所困耶不然有臣如援而不保終其爲伯德之累豈小哉

初作壽陵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丘壠同樂生惡死者人情一也惟聖賢則無貪戀之心知生不可益死不可免故也或者欲益生而免死所以亂於禮也漢世天子即位豫建陵廟唐已不能及矣光武幸南陽宗戚丐復十年帝曰天下至重日愼一日敢望許久耶及壽陵初作即有迭興之念此皆理所必至而人所諱言者明達如是宜其末終天祿享國久長也

上問誰可傳太子者、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宜用天下之賢材。帝稱善、即拜佚爲太傅。桓榮爲少傅。

張佚之對、述疏廣之意耳、謂太子當師友天下英俊則可矣、而陰識自賢舅也、惟賢是用、不以親廢。參置衆正、豈不尤善。桓榮蓋亦受經飾行之士、知道則不也、是亦夏侯勝之徒歟。勝曰、士患不明經、苟明經、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榮陳其印授車馬誇示諸生曰、今日所蒙、稽古力也。嗚呼、明經而取青紫。稽古而得印綬。自兩漢名儒已爲此言、聖門大學、曾無識者、舍此從彼、流弊益深、可勝嘆哉。

中元元年上、謁河圖會昌符曰、赤九之後、會命岱宗、乃召梁松等按識文言九世當封禪、凡三十六事、於是東巡晨燎祭天于泰山下、南方羣臣從、用樂如南郊事畢、御輦登山、更衣、輔時升壇北面、尚書令奉玉牒檢、天子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再拜下禪、祭地于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羣臣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緯書原本於五經而失之者也、而尤紊於鬼神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理、幽明之故、夫鬼神之理、幽明之故非知道者不能識、自孟子而後、知道者鮮矣、所以易惑而難解也、斷國論者、誠能一決以聖人之經、經所不載、雖有緯書讖記、屏而不用、則庶乎其不謬於理矣、登封之事、原本於柴燔而失之者也、詩書紀巡狩而柴者、記所謂祭天也、至于岱宗、陟其高山云者、記所謂因名山也、有山則因以爲高、無則于郊而壇、其義類一也、又有大事而告于上帝者、武王克商、始有天下、故柴望而告也、舍此則瀆矣、記以饗帝于郊、與升中于天爲二事、則傳者之失也、然則七十二君之編錄、詩書禮典、略不經見、豈有是事、乃天下國家之盛舉、堯舜禹湯文武成康昭宣、皆身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講、故前世論登封者、莫善於許慫、惜乎世祖之臣、智不及此、階其君於過舉而不得聞也、且世祖享國至是已三十年、四垂無虞、中土寧謐、其心浸滿、是以告功皇天、明示得意、而不自知其多失也、不法唐虞三代、而法始皇武帝、一失也、按讖文九世當封禪、則孝成之世、今乃自

綴於元帝、而削去成哀平三君。二失也。玉檢祕文、人不得見、是必祈求永年。三失也。前年拒羣臣之請、謂百姓怨氣滿腹、吾欺天乎。豈有治天下三十年民怨未除、纔後兩歲、卽已歡洽。此四失也。物戒郡縣有上壽稱美者必髡。今屯田詔墨未乾、乃自令梁松等討論故事。此五失也。奉高后配地祇。未幾、黜降廟主。歸于寢園。此六失也。卽位改元。終身不可改。而又改之。此七失也。凡此七者、人君舉動之大節、而疵病如此。惜乎光武勇智出倫、而學問不足也。或曰何以逆料玉檢之爲祈求永年、曰以改元曰中元則知之。雖曰景帝寧爾然景帝復有後元、亦可驗其不以終事爲諱也。光武年及耳順、方建中元、則意在久生。不言而自見矣。其視向者對宗族乞復之言、壽陵迭興之詔、卽已大異。前徹所謂人心無常。詎不然哉。夫元一也。乾元萬物資始、坤元萬物資生、既已始矣。不可又始也。既已生矣。不可又生也。人君之元、卽天地之元。謂始元初元中元後元云者、不識元也。不識元、則不能體仁。

論光武莫大之惑

則於長人之道幸而中者有矣其不中者又可勝數耶、

帝信讖文用以決疑桓譚諫曰先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無恠誕也蓋天道性命聖人難言子貢不得聞況後世鴻儒乎今巧慧小才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人主可不遠哉帝大怒曰非聖者無法當斬譚叩頭流血久乃解貶六安郡丞道病卒

父子君臣之倫禮樂刑政之具以至取予之一介交際之一言加帚於箕之儀捧席如橋之習無非性與天道也謂此非性與天道則人所以行乎父子君臣禮樂刑政者是皆智巧僞設土苴粃糠之迹而性與天道茫昧杳冥無預乎人事此豈五經所載孔孟所教耶韓愈謂軻死不得其傳信矣桓譚以此曉世主宜其言之不入也孔子曰非聖者無法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可以當聖之名皐陶稷契伊傅顔孟之徒抑其次也讖書不出於此十數君子張衡以謂出於哀平之世虛僞之徒要世取資者也而光武方以聖尊之且欲斬戮正

士莫大之慼可爲來世之永監矣

[illegible]書見卷第三 終 [illegible]

八 婁背

續史管見卷之四

宋建安胡　寅著　明太倉張　溥閱

漢紀

孝明帝

永平元年、帝朝于原陵、如元會儀、乘輿拜神座、退坐東廂、侍官立神座後、太官上食、太常奏樂、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及民所疾苦、後以爲常、

遂死之禮、即遷而無近、至于墓則終事塗矣、人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帝光華生於原廟

孝思不忘、則專精于廟享而已矣、蓋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理義盡也、既已送形而往安于地下、迎精而反主于廟中而又致隆於陵園如元會儀、上食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是反易陵廟之理、以體魄爲有知、虛廟祐而不重設、復舉廟中之主而祭於陵所、皆違禮也、夫喪葬即遠、豈得已而爲之、不可沐浴而不飲也、故爲之飲、不可飲而不殯也、故爲之殯、不可殯而

而不葬也、故爲之葬、皆爲中制以節賢者之過、而引不肖者之不及也、若遂孝子思慕無窮之心、則葬之不得見、曷若存之於殯之爲近、殯諸客位之爲近、曷若勿飲勿浴勿飯勿含之可以稱吾之不忍也、原情至此、則大聖至愚、均於不行、故不若循理中節之爲當也、明帝此舉、蓋生於原廟、蔡邕不折衷以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情、情豈有既哉、使明帝移此情於四時太廟之祭、簠簋籩豆、尊彝鼎俎、惟禮之循、而兢兢業業、監于光武成憲、損益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之。期乎至治。其爲孝也。雖聖王何以加諸。

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上幸辟廱、遣使者安車迎老更于太學、上俟于門、至堦、上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五更南面、禮亦如之、

詳此禮即大學與辟廱相去亦非近地、以帝幸辟廱、遣使者安車迎老更于太學、則知之矣、是則漢世辟廱不爲養士之所。顯宗以迎老更而至焉、非此時也、則鬻庠之設、遂虛之邪、商周存先代之學、

故記養國老於其庠、養庶老於某序、且食三老五更、

更於太學矣、不應以爲未足、又建辟廱也、觀顯宗尊師之意多儀及物、數千百年、鮮有其儷、可謂人主之高致、帝王之盛節也、惜乎桓榮授受一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修身治天下之微旨大義故其君德業如是而止、若使子思孟軻之徒、遭遇此時、得行所學、則二帝可三、而三王可四、必矣、

圖畫中興功臣二十八人於南宮雲臺、獨馬援以椒房之親不與、

論后戚不與
之列欲
公而反私

堯舜禹之世則四嶽九官十二牧、成湯之世則伊
尹仲虺萊朱巫咸、成周之世則太公周召君陳畢
公、迭居師保、而閎夭泰顛散宜生南宮适亦在高
位、漢高之世則子房爲畫策臣、而蕭何王陵陳平
周勃皆受顧命、東漢則此二十八人同時奮庸、猶
之支、太平非一士之畧、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伊尹
周公之相湯武、蕭何鄧禹之相兩漢、雖曰位冠群
后、未嘗不推引俊賢、同心協力、以濟王業也、惟飛
廉惡來李斯王莽之徒、則讐疾學士、陷害忠良、如
衆怙權、惟知有已、而其凶慝氣燄、固亦嶄然獨出、
無敢斑者、雖其一時黨與、借勢取寵、心固非之、得
間則亦吐發憤懣、以相詆醢、不願與之伍也、豈若
古之賢臣、公心直道、濟濟致身、生都榮名、死有顯
號者乎、噫、可謂不善擇術者矣、馬援雖劣於高容
侯、方諸寇祭馮耿、豈遽出其下、乃以后戚不與功
臣之列、本欲示公於天下、不知乃所以爲私義不
當隱者聖人猶自序其績豈可坐椒房戚屬而掩

烈丈夫之大節哉

詔曰、先帝禁上書言聖、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

若有過稱虛譽者、尚書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詔子嗤

也

顯宗此詔、何其見之明也、夫是非羞惡、人皆有之、

彼詔子非病狂失性、人貌而獸心也、其是非羞惡、

固未嘗亡、特不能自克、惟利之趨、以求合耳、其睢

盱側媚以爲容、言所不當言以爲親、英明之君、正

直之臣、必不受也、以其是非羞惡未嘗亡、故外方

詔人內已嗤之、或者悅其詔而不悟其嗤、則是暗

亦甚矣、光武禁言聖顯宗抑虛譽皆可爲帝王成

法、若有違令者、重貶斥焉、則善之又善也、

帝聞西域有佛、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

來、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

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

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

其道者、號爲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楚王英最先

好之、

西城距長安幾萬里，顯宗何以知彼之有佛歟？自
武帝開西南夷，通身毒國，其時已有善幻者至長
安，妖巫方士類得其術。變幻詛祝無所不爲，而巫
蠱之禍所由起也。然此時佛學之粗者，按漢史所
載云，其書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謂人死精神
之數語畧盡其大槩矣。若顯宗果自得師，明古帝
王之道，固不遣使求之，就使已至，必能鑒是非邪
正之辨，焚其書，歸其人，逆閉其塗，以防其爲天下
後世之禍也。至于今千有餘年，其徒浸多，治其術
益至，而文字浸廣，淺智俠聞之士，讀之，如以葉舟
泛滄海，誠不知其涯涘。君子欲一以窮之，固亦未
易爲也。然天下之理，統之有宗，會之有元，苟挈裘
以振領，又何患乎不能明也。佛者之言其道也，曰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今夫人之所以爲人，異於禽
獸者，爲有夫婦父子君臣也。敢問茲三者，性邪，非
性邪？若以爲非性，則佛固人耳，不能舍是三者而

行已也，以爲性邪，則何乃立教，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爲心也，且自修其道，以爲廣大慈悲，無與對者，故毒如蛇虎，微如蚊虻，皆所憐憫，捐身共飼之，割肉以啖之，無所顧惜，誠亦廣矣，大矣，慈且悲矣，而獨於夫婦父子君臣，則必斷棄除舍不得於致詰直，以是觀之，則判然如白日中天，物無隱形矣，豈非異端小道，誠淫邪遁不可不闢者乎，

廣陵王荊謂相工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三十可起兵未，相者告之，詔不得臣屬吏民，荊又使巫祭祀祖，事發，自殺，

陵王荊

英咏云

其哉孟子沒聖學不傳，帝王之英武者，知削平禍亂，其寬厚者，知愛養百姓，至於兵甲不用，戶口滋殖，庶而富之，則功用極矣，未有能明先王之教，以善天下者也，設有爲文具，不過廣築師弟子宮室，養士數千員而已，至於子孫支屬，則置諸富貴驕侈之地，尤不知教，或乃材智有聞，爲善得譽，反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忌疾至被勦除、惟碌碌徇馬聲色間、自同豢養、乃幸無事、若夫頑嚚亂賊者、則按法行辟、貶削誅絕之而已、豈不違天理哉、故光武使中郎將鍾興授諸王春秋、善也、興之學不傳於後世、不知其有益於諸王否歟、學經者必得正術、又優游涵泳、久而後成、非一日講之、頃斃知之、遽能有功、又不知諸王之受於興者、日月淹久如何也、不然、春秋爲誅亂賊子而作、而廣陵王荊楚王英皆以悖逆相繼誅死、何昧昧於春秋也、明帝又自好學、宗室貴戚、莫不從師受經、獨東平王蒼天資粹美、克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時立、其後四師學而成材者、寂無稱焉、而無君之實、又況於治乎、教化不明、豈非國家之急務、人主所當躬率者哉、

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其後汴渠東侵兗豫、百姓怨嗟、皆有萬樂浪王景能治水者、詔發卒數十萬遣景修汴渠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費以百億

沛渠成，河沛分流，復其舊迹。

按書隋煬帝開沛渠以幸揚州，文士考禹貢言，克通淮海，而八州貢賦，重於用民力。故每都梁州沿河下流，而八州貢賦，獨淮與河無相通之道，求之故州必記入河之水。沛水自禹以來有之，不起於隋世。連而不得，乃疑沛水決壞，則謂輸受既久，遂成名湮溝，或名官渡，或名沛渠，大率皆自河入淮，故淮可引江湖之舟，以達於冀也。今按後漢紀，王帝時已有沛渠，曰河沛決壞，則謂輸受之所也，至是發卒數十萬修渠隄，則平地起兩岸，而沛水行其中也。十里立一水門，更相洞注，則以節制上流，恐河溢爲患也。是正與今之沛渠制度無異，特未有導洛之事耳。史曰，渠隄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爲湮溝，下疑其爲官渡者，恐未得其要。宜渡直黃河也，故袁曹相距沛授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沛渠自西而東，鴻溝乃橫亘南北。故曰未得其要也。獨所謂自禹以來有沛者，此則不易之論也。

楚王英謀反，事覺自殺。

楚王英
得禍

事浮屠道莫如楚王英最先、而取禍亦最速、且大
獄追逮遍天下、徙死者已千數、而繫者尚數千人、
考驗無實、猶被禁錮者、亦五百餘人、是時天子震
怒、獄吏星恐、治所連及、一切陷入、無敢情恕者、雖
因寒朗懇切上言、馬后勸止於內、多所理出、然終
帝之世、錮者不釋、徙者不還、中外群議皆以為寃
塞之氣、感召災變、夫一楚王英得異教於沙門、必
不至如後世之盛也、其所好者特粗迹耳、既以自
殺、又延及無辜、因圖刻深、生死怨痛、本欲祈福、而
反得禍、又況深竆其說、以為微妙、了心見性、而不
、、、、、、、
能逃殄滅彝倫之罪者、其所陷溺、可勝計邪、

論明帝不遵
光武舊規

十五年一
耿秉說上擊匈奴、從之、
匈奴自建武二十一年之後、旱蝗饑疫、衰耗敗破、
國分為二、非復昔日之患矣、至明帝時、四垂無事、
匈奴不過一再寇邊、其害小也、明帝不遵光武舊
規、邀信耿秉巧說、為大發兵、數道並出、往往無獲
空還、致名將祭肜自殺、而竇固又使司馬班超使
西域、出奇降鄯善、下于闐、復通西域三十六國、由

前言之、則開邊生事由後言之、則矯制要功、皆春秋所禁、王法所不與矣、

孝章帝

上欲封諸舅、太后詔不許、

明德之詔善矣、而終曰吾以未踰三年之故、又吾家族、故得專之、若陰陽調和、邊境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復關政矣、詳此言、是已有許封諸兄弟之意、使無此言、他日有司再請、帝必欲行、大后亦不能固止之、況自開其漸乎、長孫

后議之、當矣、

皇太后馬氏崩、帝既爲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爲外家、故賈貴人不登極位、帝不知爲賈貴人所出、如是焉可自世俗論之、章帝貴人不登極位、賈族不被寵榮、無也、既知之矣、而尚乃太薄乎、及太后既崩、勢無所嫌、少伸恩禮、亦何不可、史氏顧稱馬后與帝母子慈愛、始終無間、又稱帝奉承明德、盡心孝道、未有以踈簡賈族爲議者、豈千有餘年皆無知禮之君子乎、不然、章帝免

於議議、亦必當於理矣、

初明德太后爲帝納宋貴人、生肇、宋氏有寵於明德竇皇后無子、養肇爲子、而譖陷宋氏、詔廢慶爲清河王、立肇爲太子、宋氏自殺

國家將興、必有淑德妃妻、無妒忌之行、古先一軌也、且已正位東宮、竇后歆已無出、等能撫養、但加意太子、長有隆殺之道、豈不安於養梁氏之子乎、而

乃譖害姪娣、動搖儲副、廢長立幼、以成其私、章帝不復辨明、一切從順、父子夫婦之道、莫不虧損、而東漢之衰自此始矣、宋貴人得意於明德竇后至帝即位之三年、始正倣閣心既畜恨、加以章帝不明、遂致此禍、然亦光武有以啓之、可不慎哉、

章和元年

詔以瑞物仍集、改元章和、是時四方屢貢嘉瑞、何敞謂宋由袁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惟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

草木之秀異、禽獸之珍奇、雲物之變動、無時無之、
繫時好與不好耳、以爲祥瑞、注意於多有、雖元狩
之麟、神爵之鳳、尚可力致、蓋嘗有好芝草者、一日
官吏入深山窮谷間、覆地皆芝也、蓋數千萬本、遂
擇其尤者、少取以復命、又況智巧之徒、能僞造乎、
花卉可以染植增其態、毛羽可以餵飼變其色、雖
石脉木理、猶且假幻、使成文字、惟上之人泊然無
欲于此也、苟欲之、則四面而至矣、是時以瑞物仍
集、改元章和、而何敞所言者、公卿隱而不宣、宋由

袁安位冠群后、乃爲諂媚之習、蔽蒙之行、以侈逸
上心、使忽忘警戒、不亦昧於責難正君之道乎
博士曹褒請定漢禮、稟堪以一世大典、非褒所能定、
不可許班固請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不聽、召褒授
以叔孫通漢儀、曰此制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褒
依准舊典、雜以五經讖記、撰次天子至庶人冠婚吉
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未數月、奏之、帝以衆論難
一、故俱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孔子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而不遽禮樂之制、何

也、禮因人情爲之節文、樂以象功、故難立一成不變之制也、殷因於夏、周因於殷、其或繼周者、皆不免於有損有益、夏質殷忠而周文其不可一也明矣、雖然聖人必因明以明其義、蓋其數可陳、祝史有司之所能預也、其義難知、非仁且智、則不能本其人而已、曹褒之志、蓋亦深見叔孫通之儀有未當者、故憤然欲正之、而章帝亦以是命之、若請博徵名儒、遲以年歲、猶庶幾乎不大違戾、有可得者、而身當重任、夫以獨見纔數月間遽成百五十篇、且又雜以讖記之文、蓋不待見其書而可逆知外駁不純乎古之正禮矣、一世大典、既鮮克留意者、幸而有之、其成就乃爾、豈不惜哉、

孝和帝

以鄧彪爲太傅、錄尚書事、竇憲以彪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其所施爲、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

論竇憲所下莽之術

永元元年

太后於竇憲加不教

竇憲大破北單于於稽落山，還拜大將軍，
竇憲刺殺諸侯，罪狀已白，太后宜遵用漢法，顯加
刑誅，則攝政道公，諸侯賓服，外氏謹飭，宗族安全，
驕猛欲搏者，必伏匿其形，姦宄欲擅者，必謙降其
勢，故不自奏請，則人主以為違權，推崇儒舊，則士
論以為樂善，使天子親信而不疑，然後其計得行，
是舍其小而得其大者，屈於頃斬，而伸於久遠，王
莽以此篡竊於前，竇憲以此專橫於後，雖得意一
時，祇足自族，果何利哉。

乃信憲言，俾伐夷狄，曾不思萬一不勝，是加憲之
辟，若其成功，責得已乎，憲初計特以免死耳，幸而
克捷，纔可贖死，今乃大行封爵，貴寵赫然，前日所
犯，不復比理，使憲無所忌憚，罪惡貫盈，太后不能
保兄弟之恩，和帝不能全甥舅之好，何敝所謂愛
而不教，猶饑而食之以毒，可謂來世之鑒矣。

竇氏父子兄弟並居顯要，圖為不軌，帝知其謀，時朝
臣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鄭衆不事豪黨，遂與
衆定議，求得故事，發兵捕其黨與，皆下獄死，憲自殺，

論和帝開宦官用權之漸

論竇憲當章帝朝和帝初爲太子之時聞梁氏私相慶已作飛書陷殺梁竦而破其家致貴人姊妹皆以憂死繼奪沁水公主園章帝僅能切責數語而已於是憲氣勢雄長奏免三公刺殺宗俟伏鉞出征誅兩僕射逐尚書瓜牙心腹各有其人刺史守令多出門下而皇太后爲之內主竇氏根援遂生逆謀人主誠有意除之未易舉手和帝年纔十四乃能選用秘臣密求故事勒兵收捕莫有遺者朝廷肅清宮闈寧晏遠繼孝昭之烈而前史未之

論和帝誅竇氏宦官用權之漸

發揚豈非闕典哉所可恨者三公不與大政天子無可與謀而鄭衆者鉤盾令也既佐人主掃除姦逆而有大功以受封爵於是開宦官用權之漸生十常侍亡漢之階使後世言治亂者每嘆息於斯焉

班固坐竇氏賓客死獄中

天下之士鮮有不爲權柄之臣所引因得自見者顧所主有賢否耳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固宰相之職宰相而不進人才人才而不由宰相進則必由

他道矣然君子小人各引其類此朋黨之論所由起也班固史筆自馬遷而後莫與抗者非文學之妙本何能爾然其見古人行事得失成敗之迹不爲不博人物志分九等聖賢愚不肖之分不爲不詳彼竇憲者其在人品之何等歟若外戚禍敗之衆則又疊疊皆前日事固乃爲憲賓客以致殺身可謂短於識而長於文輕於德而急於進自古文人才士鮮不以此敗者是故君子寧爲質而野不爲華而史也

追尊梁貴人爲皇太后、謚恭懷、追服喪制、梁氏之禍、諸竇致力於外、太后讜聞於內、其忠均也、帝既咪憲等、而奉事太后、不聞虧禮、借曰勉强、及太后崩、乃抑邶三公之奏、不遵光武之失、且曰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義兩得可謂賢矣、且和帝實梁出也、既尊其子、又殺其母、竇氏雖欲專名外家、和帝雖能不怨太后、然梁氏不可不復也、此與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則異矣、故追尊梁貴人爲皇太后、追服喪、封爵諸舅於禮無失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元興元年

帝崩、長子勝有痼疾、少子隆始生百餘日、太后立隆爲太子、太子即位、太后臨朝、

孝和幼冲即位、年十有四而能誅鋤竇憲、自是大柄在手、威權不失、後十六七年間、亦無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優禮賢者、克納嘉言、四夷希侵、中國綏靖、方之章帝、實乃過之、而作史者未能鋪張揚厲、曠闕多矣、帝既崩、長子有痼疾、少子生始百日、於是焉迎立清河王慶、豈不善哉、而太后有異心焉、斯可恨矣、

延平元年

論鄧太后心利幼弱

孝殤帝

元年、帝崩、太后定策禁中、立清河王子祐、太后猶臨朝、

立天下之主、當與三公大臣共議、選建賢明、豈一家之私哉、而乃定策禁中、公卿不與、假如立非其人、則亦無由改悔、是自求禍也、清河王慶、章帝長子、當正位儲宮、廢不以罪、年齒益長、過失不聞於人、則亦無由改悔、是自求禍也、清河王慶、章帝長子、當正位儲宮、廢不以罪、年齒益長、過失不聞於是迎立以主漢祚豈不善哉、而鄧太后終利幼弱、欲久臨朝、至安帝年二十有八、猶不歸政、故自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初而後、日食地震、雨水風雹之變、歲不絕書、毋氏常隆、闌井得志、接乎桓靈、而漢遂滅矣。

孝安帝

夏大旱、太后幸洛陽錄獄、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具得枉狀、收洛陽令抵罪。行禾還宮、雨大降、

天之於人、若遠而近、若近而遠、一夫陷冤、未必致旱、既得明白、雨遂大降、天人一理、理無小大多寡遠邇之間、此可驗矣、使太后因此動心、遇災而懼、推類以求之、知雨水頻仍、風雹屢作、地震連年之

爲[illegible]

忠賢修明政事而災異之來猶不已也、然後可以

三公以[illegible]用不足、參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侯虎

賁羽林郎五官大夫官府吏緣營騎士各有差、

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若夫制度財用、量入以

爲出、家宰之事也、是時天災流行、無歲不有、三公

備位曠職、初無調燮之方、消弭之道、至於國用不

足、乃行鬻爵、亦昧於量入爲出之計、一何庸謬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楊震四知之對、自古以爲名言、君子正之曰、人與
我可爲二、天地則一而已、世未有明其說者、愚謂
天地非惟不可以二言、蓋亦不可以知論、君子之
教舉一隅、使學者推而反之爾、知者有血氣心思
之性也、震好學通達、清白自將、雖辭故人莫夜之
金、有不欺暗室之節、然爲此語、則燭理幾於未明
矣、鄧隲推賢進能、自其美操、要之女主擅朝、彼貴
戚也、被其薦者、宜有去就之分、豈可苟哉、震教授
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一旦慨然爲隲而起、豈

淺、至此極也、雖鄧后節儉、歲終饗衛士、不設戲樂、
減膳疫候子之半、元會撤樂、不除充庭車、實何救
於大計之關乎、且郡國地震雨水、豈爲候子充庭
車而致哉、陰盛陽微、水旱饑饉、國用遂乏、而太后
與三公救災之術如此、是以天下爲兒戲也、
鄧騭辟楊震、震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
命、騭聞而辟之、年五十餘矣、累遷至東萊太守、
故吏夜[illegible]、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

馬稜知虞

獨、獨理未明、又疑其處義之未精矣

滇零寇褒中、鄧騭欲弃涼州、并力北邊、虞詡不可。騭惡之、會朝歌賊攻殺長吏、乃以詡為朝歌長、詡到官、謁河內太守馬稜、曰、犬羊相聚不足憂也、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拘閡而已。乃設三科以募壯士、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外伏兵以待之。賊由是駭散。

虞詡三科所募、以常理論之、皆王法所當治者、取一時之用、平難平之賊、譬猶以蠻夷攻蠻夷也。又使此三科之人、因立功得以自新。一舉而數利焉。若非馬稜知詡之賢、寬其轡策、使無拘閡、詡亦無以自見矣。故世未嘗無才、而用之為難。鄧騭能薦李郃楊震矣、乃以異同之議、失之於詡、憎而知其善果不易邪

皇太后母新野君薨、鄧騭等乞身行服、

鄧太后初欲不許、騭等行服、以問曹大家、大家曰、如不許、後有毫毛加於今日、則推讓之名不再得矣。太后許之。婦人之識乃能及此、賢矣哉。然愚嘗

觀大家所作女誡其言承事撫接之道罔不詳備。
獨於桃夭小星所載后妃夫人之盛德曾無一語
及之夫一南正家之本本則不立雖有任姒之才
之美不足觀也已而世徒稱女誡之長未深考其
故是以因而著之。

豫章芝草牛太守劉祇欲上之郡人唐檀曰今外戚
豪盛君道微弱斯豈嘉瑞乎乃止。

鄧后臨朝至是十五年無歲不有災異大變初以
親決內蒙澍雨之應次嘗爲臧逐疫倀子罷元會

充庭車之小善而欲平陰陽垂戾充塞天地之氣、
亦類夫所持者狹而所求者奢宜其無感也自是
而後在廷不聞忠讜之言簾帷不思消弭之道安
帝懦弱制由强臣天未厭漢仍示告戒而上下狃
於見聞遂以災異爲常事無復憂駭之意方乃貢
祥瑞希寵榮嗟乎中人以下爲權利所移習俗所
化雖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猶且不懼亦昧夫
參三才成位乎中之理甚矣。

楊震飲酖而卒。

安帝三公、無出楊震之右者、然大臣之義、以道事君、合則留、違則去、震先爲司徒、奏論乳母王聖賤微嬖倖、損辱清朝、聖女伯榮其夫封侯、不合經義、書奏不省一宜去矣、遲留三歲、遷爲太尉、再言王聖起第、爲國大費、周廣謝惲依倚分威、天下諠譁、勢且叛怨、上又不納二宜去矣至于明年、震復上疏、彈劾近倖、驕溢逾法、反被譖愬、遂致殺身、若震之爲人、忠則可尚、其未得爲仁乎、仁者度君而後事、不事而後度也、燭理必明、而處義必精也、安帝

已可知矣、震以三公之尊、兩奏一乳養老婦人而不能動、有大於此者、獨將柰何哉、故當初奏不省之時、即可引領而去、過是殊少味也、

廢太子保爲濟陰王、

太子廢當其罪、後世之欲崇私愛者、猶將勞緣以行之曰、是祖宗有故事矣、何況廢非其罪、則後世之欲奪正嫡者、苟得纖芥於東宮、則斷以不宜、曰祖宗時、太子無罪、尚且見黜、況有罪乎、東漢建孝安殤五君、而廢太子者三帝、是三太子初不以過

失開也、嗚呼、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光武曾不深念於斯哉、

安帝之職

帝崩、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迎立北鄉侯懿、懿即位數月薨、中常侍孫程等十九人迎立濟陰王、安帝柔闇不君、始則閻后姊忌、殺太子之母而不能保、繼而乳母恣橫、譖太子廢之而不能辨、方逾壯歲、遊豫南出、亦豈慮大數將終、而爲身後之念乎、一旦不諱、樹立嬰孩、遂使中官得以順人心、伏正義、扶立所廢、而權歸閹尹、國無人焉、爲人子孫

論世尊宋龍自懼於孫程云

嗣守神器、失職如此、豈非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姆人之手、不知憂懼而至是邪、

孝順帝

司隸校尉虞詡、幼奏中常侍張防弄權、屢寢不報、詡自繫獄、中常侍孫程張賢爲上言詡語甚切激、帝感悟、徵拜議郎、

惡侵其類、而喜黨其與、人情皆然、觀其好惡之邪正、則賢不肖見矣、虞詡不肖見矣、

按論中常侍、而中常侍左右之、恒焉朱寵之視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程張賢豈不愧邪，使詡所奏按，有害於焉，寵有利於程賢，則報之者各以德怨，皆不足貴也，而詡無私焉，於是知焉寵爲深，可貶而程賢爲未易得，夫三公國之棟梁，不足仰如此，而扶立適士，維持正士，乃出於掃除之役，刀鋸之餘，則國可知矣

徵樊英至京師，帝待以師傅之禮，英無奇謀深策，數月稱疾告歸

樊英隱士之賢者也，張楷之前，李固之評，司馬氏之論，皆未知英者也，學行既立，名自昭著，非英求之也，隱居求志，不應辟舉，知時不可也，安帝昏懦，豈足招致賢才，順帝是時，年纔十三，公輔懷祿，眺位中臣，新立大功，英迫於詔徵，勉强而至，雖有奇謀深策，莫適告語矣，是故稱疾不起，入殿不屈，蘧蒙官稱未嘗就位，延問得失，隨宜應對，俛仰數月，賜告而去，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出處之間，意旨悠邈，自兩漢以來，隱逸之士，進退可度，未有若英者也，而張楷貴以輔君濟民之事，夫輔君濟民，公卿之任，正使英直言正諫，亦安能必時之用，已而行

其志邪、又曰、以不貲之身、怒萬乘之主、且順帝猶未成人、史所謂下詔切責郡縣者、果出少主之意乎、使帝誠知其賢、英盡志無隱、又安能必帝之見悅而不怒邪、且人臣而畏人主之怒、又安能直道而行、李固謂英言行無闕、而謗毀布流、夫君子盡其在我者而已、言行既已無闕、則謗毀布流、非所病也、亦聞有特立獨行、舉世非之而不加沮者乎、若樊英者、德成志正、動而不括、退可增勵名檢、爲苟進者之戒、進可以師表百辟、爲不退者之規、雖

言論風旨、無所傅聞、以其出處之致、昧其爲人、可識矣、而司馬氏特以清修古士目之、故曰三人皆未知英者也、

桂陽太守文礱獻大珠、還之、

唐羌論貢荔枝之害、物太官勿受、善矣、曷若勑嶺南勿貢以止其來之爲愈乎、順帝還文礱大珠之獻、善矣、智若亟加貶斥、以屬其餘之爲警乎、止之不嚴、屬之不警、彼彼人終無畏心、他日又必有側媚貢獻、以嘗試朝廷者、蕞隙一開、源源而至矣、

左雄上言、孔子四十不惑、禮稱四十強仕、請自今孝廉年未四十、不得察舉、若有茂材異行、如顏回乃不拘上從之、久之、廣陵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淑曰、詔書云有如顏回者、不拘年齒、故本郡以臣充選、雄曰、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應、乃罷却之、仍坐薦者、

雄蹇蹇有王臣之節、哀世名卿也、其論守相長吏久留及親民官辟舉之制、非但一時可行其言、取士之制、貴得實才、固亦善也、獨於聖賢之語有未

盡、孔子曰、四十而不惑者、蓋自言其進德之序、禮言四十強而仕者、蓋示學者德成可用之時、非謂取人以是爲準也、徐淑以顏子自方、固易其言、而雄以聞一知十詰之、益失其義、子貢在聖門、有通達之稱、聖人意其聆而足也、故設顏子爲問、使賜參度彼已、必將望洋向若、不以自多、凡以進之也、賜所謂聞一知十、豈有事可指哉、亦以況顏氏明哲、舉首見尾、而已所不及爾、雄以難對之問、折抑孝廉、又坐舉者、曾是以爲可乎、

帝之立也、乳母宋娥與其謀、至是封爲山陽君、
太任、聖母也、文王爲諸侯、亦以善繼王季爲孝爾、
太姒、聖母也、武王爲天子、亦以不承文考爲烈爾、
聖人事父母之心則一、而統業所自、則繫于祖宗、
此有天下國家之職也、漢世人主、往往致隆於母
慈、鮮知大宗之義者、以天下而聽斷於母、已爲不
可、又有聽斷於祖母者焉、聽於祖母、已爲甚不可、
又有聽斷於乳母者焉、嗣守宗廟社稷、不法祖宗、
而乳母是從、念撫育溫居燥之恩、而忘創業垂統之
重、以知類言之、則爲不義、以知本言之、則爲不仁、
又況覆轍在前、身逢其難、而憒憒焉惟私愛之狗、
迷而不復、愚不知其爲人矣、
太史令張衡曰、舉孝廉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
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按爲限、雖有至
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令使一人外有可觀、內
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志矣。
人雖靈於萬物、以五氣交運、參差而不齊也、故鍾
其秀粹而無剛柔緩急之偏者、雖千一不可知也、

是故、同類而殊能、不但庶物、雖人實然聖人知其
然、故垂知工、則不責以夔之樂穆知播、則不任以
契之教、因所長而用之、終其官而不徙、故事治功
成、而罪戾不著、此堯舜所以代天工之道也、後世
則不然、以天下衆務、而求備於一人、始以空言取
之、一旦命以獄訟、已下而畀以財賦、已而責以禮樂、
已而分以民社、職無常守、業無見効、苟能應文免
咎、苟歲月而去、則目爲能吏、但取外之可觀、而不
恤其內之有闕也、積累久次、遂至於與國大論、進

退群才、亦繇此途出、然則欲開物成務、咸有條理、
臻治道之極也、不亦遠乎、經斯世而馭人群、其必
師法上古、以御今之宜、庶乎用人不違其才、百官
無曠、而治可言矣、

初聽中官養子襲爵、

周官有奄人以精氣閉藏者爲之、後乃用刑人、趙
高猶非出於蠶室也、生而隱宮古之奄也、必天刑
之則亦鮮矣、後世乃特開此一門、絕人之世、不爲
防制、昏朝濁代、至有數千員、既逆天理、又以賤其

國家不知何所急而爲之也不幸已有之猶當裁損其員數甲約其品祿而禁其未然者何奈許之襲爵養子與全人比乎茅土之封所以待功勳建賢德而加諸刀鋸之賤似續之任所以斷先祖傳後來而責諸不父之家且殘無罪之人息生生之道耗蠹財用崇長禍階一舉而六失併焉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深思而痛革之乎

以梁商爲大將軍辭疾一年帝使太常奉策就第即拜乃受命

辭受之節人臣所當謹也已如可爲則不必固辭如不能爲則不可終受九官相讓者一則推賢揚善所以達人材二則崇禮致恭所以形風化非苟然也梁商稱疾一年退避確矣盡亦舉爾所知然後堅卧不起則誠意白矣及帝使太常奉策就第即拜乃詣闕受命退不能爲褒成之不受相位進不得比伊尹之幡然而解義無所據矣

王龔以中常侍張昉弄權將奏誅之其親有以楊震事諫者乃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史質見 三

大臣治大事當是時、事之大者、莫大於中常侍天
權矣、王龔欲奏誅之、職也、楊震之事、非久遠難明、
亦何待宗親舉以勸諫、然後知哉、龔自爲義不力、
心有畏怯、故易沮爾、度不能爲、則前在司空五年、
何不辭位而去及再征爲太尉、日月益久、彼中常侍
弄權、其所由來亦漸矣、亦不能止患於微、又懼禍
而不諫堅貞之名無亦虛得乎
時宦官競竇恩勢、惟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獨無所
薦帝問其故、對曰、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

終今得臣舉匪榮伊辱、是以不敢帝由是賢之、
良賀賢矣哉、薦進人材美事也、方之排陷忠良豈
不霄壤相懸、然且不敢、則侵權怙勢、導上爲非之
事、必不居其一矣、使趙高恭顯張讓節甫輩、皆能
如是、則生免刑誅、死免咀嚼、亦且垂名不朽矣、使
人君承事趨走、門戶掃除、皆得如良賀之流、則朝
廷清明、宮闈肅給、而禍亂之萌息矣、嗚呼、良賀其
賢矣哉、

大將軍梁商以小黃門曹節等用事、遣子與之交友、

宦官忌其寵、中常侍張逵邊政楊定乃譖商及曹騰
孟賁圖廢立、帝曰、必無是。但汝曹姬之耳。逵等懼、矯
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怒釋騰賁、下逵等獄、伏誅、事
所連染、延及大臣者衆、商乃上疏曰、春秋之義、罪止
首惡、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帝納之、罪止坐者、
人主所甚惡於臣下者、莫大於謀廢立也、梁商雖
以后父當權、猶結交中常侍、然後得安。然則是時
中常侍之權蓋擬人主、又重於大將軍矣。使商無
此曹之援、特未可知也。惟有曹節曹騰孟賁之援

是以譖愬不行也。或曰譖商者、張逵邊政楊定、亦
中常侍耳、何爲一勝一負、曰中常侍固自有朋黨。
騰節貴者用事之中常侍也。逵政定者、不得於君
之中常侍也。所以騰賁之縛即得釋、而逵等之獄
不能免歟。梁商除大將軍、一年不拜、初若貴愛其
身以有爲者、而自爲謀止於如此、鄙哉。且其引春
秋罪止首惡之義、當矣。無亦稱舉堅貂伊戾以爲
戒乎。

冀州刺史藝章以摧折權豪、怍旨坐免。時天下日敝、

論者曰夜禰章朝廷不能用也、順帝享國漢業衰矣然是時可任公卿者有李固杜喬周舉可任將帥者有虞詡馬續皇甫規可任刺史者有祝良張喬張綱蘇章若用之盡其才又使各舉所知而任使焉則中外不爲無人雖衰可興矣而帝惟后黨與權惟宦官用事君子屈抑不復得志欲天下不亂得乎

沖帝　質帝

帝幼聰慧嘗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惡之因置

質帝本初元年

毒於煑餅以進帝苦煩甚召太尉李固曰食飲腹中悶得水尚可活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遂

未絕帝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惡之固與冀爭

議立嗣冀召公卿大議皆以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天

下歸心中常侍曹騰惡蒜嚴明若果立

則將軍受禍不久不如立蠡吾侯志富貴可長保也

冀然之明日重會公卿議皆曰惟大將軍令固堅守

前議黃門聲曰罷會固復以書勸冀冀怒說太后先

策免固迎志立之

人臣之罪無加於弒君、李固身位上公親聞賢帝
食餅腹悶得水可活之言、而見梁冀靳不與水之
事當即時請太后出御前殿召三公中二千石列
侯司隸期門羽林士大會庭中推舉尚食窮問崩
故可以立得罪人致于廷尉凡與謀者殺無赦焉
白建明德策立清河不崇朝而漢祚復隆天下定
矣雖梁冀久握兵權然事出倉卒既躬爲大逆名
在弒君其下未必人人服從出一紙詔書諭以逆
順衆決不動計不出此方且伏尸號哭一再致書

比三日間冀策書已立則雖有仲尼之智周公之
才亦無及矣吁可嘆哉。

桓帝

梁冀惡李固名德恐終爲己害、收固下獄死、

古之君子、有不願受知公卿者、既名知已、則義難
中絕、於是進退死生、有不合乎理者矣、李固之失、
殆與楊震比歟、又況梁商之賢、不及鄧騭、而固終
身爲其從事、至于梁冀頑鄙凶暴、繼父執柄、固尚
居鼎鉉、遲回不去、豈非恃門生故吏可久于位邪、

雖有昌言至計、嶔嶇獻納、竟無所就、以陷危禍、忠則忠矣、仁則吾不知也、固嘗笑樊英・夷惠之間、聖賢居身所貴也、必待堯舜之君、是無時可行其志矣、嗚呼、是固之所以自處者、由今觀之、英未有所失而固亦何所得哉、

封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

霍顯恣行在博陸既薨之後孫壽濫惡當梁冀方盛之時、冀凶愚多險、不辨臧否、李固杜喬皇甫規朱穆陳蕃張綱蘇章尚舉諸人、皆一時公忠正直、爲漢寶臣、則摧陷誅鋤、不遺餘力、至其妻璩、

著方且寵而憚之、不敢誰何、孫氏宗親靡不貴顯、其意以爲彼諸人者雖曰賢才而於己有害、吾妻雖商盬奴、不能爲吾毒也、於己有害、則雖賢昆才必摧陷誅鋤之、不能爲吾毒則雖一奴而出入臥內、威權外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吾不問也、嗚呼、亦愚暗之極矣、不知與李固杜喬陳蕃尚爆之同爲公卿夾輔漢室之爲榮乎、抑爲單超左琯徐璜具瑗唐衡之所圖覆宗絕嗣之爲美乎、朱穆

懇懇極陳其報曰、然則僕無一可邪、其遂謬自賢乃爾、終以不悟、後之爲后族得權柄者、猶不知戒也、則亦末如之何矣、

崔寔曰、凡爲天下者、嚴之則治、寬之則亂、夫刑罰治亂之藥石、德教興平之梁肉、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今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非所以爲治也、

司馬氏曰、漢法嚴矣、而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恩之佐惟知姑息、是以權倖之

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後宄得志、綱紀不立、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崔寔之論出於子產、子產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此蓋王迹既息、聖人之道不明、在上者無修己以敬之仁、民不化服、而惡寬之難也、故寧以刑辟行政、趣目前之效耳、季康子問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夫無道殺可殺也、聖人猶不以殺爲善也、子產崔寔之論、雖以矯枉於一時、不知人主尚嚴、有司承望、刑辟深切、必至於民無所措手足、故帝王之治、不聞其尚嚴也、傳所謂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者、非孔子之言也、豈有仁人爲政、先致慢殘之弊、又從而濟之乎、五經語孟之訓、未嘗有猛卓陶種舜曰御衆以寬仲虺稱湯曰克寬克仁乾之居德曰寬則得衆故居上不寬者比之臨喪不哀爲禮不敬以無其本也是則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司馬氏所謂恩施日前姦宄得志綱紀不立者、又豈仁之道哉、

又曰寬之理哉、所謂思施日前姦宄得志綱紀不立者、又豈仁之道哉、

安定屬國都尉張奐初到官、義豪遣與良馬金鍰、與誓不受前此八部尉率好貨、爲義患及與正身潔已、

論公廉感人之速

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服人心之道固非一惟公與廉其感之速也令長
而廉、一邑服矣牧守而廉、一郡服矣部刺史而廉、
一道服矣公卿大夫而廉、具僚群服服矣天子而
廉中國外夷服矣貪利反是、歷觀自古逆忠皆起
於貪或貪其土地或貪其貨寶或貪其畜產或貪
其帳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要功生事先以擾之
比其叛怨則又代之至於伏尸殫貨所失不可勝
紀、而以濟一已之私欲者皆是也故惟廉將可以

安帝二年
論宗柄制
沐沐沐盡書

安邊境服夷狄、斯與公之事可謂矣
詔賞誅梁冀功、封單超等五人爲侯、
自孝和除竇憲孫程翊濟陰、桓帝治梁冀相望未
七十年夫一廢四立一人主三大事者皆出於中
官三公雖尊無所與謀尙書雖要莫得措手天子
既倚之去其害已者又有援立之恩雖不舉國以
聽焉其勢亦不得已矣西京傾覆禍起外家光武
中興抑制外戚曾未數世和熹專朝皆以不接公
卿而任用黃門遂基末流之禍雖曰有治人無治

法帝王子孫不能皆賢禍亂多門必有所啓然亦祖宗創業垂統柄制本末有未盡善者矣若畧法三代委任宰相使政出朝廷猶庶幾乎

陳蕃薦處士徐穉姜肱袁閎常著李雲帝徵之皆不就帝下彭城使畫工圖肱形狀肱卧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患眩疾不欲風工竟不得見之

隱居不仕人各有志亦士之常也姜肱至不欲人主識其面不過甚乎曰伯夷非其君不事孟子稱其聖之清也若紂者飛廉惡來之君耳無所用事也五處士皆不就徵姜肱獨蒙圖形必其名稱尤著於時也若桓帝者黃門常侍之君耳無所用見之歟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亦此志矣嗚呼人君如天如日有目者孰不願仰而望之至使高人勝士永矢弗見何以得其故矣

白馬令李雲以言事繫獄弘農令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請與同死帝怒詔并治之陳蕃楊秉上疏請雲

論黃瓊不及龐參王龔

悅免歸、其衆竟死於獄、太尉黃瓊上書諫、不省、
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桓帝何以不亡、曰漢室至是
則既亡矣、政歸中常侍、誅戮忠直、大興黨錮、以失
天下賢才之心、其親黨布滿州郡、辜榷貪殘、甚於
寇賊、以失百姓之心、善人天地之紀、民邦本也、兩
失其心、漢豈能與中常侍共有天下邪、則漢已亡
矣、人君所尸者特虛位耳、黃瓊當五侯立功封爵
之後、自大司農拜上公、雖能奏免州郡貪汙十餘人、
然非當世之本務也、至於中常侍專權恣橫濁亂

年

朝廷、則未嘗昌言及之、其後二人下獄被誅、瓊方
伸白其枉、不亦晚乎、其奏不納、後亦不復有言、逡
回三年、然後免去、又拜司空、以終其身、夫處濁世、
居高位、而匡救之功、如彼其卑、不知得名當代者、
以何道也、顧差賢於胡廣趙戒耶、方之龐參王龔
始不及也、徐穉少而從學、貴而不見、甯以也夫
左悺兄勝爲河東守、皮氏長京兆趙岐恥之、即日棄
官西歸、唐衡兄玹爲京兆尹、與岐有隙、收岐家屬盡
殺之、岐逃難遠方、賣餅北海市中、孫嵩見而異之、載

與俱歸藏於復壁諸唐死乃散出

古之君子不用於時困阨患難乃有立德立言以自見于後者趙岐避事閭人之兒棄官而去羞惡之心立矣雖潔身於海東而覆宗於京兆至賣餅市肆匿身復壁僅乃得免詩云我瞻四方蹐蹐靡所騁吁可畏哉而岐志不挫折玩心孟子劬瘁賠首未嘗釋卷卒成箋訓垂世千有餘年嗚呼其亦賢矣哉

長沙賊起入桂陽蒼梧南海武陵蠻寇江陵拜馮緄

中騎將軍討之至長沙賊悉降

天下之難平者莫大於夷狄侵陵中國背叛然得人以任之則亦非難能也交趾賊起張喬至則平太山賊起李固至則平廣陵賊起張綱至則平九江賊起滕撫至則平先零諸羌叛皇甫規至則平長沙賊入桂陽馮緄至則平是少者猶數百千人多者一二十萬計然得一賢才如決積水如掃敗葉如呼餓隸而已耳是非難者然則何難莫難於正心以正朝廷故曰寇賊在外四肢之病內政不

理心腹之患中常侍不去朝廷混濁雖規固綱紀日降千賊月弭萬寇亦歸於亡而已矣

司空周景太尉楊秉幼奏刺史五十餘人天下肅然百姓之所患者莫甚於守長貪殘殃害切已然得人以任之則亦非所患也杜喬周舉嘗分行劾奏矣太尉黃瓊嘗舉殘州郡矣清詔使范滂嘗登車攬轡矣中郎將皇甫規嘗持節邊郡矣護駕從事胡騰嘗自同都官矣三公景秉嘗實覈條疏矣或斥逐或罷免或死徙或望風解印綬去但委用稱職如芟惡草如逐鳥雀如驅虎豹祂蛔而已耳是無足患者然則何患莫先於正朝廷以正百官故曰治水不清者澄其源視景不端者正其表中常侍任政臺省殺亂雖喬滂景秉朝劾十郡守幕劾百縣令亦歸於亡而已矣

論河清為災異

九年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

水性潤下而質不同或清或濁或輕或重或弱或悍或黑或白或寒或温或甘或淡是其質也若大河之質則黃濁數千里而不可澄汰者也凡物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常爲妖濁而忽清、猶地而出堆阜山而沸泉湧、非所當有、變異之象也、故裴楷言自古未有河清者、後世乃以爲大慶、君臣動色、載於年號、著於邑名、形於歌詠、紀於史牒、不亦異乎、至若大海朝宗、衆流自非並岸、風水激薄、沙泥渾汙之處、則萬里停瀅、未嘗濁也、而佞人諂媚、又有以海清爲賀者、不亦異之甚乎、

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

文景用黃老、非黃老能清靜也、文景有愛民之德、故効臻于清靜耳、明帝有寧民之政、故効臻于治平耳、逮其末流、先業不嗣、而從事祀享、要求福利於異端之術、亦何愚哉、此亦祖宗師表不正之所致也、或曰兩漢皆好尚儒術、東京睹節、教養尤甚、然黨錮之禍、與于太學、則學事孔子者、亦豈無弊乎、曰、子可謂蒙蔽之民矣、黨錮之禍、豈諸生所願欲哉、桓靈稍有世祖顯宗之見、取此二百餘人隨才任使之、其治効當不愧於建武永平之盛矣、惟讐疾賢才而斲喪

常爲妖濁而忽清、猶地而出堆阜、山而沸泉湧、非所當有、變異之象也、故裴楷言自古木有河清者、後世乃以爲大慶、君臣動色、載於年號、著於邑名、形於歌詠、紀於史牒、不亦異乎、至若大海朝宗、衆流自非並岸、風水激薄、沙泥渾汙之處、則萬里停瀅、未嘗濁也、而佞人諂媚、又有以海清爲賀者、不亦異之甚乎、

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

文景用黃老、非黃老能清靜也、文景有愛民之德、故効臻于清靜耳、明帝致浮屠、非浮屠能治平也、明帝有寧民之政、故効臻于治平耳、逮其末流、先業不嗣、而從事祀享、要求福利於異端之術、亦何愚哉、此亦祖宗師表不正之所致也、或曰兩漢皆好尚儒術、東京晚節、教養尤甚、黨錮之禍、興于太學、則寧事孔子者、亦豈無弊乎、曰、予可謂蒙叟之民矣、黨錮之禍、豈諸生所願欲哉、桓靈稍有世祖顯宗之見、取此二百餘人、隨才任使之、其治効當不愧於建武永平之盛矣、惟讐疾賢才而斲喪

之也故宜宦竄於內百姓怨於外英雄四起而忠良計畫之士各爲知己者用二方鼎峙漢室遂虛是豈諸生宗師孔子之獎邪

杜容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劉勝閉門掃轍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容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容知昱以激己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知善不薦聞惡不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容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容糾之使明府令問休暢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

劉勝杜容所處孰賢曰勝賢如容之出處激發固非常士所及然勝之行深潛靜退可爲里居之式也且郡守待以上賓亦禮貌耳豈望吾薦善糾惡之事哉故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聖人誡焉

子文爲令尹以其所行告諸來者孔子猶不以仁許之則如容之論非惟犯出位之譏亦取禍辱之道也遇王昱賢者故能容之耳或者慕其抗直而恥同寒蟬必將踊躍而効法焉愚故正以聖人之教以爲失已失人之戒也

永康元年
帝愛楊喬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而
死。

桓帝在位久矣，其無道著矣，楊喬應徵而出，已垂
隱顯之道，數言政事，又失語默之宜，及帝欲以女
妻之，以死自免，難以言智矣，夫聯姻帝女，則號爲
貴戚，而不爲時用，故賢哲多難之，然帝女若下嫁
則將安適，故仁明之君，欲壻名士，亦有從之者，則
未有憎嫌疾惡，如楊喬之於桓帝也，爲君至此，猶
不思其故邪

帝崩
詳考桓帝在位，逾二十年，自始至終，不聞一言之
嘉，一行之善，而其庳政惡德，盈溢簡編，當年怨嗟，
後世恨疾，桓靈之號，與桀紂齊，不知將棄漢而使
之君邪，抑人謀不臧以至是也，或曰，桓帝能誅梁
冀，亦豈無取，曰，桓帝所厚者中官，所悅者女寵，惟
此兩途耳，冀初無取怒於帝者，特緣考死太史令
陳授而忤小黃門徐璜，帝始懷不平，又欲殺中郎
鄧香友宦，而侵貴人鄧猛，帝於是大怒，夫豈爲宗

社計哉。爰延中主之對。謂帝可與爲善者。亦誘掖之言耳。陳蕃雖賢爲尚書。忠言屢進。十不納一。中常侍黃門放縱自如。安得言陳蕃任事則治也。

竇武議立嗣。召侍御史劉儁。問以宗室之賢者。儁稱解瀆亭侯宏。武白太后。定策禁中。立之。時宏年十二。竇武以后父之尊。當立主之際。所宜博集公卿。精加選訪。如周霍之立文宣。戒憲冀之利幼弱。是時陳蕃周景皆位台輔。胡廣耆艾。熟知物情。而漢室侯王。尚多有之。武乃獨問劉儁。既非衆志。且宏年

十二。安知其賢。於是定策禁中。必欲忌出於己。其異於憲冀者。間不能寸耳。憲冀膏粱庸子也。何足筭者。武少以學行稱。而處國大事如此。烏在其爲有學邪。富貴曾未盈眦。身族遽已淪胥。不謂之自貽伊戚。謂之何哉。

宋建安胡寅著　明太倉張溥閱

漢紀

靈帝

盧植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融性豪侈、坐絳帳中、前列歌舞、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嘿之、世多言弟子鮮克賢於師者、盧植非其人乎。融教授盛行、絳帳名重、然嘗爲梁冀之客、其智不足稱也。且訓明道藝諸生受業之時、豈當陳列女倡歌

建寧元年　治盧植賢於共師

HTTP://WWW.NCL.EDU.TW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舞於前、植侍講積年、目不忤視、非仁者不能也、師不智而弟子仁。於融植見之。融竟無成而植忠義大節、炳如舟青劉備猶師之、其賢可知矣、

太后臨朝、中常侍曹節王甫等用事、陳蕃竇武欲誅之、白太后曰、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令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專爲貪暴。天下匈匈。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治有罪者可也、舊武固請、太后猶豫未決、乃以朱寫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南尹、收鄭颯送北寺獄、颯辭連節甫、武奏收二人、使劉瑜納奏、已歸府寺、典中書者先以告五。宦官史朱瑀瑀盜發奏、大罵、因呼曰、蕃武欲廢帝、乃與所親共白帝、請御前殿、詔捕武等、武不受詔、召會軍士、下令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蕃闖亂、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拔刃突入承明門、大呼云、黃門反、逆甫遇而殺之、武兵敗亦自殺、

陳蕃位上公、竇武本兵柄、同心協力、其治閹尹而不能勝、何也、竇武貪援立之功。一家四侯。其失一也、雖徵賢士列於朝廷、而司隸校尉河南尹未有罪惡顯著者、可廢可除。自餘慰

安之孰不畏服而欲悉去之三失也太后猶豫未忍此事幾也宜及時建白請御殿閉宮省門衛迅速掩捕而武曾不決四失也既收鄭颯不即行刑尚送北寺獄五失也曹節王甫是爲元惡必待鄭颯詞連然後奏收六失也外廷新立內豎膠固既與爲敵乃使人納奏已出府宿七失也兵柄在手素不爲備事已敗露乃始召兵八失也至於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拔刃入尚書門欲何爲耶以此觀之陳蕃公忠而短於才術竇武無足稱矣

以劉囂爲司空囂素附中常侍

中常侍與外官參比品秩不卑矣又日侍人主不爲不貴矣至於任政握權休戚天下不爲不重矣雖然其人則刀鋸之餘掌門戶洒掃內外傳達則人主之厮役也外官品秩有至卑者矣雖然非方聞韋布之賢則卿士大夫之冑詩書是習孔子是法人主所與共治庶務者也又況貴爲三公天子之師傅乎而交結閹竪或稱義子或稱門生卑躬降志以希薦拔是厮役之下者也則又有從而諂

附之者、不復顧耻、惟得是務、是厮役之又下者也、
有天下國家者、設官分職、以俟賢俊、而使厮役之
流、階級而上、濁亂公器、一至於此、欲不敗亡得乎、
初中常侍張讓葬父、無弔之者、獨陳寔往焉、及誅黨
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
凡與貴近交通者、皆有所欲也、陳仲弓終於太丘
長、則非有欲矣、凡與黨人同籍者、皆爲善而近名
也、陳太丘不與標榜之列、則非近名矣、爲善不近
名與貴近交而無欲、由前論之、所以不蹈刑禍、由
後言之、所以凶竪懷感而信其言者乎、史稱太丘
道廣、或者以爲譏之、正指弔讓之事、是不知寔也、
張儉李膺之徒、惟其隘也、所以不免、易不云乎、見
惡人以避咎也、太丘以之、雖然、有太丘之志則可
無太丘之志安知其不入於劉鄧乎、故君子慎之、
遼西太守趙苞遣使迎母、道值鮮卑入塞寇鈔、爲所
劫質、載以攻郡、苞率騎與賊對陳、賊出母以示苞、苞
曰、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毀節、母遥謂曰、
人各有命、汝其勉之、苞即進戰、賊破、其母死焉、苞曰、

光和元年
蔡邕所陳
無大過人

食祿避難非忠也殺母全義非孝也何面目見天下哉因歐血而死

詳苞處此蓋不得已然而與母皆仁矣設若刼父則亦如是乎曰不可也寧棄官以全父歸司寇而請刑可也設若無子則亦遂死乎曰不可也居終身之喪以繼體爲重可也或曰何不以事父之道而事母乎曰可與權者知之矣

蔡邕下獄滅死髡鉗徙朔方

當是時禍亂危亡不可救止之勢若濁河橫潰以于瀕豈隄防所能遏哉蔡邕方且疏濬潜[illegible]塞穿漏謂之忠可也謂之愚亦可也邕既被飛章乃上書曰臣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不復聞至言矣迹邕前後所陳非有大過人者黃門之盛黨錮之冤無一語及之不知何者爲至言乎

二年

曹節王甫發虐弄權扇動內外尚書令陽球常歎曰若球爲司隸校尉此曹安能容乎既而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榷官財物七十餘萬球奏其罪殺之磔甫尸於城上大署牓曰賊臣王甫欲以次表

詩史管見　卷之五　五

誅節等乃敕中都官從事曰、先去大猾、次議其餘耳。權門聞之、莫不屏氣。曹節諧於上、球坐左遷衛尉、陽球志除姦穢、卑居糾察之職、不重慎其事、而以輕易爲之、既殺王甫、尤當周思密備、防虞中變、磔尸腎牌、何益於卉、徒生見者之心、又勑中都官從事曰、先去大猾、方議其餘、復動聞者之慮、曾未旋踵、而曹節之計行、球見甫於地下矣、大刺虎不入、斷蛇不殊、未有不返遭噬害者、故歸事而懼、好謀而成、聖人之所與也。

帝以中常侍呂强清忠奉公、封爲都鄉侯、强固辭不受。

呂强賢矣哉、裂土南面、尊爵也、方諸服勤堵闥、豈不貴賤相遠哉、然且不受、則市權怙寵、貪慾無厭之事、必不萌于心矣、使朱瑀趙忠朝恩守澄輩皆能如是則生、尚榮祿死免唾罵、亦且垂名不朽矣、使人君承事趨走門戶糞除、皆得如强之流、則朝省清明、宮闈肅給、而禍亂之萌息矣。嗚呼、呂强其賢矣哉。

作畢走靈昆苑司徒楊賜諫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樂松對曰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今能與百姓共之無害也帝悅遂爲之

天下之理至五經語孟亦可謂正矣邪說之害至五經語孟亦可以息矣然而道大如天見在乎人小智姦識謂聖人之心與我何異哉則五經語孟雖存於世而欵言橫議亦傍緣而作非人君明哲心與正會則不能昭其極開設正意違道則窓言橫議入之猶水赴谷矣鼙鼓爲天下得人而奪國者用以爲名湯武順天革命而伐君者取以著口胤侯征羲和而討不附已者資焉伊尹放太甲而欲廢其主者託焉五就湯五就桀非爲利也而求富貴利達者。以爲大人欲速其功也致辟管叔囚蔡降霍非爲已也而手刃同氣者。以爲聖人與我同志也曰公劉好貨則捄克聚斂。不知紀極曰召公闢國則窮兵遠討無有休息曰省耕斂助不足則出錢貸民而取其利。曰藏不售。與滯用則置官高估而自爲市依倚外患。務制人主以養富貴。

而自比於惠連之降志辱身。廢法任情。肆行無道。以專寵利而自比於仲尼之無可無不可。遂使詆訾儒術者。舉是以爲笑曰。五經語孟。始亦姦宄之囊橐耳。彼樂松任芝所以欺靈帝者。特弁髦土梗。未足多誚也。或曰。然則何以正之。曰姦人之假託經義以文其說者。非能欺天下也。直欺人主耳。苟人主信之足矣。人君能格物致知。使疑邪不能亂。正心誠意。使利欲不能昏。就道親賢。問之辨之。以明所未明。篤志勵行。精之一之。以守所難守。則鄭

自鄭雅白雅。杲日中天。萬象畢照。辨言安得而亂吾政。利口安得而覆吾邦。此二帝三王中心無爲以宅至正之要道也。

詔劉陶次第春秋條例

堯舜禹湯文武亦讀書而盡君道乎。曰皆聖人也。聖人書之所自出也。夏啓少康太甲武丁及周之成康昭宣亦讀書而能爲君乎。曰皆賢人也。祖宗既有訓典。輔佐又得賢聖。亦何必讀書而後能君也。讀書有益於人乎。曰是何言也。性命之理。道德

之意、正心修身之方、治國平天下之事、可法可監、可戒可懼者、莫不備載、何名無益於人也、曰自有書以來、執簡開卷者幾何人矣、專門名家之致、一老師宿儒之教授、尚不能窺宮牆、覩堂奧、況於人主以萬幾之繁、聲色之衆、玩好之多、志意之廣、而欲於編簡之中、望道德之進、不亦難乎、間有該博辯洽、通知古訓者、而行與理違、言與義異、事効與治迹相絕、則能讀書者安在其有益也、靈帝好學習春秋、而所引以自通者、乃文賦小木書篆未藝、斗筲徵器、凶醜細人也、所力行而不變者、則禁錮忠良、寵任常侍、賣官聚貨、弄狗駕驢也、不知學於何經、出春秋一篇何等、而有是哉、然則可不慎乎、人君惟無高遠之志、勿謂世無賢人、可備師友、求之則至、勿謂書無裨益、可廣德業、潛之則明、監漢靈之好文法高宗之典學、師成湯之受教、慕成王之緝熙、後知書之有益、不吾欺也、

趙忠夏惲共譖呂强云、與黨人議朝政、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强、强自殺、

論靈帝中人以下

甚哉靈帝之不明也、中常侍言黨人欲圖社稷、則信而不疑、考掠窮治、禁錮五族、爲之辨理者、隨卽震怒、何其守之確也、及黃巾賊起、約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爲內應、張角弟子告之、繼而王允又上張讓賓客與黃巾交通書。是圖社稷者乃中常侍、非黨人可以怒矣、則薄加誚責、何其待之寬也、呂强中常侍之賢者、納忠屢諫、反歌寺人之詩、喑嗚而死、然則靈帝雖甚愛中常侍、特愛其回遹者耳。良由資稟不移、難以語上故也、嗟夫、以漢高世祖四百年全盛之業、神器之重、而使中人以下者爲之主、欲不亡得乎、

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物積其中、

經甫辨君德之美者多矣、而不以廉目之、何也、曰鹿臺之財、紂之所以亡也、傾鼠之刺、魏之所以衰也、不殖貨利、成湯所以勃然而興也、何必曰利孟子所以懲懲而言也、求車求金、春秋所以備書爲戒也。是則寶欲無求者帝王之盛德也、天子寶欲無求則公卿化之不敢好貨以犯亶侯多藏之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公卿冀欲無求則大夫士化之不敢營利以取竊賄爲盜之罪而朝廷清政事治矣惟上下交征而無饜足也於是開私門廢公道亢不衰官失德財聚於上而奢費無度人怨於下而誅求不止雖危士在前簒奪在後爲欲所蔽終不悟也靈帝崇稽私帑亦云富矣曾不五年散於大盜西園難據而文陵莫濟其爲來世人主之監豈不厚乎

望氣者言京師當有大兵帝欲厭之乃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帝躬擐甲介馬行陳三市而還閱校尉

勳曰何如對曰先王曜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祇黷武耳帝曰善羣臣無是言也動退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

靈帝在位二十年於廷臣之諫凡三從之蔡邕請迎氣五郊行辟雍養老禮及罷宣陵孝子之爲舍人者帝從之上祿長和海言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輕服未不當同彼黨錮帝從之蓋動言觀兵黷武帝從之何其從之易也是三事者中常侍不與故也若稍涉之小則如以水沃石甚則如以卵觸

山、嗚呼、蠭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豈天意耶、夫聰明者聖德之極致也、非惟能視能聽也、所視必遠、所聽必正焉、非惟視遠而聽正也、又無不見無不聞焉、非惟無不見無不聞也、又見於未形、聽於無聲焉、惟堯舜禹湯文武其盡此矣、蓋勳喜靈帝之受其言、遽以聰明稱之、且曰但爲左右所蔽、夫果聰果明者、安得而蔽之、靈帝於是、雖有耳目、其不異盲聾者幾何哉、

獻帝

袁紹說大將軍何進誅宦官、何苗受諸宦官賂遺、爲障蔽、進新貴、外慕名而內不能斷、素憚中官、故事久不決、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卓卽時就道、何苗謂進曰、始依省內以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宜深思之、進欲止卓、紹曰、交構已成、復何待乎、事久變生爲寶氏矣、少促卓至、太后恐、悉遣中常侍小黃門詣進、唯所措置、紹勸進便於此決之、再三不許、入白太后、請誅之、中常侍張讓段珪率兵伏省戶下、進出遇害、

何后盡遣諸常侍詣大將軍、其決賢於寶后、而何

讀史管見　卷之五

進惑何苗依省內以放恣富貴之言臨事猶豫其庸有甚於竇武古人云決者智之君也斷者事之賊也審已不能則如勿發既得機會乃復留時隕身喪元禍逮宗社外兵坌入漢室遂傾易不云乎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其竇武何進之謂乎。其忠不足稱其禍漢則與中常侍等耳。

董卓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悉復爵位遣使弔祠用其子孫。

天下未嘗無才故君子曰一世之才自周一世之用顧人君如何耳秦不能用故良平何信爲漢所資而開帝業秦不能用故鄧寇賈耽爲世祖所御而復舊物桓靈不用故英雄四起散於三國材智角出不可勝紀靈帝大誅黨人禁錮五族宜可減少而益以衆多故古人云願治之君不借才於異代又曰凡興邦之良佐皆衰世之棄才然與亂同事者曾不監也董卓恃强不義尋自賊滅無足道者然猶能號召名士伸雪黨人則以天下公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所在耳。擢抑忠賢與凶渠藉手。是可深嗟而重歎也。

董卓爲相國、擢用名士、獨徵申屠蟠、不就。議者以郭泰申屠蟠不罹黨錮之禍、比肩而譽之、愚謂有道固賢矣、而名在八顧、未若蟠之以不見成德也。及董卓擅朝、收召名士、蔡邕荀爽陳紀韓融皆畏卓暴戾、無敢不至、而蟠獨從容高臥、竟以不屈、其用晦如愚、風度而且遠矣。夫藏器抱德、非人知之爲難、人不能知之爲難。人不能知、安能用之爲尚、時不能用之爲尚也。

劉備少與關羽張飛善、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人之常情、親則慢、嚴則疎、惟有德者和而不失其正。此非一日之積也。玄德與關張少相友善、恩若兄弟、而無慢易之失、侍立終日、不避艱險、而無睽疏之態、不惟見玄德行義之修、而羽飛二人於賢者能抑而敬之、畏而愛之、其與庸遠矣。宜乎卓然有立也歟。

董卓宗族內外竝列朝廷、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

卓之初至、辟召賢望、布列朝廷、其所親愛、第爲將校、不處以顯職、豈不美哉、曾幾何時而意滿志肆、悉反前善、然則前日近善之舉、皆利心也、利欲無厭、懷國賊私、遇豈不共爲逆哉。卽收付廷尉、邕謝曰、臣雖不忠、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太尉馬日磾謂允曰、

昨睹世遜才多識漢事、常續成後史成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于後世、今國祚中衰、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諷議。邕竟死獄中。

伯喈、才士也、而短於識、靈帝非可事之君、輸忠獻言、終於殞徙、董卓非可託之主、出身爲用、終於受誅、且共平日建白於兩朝者、非有遠謀至計、皆中人所能及也、而其文章翰墨又非班馬之才、假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續成後史始亦與范曄伯仲間耳然王允殺之則過也天下至大秉筆之士甚衆漢武若殺司馬遷其得失必有能記之者允功名未終不爲遠慮遽以詆誠爲懷用刑失當以來仇怨之口蓋始諸此舉矣若邕者謂與卓同逆不可也謂懷卓私遇則邕之情也倒而點之亦足矣

王允性剛倭疾惡下多不附

伊尹相湯既平夏桀乃始以自廣狹人爲戒周公相成王既平商受乃益躬吐握下士之勤非閑

人心同太虛無有盈淪誠以事變不常成虧而敗易也方是時主少時艱新都未定董卓雖戮外兵方興所謂禍福安危係於呼吸之際而允驕心遽生傲態沒見輕視呂布不赦卓兵李傕郭汜無自新之門胡文才楊整脩懷氣使之耻禍發所忽身殺國亡忠烈雖彰功業莫紀吁可惜哉易不云乎共亡其亡繫于苞桑使允知此義庶幾有濟乎

曹操父嵩避難瑯邪爲陶謙別將所殺操擊謙攻拔十餘郡坑殺男女數十萬口徐土睢陵夏丘皆屠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曹操有所不仁

論劉虞有仁心無仁術

論田疇有子房之風

父雖不報、天理滅矣操於陶謙不得不擊、然得殺其父者而甘心焉可也。徐士雖陵夏丘之人何罪焉乃悉遭屠戮且以一人之故、而坑數十萬口雖足快孝思、而有非仁術、以其所短掩其所長惜哉、

公孫瓚與袁紹相攻、劉虞率兵十萬助紹討瓚、兵不習戰、望風而潰、爲瓚所殺

湯武之師、以至仁伐不仁、至義伐不義、然其臨敵用衆、誓戒周悉、明示賞罰、且行且整、不敢易也如此孔子所慎者三戰居一焉劉虞爲主無二心、然衆有恩信、可謂長者矣而不習兵事、輕用其民、驅十萬人、曾無部伍、未及接戰、衆潰而奔寬厚有餘、法制不足、是謂有仁心而無仁術也

初劉虞欲遣使詣長安、無其人、衆薦田疇有奇才、虞備禮請爲掾及致命還虞已死疇謁墓哭泣曰、君雖不報、何以立於世、遂入山躬耕數年、歸之者五千餘家。

東漢風俗之美、士重名節、郡民爲太守致死。屬吏爲主將酬冤君臣之義立矣。田疇事虞、日亦淺耳、

興平元年
論曹操天資
將殺

感其禮請如國士之知也曰君雖不報不可以立於世其聞子房之風而興起者乎乃有裳受國恩貴極將相子弟宗戚俱受顯榮而當世代收遷臣主易位之時東門迎降西門勸進者亦何人哉亦何人哉

曹操復攻陶謙所過殘滅

三代得天下以仁仁者非煦煦姑息也推己所欲與天下共之推己所惡與天下去之使萬物各得其所是則仁之道也操收文雖先層三城坑數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別將在陰平又非受謙旨意操當論謝直取此將初無文告之詞再攻徐州罪人不得遂略地取之不得然後伐之則於報仇之義亦伸矣乃舍遠師所過殘滅不亦不仁之甚哉蓋操名爲復讐而志則在取彭城耳亦其天資嗜殺是以如此雖得天下不能數世即爲他人所奪蓋智術有餘而德澤不厚不能綿遠其理然也

呂布背操相守百餘日食盡而退

此事必有來

論荀操霸業
自兗州起

呂布勇而無謀，一鬭將耳，曹公驍雄蓋世，用兵彷佛孫吳，濮陽之戰，瀕於危殆，何也，且相守一時之久，智計無所施，食盡而退，必有遺策，史失之矣。

荀彧言於操曰，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故終濟大業，兗州天下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不先定之。

荀彧初見曹公，曹公曰，吾子房也，至是彧言漢高光武根本之計，勸操以兗州爲關中河內，操信之，霸業由此而立，或者乃謂關中河內之比爲史氏之文，非彧所言，不亦固乎。

三年

論笮融智計
驕利俱失

初，陶謙以笮融爲下邳相，使督廣陵下邳彭城糧運，融斷三郡委輸以自入，大起浮屠祠，課人讀佛經，招致好佛者至五千餘戶，每浴佛，多設飲食，布席於路，經數十里，費以巨億計，及操攻之，走入山，爲民所殺，

自佛入中國，專其道，從其徒者，未有不喪身破家而亡其國者也，使笮融以營造浮屠之工，休養民力，以課誦佛經之法，興脩學校，以招致好學之勤，勞徠流集，禮下名士，而用之，以所費巨億之財，寬

農訓兵以保其土境、捍禦外侮、阿諛雖失彭城吾
自可據有徐土、曹操未必能破之也、一遭驚震、遠
播無地、至爲山民所殺、以智計言、既無足稱、以福
利吉凶安在乎、
公孫瓚兵屢敗、遂徙鎭易爲圍塹十重、築京高十丈、
以鐵爲門、積穀三百萬斛、曰食盡此、足以待天下之
事矣、
公孫瓚既除劉虞、盡有幽州之地、若率道行之縱、
不能平袁紹、幽州終可保也、而其凶德有六、一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記過忘善、二曰不恤百姓、三曰睚眦必報、四曰務
害名士、五曰抑若材秀、六曰寵愛庸兒、此六凶德、
苟有一焉、當承平時、不足以立身就事、況居亂離
紛爭之際、而兼有之、其危亡之勢、可立而待矣、方
且掘塹築京、以鐵爲門、此與董卓郿塢同一慫見、
不知有享此而不覆之理哉、
呂布敗劉備於盱眙、備降之、
三國之主、玄德爲賢、操才過之、而實小人、備有德
義、蓋君子也、非漢德告終、則寶祚宜之、備矣、備不

獨不得中天下而立經營於羣雄間、崎嶇艱阻、僅得鼎足、而操先挾天子據有形勢、克濟大業、斯則天運非人謀也、呂布何者、備乃降之、其屯難磐桓以貴下賤之象乎。

曹操問計於董昭、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此五伯之功也、今之事勢、惟有移駕幸許耳、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筭其多者、操悅、荀彧勸操奉天子而已未有迎拔之謀也、彧爲謀臣、操既至長安、不問計於彧、而問於董昭、昭卽說以都許之利、深契操心、且曰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其語廣而意約矣、此操於彧昭厚薄之分歟、

非海太守孔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蓋得之矣、論者乃曰、使天孔融名勝之士、而才疎意廣、迄無成功、曹操與之有舊、徵爲將作大匠、而短於實用、前史謂其志在靖難、未欲亡漢、則文舉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夫操固陰賊險很、非劉玄德所願交、諸葛孔明所肯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然既已扶君爲重、收引才智、征討四克、根本已定、羽翼已張、而融乃以口舌伐之、有克理耶。謂邪正不兩立可也、而曰非公誅操、則操害公、夫操之除融、所謂洪爐燎毛髮、而融欲治操、乃蚍蜉撼大樹耳、論者又曰、文舉以英偉蓋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亦過也。融尊禮名儒而不與論政、所任多輕剽小才耳、黃巾來寇、戰敗退走、袁譚來攻、作堂城階、以一郡之力、用之如此、安在其天下從之乎、操以稽故違之曰、操之分、融不欲

事操者、宜於此有決既從而違、輕易取禍、智不足稱也。

呂布擊劉備、備敗走歸操、操厚待之、以爲豫州牧、或曰、備英雄也、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郭嘉、嘉曰、今殺一人而失四海之望、誰與公取天下乎。操乃益其兵、使圖布、

曹公雖忌克、然於劉備之來、關羽之去、皆能容之、度外、斯其所以見稱英雄者歟、且以利害計之、劉備不死、輔以關張、縱不能爭操天下、然豈不爲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肢大害招之焉肯來討之安能克備若不死操不
得安枕而臥矣然操不計後患務推誠信以來俊
傑既付以州牧之重又資以兵食之助雖勉而行
之亦可見審於取舍增智而明之廓量而大之固
朝王之器也
高順諫呂布曰將軍舉動不思有失輒言誤誤豈可
數乎
善乎高順之言曰誤豈可數此聖門所敎檢身集
義之要術也人能過而不知知而復行也是以惡

日進德日退如火之消帝也苟言行之發存心於
無誤誤即正之課多少以卜進退其趨善也如水
盈科又孰禦焉順未必知此理也而其言則當惜
乎所事不得其人布又何足以語此哉
操圍布於下邳布左右執其將陳宮高順來降布亦
降操皆殺之
智謀忠實之士世所難得陳宮高順二人呂布之
賢佐也布不能聽用其計以至於亡操既克獲誅
布足矣釋憾赦宮并順用之不亦宏乎而乃戮素

人材淫刑以逞由器量不宏而疾怨深也或曰宮
不肯下曹公則如之何曰置之可也若郭圖審配
亡袁公者殺之當矣
孫策卒權悲號未視事張昭曰此寧哭時耶乃改易
權服扶上馬使出巡軍
孫氏創業日淺而土地已廣雖未有君臣之固而
賢才漸衆仲謀嗣位正明禮義表忠孝以慰服羣
心之時且外無急難皇遽之事甫爾舉哀不聞過
毀稍未視政寧失事機張昭周瑜躬受顧託自可

攝出命令鎮撫三軍移諭境內使權喪禮粗備
葬克終乃以墨衰即戎告喪上表則情義兼舉矣
而昭遽令止哭易服出巡可謂倉卒之小忠非保
邦之大計也
操攻袁紹紹軍潰渡河走操收其輜重降者盡坑之
凡殺七萬餘人沮授爲操所執大呼曰授不降也爲
所執耳操厚遇之後謀歸袁氏操殺之
操自起兵以來官渡之戰智勇幾盡且敵大而近
者又莫如袁紹也既得而破之恐其收合餘燼難

於撲滅、故肆其兵力、坑殺七萬餘人、此可謂殘忍無道之極矣、兵以義爲貴、在取其魁首而已、從之者各爲主用、正使鋒刃相接、鏖擊酣戰、猶不當致怒、況紹軍自潰、初無殺傷之恨、又多降者、亦何罪乎、高祖禽楚王、光武破羣盜、未聞屠其衆也、惟自起項籍則爲之、操於是失所去取矣、沮授之才、又在陳宮之上、使紹聽授計、操安得而敗之、袁紹未死、授不以見沮之故、而忘舊君、義士也、而操怒其欲去、又不能容、暗操忌克不仁而忍性以圖大事故或得或失、無全善也

初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夷狄之衆、南向而爭天下、庶可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以陳迹考之、二人所言皆淺矣、以愚意度之、此非二人之言、乃魏氏史官欲張大曹操、代爲之說耳、使誠有之、不知孟德所謂道者何道也、挾持人主、驅弑皇后、誅荀彧、殺孔融、崔琰之徒、何謂以道御之也、顧常語人曰、吾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此

則自言其實、大操得在英雄之列者、以蜀先主諸葛亮得地最後、又且僻遠、於非代爲難、而孔明不諱、故曹氏得以跳梁歲月、要名實之稱其惟玄德孔明可謂英雄耳、漢高世祖及唐太宗、百戰以得天下、危殆者數四、史未嘗言其懼也、曹操既挾天子、下書貢紹、不聞勒王之師、且拜爲太尉、位在梁下、紹大怒、表辭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之、此何所懼者、而操乃爲之惕息、蓋其心有所愧而不可掩也、玄德屢窮困蹈、意氣愈勵、史亦未嘗言其以

十一年

某事而懼、慨慨乎帝王之量、逾操遠矣、

操北伐烏桓、諸將曰、今深入征之、劉備必勸劉表襲其後、不可許、奈何、操不從、既還、賞前諫者、曰、脈乘危徼倖、雖勝天也、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計也、後勿難言、

曹操雖尚許不誠然其才智則誠可以駕馭一時、而成霸業也、烏桓之時、操以爲僥倖、而厚賞諫者、且丐其來規、推此志也、兼有四海可也、

操之北伐、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後謂備曰、不用君言、失此大會、備曰、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

之於後此未足爲恨也

學道而晝則道不進修德而止則德不立從政而怠則政有闕處事而倦則事無紀故大以健而久日以常而明莫大之功成於堅忍不大之業本於持守惟聖人盡之賢者則勉勉焉德崎嶇戎馬之間如神龍在陵澤無所因而飛騰也降於呂布歸於曹操借勢於袁紹爲客於劉表兵日以弱迹日以孤而氣不少挫志不少衄悲功業之不建悼歲月之如流及到長坂而不用其言乃有事會無極之語以能應之於後爲貴不以失之於前爲恨

以坎壈而不陷困窮而致亨終能取分於曹孫之間巍然鼎峙此光武所謂有志事竟成者歟或論之曰千載紛紛所爭者一毫毛耳身與世兩勞而何益使玄德而知此不若問舍求田之爲高也此山人處士遺世自潔之言夫道固以濟物爲用大丈夫用道者也可求田問舍則求田問舍可經營四方則經營四方心豈有大小遠近之限哉

諸葛亮自比管樂

論劉備敏於曹操

三國人材之盛後世鮮及然諸葛孔明則高邁獨出眉山蘇子以爲巍然三代之佐未易以世論斯言當矣孔明可亞於伊傅而以管樂自許謙志也才與仲父等而德則過之或曰方諸子房何如曰是殆難以優劣論也然志士尚友願希孔明而未必爲子房非謂葛賢於張亦非子房不逮孔明也此可爲智者道耳君子有言劉備敏於曹操世多未喻以言起兵則備最在後以言成事則操先定都劉曄善料彼此者亦稱玄德有度而遲也愚謂英雄豪傑周遊中土莫不以人材爲急務方是時四方賢德隱而未見者繄人所聞知如何玄德南趣屯于新野豈已知有孔明耶不然何其得徐庶一言遂屈體枉駕三顧草廬咨大計而委心腹乎比曹操下荊州所得者韓嵩蒯越和洽王粲之流而天下第一流乃爲玄德所有吳魏諸臣無能與對備敏於操殆謂是耶

十三年

論司馬懿志圖大事

操辟司馬懿爲文學掾懿辭操怒欲收之乃就職懿才雖次於操其志固圖大事者也豈肯爲操吏

耶、善用人者、以誠心來之、以隆禮待之、猶懼其不至、何乃脅以刑誅乎、懿雖就職、而謀取曹氏之意、萌芽矣、

孔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操、操外相容而內不能平融、上言宜準古制、千里裒內不封諸侯、操疑其所論漸廣、益憚之、郗慮承操風旨、奏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靖、招合徒衆、欲規不軌、大逆不道、并妻子殺之、

建安初元、曹操已奉天子都許昌、至是十有三年、戈夷大難十平五六、雖孫權劉備未下、中國固之操者也、孔文舉進不能匡時、退不能避世、頡頏朝著、以空言虛氣、撄虎頭而編其鬚、遂見噬齕、才望雖高、而智術淺矣、然操欲禪漢而難於融、融建言千里裒內、不以封建諸侯、亦安能禁操之取天下哉、顧烈士義夫、高風雄槩、自足以衛社稷而忤邪心耳、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夫姦人之欲害正直、未嘗不加以極惡之名、郗慮奏融見王室不靖、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此乃聲操之罪耳、融豈有是哉、可以發千載之一笑也、

操自江陵順流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乃往說權曰曹操之衆遠來疲敝將軍誠能與豫州協力破操必矣操破必北還則荊吳之勢强鼎足之形成成敗之機在於今日

孫權不得以荊州與

玄德客寓荊州又值蕩析睨身南走未有所歸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而孔明說權治操曰操軍破必北還則荊吳之勢强鼎足之形成矣是以荊州自處而分畫三國也不幾於大言乎曰此固草廬之所以籌度者也英雄俊傑不獨識時務蓋亦識天象當是時天下離而不合者數十年豈人力哉備與亮知之審矣二劉方保荊益孔明已欲跨而有之曾未幾時卒如其志蓋備亮不死必取分地以自容非坐而待禽者也魏兵東下聲震江海吳誠不自保方賴玄德孔明關羽張飛共捍患難且志雖存荊州安得不以與先主哉

十四年

操遣蔣幹說周瑜瑜見幹問曰子爲曹氏作說客耶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禍福同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能間也。

周公瑾材氣雖英特，而天韻不高，方諸荀文若，尚遠不及也。何以言之？觀其勸孫權勿送質之言曰，與曹氏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等哉？是以富貴利達，視其君與孔明草廬之對遼矣。觀其拒蔣幹之說，出侍女服飾珍玩，誇示得意，是以富貴利達處其身，與孔明不使幫有餘粟家有餘

財之奪又何懸絕耶？夫有是君則有是臣，如瑜者，適足爲孫權之佐保有江東可耳，非圖中原手也。操下令曰，孤始舉孝廉，自以非知名之士，乃於譙東築精舍，欲讀書射獵以待天下之清，而不能得如意，徵爲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身爲宰相，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孤，不知幾人稱帝矣，或者妄相忖度言孤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欲便捐兵，則恐爲人所禍，而國家傾危也。今上還三縣戶二萬，且以

分損謗議。少滅孫之責也。

曹公此舉，有是有非，三代而降，以匹夫而有天下者，若漢高世祖，蜀先主，唐太宗，則英雄蓋世，自甘貧賤，少小時已懷大慮，是天授之傑也。次則曹操，與司馬懿劉裕之徒，若不值世衰，亦以其才致身將相，立事赴功，而爲名臣，降此而下，直亂臣賊子耳。操墓道之題，乃其本志，厥後焰焰上燎，以時益擾攘，功名顯著，旁無軋己者，遂萌篡奪之心，亦勢固然也。然身都將相，手握強兵，四海九州，號令其七殺生封拜，皆由己出，其利大矣，乃上還三縣二萬戶，謂可損專兵之謗，減不遜之責，一何愚孱聽之甚哉。齊晉霸主，有尊王室攘夷狄之功，亦有竊禮樂擅征討之罪，以春秋之法，律操平生，則功不足論，而罪惡大矣。

劉備詣孫權求荊州，周瑜言於權曰，劉備梟雄，輔以關張，必非久屈爲人用者，謂宜徙備置吳，盛爲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瑜得挾以攻戰，大事可定也，權不從。

周瑜雖有智謀而爲孫權畫此策何不知人之甚也劉玄德天下驍雄豈美女玩好所能淹留移惑之人哉正使孫權用其說然孔明張飛關羽趙雲俱在外肯使主公落人掌握而無術以得之耶且瑜所虞者雲長益德而不及孔明又以見孔明雖來往吳中而未嘗見奇於公瑾不爲所虞其智大矣瑜欲挾關張而用之不料關張不爲已下是則四人者瑜皆不足以知之也

孫權謂呂蒙曰卿今當涂掌事不可不學辭以軍中多務蒙曰豈欲卿治經爲博士耶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孤常讀書自以爲大有益蒙始就學後魯肅與蒙議論大驚曰卿非昔日吳下阿蒙也

三國之主權爲下全呂蒙之臣蒙在第三四間皆以學而自進大哉學之爲益也使漢高光武能自得師其成就何止如是而已而後世論學者從事於章句眩玩於辭藻直欲多記誦以愈於不如我者以爲已則無增益智思之功以爲人則無制世御俗之略而所學遂成無用之具矣

曹丕爲五官中郎將、
官爵、公器也、操專漢政、命自己出、而拜其子以要官、此漢主詔耶、亦可謂欺天罔人、謂人莫如我何、
肆行而無忌憚也、
法正說劉備取荊州、罷統曰、荊州荒殘、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難以得志、益州戶口百萬、得之大業可成也、
備曰、今與吾爲水火者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成耳今以小利失信義於天下奈何、

玄德所以答龐士元者、王道也、顧人材力各有限量、雖智及之而勇不能自進、猶挽弓者將滿而未盡、用力之難地也、玄德終守信義、以待天命、則庶幾於文王矣、雖然、有湯武反之之學、則達未達之間、此進德之難地也、
董昭言於操曰、自古人臣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勢也、今公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已、不可不重慮也、乃與列侯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苟或以爲不可、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由是不悅，及操擊孫權，或以疾留壽春，遂飲藥而卒，司馬氏曰：孔子稱管仲之仁者，豈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生民乎？漢末大亂，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苟或捨魏武，將誰事哉？或佐魏武，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豈後於管仲？管仲不死子糾，而或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杜牧乃以或之勸魏武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宮漸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於漢代，譬之教盜穴墻發匱而不與同挈，得不爲盜乎？臣以爲史氏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或所言耶？用是貶之，非矣。且使魏武爲帝，則或爲佐命元功，或不利此，而利於殺身邀名，豈人情乎？

董昭語操，其言皆妄也。人臣匡世之功，孰如伊周，伊周曷嘗不久處人臣之勢乎？若曰不可，使人以大事疑己，則終保名節可也。天下之疑，豈爲進爵國公，加以九錫而遂釋乎？祇益疑耳。荀或爲操子房，遷都九錫之議，或不與焉，何也？皆是爲昭所先也。佐人圖天下而翼戴之幾每每失之，故或先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公至于十數後議九錫繼之以死使或不自死
操尋殺之矣劉穆之之愧懼宋齊丘之悻悻皆此
類也杜牧之謂或事操事就功畢而欲邀名漢代
比之教盜發櫃而不與同挈既毀傷其賢而司馬
氏以或能濟生民方之管仲殉節於漢其仁又在
管仲之先亦舉過其實要之自或智而論臣謂千
慮之一失由正道以責或則策動於佐命不若飲
藥於壽春也

馬超據隴上諸郡皆應之雖真城未下超攻之八月
援兵不至刺史韋康出降超殺之據郡自稱刺史
阜外兄姜叙爲將軍阜見叙曰君統兵而不討賊此
趙昂所以書弒君也叙毋慨然謂叙曰人誰不死死
於忠義得其所也勿復顧我叙乃與趙昂等謀討超
會超取昂子月爲質昂謂其妻曰吾事必成然奈月
何妻曰雪君父之恥喪元不爲重況一子哉叙昂乃
進討之超敗南奔

懿哉後漢之風教也太守遇害一郡憤耻相與勤
戒必期於報仇雖柔懦之婦人亦以忠義勑厲其

子英風勁氣凜凜然與秋霜爭嚴此豈非光武明
章隆儒術敦禮讓之遺澤哉夫州將東西南北之
人也偶與是邦共屬吏事之卽有君臣之分爲之
伏節排難不敢愛身亦由當時擇人而久任故能
繫民心成美俗也王通曰無定主則難責以忠無
定民則難責以化故郡縣一變則怨而不傷而後
世治不務本牧守令長更易頻數送故迎新習熟
聞見至於國破君亡雖平日北面之臣亦從而陵
轢陷穽之舉世恬然莫知忿疾嗚呼姜叙之母趙
昂之妻獨何人哉
操爲諸子高選官屬以邢顒爲植家丞顒防閑以禮
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廙子劉楨美文辭植親愛之楨
諫植曰君侯採廙子之春華恵家丞之秋實爲上招
謗其罪不少愚實懼焉
文人少實用多剛德善爲天下國家者不之好也
而文人所以自處者則無施而不可矣以無所不
能言故也夫言與爲異能言者未必能爲能爲者
未必能言也工於詞翰而自知其無益者古難其

人也，其惟劉楨乎，若楨者，必不以華廢實，文滅質，言尚德，可謂君子矣。

董承女爲帝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娠，累爲請不得，伏后懼與父完書，令密圖操，事泄，使郗慮華歆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并所生二皇子皆殺之，兄弟宗族死者百餘人。

曹操下令，以不敢捐兵恐爲他人所圖可也，而獻帝在許，無異幽囚，左右侍衛，皆用曹氏之人，殺生除拜，不出天子之手者十九年矣，禰衡荀彧等百餘戮之中宮憂疑，遂併見及，害帝二子屠沈后家，謂此非不遜之志，操誰欺欺天乎，操自起兵，惟有奉迎獻帝出於危迫，謂一時之功可也，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自餘東征西伐，禽呂布，破袁紹，下荆州，定關中，皆闢土討貳，以自封殖，何與於漢哉，而司馬氏搆或佐操其功不在管仲之後，夫齊桓抑戎狄以尊周室，仗正義以立襄王，中國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孔子以爲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者、豈嘗凌遏君父、弒天下毋如操之所爲乎、五伯
三王之罪人也、曹操五伯之罪人也、功非扶漢、志
在篡君、直亂臣賊子之魁梟耳、雖僞定一時、而不
克混一、甫及三世、曹芳筆墳、已在人掌握、呼來斥
去、僅同奴隸、或乃死於鋒刃、天之報施、疎而不失、
然反道敗德之人、狃於姦宄、終不懲也、華歆厥初
名次管寧、晚節末路、惡逆至此、於歆與何誅、凡人
爲善不可不誠、歆之內行形於鋤菜擲金之日矣。
初孫權欲攻劉璋取益州、劉備曰、同盟無故相攻、使

敵承其弊、非計也、及備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
如此、令諸葛瑾從備求荆州諸郡、備不可、權怒、置長
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遣呂蒙督兵
取三郡、備遣關羽爭之、魯肅將兵益陽以拒羽、羽
相見責以不返三郡、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
間、豈得徒勞、無塊土耶、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覩於長
坂、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圖欲遠竄、主生慜
之、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
慆德隳好、今已藉手西州矣、又欲剪并荆州、斯凡夫

論關羽答魯肅之言皆理明義直

所不忍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

魯肅責關羽盛稱豫州長坂之窘以侈孫權假地之德羽遽無以對何也若應之曰當曹操南伐大治水軍金鼓震蕩江漢搖動吳之君臣救亡不給益州將提萬衆往爲犄角之助協規同力竟破操軍于時諸葛軍師親使于吳而陳鼎足之形荆吳之勢貴公大悅尊表益州領荆州牧若取劉璋則非奪之於吳見可而進自軍之善政耳今吳乃置長沙桂陽零陵三郡而謂豫州盜德隳好可乎曹操惟外以扶漢爲名而内欲自取也故益州與貴公相與治之若但欲斥廣土宇背信自濟又何以伐操爲乎如此則理明義直肅不復有言矣

二十一年

論曹操節次自遷

進操爵爲魏王

曹操專漢漢帝不得有所爲久矣何其敓命於操獨如是之節而頻也十七年春三月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上殿如蕭何十八年夏五月詔以冀州十郡封操爲魏公又領冀州牧加九錫十九年春三月詔操位諸侯王上授金璽赤紱遠遊冠二十一

年進操爵爲魏王二十二年夏四月詔操設天子
旌旗出入稱警蹕是年冬十月命操冕十有二旒
乘金根車凡操之品秩一年或二年一加進焉巢
漢獻之命耶唐高祖日擁兵大政豈可自加九錫
而操節次自遷地日以逼設其未死則奉帝爲山
陽公不待丕而自爲矣

操四子丕彰植熊操心愛植楊脩亦稱其才勸操立
以爲嗣操將出丕植皆送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
右屬目操亦悅之丕悵然自失吳質耳語曰王當行

流涕可也及辭丕涕泣而拜操於是以植多華詞而
誠心不及也遂以丕爲王太子

人莫愛於子莫難於知子莫愛者情也莫難知者
蔽也然則可以智知乎曰不可曹操有智矣而於
父子之間爲吳質所罔而不覺始以僞涕而定儲
嗣次以糜飾而殺楊脩皆質謀策以移之智之不
足以知子也審矣蓋任術用數以待人則父子之
間不能誠也人亦以術數對之矣其惟堯乎廷臣
稱其子開明而堯知其嚚訟道心無倚如日中天

物不得遁而皆存矣。以智爲哉。

孫權令呂蒙定荊州、斬關羽、

先主失荊州、非獨關羽之罪也、主相皆有責焉。雲長義勇雄傑、萬人敵也、而短於謀、雖撫恤卒伍、得衆心矣、而不禮士大夫、委糜芳傅士仁以心腹之地、寄莫重焉、乃已素所輕者、又聲言將治其罪、與吳爲敵、宜通和好、申固情義、乃不許其昏、又罵辱其使、是自求敗也、然則於主相何責乎、數千里出軍、不置謀主也、是兵法孝直所忌者

元俱無恙。擇一與羽俱使則不至是矣。世多奇呂蒙之功、以愚觀之、小人舞智不足取也。蒙先伐零陵不下、以詐紿郝普而降之、乃語以事實、拊手大笑。今又匿兵爲商賈行、潛取荊州而破關羽、快意一時可也、不知吳蜀結盟所治者何事而剪其爪牙、失同仇之義、是豈大丈夫有名之師、以義而勝者哉。

孫權上書稱臣於操、操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侍中陳羣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

生注望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爲
周文王矣、
司馬氏以教化國家之急務、風俗天下之大事也、光
武敦尚經術、篤延儒雅、繼以明章、通追先志、是以教
成於上、俗成於下、自三代既亡、風俗之美、未有若東
漢之盛也、至於桓靈、王室蕩覆、州郡擁兵專地者、
猶未嘗不以尊漢爲辭、以魏武暴戾强伉、加以有大
功、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於沒身不敢廢漢自立、
是其志不欲背棄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敎化
可恃、風俗安可忽哉、
陳登據隴右、劉表牧荊州、曹操未正大位、皆以西
伯自比、甚哉聖人之難知、而小人之無忌憚也、文
王道德精微、見諸行事、即事而論、曹操亦能不行
一不義乎、亦能不殺一不辜乎、亦能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服事漢乎、有是三者、庶乎可以語文王矣、
無是三者、則一有智謀、能用人、善攻戰而無道不
義、篡漢之賊耳、乃敢以文王自方耶、司馬氏謂操
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非其志不欲、猶畏名義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自抑也、愚以謂不然、操之王魏、已建宗廟社稷、立太子、置百官、用天子旌旗、出警入蹕、特未稱帝耳、若陳羣等再三勸進、加以時月、漢帝奉上璽綬、又何疑焉、使操果有畏名義之心、終不廢漢者、則必不殺伏后、勒皇兄、戮貴人、以恐迫至弑、用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以僭擬人主也、使漢室敉化風俗尚可恃、操不敢自立者、則操沒纔十月、而丕已受漢禪矣

現世

文帝

二年、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羣臣請漢中王稱尊號、費詩曰、殿下以曹操父子遭主簒位、故羈旅萬里、欲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臣不取也、王不悅、夏四月、卽帝位、以諸葛亮爲丞相、

司馬氏曰、天生烝民、其勢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

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既衰强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亦固多矣秦焚書坑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爲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及漢室顛覆三國鼎峙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已之偏辭非大公之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爲苟不能使九州合爲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時不同要皆以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奬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爲僭僞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爲正邪則陳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爲正邪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爲正邪則蕞爾之國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僻王是以正閏之

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使人確然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國家之興衰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帝混一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壹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鈞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日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爲比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費詩之言忠且正矣然諸葛公非貪爲佐命宰相者漢既無主玄德素以興復漢室討除曹氏爲志於是焉稱尊亦可也然費詩之忠正不可少也而司馬氏以昭烈於中山靖王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是非難辨遂抑之不使得紹漢統則未知其去取之意也自司馬氏至三國七百餘年固不能詳先主之世數而諸葛公距中山靖王纔三百餘年草廬傾蓋之時即稱玄德爲帝室之胄豈憑虛無據而云爾哉若始皇明爲呂不韋之子琅琊王虎顯著小吏牛金所生司馬氏尚系諸秦莽不革而正之乃推奚荀彧寬宥曹操至謂操取天下於篡盜非取之於漢室而抑退蜀之主相不少假借於孔明非伐叉以入寇書之亦獨何哉

遣太常邢貞奉策拜孫權爲吳王貞至吳吳王出都亭候貞貞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君敢自尊大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下車徐盛忿憤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今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曰

論孫盛耻屈已受盟

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

三國分據雖志相吞滅然孫策之命權保有江東而已北并許洛西取巴蜀故非吳所能辨徐盛之言不已泰乎夫有志於上猶止於中有志於中所成斯下心并許洛謀取巴蜀乃所以能保江東也若恃吳越之衆三江之固施施然宴安朝夕而不爲遠圖則天限雖廣一葦可航耳魏使稍自尊大張昭責之吳王屈已受盟徐盛耻之國有人焉使二三臣幸於撫事敵待使客覘其虛笑以爲憂喜

論昭烈失策詆威

三年

豐儲衛薦賂惟恐失色則邪貞目擊吳之可圖

魏知所以與之矣

漢主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與吳相距爲吳陸遜所敗漢主夜遁器械軍資一時略盡骸

尸蔽江而下

漢主與關羽久要深契羽既爲吳所禽若不爲報

仇君臣之分不終矣然命一二將東出可也乃以

萬乘之重崎嶇山谷間持敵逾半年卒爲晚生新

進所困雖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然失策沮威亦已

後主建興元年

多矣。是行也，諸葛公不諫，何也？必玄德志意已定，有非言辭所能止者。杜甫以吞吳爲孔明遺恨，諒矣哉。

漢主病篤，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力効忠，繼之以死。

或謂昭烈自知劉禪之不才，羣臣無出孔明之右者，不能保孔明之必與禪也，故於臨終正言之，冀亮德已而不侯取。嗚呼，可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玄德襟度爽曠，磊磊落落，與孔明諸君子師友之契，三代以還，未見其比也。夫豈以斯許才待如市道之交乎？曹操僞定一時，名在英雄之列，夷考其心事，乃與小人耳。雖暴戾强伉，殺人不忌，至其病亡，子孫滿前，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僞，死乃盡見。方之玄德治命，無一語及私，豈不猶蔓草之與長松乎？先主語禪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旨哉此言，皆可師法，則知玄德天資既

高克已亦力其從盧植陳元方鄭康成遊啓告詳
至弘益多矣
劉禪卽位封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事無巨細咸決
於亮亮發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
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
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
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于十反來相啓告
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亮可無
過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求言與納說二道信而後諫誠而後入合則進否
則退納說者宜如是也虛心屈己惟善之欲聞聽
聽竝觀惟過之欲知求言者宜如是也當重任受
大寄豈可易而爲之惡正直之人疾議論之士其
有懇懇思報効者反以交淺強聒責之夫交淺言
深古人所戒在進言者自處可也豈在上者所以
處人之道乎若其可爲孔明何乃望違覆於左右
懼曠闕之及已而求十反之益哉嗚呼若孔明者
眞百世之師歟

律罰金、帝欲殺之、羣臣多言助父信有大功、請赦之、
帝不許、高柔固執不從、帝大怒、尚免彼誅、
鮑信於父爲有功之臣、鮑勛於巳爲忠諫之士、乃
以私憾假公事而殺之、公卿勸止而不聽、廷尉固
執而不許、濫刑如此、難乎其永世矣、
帝　祖、吳王聞魏有大衆自將攻江夏郡、先是朝廷遣
荀禹慰勞邊方、禹到江夏、發兵卒千人、乘山舉火、吳

王夜遁、
甚哉吳之無謀臣也、能以江東與中國抗衡、則如
勿服、既已稱臣貢獻、受其官爵、而又北師、曲在巳、
矣、至是乘人之喪而伐之、則禮義俱棄、勇怯失度、
兵益無名、何以能克、其不至於敗也幸耳、

讀史管見卷第六

宋建安胡　寅著

明太倉張　溥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魏紀

明帝

以華歆爲太尉、歆讓位於管寧、帝徵寧爲光祿大夫、

不至、

華太尉雖與管處士交友而人品不同歆爲漢臣、

乃委質曹氏、大節已虧矣、殺伏皇后之時、歆以尚

書令勒兵入宮、壞戶發壁、手牽后出、兼此二罪惡

通於天、不可勝誅也、幼安龍臥海隅、世芬莫襲、清風素節、日益超邈、其視魏帝猶敝屣然、而歎乃欲以青蠅之餘、黨汙貞玉、傾知太尉爲上公、可以處寧、而忘於審已之不稱、吁、亦可惡之甚矣、

諸葛亮上疏曰、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付託不効、以傷先帝之明、孔明一代之英、遠謀宏議、無一不售者、至其自明之語、曰謹慎而已、何其約也、詩不云乎、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若亮者、有文王之小心矣、彼劉禪凡庸、何足以當之、臣如此其敬而孔明事之、靡不盡道、握國甿柄、總御六師、而無專意恣行、毫末可指者、非盛德孰能臻此、使曹操而聞孔明事幼主之規、得不羞愧而入地乎、

亮將北伐、魏延說之曰、今假延兵五千、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不從、兵行旣道、求勝而已、延之計可用甚明、而孔明不從、或謂孔明長於治國、而短於將略、或謂孔明疑

延不敢委也是皆不然曹操既死天下無孔明對使天而昌漢則孔明由斜谷出自足擒敵而誠懿矣魏延行險以僥倖者也孔明節制之師其止如山其進退如風何以僥倖爲以此一事觀之使孔明從漢高入關則與秦將連和陷以利因其懈怠而擊之事必不爲矣此可爲明道正義者言之非急於近功小利之人所能解也

初越嶲太守馬謖大器過人諸葛亮深加器異及出軍邨山以謖怪諸軍謖違亮節度而敗亮誅之

先主孔明器識相上下一時遇合眞君臣也先主能因水鑑以知臥龍可謂超世之見矣而失於蔣琬龐統孔明器使群才各盡其用而失於馬謖故知人之難堯舜猶病也惟不護已短不庇私交大明賞罰馬謖雖死而無怨此則人之所難也

時趙雲鄧芝亦敗於箕谷或勸亮更發兵亮曰大軍在邨山其谷皆多於賊而爲賊所破者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雖多何益諸有忠於國但勤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若之關則事可定矣於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
厲兵訓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

衍守之敗罪由馬謖箕谷之敗咎自鄧芝兵多於
賊反爲賊所敗而諸葛公以爲病在一人方且減
兵省將思聞闕失引咎責已布於群聽能使民忘
其敗大矣哉其爲道也若袁本初褊忮忌克疑人
殺戮直士以自取滅亡其得失立見後之君子有
志於建功立業者亦可以得師矣

亮口曹操智計絕於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吳

橋玄何顒許劭鮑信皆言曹操命世之才而孔明
亦稱其智計絕人善用兵然以事考之操嘗討呂
布相守百日而不能克官渡之役幾於勢窮非得
許攸則紹未可破也西征馬超韓遂最爲出奇取
勝矣然亦用賈詡離之之計乃能有功至於赤壁
則狼狽特甚設有追之於華容道中者操決不能
免也親伐孫權則困於濡須而不得度繼出斜谷
則阨於漢中而不能進安在其爲絕人乎孔明與
之同時必無虛語但恐史官不能盡記其軍機之

妙耳、姑據已事、獨論其用兵、殆亦韓信李靖之流歟

宛言與漢主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

勤者聖人之盛德、而君子之賢行也、其爲人多暇日、則出入不遠矣、舜禹文王周公達而在上、孔孟窮而在下、未嘗不勤、猶天行日運、誠不厭健不息、而況於下乎、周公孔孟當如何哉、故陶士衡有惜分陰之志焉、曹孟德略平中土、雖能尚節儉然鄴下已有臺觀之樂、孫仲謀中身亦漸荒怠、惟先主武侯勤勞躬親以至沒世、此其遠繼前哲不但三國稱雄也、凡人鮮能無所好者、有志於功名、則富貴不足以累其心、苟志於富貴而止耳、則亦無所不至矣、孔明名不足以累其心、有志於功名、則富貴不足以累其心、苟志於富貴而止耳、則亦無所不至矣、孔明蹈道秉德、不得已而應聘、初無富貴之念、功名從而日新、宜其所立卓然、後世莫能及、使曹氏未除、漢室未興、宴安一隅、自謂無事、則孔明與高阿那肱相去一間耳

初孫策以呂範典財計、時吳王年少、私從有求、範必

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吳王守陽羨、長有所
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爲傳著簿書、使無譴問、
王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見信任、以谷欺更簿書、
不用也。
抑制私情者、人之難事、故叔孫婼漢高帝之公可
爲法於後世也、魏文恨鮑勛乃自爲太子時、而孫
仲謀於呂範周谷乃能捐芥蒂之憾、忘傳會之私、
用舍各當宜其保有一面、敵莫能侵也
尚書衛覬奏置律博士、刪約漢法、制新律、

懷天下嘗以仁、理天下當以義、律令者、聊以記刑
名之數耳、豈所恃以爲治也、惟明於經訓者、乃能
用法、徒貴習法之熟、而無保國化民之本、是李斯
所以亡秦者也、夫業儒而侮經者、尚多有之、況習
法而不知仁義之道、其侮法、將十人而二五、苟如
是、曷若付百官有司於胥吏哉、自後世觀魏之所
以存、豈係於律博士、而其所以亡者、豈係於律
令之繁省乎、衛覬之言、非經邦之令猷也、
黃門侍郎杜恕上疏曰、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

主之最病者也。

善乎杜恕之言乎、恕特爲糾樾姦宄一事、不欲委之小人、以小人不顧道理而苟容求進也、夫小人之不顧道理而苟容求進者、其日多矣、薦士則引邪而植黨與、理財則刻下而供侈費、守邊則闢土而啓釁禍、治獄則酷刑而陷善良、惟權勢之指意是趨、趨則合、合則悅、悅則爵賞隨至、然則彼四事者、非人君所病乎、不特是也、自一嘲一笑之從違、浸淫而上至於攘奪篡弒、以國與人、非得背道而趨利者爲使、則不能以獨爲也、然則背道而趨利、豈非人君之所病乎、劉安欲叛漢、所憚者一汲黯、之人、天下雖有逆節、四夷雖欲交侵、猶雪之見晛、自無所至矣、人君誠明乎此、所謂爲治不在多言調不可惑以非義也、況公卿百僚、皆得守道顧理也、

司馬懿曰、若諸葛亮出五丈原、吾無患矣、

司馬懿之言誕也、實長孔明屯五丈原、又傳於逆擊、故屬此語以安其下耳、孔明此舉、蓋不復爲趨

計矣親統大衆入他人境久駐而魏師不敢攻蓋
耕而居民無所苦三代之兵若時雨孔明庶幾矣
或譏其短於將略不亦過乎
懿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幗
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帝不許亮遣使至懿懿問
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
十已上皆親覽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
少事煩其能久乎
世之論古者往往以司馬諸葛不及一戰以決勝

負爲恨此始以形求而不察理也五丈原之師正
與赤壁之役等然曹公大敗於赤壁謀拒之者衆
其勢亦捨擾傾側會天方佐佑孫劉故孟德以八
十萬人爲十艘油幕所摧幾不得免勝負之偉爲
快於無窮也若夫五丈原之師深入客地耕田積
穀聲勢震薄而意思安閒司馬仲達豈雄善兵懾
不敢動請戰示武情見勢窮甘受巾幗之辱殊無
他計但快孔明食少幸其早斃固不俟兵刃之交
而懿已披靡大敗矣惟漢不復興孔明亟死故以

形迹觀者、謂魏勝而蜀負、雖杜甫善評、亦有嘔血酸辛之歎、向使孔明未死、豈但爲懿長安以東破竹而下矣、至此然後可以歸之於天、孔明云亡則知漢室之決不興也、夫成敗之利害係於一時、而理之得失、事之是非、雖千載而不泯、當此時蜀喪元帥、慘戚而歸、魏師歡欣、秦凱振旅、一榮一悴、存亡關焉、時運不留、世代遷革、向之成敗利鈍皆爲陳迹而青史所載、赫赫若前日事、孔明忠義之行、節制之兵、皆可詳細思惟、反復觀者、使人懦氣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昂、因以興起而曹操司馬懿欺人孤兒寡婦、孤媚以取天下、羯胡猶羞而不取、然則雖誇奮雄伯於俄頃間何足道哉、以是知古今一心、理無間斷、志士以遠大自期、則本心正理、常不屈於天下矣、

亮卒於軍中、初亮言於漢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卒如其言、

嗚呼、人之群乎斯世也、何所圖哉、始於飢食渴飲、

冬裘夏葛室屋可以庇風雨而已既且有家則漸
廣矣既有宗族鄉黨則益廣矣聖王爲制民之産
則亦使之足以養其生送其死周其宗族不至於
飢寒闕匱則止矣自百姓等而上之至於天子不
爲不貴而得兼天下之奉也亦莫不有制度品式
上不偪下下不僭上而大要則以儉約爲先節適
爲貴使俗無奢靡之尚人息誇奪之心則天下定
矣王迹既息人欲肆行攘攘熙熙惟利是競如孟
子所以告梁惠王者必至於爭奪篡弑而猶未饜
也孰能不待文王而自興三代之美教乎徙革失
俗振頹波非一士躬行所能其樞要則係乎當國
秉權之人耳故范宣子讓則其下皆讓城中大袖
則四方全帛在上者無欲心則懸賞使人爲盜亦
不爲矣孔明身都將相手握強兵專制一隅勢通
四海亦何所求而不得縱不外取全蜀之富皆可
以充牣其家而三十年間止有桑八百株田十五
頃以爲子弟衣食之奉不別治生增長尺寸遺其
死也內無餘帛外無羸財其靈臺湛然不累於物

如此賢哉遠矣、亦何愧於伊尹周公耶、夫勢力可以專利而不專利、則利之所覃者廣、而受惠者多、復以法制行之、則可使匹夫匹婦、均被堯舜之澤、死既死、嗣人久而歌思、猶甘棠之思召公、此其効也、或者據權怙勢、盡利以遺民、廩祿厚矣、賜予多矣、財賂寶貨、四面而至矣、視天下之人皆無父、而已獨有父、則加榮其父、視天下之人皆無子、而已獨有子、則崇重其子、視天下之人皆無妻、而已獨有妻、則培益其妻、視天下之人皆無兄弟、而已獨有兄弟、則顯擢其兄弟、視天下之人皆無族黨、而已獨有族黨、則寵光其族黨、竭國力以肥一家、而溪壑之貪、尚歉然也、而天下人之父、人之子、人之妻、人之兄弟、人之族黨、則離間之、貧賤之、苦困之、誅逐之、若惡其與已竝世而侵已之有者、至乃顯然誇語於人、以爲富貴可慕、而不可忽也、王莽梁冀李林甫楊國忠元載之徒、皆是已、夫惟據權怙勢、盡利以遺民、則利之所聚者併而受害者衆、復以刑辟取之、則雖甲家銅山、乙家金埒、亦有餓

之、愚故莽黃等既誅、或斥賣家財幾十萬萬、免民租稅一年、或省中黃金尚六十餘萬斤、而百姓提擊其頭、切食其舌、此其効也、故君子喻於義而不肯爲者、惡其事之如彼其汙、而畏其効之如此其酷也、有志於建功立事者、盡以武侯爲矜式乎、夫武侯平生大致、巖巖具在、而或者乃謂不能有成、顧合終其身爲臥龍而已、此詩人務爲勝語、非事之實不可信也、

帝數問甄后死狀於郭太后、太后以愛殂、

孟子曰、殺人以梃與人、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皇太后尊矣、不可即而弒也、而欲其死、故問之以示意焉、又再問之、又數問之、則遁矣、弒莫參於問、匕首爲下、甄后雖毋、然父之所廢也、郭氏與袁紹、然父之所立也、伸毋之怨、殺父所立、是無父也、爲史者書曰帝弒其毋、皇太后郭氏則罪著矣、若文帝之建郭而誅甄、則不待貶而見者也、

立皇子芳爲齊王、帝無子、宮省事祕、莫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所由來、或云芳、任城王楷之子也、

禮無子則取兄弟之子爲後、古今之通誼、非所當隱也、不隱則可責以爲人後之義而禮義明、隱之則父子之心有疑焉、而慈孝闕、明帝乃祕密其事、使人莫知所由來、若竊而得之者、非所以重統緒也、雖當時莫知所由來、而已有知其爲任城王楷之子者、使芳而賢、則後明帝而無他心矣、有如不肖必將致厚任城愈於哀帝之於定陶、恭康王成王之元子也、其傳世決矣、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及齊侯呂伋、以天子衛兵三百人、逆釗於南門之外、猶以顯之於衆、何乃取人之子、私置宮中、泯其所自出、以籠之而可乎、司馬懿雖握手受遺、諦視不誤、然芳之體貌素輕、不繫民望、易於傾搖、無本久矣、

帝用高堂隆議、下詔曰、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世次所出、猶木之有根、體之有首、豈可僞爲哉、魏武之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不審其生本末、或云夏侯氏子、然則魏武之姓、既非曹、亦非夏侯、而

高堂隆乃請以虞爲祖、是一人而三姓。豈不可笑之甚哉、有天下國家者、亦論德而已、夏禚祖禹、商紂祖湯、周赧祖武、其胄可謂光華、而世何以稱之、嬀氏之姓、既不可知、爲臣子者、置而勿論、勸其君脩德行仁可也、必曲爲之說、本以爲榮、祇足取笑、何隆之不學歟、

帝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散騎常侍劉邵、司隸校尉崔林、黃門侍郎杜恕、司空掾傅嘏、議作考課法、久之不決、事竟不行、

論去邪私開進賢之術

司馬氏曰、爲治之要、莫先與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是故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殺、考之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眞僞相冒、要之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爲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群下之能否、煒然於目中、無所復逃矣、苟惟不公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以爲曲私欺罔之資也、

事果難治、而法果難立歟、唐虞考績、成周大比而計、則夏商可知矣、彼其得人之盛、功業之美、後世莫能及焉、何獨後世欲行課殿而不能遂乎、司馬

氏泝流窮源、以謂求諸毀譽、覈諸功狀、皆無緣盡
其理、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此至當之論也、然人
心所以不公不明者、何爲而致、所以能公能明者、
何道而得、必陳其說、使爲君臣者知所趨避、猶庶
幾焉、今直以公明爲美、而無去邪私、開蔽之術、
是猶語人以飯可以療飢、而不教之耕稼也、於此
有一焉、人君誠能清心寡欲、無爲於上、使百官奉
行成憲、不得興作於下、徭役必令輕、賦斂必令薄、
行之三年、吏當稱其職、民當安其業、益務選進賢
德列於有位、汰吏員之冗者、則百姓日益富、刑獄
日益少、官府日益清、國家日益無事、雖不汲汲於
考績、自知其爲治世矣、考課之末流、凡州縣官
皆以督促金穀爲能否、或歲大旱、百姓死亡、縣令
不忍而蠲之、蠲稅則譏訶留滯、滿秩不得去、至令
徵索足數而後已也、或功簿所載一字差誤、則考
功勾稽沮難、行下報上、至於數反而未止也、或貪
吏然猾善於掊克。既足上官之欲。又肥其家、薦舉
之章紛沓而至。部民怨歎而上不知。論訴成獄而

卒無事閱其功簿。乃在褒賞之列。如此之類。千里
固爲此又非盧毓崔林杜恕傅嘏之所得知然則
世敝愈深將奈何哉。

十八年

邵陵厲公

漢尚書令董允秉心公亮獻可替否備盡忠益。漢主
嬖之宦人黃皓便辟佞慧漢主愛之允上則正色規
主下則責皓皓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
丞及允卒費禕薦陳祇代之祇與皓相表裏皓始預
政終以覆國自祇有寵漢主怨允日深

論費禕有愧于董允

劉禪得衆賢扶持僅能守國末年用一黃皓遂至
覆宗黃皓之爲小人固亦非淺淺者矣而董允上
則規益漢主以嚴見憚下則抑制黃皓不敢爲非
此賢者之所難也諸葛公既殂漢之未亡實允是
賴禕有愧德矣

漢大赦大司農孟光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必不
得已然後可以權而行之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
有旦夕之急而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禕謝之
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

小惠若劉晏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陳壽評曰諸葛亮爲攻守旣數興赦不妥下不亦卓乎。

赦之無益於治道也前賢言之多矣而終不能革至按以常典而行之於其間有喜慶克捷祥瑞祈禱之事則又放焉不信二帝三王之法而循後世之制是何也其說多矣始受命則赦改年號則赦獲珍禽奇獸則赦河水清則赦刻章璽則赦立皇后則赦建太子則赦生皇孫則赦平叛亂則赦開境土則赦遇災異則赦有疾病則赦郊祀天地則赦行大典禮則赦或三年一赦或比歲一赦或一歲再赦三赦赦令之下也有罪者除之有負者蠲之有滯者通之或得以蔭補子孫或得以封爵祖考大槩如是而已耳明哲之君則赦希而實昏亂之世則赦數而文希者尙按故事而不能盡去也數者則意在邀福而歸諸已也實者有罪必除有貝必蠲也文者難有是言而人不被其澤也復有若先掲權者以急征暴賦多獄無罪歸之上而施行寬宥布宣惠心自我請之由是數者而論赦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益乎、爲無益乎、人君誠以明哲自期、而以昏亂爲戒、則所謂按故事而釋有罪者、尚在所議、故事有是有非、豈可盡循罪人若審有罪、豈可盡貸、有罪而貸、則善人奈何、甲殺乙而遇赦、乙已不可復生、而甲得不死、以赦爲偏枯者此也、若曰乙已不幸而死矣、吾未知甲之果當殺之乎、抑疑似也、則援寧失不經之文、而赦之以爲從厚、而終不恤乙之無辜、以赦爲偏枯者此也、百姓負租、或以旱、或以貧、或以乙納而不爲之除豁、或爲官司所抑、代人而輸、其事非一、每下赦令、未嘗不蠲也、而百姓有黃紙放、白紙催之言、自古如此、則以著於令甲者曰、凡蠲旱枯、不得過若干分、而赦令則曰、歲大旱其盡蠲之、百姓喜於盡蠲之文、而不知令甲之有限也、則相與怨其上曰、黃紙之放、特紿我耳、此又偏枯之甚者也、姦宄亂賊之人、知赦之可擬也、則冒期而爲姦宄亂賊之事、僥倖貸釋、不可勝數矣、亦或病其然、則下令曰、凡距赦若干日而殺人是待赦也、不得以赦原先爲遠期焉、而姦宄亂賊

之人、有財可行、有力可援、有反可悖、有來可使、一入囹圄、用是數者、遲延稽故、終以無事、而捕寇之吏、被傷之主、發覺之人、往往反坐、於是善良困於姦宄、閭里怵於亂賊、喑嗚飲氣、無路伸吐、此又偏枯之甚者也、靈帝行冠禮、大赦天下、而黨人不與焉、自是後凡五赦而益增五族之錮、又五赦而黃巾起、不得已乃赦黨人、黨人縱有罪、不輕於十赦之惡逆乎、況黨人無罪、而願忠於君、志除姦凶、以清天下者也、乃經十赦不得已而後赦、此豈直偏枯而已、舉四肢皆廢矣、四肢盡廢、頭首兀然、其能不爲人所捽擊曳挽而什乎、於是董卓爲之、袁紹特之、曹操靡之、獻帝爲所挾而不得赦、伏后爲所弒而不得赦、二皇子爲所殺而不得赦、語赦至此、無益明矣、明哲之君、監失而思得、舍非而從是、莫若用虞舜大易呂刑周官之法、則雖贖蔵而不一赦、一年而十百赦、無不可者、舜之法曰、眚災肆赦、赦謂有目病而害加乎人者也、大易之法曰、君子以赦過宥罪、過誤則直肆之、罪答則稍寬之而已。

呂刑之法曰五刑五罰之疑而不明者則赦無疑則不赦矣周公之法曰赦幼弱老耄憃愚非此三者則不赦矣魯國肆大眚春秋非之以其無謂而盡赦也取正乎孔子略法乎虞周大易之訓則刑罰盡道可以代天之春生秋殺矣吳漢攻戰之士也臨終獻言勑光武以勿赦陳壽於孔明有憾者也而稱舉不赦之卓況爲天下國家者可不如吳漢陳壽之見乎

以光祿大夫徐邈爲司空邈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闕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固辭不受

千官列職而宰相最貴均於輔佐而三公爲尊豈非人臣所願望之極地歟然名實副則君子樂之名浮於實有羞惡辭讓之心者不肯居也卑官小品才不能稱尚爲人所指目況三公乎故有孔孟之道則可爲三公能以此道與王論而明之以格其非心而引之於當道則可爲三公幸政之綱治事之大使下有法可守則可爲三公調適人主昔怒以施賞罰無僭無濫以召和氣則可爲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公克稱此者伯禹在舜朝保衡在太甲朝周召畢陳在成康朝亦才難矣咸無焉而居其位則劉嶠以附中官而爲司空張顥以中常侍弟而爲太尉崔烈以入錢五百萬而爲司徒董卓田令孜龔澄樞以專橫凶恣而爲太師又何足貴哉當是時魏政已衰柄歸司馬若由德而論徐邈亦何忝於三公而邈辭之固守之篤清規遠識照映今古共視何晏占筮惟恐不得至三公者相去豈直九牛毛哉在漢得一人不願爲宰相者曰孔霸在魏得一人不願爲三公者曰徐邈斯二人者眞百世之師歟

何晏自以爲一時才傑人莫能及嘗爲名士品目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以況已也

易書開示中正得失之理表明吉凶悔吝之先使人知所避就詞若隱微皆指人事不如是則聖人竟固爲玄談以無益於世乎而學易者往往歸易

於虛無幽渺、不涉世用、而其所行則背義違禮、以趨乎凶悔之地、其失本於人自人、易自易、而不知易卽人也、何憂熟於易之文矣、不會理於心、故勸曹爽勿以權與人、非易也、欲爲吏部尚書而奪盧毓之位、非易也、既得要路、違忤者罷退、附會者升進、非易也、與大將軍縱酒窟室、非易也、爲人情近而無誠內躁而好辯、非易也、以貌自喜、粉白不去手、非易也、要管輅作卦、欲爲三公、非易也、動與易違、乃以神自處、不悟其已爲鬼幽、此正猶桓範責曹爽何以讀書爲者自何晏王弼以老子莊周之書、訓釋大易、王衍等競相慕効、專事清談、糟粕五經、蔑弃教實、風流波蕩、晉隨以亡、覆轍在前、而後車不戒、世人亦王衍清談之罪、甚於桀紂、而未見臨川談經之弊盛於王衍也、或問清談祖老莊虛無之論、其致弊固宜、談經者宗孔氏、何及於世禍乎、曰其源深、其流漫、非一言而可盡、姑論其大者、所行異乎所言、所言異乎所行、以此教人、使人不異乎已、臨川之大機也、所行異乎所言、故訓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經語孟之書高挹道德深鉤性命曰如是而仁、如是而義、如是而智、如是而信、如是而禮樂、如是而刑政、虞舜必同乎唐堯三王必同乎二帝孔子所教、即堯舜文武之道也孟子所訓、即周孔回伋之所述也牽引配合如出乎一人援據比類如出乎一時析字之偏旁則李斯小篆有道德性命之意信佛之幻詭則李長者合論貫八卦九疇之妙此其所言之失大槩也所言異乎所行故開陳熙寧元豐之政變革祖宗拂違公議以成憲爲因循

不足法以君子爲流俗不足聽水旱千里流殍無數則曰天地不仁芻狗萬物固聖人所當同也聾出東方人心震恐則曰天道助順布新兆祥乃交趾所宜討也假省耕斂之文以散青苗錢而取二分之息於百姓假庶人在官者之證以行免役法而植不拔之根於胥吏啓人上侈心則飾鳥獸守成之詩而曰宰制萬物糜不爲侈疾士大夫異己則飾酒誥群飲之說而曰小人衆多當先殺罰此其所行之失大槩也夫其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而

倚君之威布其言於學者、命其徒爲師儒、教於太學、以風天下、合此者則升進官使而富貴、不合此者則遺弃廢黜而困窮、而其言曰、成天下之治在人材、成天下之人材在教養、教養遍天下、行之數十年、天下之士、行異乎言、言異乎行、人自人、書自書、以致中原板蕩之效、而臨川氏之學、方且顯行、識者憂之、而末如之何也、踰於利者宗之而莫能遵也、彼爲莊老清談者、不好則已矣、故曰、臨川談經之禍、甚於曼衍者、豈虛云哉、

曹爽之在伊南也、將濟與之書、言太傅之旨、不過免官而已、爽昧濟封侯、固辭不許、濟病其失言、遂發疾而卒、

將景侯可謂有恥矣、司馬誅爽、未爲非也、濟與爽書、若甘言誘致者、而濟實不然、乃爲蠱所紿耳、自不知羞惡者當之、折簡而取挾主之大將軍、勝於戰師而夫勝、其功亦不細矣、而濟不惟辭賞、又以死繼之、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蔣濟則有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三年

論潘夫人讀書

吴潘夫人有寵、生子亮、吴主愛之、有廢太子和之意、群臣固諫、吴主大怒、族誅言者、遂廢和爲庶人、王昶言於帝曰、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擊之。帝從之、大敗吴師、斬其二將、

人主舉動、敵國視之以進退其衆者也、吴主已老、方且廢嫡立庶、殺戮諫臣、非惟魏師亟來、斬將覆軍、而全吴之亡、實自此兆矣、君臣父子、人道大倫、有國有家、存亡所繫、經籍垂訓、莫先乎此、大帝嘗言讀書大有所益、以廢立之事觀焉、雖曰讀書、吾必謂之未嘗讀也。

論司馬師自反非誠

王昶毋丘儉兵敗走、朝議欲貶之、大將軍師曰、此我過也、諸將何罪。雍州刺史陳泰求救并州、并力討胡、師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二郡胡以遠役、遂驚反、師乃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人皆愧悦、

司馬師引敗歸已、善矣、然非自反之德、蓋悔殺王儀而爲之也、王儀言關東之敗、責在元帥、可謂忠而有益於師者、當歛容致謝、克己下教、則庶乎孔明之德矣、乃怒其委罪在己而殺之、此失豈可追

也若無引咎之言而又貶黜諸將是再自敗也引敗歸已未足以增隆其業纔可少弭殺儀之罪爾中書令李豐數與帝獨語不知所說司馬師詰之豐不以實告師怒殺豐李豐爲中書令帝素獨召與之語司馬師不悅也豐當奈何疏君則不忠親上則犯難事之難處者也度帝可輔而已能制師雖居其位亦不宜有親疎之形況祿去公室政在司馬再世矣帝與豐雖欲圖之必不能克也然則數數密語何益祇自族耳當是之時不仕可也

中領軍許允爲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帝以允當出詔會群臣帝特引允以自近允與帝別涕泣歔欷允未發有司奏允放散官物收附廷尉徙樂浪未至道死

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八柄在已則手揮指顧而九有順從一失其柄雖對臣下出語伸情亦且不得哀哉奈何輕以柄而假之人哉李豐在中書未必能治司馬師已忌之

版權圖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許允嘗總兵又得河北督將之權或足以病師矣而帝引以自近執別獻愬是將何爲哉乃所以促允之誅而速巳之廢耳

高貴鄉公

帝晏群臣於太極東堂與諸儒論少康漢高優劣以少康爲優也方司馬氏於澆墟而形滅之之心曹髦於是時惟晦庶可免禍在易明夷之象曰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乃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故終於不明晦無登天之照而有入地之辱矣髦之夫東堂諸儒孰非昭之人者是髦故欲昭之聞之耶何其偏之甚也

吳大司馬呂岱嘗薦吳郡徐原官至侍御史原好直言岱時有失原輒諫之又公論之人以告岱岱曰是我所以貴德淵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岱不復聞過矣

賢哉呂岱可以爲法矣世之薦士者鮮不以恩自居則望報劾之勤以位自賢則

則責受教之禮、又或不然、則曰爾賢爾才、吾引爾而官爵祿利之、吾責塞矣、相忘而已矣、孰有齒長位尊、樂聞其過、而納門下之諫、誠心不怨、如呂岱者、哉、自識暗局狹者當之必積以爲憾而反加之罪若王鳳之於王章、其相去何啻天壤也

吳主召驃騎將軍呂據還都、據聞孫琳輔政、大怒、表誅琳、兵敗、胤夷三族、或勸據奏魏據曰、吾恥爲叛臣、遂自殺、

薦滕胤爲丞相、琳以胤爲大司馬、據引兵還、約胤共

惜哉呂據有忠志而擇義不精也、建宰輔不當非外臣所當預若以責戚之卿、同國休戚者上表密諫可也、彼召還朝乃以兵入、與滕胤同謀、欲殺國相心雖非叛、師則何名、無乃惑於與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之說乎

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充見征東大將軍諸葛誕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爲何如、誕厲聲曰、卿世受魏恩、豈可以社稷輸人。

君子貴常德、小人厭常情、惟有常德、故夏之臣豈

願商得之、商之臣豈願周得之、自非人主大無道、
天弃人叛、不可如何、則仁人義士、未必不欲扶持
而安存之、小人則不然、喜新而爲奇、惟權是從、惟
利是就、故亂臣賊子之能濟其惡者、皆以小人爲
之羽翼、而小人貪得者爲之出死力、効智計以成
之也、彼其易君改國、不過圖名位而已、使命而有
之、雖不易君改國名位固可得也、使命而無之、雖
易君改國、其如命何、貴賤貧富、皆受數於天、豈智
力可移、易君改國、貧而可富、賤而可貴、是人自爲
命而無天矣、然小人紛紛然爲亂臣賊子出力効
智、則亦不思之過也、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周公戒成王用常人者人而無常則無所不至也、
漢譙周作仇國論曰、戎問往古能以弱勝強、其術何
如、曰、吾聞之、無患者常多慢、有憂者常思善、多慢則
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衆、
勾踐邮衆、以弱斃強、此其術也、
愚觀周之言、其謂勾踐是也、非知文王者也、文王
惟可取而不取、故君子稱其事殷之德、豈有筭數

於其間哉故先儒論成湯文王者皆以常見而量聖人之度湯升自陑則曰出桀之不意文王既脫羑里則曰陰脩德政皆非也周又曰蜀當是時可爲文王難爲漢祖亦非也文王以小事大自其初時爾厥後賜鈇鉞專征伐國於岐山化行江漢烏在其爲弱也使紂興兵西伐亦必有以處矣乃責劉禪以文王之事是求千里於跛鼈也

吳孫琳專擅權勢殺幾功臣吳主謀誅之語泄琳廢吳主爲會稽王以吳王罪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琳怒殺之

吳王被廢彝不能救徒死何益乎曰食焉不避其難人臣之義也君高位享厚祿躬見其君廢於强臣既不能救又不能死則是與賊同情矣霍光廢昏立明猶有言其罪者而朝廷加肅況君欲治吾罪而報之者耶若彝可謂不求生以害仁能殺身以成仁矣

元帝

譙郡譙康文騫壯麗好言莊老而尚任俠山濤爲吏

論司馬昭濫殺無罪

部郎、薦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怒、以康言論放蕩、害時亂政、殺之、

司馬昭方有代魏之志、故惡康薄湯武、是以湯武爲弑君奪國、與已同也、不然、是以已爲順天應人、與湯武一也、湯武革命之事、經仲尼折衷、取其誓誥以訓後世、與順天應人矣、豈曰弑君奪國云乎、師廢芳、昭弑髦、炎代璜、三君之失、果可班於桀紂、爲天下所疾耶、不如桀紂爲天下所疾、而司馬氏弑而奪之、乃敢以湯武自況、小人之無忌憚、自以爲中庸者、則其濫殺無罪、又奚貴矣、不如褒虛名無實、非能爲臥龍者比[illegible]也、

炎興元年

任城魏舒少孤、純質朴、不爲鄉里所重、舒亦不爲皎厲之事、司馬昭辟爲參軍、舒於細務未嘗是非、至與廢大事、人莫能言者、舒徐籌之、多出群議之表、昭深加器重、

論魏舒[illegible]

魏舒有內實而不表襮、其質信美矣、府朝碎務、無所是非、獨爲司馬昭籌廢大事、是贊昭篡奪而已、其所議多出衆議之表、是他人未敢言者、舒獨

言之、其亦曹操之董昭乎、

大舉伐漢、漢兵大敗、譙周請來降、北地王諶怒曰、若
禍敗將及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
帝可也、漢主不從、卒用周策、

北地王諶之言是也、有烈丈夫之風、可以見先主
於地下矣、譙周所陳、非亡國之法、死於宗廟正也、
服爲臣虜、是徐子章羽所以見惡於春秋者、尚何
以貪生失理勉其君哉、

鄧艾既破蜀、頗自矜伐、

論鄧艾量不足

受於天不可移之謂命、物則具之謂性、知理合之
謂心、有所生之謂才、涵容之之謂量、身履之之
欲、想而度之之謂意、潛而索之之謂思、時存省焉
之謂念、能其事之謂德、人皆由之之謂道、非人所
謂行、行而成之之謂德、人皆由之之謂道、非人所
能爲之謂天、矜伐者量不足也、君子常語量矣、引
鄧艾以明之曰、艾位三公、年七十、亦善自持、及破
蜀有功、則量滿矣、故量稟於資而廣於學、秦漢而
後、人君之有量者、漢高爲冠、人臣之有量者、子房

孔明爲首。自餘尚多有之、高祖由亭長爲帝而監門戍卒見之如舊。終身無驕侈之意。雖光武文皇。晩節未路未免少變也。學士大夫有預舉送而滿者、有得名第而滿者、等而上之、有至宰相而滿者、方未滿時、矜伐不形、及其既溢、不可揜矣、故質稟裕如者、當學以成之生而淺迫狹隘者、當學以廓之、廓之之道以識爲先、識天識命識性識心、則萬物皆吾度內也、若斯人者、際天爲量矣、

加晉文王昭殊禮、

司馬氏取魏、猶曹氏取漢也、胤臣賊子之心、求嘗不欲速、顧勢有未可、則緩以圖之、歸於得而已矣、

司馬師既廢曹芳、而猶立高貴鄉公。司馬昭既弒曹髦、而猶立元帝者、亦人圖大事、亦欲十全而不遽、則得之亦稍安若肆其凶力、非不可亟取、然不旋踵而禍及矣、王莽董卓朱溫是也。黃鵠利於螳蜋、挾彈者又在其後、亦人智足以及此矣、以昭爲晉王受殊禮之節觀焉、亦可謂魏世有教化風俗、使司馬昭畏名義而不敢取乎、

論司馬孚欺世盜名

帝禪位於晉出舍金墉城、太傅司馬孚拜辭、執帝手流涕、獻欷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考司馬孚忠於魏室之事無有也、惟邵陵厲公之廢、孚送之悲不自勝、高貴鄉公之死、孚枕其股而哭之甚哀、如此而已、師昭擅魏、孚爲上公、與建晉朝、於魏何有、及帝遜位、孚又獻欷、每值君父大變、輒以泣涕悲哀眩惑觀聽、實則安據高位、常都寵榮、至於沒身、又令斂以素棺、時時若初無意於富貴者、且自號曰有魏貞士、而史稱其廢立之際、未嘗與謀、若孚者、可謂敢爲大言絕行以欺世盜名、姦人之深厚縝密者也、推見至隱、罪不容誅矣、

晉紀

武帝上

泰始四年、秋七月、衆星西流、如雨而隕、

春秋莊公七年星隕以應王室將虛漢成帝永始中星隕以應賊莽篡立、君子以謂人有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不可誣也、當是時、晉方向盛、而已有此變、及帝將崩前一年又有之、愍懷西駕、銅駝荊

嵇司馬之錄訖於長安、江表雖興、自非同姓、天之不人顯矣。

王祥卒

祥之至孝超卓、不事清談、又有政事之才、用爲公輔、可以表化天下矣、然孔子曰、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也、祥仕魏朝致身太尉、革命之際、初無一言、隨衆升遷、不以爲異、孝誠雖顯、忠節遂墮、無乃質美而學不足乎、故成材莫大乎學、石苞賈充王

沈之徒、不足責也、如祥者、君子惜之、

匈奴右賢王劉猛叛出塞、

時運不窮、事變無止、晝夜寒暑、更代盛衰焉、欲日月爲俄頃之停留、不可得也、治亂興衰、即晝夜寒暑之差久者也、然考之方冊、亦可謂速哉、桓靈敗漢、召董卓之禍、關東起兵、資曹操之勢、有親六傳而不能并天下、司馬一統而不能傳三世、窺覘覬覦之人、每每生於恬安不戒之日、而人主鮮能悟也、晉武帝方且大封同姓、以隆基業、而夷狄姦豪、

已如癰疽、伏於肘腋、劉猛先叛、劉淵繼爲左部酋帥、是時吳猶未平也而亡晉者乃匈奴焉。窺跡前世、無不然者、然則何以逆知而預防之、曰、惟增脩德政、固結民心、則可祈天永命矣、故周公告成王曰、我不知歷年、惟不敬厥德、則早墜厥命爾。

爲天下國家者、事皆務實、則治道固矣、昔周淵上首級無虛數、帶櫟問之、對曰、征討外寇、多其斬獲者、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封域之內、有叛逆而克之、淵猶以爲恥也、傑善之、淵之言半得半失耳、趙克國先零之征、豈非外寇哉、而未嘗有一虛辭、武功固大、民聽固聳、何有設僞足以動人者、皆有乙國伐甲、甲國拒之、今年戰則露布曰俘斬幾千、明年戰則露布曰禽獲幾萬、或自相踐踐、或墮崖擠水、不可勝計、此亦大武功而聳民聽者也、計其所陳、累其所殺、乙國當無遺類矣、而甲師日弊、甲地日蹙、乙之強盛自如也、彼秦功上狀者、又晏然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八年

賈充者人不評

賞而不辭至或怒其酬之之薄君臣知之以爲兵家常態而不治其亦開晉武之黜石鑒乎試欲劾之則如是者失將士心彼且泮然散矣晉武平吳未嘗以無石鑒而闕事也此可以爲御將之法也

尚書令賈充巧諂與太尉荀顗中書監荀勗越騎校尉馮紞相黨友朝野惡之

司馬氏經營大業其人材多在宣景文王之世至武帝即位爲公輔與大政者亦蓋鮮賢材矣而賈充親曾弑君罪在成濟之上乃輔相初政而馮紞荀顗荀勗又皆小人而據要位相與黨友獻納邪說間離齊王攸納充女爲太子妃晉之亡也用此二事而武帝不之悟也賈充亡魏又亡晉非人之不祥者歟康節邵先生深明易數以晉室之禍本於夕陽亭之一言石勒長嘯於上東門亦悠悠耳師昭廢二主殺一君欺人孤幼以奪其國曾不再世稱兵相屠者起自兄弟叔姪而非他人也出乎爾反乎爾可不信夫得之不以其道而欲長有也難

矣、

帝問侍中裴楷以得失、楷以賈充姦邪爲言、帝出充都督秦涼、公卿餞於夕陽亭、充問計於荀勗、勗曰、公爲宰相而制於一夫、不亦鄙乎、然辭之實難、獨結昏太子、可不離而留矣、勗請言之、初帝將納衛瓘女爲太子妃、充女絕美且有才德、帝遂因請、勗與荀顗馮紞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帝遂從之、留充若舊任、賈氏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后賢而多子美而長白。

謂賢爲不肖、是爲非、此不可以目見也、當以心見、心有所蔽、則言者信之矣、目有障翳、則罔者信矣、晉武無目病、欲爲其子娶賢種、而腹心之臣欺之、謂醜爲都、黔爲皙、太子納婦、武帝見其不然、亦可悟矣、竟泯默而遂成之、是不直可欺以其方、又可罔以非其道也、然則何所不可罔矣、顗勗所若官、武帝所授也、武帝方即大位、委以幾要、遽有叛心、交附邪臣、相與罔上不道、以傾覆其國家、不知於已

亦何利焉、其可惡如此、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人君可不念夫、
以鄭袁爲司空、袁固辭、
三公之位、人臣自非庸謬不才、孰不有願爲之志、
至或交結中官、如劉囂而得之者。或輸納貨賂、如
張溫而得之者。或納約宮禁、如李林甫而得之者、
或黨附夷狄、如桑維翰而得之者。苟欲得之、無以
制其欲、則無所不至也。鄭袁亦無大過人之行、其
辭司空而不受、必以賈充馮紞之徒、締交迷國、恥
與之伍也、亦可謂賢矣、亦可謂貪位慕祿、進而不
止者之師矣、
吳中書令賀邵曰、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眞僞相貿、人
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
舌、

賀邵所謂反理之評、詭道之論者、人未之嘗言也、
邵何以得此、敢問其是非曰、先君子每味其言之、
能中亂世之病也、即請問其目、先君子曰、以王介
甫觀之、自謂窮理而知道者、河北淮南水旱流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則曰聖人以百姓爲芻狗然後與天地同華山崩覆壓六社則曰太山頹哲人萎乃韓忠獻薨謝之應彗出東南神考恐懼則曰天道助順除舊布新乃交趾將滅之象水旱連年四方上聞則曰爲人牧者不必論奏災傷之事目孔子春秋爲斷爛朝報不刻於學官而解釋李斯小篆以爲有道德之意元臣故老忠諫正士咸廢逐之而擬諸堯讓說難任人禁邦誣祖宗創業太平百年而指爲因循之政不足法馮瀛王歷事五代臣節掃地而稱其

論羊祜之事非將帥保境土之正法

知道商君酷法致秦之亡而稱其能必於行政未可非也所謂反理之評詭道之論也

羊祜脩德懷吳刻日而戰不爲掩襲之計軍行吳境刈穀爲糧必計數償之吳人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嘗通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自屈也各保分界無求小利吳王詰之抗曰一鄉一邑不可無信義況大國乎

人臣之義無私交將軍師保境土以扞外患與凡人比鄰而居敦交好通憂虞者異矣宋司馬子魚

曰勉敵之人盜面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羊祜務以德信懷吳人、與陸抗使命常通、降人欲去、即以還之、刻日方戰、不事掩襲、美則美矣、而非將軍師保境土之正法也、以爲計耶、卒之所以取吳者、凡八大將、二十餘萬人、舟師數千里、戰勝攻克、非吳人感祜懷徠之恩而自服也、故君子以羊祜陸抗、交歡邊境、方之華

元子反私平於下而蔑其君、仁人正義而不謀利、法固如是也、借使羊祜當日以此得吳之城壁鎮戍、或取其師徒而有奉使交私之嫌、則所得者少所喪者大、仁人不爲矣、六一居士評羊杜襄陽去思之美曰、元凱以其功、叔子以其仁、蓋亦未知仁之爲道、夫慈愛寬厚、特仁之一事耳、且原祜之心、誠非爲私、況以大晉而臨一方之吳、若無可嫌者、君子猶以爲不可、有如吳人臣晉而陸抗行之、公爲交驩陰有通遺、安知其非借勢於晉以固其權、

論立子之事不當謀諸卜筮

取必於吳而脇其主耶、故君子於祐之事正之。所以謹禮於微、訓後世臣子無外交之義也。

帝以太子不慧、訪於楊后、后曰、立子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也、

人之大倫、有常有變、雖曰賢者守常、聖人盡變然當事之危疑難處、而關國家之存亡、賢者當之、雖不能盡變、亦必審擇輕重、斷以大義、則庶乎不失矣、立子之事是也。昔者帝乙生庶長曰啓、嫡子曰受、不知受之幼也、已爲無道、帝乙守立嫡之義而立之歟、抑受方幼少、過惡未形、而帝乙立之也、使受方幼少過惡未形而立之可也、若已爲無道、帝乙舍微子之賢、輕喪邦之禍、以不失立嫡之義、則帝乙之愚、可勝言哉、帝乙雖未能盡倫而適變、苟有知子之明、念成湯之業、見受之必至於亡國敗家、而微子爲可以保宗廟社稷也、則必審擇輕重、斷以大義、舍受而立啓矣、此則不待聖人可勉而至者也、世之君子乃曰、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然寧亡國而不爲者、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此

膠柱調瑟之論也、豈有以四百年之天下、付之如紂者、寧覆亡其宗社、祝斷其血食、而務存禮之大節、嗚呼、曾是以爲禮乎、惠之不慧、無人不知、帝亦知之矣、廢而立齊王攸可也、立皇孫遹亦可也、不謀於能斷大議之賢人、而謀諸閨閫、晉室不遐寶應命、

武帝自取之哉。

山濤薦嵇康子紹、帝徵之、紹以父死之故、欲辭濤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紹乃

嵇紹處已之失、由山公語之者非也、昔舜殛死崇伯、而禹事舜爲司空、又受其天下、何哉、至公故也、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言之云爾、何以見其服乎、以禹觀之、子尚不敢以殛其父爲憾、他人可知矣、此之謂天下咸服、如紹者、終身不仕晉室、如王裒可也、爲人謀而不盡其道、使人忘父之怨而從於亂、仕之利、山濤之失大矣、且其所謂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者、又非康紹父子義類之所存、紹聞之翻然而起者、何所悟也、無乃固有釋怨之

晉武滅吳元年

前而會逐濤言之適瞰

邵陵厲公之廢也太宰中郎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不出寢所乘車足不履地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

或評范粲何人也有曰忠人也不忘舊君守死靡他可不謂忠乎有曰義人也惡司馬氏不與同立可不謂義乎以愚觀之粲仁人也所守既正久而益確寢所乘車臥疾不言凡三十六年以此終其身心苟不仁又安能不爲變計乎

二年

論張華攻吳之常理

羊祜請伐吳

羊祜山濤皆晉之良臣也祜必欲伐吳濤曰不如釋吳以爲外懼二子之策孰優曰推伊尹之志一夫不獲堯舜之澤如已納之溝中而以大晉君臣坐視江南困於孫皓則伐之是也準范文子之見苟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而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苟爲晉遠慮者姑俟晉武中才之主耳則伐之非也苟爲晉遠慮者姑治內可也自吳而言肆爲無道驕奢殘虐以蕞爾一方欲抗天下十分八九之勢不知敵人所以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我者無虛歲無遺策也晉有天下十分八九之勢
皆容吳黃屋左纛自樂於海濱故智臣願効其謀
勇臣願効其力必至於席卷蕩平而後已耳嗚呼
此天下強弱攻守之常理也
太傅何曾驕名過度奉養如人主及卒博士奏秦秀議
益者令天下之公非所當私秦秀議曾當矣而帝
以策收從美稱然則置博士何爲哉且人君而益

其臣以美稱者亦施之之意也我能以制勑破公
議易臣下惡益則爲人臣者豈當加惡益於君上
乎使凡事皆視此行之公道盡廢私意是用君臣
訣說以不正相寵光夫適所以自慊而貽天下後
世之譏耳今史曰何曾名與實爽怙亂肆行有
司益曰謬醜而帝策益曰孝讀之者是非之心皎
然則改之者何益哉於賈充亦云
匈奴左部帥劉豹子淵爲任子在洛陽齊王攸言於
帝曰陛下不除淵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

信懷殊俗，乃用疑殺人侍子，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
漢高是也。
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漢高祖撫吳王濞曰，後
五十年東南有亂者，非汝乎？濞初封未反，雖有反
相，非其罪也，何名？而殺之，高帝亦語使勿反而已，
劉淵爲任子，無罪明矣，齊王攸遽請殺之，是以猜
虐恭帝也，於時之論，攸不逮王，渾遠矣，然世之議
者，以唐太宗殺李君羙爲濫刑，以晉武不殺劉淵
唐明王不殺安祿山爲盛德，其論晉武唐太宗當

矣，論明皇則失之，祿山爲將而覆軍軍。有常刑，張
九齡請斬之，非以猜也，不得與司馬攸爲比，明皇
不從，是失刑而縱惡，安得與晉武同心哉。
大舉伐吳，吳丞相張悌督戰，吳師敗，副軍師諸葛靚
先遁，謂悌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
自取死，悌垂涕曰，我爲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識
沒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遁
耶？遂死之。

古人一受賢者之知，其自効甚於報爵祿之寵，以

爵祿之寵易得、而賢者之知難遇也、張惙非吳臣第一流、觀其臨難致身、死而合義、不肯貪生失節、以負名賢知顧、可謂烈丈夫矣、豈與姦邪偷合之流、始則屈意先生大人以發其迹、依倚正道、收拾端人正士、臣伏夷狄、不以爲恥、其視張惙相去豈直蜩蟬轉之與蘇合哉、

吳主皓降、凡克州四、郡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

蜀之士也、有戶二十八萬、甲士十萬、吳又倍之、以力而論、皆足自守、譬如人身、四支尚强、而心既盡病、無使形者、則形將焉用矣、嗚呼、人之靈於萬物、中國之制御夷狄、聖哲之折伏奸雄、正道之破散邪說、一理也、身無使形者、卽項羽重瞳子而首體五分、有使形者則孫臏無足、祖逖無目、而戰勝攻取、以小撓大、何往不然、故思保天下國家者、常正其心、使極於清明、莫能欺蔽、則雖少康一旅、足以祀夏、配天劉秀騎牛、足以興復漢室、何況中天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立、撫四海之衆、執得而窺覦之、苟爲不然、靈者
憤憤、則棄賢保姦、不恤百姓、絕忠諫之路、長禍亂
之階、如劉禪孫皓雄據一方、江山足憑、兵甲尚衆、
亦不免於面縛衘壁、爲臣虜也、可不畏哉、
王濬上表曰、臣孤根獨立、結恨强宗、夫犯上干主、其
罪可赦、乖忤貴臣、禍在不測、
實慶刑戚曰、君者出命者也、宰相者行君之命
者也、君無是命、宰相雖欲賞慶刑戚乎下、不可得
矣、而王濬何爲有貴臣不可忤之說耶、曰、此非論

君臣之常理也、謂君失柄而臣竊權者也、人主如
天、無所適莫、非大有道、惡疾忠正、是棄之於龍逢、
紂之於比干、則怒亦有時而釋矣、惟權柄下移、使
病壞者用以飾喜飾怒、則施之必過、賞不過、不足
以鼓舞小人而示恩、罰不過、不足以阻遏君子而
立勢、人君所欲賞刑、反不得伸、必多爲之說以變
之、而已之所欲賞刑、必文之以有功於時、有害於
國、而必行之、自趙高王莽以來、所旧一道、王濬非
虛言也、人君可一日而失其柄乎、

論劉毅無所規益

讀史管見卷第七

宋建安胡寅著

明太倉張溥閱

晉紀

武帝下

太康三年正月朔帝祀南郊禮畢喟然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是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及也

晉帝并圜丘之祀於北郊是陽從陰夫從婦非小

失也。莫有議者。既行夏正。而以正月之吉。有事於南郊。何禮也。武帝比方之問。其可知矣。無亦謂天下分析之久。至已然後混一。欲以光武自況與。毅宜對曰。陛下武功既昭。克廣前烈。掩迹曹魏。而遠紹漢家矣。然儲嗣常才。公輔近局。諸王地大。而法制不脩。風俗奢頹。而禮度未立。自宜皇景文經營四方。數十年來。所用多權謀策畧之人。陛下當翼其深思衆建賢德。使之損益大政。爲國永圖。而平吳已還。志意驕侈。不適聲色。異乎成湯警戒無虞。

未同舜帝。臣恐禍發所忽。安而易危。此宜聖慮所當留意者。如此庶乎足以警帝矣。而顧舉賣官畜錢一事。豈能有所規益哉。

賈充老病。自晉誄傳。從子模曰。是非不可掩也。充薨。博士秦秀議曰。按誄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誄荒公。帝更曰武。

人爲善者心也。爲惡者亦心也。心有二乎。曰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自其爲善惡言之。則從危而蔽其微。故一而二也。自其爲善

論史館失 三年 人努力格奪

言之、則造徵而平其危、故二而一也、是以君子貴克已焉、彼小人爲不善、非以不善之誠善也、爲善而不獲利、爲惡而獲利、則舍善而之惡、不能自克而已矣、已已不能自克而之惡矣、又惡人之爲善、非惡善道也、惡干之者之或勝爲已之不利也、始之以利、終之以利、於是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其惟微之心、則未嘗亡也、何以見其未嘗亡也、以賈充觀之則信矣、考充平生無一善可稱、弒高貴鄉公、出齊王攸、納女東宮、以覆晉祚。初論

吳必不可取、及吳平則又遽請封禪、其兇邪佞諂如此、所謂人臣之大蝨、晉國之巨蠹也、幸而死於牖下、乃以益傳爲憂、甚是其心亦知平生之非、常不自慊、官雖貴、年雖壽、而義氣不充、終身有餒、則其服蟬衮、位上公、惴惴焉猶穿窬之慮敗獲也、又曷若爲善之榮且泰哉、且克身荷寵祿、二十餘年、豈非命歟、循義而行、聽命所制、必無宜貴而賤宜富而貧之理、然則其爲不善、殆亦徒然、不能易已定之命也、是故君子力於爲善、順受其正斯已矣、充

自憂益傳、其傳終不能弭弒逆謫邪之行、其益終不能逃昏亂紀度之評、賈模所言是也、帝雖違衆行私、更益曰武、然至今垂千年、未有號何曾曰何孝公者、亦未有號賈充曰賈武公者、是非非之本心、豈可以勢力而移奪哉、堯舜之言、民到今誦之、中理故也、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等惡之、言於帝曰、陛下詔諸王之國、齊王攸獨留京師可乎、百僚內外、心皆歸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爲然、

論武帝關而不明

其哉小人之善讒也、以無爲有、以是爲非、則聽者或賢矣、齊王攸賢德冠朝、衆所樂歎、無間毀者、荀勗等知遺之就國、舉朝必以爲不可也、以此言其得衆心、危太子、則安得而不信哉、武帝盍亦追記先帝先后臨終之言、豈私於攸而與朝臣比周哉、要之武帝關而不明、自初信愛賈充荀勗之徒、而意忘其弟故背文明之託、不以爲難、虧友于之義、不以爲歉、而三讒所譖、如水入水也、夫讒人何世

無之惟來讒賊之口。自敗其事而不悟者。爲可歎

杜預卒

晉之平吳、始於羊叔子、終於杜元凱、敢問二子誰

賢、曰、預以才、祜以德、固自有次第矣、其尤不逮者、

祜無貪榮固位之心、預則有矣、或曰何以辨之曰、

祜每拜官、辭多受少、至心素著、每見伸於分劑之

外、又不附結中朝權貴、以取馮紞荀勗所憎、而節

不爲之變也、預作鎮襄陽、數行餉遺、或問其故曰、吾

不求益、但恐作害耳、嗚呼、預熟於左氏傳、善用兵

矣而不聞鄙鼎衛侯垂棘之璧屈產之乘河外之

五城東鄙之三十邑紀甗玉磬幣錦如瑱及晉卿

始禍樂祁見韓蔡侯從吳昭公弗納之事、皆以寵

賂公行保邪廢正敗其國家、是徒取孟獻子謀不

免之一言、而忽叔孫豹衛社稷之正道、昔人稱元

凱傳癖、夫學春秋而不知義利之分、其癖深矣

齊王攸薨、上哭之慟、馮紞曰、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

之過、帝收淚而止、

齊王攸、自賈充之壻也、充何爲惡之如是、庾純當面斥充以高貴鄉公安在、二人成隙、純當除名、而攸左右之、謂純於禮律未有違者、詔從攸議、而二荀馮純、則以巧諂素爲攸所惡也、荀馮既媚奉賈充、充又不悅於攸、所以夏侯和獻立德之言、而充不答、雖然、水流濕火就燥、齊王君子也、充等小人也、各以其類、宜其不合也、攸既死讒夫可以已矣、武帝慟哭、發於中情、又爲馮純所抑、爲之收淚、間絕天性、止繫一言、詩三千篇存者十之一、而采芑。

青蠅巷伯巧言何人斯十月之交之作、聖人皆存而不削、于以見雖大聖人量如天地亦惡讒人之爲害也、

太廟殿陷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其工役築作必不苟、祈於久而固也、春秋書太室壞、君子曰、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則無壞道也、而壞、是不謹於宗廟、未嘗省察其傾之當支也、所以志文公之怠惰、而魯之衰自是始矣、晉七廟雖曰因魏故廟、然非有雨

水浸齧之患則無陷道也而陷其變非止如瞽廟之壞而已也其亡徵乎國之大祀莫大於宗廟宗廟無故而陷於地中天之儆戒亦迫矣人君宜素服哭臨責已修德大臣宜爲國長慮革弊修政而皆無聞焉廟陷凡十有九月然後新廟成于以見武帝之昏荒而晉之亡自是決矣。

三大旱秋八月星隕如雨地震

晉自平吳之後至此九年矣中國四垂幸無風塵

之變而公卿大臣亦無經遠之謀偷安目前贊諛太平是其常也去年日食廟陷是歲史之所書者災異五事而已武帝亦可少思其故戒懼以圖之而寂無聞焉帝舜君臣相戒曰勅天之命屢省乃成于以見武帝之心益荒而晉室之亂亡遂矣

帝知太子不才而恃皇孫遒明慧故無廢立之意

記曰人莫知其子之惡未知之者君子猶責其當知也既知不才矣而恃孫明慧乃付神器與愚暗之子而不疑嗚呼何其不智歟書云一日二日萬

幾幾者微也危也謂禍亂之端常人易之者聖人
不敢忽也而況太子愚暗事有大於此者乎而使
之嗣世待孫子長年以善其後不知一二十年之
間危微之事凡幾端矣此人謀未盡不可歸之天
者也是故帝纘晏駕禍亂並作若慮之於早精選
賢哲夾輔皇孫而授以位其庶幾乎
上疾篤未有顧命獨侍中楊駿侍疾因輒改易要近
樹其心腹帝小間知之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令
中書作詔以汝南王亮輔政擇朝士有聞望者數人

論人主當先
盡人事

佐之駿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去會帝復逝亂皇
后奏以駿輔政帝頷之
人主無內外之患宴安荒忽不知疾之遽侵死之
俄及身後大計遂至卤莽處畫而不能如志抱恨
以沒者多矣中庸曰事豫則立前定則不困武帝
是時不無良臣衛瓘和洽劉頌何攀傅咸之徒皆
在朝列賢於楊駿遠甚舉而加諸上位使參斷國
論共輔幼主亦不至倉卒之間爲人藏去詔板易
置心腹而口喑曰瞪無如之何也故委之天命者

必先盡人事焉。

惠帝

賈后爲太子妃也，有憾於楊皇后及帝卽位，賈后不以婦道事之，又欲預政，爲太傅楊駿所抑，駿楊后之父也。賈后密詔楚王瑋淮南王允誅駿，二王來朝，誣駿謀反，發殿中兵圍其第，太后題帛射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駿既誅，賈后諷羣臣奏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稷，飛箭繫帛，要皇太后非得罪先帝，今黨其所親，爲庶人，張華曰，太

論張華陰附賈后

之恩，苟愷等曰，太后謀危社稷，不可復配先帝，宜廢詣金墉城，於是有司請如愷議，廢爲庶人，詔可。

按摯公有司所奏，張華所議，徑以太后圖危社稷，不毋於聖世，方是時，討楊駿者，兩親王將殿中兵而山，駿既初無逆謀，至是又未嘗有一戈指闕，坐受攻討，駿迫而死，太后以父之故，射帛于外，以斬免耳，不知何名爲圖危社稷，不毋於聖世乎，及有司再請廢后爲庶人，詔肯畫可，華不復切諫，依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入冠台輔、既有兵柄、又錄尚書、其廢東安王縣、裁酒一詔、則建遣楚璋就國、代領其兵、先事制人、疾雷不及掩耳、遂廢賈氏、如反手爾、乃遲疑不果、使姦人徐畫計謀、內交賈氏、反爲所制、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其亮之謂乎、

王戎卒

以一言目人而盡其大致、非聖賢不能也、所謂滅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由也果、求也藝、賜也達、伯夷清、伊尹任、下惠和之類是也、倣此

緘默、陰附虐后而庸奴其君、不待式乾之事已當誅殛不得赦矣、

詔汝南王亮爲太宰、與太保衛瓘錄尚書事、時東安王繇專擅朝政、亮奏免之、以楚王瑋剛愎好殺、欲奪其兵、遣就國、未決、瑋自明昵於賈后、譖亮瓘謀廢立、后素怨瓘、且患二公執政、已不得專、使帝作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宜宣詔免之、瑋欲因此復怨、遂勒兵收亮瓘皆殺之、

惠帝昏庸、孽婦專恣、行道知之矣、司馬亮自諸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失之、則漢末鄉謠學議、相標榜者、未必皆中、而過情多矣、晉人尚清談、以虛無爲宗、則尤不得其當、何晏謂司馬子元爲幾、謂夏侯泰初爲深、而自以爲神取笑後世是也、王戎田園徧天下、親執牙籌、晝夜會計、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嘗鑽其核、烏在其能簡爲三公、無所建明、冀太子不聞輔導、與俗俯仰、烏在其知要而有簡要之譽、簡而要者、固如是乎、

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不能救也、

老莊之學、見周末文勝、人皆從事於儀物度數、而不復有誠信爲之主、故欲掃除弊迹、以趣乎本眞、而矯枉太過、立言有失、玄虛幽眇、不切事情、遂使末流遺畧禮法、忽棄實德、浮游波蕩、其爲世害、更甚於文之滅質也、故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夫物有形者也、事有迹者也、理則無形迹可窺、而有大小長短輕重是非得失可揆

者也無形迹可窺謂之有不可也有大小長短輕重是非得失可擬謂之無不可也何晏之論見於無遂以虛空爲宗而遺夫形而下者裴頠之論見於有遂以形器爲貴而遺夫形而上者皆不知理之言也誠知理矣宜有則有烏能强之使無宜無則無烏能强之使有形器森列不足爲空虛之累空虛寥廓未嘗爲形器之拘雖無思無爲而天下之故未嘗不應也雖開物成務而寂然之易未嘗有擾也此則聖人之正道也

時政在羣下貨賂公行嘗褒作錢神論以譏之

觀世之治亂其道固多然上下清廉則必與治同道之時也貨賂公行則必與亂同事之世也何也上下清廉喻於義者用也貨賂公行喻於利者進也喻者曉解之言也隨所曉解而發於其心行所曉解而施於其政治亂之分豈不判然如涇渭之之易見哉

賈后欲廢太子劉卞謂張華曰東宮精兵萬人若得公命皇太子錄尚書事廢后于金墉城兩黃門力耳

張華拘小
失人幾

華曰是無君父而以不孝令天下也雖成猶不免罪
况未必乎
以事之形迹論之舉東宮兵廢皇后是五刑莫大之罪也以理之輕重斷之國本將搖大臣計安宗廟廢孽后以全儲君是三綱不紊之功也昔周惠王以愛欲易太子齊小白糾合諸侯會盟于首止以定襄王之位孔子稱之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夫父欲易子聖人猶以大義裁之而取管仲以著齊侯之功况賈氏淫虐無道親弒其姑又誣陷太子致于有過乃因以爲罪而欲廢之張華爲國大臣大臣定國大事大事莫大於太子之廢立矣徧召公卿大會殿庭密飭衛兵嚴爲儆守建白中宮弒姑害子危及宗社請行廢黜以安國家不崇朝而禍亂息矣乃拘於小義以失大幾本華之心徇后自固而不知理所不可勢安足憑卒之屈於張林之言無以自解其有以取之哉

永康元年三月尉氏雨血妖星出見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折張華子韙勸華遜位華曰天道幽遠不如

靜以待之、

天道固遠、使初無變動、或偶有小小者焉、猶可以緩儆懼之心、乃一月之中、大異四見、亦既迫矣、而尚曰天道遠、何張華之愚哉、華以博物名、能辨龍肉鮓、蛇化雉、臨平石鼓、豐城寶劍、然上則不識天象、下則不悟人理。何用博物爲哉、以愚觀之、華蓋幷人爾、以文學才藷、早得時名、及致位公台、眈於榮貴、密結賈后以固爵祿、徵諫廢儲以竊公譽、意欲優游卒歲、而不知禍之至此也、臨死之言、自謂中心如丹、而史亦稱其盡忠帝室、世之相蒙可勝道耶、是故君子務知其遠者大者、苟博物如張茂先至神、如何平叔終無救於殺身之禍也。

趙王倫孫秀矯詔發兵、收后廢爲庶人、賜死于金墉城。

凡誅討逆亂之人必有詞、無詞可奉則逆亂之人心未必服、趙王倫既專國政、當請於上、播告之脩、數賈后廢弒皇太后無婦之道、讒殺皇太子無母之慈、禍亂國家、淫惡昭著、天地所棄、祖宗所絕、其

以大義賜后自盡如此非惟深屈賈氏之心又足
以聳動民聽而自初迄終兵甲搶攘舍矯制之言
不復有詔蓋孫秀與倫妄意大事故以亂易亂不
能與於此亦可恨矣
趙王倫逼帝禪位尊帝爲太上皇封拜羣下不可勝
紀下至奴卒亦加爵位
舉事當義則人心服衆庶之情雖利焉趨然上之
人自爭大利而以小利悅之則亦不能悅矣楊駿
初秉大權中外羣臣皆增位一等二千石以上封

闕內侯所以求媚於衆也而何攀非之及駿被攻
圍無益於馬廐之逃司馬亮論誅駿功侯者千餘
人所以收衆心也而傅咸非之及亮被攻圍無赦
於登墻之呼是皆十數年間耳目所接者可以爲
鑒戒矣趙王倫篡位而意在篡奪取之雖能討除賈后而意在
不義又欲以官爵牢籠中外府庫不足以供賜予
鑄印不足以給封侯曾未旬時義兵雲集金墉賜
盡其誰哀之是故由義而動動合人心則不待捐
賞散金帛而事自定矣南陽宗室起誅王莽山

東豪傑入討董卓未嘗以利誘人人自從之則天下之大情可見矣

齊王冏約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常山王乂新野公歆共討趙王倫移檄郡縣遠近響應倫懼逆帝復位帝下詔賜倫死以冏爲大司徒穎爲大將軍歆進爵爲王歆說冏曰成都顒爲太尉乂爲大將軍並賜九錫至親同建大勳宜留之輔政冏雄不俱立宜力求還委重齊王以收人望冏從之冏既得志驕奢擅權殺戮名士中外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望樂歸於穎於是顒表冏罪狀約穎歆乂及范陽王虓同討之乂在京師即將百餘人馳入宮奉天子攻冏城中大戰三日冏敗夷三族

冏以賢王之子糾率諸侯入討篡逆迎帝復位臣子之義得矣即當請帝下詔散遣外兵歸重成都留輔大政已爲之副選建賢材更革弊事辭避榮寵居以謙降顒歆虓乂之師何名而起哉倫秀市朱臺省府衛尚爾空闕戰死之士未加收卹遠受九錫以宣景文武爲比標示爭端於是盧志獻謀

使成都委權而去，以惡相稔，猶且未悟，方欲久專大政，驕奢花宴，選舉不公，任用嬖倖，忠謀者遠，直諫者誅，仗義之功，反成罪釁，以數十萬衆，爲百餘人所禽，遂使獻王國絕不祀，良由生長富貴，不知義理故也。惜哉！

時荊部守宰多闕，詔劉弘補選，弘叙功銓德，隨才受任，人服其當，表皮初襄陽太守，朝廷更用弘，堙夏侯陟，弘曰：治一國者當以一國爲心，必若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堙哉！乃言陟姻親不得相監。

論劉弘可相

皮初有功宜見酬報，詔從之。弘勸課農桑，寬刑省賦，公私給足，百姓愛悦。

荊州遭張昌寇亂之後，自褊心小智，不知事要者，當之，施置拾攘，未易定也。劉弘受詔，來爲都督，歷時未久，而公私給足，百姓愛悦，何效之速歟！詳考其事，亦纔四言而已：曰叙功銓德，曰隨才受任，曰勸課農桑，曰寬刑省賦。此所謂平平之談，非有奇謀異策者也。至於表皮初之勞效，抑夏侯陟之私親，行以至公，表正巡屬，推此以往，雖相國可也。詩

光熙元年
海東海王越
匡國無狀

不云乎、瑣瑣姻婭、則無膺仕、爲已當權、可以擅休
戚人、於是凡爲族黨者、靡不賢材、或官或封、罔有
遺逸、如周之尹氏、詩人所刺、亦異乎劉弘之志矣、
以越守尚書令
八王擾擾、非有匡翌晉室之忠也、倫既謀篡、允遂
圖之、允未及舉、爲虔所殺、而冏召潁川、合兵同起、
又遂誅冏、越尋除乂、四年之間、八存其三、而相圖
未已、欲敵我者少、則我可立、然不知多足之蟲、次
第去之、至于一旦、則不能行矣、越復討潁、潁自不
振、越又討潁、潁亦不支、潁潁皆死、越專朝政、前後
七年、而無經濟之畧、凡所辟置、皆清談不事事、縱
酒殖貨、胡寇日盛而晉亡矣、八王之中、潁潁允賢
於倫虔冏賢於潁潁允乂賢於冏、越賢於乂、此其
人品之次也、七王既殲、太弟孤弱、越勢可以自立、
久而未取、此其所以爲差賢耳、然匡國無狀、莫敢
覆亡、初心非忠、才又不足、皆晉室之罪人也、
劉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事成則曰某人之功、或敗
則曰老子之罪、人咸感悅、辛冉爲弘語縱橫之事、弘

怒、斬之、

有過歸於已者、有善必推於人也、有失推於人者、有善必歸於已也、此人心公私廣狹之辨、而人心服與不服之分也、故或在上、或在下、不矜不伐、而人莫能與之爭、大禹顏回之所以同道也、夫善出於我、謂我有善、亦何不可、此行一形、人見其自私而狹隘也、則不告以善、不肯與之同爲善矣、況於善非我出、掠以歸我、小差則姤人之美、大功則貪天之功、排羣衆而自賢、掩智能而猶用、始則巍然

竊取富貴、終則壞木疾用無枝、古往如是者、豈一人而已哉劉荆州無乃開孔明之風而興起者耶至於怒斬辛冉、尤爲忠卓方承平時、君臣分定、雖奸雄豪傑、不敢萌窺覦之心、及世亂離、上下紛擾、雖徂黠螳勇亦且有飛揚之念晉室而既卑矣弘內則調和諸王、勿以職競糞消戎狄之變、外則綏寧江漢、威行南服、不失臣子之節、方諸權勢既隆、漸生異意、姻之者大心不忌、僭言無章、已則欣然受之、加以官爵、風示群諂、而忘其上浸之可嫌也、

論陶侃因事就功

如莽卓之徒賊亂之事亦異乎劉弘之志矣。

陶侃以運船爲戰艦或以爲不可侃曰用官船擊官賊何爲不可

智者因事以就功大抵如士行所爲也若尚法之世未論其破賊之功先治其以運船爲戰艦之罪矣當時已有謂其不可者齷齪之士拘攣之見何世無之故謝太傅稱陶公用法得法外意此類是也雖然任人而不任法其弊至於各行所見蕩而無宗任法而不任人其弊至於君子不得行其學

論惠帝之崩當歸獄於太傅越

中人闒茸姦人侮文其害彌甚均之二失寧於任人但慎擇賢材以爲大吏而法貴簡要去其煩苛使人易曉而易行則兩得之矣

帝食餅中毒而崩

古帝王以故崩未有不知其人者獨惠帝中毒崩而不知其人以愚觀之羊后無他立之意太弟無欲速之心後庭無爭寵之讐近侍無矯虔之衆諸王交鬬各已衆謝餅中之毒其誰致之大臣當大事莫大於君見弒而賊不討也然則舍太傅越

永安元年
論太傅越恩
暗不才

無所歸獄矣。

懷帝

帝親覽大政留心庶事。太傅越不悅，固求出鎮，
晉惠中葉，王室而既畢矣，懷帝初立，權在太傅，屠
各羯奴蟠據趙魏，琅琊王睿保有江南，獨青徐兗
豫，僅屬晉耳，而劉石方且經營焉，夏屋已傾，狂瀾
既倒，若聖哲馳驅，未知濟否，然帝稍親庶務，越已
不堪，委去朝廷，自使藩服不念國事，終將如何，亦
可謂愚暗不才之甚矣，而史稱帝親覽大政者，又

琅琊王睿
立志堅確

何政邪，夫政與事殊，猶之網焉，其綱政也，其目事
也，籠恐帝之所親覽者，特簿書名數之末爾，儻欲
收攬大柄，正君臣之分，強中國之威，行其政刑，削
平僭亂，是則政也，其果能乎。

琅琊王睿頗以酒廢事，王導以為言，睿引觴覆之，遂
不復飲。

酒之能亡身喪家敗國，古訓審矣，禹惡旨者。周公
戒群飲，孌飲者，孔子戒困者亂者，聖人無是也。以
教人耳，人能止酒者，非以病以喪以慁以異端之

禁則否也、士而能止者、以荒思廢業也、則既賢矣、
未聞人主能飲而不飲也、能飲而不飲、惟晉元爲、
然不嗜飲、不能飲而不飲、未足貴也、能飲者之於
酒、甚夫多欲者之於色也、而況人君口備味、耳備
聲、體備遊逸、情備便嬖、凡可以佐佑觴爵者、無所
不備、於是焉抑制而不飲以終其身、非立志堅確、
期於有成、孰能如此、晉元名論不高、人心未附、始
初建國、事以酒廢、聞王導一言、銘心自克、其終濟
大業、自有餘年、不亦宜乎、

可徒王衍建言、時方危亂、當賴方伯之助、用弟澄刺
荊州、族弟敦刺青州、語之曰、江漢之間、負海之險、卿
二人分處、而吾居中、足爲三窟矣、
爲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皆芻
狗之陳、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失而
不自知也、何晏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出
一轍、後世宗師釋氏者、其弊又甚於清談焉、其發
源之差、則亦相類耳、衍果忠於國者、當東床幽廢
之時、伸明大義、以救止之、而噤無一辭、及爲三公、

所歷變亂亦多矣、又不聞匡正之策、方且陰營三窟、規脫禍敗、既不得免、尚且飾高情、爲遠論、欲欺幼太傳越與苟晞親善、司馬潘滔說越曰、兗州衝要、魏武以之創業、晞非純臣、久處之必生患、若遷于青州、厚其名號、晞必悅、公自牧兗州、藩衛本朝、此爲之於未亂者也、越從之、由是與晞有隙、

元超四旁無援偶敵與苟道將有故是宜要與同好以奬王室乃信讒言而徙奪其地於是劉漢經營東方洛陽許昌之勢窘蹙四合如束薪然卒困於晞晞憂憤而死非晞能殺之越則自取也且身執國命又總甲兵天下九州尚有其四誠能收合奇才內任外用撫寧所有而捍禦強寇石勒王彌亦安能遽傾晉室也乃從潘滔謏邪之計爲魏武爭天下之事夫魏武惟初無尺土也故不得不據要以立根本使其早有王允董卓之權則亦因長安以

圖大業矣晉之未亡惟越是賴越之未破惟睎是倚睎叛則越破越破則晉亡潘滔亦可謂利口覆邦之人哉

漢安昌王盛少不好讀書惟讀孝經論語曰能行此足矣安用多讀而不行

孝經一書明百行之首要矣然非曾子所自爲也體必簡質如中庸不若是其整整也夫劉盛何奴曾子嘗問孝於仲尼仲尼語之曾子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也若使曾子自爲則其

人耳所皆好乃爾夷狄豈可輕哉盛又知行之爲要言之無益與中國專門名家老師宿儒講誦談說而不能行者一何遼哉雖然盛亦未知行之之要也論語弟子有書諸紳者有請事斯語者有願聞一言可以終身者今欲裒論語二十篇盡行之志則是矣言則羙矣吾知其汗漫多愛而無入德之門統道之宗也

楊州都督周馥以洛陽孤危上書請遷都壽春太傅越怒馥不先白已召之馥不肯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懼臣擅命未嘗不惡人之上事於君而不以語已
以霍光之忠尚不免此又況其凡乎原其初心恐
主聞已過而已行之既久凡天下之利病生民之
休戚皆不得上聞至其甚也則危殆禍患之切其
身者人亦不以告俱歸於亡而後已故賢者諫君
廣君聰明則亦求人諫已不欲蔽欺情志交通無
所否塞是謂泰也反是是謂否也否泰之分通塞
而已通塞之幾用君子小人而已

琅琊王虔攸周馥於壽春馥衆潰而死

建國家而以私意行事不足服人心矣周馥請遷
都紓危難方面重臣直奏君父何罪乎而司馬越
怒其不先白已徵之馥不肯行非拒詔也琅琊何
怒而攻之且當時不臣帝室而可怒當攻者獨無
在馥之右耶良以虔得鎮建康出東海之意而馥
得罪於東海故虔亦怒之此可謂報德以私興師
不義者矣身爲盟主規創大業而舉動如此惜哉
江州刺史華軼自以受朝廷命不從琅琊王所督人
多凍之軼曰吾欲見詔書耳及虔承荀藩檄承制署

置官司、改易長吏、軼與豫州刺史裴憲皆不從命、虐遣兵討之、軼敗、斬之、憲奔幽州、

是時懷帝失邦、靡未受命、分符守土、義當存君、華軼欲見詔書、其事固賢於得荀藩檄而承制署置者、且彼不受教令、無乃吾德信有所未孚、盍亦省其所闕、益修政刑、俟天命有歸、申以文告、序成而猶不至、舉兵未晚也、遽爾勿勿專事威力、曾未暮朝、喪三良臣、琅琊之量不宏、而其失於是爲多矣、

石勒初與其伙相失、劉琨得之、送於勒、因遺勒書曰、將軍周流天下而無容身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者、蓋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故也、今授君侍中車騎大將軍、共受之、勒報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當遣節本朝、吾自夷難爲劾、遣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絕之、

勒可謂夷狄不義之人哉、人以毋歸之、豈不猶天與其毋、不得見而復見、其恩當與毋等、拜琨可也、

臣琨可也、土地玉帛人民、惟琨所欲而予之可也、

雖舉國以聽琨之所爲可也、爲毋而屈、無所不可、

雖大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視棄天下、如弊屣然、不是過矣、勒乃受母而絕琨、不以歸母爲恩、勒豈禽獸耶、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夷狄者禽獸之與鄰、勒不以劉琨歸母爲恩、是禽獸之不若也、或曰漢高分羹之言、忍何、曰煦煦之徒、固有非之以爲不仁者矣、斯人也、無亦類羯奴所謂腐儒歟、是未之母曰、快牛爲犢、多能破車、汝少忍之、可輕議也、

石虎年十七、殘忍無度、勒白母曰、此兒凶暴、不若除

石勒欲殺季龍、不有似唐太宗殺李君羨乎、曰不然、君羨以姓名疑似而死、太宗殺無罪、濫刑也、季龍在軍殘忍、其罪多矣、勒若有苟道將之見、按法行辟非爲虐也、乃使長惡不悛、至令石氏無遺種、謀及婦人宜其然矣、

陳顧遺王導書曰、中華傾喪正以取才先白望而後事實浮競驅馳互相貢薦加以韋老之俗傾惑朝廷王職不鄒法物墜喪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顯朱邑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茂弘建立江左百年之業功無與讓其可恨者創
業之初宜革前弊而不能用陳頠之言及他日熊
遠之三諫此爲大失是後亦無復爲頠進覈實劉
切之言者矣導固江左人物之傑推其源流殆亦
自清談中拔迹雖不習老莊亦不深非之也太史
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
而誼亦爲之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風俗之性習雖
豪傑之士有不能免者公羊子曰撥亂世反之正
莫近於春秋使王茂弘知此理推西晉之所以亡
者一切更張如撫不調之琴而易其絃也則不期
於正而自正矣惟憚於更張故昔者衰亂之臣衰
亂之政衰亂之俗於今日所用所行參錯膠固或
得或失無大相過苟且持循姑幸無事而功烈卑
矣夫憚於更張者何哉人主無立志宰相無識畧
爲舊習所牽爲失人情之言所惑也或曰琅琊得
國日淺基業未固理當寬弘而後能濟導未爲失
也曰審如是則孔明之不能治蜀也久矣何以得
甘棠之思耶

論事君不必爭諫

漢相劉殷不犯顏忤旨因事進規補益甚多每會議無所是非衆出獨留條理漢主聰未嘗不從殷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過所以爲優耳殷議事務密可也不密則君臣皆失矣諫必貴幾不可於衆中肆然詆訐亦豈可含糊以冨匡救雖不敢違父母之道也人臣之義當正色直辭故以微言見吾之志父母不從又敬不違此諫父母之義也人臣之義當正色直辭必須諫爭之正法也若殷之志不得已以事君則宜爾一遇聰明好諫之君而必求屏處而後諫耶況事有緩急過有大小言亦隨之設若人主坐朝公卿並侍下一大號令殺一賢君子其行其止繫俄頃間而曰幾諫幾諫徵畧奏陳又安能回悟怒而遏大失耶且以幾諫見志而人主不從亦當敬而不違耶舜命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子路非不能犯顏者而聖人尚重戒焉此則人臣諫諍之正法也若殷之志不得已以事昏暴惡聞其過者則宜爾一遇聰明好諫之君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用是道不亦輕其君乎或曰殷納二女四孫爲貴人不避宗姓烏得賢曰太宰延年太傅景嘗荅劉聰之問謂殷自以爲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納之何害殷慮此審矣聰之命不得違故納之然何奴豈姓劉耶此殷之志也

石勒欲襲王浚未知虛實用張賓計遣使多齎珍寶奉表於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飢亂竊相保聚以救性命今中原無主爲帝王者非公復誰伏願應天順人早登皇祚勒之奉戴如天地父母也浚悅遣使者至勒勒匿其精兵虛府以示之北面拜使者而受書浚遺勒麈尾勒陽不敢執懸之於壁朝夕拜之曰見所賜如見公也浚大喜不復設備

勒雖羯奴亦一時雄桀也嘗曰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如日月豈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斯言豈不壯哉使操懿有知羞愧于地下多矣勒用兵所向無敵何憚於浚而爲折節卑辭之事以驕之至比爲天地稱爲父母北面浚使拜其麈尾雖浚驕暴卽墮計中然行事磊

讀史管見 卷二十二

磕落落如日月者又安在乎

愍帝

漢大司馬曜圍長安、外無救援、城中饑甚、死者太半、帝泣曰、今窮厄如此、當忍恥以活士民、乃乘羊車、肉袒、衔璧輿櫬、詣軍門降、

于寶論晉之興云、其畧曰、宣帝雄材碩量、知人善采拔、世祖仁儉寬和、民樂其生、武皇既崩、變難繼起、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愚以謂自古有天下

者、非有大德以庇生民、則有大功以平禍亂、植根深則枝葉茂、施濟厚則享報長、理不可誣也、秦之窺周、意在并吞、厲將東塵、純尚智力、未及平定、而社稷爲呂姓所有、呂又甚焉、其亡立至宜矣、西漢東京之起、雖異乎三王、然有大功於天下。去其賊害、而與其便利、深仁厚澤、固結於民、是以延祚皆二百年、昔魏晉初心、豈爲拯民塗炭而涵養之哉、乘人衰敝、規掩奪之以濟其所大欲而已、間有善政仁術、其所取數於智力刑法之中、亦十有一焉

爾矣、司馬懿陰賊狡險、師昭前人是似、廢二君、弒一君、此三君者、非以暴虐失道聞于四海、有及汝皆亡之慾也、以是得國、基既不堅、武帝承平、又無遠畧、荒耽聲色、崇信姦回、風俗尚虛、無士夫賤名檢、廉耻道喪、賄賂公行、以此欲保邦而長世、是猶縱酒多欲、無穀米藥石之奉、以祈長年也、豈不遠哉、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其事好還、佳兵者善用之言也、司馬懿爲魏上將、征伐四克、意實圖曹、以自封殖、一念之力、倚伏在焉、師昭肆凶、遂爲篡

逆、逮天之定、廢人不勝、惠帝之昏愚無似、政非巳出、皇后太子、四廢五復、亦足以報仲達之專制曹氏乎、懷帝天資清劭、過慝不彰、而爲劉漢所禽、俾著青衣、侍宴行酒、亦足以報邵陵奪璽之憤乎、愍帝僅得虛名、服制不給、荐被圍困、輿襯出降、蒲伏濮庭、洗爵執盞、亦足以報高貴鄉公墮車之痛乎、彼其勞心思遑狙詐怙恃甲兵、控勒縱舍、無不如志、曾不數十年、骨肉相殘、剪命胡虜、如反覆手、其事好還、詎不信夫、而世之亂臣賊子、妄心逆節、曾

論項事假仁尚未能

不是懲、方且笑王季文王積德累仁、非義不取之爲迂闊也、則亦未如之何矣。

丞相睿開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逆流上、咸以爲冤、王導上疏引咎、請解職、不許、

孟子曰、五伯假仁者也、反躬而誠者、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久假而不歸者、不可得而見矣、得見假者亦可矣、琅琊才具不優、志器非遠、感激東海與已揚州之惠、固自以建鄴爲琅琊之京邑也、愍帝詔使進軍、庶以方定江東爲辭、祖逖說以恢復、庶素無北伐之志、此其情實也、及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刻日北征、審有此心者、當爲之有素、選擇將帥、訓練軍旅、儲峙餱糧、其規模措畫、無非北向之計、一日奮發、尚恐大事之緒、未易就也、今既倉卒而舉、本末不應、發於行事、其心孔彰、乃歸罪督運之稽、斬戮無罪、刀拭柱上、其血逆流、拂理違天、亦云酷矣、今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子歲、歲其史、味其事、猶使人拂鬱而重歎、則當時爲如何、此所謂於假仁而行猶未能者也、王導爲庸謀臣、使濫刑至此、雖上疏引咎解職、易若諫止於未然之爲善乎、

元帝

琅琊王睿即晉王位。

魏明帝青龍三年、張掖柳谷口水涌、實石負圖、有石馬七及犧牛之象、謹按白司馬懿啟封於晉、傳至愍帝、適及七代、此石馬之數也、晉時又有牛繫

馬後之諲、考之前史、載元帝之父爲小吏牛其姓、與夏侯妃通而生元帝、不可証也、然則元帝世系始類曹操、皆逃其本姓、姑以所承爲正耳、然曹操崛起、既不自知、則同父姓曹可也、元帝姓牛、而冒續晉宗、雖曰帝胄可榮、而僞姓之辱亦大矣、然則東晉君臣、何以安之而不革也、必以胡羯交侵、江左微弱、若不遷依舊業、安能繫屬人心、舍而創初、難易絶矣、此亦乘勢就事不得已而爲之者也、然人之所以爲人者、有族類而已、族類一紊、則理義

之源已失、他尚奚論哉、瞽鯀無狀、舜禹安得而耻之、元帝中興管窒、垂祚百年、談者美之、然胄姓司馬、不若徐知誥歸姓李氏之爲實也。或曰五馬渡江、一馬化龍、史何爲記此、曰、此固胄姓之識也、

愍帝凶問至、百官上晉王尊號、王再辭之、靖者不已、周嵩曰、今梓宮未反舊京未清宜先雪大耻則神器安適哉由是忭言出爲新安守、

王之再辭而不許、誠乎、不誠乎、不誠則安用辭、誠則周嵩何罪、史載嵩以直言忤旨、然則王之旨固欲速也、姑以拂讓之文、以美觀聽而已、一斥周嵩、情實立露此與前者擯甲出次、而殺淳于伯同一意解、於假仁亦不能者也、使元帝苟能假仁、用嵩之策、遲以歲月、善問宜昭、王晉書者、舍琅琊而誰乎、或曰孝文自代來、東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亦僞耶、曰、文帝厚德、禮度可觀、豈晉元之比哉、

王導勅八部從事行揚州郡國、還各言官長得失、顧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爲政、導稱善、

論刑和之否

江東草創正須慎擇牧守令長以撫循百姓爲國基本若一郡一縣或非其人則受害者衆矣然則守令得失實繫安危宰相所當知也不以察察爲政以此俟赤子可耳爲民上者姦暴貪汙容而不治顧曰綱漏在舟不亦謬乎且風聞不可聽者謂誣罔者也若按其舉刺之虛實而加刑賞焉又何惡於風聞且宰相於天下安得物物而日視之哉顧和之言若臧而否愚所不取也

劉琨世子羣在段匹磾所匹磾敗於段末怀羣爲末

論劉琨議量不足

柾所得因原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匹磾遣使實羣書約琨爲內應書爲匹磾邏騎所得琨實不知也來兒匹磾匹磾殺之

劉越石志欲効忠而識量不足惠愍之間淵聰嘗于西石勒嘗于北琨輯晉陽據太行之險臨孟津之會以援洛邑當矣及二帝囚虜三川丘墟琅琊建業阻江淮自固而琨以殺諫破亡復振之衆盤礴并上欲存劉漢則不能敵欲臣石勒則不受命將何爲哉所當觀時度變斜率願忠之士渡河而

南受命建康。如此則氣勢連接。又得祖逖輩協力同規。縱不能盡復舊疆。而雍豫青徐。必爲晉有矣。失此不圖。崎嶇胡羯之間。與倚廬以氏相依仗戎狄無信。竟爲所害。此其量淺而識不長也。考望塵之友二十四人。獨琨志節粗立。餘無稱焉。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爲。主信哉。

劉聰亮。太子粲即位。事決於大司空靳準。準有異志。先令粲誅殺大臣。遂執粲殺之。劉氏男女。皆斬東市。發永光宣光二陵。斬聰屍。焚其宗廟。

天之生人。有華夷之分乎。曰否。然則聖人內華而外夷。賤戎狄而貴中國。無乃與天異乎。曰使夷狄而爲中國之事。是亦中國矣。惟其不仁不義。貪得而嗜殺。非人理也。故賤而外之。惡其以所行者亂中國而淪胥也。曰天之生人。無華夷之分。則夷狄何爲不仁不義。貪得而嗜殺。與人理異乎。曰均五行之氣也。而有聖哲。有昏愚。非天私於聖哲。而靳於昏愚也。均覆載之內也。而有中國。有夷狄。非天美於中國。而惡於夷狄也。所鍾有粹駁偏正之不

齊、則其分自爾殊矣、五胡之魁、其才皆有過人者、而不能輔之以學、矯揉而成就之、故其所爲、雖有幸中於善、而暴戾之氣、禀於所賦者、終亦自勝、不可掩也、劉聰弑主而立、規有大器、暹其兵力、蹀血神州、禽二帝而殺之、腥膻淫汙、薰染河華、斬戮忠諫、矯誣上天、專以無道而行、曾未十年、乃爲昏豎之徒、變易耳目而不知也、至於殺其子、屠其族、戮其屍、禍及父陵、火逮宗廟、天之報之、亦稱其施、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謂此類也、聖人所爲謹華夷之辯、不使入居中土、禁其猾夏之漸、豈非爲後世深思而遠計哉、

王敦患杜曾難制、謂周訪曰、若禽曾、當相論爲荊州、訪討曾殺之、而敦不用、王廙在荊州、多殺將佐、士民怨怒、帝徵廙還朝、以訪爲荊州刺史、敦忌訪威名、意難之、郭舒說敦曰、荊州用武之國、公宜自領、訪爲梁州足矣、敦從其言、

周訪以禽賊有大功而得荊州、王廙以多殺失人心而被徵入、此朝廷賞罰之公道也、王敦安得而

遊之敦于時逆節未彰而有此違異王導宜譬解於內若不從者帝乃以詔曉諭之謂卿匡輔初基陟降之間宜慰公論訪功當報卿嘗許以荊州詔板既行詎可反汗褒功黜否治道所由故朕欲卿共成斯美有如部曲違卿教令卿亦安得默默自廢軍政乎如此敦亦何辭必拒朝命也昔袁術失信於孫策敦不之監又爲郭舒語言所惑自負諾責其失士而不成功也宜哉

趙將解虎尹車謀反與巴酋句徐庫彭等相結事覺虎車伏誅囚徐彭等五十餘人趙主曜將殺之游子遠諫曰聖王用刑惟誅元惡不宜多殺曜怒囚之盡殺徐彭等於是巴衆盡反推巴酋句渠知爲主應者三十萬開中大亂子遠從獄中上表諫曜毀其表欲殺之左右營救得免曜欲自討渠知子遠復諫曰彼非有大志直逃死耳莫如大赦與之更始彼得生路何爲不降曜悅卽日大赦反者悉降

何地無人才猶何山之無木石也有天下者廣求賢之路網羅而器使之有寸長片善者皆爲吾用

斯所以舉大物而易之之道也、惟不能然、則爲他人所得、而天下裂矣、裂之大小、視人才衆寡、夫惟有道者、能龍潛而不耀、玉韞而不沽也、下乎此者、或以德、或以才、或以學問、或以勇力、或以言語、各思乘時而自見、雖夷狄無道之主、如劉曜石虎之朝、亦有爭臣忠士、爲之效死以直諫、抱負策畧者、爲之排難而解紛、若合當時諸國人材、舉爲晉用、豈特爲晉而已哉、故人材非易得也、忽棄之、則撫四海之大而有乏使之歎、亦非難得也、

求致之、則居葭爾之國而足以立一時之基、顧人主如何爾、

加祖逖鎮西將軍、

劉越石、祖士雅、平素交朋、意氣不羣、齊名當代、然現非逖比也、現託足望塵、逖無所附麗、現北圖并土、逖避地淮泗、現結好猗盧、段匹磾、逖開說元帝、開拓中原、現驕豪喜聲伎、殺諫者、逖與將士同甘苦、克己務施、現短於撫御、降人輒復去、逖結下有恩、來附者日多、現守一州、境土日蹙、逖屯雍丘、遂

盡有河南之地、琨爲石勒所殺、逖恩信覃于河北、
威聲聾于後趙、琨不及逖遠已甚矣、使元帝有克
復舊物之志、仗鉞徂征、百六椽中、豈無二三豪俊、
如逖比者、使之左提右挈、並驅爭先、石勒雖善用
兵、豈得高枕而臥也、元帝既不能然、於逖有功之
時、賞秩未克、反使吳士以虛名重位、徃統臨之、致
逖快快歎業不終、世未嘗無才、人主負之者亦多
矣、可勝歎哉、前史譏逖聞雞起舞、幸天步之多艱、
是何言歟、

論上帝不知
周公之誠

王敦總兵騎恣、帝惡之、引劉隗刁協爲腹心、稍抑王
氏、導亦漸見踈外、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稱其
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
元帝欲稍抑王氏之權者、正心以正朝廷、動無失
德、舉無過事、所以自正也、自無不正、人欲叛之、心
十去四五矣、精擇賢材、布在有位、所以正朝廷也、
朝廷既正、人欲叛之、心十去七八矣、王使姦凶不
忌悔禍而反、而衆正在我、不正在彼、其勝負之幾
已判於一堂之上矣、帝乃引刁劉二人爲腹心、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欲卑豺虎而投之以肉也、茂弘當嗟嘘之任、欲去其間、其惟起敬起忠信以發志、乃可感動帝心、雖曰推分濟如、然處仲初舉、導無深拒之意、得非亦有介然不平存於中乎、噫、衆人跋躃前却之時、已獨安行猶平日然、此亦曷几几、所以爲周公之聖、而格成王之孚者也、導獨不知此戒哉、

王敦上疏、辭語怨望、蕭王承曰、陛下不早裁之、敦必爲患、劉隗爲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帝以永爲湘州刺史、

王敦近處時流、欲爲跋扈、勢在早晚間耳、帝方委永以湘州爲外援、所謂恃遠水以救近火、非兵家之要、將將之器也、當是時、王室危迫、不聞王導有所建明、至使帝憂慮征營、自謀安計、春秋之義、責備賢者、導無所逃其罪矣、

四年三月、日中有黑子、郭璞以爲陰陽錯繆、繁刑所致、請因星孫生下赦令、帝從之、大赦改元、

日者衆陽之宗、而黑氣隱曜其中、陰蠱陽臣掩君也、其隗協爲帝腹心、王敦稱兵內訌之象歟、而郭

祖士雅慷慨忠義、有智畧以行之、豈惟晉臣自古
難得之才也、惜其未聞道也、易曰知進而不知退、
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知之而
不失其正乎、已剪荆棘、收河南地、言既售、力亦勤、
而績效昔矣、戴淵可以共事、同心協力、以圖終功
可也、不可與共事、而朝廷無用我之意、歸納印符、
角巾東路、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何往而不自適哉、
又以王敦之所以隱忍未叛、徒以豫州爲虞、士雅
知內難將作、尤當訓明軍旅、張皇義聲、使姦人懾

嗟乃以繁刑所致、請以赦弭之、夫江東之治、正惟
寬弛、未聞放紛之害、帝既用其言、改元而赦矣、秦
伯犯順、抗旌指闕、殺戮公卿、掠奪宮省、幾有廢弒
之禍、赦何補於事哉、故占候家泥而不通、君子不
貴、惟以正理接事、而以大義裁之、斯則可學也已、
以戴淵爲征西將軍、都督諸軍事、豫州刺史、祖逖以
淵冕士、無弘智遠識、且已剪荆棘、收河南地、淵雍容
一旦來統之、意甚快快、又聞王敦將有內難、知大功
不遂、感激發病而卒、敦聞逖死、益無忌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息而不敢動如其妄舉不忘投驅豈不善哉道二而已儻以全身爲賢則由前所陳儻以許國爲重則由後所論於義皆得若夫功之成否則天也又何必怏怏發病而喪其軀哉謂之不聞大道不亦宜乎

石勒以民始復業資儲未豐重制禁釀行之數年無復釀者

用兵者以實爲先急故禁酒爲其糜穀米也儻以石勒爲不足道則曹操征伐取天下亦重禁酒而後世當尚武之時取利於酒奪民沽而權諸家比承平時貴利加倍而軍屯所在又許之置場自釀爭多競勝謂足以充軍費省民力豈古今世變之異歟抑曹操石勒智有所不及愚未知其說也

王敦反導帥宗族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申救甚至及出導猶在門顗顧左右曰殺諸賊奴取金印繫肘後復密上表明導無罪導甚恨之及敦至謂導曰周顗戴淵當登三司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止應令僕耶又

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耳、又不答、敦遂殺之、後導料簡中書、見顗救已之表、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言之不可不愼也、曰省表事往時乎、時會當有變、此崔琰之所以死也、曰願陛下勿憂大臣有罪者、臣謹卽行誅、此劉洎之所以死也、皆以疑似之言、可以兩賦故也、周伯仁所謂賊奴者、指王敦錢鳳沈充之徒耳、既不諾茂弘所請、而揚殺賊奴取金印之言、茂弘意其謂已、所以不能忘懷者也、當茂弘之懇懇之時、顗若對曰、此蓋非愚所敢任、上體貌大臣、忠邪自當有別、如此既無市恩之嫌、又無失言之嘲、兩得之矣、伯仁既失之於口、茂弘又失之於心、王敦問所以處周顗者、至於再三、導竟不答、志在於殺也、清遠之量、於是乎隘、而君子不由矣、

敦還武昌、謝鯤言宜入見天子、敦怒、竟不朝而去、

王敦之視元帝、意甚輕之、何也、亦猶項羽謂懷王吾家所立耳、加以西晉諸侯、動輒興兵、敦目擊習熟以爲常事也、使敦囘悖逆之心、立忠義之節、以

其資力、有事于中原、與劉琨祖逖李矩郗鑒之徒、
椅角進取、必可以克復舊物、迎帝北歸、巍巍之功
孰得與並、不此之慮、乃井爲叛臣、其亦不善擇術
矣、且有君而侮慢劫脇之、吾獨無臣子將佐部曲
乎、以我事君、訓彼事我、不亦殆哉、蠟席裹屍、無復
哀戚、宜王應之爲此也

明帝

尊所生毋荀氏爲建安君、
尊崇妾母、自魯僖以來、失禮之大經矣、漢文入繼、
遂尊薄氏、與太后比、自是帝王有妾母者、按例推
崇、以爲常典、能矯制私情、祈合正義者、十無一人、
晉明帝於荀氏、呼爲建安君、終其身、使出帝意、可
不謂生而知之乎、使問於大臣、可不謂學而知之
乎、其或建安君之所欲、而帝能奉承之也、荀氏可
不謂處身以禮、帝可不謂事親以道者乎、

楊難敵送任子請降于成、成安北將軍李稚、受難敵
賂、不送難敵於成都、還成都、難敵遂據險不服、稚
悔失計、請於成主雄請討之、雄遣稚兄玲、與稚出自

水、李壽及玠弟玝出陰平、以擊難敵、稚玠敗死、玠有才望、雄方欲以爲嗣、聞其死、不食數日

李稚宗臣也、將兵保境、撫納新附、乃邊塞安危禍福之所繫、顧愛賄賂、爲敵所紿、既喪其身、至於覆軍殺將、及君之令子、不知此四者、與賂孰重、賂之、眞能敗人國家也耶、非賂能然、人不能窒慾戒貪、以取之也、故士必敦廉賤貨、然後理義不蔽而身可立、功可成矣、

初帝親仇中書令温嶠、敦惡之、請爲左司馬、嶠乃諺

致勤敬、深結錢鳳、會丹陽尹闕、敦問誰可者、嶠曰、無如鳳、鳳亦推嶠、嶠僞辭之、敦遂表嶠、嶠恐既去爲鳳所間、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佯醉、以手扳擊鳳幘墮、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眞親酌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嶠既去、鳳謂敦曰、嶠未可信也、敦曰、太眞醉中小失、何遽相讎、嶠至建康、盡以敦謀告帝、帝聞之大怒曰、吾乃爲小物所欺、當生致之、

自拔其舌、

太眞擊錢鳳幘墮、高歌酸賓拔允齒折、其態其類

其情同乎曰不同。高歡欲奪爾朱兆兵。以自雄强。
温嶠欲圖逆臣。以靖王室。太眞手板之舉爲可嘉。
而高公舉口之事不足取也。或曰。温嶠既知王敦
欲反。歸與朝廷謀而備之可也。何必爲此曲折。亦
異乎郗鑒藥蒲之對直辭不撓者矣曰。人各有才。
而其用不同。要其歸宿不出乎正斯善也。明曰是
非謂之智。裁處事情謂之術。太眞擊錢鳳君子之
術也。高歡賜賀拔允小人之術也。
王敦病死。帝令沈充許以司空。克曰。三司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瞻之重。豈吾所任。固辭不拜。且史大共事。
終始當同。中道改易。人誰容我。遂收兵還屯湓口。
沈充失身於敦。無自新之路。安得招之。可以轍
然改圖。或襲擊敦軍立功以自贖。或脫身歸朝請
死於司寇。是謂遷善遠罪。過而能改。帝方欲平禍
亂。必不食言。何其美歟。乃迷而不復。甘爲逆亂之
黨。自謂中道改易。人誰容我。不知其惡積罪大。乃
無所容於天地間也。其拒命之言曰。三司具瞻之
重。豈吾所任。使敦一日得志。沈充錢鳳必爲佐命

元功克不利此何爲從反以逆順相方豈如爲晉司空之榮乎。

沈克兵敗王含欲奔荊州王應曰不如江州含曰平素與之云何而欲歸之應曰彼當人强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覩困阨必有愍惻之心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耶含不從奔荊州王舒迎之沈含父子於江王彬聞應欲來密具舟待之不至深以爲恨

王彬兩責處仲言切正而情至篤曰刃在前不爲

之變可以爲難矣及王應父子敗亡乃兵舟以待欲何爲耶將得而歸諸故歟耶以愚度之彬無匿之心亦欲以之一舒所見猶能不納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一料彬惻已是叛臣孰謂明決如彬而反爲之耶苟爲不然非惟爲義不終亦不知彬所以處應之道竟何如也

贈譙王承藏淵周顗等官周札故吏爲札訟冤卞壼曰札守石頭開門延寇不當贈諡王導曰方敦惡逆未敢臣亦不悟非獨札也札既以身許國尋取臭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郗鑒曰死節延冠事異賞均何以沮勸導曰雖所見不同皆人臣之節也竟從導議

王導抑卞壼之議賞周札之忠是何言歟王敦再舉導與王含書曰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然則敦初據石頭之時茂弘不以爲非實有芥蒂于中史氏美其善處廢興任真推分大不然矣今又於札眷眷如此且以人臣之節許札謂與周戴同心郗鑒正言終不省納益驗前志是非皎皎終古不渝不知茂弘何必而爲此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建安胡寅著
明太倉張溥閱

晉紀

成帝

咸和二年

中書令庾亮以蘇峻終爲亂，下詔徵之，司徒導曰：峻必不受詔，不如且包容之。亮曰：今日拒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矣，卞壼力爭，亮不從。

王導不爲莊老，亦不惡清談，庾亮則爲風流之冠冕矣，使亮澡蕩深遠，當以后族自謙，不預朝政，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陶士行溫太真郗道徽卞望之與王茂弘共輔幼主其功孰大焉既未更事任又遽秉大權不與衆賢參懷憑勢臆決幾覆宗社其罪與王敦蘇峻亦何較焉清談之弊傾覆西晉導亮目擊而無更化之心習俗移人雖賢者有不能免亦可歎也

蘇峻反溫嶠欲帥衆入衛建康亮報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

爲大臣而不知人則何以當大事禦大難陶士行與蘇峻品流高下亦易辨也庾亮防陶甚於虞峻若非早與太真交友則其失位出奔當無措足之地矣亮之不知陶公者所學異也陶不喜莊老斯亮之所以不契也歟

蘇峻濟自橫江庾亮走孔明有言難平者事也前哲未有是言也惟智者接於事而必平其肯啟釁以召亂乎蘇峻雖驕橫若朝廷處置得宜亦豈敢遽反元規既決意治之而曾不爲備獨用趙胤守歷陽司馬流據慈湖耳二軍既敗峻直搗建康亮有出奔更無餘策老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學是將安用耶。王導温嶠卞壼交說更諫者，爲事之難平也而亮忽之，所謂知小謀大，鮮不自及者也，向使陶士行闕涵容之量，懷石頭之疑，表陳其罪，請正典刑，以謝七廟，噫嘻，殆哉

温嶠邀陶侃同赴國難，侃以不預顧命爲恨，辭之，嶠與侃書，勉以忠義，侃深悟即戎服登舟，其子瞻喪至不臨書夜兼行

侃以不預顧命爲歉，故赴義紆遲，而本傳乃謂侃以子瞻爲賊所害而興師，豈知侃者哉，侃之戎服登舟也，瞻喪至而不臨，亦可見其割抑私愛，而徇國之忘矣，凡史書毀譽人，鮮得是非之當，以士行一傳觀之，多可辨者，謂侃據上流，握强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夢，自抑而止，此則毀之過其實也，而梅陶與曹識書，稱侃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此又譽之過其真也，獨東山太傅品題一言，乃得要領耳。

時宮闕灰燼，嶠欲遷都豫章，三吳豪傑欲遷會稽，王導曰，劉玄德孫仲謀俱言建康王者之宅，苟務本節

論王導不肯遷都爲元功

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修。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自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宜鎮之以靜耳。

建立都邑必占形勢握輕重之權必據要津觀方來之會故自古都于北者未有不跨越河華而都于南者未有不經營建康建康北限淮泗東連陘呉西通荆蜀利盡南海水舟陸車道里均適山川形勝真一都會劉玄德周流天下亦言建康王者之宅故六朝作邑堅守不動雖大盜屢起而根本常存王導之於東晉首引衆才布之中外又定大議不肯遷都茲其爲元功之首歟温平南豫章之計劣矣呉豪傑請都會稽何異坎蛙誇恃缺甕未知東海者歟

蘇峻既平庾亮見帝稽顙哽咽明日泥首謝罪欲闔門投竄山海帝不許亮上疏自陳蘇峻之亂罪由臣發寸斬屠戮不足以謝七廟之靈陛下雖垂寛宥猶宜棄之上不聽亮又欲遁逃山海自瞥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艦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爲都督江西宣城

諸軍事、鎮蕪湖、

孔子曰行已有恥、可謂士矣、元規謀國致敗、無功可贖、雖成帝冲幼、不能行薄昭之戮、然反躬念咎、當服何刑、矧其當權、任法裁物、有如禍不自已而召、於導侃二公、亮必討之、刑茲無赦矣、今首發大難、罔破宮危、他人平之、又非已績、亦何顏面復領蒂閫戰、覩其見帝之初、稽顙哽咽、明日再見、泥首謝罪、且欲闔門投竄山海、又將逃遁、從暨陽出、終乃求鎮、得領宣城、情態如此、是孔子所謂無恥者矣、使亮尚友東漢名節之教、必不至是、彼老莊放曠、無禮無法、宜末流之茅靡也、

後趙羣臣請勒即帝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勒不知書、好使人讀而聽之、天王之名、其聞諸春秋而悅之者乎、惜勒不知其義、其羣臣亦無能將順其美者、故猶以王之與帝爲高下之次、以天王而行皇帝事、然則皇帝乃尊於天王矣、斯所謂悅其名、不知其義也、後世儻有王者、法春秋而正稱號、得無謂胡之臣、任其卑諛、以勒虎爲誚而沮之

者乎、夫周未嘗有天王也、而孔子立此名以訓萬世、顧以勒虎常稱而謂不宜稱、然則古未嘗有皇帝也、呂政兼二名以自侈大、乃不以呂政爲尤、而效其尤、是呂政之法賢於仲尼也、亦可謂惑矣

程遐誚勒曰、大王起兵以來、見背叛者悉誅之、今祖約猶存、何切齒也、勒乃誅約及其親屬、初祖逖有胡奴曰王安、逖甚愛重、及約之誅、安亦仕趙、歎曰、安可使士雅無後乎、乃竊逖廢子道重歸江南

聖人積衆正、備萬善、無一可議而天下歸、分土而

居者、或得或失、不足以相臣服也、則瓜分而已矣、以晉事觀之、郭默殺方州則用爲方州、祖約叛晉歸趙而石勒誅之、南北相望、一刑一賞、並時事也、而差殊若此、然則晉以何道而可以取中原、滅石勒耶、王安之義不愧忤曰、漢宣帝有懋德矣

勒問徐光、朕可方古何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畧、過於漢高、勒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過高祖、當與韓彭比肩、若逢光武、當並馳中原、未知鹿死誰手、

石勒謂人豈不自知、信矣、而未知知人之不易也、

光武之於漢高、猶武王之於文王也、勒謂遇漢高則與韓彭比肩、遇光武則當並轡中原、是以光武將韓彭、豈知光武者哉、漢高開四百年基業、身後之慮、付之平勃王陵、危而扶、顛而持、迄以大安、石勒肉未及冷、妻子已不自保、徐光乃謂神武謀畧過於漢高、主有侈心、臣進諛說、其不能長世也宜哉、

程遐謂勒曰、中山王殘賊安忍、非少主臣也、宜早除之、勒不聽、

或問石勒既用季龍平蕩八州、功無與二、虎資不仁而威勢已立、當是時、勒若爲處之而可以善後乎、曰、此聖智之所難也、除之則負義、不除則喪邦、然勒有漢高之略、則亦除之而已矣、故慎厥初者、凡以圖厥終也、貿霜而戒者、恐堅氷之至也、此王者之事、非漢高所及、況羯奴乎、勒於晉有華夷之辨、而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於漢有君臣之分、而破滅其國、禽殺其君、雖非操懿欺孤以取、然專尚兵力、不知假仁而行、至於柄統國勢、又失強弱輕重

之馭，天理報施，弗戢自焚，得死于牀，第免罹殺禍，已爲幸矣，尚奚身後之及慮哉。

勒遣使來修好，詔焚其幣

中國之爲中國，以有仁義也，仁莫大乎愛親，義莫大乎尊君，仁義立然後人理存，天道順，若子不顧其親，臣不顧其君，惟利害是論，苟利於己則從之，是以小人夷狄自處，何以治小人而服夷狄哉，石勒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東晉嗣世，乃不戴天之讐，張賓爲勒謀臣，猶有擢髮不足數罪之言，則晉之

待勒，不言可喻矣，設受勒幣而與通好，忘宗國之憤，弃君父之怨，則人之大倫滅矣，於夷狄又何難焉，處是事者，非王導而誰，嗚呼，善哉，此亦其爲元功之一事也。

勒卒，虎劫太子弘，殺程遐徐光，勒文武舊臣，皆補散任，虎之親黨，悉署要職，劉太后與彭城王堪謀起外兵以誅虎，事泄，虎殺之，

史稱劉氏有膽器，佐勒建功業，有呂后風，愚竊謂不然，中山王雄暴狡詐，將不利於太子，人皆知之，

劉氏審能遠慮、易不與鞏先事而謀、及勒之時、有以處之、事半而功倍矣、乃不能辨之於早、及君亡子立、柄在虎手、然後圖之、不亦晚乎、呂后稱制時、朝有先帝謀臣、稔禍而待機、外有強大侯王、四召而環侍、然呂后方且遍王子姪、欲移漢祚、事雖不就、猶終其身、劉氏之木、何能爾也

庾亮辟殷浩爲記室參軍、浩、風流之宗也、

西晉以清談亡、東晉宜華而不華、雖然、有陳顏熊遠卞壼之徒、務欲矯正、而郗鑒溫嶠陶侃諸公以實才匡難而救時、不若洛下風俗之靡然放蕩而不返也、不幸庾亮耽味老莊、重爲之唱、而殷浩劉惔輩亹亹繼出、雖雅量如謝安石、亦未免有清談之習、是故餘弊終不可革、向使諸名士以洙泗規矩爲師表、言行相顧、華不踰質、其爲當世之補、豈特五世而不斬哉、

帝每見司徒導、必拜、侍中孔坦密表切諫、導惡之、出爲廷尉、

導雖三朝元老、佐命功臣、然事幼少之君、君臣之

分尤不可不謹所以師表百辟嚴朝廷辨上下定
民志也成帝初卽位羣臣進璽而導不至于以取
議旣臥疾居家而私送郗鑒又遣奏劾詔稱皇恐
而導不知辭見必下拜而導不知避及孔坦正諫
導反惡而出之豈其病昏歟何志之荒也昔者畢
公弼亮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九十入相而以禮
自防茂弘未至是也雖病可不勉勉於恭敬之德
哉。

趙王虎南遊臨江而還遊騎十餘至歷陽太守袁耽
表上之不言多少朝廷震懼加導都督征討帝觀兵
廣莫門分命救援郗鑒遣兵入衛俄聞趙騎至少又
已去遂解嚴耽坐免官。

東晉立國至是垂二十年雖內難三作而北寇不
深蘇峻旣平邊備亦弛周撫信覘者逃遁而失襄
陽袁耽覘知遊騎騰奏而震朝野至於上相仗鉞。天
子親兵分遣將臣出捍入衛而石虎初未嘗攻侵
又已去矣春秋書公追齊師至鄆弗及以譏爲國
無武備啟戎心危道也何使石虎掩吾不戒爲疾

雷之舉建康其殆哉。

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請立太學而士大夫習尚莊老儒術終不振

有天下國家必建學非以是爲美觀也君子學道則立身事君不違乎義理小人聞孝弟之訓亦將遷善遠罪不犯于有司此教養之所以爲急務也老莊之言反經悖道者多矣使人用其言而不知其所以言則以禮法不足尚事務不足理超然放曠以空虛相尚而不究其實子而如此何以爲孝

臣而如此何以爲忠自餘皆無責矣東晉請建學校者惟戴邈與袁瑲三君子懇懇言之而終不能革清談之俗遵孔孟之教任是責者其庾亮乎

庾亮與郗鑒賤日士人九歲以及成人讀書無從授音句顧問木嘗遇君子泰愚黔首天下猶知不可況欲愚其主哉人主春秋既盛司徒不稽首歸政而居師傅之尊大義不補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今當廢之陶稱以告導或勸爲之備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於智者之口或如君言吾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角巾還第、復何懼哉。

王導固有失、然庾亮安得而廢之、王敦稱兵、非導啟釁、蘇峻犯闕、由亮召禍。惟已無瑕、乃可戮人、亮安得而廢導哉、既並廢之、王敦稱兵。非導也、何不言於朝廷、薦進儒士、使侍講讀、乃以欲愚其主、歸過茂弘、所謂加罪之辭者也。亮雖有重權、導以中制外、豈可遽廢、一聞陶稱爲備之說、即起角巾還第之興、以此一事觀王庾二公賢否判矣、正使元規在朝、能引士人談經勸學、殆亦虛名無實之徒、又何益於上德、詳庾亮行事、一無可稱、徒以風流相推、得美名耳、論篤君子所不與也、

光曜勗顏含辛郭璞嘗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者龜、

顏弘都無佞心無貪志君子人也、其以修已而天不與爲命則善矣、而謂守道而人不知爲性則未喻其旨也、曷不曰守道而不違天者性也、則性命之理昭然矣、

庾亮欲移鎮石城爲伐趙之規朝議多以爲不可乃
詔不許

元規初以小智謀大而召亂矣曾不是懲欲益前
失故爲北伐之舉是又以少力而任重也若非朝
議不可則江東喪敗未可知矣嗚呼事之大也而
以小智謀之責之重也而以少力任之位之尊也
而以薄德居之聖人以謝鮮不及禍而當局者多
不自知也豈止亮而已哉

王導愛尚簡素寮寀欲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帛

人據勢利而重於去者有二曰貪曰畏貪謂物欲
畏謂怨憎大夫七十而致仕常禮也或筋力未衰
或猷爲尚壯則有不得謝者矣不然貴戚之卿與
國同休戚以安危自任以去位爲輕以安邦爲大
也茂弘於是時年六十有六雖屢疾病然尚能斷
大事固不爲潔己之行以負顧托是以未及請老
也歟使其知進不知退退而懼人之圖已則必頑
頓羣垢汩喪廉隅交結封殖爲深根不拔之計聚
歛積實不知紀極爲彌縫買寵之用又安能倉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儲穀衣不重帛以簡素寡欲見書於良史哉或曰導果寡欲則本傳何以載別宅之事耶曰有妻有妾者人之常情也曹夫人無小星之行茂弘時駕短轅未足多惟惟其真誠無僞異乎不得志於閫閾因以市清行於士大夫而顯壽之徒恣行淫佚反不敢誰何者此茂弘所以爲賢也

初陶侃在武昌議者請戍邾城侃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邾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喪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致禍之由也及庾亮鎮武昌卒戍邾城石虎果攻陷之晉兵大敗時亮猶欲遷鎮石城聞邾城敗而止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從之其不善者改之庾亮自度與陶公孰賢蘇峻之亂亮幾無所容見上行而拜竟藉其力削平禍難亦可以謂智力而不肯戍邾而亮乃戍之覆五將軍陷一名將徒以剛愎自用而致也向若進規河洛其喪敗又當何如矣尚論古人者於亮亦何所取哉

六年

龔壯以人之行莫大於忠孝既報父之讐又欲使成主壽事晉壽不能用壯稱疾而歸終身不至成都成之世蜀有賢士二人曰范長生龔壯而壯尤賢攻壯之事君行已益仁人也而李壽不能用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豈不然歟

七年

燕王毓以未受晉命遣劉翔至建康求燕王章璽朝議以爲故事不封異姓爲王翔留歲餘議竟不決會毓上表悔庾氏兄弟擅權召亂宜加斥退又與庾冰書責其不能爲國雪恥冰懼乃奏從其請

斷國論而守經事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則何以濟矣晉以故典不與慕容毓王爵亦庶幾乎名器之不假歟且非也自中州蕩覆江東草創未甫世間大難三作所以隨時制宜不合故典者多矣何獨於慕容氏而必故典之遵哉淵聰勒虎雄毒之徒自王自帝毓恥與之同而朝命是請其志義如此固足乎褒而勸之也孔明以復漢爲業尚遜孫仲謀之僭號誠以事力有不得已者晉終拒之又安能禁毓之自王毓而自王晉又安能遠

師而責其罪負哉、專之可否、如白黑易見、而晉朝不決、至一年有餘、設有危幾、四面交至、以是待之、固爲敵人咍笑指顧而取之矣、王茂弘既死、謝安石未用、何充庾冰亦一時人物、而不能辨此耶、宜與而與之、則恩出朝廷、宜與而不與、比其表至、詆斥公卿、然後與之、銳不以爲榮、吾所失多矣、

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矜相尚、因朝貴宴集、謂何充曰、四海板蕩、宗社爲墟、斯乃忠臣畢命之日、而諸君宴安江沱、肆情縱欲、以奔靡爲榮、以傲誕爲賢、蹇諤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慙、

是日宰府渡、不復能再規河洛、慕容氏先有遼東、戰攻克、遂入中土、觀其臣則可以知其君矣、劉翔數言、皆時中東晉一時之病哉、翔能言之、則疆場之外、凡興建功業之人、窺晉而議之者、亦不少也、

何充冰翼聞之、固所甚慙、舉朝卿大夫、獨無愧於翔乎、

帝寢疾、庾冰請以母弟琅琊王岳爲嗣、何充曰、父子

論後世父子之間有利心

相傳。先王舊典。易之者鮮不致亂。冰不聽。立之。康帝即位。謂冰充曰。朕嗣鴻業。二君力也。充曰。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睹升平之世。帝有慙色。出充刺徐州。

人主私天下而富有之。至於疑其子之欲速而襲殺之焉。則太子亦欲富有天下。患其父之不死。而篡弒之矣。父子天性也。而相視禽獸之不若。凡以利為心故也。嗣國之君。與夫姦雄之人。未嘗不笑王道之迂矣。以周家觀之。文王年未二十而生武王。文王九十七乃終。是武王為太子七十餘年。比其嗣世年八十有餘矣。自後世無仁義禮樂之教而當此汙宮瀦宅不知幾詔耆蹶踣殺不知幾人始信王道之非迂也。嗚呼。利之一言。其害如此。有天下國家者可不辨乎。為公卿大臣可不擇乎。由漢世賞定策功。其末流至以天子為門生。而阿大臣上持以得位者。亦感恩懷德曰。非其人吾不至此。君臣以天位為私惠。父子以神器為私寶。人欲肆行。天理淪滅。其所以異於夷狄者幾希矣。然使何充當末俗之代。必蒙異意之譖受不忠之誅。而

康帝乃能容之充亦正言不爲苟避雖出鎮京畿未幾復摠朝政較之末代憸德亦少損矣

康帝

徽后父褚裒爲侍中裒不願居中任事乃除江州刺史

胡奮有言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非無闕之論也第得禍者多耳考其事無不以貴而擅君富而僭上故罰公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以詩書學士尚不免此況帝梁之戚屬乎褚裒近鑒庾元規

無補國家遠鑒曹爽楊駿自取斃喪不願處中出於情素前後凡三請亮嘗居外賢哉遠矣王蘊亦庶幾焉豈非後世椒房弟兄天子元舅之法哉

帝疾篤庾冰庾翼欲立會稽王昱爲嗣何充請立皇子聃帝從允議帝崩聃即位方二歲太后臨朝由是冰翼深恨充

士君子立身當特立行已當獨行如竹箭松柏無待乎依倚附麗而後成者也故賓武聞其女爲后而不樂二庾前以后族預權秉政已非大丈夫所

爲矣、今又欲建定策之功、爲固寵之計、彼哉彼哉、
若謂無此心者、何必致恨於充也、雖然、充之立幼
亦未爲得君有適嗣立之固宜、古人尚且植遺腹、
朝委裘、而充何罪歟、且晉寓江表勢常岌岌異乎
四海一家中外綏靖之時矣、少主二歲比及成立、
有晉悼漢昭之才猶在一紀之後、而使女主稱制
若是其久、豈能深思遠慮者耶、無乃亦有久於其
位之意耶、爲充者稽世難立長君之義、選建賢明
而奉之、則免於戮議矣、

穆帝

朝議以庾爰之爲荆州刺史、何充曰、荆衆國之西門、
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桓温英畧過人、有文武才、
西夏之任、無出温者、詔從之、
桓温英畧過人、而未有罪咎、執國命者、將稱其才
而用之乎、抑預防其有不臣之志而廢之也、曰、周
公尚不敢前料三監之叛而不使、況餘人乎、故孔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惟先覺者惟賢耳、如温者、
用不過其分可也、過其分、則志肆氣盈、而非分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殷浩以退爲進

慮生、犯分之事起矣、何充在相位、選用皆以功效、不黨親舊、其於溫直取材、非有私也、必自度能制之、故委以上流而不疑、雖然、權亦太重矣、有功又何以加諸、故令尹子文曰、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歟、有幾、

褚裒薦殷浩爲揚州刺史、浩固辭、會稽王昱與浩書曰、足下去就、卽時之廢興、宜深思之、浩乃就職、

虛僞之人、惡人知其情、深源累辭徵辟、以養聲譽、謝尚王濛褚裒司馬昱皆不能鉤深燭隱、而崇奬之、不知深源世味實重、矯迹遠引、以退爲進者也、惟庾翼知之、辟爲軍司、而遺之書曰、王夷甫立名非實、實長華競、君子遇會寧可如此、此深中浩之歷史、浩是只不出、庾翼何充既卒、浩名愈重、於是褚裒辟之、其官愈高、而無譏刺之者、司馬昱勸諭之言、又加尊焉、浩於是乎于然而來矣、或曰、士而無名、孰知其賢才、既賢且才、名自不掩、今懲畫餅之故、選舉不以名、則素無名譽者皆是也、又將誰取、曰、取人非一道、四岳薦舜、堯曰予聞、非聞其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乎伊尹耕野、湯徃聘之、非聞其名乎。諸葛亮在草廬中、劉玄德躬自枉駕、非聞其名乎。人而未用、雖大聖智無事效可指、非以名而取、以言而取、以舉而取、天下之賢材終不可得而致矣、其要在於考實驗功而已矣、不能考實驗功、則爲虛名所誤、空言所眩、然則其失在我、不在人也、

沙門吳進言於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

佛教以慈悲不殺爲至道、吳進之言、一何異耶、謂欲陷石虎爲晉驅民乎、非計也、謂忠於石虎乎、非計也、佛之教雖以慈悲不殺爲言、而其事乃不慈不悲忍於殺而不自知也、蓋於所厚者薄、故無所不薄也、虎既殘虐、進又贊之、其忍又在虎之上、資禀然歟、術使然歟、可不遠而絕之哉、

桓溫自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忝浩有盛名、引爲心膂、欲以抗溫、由是與溫浸相疑貳、王羲之曰、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昱浩不從、

司馬昱既不知人、殷深源又不量已、昱欲抗溫、正

朝廷修政事、廣求實德、布列中外、自足以壯王室之勢、與姦雄之心、乃采用虛名、以當變故、譬猶削木爲寸、刻荻爲矢、以刺三屬之甲、謂之何哉、逸少議論不多見、然皆有補於當時、後世顧推爲翰墨之宗、晉史系傳、專美此事、藝成而下足以掩德故也。

趙王虎病篤、彭城王遵燕王斌張豺並受遺詔輔政、劉后惡斌、斌與豺矯詔免之、又遣遵還幽州、虎卒、太子世卽位、遵至河內、姚弋仲等說之曰、殿下長且賢、先帝欲立爲嗣、以晚年昏惑、爲豺所誤、今女主臨朝、姦臣用事、殿下若整罪而前、誰不倒戈而迎殿下者。遵舉兵向鄴、戊申、豺三族、假劉氏命卽帝位、封世爲燕王、廢后爲太妃、尋皆殺之。

論石虎石邃曾子之戒

天地之間、形運於氣、氣陰陽也、絪縕渾淪、未嘗相離、故散爲萬物、消息而不窮、猶物之榮枯成壞之無端也、故明之爲日月、變之爲寒暑、近之爲晝夜、行之爲歲時、遠之爲古今、皆鼻口之一噓一吸耳、氣雖渾淪、及其

勝也、各以其類、故在萬物有日之類、有月之類、有
寒之類、有暑之類、有晝之類、有夜之類、有歲之類、
天地木石風雨露雷莫不各有其類、其在人也、有
善之類、有惡之類、有聖之類、有賢之類、有愚不肖
之類、有夷狄之類、陽推五福。以類而升。陰推六極。
以類而降災祥以類而應、萬物以類而聚、是故君
子慎所類焉、不使類之亂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以類相從故也、天之報施、
無言可聞、無象可見、而理不可誣、或大或小、或遲

或速、未有不以類而應者也、以石虎之事觀之、亦
昭昭然矣、暴病道二王之國、虎嚙之斷不得知也
虎病、以二王攻其妻逐之、虎不得知也、虎亂勒叔
父也、殺勒子及其妹避觀、虎親父也、其殺虎子而
及其母、發冢以其類乎、虎將兵攻伐、前後坑斬、
無慮數十萬人、而愛民惠術、百不聞一、其慘虐怨
毒之氣崇聚蘊積、勢必泮散、往而復還、於是鄴中
暴風拔木、隕雹如盂升、宮殿門觀、彌月災燼、惡氣
所召也、諸王相屠、假手冉閔、盡誅羯種二十餘萬、

石虎三十八孫靡有子遺、惡氣所感、皆以其類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凡施
大恩與深怨、其報之未有不加甚者、其類固然也、
是非天爲之、非勒之靈使然也、惟明智之人、雖無
前事、而能自警察、其次則監古得失以爲師焉、若
覆車在前、不知改轍、觸情縱欲、恃力而行、則愚人
而已矣、司馬氏骨肉相殘、而漢得之、聰耀相繼亡
滅、而趙得之、非遠事也、而虎不知曾子之戒焉、豈
非終身不寤之人哉、

征北將軍褚裒請伐趙、大敗而歸、懟憤病卒、
季野爲天子之舅、太后之父、不肯內輔、并領外藩、
應幾乎重任者矣、然自任伐趙、喪師蹶國、則有不
量已之暗力爲殷浩、又敗國事、則有不知人之蔽、
嗚呼、斯二者聖門學業之所難、而不可不勉者也、
或曰、何以能量已而知人、曰權審輕重、度審長短、
物莫不然、而心爲甚、能反而審之、則自知矣、取人
必以身爲準、修身必以道爲宗、修道必以仁爲先、
求仁必以心爲本、心能常仁、則人皆可知矣、魏晉

以來、老莊是師、莫有爲孔孟之學者、故人材質美而成德者少也、

蔡謨除司徒、三年不就職、詔書屢下、終不受、會稽王昱曰、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禮、請送廷尉、殷浩欲加之大辟、荀羨不可、乃免爲庶人、

蔡道明辭三公之位、甘齊民之戮、何也、古人辭讓、必陳義而有辭、道明之辭無傳焉、史直載其謂所親曰、我若作司徒、將爲後代所嗤、義不敢拜也、亦不端言其故、是以當時不喻而後世疑焉、以愚觀之道明直以幼君尸位母后稱制、會稽王以叔父之尊專朝斷國、殷深源以虛名之士排難折衝、難乎與之同寅協恭共濟功業者也、謨非不能言、以此意不可言、故不言耳、深源初節高蹈、既乃降心、覩道明之固寵有悋德矣、而欲加之大辟、何忌克之甚哉、人臣負進冒利、無廉遜之操、以敗風俗、是則可罪、未聞力免三公、其罪至死者、非大無道如內夷虐秋、亦必不肯行此典刑、會稽王遂加謨以不臣之名、請致廷尉、未知據何經術而處此義也、

蓋惡直醜正衰世之風僕僕卑躬阿諛順旨以爲
敬王而無大臣以道事君之節亦何足與言禮義
哉蔡謨議論固多可傳遺榮不居尤爲峻潔殷浩
專行徒增簡冊之疵歲月雖遠是非之判如昨日
耳
朝廷將行郊祀會稽王昱問王虔之曰有赦否虔之
曰中興以來往往有赦然非所宜凶愚之人將生心
於僥倖矣遂不赦
事之可否有一言而決者有曲譬廣引多言而後
明者赦非令典古人言之詳矣不待多言也曰凶
人徼幸足矣雖明君賢相未能斷然不行亦貪其
名之美以爲布德施惠而不思其害之大也虔之
固善論事所難得者會稽王信而用之也道萬善
玄言無濟世大略尚能及此可以明君賢相而反
弗能乎
趙汝陰王琨以妻妾來奔斬之石氏遂絕
石勒於晉有攻陷京師囚執天子之罪在晉已更
三君於勒亦易五主石琨破亡之餘以妻子來奔

殺之非義也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如琨侵犯遼彊覆吾軍斬吾將俘獲而至戮之可也今以窮歸我生而存之亦不善乎

殷浩以北伐無功復謀再舉

司馬道萬以殷公爲奇才堪任經濟深源以會稽爲知已與之同心故北伐之謀諸賢交諫而皆不聽計一時二公之情道萬倚深源固如申伯之倚召虎而深源之在道萬亦猶吉甫之主張仲也曾不知玄談虛論可以笑傲於山顛水涯增名勝之風流而不可持以禦桓溫取姚襄敵苻健而圖慕容儁也將相賓主玄虛相尚而不以實用相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耶

姚襄在歷陽以燕秦方强不可北伐廣興屯田訓厲將士殷浩惡其强盛因襄諸弟屢遣刺客刺襄刺客皆告之襄遣使於浩浩對使者切責襄襄大懼浩北伐表襄爲前驅襄引兵北行詐令部衆夜遁陰伏甲以邀之浩果追襄襄縱兵擊之浩大敗走保譙城

姚景國志在關中非爲晉寇者也燕勢方興秦未

可圖、其父弋仲知之矣、故遺襄歸晉、盤礴俟時、殷浩若能長轡遠馭、推心待之、與謀進取、固不能禽健黠、而自陝以東、限河之南、必爲晉有。修復陵寢、豈嬰兒稚女、若是其可玩哉、以兵機則不解、以將略則無聞、一出而退屯下邳、再行而退屯壽春、三舉而走保譙城、所謂入見其人清談干雲、出觀其政實罰淆亂、浩之平生、盡於是矣、而風流之士、猶不以爲戚、白帢鳥巾、胡牀羽扇、一言當會衆口咨嗟、是將何益於人我耶。

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桓溫奏免之、浩既廢、嘗書空作咄咄咄惟事字、父之溫謂郗超曰、浩有德有言、鄉爲令僕、足以儀刑百揆、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爲尚書令、以書告之、浩大喜、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溫大怒、遂與之絕。

飾情者情必露、尚詐者詐必窮、非但人事、實天理

也、天者誠而已、誠則無息、人而作僞、能無息乎、是故言僞行僞、無不敗者、天惡之也、深源自布衣有大名、累辭徵辟、初若蟬蛻垢汙、鶴唳塵表、萬鍾衮冕、皆不屑意者、晩節績用弗成、身名俱隳、乃更眷台司、恐恥而下桓温、寵辱若驚之態、形於荅書、開閉之時、智巧莫施、其天自見、然後深源之表裏本末著矣、非有能發其覆匿者、蓋自發之也、庾元規殷深源、皆風流之宗也、深源之依歸桓温、元規之悚懼士行、皆其天也、清談雖清、何足以蓋之、是故君子之學、當以仁義禮樂完養其天、天德成則人事舉矣、戴曰謝安石拜桓温、不類是乎、曰温嘗問之、對以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者、彼用巽之九二、敬而得中、曾與浩之頻巽志窮者比乎。

北海王孟、少有大志、隱居華陰間、聞桓温入關、披褐詣之、捫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温問曰、吾奉天子命、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孟曰、公不遠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耳温默然、既而兵不利、欲與孟俱還、

猛不就是行也薛珍亦勸溫徑逼長安溫不從珍以
偏師獨濟頗有所獲自矜其勇而咎溫持重溫殺之
以景略與元子平生績用觀之元子非景略之儔
也景略雖北海人而隱居華山即彼土之豪傑矣
溫舍而問諸三秦景略固已輕之矣溫雖至灞上
內實憚符健不敢更前方寸之微爲景略所得此
景略所以不肯從之者也溫若知人便當以猛爲
謀主咨訪取泰之策符氏不知所以爲計矣當是
時徑逼長安上計也薛珍猶知之以偏師濟亦有

所藉王猛處此其游刃必有餘地矣溫上不能致
猛下不能容珍宜功名之不遂也

泰王建卒太子生即位改元非禮也生殺之
嗣君即位明年然後改元存終始之義一年不可
二君示有懷也明年不可不改元緣臣民之心不
可曠年無君示有初也符生凶悍悖戾其得失無
足言矣不幸而有類生者是不監前失而自標其
欲速之心豈非大臣不學之罪哉

秦遣閻負梁殊使涼、涼州牧張瓘曰、我晉臣也。二君何以辱負殊曰、晉室衰微、秦方強盛、以小事大、曷若事秦、瓘曰、秦何不先取晉、負殊曰、晉須兵服、涼可義懷、故上遣行人、先申大好、若君不達天命、則江南可延數年之命、河右恐非君有也。瓘懼、乃以涼王玄靚之命、稱藩于秦、

論張瓘勇怯之宜

是時秦之基業未固、涼介于西方、勢足自守、張瓘信閻梁張大虛聲之詞、懼不能荅、遽然稱藩、以言畏威則秦之兵力未能越河、以言服德則生之無道、何足稽首、此宜怯而不能勇也。瓘為州牧、所當施恩信、撫軍民、以培邦本、乃猜虐拒諫、以失人心、此宜怯而不能怯也。卑怯失宜、剛吐柔茹、非特辱國、且以殺身、可不戒哉

論晉室著追遠之制

詔遣使如洛陽修五陵、帝及羣臣皆服緦、臨於大極前殿三日、

緦改葬之服、修陵墓毀而服之、當也。服緦三日臨、亦可以著追遠之痛矣。晉室南渡、于茲五世、洛陽陵墓、皆高曾而上者、慈孫之情、不忍以遠而忘、不

升平元年

論王猛進不以正

敢以遠而忘又況近者乎胡羯侵陵知而不問置而不卹衣服不變哀戚不形何以賢於夷狄哉

秦主生殺戮日甚人不自保東海王堅素有時譽薛讚權翼說之曰主上暴虐中外離心主秦祀者非君而誰願早爲計堅以問吕婆樓婆樓曰臣不足以辨大事薦王猛謀略不世出堅招猛語及時事一見如舊交自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

符堅王猛君臣之契亦可謂美矣然婆樓薦猛本爲圖生也堅招猛問以時事而大悅卽弑猛爲堅畫弑君之策矣孔明初見玄德所言頗若是乎易門進以正可以正所也其略之進不以正矣如正邪何李勣尚不肯當進成之事王僧辯亦不肯任成濟之責而景略獨爲之致堅不得其終蓋始諸此舉矣

論苻堅不友不弟不祥

秦苟太后過東海公法之門車馬輻輳恐不利於堅乃賜法死堅與法訣於東堂慟哭歐血

符堅初得國首以猜忌而殺其兄雖曰毋意然生殺號令自已而出者也使法果有不臣之心獨無

處之之道乎今乃罪惡未彰而賜之以死從非義之令於是乎不子殺無罪之兄於是乎不弟濫刑先施於同氣於是乎不君欲以長世難矣

燕王儁卒以大司馬恪輔幼主恪雖總大任而兢兢嚴謹每事必與同徒評議未嘗專決虛心待士諮詢善道量才受任人不踰位官屬有過不顯其狀隨宜他叙不令失倫咸以此爲貶時人以爲大悃莫敢犯者

諭慕容恪識計絕人

慕容恪受顧命輔幼主獨秉大權號令生殺在手

人莫得而干之者也評庸材耳特以位聯公府而恪事不專決必與評共議之一以示人至公二以發評智思而恪襟量宏博無怙權自用之意莫不見矣夷狄之有賢不如諸夏之亡也其虛心待士諮訊善道量材受任人不踰位雖周公相成王亦如是而已夫豈以人不足問衆不足從師其成心陋於元惡而不自知哉又豈簡弃賢能屏遠忠正專取親暱布之要地以自封殖哉雖曰五胡而高識遠量乃爾絕人宜其流名不朽也至於朝臣過

失不顯其狀隨宜甄敘不令失倫惟用此示戒人以爲大愧莫敢犯者又豈以一事佛言片言忤意猜疑忌恨加以他罪情法不相比輕重不相稱使天下匹夫匹婦惘然有不服之心哉後世爲宰輔者不必他求能取法於恪亦足稱賢相矣

范甯好儒學性質直嘗謂王弼何晏之罪甚於桀紂或以爲太過甯曰王何滅弃典文幽沈仁義游辭浮說破蕩後生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豈能回百姓之觀聽哉故愚以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

嗚呼自有載籍以來三千歲矣爲世害者固多有之大抵皆邪說淫詞也楊墨一也佛釋二也老莊三也荊舒四也楊子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而其術淺孟子辭而闢之既無其傳矣老有莊列翼之其說浸漫足以悅人耳目而動其心故其後爲王何敗清虛空曠華而不實之禍比之楊墨其被廣而其流遠此范武子所以有甚於桀紂之喻也佛氏之害前固言之矣若夫荊舒則取佛老之似以亂

孔孟之真用仁義之名以濟申商之實託理財之說以行交征之事仗人主之威以行空言之教假養材之道以收速肖之士闡趨利之便以變天下之心兼此數端窮其終極豈比王何之所尚有好者與不好者而已哉在嘉祐末年康節邵先生行洛陽天津橋忽聞杜宇之聲嘆曰北方無此物異哉不及十年其有江南人以文教亂天下者乎以是觀之不知天之厄斯文困斯人耶何康節以數與衆而知之也又不知其流弊所及至幾何時而

後止也悲夫

哀帝

皇太妃周氏帝欲服喪三年江彪曰禮應服緦麻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帝從之

哀帝抑制私情從規諫而就正禮可以爲後世法矣亦明帝有以詔之也詩不云乎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明帝有焉又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哀帝有焉東晉家法之美有如此者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此正禮也後世或致隆於所生而不

虞其蒙不孝之譏、有以義起禮、爲所生齊衰不杖期、而反加以不孝之罪、徒亂人父子之分、失仁義之飾、雖刑辟快私意於一時、又豈所以爲訓明大倫於天下後世哉、

帝信方士言、斷穀餌藥、以求長生、已而藥發、不能親政、賴太后臨朝、

方士之言有二、鍊丹化金、一也、長生不死、二也、所以就此二者、則固多術矣、自古力可以爲人足以使、歲月悠久、足以得之者、莫如漢武帝、而終莫能成、又況其餘乎、原其本皆利心也、君子窒慾而不貪、則無此患矣、武帝晚而後悟曰、自古豈有仙人、服藥飾暬欲、差可少病耳、非其專心從事之久、不能爲此言、然亦可謂不泯哉、雖悔悟之晚、然亦以垂戒後人、亦賢於終不悟者、若哀帝資氣既弱、富貴又深、一有沈溺、固未易解、亦三人必得之師也、

王述每受職不讓、及爲尚書令、子坦之白故事當讓、述曰、汝以我不堪耶、坦之曰、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讓謙德也自大聖人皆行之非以示美觀也在巳則以抑亢蕭於人則以推賢材於國則以勸風俗也舜命伯禹作百揆禹讓于伯益臯陶而不讓于殳斨伯俞非惟見巳不敢偃然當司空之任又以見伯益臯陶二人可以居輔相之職也禹宅百揆而讓於是九官皆讓虞典載之後世法焉所謂抑亢蕭推賢材勸風俗一舉而三善生焉豈僞爲哉自小人觀之見九官之讓皆不得請卒居其官則以讓爲虛文是不知三善之益也王懷祖不事外飾固賢於歷世求名者矣稽古賢之義不若讓之爲懿也讓而不從必舉所知以報國則庶乎濟濟之風矣仲尼以禮讓爲國爲美詩人以受爵不讓爲刺然則坦之所見乃賢於迹也

海西公

燕太傅評貪昧無厭貨賂公行羣下怨憤

考燕之所以亡非有大無道暴虐不君之失也特以含垂用評故曰人主之職論一相而已矣而評之所以召外寇覆邦家者特以貪昧無厭故曰上

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慕容皝自棘城遷龍城，其子儁先取薊，遂克鄴而都之，據有中土。比暐失國，凡八十餘年。暐不能擇任賢材以爲輔相，而慕容評不思強敵伺衅圖我境宇，顧乃聚斂積實，黷貨嗜利，遂致亢不衷，官失德，選舉不明，黜陟無法，汪忿之人刑罰不及，請修之士爵位不加，公私頓勞，百姓困弊，盜賊充斥，邦本阽危。於是敵人長驅，如風掃葉，俯仰之間而暐爲俘虜。然則亡國者不必待如桀紂也。寔[illegible]于聖賢之言，豈無驗而欺後世哉。

桓溫伐燕，郗超請盡舉兒衆直趨鄴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風逃潰。溫不從。

郗超之謀，正王猛他日伐燕之勢也。溫名英雄，而不鑒此機者，非智不及，乃氣不勝也。亦猶伐秦而不渡灞水耳。使溫志略足以吞秦齕燕，則視符健、慕容暐猶李勢然，又何難哉。嗚呼，此固人所不能勉強者歟。

溫恥喪敗，歸罪於袁真，奏免真爲庶人。

仁人志士欲伸大義於天下，如諸葛孔明之徒，雖戰攻不利必責己引咎，宣布所失，以收人心，圖後效，是故功業有成，若乃自恥喪師而歸罪於人，妄行誅戮，未有不旋致禍敗者，此係用心之公私廣狹耳。桓溫志在先立功效，即圖篡奪，此念一發，神明共知之矣，方諸司馬子上猶不逮焉，將以求濟所欲，不亦難乎。

祕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其事，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雖失利，何至如尊君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

君門戶事，其子請改之，盛不許。

桓溫愚人也，以一身欲禁四海九州千萬人之口，而惜其心，此祭紂剖賢行剖心斫脛之政所不能禁也，而溫顧行之，子房佐漢亦嘗敗，孔明興蜀亦嘗敗，魏武用兵彷彿孫吳，亦嘗敗也，敗豈足恥。顧所以敗者如何耳，溫一敗而深恥蓋本非善戰者，故以為歉也，使孫盛不作晉春秋，人有不知者乎，既已形之簡牘，尚且止使不行，是欲蓋而彰矣，至于今七百餘年，枋頭之敗，陽秋所書，溫脊盧乎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言、並傳而不泯、温號爲英傑、而知不及此、豈非愚乎、雖然、盛亦未爲得也、仲尼以大聖人筆削魯史、猶深其文詞不苟以示人其重愼如此、盛之書未必當也、而流衍四布、温得見之、豈全身衛道之策哉、

秦兵長驅圍鄴、王猛上疏以甲子日大犒醜類、秦主堅報之曰、將軍後不踰時、元惡克擧、勳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馳電赴、將軍休養將士、以俟朕至、王景略辭燕有餘力矣、況已破其大軍、走其主帥、而環其城郭、克在旦夕、非有濟師之請、堅何必更勞民動衆、親將而往哉、于以見堅意在武略、欲貪慕容暐爲已功也、猛雖不言、他日無故輒辭鎮鄴之任乞改授親賢別付一州、若有不慊于中者、蓋爲此也、賴堅禮之重、委之專、尋畀大政、端拱仰成、故使燕爭伐之幾微、不成大釁耳、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秦主堅之心、去今七百餘年而炳炳不沒、人君之心術可不愼哉、

初燕主暐命梁琛使秦、琛歸、數稱秦主堅之美、暐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讀史管見

之、收繫獄、堅入、召而赦之、曰、卿不見幾而作、可謂智乎、對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臣所不及、然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國家、就使臣知亦不忍爲堅悅、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而琛加凶字言之、非矣、凡初未有不吉者、人生而善、物生而美、心初而仁、事初而治、故君子貴知幾、而聖人謂幾者吉之先見也、若夫災凶悔吝、則以不能見幾故耳、吉者合理當義也、非如世俗所謂福祥也、耕築于

野者、伊傅之吉也、爰立作相者亦伊傅之吉也、父師王子者、箕子比干之吉也、囚奴諫死者亦王子比干之吉也、苟以父師王子爲吉、囚奴諫死爲凶、災悔吝則失之矣、知此然後定乎吉凶之分矣、琛之言曰、彼知幾者達安危、擇去就、不顧國家、此乃榮點小智、揣摩事情、趨利而蹈者、豈曰知幾云乎、秦王堅好獵、王洛諫之、堅自是不復獵、

古人稱從善如轉圜者、苻堅有之矣、趙整諫飲酒、王洛諫田獵、皆爲之禁止、終其身、宜其并據天下

十之七八也使其聽王猛臨終之言從符融再三之懇不輕忽鮮卑而貪取江南如聽整洛之心其大業豈易傾乎均是諫也而或從或違然則從之者非欲克已成德也抑嗜好恐眺樂將以求濟其大欲而已夫納諫美德也有始無卒所得猶不能補所亡況初不能納諫者乎

大司馬温有不臣之志嘗嘆曰男子不流芳百世當遺臭萬年

元子所謂芳與臭者即忠與逆也雖然非真知芳臭者也使其知爲忠之芳如飢人之聞黍稷其肯舍而不爲乎使其知爲逆之臭如顑人之聞糞穢其肯食而爲之乎惟其知之不深也故舍忠爲逆亦倖有成以其成而益其臭也豈不愚哉温父茂倫忠義大節嚴嚴如秋霜烈日而不克負荷其於遺臭擇術如此夫豈足以當沈勁弟陲之餘乎温先欲立功河朔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參軍郗超說温曰明公當天下重任今以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勳不足以愜民望温曰柰何

超曰、不爲伊霍之舉、無以雪恥立威、温深以爲然、甚哉郗超之邪諂也、不曰修德立功、可以雪恥、而教以廢君、以二者相方、喪師之恥纔比青繩之汙、而廢君之惡、始猶拍浮厠溷中矣、爲人掾屬、即有君臣朋友之義、見善必陳、見禍必諫、顧教以廢君、且伊霍之舉、豈爲自雪其恥乎、亦異乎爲人謀而忠者矣、使温翻然有省、超其殆哉、

温颯睹太后廢帝、立會稽王昱、温集百官於朝堂、廢立既曠代所無、莫有知其典故者、百官震慄、温亦色

動、不知所爲、僕射王彪之知事不可止、命取霍光傳、禮儀制度、決於須臾、

王武叔多嘉謀善策、止郊祀之敝諫卜術之拜、料殷浩之敗、決土嗣之議、尼袁宏之文論、從姨臨朝之非宜、言大修宮室之不當、莫不深合義理、犁然有當於人心、獨取霍光傳定儀制、助桓温廢君一事、使人有遺恨耳、此豈特高堂隆意過其過而已哉、以春秋之法格之、其能免黨惡附姦之罪乎、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簡文帝

帝美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疑塵蒲席湛如也雖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畧謝安以爲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郗超以温故朝中畏事之謝安王坦之皆共詣超日旰不出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爲性命忍須臾耶

史臣

安石臧否鮮不當者而於簡文失之簡文柔和清令人也桓温以其易制又年浸高矣故立之然靈長之詔能使温流汗變色臨崩之命能從王坦之善謀惠帝何敢望也或謂安石爲郗超屈者安石非圖富貴持祿求容也正惟心在王室故爾王允之屈意於董卓温嶠之屈意於王敦謝安之屈意於桓温皆不爲私是以君子與之與其心也孟子曰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也安石有焉

武帝

温來朝詔謝安王坦之迎于新亭人情恟恟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温大陳兵衛延見百官莫不戰慄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温曰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

須壁後置人耶温笑命撤之温使郗超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強臣安盡忠輔衛卒安晉室

晉室取虛名之士不旋踵至卿相如庾元規殷深源之徒敗國殄民死不償責世因謂取士勿取虛名而愚非之且三代之王猶必先其令問故君子欲早有譽於天下中庸取之士在窮約中若無美名人何從而知在上者不取矯激沽名者又必詢事考言明試以功則莫能眩矣殷浩聞桓温至武昌則大懼欲去位以避之聞桓温欲處以尚書令則大喜亟作書以謝之其情致卑鄙殊與虛名不類後此二十年温勢益强心益肆擅廢立之威而窺覦神器朝士惕息之態當什百於深源之時而安石視温如敵已然意象安閑不爲少懾從容談笑而温氣自沮如擾龍馴虎者安石初亦以虛名取也其德度才器乃爾故人在覈實而已矣。

温疾篤風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故緩其事使棄宏具奠宏以示王虎之虎之歎其文辭之美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袁宏無識

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謝安見其草輒改之出是歷旬不就

文人之不足貴也決矣袁彥伯逸才辯速見稱當時而失身於桓溫蓋工於詞言而短於鑑識也文士之不如是者鮮矣九錫文是手可斷而不可為者又於之致思而求美彥伯其果無識也微王叔武尼之彥伯之賢可勝任哉故為國家者必尚德而用賢士賢而有德其文雖不能誇虛艷麗而其言必無疵矣

溫薨弟沖代溫居任盡忠王室始溫死罪皆專決沖須報然後行

姦臣之擅權者必先為所不當為以移人耳目而惧其心然後上及於君父而所不當為者莫大於生殺之不禀王命也人孰不愛生孰不畏殺能生殺人而人主不與焉則於竊國無難矣桓溫總兵數十年攻伐四出廢君立君疑可畏矣而聽於遠者不以偉人稱之幼子之績未能十二於溫也而符秦懼焉與謝安比豈非以其盡忠王室蓋伯氏

之慈而不墜先人之烈耶若幼子可謂能爲人子弟矣能爲人子弟則能爲人臣矣故天下莫強於義莫正於理以義理處身人有不服乎

桓冲以楊州讓謝安自求出外桓氏皆以爲非郗超深止之冲不聽

人之不肯輕去權位者非貪心卽畏心也祿利所原故貪者慕焉怨仇所集故畏者懼焉貪畏交戰于胷中求所以稱其貪而禦其畏斯無不至矣南郡公再世富貴門戶赫奕蓋名利之朝市也而幼子去楊州如脫屣曾未再歲自京口遷鎭姑孰自姑孰遷鎭江陵雖方伯之任不移而朝廷之勢益遠冲處之裕如不以安石爲慽與之中外協濟以強晉室若冲者可謂君子矣郗超既敗人之子又欲敗人之弟使忠義之門爲叛逆之家此何人哉此何人哉

秦主堅下詔曰張天錫雖稱藩然臣道未純可遣荀萇等將兵臨西河閻負梁殊奉詔徵天錫入朝若有違命進師撲討天錫恕殺負殊發兵拒戰兵敗奔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臧、泰兵至姑臧、天錫遂降、

易稱顏子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詩美仲山甫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若是者、其知勇怯之用矣、湯之伐桀、古未有也、其誓師曰、夏德若茲、今朕必往、既克夏有萬方、乃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古之立大德、建大功者、莫不然也、張天錫固非可語此者、然保守一方數世之業、而勇怯失所、安得不亡乎、初符堅使王猛以書諭之、猛張皇秦威、亦恫疑虛喝耳、天錫宜有禮義辨答之、又未當懼也、乃遽然稱藩、及秦師大舉、不朝之罪在我、宜有引咎責躬之事、不當坑也、乃憤然與戰、宜剛而柔、宜柔而剛、英雄豪傑、猶不能以此得志於天下、況天錫乎、

秦攻代、代王什翼犍爲其庶子寔君所弒、秦既克代、堅曰、天下之惡一也、車裂寔君、而於秦之爲反逆者、莫不赦之、何明於外而闇於內乎、蓋堅既取代、思所以服其人者、故爲此舉、非誠於去惡也、若誠於去惡則

二年

論慕容伺秦隙

北海公重、行唐公洛、及王皮、周虓、慕容評之徒、皆不得幸而免矣。是故人君好善而惡惡、誠之爲貴、不誠未有能善其終者也、

慕容農私言於慕容垂曰、秦自王猛之死、日以頹靡、今又重以奢侈、殃將至矣、圖讖之言、行當有驗、時不可失也、垂笑曰、天下大事、非爾所及、

慕容氏百年之國也、暐置相不善、解后取亡、而其人固多英傑、懷復國之念、而伺秦隙者、如鷄之候晨、狸之伏鼠也、稍有見聞、倏然動矣、堅既不戒、又窮兵黷武、修宮室、治舟艦、作器玩、以促之、然是時秦勢方盛、如日未昃、而慕容紹已見其兵疲民困、有危亡近矣之言、慕容農已見其頹靡奢汰、有殃將至矣之喜、曾未六七年、其事果驗、先王所以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戰戰兢兢、以保之也、

謝安欲增脩宮室、王彪之曰、今宮室比之初過江、已爲侈矣、寇敵方強、豈可大興功役、安曰、宮室弊陋、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之重者、乃以修室屋爲能耶、故終彪之之世、無所營造、

安石非勞民動衆、作無益者、況秦兵屢寇、邊鄙數警、而治宮室、尤非急務也、君子嘗論之曰、東晉是時、氣勢微弱、奄奄欲盡、安石爲此、所以鎮安人心耳、若意不出於此、是誠無說也、王叔武所論、亦徒見宮室侈於初、過江之時、安石規模其取京洛爲善也、

準耶、雖然、不爲則已、爲則已善、郗超黨於桓氏、以其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我死、父若哀慟、叮囑此箱、超卒、父果哀慟成疾、門生呈箱、皆與桓溫往反密計、愔大怒曰、死已晚矣、遂不哭、

孝於親、忠於君者、人之良心、不可忘也、超爲子則不孝、爲臣則不忠、然恐其父以已死故、哀慟成疾、思所以寬之、是良心之孝也、知與溫密計爲不忠、可以怒其父而寬其愛、是良心之忠也、所以論胥不自反者、利欲汨之耳、嗚呼、中人以上、不可汨也、中人以下、逐欲而不能自克、則昔也廉、今也貪、昔也正、今也邪、昔也尚名節、今也喪廉耻、昔也親君子、今也疾賢士、如超者多矣、念與不念、其差殊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可不戒哉

朝廷以秦兵之退爲謝安桓冲之功並拜開府儀同三司

安與冲能克敵善矣然彭城襄陽相繼陷沒未能收復則取旰貽走秦三將未足以贖喪地之咎當如諸葛武侯請貶三等可也而以功受賞豈未之思乎

秦主堅以陽平公融爲征南將軍

融素不以南伐爲然者也既非其事則勿居其官

今官以征南爲名而卬沮征南之舉何也故韋玄成議爵則可以感悳王長孫無忌受金綳則不足以固高宗此辭受之法也

堅從之

堅議伐晉羣臣多言不可又之不決堅曰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

謀之於衆斷之以獨雖聖王亦然而符堅以此亡何也曰非所當斷而斷也自古違衆用已亦有幸而成功者幸非常勝之道故孔明不從魏延光武不納臧宮必也遷國如盤庚出師如周公其下則

晉武之平吳唐憲宗之討蔡皆灼見不疑。十全而
舉斯可也。符堅之初信任王猛間言莫入此則斷
之善者矣方是時堅心方虛急於圖治故其斷得
也。及其衰也志意既滿貪欲方熾方寸之明有蔽
之者故其斷失也然則斷之得失不在乎他在乎
明理與不明理而已是非可否之理明於心則一
言而悟否者雖千萬言如以水投石不見其從入
也。
堅所幸張夫人亦諫堅曰軍旅非婦人當預幼子訖
亦以爲不可。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軍旅誠非婦人所預大事誠非孺子所知。符堅習
聞此言用以折人而施之不當理如白黑昧然莫
辨反婦人孺子之不若者不云乎文王惟克宅厥
心乃克立茲常事夫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王之地
與符堅同而事殷伐晉其成敗異者文王宅心以
理符堅蔽心以欲故也。
堅發長安兵百萬詔謝玄等以八萬拒之都下震恐
玄問計於謝安安夷然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乃

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與張玄圍棋賭墅、
安棊劣於玄、是日與玄爲敵手、而玄又不勝、安至夜
乃還、

死生驚懼不入乎胸中者、聖人誠之也、君子明之
也、英雄豪傑之人輕之也、悍勇愚猛之人冥之也、
符堅南伐、以秦臨晉、何啻泰山之於一卵哉、人人
惴恐、安石獨否、所謂明之者也、安石何明乎、晉室
雖微、正朔所在、君不失道、人心所歸、將相調和、士
卒豫附、加以長江之限、主客殊勢、以此待敵、勝負
已分、又況符堅志驕氣盈、貪欲無厭、不思其本夷
狄也、方將陵跨江淮、爲石勒劉曜之事、於理逆矣、
正使强弱相懸、直當以宗社存亡爲決、此安石了
了於方寸者、所以處置優游、靜而不擾歟。史稱其
矯情鎮物者、夫惟言語可以修飾而出之、若情與
貌不可矯也、矯情於內、則貌形於外、飾貌於外、則
情動於中、不能相應也、使安石而矯情、則與玄賭
墅棊必不勝、玄宜勝而負、安石宜負而勝、安石之
天定矣。識者固知其必勝也、

論兵家不貴之術

秦兵逼淝水而陳、謝玄遣使謂之曰、此非欲速戰也、若移陳少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不可、堅曰、引兵少却、使之半渡而擊之、蔑不勝矣、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止、玄渡水、因其亂而擊之、秦兵遂潰、

謝幼度請渡之策、乃姚襄所以紿桓溫者也、使符堅如溫之待襄、則幼度之策不得施矣、策不得施、則必却軍以致秦師、用宋子魚之說、及其未既濟而擊之、歟堅固以是俟玄矣、故彼之所棄、我之所取、奇正相因、兵家不窮之術也、

論謝安以安石祖逖爲悅

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圍棊、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客問之、答曰、小兒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

折屐齒之事、漫丈夫或以誚安石、謂其矯情鎮物、非也、方秦師大至、江南之人、孰不憂者、謝公以宗社存亡決之、盡人事、聽天命、蓋無遺策矣、秦兵大敗、捷音鼎來、王室既危而復安、人臣之喜、孰有大於此者乎、此而不喜、則

亦不近人情矣、謝公固以安社稷爲悅者、其折屐齒固宜也、小人不樂成人之美、好訾議賢者、大抵如此耳、

謝安功名既盛、而險詖求進之徒、多毀短安、帝由是稍疎忌之、

間人臣之義、不敢要君者矣、未聞人君之道、忘人之功者也、蓋官稱職、排難解紛、雖勳塞宇宙、皆分所當爲、苟計勞績之小大以希賞焉、與奴僕宣力而責恩於主人者何異、故凡爲人臣但當自効、不

當萌受賞之心、而人君於臣下之功、則不可絲毫忘也、必輕重高下、等而報之、報之者非以利往其之報、而況賢能才智、爲吾黜庶績、代天工、禦大災、臣也、所謂使臣以禮也、夫馬有勞於人、尚獲蓋帷、

扞大患、而可怱然忘乎、謝安於晉、其功不在王導溫嶠之下、氐符未亡、步搖復興、中原淪於左衽、日以深遠、此正君臣協心其意、思屈摯策、進取克復之時、而武帝心已滿盈、捷音四騰、曾不閱月、遽用讒口、疎忌賢臣、世之猶忿小夫起縣官不足爲盡

論苻堅不知消息盈虛之理

力之憤。則此等有以招之矣。嗚呼。毋忘在莒。管仲言之。無忘河北之難。馮異言之。衛獻公復國。猶夫人也。此固庸君之所易者。故世未嘗無臣也。惟有君爲難。

燕王垂至鄴。改秦年號。復燕舊制。上秦王堅表。堅復書切責之。

秦勢日盛。燕勢日強。爲堅計者當如何。宜因慕容垂奉表之時。遣使責之曰。前君失道。自取滅亡。英明以時光復舊物。此固夙夜之所期也。涼德弗任。土宇騷動。日虞傾覆。爲執事者所憂。惟緣襲好之故。謙問之辱。凡燕故地。君自取之。寡人保守故疆。以奉宗廟。願君揖棄前事。相與更始。親仁善鄰。實圖利之。垂素長者。又深感秦王厚恩。必且講好。則泓沖之兵。未遽侵逼。姚萇伺釁。無自而起。以其間益修政事。撫人民。選將帥。勵軍旅。嚴圍自保。確確乎其固矣。而堅猶事客氣。不知消息盈虛之理。其亡之速。不亦宜乎。

桓沖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慚恨成疾而卒。

論桓冲耻遜而不遂

論謝安內間大而欲從事於外

幼子可謂有耻矣、他人失言、不惟不自咎、或反以生怨疾而起讒謗相傾蕩者皆是也、幼子一言不効、歉於厚誣賢者、以是疚心而刻責、推類而觀之、其平生自欺亦少矣、可謂耻過而不遂、非君子人歟、

謝安請因符氏傾敗、開拓中原、且求北征、加安都督揚江等十五州諸軍事、

治功禍亂、皆以君臣一心而後能成。苟爲不然、則所就不至於深大絕異也、淮淝之績、晉朝憂亡、故如人擊其身、而頭目手足、同力扞衛、是以易也、安石熟望既高、武帝又已受人譖恕、此噬嗑之時也、內間不去、而欲從事於外、心有憂慮、慮不精審、以此濟者鮮矣、符氏傾敗于關中、慕容再集于河北、以事幾論之、所謂難逢之會也。然宣王無六月戎車之志、吉甫無孝友張仲之助、安能薄伐玁狁而奏膚公乎、或曰使安石不爲此、則兗青司豫、豈再入于版圖、功雖不終、不猶愈於不舉耶、曰僥倖小利近功則可、爾周公伐管蔡、夫何足以勞久役者、

然二年而後克、非以伐而克之爲難、以固而安之爲難也、中原淪沒、于茲七八十年矣、晉師不百日而復河南四州、未論進取、姑欲保守、不爲夷狄所侵者其人材計畧、豈鹵莽可辨也、君相既不和於內、諸將又節遠不相及、以得之之易、卽知失之之速也、然則安石宜如何、治自內而外噬嗑則亨矣、曾稽王道子專僭、與太保安有隙、安欲避之、會符堅來求救、安乃請自往救之、出鎭廣陵、築壘曰新城而居之、

讀節之雜

孔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安石上旣不獲於武帝、下又見疾於相王、於是乎浩然去之、則東山之志、眞可謂終始不渝矣、顧乃因符堅請救而出、名旣不正、非所謂以微罪行、又築壘而居、不自於費廊之保固、專祿之周旋、豈晩節末路之難行百里而半九十乎、以安石高情雅度、往古鮮儷、尚不免此、況汙俗之衆人乎、

論姚萇詐計取城

太元九年

讀史管見卷第九

晉紀

武帝

宋建安胡寅著

明太倉張溥題

後秦主萇攻秦新平、新平太守苟輔力戰拒守、久不下、數月糧竭矢盡、萇使人謂輔曰、吾以義取天下、豈譬忠臣耶、卿但率城中人還長安、吾欲得此城耳、輔信之、帥民五千口出城、萇悉坑之、

夷考五胡之初、尚詐恃力、非有大相過也、惟符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廢幾於君子長者、猶不克終、姚萇方圖取秦、不能
仗義假信以收人心、僥倖小利、以詭計取一城、許
之生而繼之殺、羌祚之不長、宜哉、
後秦主萇使人縊秦主堅於新平佛寺、
司馬氏論堅之所以亡曰、數戰數勝、數戰則民疲
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以愚考
之、此特一事耳、秦之所以爲秦、在五胡中所謂此
善於彼者、王景畧雖善治河、殆亦法制嚴、刑名著、
非有仁義禮樂以固結人心者、未幾猛死、其政遂

頹、堅又不知務農固本、保養百姓、而意廣心逸、專
事并吞、覘其安危之形、正猶鄭之小駟、張脈僨興、
外強中乾者、是安能及身後之計、而其得國則以
篡弒取之、罪積於已、而德不及民、故君子評之曰、
符堅一敗而不能復振者、無本故也、
燕王垂即帝位、
垂之復國、何其易哉、慕容廆號稱皆賢君也、而暲
非大無道如桀紂、特置相不善、好貨弼亾、不足掩
三世之善也、故燕民眷眷舊主、猶饑渴之望飲食、

垂既夙有英偉之望、一時將佐、又多忠良、是以光復舊物、如反覆手、以垂復國之不難。則見秦堅恃強之非道、雖得之必失之、

鮮于乞之殺翟真也、翟遼奔黎陽、黎陽守滕恬之甚愛信之、恬之喜畋獵、不愛士卒、遼潛施姦惠、以收衆心、恬之南攻鹿鳴、遼據黎陽以反、

夷狄之人、固有君子、義可與也、聖人必謹華夷之辨者、以其大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也、且中國之廣、人材之衆、欲修身者、豈無師友可親、欲治國者、豈無俊傑可用、何必外交夷狄、而陷中國以爲不足與乎、人而如是、是其心大有所蔽、與夷狄無以異、首故韓子曰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孔子春秋譏嚴之首也、翟氏反覆于黎陽、滕恬之所目擊、而推心愛信、曾不防慮、且管師北行、恃黎陽爲根本、而任顧不重哉、已既好田、不恤士卒、而愛信非類、置之肘腋之下、欲不亡得乎、嗚呼、此可爲來世之戒矣、

泰山守張順降于翟遼、初謝玄使朱序屯梁國、自屯

彭城、以北固河上、西接洛陽、會翟遼張願繼叛、北方騷動、玄謝罪乞解職、詔慰諭令還淮陰、

張願之叛、視黎陽之事也、使晉東不失泰山、西不失黎陽、郗恢撫定三川、而湖陝二戍不動、則竟青可豫之地、長合左衽、然則滕恬之好敗獵不恤士卒愛信丁零、其罪大矣、其原則謝玄之帥制太遠之所致也、玄初宜進據河南、爲諸軍聲援、則劉牢之必不以孤軍失利、挫折銳鋒、乃居彭城、距河大抵數百里、殊非魏武置郗督不欲相

遠之意、脫前軍有虞、安能赴救乎、初度至是如人朝氣銳而暮氣衰者耶、

以朱序代謝玄鎮彭城、以玄爲會稽內史、

武帝道子處此失之矣、序才與望非康樂之比、不然、使玄督青兗豫司豫猶賢于置玄散地也、當是時、謝石謝琰之徒皆無恙、乃廢而不使、蓋道子國寶自滅于謝氏寧可歸國以快其私、晉之衰微自此決矣、

詔徵處士戴逵、逵累辭郡縣敦逼不已、逵匿于吳、謝

玄上疏曰、逵自求其志、今王命未回、將罹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器之、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召命、帝許之、

廉者、貪之所疾也、血者、枉之所疾也、高潔者、卑汙之所疾也、異于已則疾之、無不然者、世之人好瑕疵隱逸、以隱逸者少、貪競者衆也、則誚之曰、人皆仕進、汝何獨不然、無乃盜虛聲以釣高位乎、此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者也、夫隱逸之人、非必皆抱道懷德、韜晦其才也、但人各有志、好爾或其年齒之衰、或其體幹之病、或經憂患而沮傷志氣、或濳榮利而甘守賤貧、或所見背時、以避鑿枘之殊、或潛龍勿用、以待風雲之會、夫豈一端而已、安可指爲純盜虛聲、欲釣高位乎、夫博學多通必求自試、安道乃不肯仕、其必有所挾、人不知也、武陵王聞其善鼓琴、召之、安道對使者破琴曰、幸非王門伶人、何乃見逼、其風度如此、固折腰屈膝脅肩諂笑者、豈東哉、

論慕容垂不當撫翟遼

翟遼遣使詣燕謝罪、燕王垂以其反覆絕之、遼乃自稱魏天王、

丁零之與鮮卑何以異、遼所以反覆不純臣于燕者、豈非燕德有闕、盡亦自省修德以來之乎、況遼已服過而謝、是宜加撫納、以爲南向之資、垂乃不恐一怒而遽絕之、他日不免興師動衆、又未必克、其得失難易相去遠矣、故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初帝既親政、權自己出、有人君之量、已而溺于酒色、委政于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飲

論晉帝不明委太子之

爲事、崇尚浮屠、親暱僧尼、左右爭權、交通賄賂、

人臣之致身、非一義也、非元勳宗臣、則不當事幼主、蔡謨是也、有經濟之才、則必事初政、孔明是也、已見其君之賢而願事焉、則可進、第五倫是也、君已長矣而不足事、則甘於退、管寧是也、斥逐非其罪、君悟而謝之、則不當去、夏侯勝是也、無罪而被謫、君初無悔心、即召之、則不當出、張昭是也、違是則皆冒利而蹈患者也、謝安石出輔幼君、必請景后臨朝者、以專自嫌也、帝既親政、則德之成否、責

在安矣。威權自已有人君之量。則可與爲上矣。安宜博選名儒。日侍講讀。以二帝三王之道。論思獻納。又擇剛正敢言之士。責以諫諍。陳自古亂亡之戒。糾繆而弼違。如王國寶者。以義斷恩。聲其罪而逐之。會稽王雖與帝手足之親。但當優以寵祿。不使干預政事。至於僧尼左道。一切屏遠。以清朝廷。正綱紀。則帝雖欲荒昏惑溺。其道無從矣。魏晉以來。以智詐威力取天下。無教養太子之法。若聰其自然。無不賢達者。安石雖一代偉人。于此道亦未

免乎滅裂而卤莽也。故雖建功靖難。而主德下衰。國勢日削。此後覺有志之士所宜知也。

太學博士范弘之論殷浩宜贈謚。因叙桓溫不臣之迹。左僕射王珣。導之孫。溫之故吏也。言溫廢昏立明。有忠貞節。無弘之爲餘杭令。

王珣不念其祖之忠烈。而追感桓溫幕府之恩。建議傾邪。固爲罪矣。而范弘之所請。豈合理哉。欲贈殷浩以美謚歟。則浩不當得。考行而謚歟。則適所以貶之矣。

後秦主萇寢疾、姚方成言於太子興曰、今寇敵未滅、
上復寢疾、王統等終爲人患、宜盡去之、興乃殺統等
五人、萇開之怒、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與未嗣位而
以猜忌一旦誅勳力舊臣五人、濫刑之禍、不在其
身、必遲中其子孫、至姚泓而驗矣、
南郡公桓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之、出補
義興守、鬱鬱不得志、遂棄官歸、
桓溫謀逆、未成而死、是時謝安當國、以桓氏族大、

而劭子克矯其兄之惡、竭忠王室、所以存没光寵、
而威刑不加、史固已譏晉政之無章矣、靈寶孽子、
志趣不常、既不可廢其才用、又不可助其氣勢、所
以處之、使無失富貴、斯已矣、而畀之小郡、生其快
快、以致搖動藩鎮、資假兵力、遂成大亂、晉隨以亾、
皆由武帝道子沈湎荒怠、不以事幾爲意、然則非
玄能亾晉晉室自亾耳、
清河人李逵上表請修孔子廟、仍立庠序、收教學者、
曰事有如賒而實急者、此之謂也、表奏不省、

修學校、祭先聖、明詩書禮樂以造士、謂有益於當世、自趨利計功者觀之、豈若刑名術數收效之速也、夫收效之速者致禍亦深、孔子之道、自眇綿亹忽修之而至於天地變化、萬物咸若、雖非一日之積而其成也堅固、其行也悠遠、有終而無弊矣、李遠云、事有如賒而寔急者、遠智足以及此矣、晉朝盍從其言而命之以學校之事、遠必繼有建明以增光儒術者、武帝道子方與桑門遊、異端惑心、宜正論之不入也、

鮮卑禿髮烏孤雄勇有志謀、取涼州、其將紛陀曰、必先務農講武、禮俊賢、修刑政、然後可也、烏孤從之、自五胡十國、一僭一起、交爭而並驅、其成就圖不足言、而其初必有謀臣勸以用賢才、修政事、務農固本、然後用兵者、彼夷狄之人、豈皆知經學古畧法先王、而其智計知所先後、大抵如此、史紀其言、皆可效也、特以急於近効、趨於小利、不能久假也、故隨其才智之大小、事力之强弱、爲成就之廣狹、興衰之久速耳、況於爲天下國家而不用賢才、惟

私是舉不修政事惟意是行不務農固本惟聚歛是急是汎渠蒙遜禿髮烏孤赫連勃勃乞伏熾磐之不若也非惟無以制狄終淪胥於狄而已矣。

尊皇太妃李氏爲皇太后

東晉至武帝九世矣未嘗崇奉妾母蓋以明帝爲則也雖懦弱如康穆皆不敢廢而武帝始率私變禮以敗亂其家法計當時在廷必比周稱賛以爲大孝之德十祖考有光矣而大臣不諫卿士不規雖孝於所生而不孝於宗廟又安得爲孝乎是故

君子議道惡夫飾小名以妨大德者。

道子專權奢縱帝惡之而逼於太后不忍廢黜乃擢時望使居要任以防之道子亦多樹腹心無復鄉時友愛之歡矣中書侍郎徐邈言於帝曰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爲深愼會稽王雖有酣媟之累宜加弘貸外爲國計內慰太后由是帝委任如初、

宗廟與妾母孰重塗之人亦曰宗廟重於妾母矣以妾母者一身之母也何有于宗廟乎社稷與相

王孰重、塗之人亦曰社稷重于相王矣、以相王者一身之弟也、何有於社稷乎、武帝逼於太后、不忍廢其亂政之弟、既不知輕重矣、徐邈又從而相之、然則邈雖儒者、亦昧於輕重之權衡也、且漢文之悔淮南私情也、世祖之愧齊王不義也、豈會稽之比乎、徐邈宜啓帝以舜象之事、使道子歸國以全兄弟之愛、選擇名賢、超居宰輔之任、使朝廷清明、邦家寧謐、豈不爲孝友之大乎、道子不去、君臣酣伙、益甚、武帝以醉遇弒、潘鎮稱兵、晉祚尋滅、邈不得爲無負矣、

燕太子寶初有美稱、及即位、政事日荒、怠段后言于垂曰、國步艱難、太子非濟世之才、遼西高陽陛下賢子、宜擇一人付以大業、垂曰、汝欲使我爲晉獻公乎、段后泣而退曰、吾爲社稷計、主上乃以吾爲驪姬、何其苦哉、垂卒、寶即位、使弟麟謂段后曰、后常言主上不能守大業、今竟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宗、后自殺、

慕容垂之言、正而不知權者也、段后舍寶而舉農隆、忠謀非私意、益可從矣、寶既不才、又有弒母之

惡垂危而獲濟、克復先業、一旦捐諸不肖之子、忽
戰垂賢其孫會。使寶以爲嗣。是亦晉武賢其孫遹。
故不廢惠帝之意耳。

帝嗜酒、流連內殿、張貴人寵冠後宮、年近三十、帝戲
之曰、吾意更屬少者、貴人怒、帝醉寢、以被蒙面弒之、
許云因魘暴崩、太子開藥、道子昏荒、不復推問、

道子不討弒君之賊、亦豈昏荒之故哉、嘗與帝有
隙、既未能忘、無乃亦有意于天位耶、使其忠存
帝室、登時推問、執刃人而戮之。建立琅邪王德文。

則晉祚靈長。已亦休顯矣。智不出此、乃樹立不慧、
使大權歸已、又私其子、子復奪之、以召藩鎮之亂、
身既廢徙、國亦隨喪、其未嘗聞霍子孟諸葛公之
所爲乎。武帝雖無大惡、特以嗜酒沈酣、一言致禍、
禹惡旨酒、周公作酒誥、衛武公賦賓之初筵而中
宗引觴羣之爲末流之若此也。

安帝

王國寶黨附道子、與王緒共爲邪諂、參管朝政、威震
內外、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憚之、或勸恭

誅國寶、王詢曰、罪逆未彰、今遽先發、必失朝野之望、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除之、無不濟也、恭乃止、

石勒有言、人豈不自知、王孝伯既敗、嘆曰、我闇於知人、故至此、嗚呼、孝伯豈但闇於知人、乃闇於事幾也、當入赴山陵之際、寶緒諂佞、竊管朝權、威震中外、時所共疾、恭以帝舅之尊、宜建白而廢黜之、道子素懦、又方憚恭、其說必行、既逐二人、即請於太后、使琅邪王參輔大政、則國勢自尊、藩方帖息、矣恭能如此、上不負武帝用己之意、下足慰朝野

之望、義理無私、安有爲逆之嫌、而過聽王珣失此良會、他日再舉、師則無名、與晉陽之甲、除君側之惡、臣子所不得爲也、雖誅寶緒、竟爲竪子所敗、闇於事幾故也、

張掖盧水胡沮渠羅仇事涼爲尚書、羅仇弟麴粥曰、主上荒耄信讒、猜忌吾兄弟、必不見容、若勒兵向西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吾家世著忠孝、寧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也、既而涼王光果殺羅仇、

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人死我生之見、姦雄猾賊之

所爲、曹操司馬懿之心事也、漢高祖號稱長者、唐文皇智勇出倫、猶不免爲此、以是知危幾交急之時、處之盡善者鮮矣、羅仇匈奴人也、乃能反是道、守其忠義而安之若命、不謂之賢人可乎、雖死於讒、事功不就、而其言立後世未見其比、不謂之有德可乎、

道子忌王殷之逼、以譙王尚之及弟休之有才畧、引爲腹心、尚之說道子曰、今方鎮強盛、宰相權輕、宜樹心腹、以自藩衛、道子乃以王愉都督江州諸軍事、用

論司馬尚之不明于義服之理

爲形援、日夜與尚之謀議、以伺四方之隙、道子雖嗜酒昏荒、猶知防虞外患、尚之則宜教以修明政刑、肅清朝廷、使德善流聞、過咎不著、方鎮雖欲稱兵作難、亦何敢遽動、乃布置腹心、以爲藩衛、是以力關力、自靡而已矣、夫姦雄之心、可以義服、而難以勢壓、軍師之用、壯於我直、而老於自曲、尚明此理、何止於消伏王殷而已哉、而尚之爲兄弟謀、智不及此、其敗也宜矣、

王恭既殺王國寶、自謂威無不行、上表請討王愉、司

馬尚之等道子不知所爲、悉以政委世子元顯、恭仗劉牢之爲爪牙而以部曲遇之、牢之恥恨、元顯使人說牢之、許以恭位號、牢之遂執恭送京師、斬於倪塘、恭臨刑、神色自若、曰我闇於知人、所以至此、原其本心、豈不忠耶。

舉大事乎大難、未有矜獨智、資一力、所能成也、以道子昏荒、猶知布置腹心、而王恭欲匡正國家、近則無計謀之士、遠則無疏附之人、但有一劉牢之、又待之失道、倪塘之禍、又何悔焉。是舉也、蓋惟殷

覩所言爲有法耳、恭自以爲忠、此不學古之過也。

鳥有好臣稱兵向闕而謂之忠者乎、孝伯抗直清修、有宰物之志、蓋美材也、既不學古而誦佛經、信事其道、宜其暗於理、以頑厥身也。

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魏主蓋智之問、可謂善問矣、李先書籍之對、可謂正對矣、惜先之言未得要領也、夫人主之讀書、與學士大夫異、學士大夫稽古、恥一事之不知、然有

大志者猶不肯爲以謂玩物喪志何況人主日有萬幾而反從事於簡編之浩繁則必博而寡要勞而無功矣孫權自謂讀書大有所益而於嫡庶之際捨擾頓倒是未嘗知書之統紀也夫至難知者理也至難平者事也知難知之理乃能平難平之事語孟五經之傳於世所以教人明理而處事也人主苟能玩思一經而達其大綱心必正身必修家必齊國必治矣魏珪用先言致書籍不謂不多而其留心者少在於鍊丹長生則黃老之法也刑殺過當則申韓之術也殺人之夫而納其妻不戒邪歌閙職之事甚矣使珪讀書知所以爲父子君臣之道豈至弒于孽子禍發蕭牆而莫之覺乎故讀書而不善用非書之過也以經術告君而不見道者與不告同非經術之罪也

道子有疾且無日不醉世子元顯諷朝廷解道子揚州牧以已代之道子醒而後知大怒無如之何元顯多樹親黨朝貴皆畏事之

挈囷大綱惟忠與孝此道修於上則叛亂息于下

道子秉大政荒昏廢弛而無忠節則其子効之矣。
元顯廢其父奪攘矯虔而無孝道則在外者圖之
矣均是二者而元顯逆理爲甚逆理甚則禍彌大
雖呼吸羣小樹黨自衛安能勝公義之不與哉
秦王興以災異屢見降號稱王問孤貧舉賢俊省法
令察獄訟守令有政迹者賞貪殘者誅逮近肅然。
惟天爲大惟天爲公惟天聰明惟天威怒故有天
下國家者必畏天以帝王雖大未若天之大也王
法雖公未若天之公也一人雖聰明未若天之聰
明也人主雖威怒未若天之威怒也天無不覆而
帝王有不及覆者矣故曰未若天之公也
理而王法容有不盡理者矣故曰未若天之公也
一耳一目之用有限天自民而視聽何限之有故
曰未若天之聰明也災渝忽發非如疾病之可藥
也危亡忽及非如臣民之可治也故曰未若天之
威怒也故有天下國家者必畏天道臣而導君以
天爲不足畏是亾國之言也天變雖多端要之不
當然而然也不嘗然而然猶父母之顏不爲康色

而爲慘愠、人子之心、其敢傲然而不懼乎、天子者、天之子也、事天猶事親也、變異著見、乃教使勿恤、是猶爲人師而教人子使勿畏其父也、於理順耶、人非大愚惑姦佞、則不爲此言、惟王莽以地動爲乾坤翕闢而劉聰以墮肉爲陰陽之事。此二人者、其應可知矣、則未有談經佐主而建此言、有如荊舒氏者、其末流至於天變動於上、地變著於下、人君無避殿撤膳求言飭政之恭、大臣無引咎責躬避賢遜位之請、至武稱引祥瑞、以蓋其迹、悖經反道、一至於此、而無人敢言、國家泯泯昧昧、入於危亾而終不悟、其術不亦慘乎、姚與羌戎也、而所見明卓、改行八事、以弭災變、而遠近肅然、可以中國而不如羌戎乎、子欲居九夷、夫有以也、

殷仲堪恐桓玄踈扈、乃與楊佺期結婚爲援、玄恐爲殷楊所滅、告執政求廣其所統、執政亦欲交搆、使之乖離、乃加玄都督荊州四郡軍事、

司馬元顯孚小子、而斷國大政、亦無智謀之士爲之計畫、豈有藩鎮不和、日欲稱兵、而以土地兵

力資之、使益乖離者、玄徽廣其所統、非止爲殷楊、乃作叛計也、削奪固難、又從而附益之、是速其反耳。大抵東晉之亂、皆由不掉。故古人以五大在邊爲戒。而賈誼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封建遠矣、誼之術亦何世而不可用乎、

涼主光疾、召太子紹太原公纂常山公弘曰、今國家多難、吾沒之後、纂統六軍、弘管朝政。紹恭已無爲、委任二兄、若內相猜忌、禍至無日。光卒、將軍呂超謂紹曰、纂有異志、宜早除之、紹曰、先帝言猶在耳。吾不忍也。弘果說纂攻紹、紹自殺、纂以位讓弘、弘不受、纂遂即位、

石勒之子弘、呂光之子紹、皆以不恐而致亡。世因謂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事爲可行、是以利害死生之已形者而論之、不原其本也、使石勒呂光制國有道兵權不以假人虎與纂不得而奪之則弘紹之善劾矣既居弘紹之地而無虎纂之柄雖欲人之不負我也其將能乎不可以二人所處爲非也。

纂以弘功高地逼忌之弘亦自疑遂作亂攻纂纂擊之其衆潰遂殺弘

弘能事纂孰若事紹不能事纂則當纂讓位之時何不自取既負顧託恭纂篡弒又欲攻纂而奪之處經適變無一合義者是則呂凉之賊弘爲首而爲弟所殺不善之積其可免乎凡篡弒之人非求卽帝帝以慙懼求以貪欲二者皆利心也由利而行日與義違以此得之必以此失之而小人終不

監也

謝玄鎭會稽不能綏懷又不爲備諸將諫曰賊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開自新之路玄曰符堅百萬尚送死淮南孫恩小賊何能爲也既而恩入寇官軍失利恩乘勝徑進至會稽玄出戰兵敗爲下所殺

肥水之捷謝玄誠有功然非偏師獨克也同時諸人各已物故惟玄尚在必以宿功自負以老壯自居所以敗也事變無窮宿功何足負人材繼出老壯何足居不忽衆謀不輕小敵庶乎其不匱矣孔

論蒙遜事段之非

子之所慎者三、戰居其一、語子路行三軍之道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爲後世戒明矣、

北涼王段業憚沮渠蒙遜勇畧、欲達之、蒙遜謂兄男成曰、段公非撥亂之主、蒙遜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成不可、蒙遜乃使人告業曰、男成將爲亂、業遂殺男成、蒙遜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王、王無故殺之、諸君能報仇乎、男成素得衆心、衆皆爭奮、業軍潰、遂殺之、段業無所憑恃、因沮渠而有國者也、又且付軍國之柄於蒙遜矣、蒙遜前後陳計、皆出業上、業不用即敗、用即勝、是蒙遜運業於股掌之上、業將如何以誠意信之以隆禮遇之、盡其在我者而已、既委大權、又懷疑忌、智不能御、勇不能克、其及也宜哉、雖然蒙遜亦可謂無道之甚也、雖夷狄相聚爭爲雄長、彼桀黠者亦必依附義理、以爲之名、蒙遜至以兄爲餌而取其君、將欲創業以傳世耶、抑爲身計而已耶、段氏姓也、沮渠匈奴也、非我族類、狼子野心、夷狄尚不能得之乎、夷狄況中國乎、

燕王盛慫其父寶以懦弱失國、務峻威刑、自矜聰察、

論慕容盛矯枉過正

多所猜忌人不自保前將軍段璣等夜作亂於禁中
鼓譟大呼盛聞變帥左右出戰闇中爲賊所擊盛被
傷輦升前殿申約禁衛事定而卒

中道之難執也自聖人以降皆然何責於夷狄然
慕容盛美材也自其少時已有英識及父寶失國
播越盛所謀慮皆中事會而寶不能從及寶被弒
盛能復讎塞人子之責可不謂賢乎方諸南燕備
德不恤國難而乘危自立豈但加之數等而已哉
恤其矯枉過正尚威刑矜慧察多猜忌不知君國
之道弛張之宜遂致變生肘腋不保其身且寶之
失國非爲懦弱盛衍之過矣正使寶坐懦弱而亡
盛之所以圖強者寧當以威刑爲尚乎夫盛未稱
尊之時此三疾者未形見也及僭名位而短闕遂
彰一以見人之度量所勝有限二以見人有天質
不能輔以學問而成之爲可嘆也

元興元年

論秦興書擬獻謀

秦主興立子泓爲太子泓孝友寬和喜文學善談詠
而懦弱多病興欲以爲嗣狐疑不決久而立之

五胡十國皆以戰伐權謀而起者也而必慕立嫡

之義以自覆亾非立嫡之罪也根本不固權柄不
分壯士健馬驅馳擊奪于外而百姓餉軍畏敵之
不給有一于此皆足以取亡顧區區於立嫡恃以
傳久譬猶人之居室基址阽危墻垣隳敗四隣交
窺而獨以丹雘飾一寢處之地其安能乎劉淵之
和石勒之弘燕秦之寶呂光之紹李雄之班秦興
之泓皆此物也興既知泓懦弱不可託國而卒立
之坐狐疑而無斷宠於愛也若有長慮則必公選
諸子宗族必得其人雖非嫡長不愈於他人取之
乎故書曰蓍疑敗謀龜疑謀勿成疑而蓍之其謀必
不中疑而成之其成必不久可不戒乎

桓玄舉兵向京師劉牢之素惡元顯恐已不爲所容
欲假玄除之復伺隙以取玄故不肯討玄玄使何穆
說之牢之即降玄入京師稱詔解嚴以玄揔百揆都
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廢道子斬元顯以牢之爲會
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欲舉兵討
玄集僚佐議參軍劉裴曰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近反
司馬郎君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

出佐吏散走，牢之懼，帥部曲北走，至新州自縊，人以利欲蔽其心者，事幾在前而不能覩，猶目之不能見其睫也。元顯爲執政，夫豈難圖者，牢之欲除之，何賴於玄。使玄成功，其難圖豈不甚於元顯乎。牢之誠有匡國家清朝廷之意，形勢雖逆，當以忠義矢心，聲言桓玄興甲之罪，泝流討之。牢之威望素著，方擁强兵，玄所深憚者也，況有劉裕同心協濟。無忌敬宣皆可倚仗。一舉而破之必矣，破玄之後，整軍凱旋，君側小人，屏氣惕息之不暇，安帝既瘖聾，則當權宜請以琅邪王德文當國秉政，收召賢才，更張政事，旬月之間，晉室危而復安，功就在已之上者，乃懷利心，聽游說，坐失事幾，不知玄既得志，肯容已耶，三反之責，無以自明，遁逃則身非玄能殺之也，此可以爲恃强反覆，貪欲無厭之明戒矣。

自隆安以來，人厭禍亂，及玄初至，黜姦佞，擢賢雋，京師欣然，既而奢豪縱逸，政令無常，朋黨互起，侵侮朝廷，由是衆心失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桓玄植淺望深施劣取厚

孟子曰、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晉自道子專政、至是十五年矣、重以元顯輕恣竊命、故隆安以來人厭禍亂、此英雄豪傑有爲之會也、桓玄能遠繩祖武、近憲叔父、乘上流資力、入清朝廷、除其姦蠹、而建其俊傑、削其苛政、而布其惠澤、以匡合扶持之功、成孝子賢孫之美、使區區晉室亂而復治、傾而復支、孟德仲達之事、補矣釋此不圖、而意在篡奪、畧法王莽、又不及焉、植之淺而望之深、施之劣而取之厚、非天所與也、此可以爲凶狡不義求欲無厭之明戒矣、

二年

論二郭術數不足恃

西涼主呂隆降秦、初、郭黁常言、代呂者王、故其起兵先推王祥、後推王乞基、及隆東還、乃王尚代之、黁後亦降秦、以爲滅秦者晉、遂來奔、秦人追殺之、

君子循正而行、自與吉會、慮善而動、自與福并、偶或不然、如文王之羑里、成湯之夏臺、箕子之囚、比干之死、亦未嘗不正、不可謂之凶、未嘗不善、不可謂之禍也、夫前知之數、實存於易、文王演易、豈不前知羑里之事、然終不能免、故君子理義而已矣、

天命不可必也、二郭璞靡非不有驗、及其死也、皆無術以逃、然則何貴於前知耶、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非術數之謂、乃湯文箕子所由也、若璞前知而在王敦左右、若靡前知而反覆夷狄中、皆非理義也、其及宜矣。

何無忌勸劉裕起兵山陰、以討桓玄、裕問計于土豪孔靖、靖曰、山陰道遠、舉事難成、不如待其已篡、於京口圖之。

聖王急於求賢取材、布在列位、非獨賴其助、得其用也、人之智勇辨達者、負其所能而無所施、其甘飯糗茹草、甘於槁項黃馘者、惟君子而已矣、是故以天下爲度者、必網羅盡取之、隨其所長而任使之、俾咸得自見、天下之治、既舉、而人才無沈堙不遇之嘆、雖有好亂樂禍之人、欲干時而動、而莫與爲領袖、則亦無自而起矣、故野無遺賢者、帝堯之盛也、旁招俊乂者、傳說之美也、濟濟多士者、文王之所以造周也、孔靖無列於朝、一士豪耳、劉裕資其片言、遂定滅玄之計、功莫先焉、衆不可蓋、乃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古人所以有朽索馭馬之懼也靖未爲奇才也
天下之如靖者亦不少矣惟不在上而在下也天
下所以多事而難平也
元興二年十一月卞範之爲禪詔遍帝書之帝臨軒
遣司徒王謐奉璽綬禪位于楚王玄玄即帝位册文
多其溥節宴戚諫之玄曰揖讓之文正可陳之下民
豈可欺上帝乎玄以祖廟不及祖乘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
七廟下承之旨若宗廟之祀果不及祖有以知楚德
之不長矣二年春劉裕率兵入討大破玄兵玄懼問

論下承之旨
靖之言佛寺
輕事

羣臣曰朕其敗乎曹靖之曰民怨神怒臣實懼焉玄
曰民或可怨神何爲怒對曰晉氏宗廟飄泊江濱大
楚之祭上不及祖此其所以怒也玄默然
玄謂揖讓之文正可陳之下民不可以欺上帝是
愚弄世人而不知自民聰明以天人爲二道又謂
民或可怨神何爲怒是厚誣鬼神而不知害盈福
謙以人神爲二理於是肆其狡黠欺誑眩耀與王
恭所行異世一軌而不自覺且知天不可欺民或
可怨豈不知有天下者必得民心受天命耶而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符瑞、詐言臨平湖開、逼帝臨軒、奪收璽綬、此豈
民心、非天命也、將誰欺乎、桓氏雖立忠、溫不克紹、幾
至覆族、賴冲益之、桓氏復振、玄若謹守臣節、綏靜
國家、而但立五廟、不亦休哉、不然、雖建七廟、合於
天子之禮、而不知已之爲篡賊也、楚德亦安有長
久之理乎、十承之及曹靖之之言、所謂不能三年
而察總功、何輕重之弗審歟

桓玄敗走

東晉至于安帝、德政衰矣、桓玄藉荊州世撫之資、
破堪期、殺顯牢、放逐相王、遂移神器、荊楊土宇、盡
歸制斷、在內無肘腋之變、在外皆同惡之人、計其
一時氣勢之盛、甲兵之衆、豈易動也、而劉下邳伏
大義、奮奇畧、才用千有七百人、擊而去之、卒以梟
滅、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其効之速如此、亂臣
賊子、曾不懲戒、徒爲英雄豪傑之所資耳

裕至建康、諸大處分、皆委劉穆之、時晉政寬弛、綱紀
不立、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內外肅
然、不益旬日、風俗頓改

乘大亂之後、立良法、行善政、事半古人、功必倍之。劉裕不知書、武烈雖剛、而文致未優、第任一劉穆之、隨方矯革、而裕以身率之、未及旬時、百官已奉法禁、百姓耳目、爲之一新、況大有爲者乎。蠱壞之時、犯難而往濟之、治其壞而使之不蠱、故蠱卦有元亨而天下治之義。若時既蠱、當爲而不爲、又從而蠱之、則必大壞而後已。觀裕之初、其治蠱之功、如是其易、則知當爲而不爲、以至於大壞者、爲可惜也。

王謐爲桓玄佐命元功、衆議宜誅、劉裕獨保全之。豫州刺史刁逵之鎮歷陽也、執諸葛長民送玄、未至而玄敗、長民還趨歷陽、逵走爲下所執、裕斬之。宗族皆死、初裕微薄無行、惟謐奇之曰、卿一代英雄。裕與逵樗蒲、不時輸直、逵縛之謐責逵代裕還直、由是裕德逵德謐、

善爲天下國家者、不實私勞、以明二心之戒、不罰私怨、以容度外之人、則公道開而治功立矣。古之達者、誰不率是道、劉裕不學、既迷前言、左右之人、

莫能開導而使王讜遭遇逆之罪。反升台司。才違因執縛之佗。不免赤族。方圖大事、而賞刑如此、何以聳服在位、貽謀後人哉。

桓玄欲奔漢中、左右皆散、益州督護馮遷抽刀前欲擊之、玄拔頭上玉導與之曰、汝何敢殺天子、遷曰、我殺賊耳、遂斬之。

利者天下之所趨、而貨寶珍玩、又小人之所尤好、故中庸以賤之爲訓、成湯以不殖爲賢、伊尹以殉之爲刑、蹔爽以總之爲戒、匹夫本無罪也、懷璧則罪矣、王莽之末、省中黃金尚六十餘萬斤。而實憲梁冀董卓之滅、其貲財至不可殫數。小人所以嫉賢害能、欺君擅國、而饕富貴者、本心爲此而已、其好之也、虞人亦好之、而謂清士必與我同好、清士不從、則又惡之、清士勉從、則又忌之、得失交戰於心胸中、營營不得須臾寧也、豈不可鄙之甚哉、靈寶貪欲無厭、見人法書名畫、田宅之美者、必以蒱博盡取之、乃已、尤好寶玩、珠玉不去手、其情致奸下已甚、而欲建非常之事、且白刃在前、抽冠導以

與之、謂人所好與已同、謂玉之貴甚于死、其實頑不靈、一至於是、其初亦豈有異於人哉、利之與比、故末流如此、立德立功之士、可不窒欲清心、防其漸乎、

玄既死、劉毅以大事已定、不急追蹤、桓謙桓振復聚黨攻陷江陵、振見帝於行宮、躍馬奮戈、直至堦下、意欲弒帝、謙苦禁之、遂下馬致拜而出、謙帥百官奉上璽綬及毅軍至、謙守江陵、振引兵與魯宗之戰、毅進江陵、謙棄城走、振聞城陷、舟溯川、謙遂奔秦、

論桓謙偏義不終

桓謙之刺荊州、雖元顯意、然朝命也、方玄之西兵以至廢帝、謙未嘗用事、特拒劉裕一戰耳、未有大惡也、及桓振欲弒帝、謙又能力諫止之、率羣臣上璽綬、若因是自叛、殺振而奉乘輿反正、非惟忠國、又亢其宗、使父冲祖彝雪恥於地下而南郡大族免以叛逆而夷、豈不善乎、乃爲義不終、卒與振合、身無所措、逃奔外域、還冠舊都、至於喪元、君子貴知幾、善能復大義者吉之先、見在勸振之時、復之可行、係計振之事、謙既得而失、迷而不復、故復之

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其謙之謂乎。

晉末。

秦主興以鳩摩羅什爲國師、奉之如神、師之爲名、敎我而我倣法之者也、興於鳩摩羅什、師其言乎、則梵語胡言、譯而後明、非所以出敎令、修法度也、師其行乎、則不飮酒、不茹葷、非所以待臣下、訓軍旅也、師其威儀乎、則髡首偏袒、服壞色衣、非人君所當爲也、師其道乎、則無父子夫婦君臣、三綱淪絕、非治國所當用也、抑曰吾遺其外而師其內、舍其迹而師其心乎、則外者內之表、迹者心之顯、非有二致也、夫石虎姚興皆有過人之資者也、佛圖澄刁於石鳩摩羅什刁於姚、兩主不能辨察、而奉之如神、化其國俗、信向特甚、皆不能二世而滅、其效亦可覩、而爲後世鑒者矣、

劉毅嘗爲劉敬宣參軍、時人稱其雄傑、敬宣曰、此君外寬內忌、自伐尚人、若一旦遭遇、必以取禍耳、毅聞之恨、及敬宣爲江州、毅言於裕曰、敬宣不預建義、宜令在後、聞已授郡、實爲過優、復爲江州、尤用駭惋、敬

論劉毅充代懇欲

宣不自安、自表解職、
人苦不聞其過、聞之患不能改、有過不能改、而又
憾夫議己者、民斯爲下矣、劉盤龍以雄豪自許、心
不服裕、益將有爲、必不徒然也、人評其短、所宜反
躬內省、去所短而圖所長、則德慧日新、而智術日
明、于以用人、人必爲用、于以建事、事必有成、今毅
於敬宣、故所事也、敬宣之言、又深中其病、毅乃介
然挾恨、使敬宣避職而畏已、然後快於其心、他日
又以一食之愆、廢徒庾況伐怨欲、皆必行焉、其

論南燕主不修之弊

能免乎、
南燕主備德寢疾、引見羣臣、議立超爲太子、俄而地
震、百僚震恐、備德亦不自安、還宮疾篤、段后問超可
立乎、備德開目頷之、乃立超爲太子、
前漢賢主、始卽位卽制陵邑、不以爲嫌也、況於建
儲立嗣之大事乎、固無疑忌遲留之意也、故始卽
位、卽立太子、不以爲遍也、夫此當承平無事之時、
尚不可緩、況國家多故、外難方殷、而歷歲閱日、必
待倉卒而後定乎、備德無子、使超不歸、意豈無所

論姚興不當代勃勃以大業

屬慕容氏亦必有賢材可繼已者矣不幸趨自遠而至又能矯情飾貌以中備德之心而其不足以保燕者天地實告之故方擬議之時地忽震動其儆戒益不著明哉備德心固知之以疾所困欲變計不可也則喑嗚頷首而已此不豫之咎也豫之義三逆豫者人之所悅猶豫者人之至戒備豫者君之善政孔子曰事豫則立備豫之謂也

初魏王珪滅劉衛辰其子勃勃奔秦秦高平公沒奕于以女妻之秦王興見而奇之以爲安遠將軍使助沒奕于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胡三萬配之與弟邕曰勃勃奉上慢御下殘貪猾不仁恐終爲邊患興不聽待之益厚及秦魏通好勃勃怒乃殺沒奕于而并其衆自稱大夏天王

勃勃奔秦姚興既奇其才而衆言其奉上慢御下殘奈何欲殺之乎則無義姑存之乎則生患不若因其才而用之猶爲適中其失在於授以大衆開亦才與興比興不得而畜之乎初沒奕于憐其來而女之至是勃勃襲而殺之漠無甥

舅之情、何有於秦王、故忘族類之殊、忽野心之戒者、雖夷狄不能得之於夷狄、況中國乎。

南燕主超母在秦、遣使請之、秦主興曰、符氏大樂諸伎、悉入于燕、燕今稱藩、送伎、或送吳口千人、乃可得、超與羣臣議、左僕射段暉曰、不如掠吳口與之、張華曰、侵掠鄰國、兵連禍結、非國之福、陛下慈親在人掌握、豈可靳惜虛名、不爲降屈乎、超乃稱藩奉表于秦、秦使韋宗報聘、超議見宗之禮、華曰、宜北面受詔、羣臣不可、超曰、吾爲太后屈、

論燕超孝張華忠

慕容超以母未歸之故、違衆言、降尊號、稱藩于秦、方之大舜、視棄天下如弊屣、豈曰逮之云乎、嗚呼、超可謂孝矣、然非張華決議、以兵連禍結爲非福、以慈親在人掌握爲大憂、以虛名不足惜爲輕重之分、以感動超心、則超誰與成其孝、嗚呼、華可謂忠矣、華忠於下、超孝於上、稱臣下拜、慈母遂歸、孝通神明、忠行蠻貊、超與華可謂咸有一德矣、昔漢高帝不知出此、恐其小忿、以成至德、瞻祖上無兒子之心、臨廣武無降屈之言、分一杯羹、何道之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諫臣有良平、闕士有信越、亦不能如張華出一語以啓帝意、而增益聖孝者、然而漢高以興、垂四百祀、燕超享國不四五年、身爲俘囚、服刑都市、成敗禍福、懸絕如此、理不可曉、豈天數耶、抑人事耶、此固尚論者所宜詳愼而不可苟焉者也。

南燕主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須臾大風晝晦、超懼大赦、

郊之爲禮、天子所以對越上帝也、上帝雖無情、而感應之理、如響之從聲也、若其保佑景命、則將事之時、風雨不作、宇宙澄霽、嘉祥協氣、若顧若荅、否則反是、考之方冊、自古郊祀而有變異、不得成禮者、惟慕容超與楊廣爾。二人者旋踵而亡、且受誅戮。然則郊祀而有變異、乃國家亡滅之大徵。中庸所謂必有妖孽者、可不深加儆戒而重有修省乎、慕容超方且政刑不恤、游畋是好、杜忠良而讒諛進、暗聽受而熟戚離、未嘗知憂、未嘗知懼、矧此大異、又在貶尊爲母、卑道光揚之後、天之報施、若有震怒然、超於此尤宜三思致之由、而終焉是忽、

使區區小孝不足以贖覆亡宗廟之大罪悲夫、

南燕主超以大樂不備、議掠晉人以補伎、韓諄諫不可、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

超之所爲、是不可解者也、自有大樂捐以與人、乃掠強鄰以補工伎、此猶出巳帑藏、賂諸敵國、復欲百姓、以實府庫、何其愚也、縱以太后之故、舍輕取重、不惜先代遺音、可矣、何至俘虜鄰國之良人子女、使爲伶優傷儒乎、超前此未有取亾之道也、爲此舉然後亾形、見矣、

劉裕伐南燕、南燕大敗、司徒惠請乞師于秦、衆議恐秦不能救、惠曰、秦與我分據中原、勢如脣齒、安得不救、但不遣大臣、則不得重兵、尚書令韓範爲燕秦所重、宜遣之乞師、超從之、

方是時秦強燕弱、燕受秦惠而未報也、而慕容惠謂分據中原、勢如脣齒、何言之誇而不切於事情歟、秦歸超母、豈徒然哉、固將以柔屈燕心而取之也、超母在秦。一老嫗耳、秦何利焉、歸之於燕、則其大之恩也、夫施而不求其報、惟盛德爲能、而秦與

固亦羌戎之桀驁者耳、豈無青報之心乎、正使剿
裕不伐燕、秦亦且造事而啓釁矣。
初燕中衛將軍馮跋得罪於燕主熙、熙欲殺之、及熙
送符后璽、跋遂作亂、推慕容雲爲主、閉門拒守、熙還
攻城、不克而走、爲人所執、雲殺之、遂卽天王位、復姓
高氏、自以無功德、常蓄壯士爲腹心、未幾爲左右所
殺、衆推跋爲主、跋讓其弟素弗素弗辭、跋乃卽位、以
素弗錄尚書事、素弗少豪俠放蕩、嘗請婚於左丞韓
業、業弗許、及爲宰輔、待業尤厚、申拔舊門、謙恭儉約。

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
高雲初無取國之心、事起馮跋、雲若見幾、當跋之
請、拒而不受可也、跋姦人也、既弒其君、而不欲當
其名、故以雲敝已、脫有唱義靖亂者、則歸獄于雲。
人情無變則殺雲以自取。惜乎雲之墮其計中也、
平陽君豹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雲非慕容氏之
親賢勳望、坐而得國、可謂無故之利矣、使其率道、
猶不可保、而疏忌馮跋、別樹腹心、段業之亡、祇目
前事而雲不知鑒焉、其及也宜矣。素弗夷狄之人

也、乃能不念舊怨、濟以恭約、躬率於上、不事威刑、
中國得志之士、有不及焉、可不謂賢哉
初魏主珪見賀太后之妹美、殺其夫而納之、生子紹、
兇狠無賴、珪嘗譴責賀氏欲殺之、紹年十六、弒珪于
天安殿、
拓跋珪殘忍多殺、不善之積、其事好還、一矣、殺人
之夫而納其妻、且姨母也、能無怨乎、怨毒所鍾、其
子得之出乎爾、二矣、是歲四月恒山崩、
珪不以爲戒、既而雷震魏天安殿東序、珪以衝車

攻兩序盡毀之、是與天敵怒也、三矣、一人而有三
大罪、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者、弒逆之禍、乃在天安、
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書曰、惟天明畏、而或者
忽於天變、亦獨何哉、
劉裕既平南燕、忿其久不下、欲盡坑之、韓範力諫、然
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
劉裕非有弔民伐罪之意、爲晉復境之畧也、假使
兵威張其功烈、脅服遠近、以圖篡耳、是以既克廣
固、肆行誅殺、亦由天資警猛、輕狹簒行、又不知書

故不能勉於仁義之近似者而致然也使其遷建賢材分治其土布惠施仁削除苛法以誤國而斬張華以阿諛而斬李宣以敗政事而斬公孫五樓急惟燕人慰悅感服德威旁暢秦魏之人亦且延頸企踵有來蘇之望而拓跋氐姚不得高枕而卧矣孟子曰不仁之人或可以得國未有得天下者於裕見之矣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康循甚不樂此舉無以參其計乃從之順流而下舟艦甚盛既聞裕還欲退道覆固爭乃進至淮口道覆禱於新亭焚舟而上循曰不如案兵待之道覆嘆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不成使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徐道覆爲盧循畫策無不善者使循能用之亦劉裕之勁敵也然道覆長於料敵而不能料主知循不足與有爲而强爲之謀豈惟不能擇主亦不能處已矣古人有言三折肱爲良醫惟伐君爲不可故曰師必有名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殷仲堪楊佺期王恭桓玄以誅君側爲名猶不克濟試問道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盧循舉兵向闕人之稱斯師也謂之何哉是時劉裕方匡晉室亦一時之雄也道覆爲之驅馳豈不仕百于事循哉然則道覆雖能謀善戰直一賊耳、

初劉毅在京口貧困與知識射於東堂司徒右長史庾悅奪其堂悅厨饌甚盛毅求子鵝炙悅怒不與毅銜之至是毅怔江州奏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鎮豫章符攝嚴峻悅恣懼疽發背而卒、

盤龍自許雄傑不肯降意於劉裕然觀其以一言而憾敬宣度既狹矣及庾悅之事是以簞食豆羹之恨介介于中待勢力可行然後報復持此欲敵劉裕譬如黃鵠矜瓜觜於鵰鶚之前也而庾悅殺身豈無以致之乎方奪射堂之時悅貴而毅賤又斬一炙以辱之使毅而長者則可也不然恥匹夫而無後慮難乎免於其恨矣悅既有此則宜委而去之歸身於朝廷毅亦安能相及乃進不能強退不能弱忿懼而死其自取之哉孟子曰人待我以橫逆必自反也悅以無禮而得報不知自反未聞

君子之道也。

劉毅既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廣二州，以
郤僧施爲南蠻校尉，裕皆許之。毅至京口，辭墓，胡藩
請因會取之。裕曰：其過未彰，不可圖也。毅至江陵，多
所變易，會疾篤，篤僧施等恐毅死，其黨危，勸毅請以弟
藩爲副，裕僞許之。藩入朝，裕殺之，遂帥諸軍擊毅，毅
兵敗縊死。

劉裕欲圖毅久矣，胡藩請因其辭墓而取之，豈不
甚易，而裕曰其過未彰，是未有取之之意也。曾子

數月乃遽西代，則郤僧施爲毅謀而致之耳。僧施
者，超之從子也，習見叔父爲桓溫畫謀，恐毅死而
身危，故勸使請藩，不知適所以速劉裕之兵也。叛
逆之後，如沈勁者，千人而一，僧施之徒，以利害爲
心，無足責也，而毅操心不靖，有以來之，賓主相迷，
俱陷大難，豈不爲後人之監哉。

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留府，驕縱貪侈，所爲多
不法，常懼裕按之。及聞毅死，益不自安，弟黎民勸其
因裕未還而圖之，長民猶豫，久而嘆曰：貧賤常思富

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爲布衣豈可得耶遣冀州刺史劉敬宣書曰盤龍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以其書呈裕

小人之殺身未有不以好利而行險者也長民既與劉裕同心委體又已富貴矣復生異慮是將何圖借使敬宣相從爲亂其權任已隆必不爲下則長民亦不免事人曷若一與劉裕相終始哉夫以驕縱貪侈所爲不法而懼裕之不已容敬宣又安能容已耶又曷若勿驕勿縱勿貪勿侈動循法度之無懼而可安耶是故君子檢身行法以義勝利雖處富貴安有危機小人之所以必履危機者以不安貧賤而思富貴故耳

太尉裕還前刻至日每淹留不進公卿頻日奉候輒差其期一夕裕輕舟徑進潛入東府明旦伏壯士于幔中引長民却人閑語凡平生所不盡者皆及之長民甚悅壯士自幔後出殺長民於坐輿尸付廷尉

劉裕身都將相手握强兵雖時暫出征腹心在內正使諸葛長民聚衆爲亂自當戒嚴入討況方閫

異意、形狀未彰、亦何必匿形詭行、伏兵而取之哉、既不聲言其罪、更以其尸送諸廷尉、何典刑之悖謬耶、自此左右之人、眄眄相伺、推心委體、誰復自信、以此効一官、帥一旅、尚非安身之道、而能奄取大器、不曰幸乎、

司馬休之在江陵、頗得江漢民心、裕惡之、休之子文思在建康、會有司奏文思捶殺國吏、裕肴之、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不許、裕執文思送休之令自訓厲、意欲休之殺之、休之但表廢之、裕由是不悅、

荊州重鎮、劉裕若不欲假人、則勿以授休之可也、既已授之、又惡其得爲罷軟、以罪被殺矣、文思捶死國吏、有司之奏云然、未必有也、誠使有之、自朝廷公道行法、休之亦何怨哉、乃宥而不治、使休之除之、休之以是故、乞解所任、表廢文思、處已盡矣、而裕怒其不殺、甚哉裕之爲人狡險忌克也、烏有抑人自殺其子耶、孔子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楚靈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予乎、裕獨無子耶、處心

論韋宗譽傉檀太過

積慮若此、其子孫不善之應、亦云酷矣、後之人猶
不監也、悲夫、
南凉王傉檀討唾契汗乙弗等部、使太子守樂都、河
南王熾磐襲之、虜其妻子、徙其百姓、傉檀退無所歸、
遂降于熾磐、歲餘鴆殺之、
按傉檀稱爲善用兵、纔一勝姚興耳、與勃勃戰則
敗、又五與蒙遜戰皆敗、卒大敗於熾磐、遂亾其國
而殞其身、然則韋宗所謂奇才英器明智敏識者、
殆見之、似盡也、且言秦之羣臣無傉檀比、雖以天
威臨之、亦未保其必勝、于以見傉檀先雖事秦、秦
終不能有、韋宗知人之明矣、而其譽傉檀則過也、今
以其事覈之、傉檀殆亦狡譎機辯、言逾其實者、宗
爲所蒙蔽而不能察也、孔明一代偉人、猶失於馬
謖、故以言取人、眞古今之難事歟、

十一年

論劉裕逆人心拂天理

裕收司馬休之子文寶文祖、賜死、發兵擊休之、
劉裕欲取晉、而休之居上流、非已利也、故討而去
之、然亦太無道矣、雖欲加之罪、不患無詞、裕所奉
之詞、必以文思擅殺吏也、文思在建康、休之在

江陵既非同情、父子有犯、亦不相及、況休之請解所任、表廢文思、又以引咎待命、了無一事可假而擊之、一旦誅其二男、發兵出擊、無道若是、不亦逆人心、拂天理乎、雖戰勝攻克、得志一時、而後嗣相屠、殆至絕滅、亦何利耶、古之人所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使魏晉五朝之君稍知其義、亦或少省矣、

休之奔秦、秦主與以爲楊州刺史、唐盛曰、符謙言司馬氏當復得河洛、今使休之擁兵于外、若縱魚于淵、不如留之京師、與曰、苟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脫如謙言、留之適足爲害、

姚興可謂賢矣、使休之等叛晉而來、執而送之可也、戮諸境上可也、今以不容於劉裕之故、則事異而情殊矣、故予之兵、授之任、無收納叛亡之嫌而有護持晉宗之美、又能不信讖緯、猜忌來者、大度邺然、非夷狄所能爲也、

裕伐秦、假道于魏、魏之守將驚走、魏主嗣遣使問故、裕謝曰、洛陽晉之舊都、而羌據之、諸桓宗族詞馬休

論劉裕欺心欺人

之等、皆晉之蠹也、而羌戎之、今將伐羌、非敢滅羌利也、

裕謂羌據舊都、義當討伐可也、而以司馬休之爲晉室之蠹、何自欺其心、又以欺人耶、詩不云乎、鐘鼓于宮、聲聞于外、裕方入關、猶未克也、而勃勃已料其不能久留、王買德崔浩已料其歸必篡、心事露布、千里之外知之、莫可掩已、方且聲言休之蠹晉、誰干魏人、不知爲晉患者、定誰氏耶、掩耳盜鐘、適足以爲敵人所笑耳、

論劉穆之死與荀彧同

裕遣王弘還諷朝廷求九錫、時劉穆之掌留任、而肯從北來、由是愧懼發病、

劉穆之之死、與荀文若大同而小異。不及時推戴。此其所同也、曹操九錫、由董昭獻言、而劉裕九錫、則出於已意、此其所以異也、或慫之爲人廢心、所圖者何事、主公之年、各垂六十矣、彼其欲速之心、以日爲歲、而荀劉不知、首發大議、智有所困、以爲他人功、穆之雖無董昭者先之、而事幾已失、縱裕不見殺、其待之必薄、不得爲佐命元功、而讒間所

由入、亦歸於死、此穆之所以愧懼而卒也、嗚呼、爲人謀不善事、其難如此、彼漢高光武之臣豈有此患哉

齊郡太守王懿降魏、言劉裕在洛、宜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以問崔浩、浩曰、今雖有精兵、諸將非裕敵也、不如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爲國家有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

九州之離合、其有數耶、抑人事耶、人事之不至、是

則數耶、劉備爭荊州、曹操已入漢中、可以取蜀而不取、劉備敗于巴峽、陸遜乘勝勢可以追而不追、類有使之者、疑天數也、魏嗣若有南寇之志、當劉裕西師、豈非天與之良會、縱不擒裕、亦足以蕩搤而破散之、此理甚明、而爲崔浩所持、使裕來往安舒、如涉無人之境、豈非天乎、或曰劉裕平桓玄取南燕破盧循殺劉毅走司馬休之功烈甚大、亦何惡焉、曰、裕本心爲國晉不爲興晉也、迹其行事、徒恃其許力、無當于人心者、是以可惡也、魯桓公違

與戍盟春秋書至以危之魏之君臣誠能先據彭城斷其歸路要擊其中追躡其後裕得脫身幸矣豈不危哉

裕至潼關王鎮惡請帥水軍泝流而上以趨長安裕許之鎮惡至渭橋身先士卒大破秦軍秦主泓降鎮惡性貪奈府庫盈積盜取不可勝紀

心無二用則思慮精而智術明中人以下亦足以自持心有二用則物欲重而智術蔽中人以上亦足以取敗方鎮惡之未入秦也身先士卒不避艱難何其持軍嚴隅志篤也既克長安功無與二檢身律下以待裕至裕必有以處已矣乃意在貨寶窮取爲藏以磊落之才爲攫金之行一何鄙歟功成而意滿財盛而氣昏向之嚴隅專精變而爲昏怠貪鄙莫覺莫悟死于匹夫之手自古如此者多矣可不戒哉

裕東還以次子義真爲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時年十二留王修爲長史王鎮惡爲司馬沈田子毛德祖爲中兵參軍傅弘之爲從事史關中人棄置玉征

論劉裕真小人

裕之克秦鎮惡功爲多、由是南人忌之、田子私之、譖於裕曰、鎮惡不可信、裕曰、令留卿將士精兵萬人、彼爲不善、正足自滅耳、裕將行、又私謂田子曰、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

劉裕真小人哉、以關中人素重王猛、而鎮惡其孫也、故寵以龍驤之號、畀以上將之符、藉其威聲、以克西土、及得之、則猜忌生焉、既納田子譖言、且謂之曰、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是以南人自爲一黨、弃鎮惡而不恤、此何心歟、義真年才十二、既不能制御諸將、而沈傅諸人、權均力齊、莫相統一、是裕以宰勤得之而以猜忌失之、蓋其心不在於有秦、特欲立功于外、以孚服于内、遂其篡立之計耳、仁義不施、誠心不著、專以權譎武力行之、操心如此、而欲建久長之基、不亦違哉、前史以輕狡無行目裕、蓋盡之矣、

裕以世子義符鎮荆州、張劭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處外、乃以義隆代之、以王曇首爲長史、裕謂義隆曰、曇首有宰相才、汝每事諮之、

論劉裕不知古訓

論劉裕無四端

義符世子也、國之儲、君之副、代已者也、遺之以忠賢、教之以道義、則待世子之道也、義隆諸子也、付以方州、得可爲方州者助之足矣、乃曰王曇首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是啓藩王覬覦之端矣、此裕不知古訓之過也、

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弒帝而立琅邪王德文、

聞有憫人國亡、扶而與之者矣、未聞滅人之國而爲已興者也、國有恤人世絕、求而繼之者矣、未聞絕人之世而昌已世者也、以仁言之則無惻隱、以義言之則無羞惡、以禮言之則無辭讓、以智言之則無是非、無是四者、不可名之曰人、而亂臣賊子冒利而行、以成爲功、以得爲能、國隨以亡、世隨以絕、亦不顧也、帝王既遠、聖人之道衰、上無遺惡揚善之人、下無伏節死難之士、遂使凶姦狡猘之徒、相推相奉、恣肆而無所忌、此志士仁人所以攬卷而太息也、劉裕嘗自言曰、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以此激勵士氣、遂破盧循、及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師攻秦、又以司馬休之之徒爲晉蠹患而秦收之、
以爲秦罪、遂擒姚泓、莫非仗義爲已聲譽、今而欲
速、遂行弒逆、取國如此、而欲子孫永保用享、是以
天爲旅昧、而無虧盈禍福之道也、苟不以成敗得
失論事、一以義理斷之、則千古是非、如指諸掌、而
知所去取矣、

晉紀見卷第九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讀史管見卷第十

宋建安胡　寅著　門太倉張　溥閱

晉紀

恭帝

封宋公裕爲宋王、裕辭、

聖人制辭讓之禮、本於人心、非僞爲也、舜受堯之及禪于禹也、禹拜稽首固辭、自天下、讓于德弗嗣、及禪于禹也、禹拜稽首固辭、自不情者觀焉、謂聖人作僞與已等也、如不曰作僞、何以終受而不終辭也、曾不以至公無我之心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故不知聖人不自廣以狹人之意、示賜利不苟
從、升高不苟受之法也。小人無其誠而竊用其文、
非行之太過、則處之不及、未有能中節者、且有功
受賞、聖王勵世之具、亦爲中人設耳、能不受者上
也、功逾於賞次也、賞越於功、則不當受矣、劉裕破
孫恩、殺盧循、誅桓玄、復晉室、北伐南燕、禽慕容超、
皆大功也。受賞固宜、而每每牢辭若不可奪者、及
取秦之舉、初得雒京、即諷朝廷加己九錫、詔命既
放、則又不受、辭愈力則遷愈峻、至於爲王、地已逼
矣、而矯諼之態、居然如初、夫心欲得之、又諷而求
之、及與之、復辭之、古之人嘗以此惡夫飾僞而干
名者、裕素輕狡、又不知書、故安於行詐、謂可以籠
罔世人、不料人之視已、如見肺肝也、故君子惟誠
之爲貴耳、

初司馬楚之本艾喪歸建康、會裕誅尊宗室之有才
望者、楚之叔兄皆死、楚之亡匿汝潁間、聚衆謀復讎、
有衆萬餘、裕使刺客沐謙往刺之、楚之待謙情意勤
篤、謙不忍發、具以狀告。遂委身事之。爲之防衛。

論沐謙賢于聶政之徒

義之可以感人，不義之不足以服人，不可誣也。彼刺客亡命匹夫，爲人所使，趨利而已。又況司馬楚之家國將亡，豈有勢力可觀望哉。而沐謙不忍刺之，又委身事之，于以見劉裕圖晉之不道。雖威權爵賞在己，而不足以得一刺客之心。而楚之區區謀欲復讐，義氣所格，武夫屈焉。若沐謙者，賢於聶政之徒遠矣。

論劉裕善言其情

宋王欲受禪，而難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唱大義，興復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當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獨中書令傅亮諭其意，遂還建康，諷帝禪位。

實者名之主，名所以賓夫實也。禪之爲言，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之名。若曰傳之賢者云爾。堯舜既沒，世無禪事矣。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家天下而非禪也。後世[illegible]臣賊子，以異姓而奪國，雖乎其冒繼及之名也，則竊謂之禪，竊謂之禪亦可矣。而與己者，其果讓乎？未嘗遜位，而云讓國與己，而

論恭帝不遷
已而遜位

竊禪之美稱、是猶正晝攫市人之金、而曰彼以遺我也、而可乎、作史者正其名以統實、則宜書曰某人取某人之國、庶乎其不僭矣、宋裕圖晉、既有年數、已受王爵、而諸臣猶不爲之謀、老姦巫心、遂出數語、雖曰廉耻道盡、亦可謂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先言桓玄時將鼎祚已移、則所以表我今取之、非玄比也、又曰年將衰暮、物忌盛滿、其自謂也、乃所以言晉之宜終也、又曰將奉還璽紱、歸老京師、則欲去王而帝也、雖不得已而言、蓋善乎其見情矣、方之朱全忠憤怒叱咤、猶爲婉而成章者邪、

帝欣然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詔遜位、

恭帝久王琅邪、後嘗輔政事、安帝有勤勞之忠、且不聞過舉、若使當安帝之任、三十年間、晉亦未至失國、比其嗣世、乃受劉裕授立之恩、祿去公室、尸位而已、欣然書詔、傳位于宋、豈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邪、惜乎其不敏、待傳亮啓告而後爲耳、既知其無可奈何出已意而先諸、不亦美哉、雖

論宋高祖令置兵守衛

曰甘心而未嘗先發亮勸而迫之是亦不獲已而歸之無可奈何者然則於晉可謂之遜位於宋可謂之受禪乎

宋紀

高祖

奉晉帝爲零陵王宮于秣陵置兵防衛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臣不知命則不安分守而心無紀極人君不知命則猜疑忌克多殺濫刑淫祀非望貪生而畏死無所不至而不知命賦於天非知力所能增益（一作損）也漢高祖曰我自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豈非命乎故有病不療知之審也晉既亡國宋有天下若非天命何以至此大福不再於零陵又何忌焉且彼在位時不能馭已失之權今爲無土之君縱欲奮發將安所資也而必守以兵甲若防寇敵于以見宋高祖篡奪得國而於心不慊險愿多慮不敢安于天命共爲英雄也末矣

上事蕭太后素謹及即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不差

論高祖孝於繼母

時刻。

蘭氏帝繼母也、士有孝於繼母、如王祥薛包者、史傳詳著其行以常人之所難、足乎其揚之也、貴爲帝王、則尤難矣、聞有爲妾母而黜嫡母者矣、聞有爲妾母而殺嫡母者矣、聞有引妾母而抗嫡母者矣、彼於嫡母如此、設有繼母則將如何、故未有孝於繼母者也、而宋高祖行之、可不謂賢乎、觀其尚儉詐、能攻戰、無誠心公道、不宜有天下者也、而有孝於繼母之善、爲百行之冠焉、天之佑之、夫豈僭

論高祖不宜置後

哉。

詔晉氏封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廬陵始安長沙康樂五公、降爵爲侯、以本王導謝安溫嶠陶侃謝玄之祀。

宋高祖之行事、不能盡公者也、而爲五公置後、此五公者、誠有功于晉室、宜血食不絕矣、爲之置後、不隨晉廢、少天下之公義也、雖然、於公義中有少私焉、晉中宜置後者也、其父舜忠貫白日、冲又有協安晉室之功、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桓氏又已絕

矣爲冲置後、合於春秋繼絕世善善長之法。不亦善乎而高祖遺焉、則以怒玄之故、是則芥蔕之私也、

承何二年

二年、祀南郊、大赦、

論論正布命

祀天而肆赦者、以爲布天之澤也、天道福善禍淫、方其未赦、善人、淫人均麗于法、及既赦也、善人以有警疾、反不得釋、淫人以無惡于用事者、例被赦除、是以福淫禍善爲天道也、不亦矯誣而布命哉、人君尚知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之爲大罪也斯不安赦矣、

論徐傳之實未及王語

以徐衷之爲尚書令、傳亮爲僕射、

漢魏而後、人君即位、則施恩惠于天下、必自大臣始、其始得國者、又加厚德於百姓、則以收其未服之心、於諸臣則以報其翼戴之助也、高祖圖晉二十年、一旦得之、其修宋來功、反從容而不遽、腹心羽翼、莫先于徐傳二公、逾年然後班賞、雖增位進爵之部在即位四日之間、而除命之頒、乃在嗣歲郊天之後、夫徐傳非能忘懷榮利、高祖亦豈急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則高祖之待其臣徐傳之事其君施報如何哉

帝以毒酒令張倢伃酖之王深慮禍及與妃同處一堂食於床前故宋人莫得伺其隙帝令淡之視妃如死遂自飲而亡諸秀之淡之皆王妃之兄也王每生男帝命秀之方便殺之

妃出別室相見兵驗入進藥於王王不肯飲兵人殺之帝臨于前堂及葬帥百官賜送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覆轍在前而不知監則

木如之何矣宋監不遠在司馬之世帥昭慶弒其

酬功者而美之與亮所蒙反若不及王謐其故何也初帝既受殊禮欲速得之而徐傳不知入勸晉主致帝自言亮然後悟是則二人於傳授禪讓之幾無能爲力此帝所以遵緩若不經意者歟昔者劉穆之有言劉孟諸公與公俱起立大義以取富貴一時相推非委體心服定君臣之分也愚謂徐傳何獨不然惟有德之君使人心悅而誠服若用智力雄長則人亦以機變事我矣徐傳爲異戴元勳又受遺輔政高祖時陵土木乾二子已被廢殺然

下、以强奪國雒京之禍如何哉、乃踵其所爲、其意若曰、不殺故主、非所以一人心而防後患、此亦起、於寧我負人之意耳、不知天道報施、豈使人逆理如此邪、又况張偉者、零陵王之故臣也、褚秀之淡之者、王之懿親也、而詔以悖虐不道之事、嗚呼、爲人君止于仁、高祖之不仁、於是爲甚矣、已殺晉二帝在三年之間、又殺其二子在三年之後、所以一人心防後患者、其術不亦疎乎、既已殺之、而又臨之、及其葬也、又擔送之、爲見紛紛、不特以人皆庸愚可欺、亦謂天茫然而無鑒耳、子孫之禍、不可勝任、不亦宜哉、

上不豫、羣臣請祈禱神祇、上不許、惟使侍中以疾告宗廟而已。

論高祖非知命安死

高祖非知命而安之者也、以取晉之事觀之、其貪生而畏死必矣、病而不禱何也、傾晉祚、弒二王、旣史有愧詞、難乎其告諸神祇也、人之行有顯有微、此高祖之微也、而其事若知命而安死者、苟槩指爲知命安死。與漢高之不用醫比也、則失之矣。

上不信奇怪，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上不答。

所謂奇怪者，乃泛言之，不知其何等類也，若與人事不相預者，不信可也，若天地物象之變，則有家有國有天下者皆當警懼，思正厥事而不可忽也，曹操云，祇不信人命，天下莫大於天命，莫公於天命，莫威於天命，而操乃不信焉，所以怙其智力，幷爲亂賊之事歟，

帝前

宋高祖御軍戰伐，在晉末爲能，亦豈司馬懿之比哉，正使將略絕人，非人君所貴也，不得以此舉之，又尚威力，任機數，非長者之道也，獨孝於後母，爲其盛德而清簡寡欲，嚴整有度，破服布素，遊宴稀，嬪御少，不畜私藏，及詔幼主當朝，母后不得預政，此八者皆人君之要行也，英雄豪傑所爲力爭者，亦往往起於足所大欲，而大欲之事，不越聲色貨寶宮室燕遊而已，高祖得之，乃不爲是宜其奮自徒步，提一劒，以率羣才，終取符璽，彼誠有過人者

矣、後上嘉善而從是以光大其德業、則如高祖之八行亦在所矜式矣、

晉陽王

立妃司馬氏爲后、

后者乃晉恭帝女也、毀其宗廟、滅其社稷、而酖殺其父、使后愚耶、又安用之、使后必有知耶、其能忘爲天下母、不讐諸篡奪之家與族、而以廢姓爲之、又豈宗國之讐、而盡孝於劉氏乎、且后與帝同事宗廟、所以重宗祀爾、于篡邦耶

魏主聞高祖崩、議發兵取洛陽、崔浩諫、不從、

爲師不伐喪古之善教也崔浩諫魏嗣當矣、惜乎其未盡而終從之也、魏嗣曰、劉裕乘姚泓之死而滅之、我何爲不可、浩曰、姚興死諸子交爭、今江南無釁、不可比也此所謂諫而未盡者也、所爲不伐喪者、以仁心不忍義不可也、豈論釁之有無哉、有釁無釁在平時敵國相圖則以此言、既論喪不可伐則無時而可也

崔浩研精經術不好老莊之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情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肯爲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乎。及魏世祖立，左右多毀之，以公就第，浩常自比張良，既罷歸，因脩服食養性之術，嵩山道士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又遇神人李譜文授以圖籙真經，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手筆也，謙之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信，浩獨師事之，上書贊明其事，曰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神人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魏主遂信之，顯揚新法，宜布天下，

崔浩以研精經術得名，乃當時之聖人，而作史者又不數實，因亦以研精經術，蓋未嘗研精也，老莊之學，雖或過或不及，不得中道，其言與窈窈冥冥，非苟揚諸子所能及，彼圖籙真經，天宮靜輪之法，從世無傳焉，且有出於李譜文之作者，魏知其劣於老莊矣，浩顧信之而不信老莊，烏在其爲研精也，仲尼焉不學，而亦無常師，其問禮於老聃者，或以證舊聞，或以析疑似，或以老子絕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禮學之故振而作之使於問答之際有啟發焉非以爲師也豈爲聖人一問之故舉體盡善乎其知禮之損益因革名數形器固自可問其絕滅禮學以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固自不足取豈相悖哉凡師慕其人當學其所以言所以行不膠其言之文行之迹也浩自比子房遂修服食養性之術此泥留侯導引辟穀而泯之也豈不謬哉其贊明道謙之所獻書則曰河圖洛書寄言於鳥獸之文此又非也圖書之理自然發見如垂象然非有寄言者也又曰神人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此又理之所必無者神無聲色貌象若爲而來筆而書無心腹思慮若爲而辭旨可玩既云自古無此則是惟妄而已矣此之易辨漢谷永猶能言之而浩乃固然莫之覺其比子房之智一何遼之甚耶夫學問之在人猶舟之有經緯屋之有棟梁也不正如此則其成就者可知矣浩以直筆陳益也不正如此則其成就者可知矣浩以直筆殺朱非直筆之罪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

盧陵王義眞多所求索執政每不盡與義眞有怨言

時徐羨之等已謀廢帝、而次立者應在義真乃奏廢爲庶人、張約之上疏諫、殺之、

義真之過、宗室之常態、非有害於國家者、擇良傅友與之處可也、又不改、則詔書訓責之、比至廢徙、其刑名尚多等級也、而一奏卽爲庶人、乃特坐與執政小忿不平之故、又因是殺忠諫之士、徐傅受顧命、輔幼君、而賞罰自恣如此、其能免乎、

徐羨之等稱皇太后令、廢帝爲營陽王、遂弒之、已之所爲、人之所傚也、孝於親則欲子之孝於己之所爲、人之所傚也、忠於君則欲臣僕之忠於我也、故所惡於下者、吾不以之事上也、所不欲人之加諸已者、吾不以施諸人也、豈不簡而易用、要而易行哉、高祖遺詔以徐傅當無異圖、死纔二年、嗣君愛子、相繼弒殺、不少顧忌、何哉、以高祖於晉有以啟之矣、其事好還、豈不信夫、可不戒夫、

文帝

二年、徐羨之傳亮上表歸政、表三上、乃許、帝始親萬機、

文帝年已十八、非幼主也、徐傳身負廢君弒主之罪、將以援立賢明、析於見察者、王既即位、自歸司寇、而請服大刑、萬分有一、其能免乎、乃偃然當政、不復牢讓、至於逾年、然後帝得親萬機、於是時而圖全、雖有墨翟樗里之智、無所施矣。

下詔暴羨之亮殺營陽廬陵王之罪、命有司誅之。營陽之罪、居喪無禮、狎比小人、是則罪之大者、方諸昌邑未爲甚也、徐傳受遺作輔、初無諫教之忠、若以營陽資在不移者、按霍光故事、廢歸其國可耳、而遽殺之、何義乎、羨亮等於是無免死之道矣、亮之言曰、臣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記、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此說似是而非也、黜昏可矣、何爲殺之、亮不能文殺之之事、則其彼罪安得謂以廢加之耶、使徐傳廢營陽而加厚供本黜義貞、而不絕封爵。文帝之來。方且序廢昏立明之績、表計安社稷之功。偕國安榮。燕及子孫、尚何與里克同罪耶。

袁后生子劭、后詐視白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

論袁后之斷不若文帝之仁

亡家、不可舉、帝禁止之、

婦人陰柔之質、私嚮牽制、臨大事而能斷者鮮矣、

矧執不愛其所育乎、而袁后詳視厥子、見其有亡

國破家之狀、決意去之、其與庸遠矣、雖然、非人理

也、虎豹豺狼、蝮蝎虺蜴、尚不食其子、豈有人而爲

此、父子之道、天性也、始生而殺之、有人心者不忍

爲也、

帝以惠琳道人善談論、與議朝政、遂參權要、孔顗嘆

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

世固有英材奇器、不幸而出於夷狄、淪於異端者

矣、魏徵棄其黃冠儆之賢者多爲伶人、人君立賢

無方、苟有可用、不問其所從來也、若惠琳之事、則

不可矣、惠琳、佛者也、佛之教、無父無君、棄人倫、滅

天理、有天下國家者所當屏遠除絕、不使亂華夏、

或民心也、而與之論議朝政、俾參權要、夫此二事、

皆其道之所禁也、文帝以其道爲可行、則當削髮

胡服、以從其教、以爲不可行、則惠琳髡首、黑衣尚不肯改、安知父子君臣之道、而佐人主治天下乎、以迹揆心、以理觀事、無一而可者、若惠琳知人倫之不可廢、天理之不可滅、以其師之說亂倫悖理、不可行也、則當使束髮易服、然後遣衣冠之列、而可因國之災以爲身幸上乃止、

上欲封王曇首等、拊御床曰、此坐非卿無復今日、曇首固辭曰、近日之事、賴陛下英明罪人斯得、臣等豈

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又曰崇高莫大乎富貴此非以利言之也、中天下而立、負黼扆而朝、所謂天位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非私富也、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私貴也、以天德居天位、貴爲天子、而富有天下、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豈爲一人之身而有是哉、王者之迹熄、聖人之道衰、誠意正心之學不傳、於是乎由欲而滅理、徇私而忘義、以富貴實位爲已私分、欲速而不得、則至於子弒其父、欲久而忌後、則至於父殺其子、於是位不爲寶、而富

貴不足以崇高人之大彝泯矣觀宋文之言亦何所見之褊而度量之隘耶漢高由亭長爲天子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恢廓大度戴黃屋建左纛若固有之宜其并包八荒埀祚四百也若量小而受大則如器容物滿必溢矣文帝拊床自慶其坐陋哉言乎巽首之對亦微足以警之矣

魏主聞夏世祖殂議欲伐之羣臣以爲不可崔浩曰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於西伐

喪必不可伐以天下無無父之國也魏燾所行編祖武耳崔浩於是乎可以盡規矣非惟不言又從而贊之則向者諫魏嗣伐宋之舉是耶非耶前日之諫是則今日之不諫非也今日之不諫是則前日之諫非也浩必居一于此矣故評之曰崔浩見理不明而執義不堅篤不信哉

初高祖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帝見之有慚色

周公作七月無逸以戒成王于時距后稷公劉六七百年成王冲幼不知稼穡艱難未足怪也文帝於高祖所聞見之世非祖之所逮聞者已蓋覩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築人不使人守城以爲固

翁耕具、有類膏粱之家癡兒騃子何也、夫諱賤貧則逸欲易動、懷安宴則慮患不深、文帝雖身致太平、而卒蹈大難、其兆於拊御床而趾秉耜之日矣。

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宮墻五仞、其堅可礪斤斧、魏主攻克之、

城郭溝池以爲固、自禹湯以來、所不能免、然則尚矣、苕恃其陋、不脩城郭、浹旬之間、楚克其三都、由此觀之、城惟不築也、築則必高必堅而已矣、高至於十仞、堅至於可以礪斤斧、宜可恃以爲固也、而赫連昌之、則乃不得入城、而魏主入之、然則不脩其城如苕既不免於潰、高堅其城如夏、又不免於亡、城爲有益耶、爲無益耶、夫聖人不使人恃城以爲固也、禦暴保民、不得不設、其所以不可犯者、直恃人心耳、赫連勃勃殘忍好殺、肆其驕暴、夷夏置然、人無生賴、既死、諸子相圖、以召魏兵、乘勝長驅、而統萬失守、然則無保民之道、雖崇城到天、亦不能固也、故城郭溝池、可以禦暴客、而不可以禦人心、人心不固、雖金城湯池、堅甲利兵、何益之有、故

曰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甲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之明驗也、秦之始皇、併吞六國、役無辜之民、築長城萬里、惟防北顧之憂、不意中華之變、不一二世、宗社丘墟、高城深池、果可恃乎、陳之後主德政不脩、荒淫是尚、自信長江天塹、北兵弗能飛渡、不五六年身爲俘虜、夫復何說、惟以險爲險、而不以德爲德也、夏人築統萬之城十仞、築宮室之嚴五仞、魏師一朝遽入、略無阻阨、是以宮室城池、用心於無用之地耳、故孟子又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叛之、古之人有行之者、吾於幽厲見之矣、是以有天下國家者、兢兢業業、一日萬機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敢忽、如湯之嚴恭寅畏、文之夙興夜寐、凜乎若
仞索之御六馬、危乎如一絲之引千鈞、所謂宴安
酖毒者、常戒乎方寸之間、則保宗社於泰山之安
輩皇圖於磐石之固、又何難哉、不是之思、惟太平
之可娛、逸欲之足尚、舉烽所以戲諸侯、牛飲所以
悅宸極、冬無花也剪綵足以代之、地無蓮也鎔金
足以成之、嗚呼不固其本而徒恃其末、未見其有
益焉、是以治國家者、先本後末、保民而王、莫之能
禦也、

彭城王義康性聰察、在荊州職事脩治、范泰謂司徒
王弘曰、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蒲、當深降抑
彭城帝之次弟宜徵還朝共參大政、弘從其言、
親賢並用、古今通宜也、然用親固亦以賢爲尚、非
專取其親也、專取其親而不擇賢、兩晉之事可見
矣、義康吏能足憑、豈有道德可居輔相之地耶、范
泰忠於王弘者、宜勸使博求賢人、與共天位、乃猥
以義康爲言、於是乎志正而識近矣、未來之事、雖
難豫知、然致義康專權不克有終、循本而論則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過也、

祕書監謝靈運、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上雖接以文義、每侍宴談賞而已、靈運意甚不平、稱疾不朝、出郭遊行、經句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視事、稱帝里之美臣、諷令自解、靈運既歸、遊飲自若、爲法司所劾、坐免官、

道可以濟天下、雖布袍革帶而無卿相之心、德可以堪萬鍾、雖飯蔬飲水而無富貴之欲、夫是之謂君子、一日都卿相而處富貴、巍巍乎而不與焉、人或見之、與布衣蔬食之時、無以異也、夫是之謂道德、此固小才淺智、振矜跛厲之士、以爲沽激而迂闊者也、彼其自處、稍不見用、即生慾忿以爲遺已、如謝靈運之徒、未得之則患不得、既得之則患失之、區區之見、不越乎名寵勢利之間、雖言語清華、而器識凡近、文帝棄而不用安得謂之不知人哉、

秦尚書辛進、嘗從文昭王遊陵霄觀、彈飛鳥、誤中秦王幕末之母傷其面、及幕末即位、問以傷面之由、母以狀告、幕末怒、夷滅辛進五族、

論崔浩表知佐國之道

暮末可謂孝矣、以毋面被傷之故、視人命猶草芥、然與舜之不得乎親、視天下如弊屣、得無類乎、是宜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矣、曾不三年、遽至亡國、何天理之僭耶、曰暮末非能孝者也、幸進之嬖、益從止進身可耳、既加極典、又及五族、濫刑如此、豈所以安其親也、善爲毋者、初盍隱諱、不能不言、及子之多殺也、又不能諫、是憾半面之敗而失一國之心、卒之被國人莫效死、逾城而出者、皆將相大臣、其離德合怨、爲日久矣、暮末至此、又烏得爲孝乎、故事有似是而非者、飾小行、妨大德、君子所惡也、

魏主將擊柔然、羣臣皆言不可、獨崔浩勸之、張淵以歲星襲月、不可舉兵、浩以日月食修刑、今出兵討有罪、乃所以修刑也、辨論久之、淵不能對、魏主大悅、既罷、公卿或尤浩、浩曰、時不可失、患在上無此意、今上意已決、柰何止之、

崔浩占天料敵、誠有過人者、獨未知佐國之道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崔浩不知舍章之義

大魏北夷也、非不能攻戰并吞之患、在壯士健馬能不求不忮之爲難、浩誠知古今盛衰成敗、則宜勸其君以脩德行仁、以賢固本、保其土宇、爲安寧不拔之基、豈可吹波助瀾、增其鬬國廣地之意乎、雖征伐克獲、功高一時、而他日爲招跋氏之禍者、實兆於北虜子房之智豈爲是哉、其言曰、患在上無此意、今上意已決、奈何止之、此在忠臣所宜言也、上之意有是有非、非是則當將順、是則當匡救、苟不問是非、一槩聽從、無乃妾婦之正、豈大臣以道事君之法乎、

魏滅柔然、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賞其謀畫之功、

坤之六三、居下位之上、得位者也、其義含章而不敢成、當時而爲之、及有善有美、則掩隱自晦、以歸諸君、於上無忌惡之心、在已得恭順之道、斯人臣之正也、晉郤克大破齊師而還、入見晉侯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樂伯纘見、公勞之、如郤伯、其對也、亦如

郤伯，此庾乎無成而代有終者。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也。今崔浩以謀被賞，偃然受之而不辭，及魏主屢於衆中稱而揚之，亦無退讓之文，若大克堪名副其實者。浩自謂稽古，乃不知含章之義，大臣之禮，何其陋哉。他日魏主嘗指浩以示高車渠帥曰：此人尫弱，不能彎弓持矛，然胸中所懷，乃過於甲兵。此雖誇言致美，然甲兵在懷，豈易當也。浩於此亦罔然不知謙避，夫魏主之言，所謂笑中有刀者，然則親而俄疏，厚而致薄，加以大戮，不少顧惜，

夫豈一日之故哉，其所由來久矣。

七年

帝自踐祚以來，有恢復河南之志。七年，詔簡車馬，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地，今當脩復舊境。魏主曰：河南豈可得？必若進軍，當權斂避，須冬寒冰堅，自更取之。

河南之地，宋初所有，徐傅失之，帝欲恢復，非貪兵也。然行軍用師，必參彼已，帝自度臨戎決勝，孰與魏主？可以遠攻必克，孰與魏之諸臣？若審此數，則算無遺策矣。卒之帝所謀不遂，而燾之言可復，豈獨此戰哉？他日遂至虜馬飲江，而河南之地，迄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戎有則南北之能否、判然莫隱、故爲文帝者、脩德義用賢才、固本恤民、使必勝之勢在我、然後用之、庶乎其有功也、

諸軍並進、魏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諸將皆喜、王仲德獨憂曰、諸君不諳北土情僞、必墮其計中、胡虜凶狡、今斂戍北歸、必并力完聚河氷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爲憂乎、

王仲德身爲副帥、見可知難、進退在已者也、知其不可、則宜遍白諸將、悉以上聞、文帝親決萬機、又非昏主、固可爲忠言者、使之知彼已形勢、早爲善後之圖、斯不負委寄之意矣、乃私言之而不告于上、知難而不退、非忠臣也、

燕主病甚、命太子翼攝國事、勒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謂翼曰、上疾將瘳、柰何遽欲代父、翼遂還東宮、夫人矯詔絶内外、翼與大臣並不得入、中山公弘燕主之弟也、與壯士數十人入禁中、宿衛皆散、太祖驚、弘遂即位、使人巡城告曰、天降凶禍、大行崩背、太子不侍疾疑有逆謀、吾攝大位、以寧

國家翼出戰兵敗殺之、

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問安視膳者也、故鷄鳴而朝、日中又至、及暮又至、此君父無事之時所脩之子職也、若君父有疾、則嘗藥奉侍、不可跬步離矣、大位者姦之所覬也、危病者邪之所伺也、君疾而儲副不在左右、則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燕太祖善爲後慮、詔太子攝國聽政勒兵以備非常、太子恪遵此命、雖有十夫人如我何、乃爲宋氏一言所動、舍父而出、大幾一失、反使他人以不

侍疾見責、然後出戰、亦何及矣、昔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弒、況夫有勒兵聽政之命而已、不能守、父疾未嘗損、而已不預知、亂兵入宮、驚懼而殂、是已弒之也、故曰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必陷篡弒誅死之罪、翼之被殺、自取之也、

魏以王慧龍爲滎陽太守、在郡十年、農戰並脩、歸附者萬餘家、帝縱反間云、慧龍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魏主賜慧龍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不足介意、

杜驥守金墉日、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洛水、取大鍾、驥以虜馬來侵、說使同守、聳夫從之、既而見城大不可守、遂引去、驥因而南遁、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守城、姚聳夫至而遽走、人情沮散、不可復禁、上大怒、誅聳夫於壽陽、聳夫勇健、諸偏裨莫及也、文帝信驥一言、而殺勇將於千里之外、不復辨詰其情實、而魏主能察反間、益任能臣、盡其才用、以此敵彼、固不能規恢河南、一邽魏師而取勝矣、故人君知人善任、照知姦閒、然後事可立而功可成也、

魏尊保太后實氏爲皇太后、崇寵保母、至東瀛野王君已極矣、今以爲太后、又加皇稱、是以居燥推濕之勤、與鞠育顧復之恩比也、夷狄之人、知母而不知父、至此、則於母亦無差等、曾是以爲禮乎、崔浩自名稽古者、國有大失、乃無一言、知而默之、是不忠也、曰不知之、是不智也、既以保母爲太后而不可止、則他日必至於追贈封祖考、官爵兄弟、皆如外戚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初晉謝混尚晉陵公主、混死、詔絕婚、公主悉以家事委混從子弘微。弘微惟有二女、弘微爲之紀理生業。尺寸無私。高祖卽位、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及卒、公私咸謂貲財宜歸二女、田宅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

弘微處謝混家事、無不當者、獨以私祿葬東鄉君、則過於惠者也、使東鄉君窶無以葬、如是焉可也、彼固裕如者而反資之、無乃繼富乎、臨財苟得、固非君子之道、可以不與而與、亦非君子所許、中理

焉可也、

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相善、湛之入也、景仁引之、後稍隙漸生、湛知帝信仗景仁、乃自結於司徒義康、欲因宰相之力以傾之、義康數短景仁於帝、帝待之益厚、景仁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帝不許、使居家養疾、

劉湛本因殷景仁薦而被遇、既乃背德、且欲殺之、湛固小人矣、景仁獨無失乎、方湛自結於義康爲權亂政之時、景仁蒙帝深眷、力足以去之、卽當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湛罪狀、端言于上、謝已援引之失、出湛于外、既全
素分、又不使爲義康之累、則所以處君臣兄弟交
舊之分、皆得之矣、顧乃稱疾遜位、至于再三、內以
固帝之心、外以張湛之勢。湛既落其度內。則并義
康而擯之。人徒見湛驅扇義康、將爲禍亂、而不知
景仁以柔弱勝剛強、其心術之險、有甚於湛之凶
麁而無算也。

楊州大水、主簿沈亮建議以爲酒糜穀而不足療饑、
請禁止、詔從之、

酒無益於生人而糜穀米、小則起獄訟、大則生禍
敗古訓著矣。食少之時、未有不禁酤釀者。以曹操
石勒皆能行之、而後世獨不然、蓋狃於淺俗之論
而利夫榷錢之入也、夫以良田種秫、民不得食、而
糜之於酒、起爭訟、生禍敗、其害甚大而不之恤、竊
酒之入、先王所不仰、國計所不資、祇足以供浮費
耳、其利甚小而不之變、豈經邦固本之善政哉、

江州刺史檀道濟威名甚重、朝廷疑之、帝久疾不愈、
劉湛說義康以爲宜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可復制、義

國立國會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義康劉湛一事足死

康召入朝矯詔殺之并誅其子十一人
爪牙勳力之臣用之則如風霆肅物不用則如猛虎在山國家所倚敵人所畏也使有其罪猶當以輕重大小詳議而末減之自非叛逆無殺之之道也道濟有大功無小罪劉湛以疑忌之故甚權臣除之爲身謀耳而義康任兼家國乃聽用讒譖不少顧慮然則不待他日釁昏之彰獨此一事自足以取死矣夫二人所患莫如道濟之强也以爲去之則莫予毒已不知殷景仁臣廱卧疾無堅甲利兵之用豈非鋒刃一殞於檀公其愚豈不甚矣哉

十四年

論[illegible]治不[illegible]

魏主以民官多貪詔吏民許告守令不法於是姦猾逌脅在位而長吏貪縱者如故
守令於部民有君臣之道故王嘉嘗論奏以爲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故古者謂守令爲民之父母又曰師帥其任固不重哉患其姦貪罷軟者盡亦反已選任之道有未至耶乃使吏民皆得告舉是使奴變其主士許其將投鼠不忌器之習則

二世見當以重法。由此其致矣。崔浩爲魏謀臣、此詔乃亂政之大者、曾不知諫焉、豈其智如子房。而識治體反劣於賈誼耶。

魏主遣董琬等賫金帛使西域、招撫九國、

魏主初無西域之意也、先此二年、龜茲疏勒等九國入貢、魏熹按漢世故事、以地遠兵力難及、遣使勞費、欲謝絕之、善矣。而惑於有司之請、遣勉遣使、竟爲桑然所遮而不得通、是已慮之中、而有司之失、可以已也、乃復遣使賫金帛往招撫之、是貪而不能自克矣、且向者諸國慕義而來、可爲國榮、猶將不受、今反以利誘之、雖得其稱臣朝貢、何足貴乎、中庸九經有柔遠人之道、來則迎、往則送、謂禮文之施、非謂金帛之餌也、經國如是、豈非崔浩之責哉、

魏主欲伐涼州、大集公卿議、崔浩惡李順、順使涼州十二反、涼王數與宴遊、時爲驕慢之語、恐順泄之、以金寶納順懷、順爲之隱、浩以白魏主、魏主未信、及議伐涼州、順曰、姑臧之地、絕無水草、難以久留、浩曰、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吾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且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也、順曰、耳聞不如目見、浩曰、汝受人金、欲爲之遊說耶、順遂不復言及魏主至姑臧、見水草豐饒、由是恨順、謂浩曰、卿言驗矣、浩曰、臣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

李順受涼金爲之隱、罪固不容誅矣、而崔浩訐揚之意、豈爲國公論哉、順使外國而納其賂、且言涼州無水草以沮魏師、浩發露其情、使君知之忠也、而以爲不公、何也、先是順歸自涼、爲魏主言、蒙遜必死、牧犍必立、未幾而言驗、魏主大喜、賜予寵秩之、而咎待彌厚、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此乃浩之所以深疾者也、方是時浩專腹心之寄、言從計行而順亦在此列、夫惟子房則能容陳平、孔明則能容法正、以荀文若之賢尚困於董昭、以宋齊丘之多智而不敏於周李、李順崔浩皆爲謀臣、其才相敵、其德不足以相受、則勝負必有在矣、或曰、順實有罪、浩言非妄、何以爲浩短乎、曰、此浩之所以善也、魏主至姑臧見水草豐饒、乃謂浩曰、卿言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驗對曰、臣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夫許揚實事以動王聽、而濟其傾奪怨克之心、豈南箕貝錦之足比哉、崔公其非君子矣、

太子劭美鬚眉、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

善養太子者、使之近正人、見正事、聞正言、凡異端詭道、皆不得進焉、不以此爲意、則漢武爲戾園置旌望苑而敗矣、太子之職、舍問安視膳、守軍監國、餘無事焉、不以此爲意、則楚成爲商臣置兵甲而敗矣、此二端前監甚明、文帝皆犯之、使太子延賓客、盛兵衛、是導之於亂也、文帝嘗告荊州刺史義兼曰、汝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此最弊事、非帝有克己之功、不能言此、亦可謂善教矣、而太子所欲、上必從之、何工於詔弟、而拙於誨子哉、故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後有賊而不知、必蒙首惡之名、宋文帝是矣。

上以司徒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誅其黨劉湛等、出義康鎮豫章、殷景仁卧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画

版權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去來、日以十數、影迹周密、莫有知者、收湛之日、上忽
召景仁、誅討處分、一皆委之、
聖人行事、賢人之法也、昔者象日以殺舜爲事、舜
爲天子則封之管蔡挾商、欲危王室、周公爲冢宰
則誅之今義康無殺兄之心、亦無危社稷之謀、文
帝廢而徙之、何所法也、劉湛内用、由殷景仁薦拔
也、義康上浸、由劉湛驅扇也、推原其故、在景仁宜
引薦拔之咎、而黜劉湛、則劉湛必服驅扇之罪、而
不累義康矣、湛與義康既已敗壞、無足論者、而文
帝景仁竟無責乎、畀付大政、任其殺生、有請則從、
不復可否、此文帝寵義康過重、啟其專恣之階矣
景仁若忠於文帝、盡爲之深謀遠慮、勸使漸收威
福、裁處義康、國以子男、不傷天性、而後取錄羣小、
付之有司、詳究事情、或誅或黜、務令各當其罪、則
國法正、人心服矣、乃因劉湛圖已、并及相王、是卧
疾五年、與帝密謀、稔惡養禍、以伺幾便、使帝失君
臣之義、骾兄弟之恩者、安得專罪劉湛耶、文帝之
始、以徐傳廢殺二王、大討厥辜、比其中身、撫耳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城之幾、所惡於前無以先後、豈不有愧於羨亮哉、
故原始要終書斷此事、當學文帝景仁之責也
左衛將軍范曄有儁才、而薄情淺行、性鄙躁、爲士流
所鄙、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何尚之言於帝
曰、范曄志趣異常、請黜之、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
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知其如此、無
能爲害也、
人君於其臣、患不知其忠邪、知之矣、患不亟進退
之、知忠賢而不亟進、則君子倦於難進之誠、知邪
惡而不亟去、則小人徂於難退之恩、國家治亂、常
必由之、文帝既知范曄非端人正士、而使之典領
衛兵、與聞政事、是稔惡也、他日武帳岡叩刀之事、
豈不宜哉、在易之姤陰長之卦也、聖人於初六、即
有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之戒、
羸豕者陰微在下之小人也、其中心未嘗不在於
消陽而躁動、止之之道、如以金柅止車、而又繫之
使不得進、則得正而吉、使之進而往、則害陽而見
凶矣、文帝不知此義、待其長而後治之、非惟幾墮

逆詐而大獄一起，所傷甚多，曷若止之於微之爲易，朝廷固不當頻用刑法，若劉湛之徒，則其自取耳，范曄惡逆未彰，出置散地，使亂心無憑恃而作，不亦善乎？而避聽讒之譏，是惡曲突徙薪之勞，而

覬寇謙之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犬，以上接天神，崔浩勸魏主從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分定，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民力，將安用之？必不得已，請因東山萬仞之高，庶

論崔浩與寇謙之同一愚

爲功差易，魏主不從，

太子晃謂卑高分定，不可相接，雖未盡理，然已於崔浩之見，寇謙之作宮，欲令其高不聞雞犬之聲，而後可以上接天神，崔浩信之，是與寇謙之同一愚誕也，夫天何物也哉，豈若地之有形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昔人以積氣名其象，以倚蓋名其形，皆非知天者也，莊周氏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言天無色也，無色則無形，無聲無臭，皆舉矣，日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山川草木之奠乎地也，著明

森布、躔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于形、能不壞乎、故天雖對地而名、其未易以智識窺、非地有方所可議之比也、故子貢曰、天不可階而升、謂無形也、仲尼之言、天地山川也、皆以自微至著明之、地則始於撮土、山則始于拳石、水則始于一勺、是皆可見之物也、惟天曰天道昭昭之多、夫昭昭果何物哉、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而不離於昭昭之多、故昔人言大、未有親切顯白如仲尼者也、非窮理豈足以知天、非盡性豈足以事天、天果遠乎哉、故自賦予而言、則曰天命、自稟受而言、則曰天性、自無息而言、則曰天道、自不惑而言、則曰天理、自發用而言、則曰天心、自徧覆而言、則曰天時、自法度而言、則曰天文、自可推而言、則曰天數、自甚美而言、則曰天休、自可法而言、則曰天則、自應感而言、則曰天機、自不可犯而言、則曰天威、夫豈遠乎哉、故號呼雖不同、惟窮理盡性、則知其非二物也、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謂造化之迹、盈虛消息而

不可測者也、故詩書易春秋語孟之書皆無天神之目、惟牧野誓師、告皇天后土名山大川曰、惟爾有神、則神不專主乎天矣、至周禮及郊特牲乃有所謂天神者、此固漢儒駁雜之言、鄭康成又以帝有五帝、天有六天、然後學士大夫惑其說、而無所稽正、有天下者、議大祀稱殷禮、亦渾淆而存之、不能別也、夫人死曰鬼、以鬼享者、其平生貌象、聲色嗜慾情性、其子孫所嘗見而可想也、天神地祇、豈有貌象聲色嗜慾情性而可想乎、昧者不知天、於是以事人鬼之心而億度之、浸淫於黃老浮屠氏虛莽誕幻之說、謂天之上又有天焉、其多至於三十有三、而宮室侍衛衣服皆擬諸人主所用、而加以宏闊勝麗之飾、於是人主之侈肆逃諫者、謂已玄聖與天神接、或聆其語言、或觀其儀觀、或受其詔告、待奠則又大興土木、崇飾殿宇、偶而事之、周遍四海、謂以神道設教而愚黔首、莫不因方士簧鼓誇張、侈其心意而至此也、故嘗妄論以謂子而不知父不足以爲子、帝王繼天而爲之子、可以不

論李順不知持志之方

知天乎、知天然後能繼天而居其位、故成湯數夏桀之罪曰、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天子而矯命、猶人臣而矯詔也、成湯克享于天矣、其治桀亦猶人君治矯詔者耳、矯命之誅既行、後世猶不覺悟、陷於罪惡而不自知、並非不學先王正道之故哉、縱魏不恤民力、因東山之高、又崇臺萬仞焉、天也者、方高方遠、無所至極而其神終不可得而見也、笵雖之無足云者、崔浩自謂智如子房、而稽古過之、笵其聽信而敬從者乃爾、並不取笑後世、而深可戒哉、

魏主使李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受賂、品第不平、魏主怒、賜死、

士之優於才而劣於德者、鮮不好貶、益德以志持而才以氣用也、使有才而能持其志、富與貴且不足以淫之、而況賄乎、李順昔者受蒙遜金、於古使人亦有勞贈、受之未爲過也、其失在於歸而不以告耳、歸而以告、則處內處外兩得、而間言無自入焉、惟歸而不以告也、則面諛之情著、而外交之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實矣其死也得免乎雖然順非誤也誠好賄也既以受金爲崔浩所白方貢外交之罪未知所以自濊者又以差次羣臣納賂而不公非深好之安肯以死易生哉順長於謀畫爲蕭腹心官爵既高賞賜又厚而坐賂賄自敗是才爲氣使而不知持志之方豈非才士之監哉

以荊州刺史義季爲南兗州刺史以義宣爲荊州刺史初帝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屢以爲言不得已用之詔之曰師護比表求還今欲以汝代之師護雖無殊績潔已節用爲士庶所安汝往有一事減之者必大勝於吾矣義宣勤自課厲事亦脩理

帝以荊州上流重鎮使諸弟以次爲之每命一人必深加訓戒故義恭義季皆有令譽義宣人才凡鄙當此委寄理宜不稱以帝詔勅丁寧亦知自勉遂遞曠缺夫帝之所以眷眷荊州者爲國家大計也而遽委諸弟恩莫厚焉又能戒勅不使驕怠義莫重焉若均此心以待義康豈不盡善又盡美哉於荊州則忠而誨之於彭城則愛而敗之不善推

論范曄以思濟凶

其所爲可勝惜哉。

散騎侍郎孔熙先有縱橫才、不爲時所知、憤憤不得志、父以贓獲罪、義康爲救得免、熙先常懷報效、及義康遷豫章、熙先知范曄志意不滿、乃說曄曰、大將軍失職、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頃人情騷動、天文舛錯、此時運之至也、苟順天人之心、結英豪之士、然後誅除異已、崇奉明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曄初愕然、熙先再三陳說、反意遂決、

范曄素懷不滿、有快快之心、此固姦人所乘之隙也、曄若反復深思、悟伐君之不可爲、當熙先進其逆計、登時發覺、變邪志爲忠慮、宋朝爵賞、理不應薄、亦足以酬富貴之願矣、智不及此、與反逆誅、以愚濟凶而能遂者古無有也、豈非才士之戒哉、

有司奏免義康爵、收付廷尉治罪、詔免爲庶人、絕屬籍、

論文帝義屈皆不知春秋之義

魏晉以來、有國家者、惟知詐力可得志於天下、先王之道、漫不知學、其成者亦幸而成、其敗者乃固當敗也、宋高祖不學、其臣亦然、其子孫亦然、立功

立事、直用才氣智術、而權高勢强爲勝、不復以義理處人處已也、是則庸愚凶暴、相爲羣衆、推一雄長耳、揆以兩漢經術之風、節行之俗、百不一見、況三代道德之治乎、宋文温厚恭儉、勵政守法、蓋美才也、彭城慧察强識、吏能精贍、爲劉湛所誤。而思謝述之賢思慧琳所教而嘆劉長之敗。亦良質也。然而兄弟素皆不學、遂致天性滅爲仳讐、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宋文不知此、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而蒙首惡之名、義康不知

此故守經而失其宜、遭變而昧其權、而陷誅死之罪、苟其學而知之、則皆免矣、夫孔熙先范曄之獄、義康初不預謀、亦無書疏交通、未嘗遣使來往、孔范既誅、有司因請制爵治罪、此何理也、直由帝友愛已虧於義康、不復顧矣、是以羣下窺見此指、必欲殺之、以快帝心而不忌也、嗚呼、宋之爲宋、弒兩主而得之、二子尋爲殺肱所誅。一子又爲兄弟所殺。一子又爲孫子所弒。一孫又爲篡逆所屠。不善之積、與夫禍淫之報如影響、然而世之議者、以始

皇罷侯置守之後爭弒之禍爲之減損何考之不詳而易其言也

崔浩素不喜佛每言於魏主曰佛法虛誕爲世費害至長安佛寺見有兵器魏主悉宜除之及魏討蓋吳至長安佛寺見有兵器魏主怒命有司閻寺誅之浩因說魏主悉誅天下沙門毀經像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戎邪僞以亂天常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州之內鞠爲丘墟夫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僞物諸浮圖形像胡經皆燒之天下沙門皆坑之太子晃諫

不聽乃緩宜詔書沙門多匿得免惟塔廟無復孑遺佛法虛誕爲世費害崔浩之言似矣然浩未嘗深讀佛書也彼其戶牖未易窺辯未易析而精極之地未易到也豈老莊所得擬哉又況冠謙之圖籙貢經乃虛誕之尤者正瞿曇所訶耳而浩舍彼取此烏在其智也又設壇場置厨會月飯數千人作靜輪宮極其崇高財力萬計逾年而不成此與佛法爲世費害又何異乎其下詔毀塔廟除經像誅沙門也魏主自以爲非常之人而指

漢明爲荒君、安知非浩所作佞大之辭也、夫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漢明豈嘗有寇謙之之惑哉。故欲革天下之弊者、其所施設、必有本末先後之序、人君脩德正已於上、公卿大臣論道明法於下、人倫既正、教化既行、然後示之以科條、喻之以好惡、變之以漸、俟之以久、則事不駭而政必成矣、夫天地之化、可謂速矣、其爲冬寒也、乃在夏熱之時、其爲夏熱也、乃在冬寒之日、積之遠、故其革之難、爲之深、故其成之著、豈可以一言一令、用勢力殺

論宗慤以馬文淵爲戒

伐而行之、是以不旋踵而弊復生焉、在易革之義曰已日乃孚、言不可遽也、文明言盡其事理也、說言順人心也、如此則大亨以正、而無悔矣、

帝欲伐林邑王范陽邁、南陽宗慤自奮請從軍、以爲振武將軍、既定林邑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橐蕭然。

宗慤其以馬文淵爲戒者乎、文淵無可戒者、以薏苡車爲人所譖也、故宗慤并薏苡之類亦不貪、而衣橐蕭然、益亦無行橐矣、若宗慤者、非剛而無慾、

則室而不求、皆可以爲賢矣將帥成大功而以財
自汚、雖賢者有不能免、則慤之賢益可尚矣

二十六年

帝欲經畧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王玄謨尤
甚、帝曰觀卿所陳、令人有封狼居須意、袁淑進曰、陛
下當席卷趙魏、檢玉俗宗、臣願上封禪書、上悅、

論袁淑名不副實

人有名不副實者、如袁淑之類是也、或曰元凶之
際、淑有忠節、何以爲名不副實也、曰淑非能忠也、
其非能忠、以願上封禪書知之也、此、袁淑之天也、
王僧達在文帝前、與袁淑論、執意明決、流慶之知其必

二十七年

來赴義、此以天見之也、
魏以崔浩監秘書事、與高允等共撰國記、閔湛郗標
二人性巧佞、爲浩所寵、勸浩刊于石以彰直筆、浩書
魏先世事甚詳實、立石衢路、見者無不忿恚、其譖於
魏主、以爲暴揚國惡、魏主大怒、下有司按治、

魏誅崔浩

好惡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浩刻石書史立之衢路、
暴著國實不少隱避、其事上如此、則必取人之能
規諫于我而惡其諫說者、此乃情性之類也、彼閔
湛郗標佞諂人也、若寵信而不悟、而以直自任、昧

於爲尊者諱之禮是好惡不以類其不仁久矣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浩其能免乎孔子作春秋凡弑公之惡皆婉其文爲尊者諱所以存肅敬之心。諱顯宙之戒也浩而知此庶乎免矣雖然浩罪不至死魏晉平日顧待如何正使復有大罪猶當以功議減而遽殺之鷙猛寡恩乃如此哉。

初魏王使高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太子召允俱入朝謂允曰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見魏主言允小心慎密且制由浩請赦其死魏主問允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臣與浩共爲之浩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述亂失次耳臣卿問云皆浩所爲也魏主問允信如東宮言乎允曰殿下以臣侍講日久欲匄其生耳實不問臣臣無此言魏主曰臨死不易離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遂赦允而族浩。

論高允不欺之君子

高允不欺之君子也與崔浩同爲國史浩總裁大綱允多所著述此事之實也浩既被罪允義不可苟免自陳於君父之前內不欺其心外不欺其友

上不欺其君、若高允可謂仁矣、而世或以能分謗取之、則非也、已無此事、爲人所誣者、謗也、譬如浩爲元帥、高允副之、浩敗於前、允軍無失、而不欲自以爲能、則曰臣既副浩、并與同罪、是則分謗也、今浩領史、允操筆、允所著述、乃多於浩、特不敢自文飾不能見、則於難辨者、宜乎其憤然也、

下詔伐魏、

有天下者論一相、相之職無所不統、其大者文武二柄也、魏晉以來以詐力取國、苟兵權不去已、斯善爲君矣、未有能擇任宰相、責以治道者也、文帝伐魏、當非大役、而總朝政者義恭其名臣勇將不誅則死、所以折衝經遠者、誰實可寄、而動欲北伐、伐即自敗、蓋以不擇任賢人與之共政、又無以養其心志、厭靜思動、輕用民力、而師喪於外、禍興於內、故克宅厥心以正已、考慎其相以治國、人主之要務也、

晉軍旅大起、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三五民丁、倩使蹙行、符到十日裝束、軍用不充、借楊南徐兗江西四州富民家貲蒲五十萬者、四分之一、

凡用兵者、必有大將、故曰師貞丈人吉、必先豐財、故曰行師十萬、日費千金、必先養士、故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必有指縱腹心之臣、故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文帝伐魏之舉、義恭爲總、非運籌決勝之人也、王玄謨爲元帥、乃諂諛貪愎之士也、發近邊六州民兵、十日即行、則無素養之銳卒也、借根本四州民財、四分取一、則無素蓄之府庫也、四者有一焉、皆不足以克敵取勝、而文帝兼有之、虜馬之過江、其亦幸而已矣、

魏人寇、沈瑛守盱眙、會臧質兵敗赴城、衆曰、若質衆能退敵、完城則功不在我、不如勿受、瑛曰、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納之、及魏師退、瑛上露版歸功於質、

人之才可以建功立事、而不能有成者、以私慾蔽之、故利害在前而不見、從違用舍失其宜、當者皆

是也、孰有不爭功之心、以濟國事爲急、如沈璞者
乎、向若璞從人之言、不納臧質、恐功不在我、賞不
歸已、則肝胎必破、身且不保、尚何功賞之可望乎
夫以利說人、人鮮能捨義以拒之、使璞智足以及
此、可不謂天質之美乎、使其希慕古人以能然、可
不謂學以知之乎、既已邽虜、又歸功於臧質、此一
役也、始終完粹、璞與庸遠矣、其視貪天之功、以爲
已力者、賢否豈不相萬哉、
王竒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晚、亦待中詔、是
以將帥莫敢自決、此其所以敗也、
古之爲師也、推將軍之轂、委以閫外之制、不從中
覆故人得盡其才而功可立、此於古訓甚明、成敗
備見然而人君往往不能免中覆之弊、以取喪敗、
何也、其病在於欲功出於己而已、命將出師、攻伐
千里之外、而神機妙算、親授于九重之中、幸而克
捷、羣臣奉觴上萬歲壽、以謂英謀聖斷、高出乎萬
慮之表、而爲君者亦偃然當之、曰誠是也、於是侈
心益縱、黷武不已、而禍亂由此出矣、不知事有幸

而中者幸可常乎、宋高祖西征東伐、身在行間、則未嘗不勝、命劉敬宣取蜀、留義眞守長安、縣忖節度、則皆致敗、此文帝之前監也、況文帝將畧非長、又用昔人所短、犯兵家之戒、則雖幸中、亦不可冀矣、

初魯宗之奔魏、其子軌常思南歸、以昔殺徐湛之父、故不敢來、軌卒、子奚云歸、上以奚爲司州刺史、湛之以爲廟算遠圖、不敢苟申私慾、乞屏居田里、不許、聖人立復讐之制者、以引懦夫消人慾而存天理也、讐莫重乎君父之見殺、無慾志者、畏於敵而不能報、有貪心者、怵於利而不肯報、惑異端者、推命宿命而不恐報、而天理滅矣、天下未有無父之國、故父讐不報、不可名爲人、天下未有無君之國、故君讐不報、不可立於世、使人人知君父之重、皆勉爲忠孝、故有讐必報、則弒父弒君之禍息矣、徐湛之於魯爽、義不共天、乞屏居田里、不與比肩事主、似也、力伸此志、孰曰不可、乃一請遂止、尋又遷秩、湛之居內、魯爽守藩、於是復讐之念微、祿利之心

二十八年

論求若源之符

重而爲子之道滅矣、

江夏王義恭奏彭城王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請徙廣州、未行、魏師至瓜步、上慮義康爲亂、武陵王駿等共譖之、遂賜死、

伐魏之役、文帝有心、王玄謨逢之、文帝若引敗歸巳則當如諸葛武侯宣布所失、廣求規諫、若治首事者、猶當如漢武懲馬邑之伏、誅王恢以謝海內令、則責躬之詔不聞、敗事之人不治、沈慶之之忠諫不賞、百姓之從軍死傷及出財佐軍者不復反

論劉義康昧水

霸之識

致悖於彭城、慮其生難、義恭弟也、而奏之於內、駿猶子也、而奏之於外、義康竟死、不亦悖乎、

二十八年六月、魏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太子晃惡之、給事中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有寵於太子、而與愛不叶、愛恐爲道盛等所科、遂構告其罪、魏主怒、斬道盛等、晃以憂卒、謚曰景穆、魏主徐知其無罪、甚恨之、

二十九年春正月、追悼太子不巳、愛懼誅、遂弒魏主、

人之與人類也、聖人之與人亦類也、聖賢爲君、其職在司牧、人生之養之富之教之、則君職舉矣、盡

此職者、其後必昌、或者爲君恃其强力、好武樂殺、則是自戕其類也、虎豹蛇虺、尚不自戕其類、而司牧人者反不如焉、則其慘毒怨結之禍、未有不還中於已者、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往古一轍也、魏自拓跋珪以來、國勢日隆、至燾而益大、然好大喜功、并吞不已、用刑寡恕、殺人已多、成武遠揚、而死於閣寺之手、然則何者之兵鋒戰氣、適足自伐而已、可不戒哉、易不云乎、臣弑其君、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弗早辨也、景穆之死、事起宗愛、既悟其非、當即日受戮、乃遲回猶豫、至踰半載之久、其昧於氷霜之戒甚矣、其及也不亦宜乎、

中旨諸將方畧、臨時宣示、

古之爲師者、不伐喪、以敵國方遭大變、所當矜惻、推吾之心、有不忍焉、若乘其紕、幸其禍、狃利而舉、則狄道也、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以有仁義而已矣、失則爲夷狄、中國居而夷狄行、則無以賢於夷狄矣、無以賢之、其能服之乎、宋高祖伐秦之喪、不旋

踵魏熹伐宋之喪，出乎爾者反乎爾，我以不仁，不義自爲，則人亦以不仁不義待我矣，文帝不知戒焉，又乘魏喪而伐之，是以夷狄攻夷狄，尚何較焉，況宋魏淮南交兵之後，亦既講解，聘問往來，通情好矣，魏熹之殂，文帝宜申飭使臣，賵死吊生，則義聲遐暢，仁心遠洽，乃中國之道也，曾不是圖，惟攻伐是務，則其心放甚矣，能無令殿之禍哉，古之爲國家者，經一事即增一智，文帝以中覆失地喪師，不少改悔，豈天奪其鑒乎，何迷謬之不反也，

初潘淑妃生濟，有寵，元皇后恚恨而死，太子劭深惡濟濟懼，乃曲意事之，劭復與之善，劭濟多過失，數爲上所詰責，使巫祈請令過，不上聞，其後遂爲巫蠱，琢玉爲上形像，埋於殿下，其黨告之，上大驚，遣使收捕，得劭濟書數百紙，皆呪詛，又得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遣中使切責劭濟，上雖怒甚，猶未忍罪也，

古之廢太子者，多以庶孽嬖寵惑其心，而小人欲結內援圖富貴，于所置者爲之助，於是父子不能相保，元凶劭則異於是矣，帝待之厚，倚之深，潘妃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及濬雖愛帝未嘗有廢立之意也而劭乃自生豕心形於筆墨不道之跡發露莫掩帝於是焉斷以大義集公卿下明詔廢徙遠服不孝之罪劭濬自取不慈之謗帝何有焉而以小忍遲廻猶豫至於八月之久其味於履霜堅氷之戒甚矣其及不亦宜乎夷考宋魏行事未有大相遠者文帝保養黎庶元嘉之政於斯爲盛所謂此善於彼耳而驥武不息自禦其美殘民之禍以自災於厥身與壽相違故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後用也可不戒哉

魏以陸麗爲司徒賜爵平原王麗曰陛下國之正統當承基緒效順奉迎臣子常職不敢悖天之功以當大賞力辭不受魏主之立高允與謀而賞不及允終身不言

陸麗高允夷狄之人也夷狄之俗惟利是嗜者也二人有迎君立主之功一則辭賞而不居一則隱迹而不言中國有不及焉可不謂賢矣乎昔者周公相武王造周室相成王致太平周公既歿成王

追念周公有大勳勞、賜魯以天子禮樂、使世祀周公于太廟、說者曰、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故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世未知其說之非也、君子正之曰、人臣無不能爲之功、天子禮樂、非人臣所得用也、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忠孝一道也、孝如大舜至矣、適盡爲子之分耳、功如周公大矣、適盡爲臣之分耳、舜與周公人也、豈之耶、自此義既明、然後知人臣以勳勞取賞、或不

蒲意、怏怏怨望、至於作亂殺身者、皆不明人臣之義故耳、至於嗣君卽位、其平日臣僕莫不過有希旨、襲爲故事、而恩數倍於他人、是以天下筐篋中物、私得有之、以相報勞、何示不廣之甚也、漢文脩代來功、在踐祚三時之後、纔及宋昌一人、若不數數然者、庶幾有德之事矣、

三十年、帝欲廢劭誅潦、以告潘淑妃、妃以告潦、潦以告劭、初帝加東宮兵與羽林等、至有實甲萬人、劭遂率兵矯詔、夜開宮門、直上合殿、帝猶未寢、遂殺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讀史管見　卷之十

晉之申生宋之痤秦之扶蘇漢之據晉之邁隋之勇唐之瑛弘賢等之被廢殺皆以讒間猜忌非有反逆之跡也若元凶劭則反逆之迹形于手書既與濬陳謝帝前其暴著甚矣非有讒間猜忌之事也御正殿召公卿以大義廢之已不失爲慈父劭濬得盡天年不亦善乎君親無將其將已形而不治蓄疑敗謀其疑已久而不決置東宮兵與羽林等使其有宮田之勢以所謀語潘淑妃不虞江羊之漏是劭固欲弒而文帝固使之弒也宋文美質

溫厚愛養斯民然純悖智小計疎大業不知經訓眯於父子君臣之道禍發牆取千載由是觀之人君以務學爲急不知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可不信哉

劭檢料文帝巾箱得王僧綽所啟廢劭奏疏劭殺之王僧綽蕭懿居必死之地知而不去以爲忠耶元凶劭蕭寶卷豈足忠者以爲智耶死於昏亂之朝何智之足云然則於義何居僧綽趨駿懿弃于外善矣

讀史管見卷第十一

宋建安胡　寅著

明太倉張

宋紀

孝武

初劭之謀逆也、夜召東宮宮、問以濟否、袁淑曰、何患不克、但不爲天地所容耳。左右引淑出、淑還省繞床行至四更乃寢、明旦劭帥兵入宮、急召淑、淑眠不起、劭停車催之、淑徐起、既至、劭使登車、又不上、劭遂殺之及帝即位、贈淑太尉、謚忠獻、

、逆

異哉袁淑之爲人也，觀劭逆謀，諫而不聽，幸被引出，劭不歸上，發覺言之，乃還省繞床，四更乃寢，其何所思耶，抑有可疑耶，抑懼禍耶，抑亦有可從耶，比劭呼之，堅臥不起，將以立異邪，既不免起而從之，又不登車，欲以立節耶，皆不知所處矣，雖然，淑之意必有在，蓋將立於從違之間，劭事成必懷有不告之恩，不成則已有不同之節，酬報之賞不在其身，必在其後，此淑之微也，武帝即位，不加精察，因以爲忠而褒贈焉，淑之姦計行矣，夫知惡而不告，是與之同情，不必如蕭斌張超然後爲賊黨也，若淑者，加以庇隱大逆之罪，斯爲當矣、

初劭以尚書令何尚之爲司空，及劭敗，帝以尚之素有令譽，且居劭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脫，故特免之，復以爲尚書令

論何尚之當削職了

初劭見諸王起兵，欲殺三鎮士民家，只何尚之曰、淶大事者不顧家，今誅之，正足以堅其意耳，劭乃下書一無所問，武帝所謂用智將迎，時有全脫者此也，然可謂不知輕重之別矣，臣弑君，子弑父，天

下大惡、已爲上將、誅不能討、又不能去、乃受其官
爵、安然處位、是與之同情也、且君父與士民家口
孰重、君父見弒三綱淪絕、而不知懼、士民家口有
君父而後存者也、君父何在、而家口是念、尚之之
姦計密矣、身相逆賊、又布恩意于義旅之心、武帝
墮其計中、不加精察、仍寵秩之、何異於養其一指
而失其肩背、不能三年而察小功者耶、若尚之者、
加以黨附賊子之罪、斯爲當矣、
江州刺史臧質與荊州刺史義宣謀逆、以豫州刺史

舜與有勇力、與之相結、約以今秋舉事、使者至、舜所、
舜方醉、即日起兵、上遣沈慶之討之、舜敗死、
李壽之有言、凶人之濟其身、非亂世莫由、魯舜以
亂世之情、行之平日、其取敗也宜哉、愚以謂凶人
者、貪暴姦果、但能召亂、非所以濟身也、假如偶遂
所圖、顧亦偷延歲月、終不免耳、豈惟平日不可行、
雖亂世亦不可行也、而世之君子、或取其說、是與
凶人指示一路、豈所以爲訓哉、
上惡宗室強盛、不欲權在臣下、義恭知其指、乃請省

武帝權抑而適自削

錄尚書事

同姓諸侯、恭布于外、夾輔王室、成周以此而強、孤秦以彼而亡、武帝縱不知古、獨以家事觀之、營陽被廢若非文帝在荊州則宋室何所恃元凶作難若非武陵爲義舉則禍亂何由平乃生忌心謂已以此得之、人將視倣、不知摧抑宗藩適自削弱臂如人去其手足、則頭腹安能獨存、雖免其身而嗣子受禍、乃便變一夫之刃、諸侯無預焉、豈非後人之監哉

論沈慶之不能復其言

南兗州刺史沈慶之請老、以爲左光祿大夫、慶之固讓、表數十上、上不能奪、聽之就第、頃之上欲復用、使何尚之往起之、尚之累陳上意、慶之笑曰、沈公不効何公往而復來、尚之慚而止、

七十致仕、大夫之制也、若忠賢勳舊之臣、國家所賴、有不得謝者、或以病而去、他日氣幹復寧、君欲起之、則當以身許國、無以有已、此古今之通誼也、夫出處進退何常、惟義之安耳、何尚之失節之人、固無足議者、沈公確守素志、堅臥不起、善矣、然庸

陵之役。未免受戮而行。爪牙之言。又以專斷而怒。安在其爲致仕也。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夫所爲信者。將以復其言。惟信近於義。然後言可復。故君子不可易其言也。孔子謂微生乞鄰醯爲不直者。微生嘗以是諂人而已。不能免故耳

顏竣丁父憂。裁踰月。走爲丹陽尹。竣固辭。表十上。不許。遣使抱竣登車。載之郡舍

顏竣於宋武君臣之分。不終者。竣不知量主之過也。方義師初舉。竣爲諮議。總內外以至成功。於帝之爲人。亦當得其方寸矣。而竣又已貴顯。復欲何求。既居父喪。非有金革不得已從權之事。所當力辭起詔。匹夫守志。別有義理。帝亦安得而奪之。不能以哀勝情。以禮防欲。黽勉受命。此固取輕人主而譏間所由入也

上自卽吉之後。奢淫自恣。顏竣數諫。上浸不悅。竣疑上疏之。乃求出外。以占上意。詔以竣爲東揚州刺史。竣始大懼。

有諸已然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

人、以孔孟之聖賢、於道德可謂有諸已、參不善可
謂無諸已矣、以之勸戒時君、尚不能用、顏竣釋服
胃榮而反諫帝居喪淫恣、豈惟不入適足召怨、曰
汝行如何、乃欲正我、夫如是者父尚不能行之於
子、況臣而可行於君乎、
魏高允好切諫、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魏主常屏左右
以待之、羣臣莫知其所言、時有上書激訐者、魏主謂
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
豈非不欲彰於外耶、君有失不面陳而上表顯諫、彰

君之短、明已之直、豈忠臣乎、高允真忠臣也、朕有過
未嘗不言、言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
高允諫君而天下不知、此其忠慎可法也、然非允
固欲屏人而密諫也、魏主自屏左右以待之、是魏
主惡人聞其過、而允能不語之於外、故天下不知
耳、魏主之言未盡善也、其言曰、君父一也、君父之
尊則同、而情則異、父子天性也、父有過則見吾志、
微詞以諭之、有大過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甚不義然後爭之、朝夕一家、左右就養、無衆中上

書之理也、君臣以義合也、君有過、可以面陳則面陳、可以上書則上書、可以屏語則屏語、務在君改而已、君而未改、則有屢諫切諫、苦諫極諫、又不聽、則有解位而去、而無從之之法也、非親於父而疎於君、情固然、義固爾也、今必責以面陳而不得上書、且事有幾忽、身有遠邇、居有內外、勢有通壅、安得常侍君顏而及過失之會乎、顧臣子不當暴揚主惡、以訐爲直耳、不可謂上書顯諫者、皆有彰君明己之心、若魏主則惡聞其過、故以是爲諷也、且

高允固賢而人才不同、安得責人人如允哉、善爲君者、知從諫而已、陸贄所論盡之矣、

吏部尚書顧覬之、以爲人禀命有分定、非智力所移、而閻者不達、妄意僥倖、乃著定命論以釋之、

賢聖安於義、知命故也、小人爲不義、不知命故也、

簞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非能知命者、義心未亡耳、義心未亡、則其不屑若知命者矣、繫馬千駟、食祿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非不知有命、義心不存耳、義心不存、則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受之眞不知命矣、夫命無形可見也、若何而知之、以義之可否知之也、命不可改可改、非命也、君子之自處也、義當貧則貧、義當賤則賤、義當富貴則富貴、義盡則命正矣、義不當然、枉道以求之、求之而得、是亦命也、而於義不合、則其枉道乃徒費也、豈不可惜哉、是以顧義之士、寧受五兩之綸於原憲而不願得百鎰之金於陽貨、寧受一壺之地於伯夷而不願得百乘之家於盜蹠、義之可否、命之通塞也、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而不知義無以安於

命、此至學也、定命論善矣、苟不由義、則其所謂定者、特未定也、

上以江智淵爲中書侍郎、智淵少有操行、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其惟江智淵乎、

沈懷文所以舉江智淵者、其有類清談之緒耶、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此兩言推其致極、非聖人何足以當之、武帝之爲人可見已、智淵黽勉要官、不知歛衽終以片言忤旨、憂懼而卒、史魚雖

賢其在蘧伯玉之後矣懷文兩言豈非過情之譽耶

東陽州刺史顏竣丁母憂送喪還都對親舊時有怨言王僧達奏之詔免官竣又上啟陳謝上益怒及竟陵王誕反上遂誅竣與誕通謀賜死沈其妻子於水

顏竣事帝潛躍入爲侍中出領佽潘分亦足矣前居父喪義不應起既已失之今居母喪盍遠擇塋地因自韜默庶幾保身乃復還都又出怨語中庸不云乎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莫之知避也竣無驅之者洋洋然趨以就之小黠大癡何足算也雖然武帝亦不仁之甚矣方發潯陽屯溧州之時危疾在身兩軍交惡若非竣累旬謹密應接無爽節度不始厚乃因諫諍含怒移之誚訕加之黨逆既誅其身又絕其後於腹心尚爾他臣何賴焉此非人君之道也

竟陵王誕反詔沈慶之討之誕以劉琨之爲中兵參軍酈曰忠孝不兩立琨之父在不敢承命誕殺之何康之謀開門納官軍不果斬關而出誕置康之毋於

論范義擢不忠

高樓、不與食而死、又以范義爲左司馬、義毋妻子在城內、或勸之曰、事必不振、子其行乎、義曰、子不可以棄毋、吏不可以叛君、必若何康之而生、吾不爲也、是三人者、皆竟陵官屬、各有父毋、而處于亂邦、誰爲得義乎、曰、琨之以父在辭參軍之命而見殺。上也何康之謀納官軍、不果而出降。其毋被害。次也。若范義斯爲下矣。其言曰、子不可以棄毋、是也、而曰吏不可以叛君、夫誕方叛君、已當力諫、諫而不從、不忍棄其毋、力諫而死可也、乃執爲吏之小節、

論武帝滅段

陷黨惡之大罪、擇不處忠。其智末矣。誕既敗、詔城中士民無大小悉誅之、討罪人者、戮其元惡則止矣、胤征誓衆、脅從罔治、周公致辟、止于三監。今以誕一人反叛、而遷戮一城、夫城中之人、豈皆與誕同心、生乎是、長乎是、父毋妻子、親族生業皆在是、不得已而從之耳、而皆殺之、不亦濫乎、或曰、齊公子商人弒其君、春秋書齊人執子叔姬、以齊人皆有黨惡不赦之罪、則如何、曰、春秋所治、謂受商人之私惠者耳。舉齊之衆。

論武帝非人君之道

容有不受者。今武帝未嘗使窕情而區別之也。其可乎。

前廬陵內史周朗言事切直。上銜之。使有司奏朗居母喪不如禮。傳送寧州。於道殺之。

武帝初卽位。詔求直言。周朗條奏七事。未至。此逆鱗也。獨勸帝行三年喪。勿蓄金寶。有鄙惑之誚。又謂下令求言。其本非實。此最忤旨者。然自免去職。亦已七年。五經大赦。而帝藏怒宿怨。竟不能容。夫以直言求之。而以直言殺之。且居喪淫慾。尤貪財利。屢殺言者。備載史書。朗所論非不實也。曾不自反。方且懷恨。反以不孝之罪加之于朗。是豈人君之道也。

侍中沈懷文數以直諫忤旨。上嘗出射雉。風雨驟至。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宜冒上作色曰。卿欲効顏竣耶。出爲廣陵太守。懷文詣建康朝正。以女病久而未還。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懷文責宅欲東。上大怒。收付廷尉。三子行哭請命。竟殺之。

考之史。沈懷文所諫者三事耳。勿峻諸王科。一也。

勿禁諸王任邊州、輸器甲、絕賓客、二也、及止風雨
出獵、三也、此亦人臣納忠之常、非有劇切深至難
堪之言也、而帝已不能受、免官禁錮十年、而怒不
釋、必置之死、是豈人君之道乎、懷文行已、非若顏
竣有以取禍者、其、及何也、特在於無道而見耳、
初晉庾氷桓玄議使沙門致敬王者、不果行、上使有
司奏曰、浮圖爲教、反經滅道、佛以謙儉自牧、寧有簡
禮二親、直體萬乘者哉、臣等參議以爲沙門接見當
盡敬處、依其本俗、

華弊化俗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武帝罵高祖
爲田舍翁、則乖孝道、抑削諸弟、則無友義、殺忠直
上、則無君人之仁、爲愛妾死、罔罔廢政、則無乾剛
之德、方之浮屠、未有以賢也、顧欲正以上下之儀、
是從事於末、而非本務矣、其能變乎、

上機警勇決、學問該博、文章華敏、讀書能七行俱下、
所貴乎學問者、將以輔成吾德也、人君莫大乎正
心脩身、孝于祖考、友于兄弟、用賢納諫、新美其政
有一未善、則學以明之、是則君學也、武帝閨門無

禮奢欲敗度視乃祖猶田叟待諸弟若敵讐戲海
公卿而殺戮忠諫無一善可稱雖學問博洽將何
用也是白口耳談誦誇多爭勝於臣下耳或曰武
帝失德如此何以能終曰討劭之舉進無二心罪
人斯得此其美也美惡乘除適足以免其身而已
矣

廢帝 通鑑無廢帝紀附于
武帝之末明帝之初

罷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尚書蔡興宗曰三
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徹而凡諸制度一皆刊

創雖復禪代亦不至爾

三年無改之道謂人子所當自盡於父者非人才
政事之謂也人才有大姦惡如飛廉惡來政事有
大弊害如稅陌間架必待三年而後改則國已亡
矣去留損益未繫於治亂存亡者徐徐而革之則
可謂云爾已矣而不問是非可否一切更易揆於
情則不協形於事則不敬此履霜之漸箋弒之萌
春秋之所謹不可易焉者也

初世祖多猜忌大臣重足莫敢相過從世祖殂義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等相賀曰、今始免橫死矣、甫過山陵、義恭與柳元景顏師伯等聲樂酣飲、不捨晝夜、帝不能平、及帝誅戴法興、大臣無不震懼、於是元景師伯謀廢帝立義恭、以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不厚、又師伯專斷朝事、不與慶之參懷、常曰、沈公爪牙耳、安得預政、慶之恨之、乃發其事、帝自將討義恭殺之、族元景師伯、

人心戒懼則力善、放肆則生過、使義恭師伯元景諸公、兢兢常如立于武帝之朝、禍豈遽及、又況大行喪服未除、而聲樂酣飲、不捨晝夜、帝心不平、理正應爾、其被罪誅、豈非自取耶、沈慶之累朝宿將、有忠勞、無咎戾、賢者也、乃爲告訐之事、不忍小忍、而忽大謀、惜哉、已不得預朝權、與人主濫殺孰重、謂我爲爪牙之憾與、王公被誅孰酷、使廢帝而可爲忠謀也、則固善矣、不然、無乃逢君之惡爲大罪乎、

沈慶之既發顏柳之謀、遂自昵於帝、數盡規諫、帝浸不悅、慶之懼、謝杜門不出、蔡興宗往見、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公欲坐觀成敗、豈惟旦暮及禍、

四海重責、將有所歸。公詳思其計慶之謝之、再三
陳說、終不從、及帝誅何遵、量慶之必入諫、先閉清溪
諸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得進而還、遂賜慶之死、
董仲舒有言、人臣不知春秋、遭變事而不知其權、
陷于誅死之罪、嗚呼、若沈慶之其斯人歟、劉子業
受璽傲惰無慙容、此昌邑所以被廢者也、不侍太
后疾、飲掘景寧陵、此周襄王所以自絕于周者也、
山陰新蔡鳥獸之行、此漢之侯王所以自殺而國
除者也、一日而誅相王大臣三人、此晉州滿所以

見弒者也、蔡興宗所言、雖非天地之常經、是亦古
今之通誼、慶之受知三帝、榮祿累朝、雖不與國權、
而躬承顧託、所宜斷以大義、廢昏立明、霍子孟之
功、不得專美於前矣、乃徇小忠、違至計、兵柄在手、
見幾不作、以至失身爲賊所制、不亦悲乎、
蔡興宗說領軍王玄謨舉事、玄謨辭曰、此亦未易可
行、期當不泄公言、右衛將軍劉道隆與興宗嘗俱從
帝夜出、興宗曰、劉君比日思一閑寫、道隆解其意、指
興宗手曰、蔡公勿多言、

蔡興宗以廢君除惡之謀語沈王劉三人、獨劉道
隆默許之、王玄謨難焉、沈慶之不從、而不漏其語
也、何慶之於顏柳之謀則發之、而於興宗則能隱
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不可
以私惡非、惟其公而已矣、興宗之所以昌言三人
之所以不漏、當年後世亦無非之者、以是非之公
也、人君恃崇高之勢、殺戮之威、兵甲之多、宮闈之
固、縱情縱欲、肆行不道、自謂如日在天、人莫能害
也、不知商度睥睨、欲取之者、近處乎心膂之間、叶

腋之下、禍機一發、疾若迅雷、不可戒哉、

帝遏弒、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治其亂、養其生、成其
性而已矣、非爲它也、自羲農以來、天下非一姓所
御、以天言之、惟德自輔而無私親、以人言之、惟惠
之懷而無私與、若其淫虐肆於民、上棄天地之性、
則天人同疾、而伐之者至矣、苟爲不然、堯何爲不
與冊朱以天下而與舜、舜何爲不與商均以天下
而與禹、禹何爲不與益以天下而與啟、家天下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蔡興宗以廢君除惡之謀語沈王劉三人、獨劉道隆默許之、王玄謨難焉、沈慶之不從、而不漏其語也、何慶之於顏柳之謀則發之、而於興宗則能隱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不可以私惡非、惟其公而已矣、興宗之所以昌言三人之所以不漏、當年後世亦無非之者、以是非之公也、人君恃榮高之勢、殺戮之威、兵甲之多、宮闈之固、燭情縱欲、肆行不道、自謂如日在天、人莫能害也、不知商度卑昵、欲取之者、近處乎心膂之間、叶

腋之下、禍機一發、帝遇弒、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治其亂、養其生、成其性而已矣、非爲它也、自羲農以來、天下非一姓所御、以天言之、惟德自輔而無私親、以人言之、惟惠之懷而無私與、若其淫虐肆於民、上棄天地之性、則天人同疾、而伐之者至矣、苟爲不然、堯何爲不與冊朱以天下而與舜、舜何爲不與商均以天下而與禹、禹何爲不與益以天下而與啟、家天下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雖立嫡立長而何爲必以賢爲主也而蘇子著論乃曰武王非聖人也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爲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蓋謂臣弒君子耻之不食其粟而孔子與之孟軻始解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弒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

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放書牧野之事必以弒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矣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高宗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亦以是哉文王受命稱王不繫紂之存亡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而可乎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爲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爲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此文

王之事文若之心也武王親以黃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武王封之蓋亦不得已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誅其君戕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此蘇子之論也其辭則美而辯矣其不信仲尼則吾誰與歸乎湯之懿德非懿用兵也謂來世託我以濟多暴曰湯嘗爲之湯以是爲懿是亦孔子詔後之志也使誠可懿則不爲矣疑謀猶且不成懿德而可爲乎周公無逸所稱四人

不及湯武者特取其不敢荒寧之事享國長久之報以告繼世守文之君爲觀逸遊田之戒耳湯武創業之事故不及歟周公既身相武王伐殷誅紂矣而又心非之豈理也哉方紂之未亡也文王未嘗稱王虞芮質成而文王受命云者亦齊東野人之語耳蘇子不攻義理而遽信之謂武王伐紂則可不可文王稱王則可武王爲紂君矣文王獨非僭號乎天之命人豈有諄諄之言文王何所據而受命也故泰誓牧誓盡稱文考及柴望大告武成之

後行追王之禮矣然後稱文王此見於經者豈不
明哉荀彧佐曹操取天下亦謀畧智計之士耳比
之子房尚遠不逮操挾天子殺伏后左右無非曹
氏之人文王亦嘗爲此乎以武王爲非聖而以荀
彧如文王何悖謬之甚耶武王克商旋及下車投
殷之後於宋正爲殷有天下之久不可以紂故而
使聖賢之君不血食也故封武庚此乃天下之公
義聖人繼絕之仁心乃謂不得已而爲之又過矣
殺其父封其子其子果人也則不當受武庚之反
當也彼鯀之惡未若紂之甚舜極鯀而禹相之謂
禹非人也而可乎武王至于孟津集后以師畢會
遠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侵伐之君亦莫不至此
豈口舌可喻勢力可率乎而謂諸侯有不悅者是
皆以後世淺事近慮而商度聖人故不見聖人而
失之遠也天熟湯武而進桀紂苟彧而下孟子
與武庚而厚誣文王此立說之反理亂德者愚不
可以不辯

明帝 湘東王彧

論蔡興宗變諛帝之變爲已甚

晉安王子勛反于尋陽豫州刺史殷琰應之上謂蔡興宗曰諸處未平琰復爲逆事當奈何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但人情甚安淸蕩可必

興宗嘗勸沈慶之王玄謨劉道隆以廢立之事今對明帝乃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是以昔之湘東今之尋陽所舉不興也其意云何無乃興宗初謀止於廢黜而謂殺之爲甚耶

撫軍將軍殷孝祖仗其誠節陵轢諸將人莫爲用出戰而死衆謂沈攸之宜代其任攸之以江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己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也乃推方興爲主諸軍並尤攸之攸之曰吾本以濟國家豈計此之升降

論沈攸之慕沈璞

平常之時人情事變猶不可端倪而況世難方殷危機交急之際乎君子所以自强不息日新其德者非但成己亦以成物也苟有一長片善遽己自足揚己矜衆則昨日之美未盈把握而今日之失已及岡陵矣惜哉孝祖之不知此義也沈攸之其慕沈璞者乎以濟務爲心不以名位爲意所屈其

徵所成甚大君子之事歟
袁顗兵敗欲奔尋陽沈攸之追斬之
袁顗之懼禍求出而刺雍州也蔡興宗亦得荆州長史與宗不行顗勸之去興宗曰襄陽星惡顗曰天道遠吾但願脫虎口耳白刃交前不救流矢興宗曰內難得外寇亦未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耳也既而廢帝被弑尋陽起兵四方貢計咸歸建康獲安顗之求全適以自滅郡李之藩鎮皆敗建康獲安顗之求全適以自滅

興宗料事龜筮弗如以何道而知之耶曰興宗亦以人事觀之耳是時親王壯大可忌者盡拘之建康潘國皆乳臭小兒廢帝理必及難次立之勢在叔父以尊屬長君而臨制內外其理既順其勢可倚豈不安於奉孩童以靜亂于外者乎此興宗之所獨見蓋嘗以微辭語顗而顗不悟也

舒琬聞兵敗憂懼無計張悅詐疾呼琬計事悅曰卿首唱此謀今計將安出琬曰正當斬晉安王以謝罪耳悅曰寧可賣主求活乃斬琬馳詣建安王休仁降

諸軍至尋陽、斬晉安王子勛、時年十一、
鄧琬首謀爲逆、罪固不赦、張悅初無諫止之言、及事敗乃斬琬以自脫、亦何異於琬、欲斬子勛之意耶、建安王休仁宜不受其降、并斬送之、而請免子勛之死、則於義得矣、子勛年未成童、非能進却鄧琬者也、周官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耄愚、其在八議、一曰議親、二曰議貴、以此處子勛、廢爲庶人、其可也、

後廢帝之世、衣冠懼禍、咸欲遠出、至是流離外難、百無一存、衆乃服蔡興宗之先見、

宋興千茲六世矣、前後諸臣、未有興宗之比者、方嚴取敬於人主、直取服於小人、立身乎昏亂之朝、而倩忌不及、勸人以廢立之事、而誠心有孚、及禍難交興、從容乎其間、爲之畫謀制勝、終克綏靖、或違其所處、尋致敗覆、真可以謀王體、斷國論者、惜乎明帝用之不盡其才也、衆人服其先見、亦未知其所以見者、故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上既誅子勛等、司徒休仁曰、松滋侯兄弟尚在、非社

論明帝不仁之人

覆之計也、於是松滋侯子房等十人並賜死、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

明帝以太祖之子、叔父之尊、剪暴夷凶、更造王室、是宜不待詔令而境內服從矣、然尊陽一唱逆謀、諸方響應、都城危綴、幾不自守、謀臣竭慮、將士畢力、乃克平珍、宜易而難、宜聽而叛、是何也、明帝年雖長、屬雖尊、宗正不推其賢。中外不聞其德。所以厭服人心者未矣、既克外難、所當脩仁行善、新美政事、厚撫同姓、簡其才行成立者、布之要路、其未成者未與民社之寄、慎擇端方、教以禮義、以待任使、則寶位安、宋祚永矣、乃葛繹之不式而戕本是務、曾爲社稷計有如此者乎哉、亦不仁之甚矣、故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徐州刺史薛安都等遣使乞降、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命沈攸之將甲士五萬迎之、蔡興宗曰、今正須單使尺書若迎之以重兵、勢必疑懼、安都等外據大鎭、密通邊陲、如將外叛、必引虜入寇、上不從、謂蕭

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何如、對曰、恐非國家之利也、上曰、諸軍猛銳、何往不克、安都等聞大兵北上、懼皆降于魏、

下之所以心服于上者、以仁不以暴、以德不以力也、明帝卽位甫爾、仁心未布、德信未孚、尋陽之亂、不得已而應之、方有戒心、用善言所以勝也、示威淮北、則得已不已而爲之志驕氣盈、簡忽至計、所以敗也、兵凶器戰危事、其勝與敗、特繫人主一念放與不放之間、故心者事物之宗、而正心者恪事

宰物之權、人主之急務也、權而不放、以惴惴百里之地南征北伐、而叛逆洴散、王室載寧、縱而不收、則以猛將仗鉞、强兵鼓行、而喪師失地、爲國大辱、此固後事之師、不可不監者也、

納太子妃、令百官獻物、孫奉伯止獻琴書、上大怒、封藥賜死、既而原之、

貢賦必有典式、天子不私求財、養太子不可不愼也、明帝所行、不亦異乎、責百官使獻、是導之取賂也、且何以示太子昭儉德以臨照之道耶、雖赦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奉伯而不殺然風旨已傳、孰不競獻以求免禍、清約之士、無所從出必濫被罪愆、貪鄙之夫、不出於己則肆爲掊克、一舉而數患生焉故人主必清心寡欲然後可以表正天下、遏塞亂源也、

建康訛言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至貴之相、上以此言報之、以爲南徐州刺史休若憂懼腹心將佐皆謂休若還朝必不免禍參軍王敬先曰、今主上彌留政成省閤、殿下聲著海内、入朝必不返、荆州帶甲十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姦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朱、孰與賜劒即第、臣妾飲泣、不敢葬乎、休若素謹畏、白於上而誅之、

明帝意忌諸弟、人皆知之、寢疾日久、人亦皆知之、休若據上流、無罪而見疑、其勢必死、如之何而可、腹心將佐咸以入朝爲難、王參軍之謀、非若鄧琬凶悖之計也、固亦在所擬議者、豈反逆之謂哉、休若智不足以權事、忠不足以格君、殺謀主而蹈駭機、是亦匹夫之諒耳、

上與雙陸、楊運長等爲身後之計、運長慮上晏駕、建

安王休仁秉政、已不得專權、僅上除之、上疾甚、內外莫不屬意休仁、親舊預自結納、上聞愈惡之、召休仁停尚書下省宿、夜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孝武誅鋤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爲爾、宋祚其能久乎、

有道者多助、雖楚越可爲肝膽、失道者無助、雖手足變爲仇讐、休仁自以於上有功、嘗獻情款、請殺松滋等十王、是以諸猶子不若兄弟之親、其自託於帝也至矣、曾不知猜心一生、父子且不相保、而何有於兄弟乎、且殺人以全己、市道猶或不爲、豈有盡殺兄弟之子、而已能獨安者、其逆彌甚、則其禍彌酷、下省之樂、勢所必至也、然則休仁宜柰何、有功不居、謝兒權任、身奉朝請、以忠孝敬慎、兢兢自守、已無失德、而猶猶不免、是則天也、亦可無憾矣、休仁臨終之言、以孝武誅鋤兄弟、子孫滅絕、是猶不悟其勦殺松滋之失也、悲夫、

上誅吳喜、下詔曰、喜輕佞萬端、苟取物情、豈可奉守文之主、非忘其功、勢不獲已耳、

壽寂之睨帝於垂死之中、吳喜破叛黨於國家孤

危之際所當十世宥也皆以無罪而殺之內既誅
鋤兄弟外又陷幾勳臣以是爲身後之遠慮正使
嗣世元良尚未可保況螟蠕之子乎
上疾篤慮晏駕後皇后臨朝王景文以元舅之勢必
爲宰相門族強盛或有異圖遣使齎藥賜死勅至景
文正與客基門函看已復置句下方與客思行爭劫
局竟徐曰奉勅賜死乃飲藥而卒
死者人之所難惟虛也無罪而死尤人之所難甚也
王景文當之坦然無怛心怖色若有道者何也曰

存之久念之深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亦熟而已
矣異端之學以無生爲至視其身猶空虛然其空
想之極者外而不疾火而不知水而不覺也景文
之能無懼者若是而已其比之逃難不安死者固
已懸遠比之慷慨殺身者則亦天賢矣然尊爲三
公親爲懿戚視人主失德曾無一言泯然而死於
義闕矣與其能死曷若盡事君之義以忠諫死不
亦善乎

蒼梧王

桂陽王休範以帝幼冲，素嫉秉政，已不得爲宰輔，反於尋陽，

諸侯舉兵于外者，若文帝則以大臣奉迎，若世祖則以義不同天，師皆有名，是以事功可立。休範之舉，何名哉？特以蒼梧幼冲，素嫉秉政，已不得爲宰輔，怨憤而發，是則反而已矣。使休範有國家公慮，移書朝廷，問少帝何人之子，得無異姓乎？我昭陵祖宗威靈安所顧？響乃以大義叱率荆郢入靖王室，其庶幾乎。

平王景素孝友清儉，好文學，禮接士大夫，太祖諸孫，景素爲長，帝內狂失德，朝野皆屬意於景素，楊運長欲誅之，有告景素謀反，運長欲誅之，袁粲蕭道成以爲不可，乃止，後竟爲楊阮所殺，

宋室諸侯王，至是益微，未有聞也，而景素獨以孝友清儉好學禮士著名，朝野屬意，又且屬尊而齒長也，袁粲審能爲社稷長遠之慮，則當與蕭道成協謀定計黜退蠭援立景素，非惟克延宋祚，又因以至公大義消抑道成窺覦之心，一舉而兩得

矣乃不是圖坐使楊阮小人肆其邪計陷戮賢王爲姦雄開道嗟乎袁粲有忠智而無忠事惜哉

初大宗嘗以陳太妃賜發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帝故帝每自稱劉統或稱李將軍

人之保字蜎蠕者雖取諸初生之時及其長也未有不知其姓者是何也以氣稟之異也然則何益矣惟自竹賤而之富貴之人則利於養已者因冒昧而不自明如呂政是也其有知其姓而不以冒昧爲利則終復之如李昇是也蒼梧之非劉氏明帝必知之矣惟不能平忌疾之心思本支之重其以大業付諸異姓人情至此不可以理斷殆天厭劉氏故奪明帝之鑒歟不然何其愚蔽之極也作史者於明帝之殂書宋祚之絕乃實錄矣。

帝欲殺廣道成陳太妃常罵止之帝嘗入領軍麻時盛熱道成裸臥帝立道成畫腹爲的以靶箭射之中其臍道成益懼與袁粲褚淵議廢立粲曰主上幼年敬過易吵佹霍之事非季世所行

蒼道成圖篡久矣未有以發也而蒼梧以戲射促

之非欲自迄乃促宋祚之絕耳道成若有忠宋之心與袁褚合謀廢興異姓建立宗藩猶反掌然而不早爲之所及骾箭中腑事幾交急然後圖之夫豈伊霍之志哉袁粲既失先幾乘此爲之亦未爲後乃執拘攣之見稱蝯爲主上莽大惡爲小過致事出道成氣勢已就方欲以空拳搏猛虎自名爲忠貞不慘哉

何魏尚書李敷李訢少相親善後訢受賂爲人所告當死時敷得罪於魏主有司以中旨諷訢告敷陰事可以得免訢從之魏主詠敷忠於事復爲尚書信用范槩及訢得罪出爲徐州槩尸訢謀外叛徵至問狀槩證其實訢曰汝受我恩乃忍爲此乎槩曰公忍於李敷槩何不忍於公

天下之不窮者惟義理而已意氣勢利皆有窮者也士以義理相與其無缺也固義理也一不善而一絕之亦義理也子夏哭子而喪明呼天曰予何罪乎曾子責之子夏投杖而拜蓋知其過此朋友以義理相與有失則相規也孫策之於袁紹始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卒離其離合皆有義也惟以義故責之如曾子而啇也不敢辭絕之如孫策而公路不敢怨豈不美哉若以意氣勢利而交未有不光初凶終者二李范儔之徒可勝數哉可勝數哉

順帝

明元年

沈攸之蕭道成素相善及蒼梧遇害攸之在荊州以道成名位素出己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乃稱有素書是明帝與己約誓又得太后手令云社稷之事一以委公於是勒兵東下遺道成書曰少帝[illegible]

論沈攸之私忿

之可也柰何弒之又移易朝衡而置己黨乎至此明亦如此乎足下有賊宋之心吾求捐包胥之節耶沈攸之名將也而不知義宜其敗也致怒於[illegible]將恨其專制朝權出己之上是以忿也乃假素書手令佈于遠邇人誰信之且其所為輸忠者明帝保守之螟蛉而非劉氏之苗裔天下所共知可以弒逆為道成罪此豈所以服人心哉蒼梧之死當為宋室慶不當為此衆事也攸之若知道成有賊宋之心於楊阮誣討景素之時要結道成歷蒼梧戮

揚阮立景素隆祚一舉而兩得矣。
袁粲起兵欲誅道成兵敗謂其子曰本知一木不知大厦但以名義至此我不失爲忠臣汝不失爲孝子矣遂父子皆死。
人臣之罪莫大於弒君姦賊之徒莫深於篡國蕭道成兼有之沈攸之以勲勞宿將據上流之重袁景倩以忠心義氣參朝柄之崇志欲討賊而不能克何也劉宋之祚迄于明帝中外大臣不能匡正王室建立宗支而使楊運長阮佃夫二三細人等扶植他姓至于六年之久凶虐驕恣人理不容蕭公羽翼已成爲民除害猶且逡巡顧望不遽取之袁沈之師何名而起也其敗不亦宜乎肯曹操劫挾天子二十餘載篡奪之事以次施行議者猶謂操取之羣盜非取之漢室今劉宋已亡蕭公殺李將軍而代之於宋何預焉以此書斷明帝之罪庶乎保字娸嫣勠拉同氣推誠嬖孽疾惡父兄者或少警矣。

二年

蕭道成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夜召謝朏與語朏久之

無言、王儉知之、喻其指、請間言曰、功高不賞、公雖欲終身北面可乎、道成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曰、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少復推遷、豈惟大業永淪、七尺亦且不保、道成曰、卿言不無理、儉遂唱議、加道成殊禮、道成固辭、

道成之爲是紛紛者、欲取國而不知所以取也、要之道成不得在袞雄之列、特宋末諸人無出其右者、故僞定一時耳、三老董公有云、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道成之誅李昱也、宜有檄告、發動遐邇、以謂

明帝自殘其宗、傳諸他姓、李昱凶虐不道、人神共疾、孤總攝大政、若涉淵氷、天下之事、當與中外賢傑夙夜圖之、於是王儉進易代之謀、太后下宋終之詔、事幾咸合、不失時矣、乃狃習弊風、規爲禪讓、復立順帝、以召兵禍、其端豈非才氣俠促、規摹不宏、無經濟大器而然歟、

帝下詔禪位、

官天下者、享國之日雖淺、而子孫以安、家天下者、享國之日雖長、而子孫以危、理勢然也、古語有之、

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夫將爲君使者也，其禍尚如此，況將將者乎，自古有道之主少，不令之主多，有道者爲民除害，創業于前，恭儉仁恕，敷求賢哲，畀之後嗣，恐其失墜而已，不令者爲民之害，毀業于後，奢淫怠虐，與小人處，晏然不知前人之勤勞，謂已與子孫永保天祿也，而不自免其身者多矣，身或幸免，不能保其子孫者皆是也，及其亡也，願爲匹夫而不可得，況爲之祖考者，沉淪冥漠，不復能知矣，其生創業勤勞，非無功績，亦與大化俱徂，而不復可見矣，豈不哀哉，是故人君必監觀古今，熟知往事，究得失廢興之源，治必法先王，道必先仁恕，衆建賢才，與之共守，而尤以教太子爲急也，至於宗室，亦莫不慎擇師友，輔以仁義，使各成其材，以壯維城之勢，已既無失德，後嗣有可付，則家天下之道，雖不能與天地長久，彼商之六百祀，周之三十世，或可冀矣，使禁紂之先知率此道，雖至今存可也

齊紀

謝朏不欲附齊帝之事

太祖高皇帝

太子贐請殺謝朏，帝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慶外耳、

謝朏於齊帝開業不能決然去之，但不欲身預其事耳，故屏人之問久而不對，知機之諷對而不從至於解璽紱詔則棄之而出，亦謂革命重事恥出諸口而宋德淪廢又不足為忠故以逡巡引遠處二者之間歟，方之擾臂而前者亦可謂此善於彼矣，使高帝舉事而名正則雲合而景從者豈不更

論許帝不仁之甚

榮耶、

奉宋順帝為汝陰王、衛士殺之，而以疾聞，上賞之，誅宋宗室，無少長皆死、

安成王準素無黃屋之望，蕭公立之為已梯耳，然一日北面則君臣之分存焉，況三年之久乎，宋德已終，天命在我，黼扆南向，夫豈偶然，王之汝陰，盛其宮室，備其供奉，多其子女金帛而無利權民柄，亦安能復為余毒也，而必殺之，又賞夫殺者，又勦宋之宗室，其視魏世之山陽公德又下衰矣，不亦

傷乎、其不仁不亦甚乎、

上性清儉、主衣中有玉導、上曰、留此正是與長弊源
即命擊碎、常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
價、

古之冕服、有玉藻璇珽之飾、以重寶文盛禮、非爲
侈也、天子之貴、用一玉導、未爲太過、爲後嗣念、碎
一玉導、未有深益、然海慾病源之意、亦可謂善矣
不若擇賢人以輔導之、爲制度以防閑之、則其爲
益又弘博矣待罪林王侈費無度、未一年用錢八

億萬、豈無孫謀之及耶、非其本故也、孟子曰、物之
不齊、物之情也、人之墓儉而賤貨者、莫不美金土
同價之言、然無此理也、頓能使貴賤有等、人不妄
用、金不至朽貴焉耳、必欲與同土價、雖高帝在位
百年、亦不能致也、

褚淵卒、子賁耻父失節、遂不仕、以爵讓其弟、屏居墓
下終身、

褚賁之心、可謂孝矣、其嘗三復斡父之爻乎、其讀
蔡仲之命而興起者乎、雖然、有未盡焉、兄弟一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永明元年

論武帝不知克己之道

也、齊爵可受、已爲世子、何義而辭、若不可受、已處其義、而使弟處其汙、豈理也哉、

武帝

有司以天文失度、請禳之、上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我克己求治、思隆惠政。若災眚在我、禳之何益

武帝之言、人君之言也、是言在歲之三月耳、夏四月以太祖舊憾、誅荀伯玉垣崇祖而殺之、所謂克己思政者何在歟、伯玉之言已於太祖也是李伯陽之忠也、恨而殺之是慕容皝之事也、垣崇祖之

論武帝致歎舊世臣

不親附已也、是衛綰之節也、又恨而殺之是不法漢景之行也、武帝於是乎爲子不子而爲君不君矣、然則其所謂克己者、徒言之云耳、豈知克己之道哉、誠能克己、何善之不成、何治之不興歟、

車騎將軍張敬兒好信夢、意欲無限、嘗言夢舊村社樹高至天、上聞而惡之、有告敬兒遣人至蠻中貨易上疑其有異志、殺之、并其四子、

張敬兒雖殺劉休範、破沈攸之、不忠於宋而忠於齊、所謂勳舊世臣也、而以無罪殺之、三月之間、殺

先帝忠勤勞舊之臣三、獨不聞燕伯款晉州蒲之事乎、吁亦殆哉、其不及也幸矣、幸不可常、非人君所宜恃也。若敬兒志願無極、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墜茵席之上。或落糞溷之中。貴賤雖殊。因果何在。乃著神滅論、以爲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

刀没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

自古太平極盛之時、四海之人版籍者、徃徃以千萬計、以率論之、戶有十口、是天下之域萬萬人也、而官職之貴者、不過十數員、則幾人之有榮耶、而異端之教、以利誘人、謂從我之道、則所欲者隨念而至、自其說行、雖明智之資、亦莫不惑、今生脩善以爲之、即後世望報而謂之果、借如世有萬人篤信精練、同時獲果、而世之貴位纔數十員、安得人人而貴哉。妄謂若是而惑者終不悟也。范縝之論、

亦未窺理、人不常貴、亦不常賤、先後升降、莫可端倪、今以風花散落爲喻、是則生而貴者不復賤、生而賤者不復貴、非通論矣、其所謂神滅者尤非也、形有質而神無方、止猶刀之利也、形雖亡神固自存、刀雖壞利固自在、利非鋒鍔之謂、神豈智識之拘耶、范縝所見、蓋以智職爲神、是墮於佛學而不自知也、人死曰鬼、不可謂之神、神者陰陽不測、妙萬物而爲言、未嘗斯須亡也、非窮理盡性、何足以知之、

時中書舍人有四員、各住一省、謂之四戶、及法亮等爲之、既總重權、勢傾朝廷、四方餉遺、歲數百萬、王儉極言其弊、上手詔酬答、而不能改、

四戶竊柄聚斂、上不知也、及王儉以聞、則非不知矣、而手詔酬答、終不肯治、何也、西方歲入餉遺、凡數百萬、必有所用之矣、不然、有汗國之臣而不敗官之法難乎免於天下之疑也、

魏中書監高閭以爲北伏所長者野戰、短於攻城、若用其長以奪其短、則雖衆不能爲患、請依秦漢故事、

於六鎮之北，築長城置兵，扞守東西，不過千里，用工不過十萬人，一月可畢，雖有暫勞，可以永逸。

拓拔攻討，桑然累世矣，亦嘗屢捷而大勝，終不能滅之者，覩武而不耀德也，不務以德綏懷而惟兵臼尋，則墾池千步，崇城百尺，延袤萬里，適足疲民而自怠，非長久安固之道也，高閭所陳亦未矣。

魏初民多蔭附無官役，而豪強慫慂，倍於公賦，紿事中李安世上言，請歲繳民流田業多爲豪右所奪，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侔，理無偏善之山，是始議

均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更代相付，責者坐如律。

有經世安民之慮者，未嘗不欲體國經野，患在上無復古之君，幸而其說或行，均田制產，功未十一，則以貴賤近習不便而罷者多矣，獨魏孝文慨然有志於先王之道，以李安世片言而力行之，自是邪有常賦，官有常祿，賕賂殆絕，而民力寬裕，其效如響，然則美政良法，非人君誠信而願爲其就能強之。

唐寓之攻陷錢塘，上發禁兵擊之，寓之衆潰，臺軍乘勝抄掠，軍還，上收軍主。陳天福棄市，天福上寵將也，既伏誅，內外震肅。

君人之道，當法天無私，孰非吾臣，惟賢是好，孰不宜力，惟忠是賞，孰不進言，惟善是聽，漠然如皇天在上，不繫心於一偏一曲，而萬物莫不愛戴，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苟有私好私惡，滯于方寸，則與民庶常情無以相遠，而匹夫匹婦憫然不服之心起矣，齊武帝未足爲賢君，而寵將縱暴，乃能誅而不赦，公罰一行，中外震肅，苟物物如是，所謂禹湯之治，其興勃然，又何難哉。

魏高允卒，

拒拔氏之臣，無出高允之右者，魏初無祿，至是放祿，纔五年耳，而允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是五十年貴而無祿也，魏主嘗至其居，見草室布被，厨有薪菜而已，於是賞賚及之，然賞賚不若祿入之常也，晚而得祿，又以振施親族，是允未嘗不貧其貧而能樂者乎，好讀書善諫諍，喜薦賢，恂恂如也，其泰

而不驕者乎可謂有德君子矣雖然其經世之才猶在魏主之下所以不能佐之以大有爲也允尚如此他人固無所望矣

魏大旱代地尤甚牛疫人多餓死詔有司開倉賑貸聽民出關就食盡出御府衣食珍寶外府繒布綵帛以其大半頒賚有司下至工商皁隸逮于六鎮邊戍幾內鰥寡孤獨皆有差

自古歲旱其害先及而衆者惟農民而已在官之粟少又取於農府庫之弊乏又取於農農被害方深而公欲及急焉故歲小旱則農民流離大旱則濟于溝壑散爲盜賊而已或蒙賑恤之惠則平日無積以移遲而不及時官非其人以刻削而不及下其弊不可勝言與亂同事大抵一轍也魏政素不以恤民固本爲先獨孝文最爲留意發廩移民出御府服珍器用以班賚之可謂美矣然牛疫而餓死者無算焉是不及農人也豈非以德爲政之大闕歟無亦讀孟子不精講王道未至歟

魏淮南王佗卒魏主方享宗廟始薦聞之爲廢祭臨

論史管見　卷十

視號慟、

貴戚之卿、於情雖重、而宗廟之祭、於禮爲嚴、是故
春秋大夫卒於祭之日、則不以聞、蓋緣先祖之心、
見大夫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不忍視已設
之饌而遽撤之、夫如是、則上盡肅敬於宗廟、下全
隱卹於臣子、兩得之矣、魏主以佗死始薦而廢、陋
於稽古、其亦諸臣面牆之過耶、
魏主使羣臣議與齊通好何如、游明根曰、既不遣使、
又侵其境、直在蕭賾、今復遣使、不可亦乎、乃遣邢產

來聘、
人有四疾、克伐怨欲是也、而甚者克也、克者好勝
也、所以然者、志不勝氣、爲氣所使也、苟知以理自
勝、而不以氣勝人、則克反爲治已之功矣、游明根
以羈使侵境、曲不在人、請繼齊好、魏主從之、可謂
能內省而遷善者、斯固聖人之所與也、常存此心、
魏於上也其庶乎、
以安陸侯紹爲雍州刺史、紹留心獄訟、得劫皆赦遣、
許以自新、再犯乃誅、民畏而愛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產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猛非君子之政也、古有寬栗剛毅之不齊、而無言猛者、曰威而不猛而已、以此知猛非古人所貴也、子產無乃有見於剛嚴莊栗之可以爲治、而過之者乎、夫弛張文武、惟當而已矣、成王戒君陳曰、不剛不柔、厥德允脩、成王君陳、乃賢人耳、而能及此、何子產之智而以猛爲尚耶、賊者不仁、而毀其則、爲人害者也、劫尤甚焉、劫而可赦、則竊盜不復治矣、聖王所誅者、過而已矣、劫盜過耶、得劫而治、非失於嚴縱、劫使自新、不足爲惠、蕭紹於二者何居、我未之前聞也、

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好武事、私作錦袴絳襖、欲以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誣告其反、子響殺寅等、上怒、遣胡諧之尹嚴帥兵詣江陵、檢捕羣小、勑之曰、子響若束手自歸可全其命、諧之等至、子響白服登城、遣使相聞曰、非敢反也、今還閤受殺人之罪、乃殺牛具酒饌餉軍、畧禁之江流、旌戮其使、子響怒、出戰、臺軍大敗、上遣蕭順之將兵繼至、子響即日赴建康、

論武帝□□子響□□太淺

太子長懋素忌之，順之發建康也，太子密諭順之，使早爲之所。子響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縊殺之。

子響未嘗反，武帝亦無必殺之意。昔爲將者文服而行，宜諭上旨，使之入朝可耳。而胡諧之、尹畧故激怒之，使有反形。蕭順之又受東宮密諭，致之死地，帝皆不如也。爲順之者，聞東宮之命，當具以白上，且言太子當友愛諸王，共隆基業，豈可以猜忌自除手足，非宗社之福也。如此則上心釋然，太子知懼，子響得全，臣子閒上。如此親王見逼，竟無由自明，喑嗚就斃，良由聽言不審，遣兵太遽，又有束手全命之詔，以兆凶謀。人君喜怒可輕乎哉。

聲乎其

魏馮太后殂，高祖勺飲不入口者五日。楊椿諫曰：「陛下荷祖宗之業，豈可同匹夫之節，以取僵仆。且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若宗廟何？」魏主爲之一進粥。

先王之制，雖有毀不滅性、無以死傷生之言，然不至焉者皆是也，過之者千萬人而一二耳。況於人主生於深宮、豢於富貴者乎？又況非其所生者乎？

又況嘗欲見殺者乎、而魏主能行人子之所當行、
爲之臣子者、所宜將順以輔成之、則自漢景以來、
君德盡愧、而爲後世法、宏且遠矣、而楊椿乃於勺
飲未入之時、遽有儐仆滅性之憂、何乃孩。其君。歟。
夫魏主至是亦已長矣、臣下猶欲孩之、使幼主而
臨御、其見孩豈有旣耶、故曰小忠者、大忠之賊也、
雖然、孝文之孝孝矣、其非所當爲孝者歟、
初魏太后忌魏主英敏、恐不利於己、欲廢之、盛寒閉
於空室三日絕其食、大臣固諫、乃得免、魏主初無憾

意、又有宦官譖魏主於太后、太后杖魏主數十、及太
后殂、亦不復追問、
兩漢而後、世主稍不賢者、若有孝文之母、其得免
於暴崩幸矣、有諱已者、其得免於誅幾則無矣、馮
太后於孝文非已出也而孝文事之如此其孝、且
年在幼冲、寒而饑之者三日、瀕於死矣、而悠心不
形、雖其天資純至、亦見持守之志力矣、使逢伊周
之輔、其所成就豈止於是而已耶、雖然、孝文之孝、
自情文而觀之、則固可賢、由理義而論之、豈無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乎、顯祖之死、馮太后酖之也、爲孝文者義不戴天矣、則當如何、孝文賢者、不得以夷狄斷之、謂其知母而不知父也、孝文長者、不得以鄉原斷之、謂之矯情而要美名也、使孝文不知父之見酖則已矣、然年已十歲、加之風成、庸有不知乎、知之而致孝之中者乎、嗚呼、人倫之變、莫大於此、非可與權者不能處、宜孝文之弗及也、豈不惜哉、

交州刺史房法乘好讀書、常屬疾不治事、長史伏登之擅權、法乘怒、繫登於獄、登之得出、將部曲襲州、執法乘、因之別室、法乘無事、就登之求書讀、登之不與、乃收法乘心疾不任視事、詔以登之爲刺史、法乘還至嶺而卒、

不善讀書者、以古之時與今異、其事必有可循、古之人與已異、其行其必可法、直以爲玩好之具、娛耳目資談說而已、如房法乘之徒、夫豈少耶、五經語孟之在天下、如衣服飲食器具、一不備、則生人

之用息、不可無也、舍是則益少而害多者、雖汗牛馬充棟宇、君子之心所不存也、以此讀書、則必求其會而適於施矣、今好讀書而不事事、是人自人、書自書、了不相預、則亦何必孜孜吃吃、弊精神於繙索哉、房法乘好讀書而方伯之位爲偏裨所篡、孔文舉好讀書而千里之守爲盜賊所逐、賢哉陶元亮、讀書不求甚解、其言曰、但得琴中趣、不在音絃上、引見羣臣、問以禘祫王鄭之義、詔圜丘宗廟皆

有禘名、從鄭、禘祫并爲一祭、從王、

宗廟之祭、莫重於禘祫、而自漢以來、諸儒之論紛紜交錯、誠如聚訟、莫得其要、則混然行之、不有達理眞儒、擇乎經訓而折其衷、何以破古昔之昏昏、示後來之昭昭耶、眞儒之言曰、天子禘、諸侯祫、大夫、庶人薦、此尊卑之等也、所以知天子禘者、以禮云禮不王不禘知之也、所以知諸侯祫者、魯侯國當用祫、而以賜天子禮樂、故春秋中有禘無祫、而孔子曰魯之郊禘其禮也、言諸侯不當用禘也

禘祫者、合祭之名耳。天子有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餘廟以昭穆合食於前。是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合羣廟之主而食於太廟。是之謂祫。若其時其物、則視其所得用而隆殺之矣。以此斷禘祫、豈不明哉。四時之祭。有禘之名。是出於王制者、漢文時諸儒刺經爲之。是時無達理之眞儒、而掇拾遺經於煨燼。其文具在、其合於周制者蓋不能純。宜其戴禘祫之文有交錯之失也。有國家者欲行禘禮、斷以大傳及春秋、則泮然無疑矣。或問王制不純于周制者可得聞歟。曰王制出於漢文時、去孟子益遠矣。其論制農田、班爵祿、與孟子異一也。其論九州之國及縣內之國與武王邦諸侯之里數不同二也。其論伯正卒長、其制不見於立政三也。其論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與書載侯甸男邦采衛有異四也。其論學以天子之學曰辟廱、諸侯之學曰頖宮、異乎孟子。無所經見五也。其論家宰專以制國用、量出入爲事而不及統百官。均四海之職。於五官亦然六也。其

論六官而闕大宗伯遂以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同名而有祫禘祫嘗祫烝之外七也既曰諸侯宗廟之祭春礿夏禘秋嘗冬烝矣又曰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八也其言井地之尺曰古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不知此書誰爲之所謂古今者果何時也凡此皆不純於周制之尤大者也然去古未甚遠其言可取者十九在學者明辨而慎擇之耳

魏主禪於太和廟衮冕以祭

論喪禮不當

孝文慕古力行尤著於喪禮其始終情文亦粲然可觀矣自漢以來未之有也後世儒慕之君可不景仰而先王是憲乎方孝文之欲三年也在廷之臣無一人能將順其美者莫不沮遏帝心所陳每下若非孝文至情先定幾何不爲邪說所惑耶禮曰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齊衰之喪蓋對而不言也若夫八事之權非經禮也今孝文百官備矣百物具矣是宜三日而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使禮廢而復起如古

之高宗焉而羣臣狃於漢制、雖以國俗、使其君不得由惟對之哀而涉方議之失。不寧惟是、其初守禮違衆、欲行通喪甚力、其終也、乃不能三年、於是明而祥、改月而禫、是用古者父在爲母之服。不中節矣、無乃不得其本、遂殺其末耶、夫禮惟其當而已、施之當則如被袞冕而執鎮圭。施之不當、是衣狐白裘而坐諸草莽也、豈不惜哉。

魏冀州刺史咸陽王禧入朝、有司奏冀州民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惠政、請世胙冀州、魏主詔曰、封建雖古、未必不宜、經野由君、理非下請、以禧爲司州牧、治天下、終苟道也、孝文於是失不井田、不封建而治天下、終苟道也、孝文於是失言矣、夫豈嘗講求古制、何遽知其不宜於今也、先王善政良法、出於聖人、法天之用、如五穀布帛、生人所須、豈有古今之間哉、以爲不可行者、非小智不能知、則私意以爲不利於己耳、下酌民言之公、而從違之、二帝三王率由斯道、長吏近民、民受其利、害莫切焉、若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則宜察其故、其公且實耶、當聽其所欲、如光武之留寇恂可也。

其私且不實耶當治妄言者如齊王之烹阿大夫善也今一無所問直以下不得請而拒之非矣或者見之亦以謂防牧伯之得民心何其隘也建官分職嫌其得民心則失民心者是可賞矣後世令甲有百姓舉留守令長監司不得受接奏上之文其源流並無所自耶

魏罷寒食饗詔祀堯舜禹周公於其國都四時之祀天子用孟月禮之正也若寒食其始既不由於先王其節或跨乎仲季則非天子所宜行也苟以爲祖宗常行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孟亦擇理之中者而行之歟寒食之祀始於晉人思介之推之焚而死也爲之不火食然則有天下國家者以是日祀其祖考可謂不經之禮雖祖宗行之而未嘗革今而革之去非以從是何不可之有魏主斷然罷之不膠者卓矣又能舉堯舜禹周公各祀於其都其意尤美此皆有大功德於民民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祭焉者也此而不祭而祭淫祀古人云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可不慎

令伊尹爲貴不能淫

十一年

擇而廢置之乎、

中井郎王融自恃人地、年三十、望爲公輔、嘗夜直省中、撫按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逢朱雀桁開、喧泯不得進、槌車壁曰、車前無八騶、安得稱丈夫、

富貴人之所欲、然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故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聖人不以富貴爲榮、而以道義爲重、邪有道而富且貴、是得之以其道也、於義不合、聖人以浮雲視之於無欵、聖人以崇高居之矣、邪無道而富且貴、是得之不以其道也、於義不合、聖人以浮雲視之

矣、士苟由道而顧義則治已之不暇、尚奚軒裳鐘鼎之念哉、道義重則彼輕、富貴急則此去、相爲消長者也、躁進欲速如王融輩、胸中無物、則入騶是營、反而求之於我何有、君子之教曰、求富貴者必將有用也、推欲用之本、斬而絕之、則無累矣、然此亦爲自初用功者言之耳、養之有道、行之有義、涵養既久、惟不富貴也、富貴不能淫、如伊尹周公、安有高危滿溢哉、

魏主南伐、大司馬安定王休乾軍士爲盜者三人、將

斬之魏主遇而赦之休曰陛下將遠游江表始行至此而小人已為攘盜不斬何以禁姦魏主曰誠如卿言然王者時有非常之澤三人罪雖應死而因緣遇朕雖違軍法可也

殺生予奪人主之至權也時有縱舍使人不測此秦漢以來狙詐之術朝三暮四非聖王平允無私之道也罪應死而特恩赦之以為非常之澤罪不應死而特旨誅之以為獨斷之威皆君道之失也王者法天而已矣

鬱林王

初世祖疾亟王融欲矯詔立竟陵王子良頃之世祖復蘇以朝事委西昌侯鸞世祖殂鸞奉太孫立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帝少與子良慈愛篤厚甚著既即位聞王融之謀深忌之子良竟以憂卒

司馬氏曰王融乘危徼倖謀易嗣君子良當時賢王素以忠厚自居不免憂死迹其所以然正由融速求富貴而已輕躁之士為可近哉

子良賢王也素懷清尚不樂世務受遺之際推柄

與鷙人所難能也而不免於憂死何也操術不明而擇士不精也喜賓客接才俊好釋氏信因果此所謂操術不明也門下八友梁武帝與其開國元臣咸在焉而獨厚王融此所謂擇士不精也武皇不豫融欲矯詔立子良而子良不知又戎服絳衫斷東宮仗而子良又不知上既疽融以子良兵禁諸門而子良又不知誠不知耶是不智也佯不知也是不忠也禍變危疑之際事幾間不容髮而一聽王融誇張爲幻曾不覺悟畧無可否至於迹涉疑似恐懼而殛乃自取之安得獨罪融哉融者亦劉班之徒耳子良不知監焉忽哉

海陵王 晉安王昭文

宜城王鸞謀繼大統多引名士與參籌策作中謝朏心不願求出爲吳興太守至郡以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瀹曰可力飲此勿預人事

司馬氏曰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謝兄弟比肩貴近而危不預知可謂忠乎

愚竊謂朏之行已、凡當危疑之際、即其中退然、蓋其所見如此、非懷姦也、如蕭道成謀禪、蕭鸞謀篡、立乎其朝者、扶顛持危、死生以之、上也、逡巡引遠、自潔其身、次也、賈勇攘臂、爲禍先、爲禍始、僥倖而冒進、蓋不足數矣、人各有志、義不可必以一途、思帝起居飲食、皆諮而後行、當思食魚菜、太官令以無錄公命、竟不與、皇太后詔曰、嗣王冲幼、祗疾陵土、高宗即位、古者立官分職之事、人主也、曰師、曰傅、曰保、保者保其身體、傅者輔以德義、師者道之教訓、不寧惟是、凡立身朝者、皆得諫君、其衛翼成就之道、如此其密、自非下愚、不移之資、亦必隨才有立矣、方師傅保慎之職交修、人主視聽言動、一有不當、則教導隨之、其敬畏之心、不敢少肆、亦何異於思食魚而不得錄命之拘也、使宣城王意在忠君而成

弗克負荷、宣城王胤體宣皇、宜承寶命、帝可降封海陵王、高宗即位、

古者立官分職之事、人主也、曰師、曰傅、曰保、保者保其身體、傅者輔以德義、師者道之教訓、不寧惟是、凡立身朝者、皆得諫君、其衛翼成就之道、如此其密、自非下愚、不移之資、亦必隨才有立矣、方師傅保慎之職、交修、人主視聽言動、一有不當、則教導隨之、其敬畏之心、不敢少肆、亦何異於思食魚而不得錄命之拘也、使宣城王意在忠君而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德雖不與魚烝亦何害惟無忠君之意故禁其
嗜欲則與絕其飲食無異開其動作則與坐諸桎
梏不殊此史所以載恩魚烝不得之小事以見宣
城拘制其君之大惡夫惟物物由已則一旦解羣
綏而廢之不爲難矣

高帝明帝

上詐稱海陵王有疾遣御醫瞻視因而殞之

文惠太子素惡明帝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不解
其故及明帝得政文惠之子孫無遺此明帝所行

之事非出於他人者也以人不喜我之故而勦其
後嗣奪人之位廢其身人殺之以是自固謂不可
捍矣身沒未幾已了單鏡亦無免者然而宋齊之
君安然行之前乘覆車後來並轡疾驅遄駕如弗
及焉豈以是爲故事當按而行之耶抑習俗所移
不自覺耶無乃惻隱盡亡無復人心耶嗚呼悲夫

上之廢鬱林王也許萧謀以揚州既而不與謀恚有
怨言且恃功頗干預朝政上數之曰隆昌之際非卿
無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報卿極矣而恒懷怨

望、今賜卿死、乃并二弟誅誕殺之、又殺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貞、

誕雖有恚言、事起明帝、既許以揚州、而自背之、夫以孫策之奇偉英邁、尚不能堪袁術之紿、況險膚利欲之徒耶、明帝意亦反已有未盡乎、雖然、誕有患言而已、反逆未彰、而眞已之功、詎可忘去、其于政行私、稍減抑之可耳、何至兄弟三人、同時就戮、延及三王、無罪而死、猜忌濫刑如此、欲國之久長、得乎、人而無信、雖父子且不相保、中果孚矣、雖豚魚亦感而化之、仁中孚之九五曰、有孚攣如、言君德通感而天下信服、固結攣然、然後當君之位、故人以信易食其言、其人如此、自誕而論、則有以取之矣、

誕于如委粟山、定圜丘、引諸儒議禮、李虔言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請先一日告廟、從之、按鄭氏說有事于頖宮、告后稷也、頖宮、郊之學也、考諸禮記三祀皆由小至大、以類而舉、配林山類也、然則頖宮廟之類也、若非廟之類

欲祀上帝而以始祖祭于學宮何義也哉益知頖宮之非學而鄭氏考之不祥自安其說以爲學也然則頖宮或於之祭故曰昭假烈祖或於之宴故曰戾止飲酒或於之出令故曰匪怒伊教或於之受俘故曰虎臣獻馘或於之慮獄故曰淑問獻囚或於之誓師故曰桓桓于征而當魯是時戎事尤多詩八章而戎事居其三焉翠無庳庠養育人才之說其非學也昭昭著矣

昭修管帝諸陵增置守衛

正已以及物政之經也敬親以及疎禮之序也反經而失序政非善政禮爲非禮矣晉在宋前於齊無禪受之交遞事之系而爲之脩陵置守雖曰近厚然非事之急先務也與其施恩禮於隔代之晉曷若惇叙九族以自蕃其家乎高武子孫至是尚衆明帝忌之一日而殺十王於是太祖世祖世宗諸子皆盡向使少推爲晉脩陵置守之心反思强弱廢興之故則於同姓必不至若是烈矣

初魏主以新興公丕陸叡李冲于烈有功賜以不死

之詔、敵後謀逆伏誅、亦坐免爲民、魏主賜冲烈詔曰、敵不反逆、自貢幽宥、不關朕也、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一何可悲、自今謀反之外、殺如自己耳、

人君許其臣以不死、何所始也、其始於衛莊公乎、公之爲太子作戚也、謂渾良夫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太子入即位後一年、良夫謀召亡人輒、太子疾懼、請殺良夫、公曰、其盟矣、免三死、曰、苟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明年良夫食於公、乘輿而出、兩牡紫衣、狐裘、祖、不釋劒而食、

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三罪而殺之、流及後世、遂有預許不死之詔、至於鑄鐵爲契、以賜之焉、然皆不能信、是何也、背公而不信也、人君之言、謂之命、猶天命也、天命有不公、必至於不信、善者無所悚、惡者無所懼、而君道辱矣、所貴乎刑者、將以服人心也、許之不死而陰之死、人豈服哉、歷觀前古、爲是者、往往食其言、豈非信義不行於後世乎、信義不行於後世、則人君錫臣之丹書鐵券、皆文具而已、故曰、天子無戲言、言爲制令、爲勅

不可輕忽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建安胡寅著
明太倉張溥閱

東昏侯

永元元年

遣陳顯達伐魏命興師

太尉陳顯達伐魏、

報施之文、當俾其事、既無以致之矣、而橫逆猶及、何以致之而俾其情有人待我以橫逆、君子必自反、而終不較也、匹士自好於鄉黨、尚不可違此道、況有天下國家者乎、先是魏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齊、問其篡立之故、及聞齊喪、即日班師、是責我以義、而待我以禮矣、齊宜如何、遣使告喪、謝其矜卹、申飭邊境、勿得外侵、則處已處人、兩得之矣、東昏既不知政、陳顯達擅命興師、禮義俱亡、情文並棄、是夷狄也、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俄而大敗、僅以身免、齊不復北討、遂至於亡、蓋始乎此戰矣、顯達首喪、又無責罰、是啟友攻之漸也、然東昏何責焉、魏主連年在外、馮后淫恣、魏主聞之、后懼、使女巫厭禱曰、一旦得如文明輔少主、稱制者、當賞報不貲、事覺、魏主曰、吾以文明家女不能廢、但虛置宮中、有心無能自外、

馮后之罪於罪也、其失由孝文也、后者文明太后家女也、文明太后殺顯祖、孝文之雠也、既不當納、幸而以病出還私家、且爲尼矣、不勝私情、又召入拜昭儀、用其言廢正后而立之、是孝文爲子之道、爲夫之義好色之心聽言之明於焉皆失、豈不爲盛德之累哉、

魏主疾甚、謂司徒勰曰、吾殆不起、嗣子幼弱、社稷所

倚、惟在於汝、汝其勉之、勗泣曰、臣以至親、久參機要、
寵靈輝赫、海內莫及、所以不離正侍日月之明、今復
任以元宰、摠握機政、取罪必矣、周公大聖、猶不免疑、
而況臣乎。魏主默然久之曰、詳思汝言、理亦難奪、乃
以北海王詳、鎮南將軍王肅、廣陵王嘉、尚書宋弁、太
尉禕、右僕射澄等輔政、

當孝文之季、魏室親賢無出元勗之上者、所宜位
以元宰、任兼軍國、受遺託孤、爲宗社計、決成周之
用旦。戒慕燕之委評。而勗亦當抑冲退之私情、體
宋邦之重任、則兩得之矣、而孝文與勗慮不及此、
易世之後、禕詳亂政、魏業汲汲、惜哉、夫勗之所爲
悁悁遲懼者、始已見太子之不足與有爲耶、孝文
五歲而知代親之感、剛恪十六而未識政事之方、
此固勗所不願當事者也、然貴戚之卿、存亡所同、
義不應爾與其讓達引、終不自全、曷若侃然立
朝、以身衛國乎、

魏世宗追尊皇妣高后爲文昭皇后、配饗高祖、封后
兄肇爲平原公、

祖宗所爲而善、百世不可改、其有失者隱而不舉、則孝子之道也、魏高宗事親至矣、人臣之行、如王肅亦不能有加矣、稽古右文、而其德孝、廟謚之當、自古鮮儷矣、此、世宗所宜兢兢翼翼是則是傚者也、父殁未逾時、遽崇爰母、顯貴外族、忌禮赫然、前世未有、其不能繼志述事如此、魏德之浸衰可卜矣、雖然、世宗之爲是、實孝文有以致之也、正后有德操以潛而死、次后無婦道以罪而殺、世宗既立長樂虛宮則不得不追榮高氏以爲母家乃勢所必至也、豈非孝文之過乎、

事自即位不接朝士、專信宦官、時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帝失德浸彰、祏議廢帝、立江夏王寶玄、暄素忌寶玄、欲立建安王寶寅、遙光意欲自取、以徵旨動祏立遙光、祏意回惑、暄以遙光若立、已失元勳之尊、故遲疑久不決、遙光怒、遣人刺暄、暄覺之、遂發祏謀、帝誅祏祀、

廢立、事之最大者也、舉之而當、猶有言其罪、如嚴

延年之於霍光者、而君子與之、以見不可不慎也
如此、考春秋衛事、衍以有罪爲寧殖所逐、而殖子
喜納之、剽立非其次、又未有說、爲喜所殺、則喜之
罪亦少減矣、而聖人書曰、寧喜弑其君、以是知廢
立之事大、卑之而當、猶未有以逃責、況私意乎、東
昏失德、天下共知、廢昏立明、以安社稷、固大臣之
任也、而江祏江祀初不知諸王孰賢、有人望爲羣
心所屬者、先欲立寶玄、又欲立寶寅、又欲立蓬光、
而劉暄者於寶玄則有平昔之嫌、於蓬光則恐失
元明之尊、是純以私意謀也、舉棋不定、不已泰乎、
其爲戕也宜矣、
初高宗臨朝、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帝每謀誅
大臣、皆發於倉猝、決意無疑、於是大臣皆莫能自保、
善爲子孫謀者、必教以安固之道、與成厥明之謀
也、人主以一身寄於萬民之上、猶屋室焉、民其基
也、藩輔其翊屏也、猶身焉、大臣其股肱也、宗支其
肺腑也、善人君子其元氣也、政事法度其血脉也、
六者備、則其國家猶天建地設、而其身猶據泰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四維之、雖欲危亡、不可得已、今乃教使猜防豫
慮、先事制人、其子才智弗如、而凶暴加甚、致左右
前後、人不自保、江祏江祀蕭坦之劉暄沈文季徐
孝嗣相繼誅死、於是舉兵尋陽、而陳顯達叛、求降
于魏、而裴叔業叛、還軍廣陵、而崔慧景叛、建牙雍
州、而蕭衍叛、東甲請罪、而陳伯之叛、幹方大臣、既
叛于外、於是須昇人出而參候叛謀、有誅廢而張
欣泰叛、樂姑孰走而申胄叛、以東府城降、而徐元
瑜叛、以新亭降、而李居士叛、被鏁懼誅、而王珍國
張稷叛、何爲不於未叛之時先事誅之、而反出其
後乎、蕭衍之起也、兵萬餘人耳、至是東昏實甲、猶
六倍之、而不能保其首領、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
子孫者、順道也、齊明之謀、逆理既其、無以燕其子
矣、又況東昏之罪浮于紂乎

陳顯達反於尋陽、帝遣崔慧景討之、至廣陵、慧景會
諸軍士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任、幼主昏狂、朝
廷擾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安社稷、如
何、衆皆響應、於是還軍向建康、臺軍屢敗、宮門皆閉、

崔覺、慧景之子也、與其將崔恭祖爭功、慧景不能決、恭祖請燒比按樓、慧景以大事垂定不從、慧景好佛、日對客高談、恭祖每陳說皆不用、積其怨恨、遂詣城降、衆心離散、慧景敗走、追斬之、

佛之學以世事皆塵幻電影、生滅不實、無足爲者、欲人盡棄之、然後能趨於空寂之妙、崔慧景方何所爲而對客談佛耶、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前事之師也、所宜忠心公慮、爲國大計、如周公之中夜以思、惟恐其不合於三王也、合則坐以待旦、起而行之、其恐違道而欲及時如此、今慧景稱兵向闕、其事逆矣、而以紛紛上書狂狡、欲安社稷、其情若順、順之功、逆之罪、皆未可知也、其責不亦重乎、而乃遇紛不能解、恃勝不知戒、清談廢務、多暇日焉、其欲順之情不能若見而爲逆之事坐及誅夷、不足悲矣、且覺者子也、誠有勞效、酬當爲諸將屈、以伸智能之士作三軍之氣、乃使與人爭功、不知抑而止之、慧景之言曰、朝廷壞亂、宅而不扶、彼其總衆危亂不自理也、又何暇朝廷之論、

慧景之反也蕭懿將兵在小峴帝遣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將兵入援蕭衍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明賢之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既滅賊行伊霍之事萬世一時也不爾便表還歷陽託以外拒若一朝放兵必生後悔懿不從慧景死懿爲尚書令雙臣王咺之爭憚懿威權譖之曰懿將行廢立帝以爲然戒以告懿勸之出奔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敗走深爲朝廷憂

昏主恣虐不足爲忠而蕭懿事之忠不足爲死而蕭懿致其死若懿者節之上六哲節者歟居險之極而固守之其道窮矣夫以東昏之惡比紂爲洙正使同姓比干立于其朝而以極諫剖心必不得與三仁之列矣則懿之死也於義何居小峴投箸應詔而入遂戡大難以移國步忠之施於東昏者盡矣用蕭衍之計託以外拒表還歷陽是以苦爲悔可以無凶者知不能免坐待金鼈其智不足稱也是故上而不卑處乎昏亂之朝無一而可者爲徐孝嗣沈文季蕭懿則不可爲陳顯達裴叔業崔

論湯武衍寔人

慧景又不可。爲蕭衍則又不可。然則柰何，孔子曰無道則隱，富且貴焉，恥也。欲富貴乎無道之邦，又欲行不失義，雖聖人猶難之。

雍州刺史蕭衍起兵移檄建康，數帝罪惡，

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聖人也，而後世論者猶以爲過，何不以江左觀之，劉子業、劉昱、蕭寶卷之徒，其所行事，人倫道盡，有桀紂之所不爲者，責宋武、梁衍以臣伐君，彼固爲法受惡，不得辭也，而使昱、卷內滛不道，肆於民上，或以叔父爲猪而將脅之，或專恣爲虐，而親戚之內則九族，外則百官，下則士民，無晨夕晝夜惴惴慄慄不保生理，而曰彼君也，吾何伐乎，如此則天爲民立君，元后作民父母之道息矣。詩人之刺其君者，或曰狂童，或曰狡童，或曰碩鼠，或曰鳥獸，孔子稱詩存而不刪，而湯武之事則備載誓命，以見桀紂之惡，斥爲獨夫，且謂商革夏，周革商，合澤中有火之數，得順天應人之義。及周之衰也，黍離之詩次于國風，成周之城夷諸列國，而天王之位降矣。故曰天無常親，民

無常懷社稷無常奉以此防民猶有不畏禮車之
聲如五朝之士主者而謂湯武非聖人孟子爲孔
子之罪人也而可乎

魏詳以禧驕奢貪濫白於魏主且言勰大得人情不
宜久輔政魏主然之詔勰以王歸第禧進位太保詳
爲大將軍

甚矣昏主之不可與有爲也元禧以有過惡爲人
所白而元勰以得人情爲人所譖夫白禧而譖勰
者皆元詳也魏主恪於是年十有六曾不知勰之
賢不可去朝廷不可無而禧之罪不可爲上相一升一黜
而責詳以離間親賢不忠於國而治之則主斷明
君臣清朝廷治而中外服矣乃罷勰而進禧詳又
彼權任焉魏政欲不衰得乎以賢爲疑以讒爲忠
而不亂者古無有也

魏主既親政禧不自安會魏主出獵禧欲發兵襲之
自旦至晡謀不決禧還事泄賜禧死由是益踈忌
宗室

甚矣昏主之不可與有言也元禧爲上相以驕奢

國家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貪淫、所爲不法、爲人所白、魏主既聞之、則宜詰其是非、毀其有無、審如所白、黜而去之、改任親賢、則禍亂無自而起矣、乃置而不問、反疑元勰、罷使就第、而禧也進拜三公、是魏主所猜防者、在勰之得人心、而不怒禧之多爲不法也、則禧之謀反、是魏主養成之矣、且以禧之故而并忌宗室、魏之離折分崩、蓋始諸此、故曰邦之杌隉、曰由一人。

帝作芳樂苑、山石皆塗以五采、望民家有好樹美竹則毀牆撤屋而徙之、隨即枯萎、朝暮相繼、

五子之歌言洒色、飲樂宮室之侈、未有不亡者、古之時、人朴而俗質、武記事者言紂、何不若後世之苑而淫也、至武王數紂、謝陂池之害、臺榭陂池、宮室之類歟、古[illegible]池之飾歟、斥而大之、修而新之、則有不可勝言者、萬鈞之大石、蓄水浸田而通舟、異狀之奇石、封山置官而充貢、窮搜乎溪谷、遠盡乎江湖、而石之好無猒也、奪取士庶之場圃、大發農民之葦蓧、竿節必其比偶、柯葉必其鮮榮、而竹之好無猒也、置圃養植、不計

恨莖、一宴勞賞萬枝後猶少、而卉草之好無厭也、美樹生於巔崖、嘉肴出於殊方、聞名則移其根、見花則椎其樹、而果木之好無厭也、苟以供奉乎一人、殫費勞民而爲之、猶且不可、而公侯連第、雙寵接舍、與夫更衣別館、花鬱煩密、誇多鬬美、不移而具、於是斲伐運載、四方竝舉、時無虛月、月無虛日、執事者恣橫百出、或以之貶降官秩、或以之破蕩貲產、徭役不休、農人怨苦、此一役也、而其害若是、已足以取亡、況彼五荒各驚其極、欲天祿之不終也、難矣、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神之所建聞有未足信、目見而身親之、猶不創懲、改語者又從而替之曰、前政無失、爲得以爲口實、文王之囿芻蕘雉兎者往焉、若無所取、彼何爲而往、且前寧人爲大平戲觀、固後嗣之所當紹述也、嗚呼、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和帝

永元元年蕭衍薦普通智奉南康王寶融即位于江陵、崔慧景之子偃詣江陵上書曰、臣竊惟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生之賊臣亂子者、江夏王寶玄與陛下先臣與鎮軍頴胄是也。雖成敗異術、而所由同方。陛下初登至尊、大下纖芥之屈、尚望陛下申之。況先帝之子、陛下之弟、所行之道、即陛下所由哉。此尚弗恤其餘何冀。今不可幸小民無識而罔之。若使知其情節、相帥而逃、將何以應之哉。事寢不報、又上疏曰、臣非敢以父子而陽公義、誠不曉聖朝之意、若以先臣奉人臣逆人君爲不可、今日之指象魏者、其故何哉、陛下申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董之筆、則天下服、不申則叛、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董之筆、

千載可期、何待陛下屈伸而爲褒貶。臣愚爲陛下計耳。詔報曰、今當顯加贈謚、偃葬下獄死、

崔偃之言是也、而詞太激、蕭頴胄畏以亂臣賊子自居也、而偃實中其事、是以殺之、雖然過矣。詞之太激、偃之失也、然訴寃攄憤者、不激切不足以伸已情而動人聽、江陵君臣、亦宜詳酌事理、有以處之、正寶玄慧景之名、則言順而事成矣。寶玄慧景之舉爲忠歟、爲賊歟、不正其名、而以言激之、故施刑於偃、是謂濫殺無辜、人何以服、

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驕縱日甚、其雍州刺史蕭衍、撫土興兵、順流而下、惟有孤城、更無重衛、乃皇天授我之日、臣乞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城、斷黑水路、彼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邊邇、長驅南出、進扼江陵、則三楚可收、峨蜀自絕、又命楊徐聲言俱舉、建康窮蹙、魚遊釜中、可以弭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車騎大將軍源懷亦言蕭衍外侮、寶卷內危、廓清江表、正在今日、魏主以任城王澄爲都督淮南諸軍事、使爲經略、既而不果、

南北之離合、豈惟人事、抑天數歟、以陳叔寶之荒淫、未至若蕭寶卷之甚也、使魏孝文帝之可方、舉兵而南、混一決矣、臣賢嘗又豈隋文帝之可方、舉兵而南、混一決矣、孝文春秋方富而死、死未三年、蕭衍取齊、而魏恪之才、不逮其父遠矣、故以元英首議、源懷贊決、任城王受專征之寄、終不能奮揚六師、以圖大功、在易師卦五君也、而六居之、故但發田舍執言、帥師尸輿之戒而無一怒安民之象、韓信稱高帝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豈不信夫、或曰、五朝雖偏安、而正

朔相承、魏雖奄甸中夏、要是夷狄、天固不使夷狄
主正朔也、正使孝文尚存、豈能兼有南北哉嗚呼、
其然豈其然乎、
初行起兵、州郡悉降、吳興太守袁昂獨拒境不受命、
及建康平、行使李元履巡撫東土、勑元履曰、袁昂道
素之門、世有忠節、卿勿以兵威凌屋、元履至吳興、昂亦
不降、開門撤備而已、及至、行厚遇之、
以袁淑爲忠、是謂非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
若淑是已、以袁粲爲忠、是謂莛爲楹也、易曰力小

而任重、若粲是已、然當時稱之、後世訾之、以爲殺
身明節、含生徇義、曾無異詞、豈世人忠臣、故論者
借以立勸耶、抑推見至隱、知者所難耶、若袁昂負
荷道素之門、而前烈如此、其與之際、而自處
乎清濁之間、方諸率先、[illegible]謂此善於彼
矣、然而開門撤備、身詣梁府、毒受寵利、師長百僚、
則不知昂所以自爲果何說也
衍有受禪之志、沈約進曰、齊運已終、公當承其運、天
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不早定、若天子還都、則人

無異心、誰復更同公作賊耳、

梁公以外諸侯入討昏亂、於古有稽矣、而沈約有作賊之說、何也、昔湯武躬聖德、有民社、仁洽義孚、天下心悅而歸之、夫惟不擧也、擧則一戎衣而天下定矣、無徼倖之心、無取敗之道也、後世則不然、非必有積素之德也、以才智相高而已、非必有秉伏之義也、以兵力相軋而已、鬬智肉力、則勝負出焉、爲幸而勝、則雖昏暴之君得擧叛亂之法而繩下、不幸而敗、則雖忠憤之衆未免惡逆之罪而沉族、是則事成爲帝事不成爲賊、此魏晉以來圖人之國者心所自知也、而尚敢以順天應人與湯武比乎、此崔偃所以力詆父冤而蕭頴胄所以不肯與之伍也、雖然均以成敗論則崔慧景與蕭頴胄又何較焉、

約出、衍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衍曰、明早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衍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衍初無所改、俄而雲來、不得入、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衍召雲入、嘆約才智縱橫、且曰、成帝業者、卿二人也、

贊曰、人取國者、豈有它哉、酬富貴之願耳、若如張子房諸葛孔明、則志不在此也、如鄧禹房杜、則亦不汲汲於此也、就圖富貴者論之、又自有等衰、若沈約則眞憸人歟、梁公府僚、范雲爲首、約其次也、九錫之議、雲未言而約先之、雲墮其計中、屏不得入、於是超居雲上、爲尚書僕射、而雲爲散騎常侍、以此一事推之、約之傾巧攘奪、豈有旣心、雖爲功臣、而不保厥終、其亦幸而免於鈇鉞耳、

荊州刺史蕭憺屢稱爲治、自以少年居重任、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開懷、卿其無隱於是人得盡情、荊人大悅、

以天下爲政、則其政公、一已爲政、則其政私、不欲人不議、不得盡公也、以之議之、惟恐人之有議、不得遂私也、此君子小人用心之辨也、居位行政、代天養人、於我何預焉、有一不善、民且受害、君子公心、苟不知也、如或知之

未有不改者、博詢廣問、求盡下情、不以屈已爲嫌、不以沮撓爲忌、惟政之善而已、此治所由興也、居位行政、違天拂人、惟我是用焉、無一而善、民自受害、小人私心、非不知也、利已爲念、未有肯改者、飾非拒諫、杜塞言路、以講謗結忠臣之舌、以妖言鉗義士之口、惟政之不善而已、此亂所由成也、昔鄭人游于鄉校而議執政、然明欲毀鄉校、子產不肯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我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威以防之、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仲尼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聖賢之存心如此、豈一身之爲哉、嚴憚亦未有他奇、然其言則可爲世範、是以長而贊之、

梁紀

武帝 上

奉齊和帝爲巴陵王、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徙王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沈約曰、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乃遣鄭伯禽以生
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飲沉醉、伯禽
捂殺之、

或問巴陵王有免死之理歟、曰難乎其免矣、使在
荊州蕭頴胄推奉之時、力辭不從、如何、曰可以免
當時耳、亦終不能免也、嗚呼、梁公欲纂、直擣建康、
東昏既失人心、若天命歸梁、亦不容釋矣、何必假
人立標事仰仆之哉、巴陵之立、度非貪夫徒也、知
不可免、捐軀以授之也、嗚呼悲夫、

齊和帝之鎮荊州也、顏見遠為參軍、及禪位、見遠不
食而卒、上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士大夫事、而
見遠乃至於此、

五朝取國、皆相連、孟德而惡韋仲違耳、彼操以文
王自居、而炎以受禪為名、則蕭衍竊比於湯武、何
不可之有、所不足者、東昏罪惡雖浮於紂、而蕭公
於仁義、曾未窺其藩耳、在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
乎天而應乎人、未聞應天也、應者對感而為言人

事作於下則天理應乎上、豈曰天感乎上、而人應乎下歟、爲是言者、不知天之爲天矣、故易惟曰順乎天、順天者順理也、東昏之罪惡、固天所絕、然蕭衍以激蕭頵胄於前、遣鄭伯禽送生金以除巴陵王於後、天何嘗有象與行示梁、而使梁行不義殺不辜以應之耶、後世治名不治實、以兵取國者、曰吾應天順人也、相承而罔察至以爲尊號、其失遠矣、

詔有司依周漢故事、議贖刑條格、凡在官身犯鞭杖之罪、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卒欲贖者聽、

按舜典五刑之目、一曰象以典刑、二曰鞭作官刑、三曰扑作教刑、四曰金作贖刑、五曰怙終賊刑、何爲設贖、謂罪之疑者也、三代相承、至周穆王其法尤密、乃有罰錢之數、皆爲疑刑也、鞭施於官、蓋胥史徒隸也、扑施於教、蓋學校夏楚也、是則鞭重而扑輕、鞭以痛懲、扑以愧恥而已、夫當官典教、臨時之用、有何可疑而使贖乎、無疑而贖、則頑者肆、怠者縱、法不嚴而人易犯、其末流乃至於惟贖之利、

變亂正刑，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且使士流與卒伍同條，豈刑不上大夫之義乎。

齊南康侯子恪嘗因事入見，上從容謂曰：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以一物心，我以江左以來，代朋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且我與卿宗屬未遠，豈可遽如行路之人。卿有天命，非我所授，若無天命，何忽行此。曹志魏武之孫，爲晉忠臣。況卿舅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小時卿我心，故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歷清顯，以壽終。

梁武雖以兵取，而其資非殘忍之人也，故於蕭子恪等能保全之，向使沈約不進邪說，封巴陵以小國侯奉齊祀，爲梁宜，武帝亦必從之，豈不美哉，武帝以利害所迫，扭於弊俗，未受命間，先殺六寶，蓋以立威勢而脅中外也，既受命，又感於約而有生金之事，是皆不知命之所爲也，詩不云乎，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夫惟順天而受命，則命在我矣，何虞乎商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復得而勦其後裔哉向使武帝移待子恪十六人之心施諸六寶與巴陵王不行不義不殺不辜遂爲五朝盛德之主其又何訾耶

徵謝朏爲左光祿大夫朏詣闕固辭上不許以爲侍中司徒尚書令禮遇優異朏素憚煩不省職事衆頗失望

士大夫非有德義可以表正風俗則有器業可以協濟時務以正風俗爲已任者於仕也有從有違以濟時務爲已長者於仕也從多而違少矣下乎此則利祿而已矣謝朏於齊梁易代之際未嘗不遑巡引卻與予援袂褰裳而趨之者若有意乎名節也而卒不能自保其志侍中司徒尚書令人臣之極位雖不復命去而復還若有意乎酬酢也而卒無以自見其功其於成己之仁成物之智兩無所處亦何貴哉不幾於爲害近名以要富貴者乎

詔以彭城王勰爲太師勰固辭詔敦諭懇至勰不得已受命

元勰不受元宰之命於孝文而於恪朝先爲司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尋被廢黜及此師命又不得免此黜所以取死者也司徒太師與元宰何異受任於世宗易若受遺於孝文既欲遂其沖素之懷則定州臨民楊州對敵皆不當承命而況司徒之尊太師之重乎若謂宗室遺老義同休戚則不得以謙退為事安危治亂死生以之此則貴戚之卿所當然也今則進不成自任以社稷之重退不成自好與白雲俱潔卒為一高麗小人所困惜哉或曰黜清尚素著必無榷利之心在得之戒特以遜辭不獲故爾曰孔覇鄭袞以異姓之臣不拜三公尚能全其志守黜必欲退也豈無其道何至於為人牽迫不由已哉

馮翊吉翂父為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當死翂年十五乞代父命上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嚴加誘脇取其款實廷尉盛陳拷訊之具詰翂曰審能死不若為人教亦聽悔異翂曰愚豈不憚死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柰何受人教耶廷尉以聞乃宥其父後丹陽尹王志欲舉翂充純孝翂曰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吉甫乞代父死、人子常道也、然年方成童而能之、則其質去庸遠矣、王志欲以純孝勵之、亦爲其少而賢之也、吉甫以因父取名爲辱、則又賢矣、使當時有緇紳先生、明道德之歸、以覺斯人、又有高世之士、含德隱耀、相與薰陶以輔成其美、庸詎知吉甫也不睹者於曾閔之後乎、故嘗論之、善不可以利爲、爲利而爲善、則無善之理、故孝而有利心、不成乎孝矣、忠而有利心、不成乎忠矣、何者、心無二用、利輕則義重、利絕則義純、一有利心參乎其間、未有不反爲利所勝者、故當辭而思受則辭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無不然者、忠孝一道也、孝如曾子、盡子之分耳、豈聞參也而邀賞於曾晳、忠如周公盡臣之分耳、豈聞旦也而邀賞於成王、命周公爲太史、召公爲太保、當時聖賢無出二公之右、其道德固所當爲、不以周公嘗請代武王之死、以三公爲報也、忠如周公、賢如周公、勤勞如周公、功烈如周公、而有希報受賞之心、是吉甫之不若也、尚得爲孔子之所法耶、

論中人可爲宰相

魏司徒詳驕奢好聲色、貪冒無厭、嬖賜左右、所在請託、中外嗟怨、

元禧元詳同受孝文顧命者也、其在孝文時、非惟不聞過失、且以治行著稱、及事世宗、迭居上相、則驕奢貪淫、如出一轍、是何也、于以見孝文朝廷之治、而世宗馭臣之術矣、故人主中人也、得賢輔可以爲上、親小人則爲下必矣、臣下亦然、其才中人也明主策勵之則爲善爲忠、若遇庸君、則罪惡見而功績亡矣、是故六十四卦凡五當君任者欲其以九居之不欲其以六居之也

論梁武失馭將之道

魏攻義陽、帝命曹景宗救之、景宗頓軍不進、但耀兵遊獵、義陽降魏、三關戍將亦棄城走、御史彈奏景宗、上以其功臣不治、

義陽、淮西之屏蔽也、義陽不守、則壽春合肥不得安矣、曹景宗以步騎三萬人爲援軍、視危不救、遊獵自若、遂使義陽陷沒、三關棄城、罪郭大焉、貶號黜官、未足償敗、乃以功臣寢而不治、則何以責人死守邊疆矣、苟用功臣三數人竝守淮南、而賞

刑如此、雖一日而失江北之地、非不幸也、梁武於是失馭將之道矣。

置五經博士、廣開館宇、招納後進、射策通明、即除爲吏、

史稱武帝雅好儒術、至是置五經博士、開館宇、招後進、四館所養、士逾千人、射策通明者除吏、又修孔子廟以示尊師、它日又幸國子學、親臨講肄、且詔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可從師者皆入學、可謂勤矣、然儒風不振、人才不出、是何也、帝心尚佛學、

自天監改元、即不食肉、此躬行也、而興庠序、盛師弟子員、特以美名而爲之、是故人不從其令而從其意、其意乃身率其令乃文具、其後綱維不立、人紀胥廢、國破身閒、爲萬世笑、蓋始乎此矣、人主心術所尚、可不愼哉、

魏中尉甄琛乞池鹽禁、與民共之、錄尚書勰曰、聖人飲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備、取此與彼、皆非爲身、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鹽池之禁、爲日已久、積而散之、以濟軍國、非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爲供大官之用也。宜如舊式。魏主卒從琛議。

鹽之萬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也。盡捐之民。則縱末作。資遊惰。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近寶之害。故甄琛元勰之言。皆未得中道也。官爲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矣。

魏驃騎將軍源懷性寬簡。不喜煩碎。常曰。爲貴人當舉綱維。何必事事詳細。譬如爲屋。但外望高顯足矣。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幾微者。古人所慎而不敢忽也。以舜爲君。禹稷陶爲臣。其反覆警戒。必以幾爲言。幾者微也。吉之先見也。又曰幾者危也。微而慎則吉。微而不慎則危。成王曰。爾無以釗冒貢乎非幾。恐其處宴安也。古之聖賢慎微如此。召公以武王受一簀之獻。卽陳不矜細行之戒。畢公爲父師。殫亮四世之老。而有克勤小物之訓。源懷寬簡。不喜煩碎。自其氣稟之偏。豈可因以爲法也。爲政綱維。固所當舉。而事制曲防。若綱目焉。亦豈可使之闕漏哉。區區於衆務之末。弊精神。失大本。誠非治道所貴。一曰總要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司存廢弛，則猶裘弊於下，徒振其領，亦何益哉？慮所謂造屋之譬亦非也，外望高顯而斲削不審，乃屋之病也，古人有言，民生在勤，孔明躬二十罰，司馬懿嘆其事煩傷生，而楊順亦諫，亮身兼衆勞，光武日昃罷朝，夜分乃寐，皇太子勸以勤勞不息，非養性之福，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嗚呼，爲君如光武，爲臣如孔明，乃能濟艱難之運矣，非天下奇才，負遠大之志，安能如此哉，

臨川王宏，以帝弟將兵伐魏，宏性懦怯，部分乖方，卒

之大敗，單騎逃歸，

梁大舉伐魏，有立功定將皆不用，而以介弟爲元帥，才望素無聞焉，是棄其師也，萬務皆實事，平事者必實才，自乘田委吏而上，至於調元宰物之職，各有其才，一物不得，僻亂之端也，堯舜禹湯成周之治，所以後世莫能及者，人稱其官，官當其事而已，後世用人，不惟其治，而情故多途，或以空言，或以貲勢，或以世胄，或以私謁，或以虛名，或以賕賂，或以黨援，或以恩紀，才與官不相宜，官與事不相稱，

政以是政民以是離而亂亡隨之矣使天下之務
不論才有能否第以貴賤崇職歷之而可濟則古
聖人求賢宅俊無乃徒爲是紛紛歟臨川王宏年
齒已長方之宋室授藩維於孩孺固已差賢然任
非其才雖耆艾亦何益故任官惟賢人主之要道
也

魏中山王英攻鍾離昌義之隨方抗禦晝夜合戰上
命韋叡救之受曹景宗節度上勅景宗曰叡卿之鄉
宿宜善待之景宗禮叡甚謹上聞之曰二將和師必
濟矣魏師遂敗走義之德景宗及叡救已請二人其
俱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
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爭先告捷叡獨居
後世尤以此賢之

武帝是時有戒心故臨川王宏既敗不復委以將
帥而用曹景宗救鍾離且以韋叡副之於是有功
然則任私而用非其人其敗可立待改過而用得
其人其功亦可立致速如影響可不信夫雖然以
曹韋論之景宗又非叡比也彼其臨財如此居伐

又如此、其胸中有餘地矣、

以臨川王宏爲驃騎將軍、魏黜中山王英爲民

蜀魏街亭之戰、馬謖敗軍、孔明戮之曰、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臨川王受任專征、違諫自用、未嘗見敵、驚懼而潰、喪師五萬人、幾如是而國不亡、其罪大矣、縱未用鉞、猶當盡貶爵秩、以示懲戒、而慰死傷之衆、乃用輕典、行薄罰、不亦私於同氣而輕用其民乎、仁人之於兄弟、絕寵愛之私、敦友恭之義、然後爲得、三軍五兵之運、蓋選衆衆豈兄弟之任也、故春秋書遣突帥帥以此防民、五胡十六國以兄弟爲將而失其道者尚多有之、方是時、魏室而能黜廢元英而梁不能也、使梁無韋叡之屬善其後不亦殆哉。

上將有事于太廟詔以齋日不樂、自今輿駕始出、鼓吹從而不作、

國之大紀、惟天地宗廟社稷爲重、今武帝所謂齋一日云者、非祭祀散齋致齋之齋也、乃浮屠氏所行不飲酒不茹葷之齋也、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居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遷坐、衣必變服、食必盛饌、一其心志、潔其體氣以與神明交、未聞不飲酒不茹葷也、不飲酒、不茹葷、莊子謂爲社稷之齋、已失之矣、浮屠氏所行、其義何所依歟、有宗廟之事、備禮樂之容、國家常典、何可闕也、其或於理不中、則詔有司稽古而損益之可耳、今乃因齋日而不樂、既知其弗允也、遂以爲定制、其輕宗廟不亦泰乎、或曰人主敢重異端而輕宗廟何也、曰、佛者、自謂天之上、地之下、惟已爲尊、彼天帝者、皆其下也、夫天帝既爲我下矣、則事

之者何有於宗廟、他日武帝以蔬麵代牲牢、蓋兆於此矣、信妄誕而不稽、則忽義理而不察、執不然者、

或請封禪、上命諸儒議其儀、許懋曰、封禪出於緯書曲說、非正經之通論、始於秦皇、不足爲法、古者祀天祭地、禮有常數、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上嘉納之、因推演懋議以答請者、

封禪之事、漢唐之君、往往行之、曾無一人建議明白如許懋者、賢哉懋乎、其學可謂正矣、漢唐以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緯書行而經學弛、重以鄭玄博聞寡要、不知折衷於聖人、而惟緯書之信、世無達理大儒、稽古正言、以祛羣惑、遂使有天下者、於無事時肆其侈心、千乘萬騎、巡行覽省後、登山琢石、銘大功德、或有祕祝以祈不死、取笑當代、貽譏後來、彼樂武之資、未必如漢光武之英也、一聞懋言、遂遏欲行之志、推廣其議、以答請者、則賢於光武遠矣、使其舉措每如此、則金甌之業、何缺壞之有、嗚呼、許懋之言、萬世之監也、

左僕射張稷自謂功大賞薄、常懷怨望、乃求出外、以爲青、冀二州刺史、

姦雄之人易於廢君、而難於弒主、必假手凶愚無知之人以濟一時、然其心不以爲善也、甚則反歸獄焉、而凶愚無知之人終以不悟、蓋不可勝數也、張稷免於史太成濟之戮幸矣、尚敢稱功而責賞、其愚豈不甚哉、梁武帝者、數其罪而誅之、上也、全其身而廢之次也、寵以端揆之崇、非所以訓示臣子、於是乎失政刑矣、稷竊權外補、而付之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卻獨不慮其生疆埸之患乎卒之稷為百姓所殺。
弑逆之報理宜然也。

十二年 上與侍中沈約各疏栗事約少上三事出曰此公護前不則羞死上怒欲罪之徐勉諫止約懼病和帝斷其舌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非由已出上大怒譴責之約懼而卒

論沈約懼上叫天

理義之心人皆有之方利欲熾然而理義不勝則如雲與而蔽日也及情事倏過而理義自白則如雲去而日明也梁武固非常流其為大司馬欲受禪而未言也府中文武不為不衆惟沈休文揣知其旨先唱九錫之議於是王亮范雲任昉皆為所傾而約居佐命之首及大事已定樞筦缺人乃舍約而用徐勉其久為端揆志在有司上終不與也其待約可見矣而於謝朏袁昂何胤諸人則禮貌眷眷必欲致之而謂梁武無人物之鑒可乎。約既以羞死之語侮慢其上又以赤章之奏欺誑于天其被譴責而免死於鈇鉞亦云幸矣嗚呼憸夫傾上為人纂國本以酬富貴之願而其究如此彼勸

進推戴之徒，曷亦監焉而少創乎。

魏肅宗詡即位，以高肇擁兵擅權，殺之，尊胡貴嬪爲皇太妃，以高后爲尼，徙居金墉蓬光寺。

高肇以罪誅，高后何罪而廢，后雖嘗有除胡嬪之心，然嬪乃妾也，一旦立妾爲后，廢后爲尼，尋又殺之，處議如此，非元澄元雍元懌于忠之過乎。然白高后而論，固有取死之道矣，身爲嬪妃于后而毒之，已能無暴卒之報哉。自胡后而論，又有取死之道矣，身爲貴嬪廢高后而殺之，已能無泥河之及

哉。

魏黃州沙門法慶，以妖幻惑衆，作亂，以尼惠暉爲妻，自號大乘，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復相識。惟以殺害爲事，所在毀寺，合斬僧尼，焚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舊魔，詔元遙討平之。

南北之際，事佛莫如魏詡之特爲盛矣，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佛氏之言信美矣，然其人非金石木土無情之物也，其飲食男女之欲，豈能絕耶，不能勝其欲而強絕之，則貪淫盜竊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所不至、有甚於常人者、國有常刑、尚且不畏、而以佛誓自防、厚貌深情、聾聵愚俗、外若枯寂、中實奔熾、舉世爲所眩惑而不之覺也、魏明於法慶之事、亦可覩其行矣、曾不是懲、而崇奉益甚、國力殫屈、民力潛伏、禮義廢弛、風俗頹敗、而國隨以亡、惟梁亦然豈非後來之不監哉、

魏尊胡太妃爲皇太后、羣臣奏請臨朝稱制、

魏庶子立爲太子、則先殺其所生、自以爲法、漢武鉤弋之爲也、既六世矣、偶無母氏之禍、非策之得也、至世宗始不殺胡嬪、人理獲全、而胡后之存、乃魏之所以亡者、以成敗論則殺爲是、不殺爲非、以義理論則不教爲仁、殺爲無道二者何從、曰父慈則子孝、殺人之母、可謂慈乎、母見殺而不悲、可謂孝乎、是皆非人生之常理也、若國之治忽、其所由致、則多端矣、豈皆以母后之故耶、魏室衰敗、羣生塗炭、胡后臨朝、此則元雍元澄于忠諸公之罪也、肅宗三歲即位、又三年而靈后始聽政、方未臨政之時、雍與澄專國大政、誅王顯殺高肇、百官總已、申伸

悅服能率是道以俟君長何待於簾帷之政耶而
羣臣不深思遠慮熟議審計無故奏請開禍亂之
源雍蔽無所可否相與行之然則非靈后獨能喪
魏實諸大臣同任其責矣善乎蘇子之論攝主也
曰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
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
諸侯之未生而其父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爲攝主子
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生而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
攝主古之人有爲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

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
女也則肥也可桓子死康子即位既葬南氏生男
正常載以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
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
告康子請退若康子者乃攝主矣是古之道也自
秦漢以來不修是禮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
與小人爲難養也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晨
惟家之索而況可使當大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爲
政而國安在古惟齊之君王后荃亦千一矣自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漢馬鄧尚不能無譏而漢之呂魏之胡唐之武蓋不勝其亂王莽揚堅因以易姓由此觀之豈若攝主之廢幾乎使母后而可信也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愈於異姓哉或曰三代之禮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託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必不以天下付異姓付之攝主也次矣鄭玄之傳攝主曰是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邪此玄之陋也是故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以爲當然故不得不論也此蘇子論之善者也向使元雍元澄法周之故維公維侯忠以召虎自任如厲王流彘之時共聞王政以俟宣王之長也則魏其少寧矣何必武靈之聽斷邪魏于忠自謂有定社稷大功諷百僚加已賞太傅元雍元懌等議封忠常山郡公尚書元昭等上訴不已太后勑公卿議懌等上言奉迎乘輿臣子常職臣前

議授忠茅土者、畏其威權故耳、請追奪。太后從之、

大臣於爵秩辭受之際、朝廷紀綱之所繫、百僚之所視效者也、豈得爲人所脅、授所非授哉、此而可脅、則亦何所不畏、矣諸元雖賢、未免於弱、使于忠貪僞取貴、獨無裁正之方乎、縱不能爾、自守分義、侃然正色、不苟依隨、彼方將內愧之不暇、又何敢遂相害也、既已黽勉、授之茅土、若非元昭上訴、雍澤亦未肯追改、雖然終能有請、猶賢乎已者、大臣之義、可不正已而正物哉、

上用魏降人計、堰淮水以灌壽陽、役者二十萬、歲餘始成、死者數萬、秋水暴漲、堰潰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被漂沒、

水之有源者、不可遏也、河之北有鯀隄焉而無禹隄、隳與導之異也、以力斷瀆、既大不智、規取壽陽、其人何罪焉、而欲灌之、又大不仁、於敵初未有損、而自殘其民以數十萬計、亦無悔悔之心、惻隱之誠、是何也、武帝學佛者也、佛之術以慈爲先、而其行則忍、其道以空爲至、而其迹則泥、雖

泥而觀之以空、雖忍而號之以慈、蓋名實不相副者也、聖人之道、則異乎此矣、實有是心、故實有是事、實有是事、故實有是德、表裏同符、隱顯一致、所以能成已而成物也、一物失所、如已疾痛、凡曰天下孰非吾仁、豈有數十萬人由我而死、漠然不以介意者乎、不能保國、蓋有其徵矣、

魏胡太后作永寧石窟寺、極土木之美、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

聖王之治、以禮制欲而品節之、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其居處服食器用、莫不有等、下不敢僭、上不敢逾、此物力所以不屈、而民志所以大定也、佛教以供養爲誠、莊嚴爲勝、自瞿曇在日、已爲此言、詔其後學、窮極珍寶、瓜華之具、曾無限制、何況爲其徒者、惟知趣大而崇飾之、能此者則許以敬信而誘以福利、以自張皇其道、未聞一僧諫止沮抑、以爲非義者也、魏有中國、百數十年、惟孝文差爲養民、然國亦不富、建寧后肅宗、從事佛教、造寺殫費、遂至力屈、二虎交侵、六鎮盡叛、群盜如蝟毛而起、國

論李瑒鬼教之言可見盡佛道之蠹

隨以亡、孝文太平之風、曾未二十年、掃地盡矣、彼一萬三千餘寺數十萬僧、何救於斯時。後之好佛者、盍亦視此爲龜鑑乎、

魏之民多絶戶爲沙門、李瑒上言罪莫大於不孝。不孝莫大於絶祀、豈得輕縱背禮之情、肆其向法之意。一身親老、棄家絶養、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

周人建子爲正、爲陽氣之始也、正者歲之首月也、以探始之故、而用十一月爲歲首。則四時易位矣、故孔子不取、曰行夏之時、夏正建寅、據人所見也、何獨建正、聖人之教莫不然者、子路聖門之高弟也、嘗問事鬼神、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語雖若不酬、而意則兼舉矣、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欲知死、必先知生、知所以生、則知死之故矣、欲事鬼神、必先事人、能知事人之道、則知鬼神之情狀矣、今佛之道、遺生而修死、棄人而明鬼、皇皇焉以死爲一大事、而極談鬼神、謂人死必參乎鬼之間、而禍福善惡、皆

自鬼間治之凡人世實理與事物之迹皆指爲幻
化不眞而無形色名聲如天堂地獄輪轉無稽之
言及指爲眞實不誣是可信乎李瑒以一言蔽之
曰鬼教蓋盡之矣而世有英明高遠之士剖心此
教終以不悟曾瑒之不如豈不惑之甚邪
物織官文錦不得爲鳥獸之形爲其裁剪有乖仁恕
生物雖衆動植二端而已曾子之行孝也樹本以
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
非孝也是君子於動植之物皆有不忍之心無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殄之意不爲動物有知而加恤不爲植物無知而
輕用之也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其
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先
後輕重各適其當此之謂道也今佛氏愛無差等
以羽毛鱗介之屬與祖先父母輪轉生死者也彼
牛羊犬豕安知其非吾祖先父母乎於是立不殺
之教戒者悅其名而不稽其理一唱百和泯然罔
覺身與祖先父母處而心以牛羊犬豕待之泯亂
彝倫一至于是豈不可痛哉夫物有本末事有終

始升高者必自下陟遐者必自邇非人故爲等衰皆理之自然也今而混同倒置之不父其父而謂他人爲父不兄其兄而謂他人爲兄餓父而殺之則曰斷愛欲之源割肉以啗虎則曰等慈悲之施曾是以爲道邪以梁武論之有如江淮之民水旱饑饉盡殺江淮鳥獸魚鼈足以救其死聖人所必爲也何者人與人類固不與鳥獸魚鼈爲類也今築堰遏淮灌人之國凡堰所害數十萬人爲天下主曾不惻焉反眷眷於織文鳥獸恐被剪裂妄心顛倒本覺冥迷孔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梁武之謂矣

論停年之格　足刪　十八字

魏以崔亮爲吏部尚書時官員既少應選日多亮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薛淑上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銜鏑呼名一吏足矣何謂銓衡書奏不報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以一身論之目不能視耳不能聽手不能執足不能行則一身之用廢矣以一家論之奴不知耕婢

不知織臧不供外、獲不供內、則一家之事廢矣、四海各君之家也、萬民者、君之身也、設官分職、舉天下之務、猶耳目手足、奴婢臧獲也、一物不稱、亂或生焉、是故聖帝明王、代天理物、莫急於求賢才而任使之、今夫抱關者啓閉必以時、擊鐸者晨夕必有節、爲委吏而會計不當、則蓄積缺矣、爲乘田而牛羊不息、則芻牧缺矣、是皆小役細務、猶不可任非其才、若夫環百里而爲縣、縣有令、環數百里而爲州、州有守、所統凡幾民、所治凡幾事、乃不選擇勝其任者畀之、而付諸年格、夫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才者無幾、不才者皆是也、不問其才、專以停解日月爲斷、是賢能庸謬姦凶之人相爲升降以率會之賢能不能十一、其九皆民之蠹也、家如此身何由安、身如此心何由寧、故濟濟多士、周之所以興也、小人在位、苗之所以亡也、自崔亮制年格、後世襲以爲常、更明君碩輔亦衆矣、而終莫之改、何也、其意以謂任人則易以私、任法則易以公、人不常得、不若一付之法猶爲善也、審如是而善、

則吏部一司，不必置尚書小宰及諸郎吏，第如薛
淑之言，委之胥吏，按籍呼名，魚貫而進，何不可之
有，故善爲天下者，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而從以信
賞必罰，則太平可坐而致也，夫人各有才，而其用
不同，故自古取才必有數路，猶患其狹，今徒以進
士任子，而欲盡天下之才，多見其有遺矣，必欲賢
能皆爲吾用，當並舉古人取士之制，或以鄉舉，或
以進士，或以恩任，或設科目，或許辟召，或聽自薦，
或令引類，合四海之大，三年之中，以五百人爲率，

而均其數於衆流，爲宰相者，因任原省，是非賞罰，
各不失當焉，率是以行，雖起衰亂之俗而躋三王
之治可也，何停年格之足用乎，
左將軍馮道根卒，是日上方春祀二廟，既出宮，有司
以聞，上問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衛獻公
聞柳莊死，不釋服而往，上即幸其宅哭之慟，
禮莫重乎祭，當齋猶不弔，況在祭乎，故曾子問君
當祭不得成禮者詳矣，而無及大臣死者，苟知以
大臣死而廢祭，非禮也，衛獻公所行，寫禮之不中

者而梁武何學焉廟中之饌已設委而去之是以
臣子爲重祖考爲輕不敬莫大焉
魏太傅懌美風儀胡后逼而幸之然懌素有才能輔
政多所匡益侍中元乂衛將軍劉騰侍寵驕恣志欲
無極懌每裁之以法吏部奏用騰弟爲郡人資垂越
懌抑而不奏二人怨之誣懌謀反殺之
身正而人不從正者或有之矣未有身不正而能
正人者也元懌爲非禮所逼獨無褚淵之節乎何
不能抑而遽從之也備位大臣通乎君毋雖有周

公之才之美無以贖而動懌方以法裁制過其奏請是可行乎使懌以
禮守身以義正國則內可以防太后之過外可以
禁懌騰之惡矣行一不善曾不旋踵死於凶人之
手不亦辱乎
上好釋氏士民無不從風而靡獨侍中韋敻不與俗
俯仰
君好之臣必從之上行之下必效之韋敻爲大臣
而不阿君邪好可不謂賢乎夫人子不學異端然

後能孝人臣不學異端。然後能忠、異端背義而趨利、壞人之心術者也、是以君子遠焉、詩不云乎、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使梁朝有敢等數公、庶幾少格其君乎。

桑然國亂、阿那瓌奔魏、言於魏主曰、臣以家難、輕來詣闕、乞兵誅剪叛逆、臣當統帥遺民、奉事陛下、魏主立阿那瓌爲蠕蠕王、屬求反國、朝議不可、阿那瓌以百斤金賂元乂、遂聽北歸、勑懷朔鎮將楊鈞發萬五千人送之、右丞張普惠曰、蠕蠕久爲邊患、今茲喪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身來歸撫之可也、奈何救累世之勍敵、資天亡之醜虜、脫有顛覆楊鈞之肉其足食乎、弗聽、

魏伐蠕蠕凡五世乃能取之、其勞師費財、蓋不可億計矣、阿那瓌既朝、即欲反國、是見魏政之厖、有叛志也、而魏方恃其盛強、不爲遠慮、忘服之難、遽聽其去、張普惠所陳是矣、而歸罪楊鈞、則非其本也、鈞爲邊將、奉命而行、其失在不知可否而論請也、是必普惠所不知、若其知之、豈可置乂而不於朝爾、阿那瓌之計得行也、乃元乂受金而爲之

白乎嗚呼小人之所以爲小人者非必皆凶姦禍
賊特其中有小爾魏於蝟蠕嘗師費財前後五世已
知之其爲利害大與千斤之金如何而以
遂啓邊患曰
而盜賊並興焉
以不可用
以不可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讀史管見卷第十三

宋建安胡寅著　明太倉張溥閱

梁紀

武帝下

初上養臨川王宏子正德爲子、正德少麁疎不檢、居常每覘望東宮、及太子統生、正德還本、賜爵西豐侯、正德怏怏乃私奔魏、魏待之薄、復自魏逃歸、上泣而海之、

正德之爲武帝子也、使武帝終無子、則神器付託

必歸之宜其意望之重也既而還本武帝當封以王爵出警入蹕而侯之西豐其施甚薄使正德而知義必澹然自處何事之敢論正德龐險人也年又已長帝曾不能滿其所望而處之至使出奔其家庭之教朝廷之法於此而皆不能守乎劉玄德有言幾事之來苟有終極若今日幾事已露明日之失求足恨也及正德自魏復歸於國則原情定罪或收還爵土而散秩或貶以小邑而僅免餓寒彼悔心萌動而禍亂之萌遏矣泣而誨之姑息是尚私恩伸而義不立他日豫章王綜舍三軍而奔魏邦他人恩重於父而服衰竟無所自哉。

魏元义既得志驕傲嗜酒好色貪吝寶貨賄賂公行然又放縱與其妻子各受賂遺靑冨有司莫敢執持入財授官吏部亦不得公選牧守令長亦皆貪汙百姓。

魏政至肅宗浸衰然盜賊未作也元义柄國不能儉約而獨以貪貨一事至生亂階夫財利不可專

於上，塞於下，古之君子，不盡利以遺民，均天地之生息，而聚之於上，而均於下，斂之不已，則人人困窮，弱者窘於利，強者豐於財，而國蹙以亡矣，故紂之亡以鹿臺之財，桀之亡以鉅橋之粟，董卓之亡以郿塢，公孫瓚之亡以京城古無不然，富者怨府也，而小人不悟，必至如石崇困於臨死之問，則亦末如之何矣。今元文好貨無厭，其父既貪縱，其妻又通賄，其子又受賂，遺於是牧守令長，罔不貪汙，郡縣小吏亦非公選，本欲肥其家，反以殺其身，而亡人之國，專利之禍如此，故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魏主從侍講賈思伯受春秋，思伯雖貴，傾身下士，或問曰，公何以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人以為雅談，

賈思伯衰至便驕之語，非特雅談而已，惟持其志，者知之血氣有衰，志立則無衰，元帥可奪志立則不可奪，以此一言亦可見思伯之所存矣，其春秋之學，蓋無傳考，魏主治身為國，未有以賢於來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之時是時胡后淫亂而徐鄭用權使魏主監妾氏慶父之事必有防閑之道正家之法不至死於酖毒矣然則思伯所講肅宗所受無乃三家詳畧同異文章之末耶夫讀聖人經而留心於考詳畧同異文章之末是未嘗讀經也昔齊豹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故爲其事必有其功今讀是經而不知經之弘意大旨以見於行事不若不讀之爲愈也

魏以臨淮王彧都督諸軍討破六韓拔陵殘敗而歸

賊勢日盛魏主引群臣問計元脩義請遣重臣鎮恒朔以捍冦魏主曰去歲阿那瓌叛李崇請改鎮爲州朕不從尋崇此表開鎮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既往難追聊復畧論耳然崇貴戚重望意欲遣之何如皆曰實合鄙望

國家爲治之病其受之非一日善暨者治本而不治標六鎮之叛起於宦官劉騰爲司空之時好貨納賂山澤舟車之利罔不榷固遂至刻剝六鎮交通互市歲入以巨萬計此六鎮離之本也比

及破六韓拔陵作難蓋已累歲。病根深矣。李崇乞
改鎮爲州、夫年之言也、使魏主亟行之、尚恐後時。
不能收六鎮已潰之心。既不能用、又追恨忠謀、且
不知劉騰貪饕致寇之罪、如人疾在膏肓、乃隨朝
夕變證而療之、難乎其愈矣。既而六鎮盡叛、始用
崇言、改鎮爲州、遣使宣慰、已無所及、是故善爲國
家者、當閑暇之時、脩其政刑、常有危亡之憂、若近
在朝夕者、制事於未奔、桓舟於未沈、徹桑土於未
陰雨、不使至於無可奈何、至於無可奈何、孔子亦

末如之何矣、
侍中周捨坐事免、以散騎常侍 朱异代掌機密、軍旅
謀議、方鎮改易、朝儀詔勅、皆典之、异好文義、多藝能、
精力敏贍、上以是任之、

機密者、萬微之務也、軍旅者、三綱之用也、謀議者、
腹心之任也、方鎮者、股肱之寄也、朝儀者、禮法之
原也、詔勅者、賞罰之文也、兼是六者而堪之、非有
道德才智孰可哉、舍伊周而論、其惟諸葛武侯乎、
如漢之魏相、唐之陸贄、亦庶乎無忝矣、厥惟龔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六年

未異特以好文義多藝能、贍精力、而當此任、于以見梁武之不知人、而異之不量力也、夫絳侯本訥、霍光篤慎、其於文藝闕如也、而安劉氏定社稷故無文藝不害爲君子、有文藝不害爲小人、朱異云梁江總云陳有國家者、慎所取舍哉。

初帝納東昏侯寵姬、七月而生豫章王綜、宮中多疑之、綜亦自疑、聞俗說割血瀝骨、滲則爲父子、遂潛發東掖門、自殺一男試之、驗、由是常懷異志、外人皆知之、而莫敢言、屢求邊任、及在彭城、遂降于魏、梁軍潰、

論武帝不知綜非己子之過

魏乘勝追擊、徧取彭城、

梁武諸子、惟昭明爲賢、然未免有過、其餘皆不肖矣、擊伐東昏、殲其身而移其祚、尚何愛於一姬、又不能察其隱微而生疑似之子、子既長矣、又不能察其性行而付疆場之權、一日之間、併失數城、喪師覆將、若談戲然、古人云、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人多不知其子、而帝王尤甚、以其疎也、父子固異宮、出入固有時、而豈可不日夕見乎、日夕見則情意通、情意通則孝慈接、如是而有不知者

論太子統不知春秋之義

鮮矣豫章外叛之意夫人知之獨帝不知莫親於父子而有所不知又況其餘乎

邵陵王綸攝南徐州喜怒不常肆行非法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而著之匍匐號叫上始嚴責之綸不能改於是遣代綸悖慢逾甚乃取一老公短瘦類上者加以衮冕置之高坐朝之爲君自陳無罪而就坐剝褫捶之上聞之大怒欲賜死太子統流涕固諫得免

三才均一氣而天爲大四端皆至德而仁爲要大而化之莫非聖人而堯舜文王孔子爲盛載道之後世莫非經書而春秋爲切五典莫非天叙而三綱爲重故天下之理至幽險也而乾以易知之天下之事至繁衆也而坤以簡能之學進乎此不亦要乎昭明太子幼有穎質記誦博矣文章美矣而於人倫未有察也邵陵王綸擬父而加捶親在而服衰其悖逆之罪與弑幾希殺之生之惟武帝命可也而統涕泣固諫請免其死是恩意情義之施於弟者甚篤而敬恭孝愛之承於父者不至豈不逆理哉其後不免以信邪取疑憂愧而死此爲人

子不知春秋之義者也讀書雖多亦何以爲

及侯瑾等克魏壽陽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口江左自晉宋以來北伐多矣地有常利則行有常途以劉裕雄傑取燕克秦其所從進退固可考也而未有如梁武之愚且拙者三築淮堰至是十年其勞費不復論以堰而死者蓋數十萬人矣然後能取壽陽雖不數十小城繞得七萬五千口是十年勞費以數人而易一人其愚拙不亦甚哉與師動衆不得已而至於殺者惟誅亂臣討賊子爲可

大通元年

以所治之事所存之理有大於殺也若夫爭城爭地報怨復讐貪憤之兵而視人如草芥者雖得之必失之故曰君惟好仁則天下無敵梁武欲以此道而規河南不亦左乎

魏東清河郡山賊群起以房景伯爲東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景伯至署其子爲掾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卽出降

爲人上有情所難行理所當行行之而人必服德必廣功必立者不賞私勞一也不罰私怒二也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報宿怨、三也、不聽讒言、四也、不疾謗議、五也、不忌人、六也、不貪大功、七也、不逢君惡、八也、不怙權勢、九也、不寧貢人、十也、有一于此、已爲善行、況兼有之、假恢乎其量足以容四海、昭昭乎其識足以高天下矣、

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母山民求知禮義耳、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難曲慚其心未也。且置之。乃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毋泣涕乞還、乃聽之。

民固多愚然其良心終不忘也爲人上者不知教化可以善民而專尚刑法、見其不服也、則謂民頑、愈益治之、民愈扞格於是百姓無親其上、死其長之意甚者見如寇讐焉、崔毋一婦人而知教化之源不繫朝令而在於躬率、教化之效不取華面而在於心改旬月之間變頑悖爲孝子、孰謂民果頑哉、此亦可以省已而脩德矣、崔氏所以能然者、有明識其天資也、而通經是學以致之、

也、施諸家則其子能不念舊惡、而感群盜之心、施諸人則山民觀景伯養毋而悔不孝之行、一婦人猶能爾、爲民師帥而不然、豈不有愧哉、

魏蕭寶寅自念出師累年、靡役不貲、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人亦疑之、遂有反意、問於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舉事何疑、寶寅遂反、稱齊帝、

蕭寶寅奔魏之心、本欲假其兵力、爲宗國復讐、似也、則宜不離淮漢之北、伺間南伐、死而後已、若夫成功則天也、冀雍二州豈梁所在耶、而爲之刺史

則非本心、雖曰不利、人不信矣、以義始、以利終、不至於作亂受戮則已幸、設其有人、當寶寅受任冀州、則已惟魏無人焉耳、

斷其復讐之心、怠而就利之情、怠于以處之、是猶豕之牙也、

魏靈太后再臨朝以來、盜賊蠭起、封疆日蹙、時討虜大都督爾朱榮兵勢强盛、魏朝憚之、高歡說榮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雙孽擅權、朝政不行、以公雄武、乘時奮發、霸業舉鞭而定也、

論魏以拘門地限停年致亂

魏之中葉以門地取士。及其衰也以停年用人。於是英雄俊傑淪淪散逸。或在草野。或從盜賊。才智不用。意氣鬱結。思有以振而發之。天下始多故矣。自爾朱榮起。魏室遂敗。君弒國分。齊周承之。一時人才角出東西。戰爭智謀之士。不可勝數。向使魏朝不拘門地。不限停年。收而用之。二百年之基業豈易傾乎。是故姚興有言。願治之主。不借才於異代。而陸宣公曰。凡興邦之良佐。皆衰世之棄材。人君以往事觀焉。思過半矣。

綱目節錄其文

孝明以不聽言而亡

肅宗惡鄭儼徐紇。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爾朱榮舉兵內向。以脇太后。榮至上黨。儼紇與太后謀酖殺肅宗。

魏之亂始於世宗奉佛。政事不脩。重以肅宗幼弱。靈后稱制。穢德彰聞。元澄雍懌才薄力弱。劉騰元乂擅權黷貨。以召六鎮之兵。雖然。其間非無忠謀至計。排難解紛者。而剋廷忽焉。今目而舉之。以便省閱。為後戒焉。元匡彈于忠。擅殺裴郭。宜加顯戮。而不聽。崔光諫王后無適臣家之禮。請息乾遊幸。

綱目節錄其文

而不聽。袁瓌以南北諸鎮及郡縣僚佐統軍戍主。多以貨賂得之。請選擇人材而不聽。李崇請罷脩寺之工。興太學築城闕而不聽。張普惠諫復徵綿麻之稅。以寬民力而不聽。薛淑論元元之命繫于長吏不當專取年榮。不問賢否而不聽。普惠又諭深言不用李崇改鎮爲州之計將恐所慮不止西北而不聽。元順言太后年垂不惑無以儀刑而不聽。元篡乞於恒州北十郡縣安置降戶賑賚之而不聽。辛雄上疏言前後出師敗多勝少由不明賞罰而不聽。元琛請出城陽王徽庶將士展其忠力而不聽。雄又言夷夏之亂以守令非人請分郡縣爲二等妙選才望不拘停年而不聽。路思令言將帥多貴遊子弟不能平賊宜黜陟幽明賞善罰惡而不聽。楊椿言蕭寶寅不可獨任恐生亂而不聽。源子邕論裴衍不可同任恐致敗而不聽。以是觀之。魏中外之臣非不能爲國深慮而一切不聽。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則非爾朱榮高歡能爲毒也魏自亡耳

劍立始三歲太后欲久專政故也爾朱榮聞之大怒立長廣王子攸執太后及劍沈於河費穆曰公士馬不滿萬人若不入行誅罰內變作矣乃召百官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不能匡弼之罪縱兵殺之死者二千餘人

平禍亂者雖假壯士健騎堅甲利兵然可取勝於一時非所恃以爲安也大僚共官千百之衆雖偕享榮祿然存亡大計非所盡責也爾朱誠有桓文之志取造亂者誅之擢叙賢才改紀國政削平外盜保養黎元偃武脩文綏靖王室則五伯之功福矣乃恃其威力肆行誅殺曾不旋踵禍及其身豈非勇有餘而智不足乎靈太后者魏朝罪人沈之當也彼三歲釗何罪焉自臣庶謀逆猶無孩孺從死之法況嘗奉以爲君乎榮非特無智其不仁又甚矣雖然仕于昏亂之朝懷寵耽利者亦可少戒

魏徐紇來奔

弒君天下之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之所得殺

也、正朔在江左、雖南北未合、而王者無分民、政刑
可施、則施之矣、徐紇親弒其君、惕心爾朱而不畏
梁、蓋謂梁無人也、爲梁計者、聲言其罪、肆諸市朝。
則君臣之義明。近者畏懼而遠人感悅矣。曾不是
圖、乃受而容之、是教人爲弒逆而無所懼也、他日
困於叛臣子姪。擁兵雲翔而不進。卒餓而死。其禍
有自來矣。

魏爾朱榮女先爲肅宗嬪、榮欲敬宗立以爲后、敬宗
疑未決、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反經合道、陛
下何疑、敬宗從之、

反經合道、自先儒釋經者、往往有此言、是道之蠹
也、孟子所謂反經者、歸於常也、常卽五常道之庸
也、百姓日用者也、後世所謂反經者、背常也、既已
背常、安能合道乎、然此言既行、世之違犯正理者、
輙以自解、其叛道多矣、或曰非是之謂也、如娶妻
必告、而舜不告、爲天下得人者必傳賢、而禹傳之
子、天尊地卑、君臣之分、而湯放桀、武王伐紂、兄弟
託體於父、是爲同氣、而周公殺管叔、婦人從人者

也、終身不改而仲尼出妻若此者非反經乎、曰此聖人處事之變、是之謂權、權者、猶衡之石焉、進退前却、與所懸之物輕重適等、故雖權也、而輕者不使之重、重者不使之輕、乃所以爲經也、故權者道之中也、處經而有權、則道之用不窮、非聖人不能與、豈變詐亂倫之謂哉、古之禮、叔不撫嫂嫂不撫叔其死也無服、蓋推而遠之也、而祖瑩以妻嫂爲反經則違道甚矣、辰巖之事、晉文之失也、尤而效之、曾是以爲道乎、正家者治國之本、初政者治亂之源、子攸行其所疑而不知非惑於邪說而不能蘄怵於强臣而不能正、早墜之命於是乎在矣、

帝以魏北海王顥爲魏主、遣陳慶之將兵送之、慶之乘虛進拔滎陽、遂至梁國、魏主出避之、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帥百僚備法駕迎顥入洛陽宮、卽位改元、取國有五難一曰有寵二曰有人三曰有主四曰有謀五曰有民而德居其最他人之兵力不與焉、元顥者詳之子無寵、一矣獨身出奔無人二矣臨滎安豐非能之者無主三矣乘虛浪進非有必克

之計。無謀。四矣。所恃梁民不聞壺漿之迎。無民。五矣。而顯之行治。不聞令名。與晉重耳慕容垂相去懸絕。何所資而欲踐魏祚以戡多難耶。又況大事未定。驕忘已生。寵任非人。不恤軍國。其得至洛者。蔣一陳慶之。而遽疑之。是欲行而自斷其足也。顯固無足言。而梁武亦何意耶。彼亦豈為顯十全之策。姑以慢褫報劉昶耳。蕭贊寶寅之見侵爾。是兒童之見。戲劇之事也。

上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以便省為房。素牀毛器。乘小車。私人執役。群臣以錢一億萬祈白三寶。奉贖皇帝。三請乃許。

佛行有五要。舍其一也。舍云者。以物為已累。必棄而絕之。故白父母妻子始。棄所難棄。絕所不可絕。則其心空矣。此舍之說也。瞿曇身為嫡嗣。次當主國。亦既取妻生子。一旦盡棄絕之。以就其所願。逃名深山。容形練志者六年。然後有成。此舍之行也。梁武既樂其說。則當師其行。棄家棄國。無所不棄。雖非正理。庶乎其真學佛者也。今為帝王。享天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內畜姬妾、外列官師、富貴之崇、子孫之衆、宮室城池守衛之密、猶以未足、又命將出師、爭奪于外、凡有國之常、無所不爲、惟恐失之、烏在其能舍乎。不師其師而樂其說、既不成佛、徒然辱身、蓋不特正人非之、爲佛道如達磨者、亦且笑之也。然則從達磨可乎。達磨以言外之妙、曰默神授、提耳武帝、問其所爲、謂無功德者。不亦可取歟。曰爲佛之道者、淺深精粗、雖所得不同、要其極致、歸於殄滅倫理、以之爲己、則遁而不祥、以之爲人、則褊而不公、以之爲天下國家、蕩無所處而得其當、此乃儒之所當舍棄而絶之可也。

魏敬宗受制於爾朱榮、恒怏怏不以萬乘爲樂、與城陽王徽等謀誅之、召温子昇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述本末、敬宗曰、王允若即赦梁州人、必不應至此、意謂殺榮即赦其黨、皆應不動也、謀頗泄、榮輕之、以爲何能爲、敬宗乃詐言皇子生、榮入賀、敬宗手刃之。大赦、爾朱世隆帥榮部曲、與爾朱兆共奉長廣王曄爲帝、其黨四起、魏兵屢敗、敬宗爲兆所執、縊殺之。

論敬宗不當
言朱榮迎
立

綱目節錄其
文

衰亂之朝宗室侯王爲强臣所立未有得令終者也以節閔帝陽瘖八年幾於仁者且猶不免然則當此時非有次立之勢不得已而負荷國家者何必冒利而就害耶世之愚者多智者少又况宗室貴冑耳目富貴見其可得也者不前後慮其可失也者乘危蹈亂僥倖非意朝戴黃屋晚飲酖酒前車既覆後車不戒利之沒人如此嗚呼悲夫使敬宗當爾朱榮密迎之際能審彼審已而不受也受而足以興有不辭也辭而足以客其廢幾耶夫爾朱榮養兵三世杖鉞六年其腹心爪牙之士衆矣雖爲人麤暴輕忽去之甚易而其族黨涵恩爲用者豈一赦所能收也是則爲榮所立弱亦不可强亦不可惟韜光孫言確乎其不拔爲可爾豈不難其人哉

魏城陽王徽走至山南抵祖仁家祖仁一家三刺史皆徽所引拔徽賫金百斤馬五十疋祖仁利其財殺之送首於爾朱兆兆夢徽謂已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疋在祖仁家兆即掩捕祖仁如夢中之數徵之不

晉史管見　卷十三　六

之、疑其隱匿、捶殺之。

人死則氣散猶火焉、盡則光滅矣、何爲能見夢於人、爾朱兆未嘗急捕元徽、而意其有金與馬也、又何爲見徽於夢耶、元徽以窮投我、而祖仁以悠報德、且利其貨而殺之、刑戮之民也、不有人禍、必有鬼責矣、元徽嘗持大權享富貴、其用物弘而取精多、身雖死而其游散也緩、且山南距洛一日而近耳、悠氣交魂理或有之、或問氣散緩遽之說、曰、燈火一噓而滅、篝火當風乃滅、咸陽火、鄴宮火、數月乃滅、是其類也。

魏齊州民逐刺史蕭贊、贊奔遁而死、或盜其柩以歸、上猶以子禮葬於陵次、贊卽綜也、在魏更名蕭綜信毋悠望之一言、不父其父、棄軍外叛、假手敵人、欲滅其宗國三千之罪、此爲大矣、梁武之不忍也、桐棺三寸、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其可也、子而附諸陵、慈之過也。

三年

魏節閔帝下詔曰、皇帝王之稱、蓋遞爲沖挹、自秦以來、乃兼稱之、予今但稱帝、亦已褒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帝王之號、應時而稱、不可兼也、兼二爲名、則失其義矣、說者曰、皇以道言、帝以德言、王以業言、此自後世議之云爾、皇之爲皇也、豈以道自居乎、帝與王亦然、是以知其非、故取義以立號、蓋當時以是言爲尊爾、是謂應時而變者也、譬之於父焉、孔子曰、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是父亦可謂之尊、又曰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是父亦可謂之親、然而曰尊父不可也、親父不可也、是猶帝王之不可兼稱也、皇帝而可以兼稱、則謂之皇王亦可矣、謂之帝王亦可矣、以二者不可兼、則知皇帝之不可兼也、秦呂政不王于古訓、師心自侈、而兼此名、漢不之革、後世遂因之、以口筆稔熟之故、而忽其義、失之遠矣、孔子以至聖之資、加王於天、載之春秋、仞乎周無是稱也、孔子將以詔後也、兩漢而下、自非大無道之君、未有不致敬孔子者、以其爲人倫之至爾、敬其人、當遵其教、法其事、然後不悖於道、徒敬其人而不遵其教、法其事、則於道必悖、故有天下者、用春秋之法、以天王爲號、則名正理備、

而尊不可以加矣、

初昭明太子葬其母、求墓地之吉者、或賂宦官俞三副、使卑賣地、云若得錢三百萬、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啟上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地、於上爲吉、上年老多忌、即命市之、葬畢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可以少延、乃爲蠟鵝及諸物埋於墓側、或譖於上云、太子爲厭禱、上遣檢掘、果得鵝物、大驚、特窮其事、徐勉諫止、由是太子終身慙憤、無以自明、及卒、上欲立其長子歡爲嗣、衛其前事而止、

論梁武終身不靈

佛之道以寂滅爲至、寂滅云者、滅盡衆有心滅、生滅并滅而寂亦無、滅者、其言之若甚難、自正術觀之、非如心與理一、動與禮合、智周萬物、道濟天下之爲難也、雖然讀其書、則當踐其行、爲其事、則當有其功、梁武事佛數十年矣、大捨屢矣、習空久矣、當如瞿曇棄屣王位、此乃舍之大者、何乃疑其子之謀其國也、均之爲舍、我以與子、豈不賢於瞿曇之遠其父哉、年已老而忌方深、是數十年茹蔬衣布、養僧造寺、一無所得、莊周氏所謂終身不靈者

論觀腹心之臣當視其爲人之廣狹賢否

梁武其人矣、

太子侍讀徐摛文體輕麗應對明敏、上甚嘆異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悅、乘間白上云、摛年老、意在一郡自奉、上出摛爲新安太守、

女無妍醜、入宮見妒、若宮中無妒婦、則何妍之不進、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若朝中無妒臣、則何賢之不達、內有妒婦者、家道必衰、外有妒臣者、國政必敗。徐摛之爲人、未有以愈於朱异也、特爲上所寵任、而异已娼之、則奇才碩德、又安得譽款其君之側哉。人君欲觀腹心所寄之臣、以其薦士之廣狹賢否視之。亦思過半矣。

論師閔與高歡失策

魏高歡起兵討爾朱氏、孫騰說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稟、不權有所立、則衆將沮散、乃立元朗爲帝、當是時、節閔帝與高歡皆失策、節閔雖爲爾朱所立、而心惡之、高歡、爾朱之人也、而未相失、然雄才蓋世、已有重望、節閔何獨不知、召使入朝委以夾輔、則爾朱無能爲矣、高歡未有所事。而洛已立君。何必用孫騰之計。更復假建乎、遣使上表、輸忠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達魏方多難必無疑沮之理如此則兩得之矣不然聲爾朱弒君之罪仗義伐之然後朝覲以匡帝室亦桓文之舉也乃初無定策惑於邪謀置君廢君猶易奴隸兵力雖盛功伐雖高其行事不足稱矣

立西豐侯正德爲臨賀王正德自結於朱异异言其失職故王之

昭明孝子也因救邵陵之罪則陷於不孝況朱异信臣也而受正德之屈安得謂之忠爲大臣者君

以猜忌非罪殄戮同姓則當力諫以止之若事非涉公則無與藩王交私之義況正德外叛復還赦而復爵梁室治親已失刑矣罪在悖逆不失爲侯何謂失職而更王之异得君專行政久必無所憾而交私藩王蓋其資非遠器雖好文多藝而不見理義之正故於武帝過舉畧無裨救而又敗之易曰閑國承家小人勿用异可謂小人矣當是時袁昂爲司空亦不聞一言規正焉用彼相哉

魏高歡以所立元朗疎遠使魏蘭根入覲節閔帝之

論高歡東魏之覆轍

爲人欲復奉之蘭根以節閔神采高明恐後難制遂幽之於崇訓佛寺

師必有名故古之師必聲罪必奉詞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自聖人作弧矢以威天下之後何莫由斯道也爾朱榮所以入朝者問肅宗崩故也高歡所以戰勝者討天柱弒君也其舉事之名似矣歡既誅榮反又討兆逆則當易其所行推公心爲忠事表見於世志出桓文之上以伊尹周公諸葛武侯自期則天下孰與爭功而較德哉假仁甫爾賊態遽彰廢帝而幽之榮兆之覆轍也夫爾朱榮以匡國靖亂爲言而惡敬宗之親狹訟勸庶政歡既以弒逆討兆而又憎節閔之神采高明恐後難制則所以異於榮兆者其間豈能以寸哉歡失二策皆由孫騰魏蘭根之說然言之在人而聽之在我也用是見歡無宏遠之畧而其後之不昌矣魏累世事佛其營造塔寺廳養僧徒至於貧國所以然者爲求福利及子孫也財殫民困國隨以亡不聞佛恩憎力少振救之而敬閔二帝皆廢死於

寺中。來世亦可監哉。

魏平陽王脩匿於田舍、歡欲立之、使斛斯椿見之、脩曰、得無賣我耶、曰不也、曰可保乎、曰變態百端何可保也、椿馳還報、歡帥文武奉表勸進、乃爲朗作詔策而禪位焉、武帝即位、

富與貴人皆欲之、然得之不以其道、則君子不處焉、況帝王之位乎、誠使富貴之欲、不能自遏、惟利之從、則善擇利者、小必審安危、大必詩生死、亦不冒昧而趨之也、平陽王脩所爲自匿於民者、本避禍耳、敬閔二君、豈遠事哉、又自知高歡之不可保、且已非近屬、無次立之勢、又非素負人望、有必不得已之事、乃袒裼赴燬、褰裳涉波、不思甚矣、夫常情莫不畏死而愛生、若處非其據、禍辱必不得免、而僥倖居之、是以百年不貲之身、易一日燕幕之娛也、故劉聰夢死後當爲遮須國王、則不復畏死、而字文化及曰、人生固當死、豈不一日爲帝乎、自古愚夫如是者、可勝道耶。

魏青州民耿翔、聚衆掩襲州城、斬太守、送首來降、詔

論梁武顛倒綱目備錄其文

以翔為光州刺史、

弒君天下之大惡、聖人立法、使人人得討之、以天下大惡一也、耿翔來奔梁、雖疾魏、然怒不廢禮。盍移魏境、相為戮之、則義聲北震、敵人悅服矣、既不能殺、又寵秩之、是教民以弒君之利也、何以為國乎、人倫以三綱為大、軍政以三綱為本、梁武顛倒至此者、心入佛言、不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故爾、

六年

論魏孝武事殺無名

魏武帝伐高歡、兵敗奔長安依宇文泰、

高歡於孝武有援立之勢。而無悖逆之跡。孝武信斛斯椿王思政讒間、不忍小忿、以片言小數而鬪之事發無名、其敗宜也。彼宇文泰欲取高歡而未得其便。孝武乃千里自送、使為挾資。夫以分言之。則歡親而泰疏。以勢言之。則歡順而泰逆。以地言之。則洛陽宗國而關中外藩也。而孝武君臣之謀如此、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不可救已。

先是熒惑入南斗、上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耶、

江左帝業雖曰偏安然正朔相承已歷四朝垂二
百年魏亦稱帝雖得中土然盛極而衰不數年間
廢弒接迹故晉安帝末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
北斗魏主嗣召問諸儒以孰當災咎者崔浩以爲
劉裕將篡之符後二年春裕欲受禪指意纔發其
矣五行傳牽合附會以某異應某事泥而不通然
夜長星竟天故王猛語符堅謂江南正朔所在然
亦不能言其應之遲速久近也或遲或速或久或
則熒惑入南斗乃梁亡之應不在武帝則在其子

近人所不能推而必知有國家者恐懼脩省而已
梁是時朱异大爲熒惑象見于天武帝不知也乃
跣而下堂欲以禳之其於格王正厥事不亦遠乎
魏高歡表於孝武曰陛下若還京洛臣當帥勒文武
式清宮禁若返正無日則七廟不可無主臣則寧負
陛下矣孝武不荅歡遂立清河世子善見是爲東魏
孝靖帝
孝武之失高歡孥自已作若圖其討賊之勞嘉其
匡正之績回思間關不在晉陽明詔高歡歸罪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斯椿元士弼王思政三人。重貶黜之。以釋疑憾。歡亦必飜然引咎。表送封孫。則君臣如初。兵革息矣。于是脩德行政。選用賢才。布在列位。愛養民力。以固邦本。使人主無過可議。朝廷無事可指。高歡雖有他志。亦笑自而作也。歡雖握兵。實無自取之意。特欲專制朝權耳。觀其以四十城邀迎魏主。勤亦可見。而魏主曾不一荅。慰謂合高歡之逼。而就宇文泰之安也。不思祖考累世據有中原。建城郭宮室。人有定志。異乎夷狄居穹廬。逐水草。避害趨利者。一離洛邑。委宗廟社稷。而遠依蔣鎮。是謂山奔。自周無出則出奔者。其位已絕矣。所以高歡改立善見。未爲失義。而黑懶尋殺孝武。異於弒君。人主喜怒從違。可不慎乎。夫情有厚薄。分有疎親。孝武合高歡之親厚。而就宇文之疎薄。不知宇文規圖得已。挾以令諸侯耳。泰豈不曰。歡於君有援立之勞。席未暖而猜忌生。棄之如遺。然則何有於我哉。嗚呼。此其爲後世戒多矣。

東魏丞相歡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高歡不仁

書下三日即行，四十萬戶狠狽就道。

遷國大事也，必君與民皆不寧厥居，然後遷。然民情懷安，雖不寧厥居，猶憚遷也。則必丁寧告諭，俾曉然知安危之大計，寬其期日，制其先後，衛其道途，暴露饑餓益賊之虞，立其坊里巷曲業肆屋廬之所，不使生怨咨，傷和氣，然後民樂於遷矣。今魏已都洛四十年，其宮室自孝文初徙，十年而後成，以國朱宗龍暴不血，初欲遷移，登樓見帝居之盛，歎息而止。而高歡於三日內逼遂四十餘萬戶，狠狽入鄴，其視人猶驅牛羊，逐雞鶩，不至若是烈也。此四十餘萬戶何啻數百萬口，老倪乳病，昏喪貧窶，不得其所者多矣。伊尹曰：其視一夫一婦有不被澤，如己推而納之溝中，實六渾夷狄之豪也。其亦不仁甚矣哉。

大同元年

魏孝武與丞相泰有隙，飲酒遇酖而殂，泰立南陽王寶炬，是爲西魏文帝。

宇文泰高歡一時之傑，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志，而歡先得之，魏之廟社官司皆在洛，孝武西奔，乘

與法物、不以自隨依泰以安、泰因而挾之、其爲君也微矣。彼曹公之挾則不然、爲泰計者、初能奉迎、則直至洛邑。不至洛邑。不并國而挾。則不如其已。閉關養民俟高歡廢弒。或其嗣子革命自立。然後聲罪出討。苟有天命、其勝必矣。豈不賢於事奔逃喪替之君、弒而又弒。狐媚以就禪代乎。若孝武者貪并所據、忘勳棄勞、彼節閔帝與安定長廣二主、猶已之迫於權臣。皆非得已也、尚皆殺之、方艱難困窘、在人爪吻之間、而又觸情縱欲、齒噤強臣、是有十死而無一生也。何足恤哉、

論周歡帝天和之后

東魏歡納敬宗之后爾朱氏、

昔吳闔閭伐楚克之、君舍于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孔子作春秋曰、吳入郢、號舉者、狄之也。伐國者討其罪人、弔其百姓、斯已矣。乘約肆淫、亂男女之配、是夷狄也、夫君舍于君之室、其體爲敵尚且不可、今也外諸侯而妾天子之后、其罪云何、雖歡本夷狄之人、不足深責、然既中國居而受王爵、以表百僚、建宗廟、以傳子孫矣、爾朱之事、又豈所

以爲訓乎、彼澄泙及緯、觸情縱欲。有自來矣。

西魏泰用蘇綽爲著作郎、一日問以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復問以政事、綽指陳爲治之要、泰大悅、即拜綽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按程式、朱出黑入、及計帳戶籍之法、

蘇綽有行義、達治道、亦良相也、所以然者、綽知歷代興亡故也、宇文泰亦以兵爲強爾、自是始爲裕民足國之政、蓋綽啟之、雖然、惜哉問天地造化之始、綽應對如流、而史失之也、夫天地造化、有始無始、此五經所不載、孔孟所未言、不知綽所對何說也、或問天地造化、果有所始乎、曰陰陽者天地之氣也、造化者天地之事也、乾坤者天地之性也、覆載者天地之德也、而未有知天地之始者亦仿像而形之耳、莊子所謂至德之世者亦推高而論之耳、極亂生治、其間即鴻荒也、與國人淳、其時即至德也、然則有書契以來、凡幾鴻荒、幾至德矣、由是言之、先後不

相傳耳日不相際、古猶今也安知其所始不知其所始、又安知其所終也、然則終不可知乎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既曰生是其始矣、天下未有不可知之理也、異端之學不知天地日月星辰風雨雷電之故者、以理爲障也、深於易則太極在我矣。太上爲文帝作皇甚矣、以追福命、有司求良材幽阿弘民自湘州買巨材東下南津校尉孟少卿欲求媚於

上、誣弘民爲劫而殺之、沒其材以爲奇、

古人有求福之道矣、曰作善曰豈弟。曰靖共。曰配命。能如是者、仰不愧俯不怍、無人非無鬼責、是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非如金玉貨幣有形色臭味之可取挹也、善論福者莫如荀卿氏曰、福莫長於無禍、是皆指生人而言之也、至西域乃有冥福之說、謂人死而靈識有所往、子孫當誦佛經爲佛事、飯佛徒以資之、是之謂追薦、是之謂大孝、凡千有餘年、其事遂爲一世之典常、達人覺之、

萬有一焉、愚者不悟、滔滔皆是也、其說千緒萬端、
互相彌縫以防其敗、固未易以筆舌辯、姑即一事
驗之、其言曰、誦佛名號若干遍、令死者獲福不可
計、今取死罪囚、使僧人擇佛名號之能濟救苦惱
者、晝夜誦千劾、囚也能免乎死、庶乎其可信矣、假
如有資福之事、而武帝之臣誣人而殺之、奪其美
材以充寺用、方且爲其父滋罪、何福之有。
王陽明弘景博學多能、棄官隱居茅山、王畢與之
遊、及即位、恩禮甚篤、國家每有大事必先諮之、時人
謂之山中宰相、臨終爲詩曰、夷甫悟昭陽殿、遂化鼈于宮、時士大夫競談玄理、故
弘景詩云、
弘景隱者也、居山中而預朝廷大事、非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之義也、以與帝有舊、且數蒙招致、欲有
所言、造朝而言之可也、且武帝時大事之失亦多
矣、處身則事浮屠、處家則無義方、治國則政刑不
脩、對敵則師旅無名、數十年間、駸駸入於亂亡、不
聞弘景有一言以省帝心也、臨終之詩、亦何益哉、

國史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然則弘景身雖隱而非知道者矣。客有問弘景吾欲注周易本草宜何先。對曰易宜先。客曰何也。曰注易誤猶不至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矣。世以弘景爲知言。曾不知本草所辨動植之性注而或誤其害有數也。易之爲書盡性至命而開物成務不明其義而以爲玄言。如王弼何晏之徒既自喪其朱又亡人之國至於天下板蕩神州陸沉數十年而未止。其所殺豈與本草一物之害比哉。王何談易而已其效已若是。況遍談六經而誤者又如何耶。弘景之言於是大失而其注本草固亦多舛也。方是時土壤斷絕弘景於藥物之出乎江之北者多以意度耳剽竊之醫家皆流往往譬以爲未善然則其所注本草殺人亦多矣

東魏歡伐魏魏泰拒之遇逢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晉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寒流因上馬馳營若警衆者其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引兵會之泰伏兵待之歡見泰兵少爭進擊之泰兵奮起歡大敗喪甲士八萬棄鎧仗十八萬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高歡忿兵

至河上而還、

高歡之爲是役也、以宇文拔恒農取諸城堡、俘戮士八千也、而報之兵、以忿興、紀律不嚴、魏以三騎雜入其軍、聽其號令、知其虛實、而歡弗覺也、旣而大敗、所喪十倍於前、伏鎧又十餘倍焉、夫幾如是而國不亡、孟子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是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孟子之所謂殺者、殺敵人耳、今戰而大敗、陷民於死、縱以此得國、非由僥倖、而所天求命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四年

柔然頭兵可汗、以兩魏分裂、數爲邊患、魏泰欲結婚以撫之、令主廢乙弗后、納頭兵女爲后、魏主從之、頭兵遂不報東魏之使、

宇文泰不仁不智無禮無義

宇文泰欲固國、而使人主廢賢后、娶夷女、一舉而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兼之矣、夷狄惟利是從、且魏與柔然世仇也、而寶炬之爲君微矣、柔然非有所顛頓、夫豈肯一心專力而與魏、且君有賢后、而使之廢之黜、又殺之、蠕蠕之女、尋亦自斃、而柔然且

論宇文測待
東魏人非大
夫出疆之正
法

七年

將高歡而與之親矣惜哉泰之爲此也若邊境得人以四鄰爲守景然雖大何畏焉方是時蘇綽爲泰謀臣獨惜於此而無諫止何耶

魏以宇文測行汾州事測爲政簡惠得士民心東魏人數來寇掠測擒獲命解縛引與相見設酒殽待以客禮并給糧餼衛送出境東魏人大慙不復爲寇

羊陸交歡邊境效華元子反者也宇文測待東魏人效叔子者也以利言之可爾非大夫出疆之正法脫有畫虎不成者爲敵人以計入之則城之覆

也不論忿僥倖徼利事功雖成君子猶耻之此固非黠獪之所及也

論高歡不知
先務
斷自飾錄其
文

東魏歡以諸州調絹不依舊式悉令以四丈爲匹喪亂以來公私困竭民多餓死歡命諸州濱河及津梁皆置倉積穀以相轉漕供軍旅備饑饉

自古未有務農而亡國者農者天下之大本軍國之用無不資焉然惟知王道者乃知恤農假仁者次之恃力壘兵者多不以經意猶人跳梁嗷嘷馳走不息而無食以養之不能二三日而斃矣高歡

用武至是既十年，恤農之詔不頒，勸農之官不建。勑農之政不施，初聞準式調絹，置倉儲穀而已，可謂知所先務乎。是時河南州郡困於戰爭，鞠爲茂草，而魏自正光以後，僧尼至二百萬人，若使自相配偶，授以荒餘之地，給其牛種，置田官督護之，不四三年，足食足兵，富强孰禦焉。

東魏高仲密娶崔暹之妹，既而棄之，由是有隙。暹有寵於高澄，澄、歡之子也。仲密後娶李氏，美，澄强之不從，衣服皆裂。仲密怨澄及爲北豫州刺史，遂以虎牢降魏。歡以仲密之叛也，崔暹欲殺之，澄固請乃止。

魏泰帥諸軍應仲密，歡將兵十萬討泰，戰于邙山，泰軍大敗，虜督將僚佐四十八人，彭樂追泰急，泰謂之曰：我死當有汝耶，樂乃止。明日復戰，歡大敗，悉俘其步卒，歡步走，賀拔勝追之，禦勿垂及而逸去，既而歡復振，泰不利而遁，歡追之而不敢逼，泰入關，歡至陝，高歡之爲此役也，乃其子澄有宋督之感，故仲密奔魏，以致魏師，而歡不知，反歸罪於崔暹，是莫知其子之惡也，仲密娶崔暹妹而出之，何怪乎暹之

論高歡莫知子之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怒也。澄悅仲密妻而遇之。何怪乎密之叛也。是宜以縱欲責澄。以誨子謝仲密。魏師何自而來哉。今不能治內、惟角關是務、非但失步卒數萬人、而歡幾爲梟刃所及、澄以一婦人之故。危其父而喪其師。其罪大矣。而宇文黑獺亦未爲得也、仲密以虎牢來歸、遣銳將總偏師爲援。自足以收黨附之心。而不卒高歡之勢矣。貪於境土、重衆親行、一日而失臂將四十八人、不爲敵禽者尋丈間耳、詩不云乎、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

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慾然後貪憤之兵不舉矣

泰歡貪憤不能止也悉力酣戰危不自保不知德行故也

陳元康說歡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幸而大捷、天授我也、當乘勝追之、歡慮泰有伏兵、不從、遂東歸

高歡宇文泰未有以大相過也西魏文物差脩爲賢耳書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歡泰之德義猶曾衛之政而其力則醜夷也是以相勝相負而不能相併。當可乘之會則智有所困而不敢前猶曲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戰高歡爲客大敗衆散泰若從李穆之言歡必不
免然不果用也卽山之戰宇文爲客大敗退軍歡
若從陳元康之言泰必不免然不果用也自此之
後二公不復對壘而東西之勢適平雖曰人事抑
天數歟

魏以柔然謀伐東魏頭兵可汗欲以女妻歡歡猶豫
婁妃曰國家大計何疑焉歡乃聘之婁妃避正室謂
婦人從人者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高歡身爲國
歡曰勿復相顧以生彼疑

相爵異姓王法度所出風化所繫也以利害之故
有妻而爲無妻黜其正室聘合夷女亂倫滅理是
中夏居而夷狄行矣時惟一柔然故取其女得以
離宇文之交而息其兵假有敵國四方交至必爲
之皆而後可則其妻不勝紲矣一何計之鄙且辱
耶

散騎常侍賀循啓陳四事其一以爲今戶口減落郡
縣不堪奉役惟事徵斂民怨流移使者繁數所至漁
徵禁黜長吏因之貪殘雖降復業之詔而民不得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居也其二以爲風俗侈靡宴飲逾制宜導以節儉其三以爲百司奏事但欲詭競求進願責其公平之効黜其驕懸之心其四以爲宜省事息費凡興造有非急者皆宜停罷上大怒勅責之曰朕有天下四十年公車讜言日關聽覽卿能上事何不顯言某刺史暴横某使者漁獵士民飲食過差若加嚴禁恐益苛擾朝廷帷宇久不宰殺若有會同菜蔬而已我自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凡所營造皆資雇借卿云宜導以節儉朕居處一床之地不飲酒不好音聲三更治事日昃方食爲誰爲之救物故也卿又曰百官奏事詭競求進今不使外人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趙高王莽呼鹿爲馬又何法歟

論梁武所學不正

南史文雖荒蕪然事亦粗備若如武帝所謂公車讜言日關聽覽則史豈有不載者今考之獨江子四嘗上封事極陳時政得失而賀琛繼之琛疏史猶載其語而子四所論仍無傳焉以武帝有國四十餘載讜言止此政可知矣尚以日聞荅塞臣下

豈非欺乎、夫琛日擊時事、是以粗條其目、帝誠聽納而召問之、則暴橫貪殘之主名可得矣、夫風俗侈靡、饑寒之本也、善爲國家者、雖躬行節儉、又必爲禮制、使不得踰越、令出必行、又安有苛擾之患哉、誠使禮制既定、則雖太牢而祭、大享養賢、乃人主所當爲、又何以蔬菜爲哉、今武帝不立禮制、致貧殘爲良民害、則雖布衣糲飯、風俗侈靡、而守宰適足自苦、無益於人也、凡公卿而下、至於民庶、乃行私藏、并已所善、則他人物也、惟人主不

然故曰、天下莫非王土、率土莫非王臣、今武帝謂不食公食、其用匠徒、資於傭借、是有私藏也、私藏非由天降地出、不謂國家之物、謂之何哉、周公作無逸戒成王、自古聖賢之君、固或不勤、武帝夜半而起、日昃而食、勤亦至矣、而國破身辱、何也、所治者事而非政也、治事而不脩政、猶人理髮、須整矜袂、曼澤怡面、而元氣索然、故枝葉未有害、根本先撥矣、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此言是也、如趙高王莽固不可也、如得賢人君子而用之、不專亦不能成

治功矣且武帝雖並置僕射三公等官而心所信向惟朱异一人譽侯景爲忠誠呼鹿爲馬不是過也然則其屈折賀琛率用强辯止自未能服其口又安能服其心乎迹其顛倒逃謬良以所學不正而不知正道是以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中大同元年五月庚戌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四月丙戌解講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浮圖災

梁武溺於色而不知佛

上曰此魔也宜廣爲塔乃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障生當窮茲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

佛書固多就其中揚其精微者不過四五種而已梁武所講盡不及焉以此見其雖溺於佛而亦不知佛也江南雖小然號爲帝王則一日二日之間幾事豈少哉乃留居僧寺至于逾月必以境内晏然無所廢興也而不知所失多矣浮圖之災蓋天火之所以警戒也方且遽而不復歸於魔障窮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土木以肆狠心焉在乎其清心能舍也魔障之說、
佛家者流、以況異已不信之人豈眞有是哉而武
帝用之昔孔子圍於匡七日不火食猶弦歌鼓琴、
顏子入見曰夫子之道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
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豈以桓魋爲魔也魯
平公將見孟子嬖人止之孟子曰行止非人所能
爲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未嘗以臧倉爲障也此君
子處已處人之正道也豈異端之比哉
上年高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綸尸丹陽繹在江

論武帝不善保國

州、紀在益州、皆權侔人主、太子綱惡之、常選精兵以衛東宮、

武帝從殄倫之道、昧於君臣之義父子之恩、義方不脩、家政大壞、已方臨御而諸子已有相圖之心、不能知也、所謂治事而不及政豈不然哉武帝既已失矣太子綱若以幹蠱爲任、起敬起孝、燮和兄弟、則雖有急難、外侮其禦矣莫親於兄弟尚且蓄兵以待之、則非吾同氣者誰實可信嗚呼武帝不善保國重以簡文雖欲不亡不可得也

太清元年正月朔日食不盡如鉤

日食將既此大變也其爲人君侵晦之象著矣豈
變惑人斗之比哉而武帝不以爲懼豈懲跣而下
堂之失耶抑天奪其鑒也夫上天變異自古善言
天忠於君者未有不以爲儆戒之符也觀天變而
不懼是不以天子自居而自絕于天矣其亡不亦
宜乎

丙午東魏高歡寇侯景與世子澄有隙辛亥據河南
叛歸于魏誘魏豫襄廣三州刺史執之欲襲兗州不
克遣丁和來上表請舉河南內附先是正月乙卯夜
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明旦告朱异异曰混一
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以乙卯日定計上益神之乃
定議納景

夢固非一端然武帝之夢想所生也是時梁境晏
然帝心未嘗不在伐魏自卽位以來屢北師矣未
之有得此其所以夢乎然國家大義當以義理斷
其可否豈有憑一夢而決者假如或夢以國與人
遂行禪讓可乎帝既不能自克朱异又從君之昏

論梁武貪欲敗心
詳目所錄其文

以箝成之、悲夫、且正月丙午高歡薨、侯景遂以辛亥降西魏、方圖豫襄廣充等數州、乙卯距辛亥纔四日。豈暇定南歸之計、丁和蓋已聞帝夢、或朱异告之歟。帝曾不察而益神其事、蓋貪欲蔽心、故莫能見也、

歡自病逐君之醜、事靜帝禮甚恭、及澄當國、倨慢頓甚、

高歡圖霸功不足以贖過、其所以有後者、知改過也。凡握兵強臣、威勢已就、苟有過舉、任性遂非拒諫莫肯回心而鄉道也。且孝武西奔非歡逐之而歡自以爲醜、降心刻意事靜帝甚恭、君臣相安十有餘年、宇文泰慙德多矣、易曰无咎者善補過也、高歡有焉。

上命蕭淵明堰泗水以灌彭城、侯得彭城、進軍與侯景倚角、東魏高岳救彭城、梁兵大敗、淵明等皆爲東魏所禽、上聞之嘆曰、吾得無復爲晉家乎、東魏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其文云、侯景豎子自爲姦逆而僞朝卑災忘義、斷絕鄰好、獲一人而失一國知者不爲

也今乃授之以利器、縱終恐尾大不掉、狠戾難馴、不貴爲臣亦欲稱帝且梁王操行無聞年既老耄用舍乖方廢立失所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終使荊棘生於建業麋鹿遊於姑蘇耳其後皆如溺言、

改過者、帝王之盛節、聖人之至教也梁武雖納侯景、遣將出師、既敗於魏人、則懲創前非、猶可及止、豈至遽如西晉乎、又況杜弼檄文、指陳闕失、雖涉訐直、而事理可推、梁武將帥固長淮之險以堅守江左雖保景前驅高澄繼至猶不足慮而智不及此、以至於亡、豈梁德告終、天實厭之歟、不然、何其速也、在易之復、言有失而後有復也、其違未遠而能復、復之善者也、志在親仁、比而復之、復之吉者也、屢失而屢復、復之危者也、衆不能復、已獨能之、復之道者也、居中體順、以中道自成、復之无悔者也、以陰柔居復之終、迷不復、善反君之道、復之凶者也、武帝之失多矣、遠矣、於是而勉焉爲復、猶未知其如何、況於迷而不復、其凶必矣、故有外來之災、有自作之眚、用師大敗、身死國亡、其應如響、可

不戒哉、今夫聖人之教、以改過爲功、而釋氏之術、以懺悔爲急、改過者知非而不重爲也、如滌垢、如補壞闕、如去疢疴、昔時所是、今而非之、故有日新之益、而行以美、德以隆也、懺悔云者、以言謝之而已、小罪則小懺、大罪則大懺、多罪則多懺、今日罪、明日懺之、云罪亡矣、明日罪、後日又懺之、云罪消矣、如此是懺無時而已、而罪亦無時而不可爲也、雖弑父弑君、天下大逆、苟能歸心佛乘、深自懺悔、則猶無過也、天下有是理乎、故凡爲佛學者所宜深辯、不可以惑焉者也、

初獻臨死、謂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常有飛揚之念、非汝所能駕御也、堪敵景者、惟有慕容紹宗耳、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及景來奔、澄令紹宗追之、景謂紹宗曰、景死、公復何用、乃縱之去、

紹宗之才、誠足制景、高獻信知人矣、而故不貴之、

留以遺澄、則所以待紹宗者有未盡焉、唐太宗亦用此委李世勣於高宗、後之論者、以此兩君爲賢、曰寧其身無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是皆失之也、伊尹之稱成湯曰、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成王將崩、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以至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同受顧命、蓋平日儲養賢才、以遺子孫、推誠盡禮、各得其道、豈用私意小智、軒輊之、而使子孫以利祿誘之也。使其臣利祿之人也則可、使其臣不以三公易其介、不以萬鍾變其義也、又安得而用之、彼紹宗世勣利祿之人耳、故紹宗逐侯景不盡其力、而世勣事高宗不竭其忠、其君臣得失、豈不明且驗耶。

太子講莊老詹事何敬容退謂吳孜曰、西晉尚浮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其爲戎乎、

何敬容之言是也、然老莊之害、未甚於佛、敬容爲大臣十餘年、見武帝奉佛舍身、不脩國政、曾無一言諫止之、今傳儲君、心知講老莊之非、又不面陳、而私與同列論議、且國將爲戎、豈小故也、此而可

論脩好納叛並行無不敗之理

隱、孰不可隱、敬容於是乎不忠之甚矣。

澄謂淵明曰、先王與梁和好十年、不意一朝失信、若梁不忘舊好、吾亦不敢違先王、諸人竝當遣還、淵明乃敬上、上與群臣議、朱异以和爲便、傅岐曰、此高澄設間以疑侯景耳若許通好、侯景意不自安、必爲禍亂上從用兵、竟從异言、

高澄雖夷狄、然方事魏以立國、與之爲鄰、豈不賢於侯景遠甚、武帝貪小得、忽大計、絕魏而納景、已失天矣、然事無兩立者、若與景則絕魏、與魏則却景、均之不兩立而一是從、則拒景不受、通魏如初、猶未失策、今也脩鄰好、納叛臣、二者並行、無不敗之理矣傅岐忠謀破的、而帝意厭兵、是以朱异幷言得以入之、所謂逢君者也、

論梁武日入於衰朽

澄遣諸將略地江淮、獲三十二州、梁方有侯景之擾、而東魏求和、一舉而數利并矣、既使侯景生猜又使梁境弛備、偏師散出、遂取三十餘州、梁王耄衰、既貪且畏、盛時英傑、蕭索殆盡、昔武王伐紂尚父鷹揚、年皆八十有餘、猷方壯、德

方新也。堯舜穆王皆享國百歲。堯舜聖人。固無怠忽。穆王賢人耳。猶能荒度作刑。以詰四方。梁武未至是也。加之不目色。不從禽。不近酒。樂清脩如此。而應酬幾事。思慮短淺。智識昏然。殊非建牙樊汚之日。是何也。奉佛以溺其心。志茹蔬以戕其氣體。日入於衰朽而不自覺也。不亦悲夫。

侯景聞上與東魏和親遂反。以臨賀王正德常懷憤恨。與之合謀。朝廷聞景反。不知正德有叛意。以正德都督諸軍。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言載荻密以濟景。景遂渡采石。建康恟懼。

侯景能濟江。由正德舟楫之助。正德能反噬。由朱异失臧之薦。景固亂臣。正德固賊子。异乃亂賊之媒也。而梁武終不悟焉。使异荷榮祿之恩。爲久長之慮。當正德外叛而歸。正明其罪。啟上黜之。遠服則子有不孝之心者。亦知戒矣。當侯景叛國而來。照灼其情。啟上拒之境外。則臣有不忠之意者。亦知懼矣。二者皆失之。然則非景與正德能亡梁也。乃朱异亡之耳。

論朱异亡梁

綱目節錄其文

論宋并倣明夷之六四

朝野以候景之禍、其左朱异、异慚憤發疾卒、上痛惜之、

梁武無正心之學、幷受佞人、而杜絕忠諫、朱异所以獲君心意者、入于左腹也、在易明夷之四、近君之地、而六居之、其明既傷矣、故柔邪之人得自也、明夷六五之君、小人在高位、以柔邪順其君者其幽隱以入其說不由顯明以道合也言入于左腹見其交之深矣、其心既蠱、然後能行之于外、于出門庭也、不深御其心、其能無悖耶、國家之敗常必由之商之庸來、秦之高、漢之恭顯、梁之异、唐之林甫、盧杞、湯國忠、如一轍也、而其君愛之重之、死而悲之、亦莫不然、夫惟乾剛之君、至正至明、然後免此患矣、

上常蔬食園城日久、蔬食皆絕、乃食雞子、

古之時禽獸當通人矣、聖人教之、網罟佃漁、則爲民除患而已、因以制禮焉、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其用禽獸、亦猶用水火土木金穀、適可則止、然爲之教戒亦甚備、澤梁之入、爵羅之設、

論梁武畋獵昭著、且節錄其文、

則以時、靡卵胎夭、覆巢射宿、則有禁自天子至於庶人、豕卒燕食、皆爲之度數、貪于飲食、則雖强宗大姓、施流放之刑、暴殄生物、則雖天位殷適、被誅死之罪、聖人之爲是、其愛物之心可見矣、所謂烹爲裁成輔相之道、自不仁不智者觀之、則如釋氏割炮烙熬煎、捶斫脯鱐腊之亦猶范金合土、斲木治穀、各盡其理、以備萬物之用、自仁智處之、則物我同命之說、此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上古列聖、開物成務、因民以濟百姓、不使不殺、豈不知愛物哉、而其勢至於鳳凰儀、鳥獸舞、魚鱉咸若、反不可勝用、亦可思其故矣、自佛氏以不殺爲教、謂犬豕牛羊、皆宿世之祖考爲也、而行之莫甚於梁武、其心未必不非笑堯舜周孔、以爲不慈不忍也、臨御垂五十年、菜羹糲飯以奉養、宗廟賓宴、不設血食、果有報應福利者、國祚靈長、臣忠子孝、叛亂不作、壽考無期、斯爲驗矣、乃一切不然、禍亂既興、太平之民、百萬之衆、十喪八九、子叛其父、弟反其兄、叔侄骨肉、相圖至盡、人既如此、物產亦不

得其所然則向者茹蔬不殺之陰功果何在耶且佛道以無生爲至其教本爲一大事一大事者生死是也武帝壯强從事以及耄年猶不悟死生之理被圍受辱眷眷餘齡食肉破戒前功皆廢則曷若厥初慎擇正道安處常理之爲善乎佛學者生民之大蠹也梁武行事殆天敬之使破敗昭著以警後來歟不然何其清躬苦行敦尚寬恤而不獲嘉報也觀梁武本末尚不知佛學之非又從而爲之說以自解焉則亦末如之何矣

上憂憤成疾而崩侯景迎太子即位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

君子有言賢才多困將昌子孫才族將大梁武子孫凡數十人獨昭明仁孝而早死其孫大器姪孫確志氣自立餘皆凶愚貪猥惟利是嗜無復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是夷狄不如而禽獸之類耳俾守承平尚不足恃況國已殄安能復興乎簡文至痛在心而不敢哭希大利于逆賊且生死之柄侯景握之猶欲求容以位爲悅其識趣如此而梁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閫中大事付之宜其見機不斷受紿不悟召亡取辱無所不至使其知蔡世子有爲子之道亦知所以爲自矣曾劉諶姚佛念之不如何足悲耶

東魏高澄爲膳奴所殺、

高歡身冒矢石、辛勤百戰、變家爲國、澄爲世子、以冒色之故、幾陷其父、斃于馬前、其父自病逐君、事魏主恭謹、以終其身、而澄不承先志、肆爲悖慢、陵而幽之、忠孝俱虧、天理所不容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苟曰無以小人之勝奴之刃何緣至哉

卷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建安胡寅著
明太倉張溥閱

梁紀

太宗簡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鬼與太守張嵊舉兵討景兵敗執之景嘉其節欲生之嵊固不屈遂殺之

梁武非有仁義禮樂之化以固結人心也其子姪無不叛之而張嵊一書生荷專城之寄以不能匡救朝廷爲恥義不降賊執節而死則爲人守土之

道得矣古人一飯之恩必報況剖符南面享榮祿而主其民人者乎苟非見義重於生則必不能爾嗟無孫乎書矣

始興太守陳霸先起兵討景遣使詣江陵受湘東王節度

釋

舉大事者必守理仗義以正其始于時梁祚告終陳霸先既已立功嶺外威名昭著欲治侯景者當自爲一軍勿有所屬選將練士出屯嶺北列侯景罪惡及宗社危亡諸侯寧戈不肯赴難如此則忠臣義士安肯舍景從下章江越彭蠡直趨建康精誠上格天理在我矣綸繹紀營諸王各負不孝之罪安敢抗衡哉何必遣使江陵受其節度心雖勤王迹類黨惡此謀慮所臧不知理義之過也亦可惜哉

岳陽王詧與湘東王繹有隙起兵伐之求援於魏魏遣楊忠助之繹遣人說忠曰詧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忠遂結盟而去

圖利而忘義未有能自反者也湘東責魏助姪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綱目備録其文

叔是矣已於武帝則子也於簡文則弟也於國則臣也父被圍餓死而不救兄制于賊手而不救宗廟社稷日就滅亡而不救則舋何有於叔哉夫惟無瑕可以戮人所惡於下者無以事上也則理順而人服矣蕭繹身負大罪人得而誅之而魏師不能辭罪致討亦可惜哉

湘東王繹與河東王譽相攻邵陵王綸欲救譽而憚繹兵强致書於繹曰天時地利不如人和況乎手足豈可相害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若外難未除家禍

論蕭綸棄父如仇

仍構亡之道也繹復書陳譽過惡不赦

蕭綸此言君子之言也然侯景叛亂八月綸首被董督之命十一月景攻圍臺城久之而後綸軍始至討賊不力是時惟永安侯確忠憤可用景忌而召之確不欲行綸欲殺之比城益危安南侯駿勸綸分軍爲三道出賊不意攻之綸又不從遂此求綸其象父而捶意未艾也且手足固重未切於君親棄父如仇則繹何有於我哉方其西上次于郢城正欲圖取湘東故以正義悲辭聳而動之不虞

繹之覺也。爲子不道父屢赦之終無悛心又有乘危徼倖之意天假魏手戡諸江流亦足以垂世戒矣。

東魏齊主高洋受禪卽位自魏敬以來百官絕祿至是復給之。

祿以報勞古者庶人在官猶後世胥史皁隸也亦皆有祿而元魏之世雖三公亦不給祿所以然者爲尚門地多胄子少寒宗其家足仰也然物情不齊雖名世家貧得若富以孝文之明在位累年而後制爲祿格未再世又罷故魏臣多貪者而六鎮之叛起於劉騰元乂聚貨受賕無有紀極民困下怨一敗而不可振也善爲國者減吏員而厚其祿至於近民守長尤宜加豐使其去來道塗仰事俯育婚嫁慶弔無匱乏之患則中人得保廉節而中人以下亦畏刑憲此乃愛百姓養人才敦風俗之要道也。

魏丞相泰聞洋稱帝帥兵討之濟河而還。

古者相見必有名雖在野外倉卒輿夫一飲一食

之相遺問，無不以詞重禮也。人而無禮，則猩猩鸚鵡之不如，況於興師動衆，踰越山河以伐人，三軍之死生家國之存亡，於是乎在，故曰國之大事在戎，而可無詞乎？師道固多以執言爲主，執言者，聲其罪而致討也，故齊侯伐楚，楚使屈完逆之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此問其來伐之因也，使齊無以荅之，是無名不義之師，則楚直而齊曲矣。惟齊有詞可奉，責包茅之不入，問昭王之不復，於是楚人屈服謝罪而請盟，漢

三老董公有見乎此，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漢高用之以平項羽，此所謂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者也。高歡字文泰十年交兵，未嘗有文告之辭，以地酬德，孰能相尚也。至是魏師伐齊，爲高洋廢君而篡國，則不患無名矣。上相仗鉞，大衆就行，濟河而前，逶迤而退，若有畏心，不敢遂武，何也？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泰自弒君之人也，參度彼此，尚何尚洋之問，故曰大人正已而物正，柱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使泰有迎帝之忠而無弒君之事

當此機會舉師東伐則齊未可知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不行不義不殺不辜不作苟見不治苟得爲應物之勢有行與否也或曰泰若內歉則曷若初不輕舉之爲善耶曰泰爲此固欲矯假義聲張皇威武實無戰情也

侯景西攻巴陵携太子大器以爲質及兵敗奔歸或勸太子北行太子曰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忍違左右吾今若去是叛父非避賊也涕下橫流即命前進

論大器天資之美

大器之言人子常道也然梁武義方不脩正德綜綸等則有弒逆之心繹紀範譽等則無赴難之意其文簡文爲賊所脇不敢執哀而與之宴樂是兄弟又恥無足取儀而大器孝敬純誠蹈險不避其天資之美如此儻非梁德告終必爲中興之主矣

論梁太子可爲良人

景欲篡位先殺哀太子大器太子神明端疑雖居困阨而神觀怡然不貶平日及難顏色不變

卓哉哀太子之善處死也有父在死于宗廟非已職則靜以聽天而已梁武學佛五十年臨而心慮

益昏，在危迫中，或怒或嘆，積憂病殆，了無寂滅之樂，簡文屈意忍恥，求容于賊，妻之以女，與之詛盟，臨難不知，尋取廢弒之禍，哀太子齒猶未也，以清脩精練，則歎其祖，以記誦才華，則劣其父，而臨危履險，能固純孝之宗，嬰鋒蹈刃，曾無怵惕之色，言行不違，義命俱盡，老學宿儒，有不逮焉，亦可以爲成人矣。

景廢帝立豫章王棟，大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謂景曰，主上無愆失，何爲廢之，景曰，王偉勸吾早除民望，以安天下，元建曰，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耳，

景以王偉爲謀主，偉前後所陳多矣，而曾無郭元建之一言，向使候景既破臺城，斂兵輔政，以讓責武帝者，反其道而匡之，武帝既崩，尊奉太子，不失臣節，則宋齊梁陳所以取國，不是過矣，特有早晚耳，觀元建之言，非無識者，然而俛首臣之，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王偉說景弒太宗以絕衆心，景從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偉之言、佐命叛逆之常言也、其所謂衆人者、指何人歟、使梁而無宗室肺腑、猶有方嶽外臣、仗義而起、豪傑之士、出於草澤、如劉裕之討桓玄者、何可絶也、使其所爲而當、人固不待詔令而服矣、然、則其所以絶人心者祇所以失人心歟、而亂臣賊子、終以不悟、蓋逆理以始、未有能順理以終、固天理也、

景即帝位、湘東王繹命王僧辨擊之、陳霸先帥甲士三萬來會

蕭繹以帝子介弟、總上流之重、坐觀侯景攻破臺城、幽殺武帝、因據梁室之賊子、救急官忿安守巢穴、自圖鞏固、此固梁室之賊子也、而王僧辨諸人爲之用、何也、景既自立、衆心憤怒、而郡陵鄱陽諸帥皆已奔敗、梁若未亡、次立在繹而僧辨又其司馬也、使僧辨早有卓識、其從違當不苟矣、不然、協計畢力、自其職分、無足怪者、獨陳霸先稟受節制、爲可惜耳、霸先征伐嶺南、動無過舉、及出南江、有衆三萬、正名討賊、用師有律、僧

辨諸人固可摟而取也霸先智不及此殆無發之者歟以湯武之聖尚須同德十亂之助曹操則有荀彧劉備則有孔明石勒猶有張賓符堅猶有王猛而鞭先之謀主于時無聞焉如人心有九竅而蔽其半則其思慮遺闕多矣

景敗走郭元建得其傳國璽送於鄴

有天下者必汲汲於一璽求之不得則歉然若郡守縣令之官而未視印紱也夫璽何所木哉二帝三王不聞傳是物而後爲君也舜受之堯禹受之舜湯受之禹文武受之湯先聖後聖若合符節者豈璽之謂歟故詩書春秋紀事詳矣曾不及璽獨秦漢大使李斯以蟲鳥之文刻之美玉兼稱皇令以識器令自是而後始有璽書使秦善也而璽無所本固不當法使秦不善也而璽雖美擊而破之爲宜又何足傳也故嘗論之官府百司之印章一代所爲而受之君者也不可以失失之則不敬天子之璽亦一代所用而非受之於天者也必隨世而改不改則不新故漢有天下當刻漢璽而不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襲之秦、唐有天下、宜刻唐璽、而不必襲諸隋。所以正位凝命、革去故而鼎取新也、苟以爲不然、曷不以二帝三王監之、彼世之璽、以亂亡毀逸者固多矣、必以相傳爲貴、又豈得初璽如是之久耶、

元帝　繹

誅王偉、初偉於獄中上五百言詩、湘東王愛其才、欲宥之、及聞偉作檄文、有湘東一目之句、王大怒、遂殺之、

侯景叛亂、爲之書謀贊決者、皆王偉也、春秋治亂

論齋繹喜怒殺生皆私

剿目節錄其文

臣賊子、元嚴於其黨、若使人人知賊亂之不可與、則不能自立、不能自立、則亂少弭矣、惟爲之黨者、是故禍亂滋熾而天理淪亡、故春秋之法、既誅首惡、又嚴於黨惡者、所以息禍亂之源也、若王偉者、幸生獲之、數其惡逆、殘諸市朝、猶未足以雪神人之憤、洗滅亡之恥、乃以吟咏篇章、欲脫其死、及其沐也、又以一言靳已、即戕其身、是蕭繹喜怒殺生皆爲已私、而不念君父也、豈不悖哉、

齊以幸術爲吏部尚書、術性尚貞明、取士必以才器、

循名責實、新舊參舉、考之前後、最爲折衷、

白魏用崔亮停年之制、銓選失人數十年矣、亮在孝文時、已任典選、而不敢建言者、知孝文不可欺也、高洋暴酷、然臨事明斷、辛術得以通變者、直高洋可行也、夫停年之法、國家興亡所繫、以高澄高洋尚知其弊而更改之、況明君賢相而反不能乎。

魏丞相泰嘗問劉璠曰、我於古誰比、對曰、昔以公爲湯武、今乃不如桓文、泰曰、湯武安敢比、庶幾望伊周、何至不如桓文、

宇文泰以伊周況己、何言之無忌憚也、夫伊周之爲伊周、豈爲官尊職重、人莫我及焉其言之出於口、行之發於身者、無非至理當年服之後世慕之、此所以爲伊周也、苟有一言不然、一行不善、則不足稱聖人矣、權強之臣、徒見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政、周與己竊主擅權相類、豈非無忌憚之甚哉、然則聖人不可學歟曰、聖人可學而不可至學之爲聖人猶射之志乎正鵠也、自能執弓矢必以正鵠爲志、其中不中、則非學之所能也、自庶祖糞除、

捧手唯諾至於事父事君必以聖人爲法其聖不聖則非才之所必也學聖人而不至則亦必爲賢人矣苟未嘗服膺至善入自聖門見其突奧而希其步趨偃然以伊周與我異世而同道是猶西施里人之顰者豈不可笑之甚哉

武陵王紀至西陵帝板任約謝荅仁於獄使將兵拒紀

任謝二人皆侯景出死力者也其罪當次於王偉既不能殺反寵任之不亦逆理乎已自失道處非

其據胷心俊傑合謀圖事興復之日猶未可冀乃推心世讐與同患難欲以長守古無有也

下詔還建康胡僧祐等曰建康王氣已盡與虜止隔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羣臣皆荊州人不願東遷亦以建康殘破江陵全盛宰如僧祐等議

制州雖用王者之宅然楚當王之矣楚始受封濱江之國後似賢能廣斥土地奄甸陳蔡觀兵周疆下收江黃橫行淮泗地方千餘里帶甲數十萬傳祚六七百年而後滅其後劉表牧之坐談西伯先

主假之。分天下。關羽用之。威震中華。孫氏有之。抗衡曹魏。晉宋齊梁倚爲重鎭。財賦兵革。當南朝之半。故古之英雄。皆以爲用武之國。雖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而不在險。若以形勢而論。則江陵古郡。何不可都之有。然於蕭繹則不可也。宗廟社稷皆在建康。高祖憤惋。簡文弑逆。所當營奉陵寢。伸在偏之情。資除殘祧簡之享之祀。若弗暇也。正使內無襄陽之難。外無齊魏之虞。江陵今盛。猶不得宴安而處矣。今也孝誠不聞。義聲不著。第欲便其

讀史管見　卷十四　十三

故有因以偷禁。幸此爲道。雖使據百二山河之勢。有千八百諸侯之泰。其爲人圖取。殆不旋踵。又何江陵建康之擇乎。

魏主謀誅宇文泰。謀泄。泰廢之。立齊王廓。

宇文泰何以取惡於魏主。以殺元烈也。元烈何以見誅於泰。以謀除泰也。泰援立人主。身都將相。爲日久矣。而元烈謀除之。必其行事有不服人心者。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烈雖謀泄而死。泰不知自反。行有不得者。而又上及其君。於是

迎駕勤王之績不足以勝廢君殺主之罪曾高歡之不如也而乃羞比桓文人之能自治者鮮矣

帝好玄談於龍光殿講老子

老子之言其害非若釋氏之甚也然棄仁義捐禮樂以爲道則其道亦不從事於務遺物離人趨于冲泊而生人之治忽矣是則楊氏之所祖耳或問師與商也孰賢孔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歟子曰過猶不及故曰中庸之爲至德也民鮮能久矣老佛者言大中庸者也畔中庸則爲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爲人同歸於弊或問漢曹參治齊師蓋公其相漢也以清淨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約躬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老子之教亦何負歟曰益公明黃老者也其語曹參特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此在老子書中一語耳此一語非有提提仁義絶滅禮樂之意故曹參於齊於漢務爲休息不擾至於文景斯極功矣雖然庶矣富矣不加之以教則三代之疵也故曰飽食煖衣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加之以教然後司牧之功成

而與天地參焉，此豈老氏所能及哉，又況掇拾其餘，以爲玄談清論，而不切於事理，有如西晉至使胡羯氐羌，腥薰岱華，幾三百年，仲尼之道，豈有此禍哉，彼蕭繹曾何足云，然方在漂搖阨杌中，不思保國之計，而講老子，近有簡文，不知鑒也，其亦愚蔽之極矣。

魏道于謹等入江，蕭繹無父無君，人之所得討，況鄰之大國乎，宇文氏師宜矣，然尚不施文告之辭，則以已有再弒之惡，未出於正也，書曰，惟干戈省厥躬，使泰而無過，雖平江南一宇內，亦何敢於伐人，使泰而省厥躬，可也，至此然後知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湯爲匹夫報讐，而無富有天下之心，其始正，故其終成其德，備故其功粹，正已而物正，非虛言也，

魏師攻城，城陷，帝焚圖書十四萬卷，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

世有金樓子一書，乃蕭世誠所著者，其言雜出百

氏小道、皆不述五經正理、又高自誇大、謂人莫已若也、劉盛有云、苟能行則論語孝經一篇足矣。此猶爲博而寡要者、使蕭繹服膺恕之一言、亦必保其社稷、又何以十四萬卷爲。讀書至是、誠不若無書之愈也、嗚呼、均是食也、有以安身永年者、有以速禍殞命者、夫豈食之罪哉、

帝爲魏人所害、魏人立梁王啓爲梁王、資以荆州之地、是爲後梁中宗、

興滅國、繼絶世、聖王之政、所以歸民心、合天德者也、梁爲侯景所滅、蕭繹又自底敗亡、宇文數千里遠將出兵、爲蕭詧之援、立爲梁後、而資之土地人民、庶幾乎古之道矣、雖然、似之而非也、詧者、梁武之孫、昭明之子、而繹之猶子也、尊者親者有失、豈爲下者所當報乎、梁武有憾於昭明、於其死也、不爲置後、而王詧兄弟三人、詧已有恨心、養士畜財、以待事變、則非慈孫也、繹以詧據襄陽、得地利、乃父之所自起、忌而圖之、詧請救于魏、以伐其叔父而殺之、則非賢子也、夫興滅繼絶、固將擇其子孫

之可者。而詧豈其人乎。然則宇文立之良非善意。直欲因蕭氏睽孤削弱而取之耳。又烏足稱揚哉。

敬帝 方智

初陳霸先王僧辯奉晉安王方智即梁王位于建康。既而齊立貞陽侯淵明爲梁王。遣兵送淵明歸。僧辯懼。遂迎淵明即位。以晉安王爲太子。陳霸先討之。淵明乃遜位于晉安王。王即帝位。

齊之納蕭淵明。亦猶魏之立梁王詧也。其視江南猶外府。姑使爲之主耳。王僧辯詭義不堅之人也。

事湘東臨危而不救。奉晉安有急則改圖。立身處國。輕推易變如此。安得不爲人所取耶。

僧辯霸先既生嫌隙。會有告齊師大舉至壽春者。僧辯告霸先爲備。霸先因舉兵襲殺僧辯。既而竟無齊兵。亦非霸先之譎也。

僧辯之才非霸先敵也。初二公既入淮。僧辯未有所處。凡營落星山。逼石頭城。分布諸將。踈賊兵勢。身居前行。親敗侯景者。皆霸先也。事既粗定。僧辯居中。出霸先屯京口。霸先取之之志萌矣。會有告

宇文泰尚

齊師大舉至壽春，此乃霸先所為，而僧辯不覺，遂墮計中。而史家以為非霸先之譎，又一僧辯也。不然，為霸先諱耳。使霸先大計先定，以天命自處，取之侯景而非弃取之於梁，則不至紛紛為此狙詐，不亦偉乎。

魏宇文泰諷淮安王育上表，請如古制，降爵為公。於是宗室諸王皆降爵為公。

二帝三王之列爵，莫貴於公。漢封為王，非也。曹魏、後魏皆常降之，而不能久者，以身兼皇帝之號，則同以王為卑，虛之而不用，將必復以為封，是以不能久也。及宇文氏稍倣古制，定六官，故自上而降焉。此則周覺稱天王之本矣。夫宇文德雖不足，而其志尚可嘉。後世有作者，遵仲尼之法，天子稱天王，臣下爵五等，正名統實，既無僭天之失，而權臣之圖殊禮、希九錫、封若干郡、開國置官，以為僭逼之勢者，當亦少損矣。

太平元年

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為太師大冢宰，柱國李弼為太傅大司徒，趙貴為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為大司馬，

論泥古之非是

于謹爲大司寇，侯莫陳崇爲大司空，自餘皆倣周禮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然去古既遠，文不足徵，而泥其迹，未免於有過，況出入之者乎。周公佐冢宰爲太師，益其道隆德盛，非太師不足以處之，而冢宰正百官，均四海，亦難其人。故以論道之重下行端揆之職，此明見於書者也。六卿皆統於冢宰，以冢宰建六典故也。周公既没，召公以太保兼冢宰必矣，而孔氏因顧命之文，謂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則未知其何所傳據，且三公之貞惟

論王琳行事不知義

均而地官以下與冢宰必不若是班也。今宇文氏之制，何所考哉？至於周官之屬，有不當設而設者，有不當屬而屬者，其舛駁甚衆，皆劉子駿私意所述，皇王大紀既已詳辯，此不復云。

王琳兵勢益衰，衆長詣齊獻款于魏，稱臣于梁。

凡舉事者能自立則自立不能則當有所屬，陳霸先宜不必屬人者也。王琳本湘東王麾下，義不事後梁則建康其所宜歸矣，乃屈强于兩間，借勢于外境，其能濟乎？且琳之所以不歸建康者，耻爲霸

先下也審能如是則堅其志畢其力死而後已功之不成天也既不免奔齊又不免歸陳死於一夫之手有才而不知義惜哉

齊顯祖肆行狂暴使宰相楊愔進廚膳字行字而數義者訓故不明則授來承誤失之愈遠漢武踞廁見衛青廁者躲廉也亦猶文帝臨廁召山岸也失其義遂如高洋之無禮洋之爲是必以武帝自解夫武帝駕馭英傑莫不盡力若如高洋之無禮大將軍惆然有不服之心矣

齊裴謂之上書極諫顯祖謂楊愔曰愚人何故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於後世耳顯祖曰我且不殺何爲得名賢哉楊愔假小人之口於諫已者莫不疑其要流俗之譽也至或反易其言以楊于外加以無實之事請而謂之汗信而謂之詐欲以敗其名而致其罪故以諫得名人主之所甚惡也楊愔欲救裴謂之以爲是則不可以爲非則不可惟以謂之欲成名後世中其心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所憎、乃必可免、詭而不失於正。可謂善諫者矣。

齊王冏改楊惜、百度脩敕、故時人言王脩於上、政清於下、惜風表峻整、裁爲朝野所重、少歷屯厄、及得志、有一餐一惠者、必重報之、雖先嘗欲殺己者、亦不問、高澤細道極矣、得一楊惜爲相、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遂俾沒下相之爲助、其大如此、使其率道而廣任賢才、西幷宇文、南收江介、豈難也哉、惜故大族、遭禍隔故、惟餘一身、及其貴顯、細恩必報、大怨不讎、益困心衡慮之所益也、夫報恩酬怨者、人之常情也、報恩而不酬怨、非長者不能也、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者、君子之中道也、有恩而忘之、或復以爲怨、無怨而致怨、欲人之歸恩者、忮害之小人也、

周晉公護以獨孤信名重、不欲顯誅、逼令自殺、宇文護之不終其始於此乎、曹孟德以名重而殺孔文舉矣、司馬昭以名重而殺夏侯玄矣、彼兩人者、非能龂龂魏晉之業、特疑之爾、宇文護之慮、亦此比也、子夏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

溺之內、皆兄弟也、孟子曰、愛人者人常愛之、敬人者人常敬之、此忠恕不易之道、而姦榮狡險者、顧不爲乎。

明不爲負人之事、則先機失於穀中、以忠恕爲純白常談、惟力是恃、疑則殺、忌則殺、怨疾則殺、天下若干人、可疑可忌可怨疾者、豈皆在吾左右前後、之於齊豹、豎牛之於穆叔、呂布之於董卓、李猪兒之於安祿山、非所疑忌疾怨者也。宇文護不知此、與獨孤信同爲三公、殺之不以其罪、他日讀涸詰

末終斃於王班、又豈獨孤信所爲乎、此可爲猜忌忍克者之鑒矣、

霸先以歐陽頠降、嶺南諸郡皆降、遂克廣州、

凡人著績一方、或有聲望爲衆所服、因而任之、未有不成大功者、何則人心所歸故也、伯夷太公歸周則知天下歸之矣、徵子啟去商則知天下去之矣、天下之才、惟已爲大惡者必不可用自餘固難責以全美、人主釋怨棄取無所疑忌、衆以爲可、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爲便則用之矣或者褊心忌意記過忘功固不足道而以能得人情轉而它使則必掩其所長廉頗在楚曰吾樂用趙人故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爲人君器使群才可不知此道乎

周孝愍惡晉公護專權李植孫恒亦久居權要恐不爲護所容謀共廢之事泄護廢孝愍爲略陽公誅植等立寧都公毓尋弒略陽

諸葛孔明相蜀如一君劉禪天下庸主猶知敬而

據之中外莫敢謀者忠信不失臣道而已矣在易中孚六四居近君之位如月幾望不至於盈與日相敵乃得无咎宇文護以專取嫌不知自反其爲臣之未盡也而上及於君不亦悖乎高歡相魏孝靜政事惟謹事必奏聞猶未免專橫之過護反不如遠甚矣

如堂將李植孫恒誤略陽之罪哉前人所爲後人所師宇文泰卒而氐其君動輒廢弒習慣爲常不知其子從自及也惡爲令德猶且不終其父析薪子弗克負況以廢弒導之取快目前而貽患身後豈

是以爲智乎、

陳紀

高祖

永定元年十月乙亥、即位于南郊、丙子、幸鍾山、祠蔣帝廟、庚辰、出佛牙、設無遮大會於闕前膜拜、

陳高祖即位南郊、祇見上帝矣、祖考之廟、猶未立也、遽蔚梁武卑賤之迹、則知五十餘年、佛教成俗、雖英姿遠颺、猶狃於風化、故以帝王之尊、即位纔五日、按行故事於闕前、收胡人拜伏、而不以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恥也、且其所以設會而膜拜者、何爲也哉、爲報歟、爲祈歟、曰報者、霸先自西江督護、討賊立功、馴致大位、非以祈而得也、曰祈者、既稱爲天子矣、又何祈哉、且天地神祇、尚不可以非理而禱、矧彼朽骨、又何能靈、霸先興邦、固非愚主、而尚爲是、竊度梁室行之既久、其威儀物采、有司未嘗廢、故霸先舉之、其明年又幸寺舍身、益可證矣、自東晉而後、佛法盛行、非惟人主多惑其說、至於名卿賢士、亦莫不尊而信之、在梁武世五十年之久、惟韋叡不與

論外人遠事比之迹

二年

時俯仰而荀濟深論其非。餘無人焉。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能自拔者、豈非豪傑之士哉、

齊以常山王演錄尚書事、除官者皆詣演謝、其友王暕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爲不可。宜一切約絕演從之、

序爵俊乂、列爲百官、宰相之職也、人主不能遍識天下之士、亦無不委宰相之道、故宰相得用人、不自疑也、其有以爵祿市私恩、則不繫乎其人之謝與不謝矣、如其公也、不謝固善、雖謝庸何傷、如其私也、無謝之之文而有謝之之實、則不若公而謝之爲愈也、擅擅姦人欲遠朋比之迹、凡除官者明絕其謝而被除之人皆腹心耳目手足也外疎而中密形聚而情親刺詢不通而賄賂通足跡不進而計謀進人主見其著不知其微國之移也無日矣、

二年

周太師護歸政於周王毓、軍旅之事、護猶總之、

兵權有國之司命、堅王執而不失、竟不誅四凶、以天下與舜而舜誅之、則唐之兵權在舜矣、舜不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前以天下與禹而禹征之。則虞之兵權在禹矣。
康王由元子爲儲副。其嗣位何疑。而成王將崩。命
召畢相之。召公乃俾仲桓南宮毛爰齊侯呂伋以
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
居憂爲天下主。夫虎賁天子之禁旅也。于是而授
之以兵也。自虞舜至康王。帝王垂世之法備矣。而
莫不謹於兵權。老子所謂利器不可以示人者。然
則人主可失此權乎。姦臣擅國。未有不兼掌兵權。
其弒父與君。未有不得兵權而能之也。人主失此

權。是舉太阿授人以柄。難乎其免矣。宇文倣周建
六官。護既歸政。猶總軍旅。是又兼司馬之任。果何
意耶。周毓不能收也。是以及於難。
上前上臨戎制勝。英謀閎運。爲政寬簡。不輕調發。性
儉素。後宮無金翠之飾。
陳高廟之勇略才智。江左一時無與角者。故能奮
由遠宦以取大位。雖享國日淺。迹其過舉。蓋亦甚
少。所可恨者。無宰相也。自古大聖人爲天下。亦必
求賢爲輔相以助已。宰相又廣求人材。布之內外。

然後天下無廢事、而治道可立、豈有役其耳目、運其心思、以當萬機之衆、獨委同功共事赴赴武夫五六人、而能開物成務、建不拔之基者。若夫奉身儉約、爲政寬簡、此惟爲國之一節耳、豈世衰道微、無名世之士、可爲時用耶、抑高祖不知古今不能求而致之也、

世祖文帝

齊顯祖嗜詠諸元、凡七百有餘人、元魏固多賢君、至孝文奄制中土、其治行尤美、江左五朝皆莫及也、其後爲高洋所勦、幾至於殲焉、是何也、自拓跋珪以來、殺人多也、獨孝文寬仁好儒、變革舊習、然二十年間、亦數大舉兵、夫兵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是不得已而殺人、得已而不已、是以人爲嬉、以殺爲儇、天之所惡也、天之道生而已矣、司牧人而多殺人、將爲子孫計、不亦左乎、故玩兵恃武者、難乎其有後。或曰、帝王之裔、自鮮克全、以其奉養厚、暴殄多、盈虛消息、理所必致、是或一道也、然唐虞夏商之後、值

聖人繼踵、誅其無道者一人、其餘固不盡勦之、選賢疏封、爲國恪賓、其禮厚矣、雖秦滅周、漢滅秦、去古已遠、猶不戮其族屬、獨自魏晉以來、乃肆其忌疾、至南北朝而尤甚、彼已亡之國、固有以取之、而殺之者亦不仁之極矣、高洋奪魏、盡爲置後、使統承先王、乃至於幾無遺種、又烏可以人理期也、

周崔猷建議以爲聖人沿革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稱皇帝、周主從之、

陋哉崔猷之議也、夫聖人則固沿革因時矣、非聖人而或沿或革、豈能得其當乎、稱皇者三、稱帝者五、稱王者七十有餘主、豈不知合皇帝而稱之、以理不可也、孔子慮關百世、制爲定法、加天於王、其義遂備、此乃有沿有革、無時而不宜者矣、且天子之爲是號也、非威天下也、正其名以統實、猶穹然而覆名之曰天、豈威之云乎、

李顯祖祖

高洋無道、比紂爲淫、夫如是奚其不喪、曰、此可見世衰道微之極矣、齊東昏之無道也、蕭衍治之、不

待聖王有作也自蕭衍而論德非湯武寧無口實之懸由東昏而言罪同癸辛豈免檀車之伐而高洋乃獲死于牖下則當是時求一蕭衍亦不可得豈天地之氣漸以漓薄耶何爲使洋肆於民上縱其淫虐而皇天上帝無震怒之情也雖然由堯至五代三千年間其爲無道而幸免如高洋者有幾則恢恢之網亦云密矣豈可恃哉

齊太子殷立事決於常山王演楊愔以演與長廣王湛地位親逼恐不利於少主心忌之居巩之演出歸第自是詔勅多不關預王晞謂演曰若使他姓出納詔命大權必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其可得耶演默然愔議出二王爲刺史二王大會百僚愔赴宴執而殺之

演與愔二公之所以處已處人皆有失而愔終爲演之失在於過聽王晞而愔之失在於謀出二王雖然愔爲社稷計乃公心而晞勸君子是以及禍演者一身利害乃私意其失則同其所以失則異矣使愔稽古者親賢並用之義與演輔政國權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主。不爲一人則演亦安能遽爲嗣君宮。故其出之也。乃所以激之也。若晞則直欲贊演爲欺孤之事。其惡矣。悟之相齊。主昏於上。政清於下。使高洋得保首領以沒厥功茂矣。演欲報怨。出之可也。棄而殺之。是洋之不如也。晞有憾于洋。志處我。晞曰。殿下往時位地。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演謂王晞曰。不用卿言。幾至傾覆。今君側雖清。何以

勢。遂闕天時。非復人理所及。

高演以神武之子而娶太后爲內主。在昆弟中又孝友有令望。而顯祖淫昏酷虐。無恩在人。其子弱植。此廢興之定勢也。而王晞之言。何其悖歟。天時之無舛。卽人理也。人理之不遜。卽天時也。下盡人理。上順天時。乃名教之正道也。晞欲遂其邪謀。連演篡奪。以名教天時人理分爲三事。所謂巧言亂德。利口覆邦。惜乎演之從之也。

初江陵之陷。長城世子昌沒於長安。至是周人歸之。

論王晞巧言亂德利口覆邦

綱目節錄其文

昌致書於上、辭甚不遜。上不懌、封昌衡陽、上遺使迎侯、濟江中流、潤之使以溺告、

昌爲俘鄰敵國非其國矣。文帝何忌耶、以高祖之故、推昆弟之情、閔其離外之患、而失嗣世之尊。矜其備嘗艱難、而加友愛之道、則文帝何訾焉。必殺之而後快其心、不仁亦甚矣。雖然昌亦有以取之也。歸自他邦、國有成主、而書辭不遜、是將何爲責其不待已耶。怒其不見讓耶。是皆理之所不可行者、而昌率意以犯之、則亦足以殺其身矣。

論王睎不當懷報顯祖之心

綱曰、節錄其文

齊太皇太后下令、廢殷爲濟南王、以演承大統、肅宗即位、以王睎爲侍郎、苦辭不受、或問之、睎曰、我閭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人主恩私、何由可保。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

王睎力辭要官、而以得志易顛恩寵難保爲戒、則睎之說演使速取國者、其心非爲富貴、直欲報顯祖之欲殺己耳。夫顯祖不道、有絕嗣之理、而睎則不當懷此心。非惟君不可報、以君之故、遷怒及其子、不亦忮乎。雖然、其辭要官而不居、以得志易顛、

論宰文護有制勢之心

恩寵難保爲戒、則可取矣、

周以大冢宰護都督中外諸軍事、令王府總於天官、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

天下有事同而情異、跡類而勢殊者、不可不辯、宇文護使五府總於天官、是矣、以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也、而又存都督中外諸軍之職、則大司馬何用焉、其把握兵柄、不肯去手如此、苟無弒君篡國之心、則專達各有統、是故分職而治、今盡總於天官、則五卿爲虛設且又冢宰先斷後聞則人主尸位而已、是豈成周設官之意哉、事無巨細、權臣專決、何非有弒君篡國之心則不爲

人主所得知者幾何、

齊主初許長廣王湛爲太弟、既而立子百年爲太子、

湛心不平、

昔成王幼、剪桐葉、封唐叔以爲戲、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請遂封之、柳宗元以爲非、曰、弟當封者、周公宜以時言而封之、不當封者、周公乃成其王不中

之戲、以地與人、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其婦寺、亦將從之乎、是大不然、自三叔壯長、周公尚不知其將叛、況於唐叔之小弱又必在所封乎。爲其少也、適未及言、成王既戲而封之、斯亦可封矣、于以輔益王之誠信、啟其心而防其後、是師道之善、有如權然後弗畔於道、惟尚論亦然、今齊主既有子、而不當封、或小人、或婦寺、王欲封之、周公又成之、是以太弟許湛、是制命之非義者也、若居齊國之常。

則舍子而立弟、亦由行殷之道矣、不然、輕諾寡信、口惠而實不至、怨災之所及也、他日百年斃於亂

齊肅宗疾亟、要太后視之、問濟南所在者三、不對、太后曰、殺之耶、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詔徵長

尚王湛嗣位、帝與湛書曰、百年無罪、汝善處之、勿效前人也、是日祖、臨終言恨不見太后山陵、顏之推曰、

肅宗天性至孝、而不知忌諱至此、不學之故也、

高歡諸子惟演也差賢、事毋秉、於諸弟友、使從毋

毋爲歟

之言不過聽王晞廢君而弑之眞得孝道爲齊之賢士矣顏之推以不學少之誠哉是言肅宗臨終恨不見太后山陵之推謂其不知忌諱迹演之心亦以不得終事其毋爲歎其心則孝言不婉耳此不可以不學斷也

齊肅宗遺命至鄴湛猶疑其詐使所親詣殯所發而視之既復命湛喜馳赴晉陽即位改元是爲世祖

論高其亟欲其兄之死

象弟也日欲殺舜舜不藏怒不宿怨一於親愛而已況爲人弟而兄又無見殺之意則當如何得遺詔而不信聞定死而甚喜是處心積慮欲其兄之死也久矣施諸常人尚且不可而況尊則君也親則兄也而至於此其與於操刃而弑能幾許哉繼世之君必逾年而後改元以一年不二君也故不改於即位之初以不可曠年無君也故改於畢喪之後此古者之制有仁有義中禮之節者也今高氏兄終弟及與繼世等乃不待逾年而改元於即位之日已則無君何以責人之忠于我乎一時行之大臣不規具臣不諫書諸史策垂之後世而其

處心積慮欲其兄之亟死昭昭平若揭日月而行
將誰欺欺天乎
齊主通通昭信李后曰不從殺爾子后從之既而有
娠太原王紹德至不得見慍曰兒豈不知耶腹大故
不見兒后大慙生女不舉齊主怒殺紹德后大哭齊
主裸后亂撾之流血淋漓投諸渠水良久乃蘇送寺
爲尼
李后之從湛不過畏死與愛其兒也誠使知義則
義重於死死又何難人之脩短則有命矣智不及

此一失其身既不能免其子而折辱之患有甚於
死者故古有女戒焉師傅以之教詔而賢婦人未
有不知經訓者也李后以婉爲叔所侵凌後事之
師也居其位當其事不知古有明監躬蹈覆車如
一轍可歎也哉
周主將視學以太傅于謹爲三老周主幸太學謹入
門周主迎拜謙答拜升席南面憲几而坐周主親袒
割牲跪設醬豆食舉北面而坊道謹起曰木從繩則
正后從諫則聖明主虛心納諫天下乃安有功必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三代而後鮮行饋餉之禮

有罪必罰。則善者日進。惡者日止。去食去兵而信不可去。願守信弗失。言行者立身之基。天子之過。人莫不知願陛下慎之。周主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

憲老乞言。古先哲王成巳致治之要道也。學士大夫既知古矣。處今之世。五六十年。其更治亂事物之變。亦又多矣。其志守堅定。血氣向衰。亦不競於利欲矣。故王者將求多聞。知過失。訪疾苦。以求諸大臣左右爲未足也。而又養老以求之。然三代而後。寥寥乎五百年。行饋餉之禮者。不越數君。而有言如于謹者。抑又甚少。此非牽制違咈難行之事也。且希闊如此。其好名慕古。以爲一時觀聽而爲之。則未有眞得進言之益也。嗚呼。古之善政。若井田封建之類。其遂不可行於世耶。

論奸邪惑主之心也

齊侍中和士開叅預機嘗謂齊主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爲樂。一日取快。可敵千年。齊主大悅。自是數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

和士開所以語齊主者。姦臣之所同也。顧大姦不

言而士開言之耳凡大姦邪欲竊國命必先蠱其君之心君之心誠蠱矣然後惟我所欲爲雖易其耳目而不知蠱心之術非一端惟得君所好而逢之則其術必中而蠱爲甚蓋人之嗜好不齊也憚勤勞則好以暇豫歡費出則豐以金帛恐其居處無所爲也則鼓以聲樂俳優之戲恐其遊賞有所厭也則新以陂池臺榭之觀此在蠱術中最爲切身而必中者也人君有一于此則昏荒倦怠生而威福之柄移矣故忠於君者惟逸欲般樂之爲戒

太師周公其人也作無逸告成王言及稼穡之艱小人之勞文王不遑暇食而卑南受酳于酒德而亡丁寧反覆未嘗以成王不得逸欲般樂爲歉思所以附益之也苟反是道則周公爲欺我而士開爲愛君施文慶虞世基楊國忠之徒以功名始終無限首沈族之禍矣

齊殺蘭陵王百年時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故殺百年以厭之

知命之樂非易非難命出於天無形聲可見如何

帝之得失

其知也不爲難乎而古之人臨難不懼委命而死者甚衆其知之也不亦易乎不知者固衆人所同也其委命而死者亦未必知也然則如之何亦義之而已而已白虹圍日赤星見是時天下四分不知誰實當之齊王自以爲憂也君亦脩德而殺猶子以厭之是無義命也災咎之來若其可移明者猶不爲況不可移而殺無罪乎高湛不知宋景公漢成帝之得失使百年催酷嗟夫以身率人人猶有不化不行諸身而望人從已此恃强逞力者之同弊也要太后戒肅宗曰勿殺濟南而肅宗殺之曾不爲其子詛復以勿殺百年託之世祖彼亦不從吾言而從吾行耳

初周齊公護之母在齊及護用事齊人以歸突厥約周共擊齊護新得其母欲不許而恐突厥爲患不得已癸三十萬人同伐齊護無將畧是行又非本心故大敗而還

晉公護既得其母而未有齊衆則當謝突厥之兵乃違心而行以二十萬衆大敗于敵幾何其不喪

論字文護罪

人之國耶或曰項羽已歸太公呂后漢高從而伐之不與是類乎曰不然劉項爭天下者也是時羽勢已弱故漢王遂乘之孛文與齊相攻則異乎此矣設使周主脩東山之怨而命護將護猶當有辭況慈親初歸邊無大警遽黽勉從人爲不得已之舉且師之老壯在曲直護理曲而氣餒其能濟耶上不豫僕射到仲舉尚書孔與安成王項侍疾太子梁弱上憂之謂項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項涕泣固辭上謂仲舉與曰四海事重宜立長君朕欲近則晉成

遠隆殷法卿等宜遵此意與流涕曰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爲周旦廢立之事臣不敢聞上曰古之遺直也乃以與輔政

司馬氏曰孔奐處腹心之任決社稷之計以世祖之言爲不誠則當如實嬰面辯爰盎廷爭以絕覬覦者之心以爲誠耶則當請下詔書明告中外使世祖有宋宣之美高宗無楚靈之惡不然則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趙之肥義柰何於君之存則遂探其情以求合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國

而不救嗣主失位而不死謂之遺直豈不悖哉
託孤重任、自古所難、死之非難、而濟之爲難耳、故
受遺輔幼、能勝者鮮矣、向使陳世祖用殷不佞蔡
景歷猶未可知孔奐豈其人哉或曰、當世祖命項
及到仲舉孔奐之時、宜何以對曰、事君有犯而無
隱、平居小事、猶不可盡、況授受之際、存亡所繫、
而敢避逆意之憎獻詭隨之論乎則當對之曰、太
子柔弱慈親所悉中外共知臣等奉承詔命敢不
以死繼之然事有不克將如何處如此世祖必疑

而荷問然後請立長君隆殷則晉如詔旨所云封
儲君以大國而廢弒之禍息矣方是時項得政已
久、權勢隆重、如竇嬰爰盎之爭、祇爲空言如苟息
肥義之忘死亦無補故權其重輕不失於義請立
安成王其可也

臨海王

中書舍人劉師知見項地望權勢爲朝野所屬心忌
之、謀出項于外、爲項所殺、右將軍韓子高與師知同
謀、事未發、項誣以謀反、死獄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陳琪珍臧忠良

劉師知欲出安成王于外。此國計也。夫亦何罪，乃誣奏而殺之。韓子高與師知同謀而未舉，琪乃誣奏而殺之，方世祖以太伯之事命琪也，琪涕泣固辭，至是乃欺陵孤寡，殄戮忠良，雖暫得尊榮，而嗣世傾覆，由所以取之非其道，故天之報之如此，可不監哉

論商鞅子謹所爲不同

二年

周子謹卒，謹勳高位重，而事上益恭，每朝參所從，不過二三騎，二人而已。

商鞅在秦，使多力者驂乘，持矛者侍車，一物不具，則不敢出于謹在周朝參所從不過二三騎二人勳俱高位俱重而所爲不同何也何謹之履道坦坦而鞅之多畏也謹無愁於人而鞅之所集也或以能任愁爲賢曰人之所不敢爲與所不肯爲我皆爲之愁者必衆我之爲是者爲國事耳愚以謂不然貪利則人愁專權則人愁慘虐則人愁咈衆則人愁爲已而不恤人則人愁若夫不貪利不專權與人同欲不以已私而用刑辟劫之也則人何愁之有故二帝之臣無任愁者舜之愁謂不

得乎親也三王之臣無任怨者周公之怨謂不得乎君也是怨也自艾之謂非憾忿疾怒之比也貪利專權啁衆爲已以刑辟劫之致天下憾忿疾怒則一切不顧曰吾任怨吾任怨以是自賢此五經所不載孔孟所不道凶愚之人耳

高宗宣帝上　項

齊太尉厍狄士開要定遠出和士開爲兗州刺史士開載二美女一珠簾贈定遠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力得免其德誰以爲謝定遠喜問曰欲復還否士開曰

在內久不自安但乞王保護長爲大州足矣士開請入辭二宮定遠許之士開見齊主及太后曰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因慟哭齊主太后亦泣問計士開曰正須數行詔耳於是出定遠爲青州刺史斂入諫遇害士開復爲左僕射定遠賂其所遺加以珍寶

要定遠欲共和士開曰爲其姦貪諂媚以亂政也方且逐之而愛其二女子一珠簾是納罪人之賂也則何以治士開矣心爲利昏則幾事在前而不見士開之貨定遠也亦猶晉人以璧馬假道於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耳藏之外府終必取之。士開既留女簾復返。定遠不爲是亦不能免矣故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歐陽紇在廣州十餘年、威著百越、自華皎叛、帝疑之、徵爲左衛將軍、紇遂反、詔章昭達討紇、莊子曰、凡事其始作也簡、其將畢也必巨、高宗初若平心公道不殺劉師知、關茗韓子高、則華皎歐陽紇無自而反皎紇皆有功於時、撫藩艮將牧也、以殺劉韓之故懼信越之醢不敢自安高宗於此遣信臣降手詔推誠慰諭彼必罷師若再三不從、

然後興師亦未爲晚、乃不知罪已速出忿兵、雖克捷成功、然虧君臣之義失御下之道、懋德多矣、

齊和士開威權日盛、賓客有人士參士開疾、醫云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人士曰、此甚易服、請先嘗之、一舉而盡、士開感其意、爲之強服、疾遂愈、

莊子爲寓言、謂得車之多者豈孤王之痔歟、蓋無是事也、以譏好富貴者無所不至耳、亦不謂後世誠有此人、至於嘗糞如齊士之媚和士開、唐人之語親元忠者、然後知世誠有此人、吁、可悲已、夫目

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口之於味性也色必
極美聲必極和臭必極香味必極備然後爲快情
也四者少有不善必磨而去之而於臭味則尤甚
焉求富貴之人凡欲稱此而已今以求富貴之故
反易其情性以狗毓白爲其意不過曰吾所失者
少而所得者多所辱者秘而所榮者顯然亦不可
名之以人矣是故孔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患
得患失無所不至也無所不至則上而弒父弒君
下而食狗彘之食凡可以得者皆爲之也夫理義

出於人心其可否豈不猶鼻口之於臭味歟意在
富貴而直道不可取也則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
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財當節則以爲不必節民
當恤則以爲不必恤天變可畏則以爲不必畏公
議可從則以爲不必從人而如此則是有日而以
嫫母爲正色有耳而以桑間爲正音顛倒謬謬有
異於嘗糞者幾希矣夫所以陷溺其心至於此極
者利欲而已矣其端甚微其失不可救君子可不
慎乎可不以義爲質而戒富貴之貪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斛律光有功而不伐

齊斛律光築十三城於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未嘗伐功。有功而不伐、與有功而不受賞者、上也、受少辭多者、次也、賞與功等、又其次也、功少而賞多、恥也、無功而受賞、民斯爲下矣、失也而以爲得、辱也而以爲榮、似安而實危、若治而實亂、此非功也、而以爲莫大之功、受甚重之賞、頑不廉之心、爲無窮之計、如董卓王莽之徒、凶于身、沈一宗而後已也、夫以斛律明月之賢、有功而不伐、猶不克終、然則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下義其罪、而上賞其姦者、吾爲之懼矣、

論段韶不足以當宰相

齊段韶卒、韶有謀畧、得將士死力、功高望重、而雅性溫慎、得宰相體、

段韶固齊之良臣也、史謂其得宰相體、則恐譽過其實也、得非以韶溫雅周慎、而與此名乎、夫溫雅周慎、士之良德、不足以當宰相、必也識造幾微、慮周久遠、德足以服群行、道足以處常變、其量有容、其心不倚、坐於廟朝、百官以職、百姓樂業、四夷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服、巍巍浩浩、如深山大澤、人不見其運動、而威聲之所鎮壓、惠澤之所浸灌、天下晏然、不知所以然而然、此則宰相之體也、段韶之時、齊之小人交亂內外、韶不能有所諫止、又久於其位、烏在其能賢。世衰道微、賢人君子、以簡易之道、行正大之情、上之人往往久於柄任、至有謂舉能吸醨三斗、然後可以爲相者、世傳其說、謂信然也、嗚呼、安得伊尹

傳說諸葛武侯之徒、而爲之執鞭哉。

周晉公護問庾季才曰、比日天道如何、對曰、上台有變、公歸政請老、則享期頤之壽、子孫常爲藩屏、不然、非所知、護沈吟久之、曰、本志如此、但辭禾穫耳、

宇文護官尊位重、榮祿兼極、無以加矣、問天道於庾季才者、又有弒逆之謀也、一之爲甚、至于再矣、護雖秉大權、而無次立之勢、既弒二君、又屢殺近臣、持此能全者鮮矣、若從季才忠計、猶可以後死、乃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能無玉石之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乎。

周主既誅晉公護，始親朝政，遷齊公憲爲冢宰，實奪
之權，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
周受命，晉公復執大權，豈有天子而制於人哉？卿侍
齊公，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
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以白憲，憲曰：吾之夙心，公寧
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

君道利宜上，人疑則百姓惑。故伊尹稱湯曰：大哉
王言，哉王心，王者之心，因言以宣，如天覆日照

論周武帝亦
資劉子之次

蕩蕩皓皓，人莫不見，則天下服而禍亂息矣。禍亂
之生，皆以君心蔽暗，多疑甚倩，於親族臣鄰，務存
形迹，平時有過失，含容不治，或反以張之，比及大
惡，然後裁處，其所傷必多矣。晉欒書既弒州蒲，迎
立周子，周子令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庸非天
乎，抑人求君，使出令也。立而不從，將焉用君？二三
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諸
大夫曰：敢不唯命是聽。周子于時年十有四耳，控
制強卿，綽綽十許言而意六七變，抑揚開闔，情達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理盡此其所以遂霸也周武帝所以語裴文舉諷齊公憲者明白無隱亦其次矣

齊祖珽勢傾朝野斛律光惡之見輒罵曰小人穆提婆求娶光女不許祖穆皆怨光共爲詿言白齊王誅之

斛律明月能爲將矣相則未也方是時韓長鸞穆提婆祖珽之徒濁亂齊室光爲上相進賢黜姦乃其職矣不能明告於君數諸人逃國之罪放流殛死寬而以宰吉肆罵大將何補若自量智力不足辦

者委權而去猶或免於清溢而光之智皆不及此其及也宜矣

齊主頗好文學祖珽奏置文林館多引文學之士以克之以中書侍郎李德林黃門侍郎顏之推同判館事

李德林顏之推在齊稱賢者也舍其文學而質其行事難乎免於君子之責矣高緯據國濁亂之時也祖珽秉政小人之相也李顏二子儻有器識必不踐責任況肯爲珽所引拔乎時事屢變懷祿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靳延不能自身

身無伏節死義之操。蓋見于此。孔子曰、事君者非其人弗自、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自者。榮辱之本主者成敗之幾也。故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謂此類也、

齊祖延頗收舉才望、增損政務、沙汰人物、黜諸奄宦舉小為致治之本。陸令萱穆提婆等共譖之、出延為北徐州刺史、

父而不正、不可以教子、故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君而不正、不可以帥臣、故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宰相師長百僚、導不及君、而親不及父、而以不正自為、其不可行也必矣、雖嚴刑峻法、控勒于下、足以禁其口而不足以服其心、能行於暫而不能行於久、故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祖延盜竊贓汗因廢為民、交結宮婢乃至宰相立身如此而欲收人才黜嬖寵舉治道是猶候直景於曲表把清流於濁源飛廉而談忠嘉季蹠而語仁義無此理矣李訓鄭注王伾叔文、皆祖延之流也。人主無知人之明、悅其才辨、喜其敏給、而付以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政、嗚呼殆哉、

齊蘭陵武王長恭美而勇、以印山之捷、威名大盛、武
王歌之、爲蘭陵入陳曲、齊主忌之、長恭頗務聚斂、所
親狎相願問之曰、王非以印山之捷欲自穢乎、是避
禍而速之也、長恭涕泣問計、相願曰、王威聲太重、宜
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齊主酖殺
之、

功名之際、人臣已難處矣、若同姓有嫌疑之勢、尤
所難處也、以事君暗之君、處之尤所難者也、長恭

當如之何、屬疾在家、勿預時事、猶未足以自保、必
也無宮室屏墉之壯、無爪牙馬仗之衛、貴而降富、
而貧、遠不爲威、謝絕賓客、門巷蕭條、其
庶幾乎、尉相願雖勉之退藏、長恭尚且遲回未決、
則策之進乎相願者、又豈能用乎、故不俟終日而
作、非見幾之君子、疇克爾哉、

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齊主甚重之、雕與寵
胡何洪珍相結、穆提婆韓長鸞等惡之、洪珍薦雕爲
侍中、大見委信、雕欲立效報恩、議論無所回避、省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按不急之費禁左右驕縱之臣。獻替帷幄。以澄清爲
已任。長轡竟誣以謀反、殺之、
執經侍人主、儒臣之至願也、講明正術、可以裨益
君德、敷宣仁監、可以輔成治道、功有大於是乎、然
人臣不能自進。必有舉而揚之者。不可不慎也。輔
弼賢人也、公心而薦賢、人主好學也、虛心而從善、
謝子思孟子亦將帡然而起矣。有一不然。君子不
肯苟也。今張滔侍讀齊君、義兼師友、其合與不合、
當進之從違可也、乃交結嬖人、欲行其志、遠則不

稽癰疽瘠環之訓。近則不戒商君景監之事。其意
必曰姑與之合。少貶無傷也。而可以成大功。是其
用經不如王良之用轡。忘詭遇之賤。冀十禽之獲。
志不得就。用嬖厥軀。末哉雕之爲儒矣、

周文宣后薨。周主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
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禮。率遵前典。百僚宜依遺令。
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申三年之
制。五內之服。亦令依禮、

自漢文短喪之後。能斷然行三年者。惟晉武帝魏

孝文周高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晉武凭爲裴杜所惑。行禮不備。魏孝文之禮若備矣。而服非所服。周高祖衰麻苫塊。卒三年之制。最爲賢行。然推明通喪。止於五服之內。不及群臣。非所以敎天下著於君臣之義也。而又在喪頻出遊幸。無門廷之限。與師伐鄴。此皆禮所不得爲者。由高祖不學。左右無稽古之臣。以輔成之也。使高祖至心如親。晉二君。而講禮如孝文之詳。訓臣下以方喪三年不出。近幸。不動兵革。以終禮制。雖三代

何以加諸。

周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令還俗。

牧壞則蟲育。木朽則蠹生。人少則禽獸繁。氣衰則邪沴入。中國之有異端也亦然。聖王不作。三綱淪。九法斁。於是反常悖道之說興。行而不可遏矣。時君世主。間欲懷而闢之。然嗜好有偏。扶此抑彼。是猶吹波助瀾。縱風止燎。故不旋踵而弊復作。又甚於前焉。魏世祖黜佛善矣。而信寇謙之。唐武宗黜佛善矣。而信趙歸眞。此二道士荒虛誕妄。乃禪宗

有見者所訶斥也。夫安能與佛消長乎。然則周武帝無所偏好、老佛並罷何爲亦不能絕而又復也。曰、欲養人者。必焚山澤驅虎豹。放蟲蛇。而後人得其養。欲安身者。必固元氣。去壅底。消陰慝。而後身保其安。欲闢異端者。必隆儒術。求賢人。明仁義。興教化。而後人心正。邪說息矣。周武於此闕如也。重以嗣子狂悖。不遵先志。使美行善政。既行而泯。惜哉非天數也。乃人事未善焉耳矣。

飼狗、婦人號哭、綽怒、併婦人縱狗食之。齊主鎖至行在、問在州何事最煞。對曰聚斂於器。置俎其中。齊主即命索斂一斗、置浴斛使人裸臥、以爲笑樂。由是綽大有寵。

自有生民以來、列聖群賢、相與建立扶世之具、凡以愛養斯民使免於夷狄禽獸之害而已。昔者成湯與葛伯同爲諸侯、葛伯殺一饋餉童子、湯爲是興師、攻徂之地、室家相慶、以其爲匹夫匹婦復讐也。而湯之王業、由此而成。然則天下之大、倩可見

七年

論陳桃根當論貢

論日節錄北史

矣、孟子曰、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乃率獸而食人、是自爲獸也、高緯不仁至此、而高緯顧寵任馬、益不待阿那肱韓長鸞穆提婆之徒、濁亂政事也、有仁者作、弔民伐罪、白婦嬰載、斯可矣。

監豫州陳桃根表上織成羅文錦被各二百首、詔焚之、

作爲奇巧以蕩上心者、陳桃根也、羅文錦被、夫何罪焉、義當焚貢篚不式、削其官任、以戒中外、猶恐不能絕也、今徒焚其物而不治其人、彼必謂上於我本無怒心、姑以救朴示天下耳、他日未必不復嘗試其君、終將納之、唐明皇先儉後奢而佞臣以所獻精美受賞、此其效也、

七年

論周武志衰即戎

周主自將伐齊、

體在喪無外事、惟金革之事無避焉、亦謂其可者耳、其不可者固弗之許也、魯侯初宅曲阜、斬然在衰絰之中、而徐夷並興東郊、不聞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孔子取其誓言、編之於書、其取之若是何也、門庭之寇侵逼既急、于是而曰吾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及無外事，使宗社不保。又焉得爲孝乎。故禮設金革無避之條，謂此屬也。若夫國家安靖，邊鄙不聳，貪利而動，忘哀即戎，斯乃不孝之大者。人徒見夫禮言金革之無避也，而行之，而昧於可不可之理，是以多失之。春秋備書爲戒，深矣。若周武者，其犯有反相，周王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斯戒者歟。

周王宴群臣，王輒因言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宇文贇不才，非特諸臣知之，周高祖亦知之矣。若爲國家遠慮，以大業付齊王憲，豈遂亡乎。高祖雖數問東宮於諸臣，實爲私愛，以率意專在其子，惟恐他人得之也，不知唐虞爲天下擇人，尚付諸異姓，東宮既不才，有子又幼弱，有亞亡之勢矣，曷若授之齊王之爲愈乎。其語王輒天命云者，拒諫啼然之意乎，吁，亦蔽矣。

周克齊晉州，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晉州告急者旦午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爲樂，邊鄙小小交兵，乃常事，何用急奏，至晚平陽陷，

孝子之事親、以父母悅懌爲得、故本之以深愛、達之以和氣、承之以愉色、要之以婉容、父母之心、一有不悅、則求所以悅之、故曰悅親有道、而舜之大孝、至於底豫而成矣、資於事父以事君、率是可乎、曰父子以天屬、君臣以義合、資於事父以事君、所可同者敬而已、其所以順乎親、與所以獲乎上者、其道固不同也、有凍有餒、有弗有箴警、有勸戒、德義不脩則言之、政事不善則言之、百姓不安則言之、寇盜畔亂則言之、三辰失行則言之、山崩川竭則言之、水旱饑凶則言之、敗兵失土則言之、小人亂國則言之、危亡有徵則言之、凡此皆所以聳動君心、使知畏懼、不敢肆乎佚樂、兢兢業業、日愼一日、然後爲君之樂可保、是謂先天下之憂而憂、憂以天下、後天下之樂而樂、樂以天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共由、而稷契皐伊說旦召畢之所以忠於所事者也、今穆提婆高阿那肱惟知使高緯耽樂之從、或曰且當行樂、人生如寄、或曰大家正爲樂、勿奏邊急、而緯信其言、亦復酣飲鼓舞、奏音度曲、駴無

愁天子自一時觀之、信足樂矣、俄而險隘不守、師徒潰敗、身爲俘囚、繼以誅滅、前日之樂、無可把玩、而悲憂慘辱、不可勝任、是則戒慎憂懼、乃所以爲樂、而荒樂縱恣、乃所以爲憂、豈不昭昭然易見乎、慘提婆高阿那肱蟻虱糞壤、曾何足言、然世之君子、以容悅事君、惟恐君一日不樂、陷於提婆那肱而不自知也、故因刻事君之道、異乎事親、一以義天下之大戒也

齊上敗走、慘提婆降周、周主以提婆爲宜州刺史、詔諭齊臣曰、若違天命、官爵有加、於是降者相繼、

慘提婆導其君於淫樂、亡齊之臣也、周高祖聲言其罪、執而戮諸齊境、則齊人悅服矣、既不能然、又寵秩之、且以官爵誘降齊之臣子、是好賢不堅、惡惡不著、急於近利而昧於遠圖、行於齊非所以伐罪弔民、施於國非所以教忠明義、不學之過也、昔周公既誅紂、則其從惡之臣、必同時殄絕、而孟子曰、殷奄三年、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于以見商之垂亡、飛廉奔奄奄安則逢君危則逃難奄又助紂納

其遘播故周公克奄亟戮飛廉而徵子來歸則封之於宋以代殷後其禮賢去惡明白如此而周高祖不知取法也世之人見理不明者往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爲亂故當夬決之時不能爲楊庭之事曰小人不可盡去亦務爲中道可爾是不明夬之義以決盡陰柔爲光而如以小人不可盡去則君子亦不可盡用是舜之舉十六相當舉其八而去四凶當去其二以是爲乎消息進退之理也夬之義以君子朋來爲吉故曰小人不可盡去則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者何謂也曰治小人者刑當其罪斯已矣惡怒之困苦之如晉之於欒盈鋼之又鋼使無所容則亂心生矣與幾防風放驩兜誅飛廉之事同日而語焉

晉王睿使於太子恒恒生八年矣尊齊主爲太上皇

甚哉高緯小人之心儳猾之見也周師初侵四境未動以五世強國苟能如秦穆公齊威王漢武帝

洗心自悔下哀痛之詔。誅姦佞之臣。盡改前愆。用賢脩政與百姓更始。自我敗之。自我存之。亦可以謝過宗廟。回改天意矣。高緯不然。安平無事。則狎昵群小。恣爲淫樂。邊境告急。則携挈嬖幸。脫身遁逃。而以危邦墜業付諸孩孺。欲叨傳禪之美。而掩亂亡之罪。操心如此。天理所不容也。其能免乎。假手上皇與后妃幼主奔青州。欲入陳。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故云。周師尚遠。由是上皇淹留自

寬。周師奄至。貪之。

國亡。若與用事之臣。當均其責。不獨臣之罪也。雖然。扶世立教。臣責尤重。以享其榮祿。導於危亡。其情不可恕故耳。高阿那肱韓長鸞穆提婆三人者。均亂臣也。而高阿那肱身爲宰相。以君餌敵。罪不止於死。惜乎周祖之寬之也。昔慕容仁叛虢。既養虢先爲斬其下之叛仁者。而後戮仁。雖周公用刑不越是矣。高祖何昧於此耶。他日勸進强臣。密移周祚者。皆所委心腹之臣。其所由來者漸矣。

周制廢人以上、惟聽衣綢綿綢絲布圭九種、餘悉禁之、

民之貧有六、而侈居一焉、上重斂則民貧、官吏貪則民貧、好用兵則民貧、末作衆則民貧、惰遊多而民貧、俗好奢則民貧而好奢之事有五、華室屋一也、侈嫁娶二也、厚衣衾葬三也、盛賓宴四也、美服飾五也、皆致貧之道也、周制善矣、亦可以富民矣、

兼夫四者、各爲之制、使上下有辯、多寡有數、人知所守、不敢踰越、是則利用厚生之政、而敎化之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年

論吳明徹器量易滿

讀史管見卷第十五

宋建安胡　寅著

明太倉張　溥閱

陳紀

高宗宣帝下

上聞周滅齊、欲爭徐兗、詔吳明徹伐之、蕭摩訶獻策於明徹、明徹曰、搴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算遠畧、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軍竟敗沒、明徹憂憤而卒、

器量之所以易滿者、志不勝氣也、能持其志、則不爲氣使、器量之所以易滿者、識不包物也、能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識則不爲物移矣雖然此在儒學士大夫尚有所不能以志識浮淺者衆也而況於介胄之士乎無惑乎明徹之傾覆矣在易之謙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孔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以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猶不足觀故晉士燮漢馮異蜀趙雲之徒戰勝攻取淡若無事故能從王事而保其終明徹獨不知此哉夫豈之可勉而宏非若力之難強而多也烏獲舉百鈞少加焉則不勝任矣惟量不然志惟我所立識性我所廓也知此學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亦可至也不知此者雖雄才大畧如齊桓九合諸侯振而矜之則叛者九國曹操既克荆州張松見忽則天下三分又況其餘乎

周主初服常冠以皂紗全幅向後幞髮仍裁爲四脚君子大復古重變古非泥於古也以生人之具皆古大聖人因時制宜各有法象意義不可以私智更改之也用步卒而車戰法亡開阡陌而井地法

士建郡縣而封建法亡以日易月而通喪之禮廢從事鞍馬而轡軾之儀絕參以胡服而冕韠不復用尚以盃按而簟席不復施大抵視便利爲安日趨於苟簡而聖王所作法象意義不復可見有天下者以智力得之凡所施設是今而非古如宣帝所謂漢家自有制度者豈不可歎之甚哉以周家紗幞一事論之此後世巾幘朝冠之所自始也古者宵祭喪燕戎事冠各有宜紗幞既行諸冠由此漸廢紗而用漆爲兩帶上結兩帶後垂唐以來然矣此又四脚之變也其後則又以夫垂者左右橫之而其頂則起後平前方爲六角若天子侍衛之近者則又武其一脚翹其一脚脩之法象果何所則求之意義果何所據然而行之數百年莫有以爲非也至於總而簪弁則屬之道家者流非道家之得也乃自老莊而後爲之徒者其服變華未盡猶有古士服之餘製焉耳治天下莫大於禮禮莫明於服服莫重於冠必欲盡善其必考古而立制夫亦何獨冠爲然哉

周宣王忌齊王憲殺之

信之難立也久矣君臣之間將死深悲之意丁寧握手之言誠以幼孤旋即背之者皆是也魏明帝屬齊王芳於司馬懿曾不數年而芳廢矣陳世祖屬臨海王於安成王頊曾不數年而伯宗黜矣握大權而無過上之勢臨大利而無歸已之念非賢者孰能之宇文憲少負令問躬抱材畧戰伐有功事若謙謹未嘗聞過舉此固國之藩翰民之仰望也高祖既牽於立子之愛令憲而與賛矣使憲有

自取之意遵泰護畏偪義坐而待死所以然者緣高祖命裴文舉陪侍齊公有義方之訓而憲于時有盡忠竭節之言是故奉以周旋不肯墜失若憲者其賢矣哉世衰道微人愛其情詭許猜貳以相傾奪至於刑牲飲血指天誓日隆命亡氏申固盟約猶不能踐也而憲以一言自許之故矢死弗渝可不謂賢矣乎觀憲之能賢益足以見賛之無道矣

周主之爲太子多失德王軌言於武帝武帝杖之及

即位，問鄭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爲也？譯以軌告宇文孝伯，因言軌有廢立之謀，軌遂坐誅。他日周主問孝伯曰：公知齊王反，何不告？遂殺孝伯。

昏主不必事也，不免於事者，事之不必深。則有所不必死，若宇文孝伯以貴戚之卿，膺顧命之重，則異乎外臣矣，死之非難，處死之難也。孝伯當於何而死，賛欲殺齊王憲之時，可以力爭爭而不從，死之，之義也。既已失之，及賛欲殺烏丸軌之時，亦可以力爭爭而不從，死之，亦義也。而孝伯於此二者咸有失焉，於殺憲也，諫既不力，由此見疎，思所以自免者，於殺軌也，非惟不諫，又賛成之，將以自免也。曾不量無道之君，心既失常，加以忌克，而同姓大臣，居嫌疑之地，有輔拂之憎，難乎其以智計全矣。故如宇文孝伯，知不免死而不能處死者也。

周主自稱天元皇帝，

或問孔子立天王之號，其作春秋，代周室賞罰，君子謂聖人以天自處也。若周宣帝自稱天元，后稱天后，居稱天臺，制稱天制，勑稱天勑，杖稱天杖，豈

亦以天自處耶曰非是之謂也苟即名而信之則
呂政者豈道同軒昊德協堯舜乎仲尼惟懼人之
名實不相副也故以天冠王繫王於天使稱之者
顧名思實則其職舉矣周宣所憐者蒼穹覆幬之
名也孔子所云者高明無私之理也名不可擬而
理乃可則是理也叙之爲五典秩之爲五禮章之
爲五服用之爲五刑使周宣能盡此理于以稱天
子何難之有惟不順乎理也怒父杖已恨其死晚
而五典亡矣居喪逾年即恣聲樂而五禮亡矣公

卿已下常被楚撻而五服亡矣更爲刑制用法益
深而五刑亡矣四者皆亡天理泯滅下同乎物猶
有不逮顧且以天自名非所當言而言宜其瘖而
不能言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者也爲天下者欲實
副其名惟不違於理斯可矣

周隋公楊堅謂李德林曰經國重任欲與公共事必
不得辭德林曰願以死奉公

李德林文學才謀在當時少比倫矣然不知節義
故其所就無足稱者事齊貴顯矣及周主入鄴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從之、如水之赴壑、事周信任矣、及隋主竊國、則從之、如鳥之投林、國移主易、漫無致命守死之操、有所不召、召無不往、有所不命、命無不承、方之妾婦以順爲正者、猶不逮焉、以是自將文學足貴也、人反以爲賤、才謀足用也、人反以爲疑、終見斥疎、身名俱辱、非隋文寡恩也、德林招之者有數矣。

虞慶則勸隋主盡誅宇文氏、李德林以爲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議此、由是德林品位不進、江左取國者、必殺前朝之子孫、如宋齊梁說者謂其享國不永、由此致也、獨陳高祖與蕭梁子孫待之甚仁、而其國亦不永、何也曰此、蔑人之論也、人之保其身者、於百骸四體五臟六腑、兼所養、無尺寸之膚不愛焉、無尺寸之膚不養焉、夫然後心廣而體胖、夫豈爲心官足恃、而肺腸無用、元首在身、而肘腓可棄哉、人君保國、何獨不然、必也衆政備善、百度無闕、然後治道完固、禍亂不生、夫豈以一事偶合而定無窮之基、小德適中而當聖賢之號、哉虞慶則備位大臣、無奇謀碩畫以贊初政、顧請

除宇文氏、并惟迎逢隋主忌克之心、亦習聞前世弊風、以爲故常耳、李德林正言而不見信者、國移君廢、已無伏節死難之義、而欲全彼破亡之宗、宜隋主之忽其言也、若夫以書生斥之云者、猶胥險吏阿疾僞士、此則楊堅之本態也、隋得天下無功無德、特以姿相奇偉、益與蕭道成同而其亡國則有二焉、一曰隋文以胥史治國、二曰獨孤后以妬忌治家、如是而已矣、

隋以蘇威爲度支尚書、初威父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稅法頗重、既而歎曰、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爲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

所謂世臣者、非門地之謂、象賢之謂也、父祖既賢、子孫克繼、爲國之所甚願矣、父祖有嘉謀嘉猷、爲國者惟恐其子孫之不能嗣也、非惟君之望乎臣者然、臣之願於君者莫不切切於是矣、若前人之所爲不善、惟恐其子孫之續之也、非惟君之望乎臣者然、臣之願於君者亦莫不懇懇於是矣、自

熙寧革祖宗五世之政爲開邊聚斂之事以失民心基禍本元祐削之盡復于舊天下晏然衣食滋殖紹聖紹觀治改父之罪遵達孝之文未三十年胡塵犯闕兩宮北狩中原塗炭南北不合其治亂之效最爲著明而紹述之黨堅持其說猶不肯變予曰元祐臣僚之子孫必欲行其家學而使人主不得行祖考之志此何理也鳴呼自紹聖而後言紹述者衆矣而未有深切中的如此言者人主而聞此紹述之志豈不益堅而愛國正論豈復可入所謂一言喪邦此類是矣夫自藝祖創業垂統四聖繼承天下大定既已熙洽其有可損益更張者不過太平日久委靡頹壞有司之事耳以漸去之其弊自革而王安石欲一切改爲以從已學此元臣故老爲國深慮者安得不強諫而力爭也而紹述之人於王安石盡變五朝之舊則以爲之政則以爲可於司馬光盡復五朝之舊則以爲不可是王安石之賢出乎一祖四宗之上而開基享國百年善政曾不如青苗助役保甲之爲美也

豈不學哉夫論於未然之時而要其成敗昧者不能明白也成敗之迹已判而猶敢顛倒是非如舊綱晉了者乃在戎馬生郊之後其心亦獨何哉彼蓋深曉王氏之學術以適巳爲便而王氏固百世小人之所宗也其禍豈有既哉悲夫

隋上始服黃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著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環帶爲異

服章之設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莫卑乎民莫尊乎天子而服同一色上下無所辨民志何由定僭亂由此而生矣古之聖王自奉儉約惡衣菲食而事天地宗廟臨朝廷百官則等級分明故冕十有二章黼黻珽幅舄衡紞紘綖以昭其度藻率鞞鞛鞶厲游纓以昭其數威嚴尊重禮無與二然後人主之勢隆非廣巳以造大理當然也故晏平仲爲大國之卿一狐裘三十年澣衣濯冠以朝君子譏其隘曰難乎爲下也隋文儉約施之宮闈之中燕私之用可也與庶人同服而坐乎廟朝儉不中禮不足以爲法矣

隋獨孤后家貴盛而能謙恭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隋主甚寵憚之每臨朝后輒方輦進至閤乃止候退朝則同反燕寢

婦人有好勢位者漢和熹是也有好財賂者後唐劉氏是也有好淫佚者魏之胡晉之賈是也有好作亂者漢之呂唐之武是也若獨孤則無是四者益以其志趣知之不必待攝制然後見也其失德在於妒忌特甚耳帝臨朝則方輦而進俟帝歸則同反燕寢他日帝有為不善不得自由之歎是帝之行止出入后必隨而監視之非有勢位之貪財賂之欲淫佚之過禍亂之念特在於禁切其夫其失德莫大焉隋竟以是亡妒忌之為害豈小也哉

隋詔境內之民聽出家仍計口出錢營造經像於是民間佛書多於六經數十百倍

南之梁北之魏奉佛隆謹自佛法入中國以來莫與為比矣所為如是者將以徼福也而魏與梁之禍不待其子孫於其身已及之矣此隋文耳聞未遠之監也而又踵其弊其意以謂造寺建塔飯僧

爲崇奉之事未若廣其書之爲益也故隋之世寺塔僧尼雖不若魏梁之盛而佛書乃增多流布讀之者衆則人不必造寺建塔飯僧而其害之所沒若洪水之懷襄其不及者鮮矣然隋文亦自以爲莫大之福也而其禍先及其身而徧及於子孫明效昭然而世猶固覺邪說惑人一至於此則不若親遇祭祀其害猶小且將有除之者矣

十四年上不豫太子與始興王叔陵等並入侍疾叔陵有異志上殂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刀斫太子皇

后來救又斫之乳媪自後掣其肘太子乃得免

古之聖人莫不以身爲後世法堯舜禹湯爲君之法也仲尼爲師之法也顏回爲弟子之法也堯禹文王爲父之法也文王武王爲世子之法也太子者國之儲君之貳一身而兼父子君臣之道責莫重焉武王爲世子七十餘年一旦享國天下之父從之則太公是也王朝之仁人歸之則微子是也四方之友從之則八百諸侯是也使武王無孝稱無友譽有酒色悖淫之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逸樂游[illegible]之[illegible]德善靡聞而惡名是播方保國之
不得而何有於代殷彼其風行草偃勢若建瓴豈
[illegible]津之[illegible]牧野一[illegible]所能哉蓋有以先之非一日
之積矣陳叔寶之在奢宮也嬖近小人飲酒無度
朋淫比德中外共知其不足以嗣承大寶而為人
所輕侮有素矣雖不萌覬覦傾奪之心而況於兄
弟乎是故方鼓大喪猶未即位叔陵之刀發乎哀
次幾不免死僅而得生夫豈特叔陵凶悖之罪哉
太子有以取之矣故曰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

至德元年

召公述武王之美曰惟貝不單稱德為世子者成
敗之監若此其可易而為之哉

論陳叔寶過而不改

長城公

上創愈置飲自慶引羣臣展樂賦詩既醉召尚書毛
喜于時山陵初畢喜見之不懌欲諫則上已醉乃陽
為心疾而出上醒亦悔召之乃出喜為永嘉內史
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陳叔寶為
太子無令德既無其本矣及遭非意危得不死能
思其故而克悛厥心力務自修祈補前行之愆以

收將來之效、猶可以保其社稷、而有其土宇、乃於重服之中、置酒張樂、憎疾正士、益近憸人、是過而不改、無自新之意、樂其所以亡者、則何不亡國敗家之有、此紕政也、而陳之不爲陳、不待卜筮而決矣、

隋主以李穆功大、詔曰、法備小人、不防君子、太師申公自今雖有罪、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

隋文以李穆爲君子耶、則不當以百死罪期之、今夫市巷之人、屠沽之賤、孰有人人謀逆者、舍是謀逆、亦未必人人有百死罪者、正使巷市屠酤、有百死罪而不謀逆、李穆適與之比等、何足爲上公乎、自古未聞但不謀逆而有百死罪而稱爲君子者、穆果有識、豈當受此詔、受而不辭、是將以百死罪自爲矣、隋文之所以處其臣李穆之所以處其身、於是交失矣、

隋主不喜辭華、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侍御史李諤亦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言其弊、隋主以其疏頒示四方、

辭賦本於離騷、而不逮騷矣。聲韻四六本於辭賦、而不逮賦又遠矣。自屈宋妙才創爲騷文、而論篤君子、猶不屑好焉、矧烏有亡是長楊五柞之流乎。則其失而每下者、從可知也。然後世方以之設科取士、於是讀書者不復講求義理、惟務摘採對偶、一韻爭奇、一字兢巧、緝綴成文、去本愈遠、父兄詔子弟、師長訓生徒、皆汲汲孜孜焉、不爲此則不足以收聲名、躋仕路、一旦得官、罔視襲習芻狗之不如也。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人才大壞、其害豈小小哉。然隋文不學故雖欲變革而不得其道以李諤所奏、頒示四方、亦何所懲艾哉。夫理有中正、無往不然。爲文者華則失之輕浮、質則近於俚俗。華而不浮、質而不俗、以之事上諭下、治道所貴也。今隋命公私文書皆實錄、將有不得於言者矣。又豈通論乎。

上惡聞過失、每有惡事、孔範曲爲文飾、稱揚贊美、由是言聽計從。

君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況於君父乎。故春

秋爲尊者諱禮記善則稱君所以廣忠愛也然則孔範合義矣乎曰爲尊者諱諱其過失也善則稱君無善則不稱也無善則不稱有過而爲之諱非惟存肅敬之心乃有諷勸之意焉是愛君之深而忠君之至矣今範也以非爲是以惡爲美使其君安於失道而無天怒人怨之虞是君之大賊國之巨蠹豈得與揚善諱過者比乎其君一時順於耳契於心而蔽德腥聞天下記之野史書之一夫諂言終不能掩萬世公議然則君臣昏亂相爲諛說亦徒然而已矣或曰成王命君陳以善誘厥告而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皆我后之德也不敢於詐僞者乎曰成王不敢以賢自矜而倚重君陳猶借聽於聰託視於明之意也雖然其言則未免於滯讀書者以意逆志可也

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

賑饑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

急於當社飢民之得食也其庶矣乎儲備如此他日關中大旱民猶不免食粟糠豆屑帝親帥之如洛陽就食況素無備乎百姓知擠于溝壑而已矣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於州郡一有凶飢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反復給散艱阻往往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患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耳縣邑鄉遂之遠者安能扶老携幼數百里以就食合之實哉能賑者其弊如此若逢迎上意不言水旱坐視流散無矜卹之心則國家大禍由此而起如王莽之末年元魏之六鎮煬帝之四方魚爛河決不可收塵矣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文當社置倉爲法而擇長民之官行勸農之事輔以捄荒之政本末具舉民之飢也庶有豸乎

上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

國家大禮莫大於事天鸞旗法駕袞冕圭千乘萬騎清道而行以對越乎上帝其餘祀事無得比隆者豈非人君尊崇之極哉而陳叔寶勸於行此

惟嬉遊瀆會是好，于以見小人下流之態矣。以天則不事而事邪鬼，以忠直則不近而近狎暱，以百姓則不恤而恤大馬，是黃屋左纛出警入蹕之中。居一小人焉，故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其叔寶之謂乎。

論章華不足與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廷以華素無閥閱競排詆之除太市令華鬱鬱不得志上書切諫帝怒斬之

人臣之義固不可視君垂亡而不諫然有可否之

義焉比干同姓之卿也不得不諫諫而死之可以爲仁洩冶異姓之卿也可以去之乃以諫死不得爲智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此聖人教後世以語默去就之法也章華忠矣然官非諫諍職非御史危言劇上以蹈斧鉞而其本心乃以見擯於時鬱鬱不得志而發也則雖死於直言安得繼洩冶之後乎

立始安王深爲太子深聰慧有志操容止儼然近侍

未嘗見其喜慍、帝遇沈后素薄、張貴妃專後宮之政、后澹然未嘗忌怨、身居儉約、數陳諫爭、帝欲廢之而立張貴妃、會國亡不果、

內助得人、後嗣有望、則家國無破亡之道、沈后儉約、不忌疾、能規諫賢后也、陳深聰慧有志操、喜慍不形、賢太子也、而不救陳亡、何也、叔寶驕淫昏溺、再戮直言、憸佞在朝、百度盡廢、亡形已決、所謂智者不能善後之時、妻子雖賢、捧土以塞孟津、夫何禦滔滔之勢哉、天無形也、而不可致、其怒民之卑也而不可致其怒、民之卑也而不覺、民怨而不知、則其亡也忽焉已矣、

隋大舉入寇、羣臣請出師、議久不決、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至、無不摧敗、彼何爲者哉、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耶、帝以爲然、故不爲備、縱酒自若、

人勝險則盡地而守、敵不敢攻、且能攻敵、人與險均、則長江峻山、限帶封域、足以自保、人不勝險、則

論王氣天險不足恃

金城湯池與平原廣野等耳故侯景雖桀黠豈能勝曹氏父子任約徐嗣徽雖善伺隙其勢力何敢望元魏盛時乃或終身閤閽而不得度或談笑倏忽而滅師彼天壓一也特有人則險無人則夷爾方侯景之破梁也蕭氏雛披臺城荒涼湘東諸臣如胡僧佑輩皆謂金陵王氣已盡而陳高祖英武奮發又傳數世是王氣未嘗盡也特有人則王無人則衰爾且以王氣自居則天象在南而應矣連二年正月日食後一年五月日食則叔寶所宜警戒而若無見焉故周有天下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而周公戒成王乃曰有夏與殷之服天命也皆有歷年而我不敢知也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是年十二月沿江鎮戍各已告急而陳之君以王氣自居其臣以天險足恃曾不閱月身爲囚虜不修人事而但言天時與地利者即此可以得師矣

隋高熲先入建康晉王廣令留張麗華熲曰太公蒙面以斬妲己今豈可留

太公斬妲己車不經見而於傳有之妲己見寵於

君、非由已也、而不曰無險詖之心、有警戒之道、恃寵檢惡、則其罪與廉來等、其死也固宜、太公之斬之也、亦必與衆共棄、何至蒙面而後誅之、必若此言、是太公陰悅其色、有不忍之心、抑情而行法、豈大賢之所爲哉、史家失其傳、故不可不辨、

隋紀

高祖

帝命高熲與賀若弼論平陳事、熲曰、臣文吏也、安敢與大將論功、帝嘉其讓、初帝之伐陳、問計於李德林、

至是欲賞之、或說熲曰、今歸功於德林、諸將必憤惋、且公有若虛行、熲入言及德林之功、乃止、人之心難乎其仁也、高熲對平陳之問、歸功於賀若弼、幾於仁矣、而信或者之言、沮李德林之賞、恐其掩已、又何不仁也、勉爲謙抑、不能久假而遽歸之、功名不終、豈無因而然哉、

帝暴孔範王瑳王儀沈瓘過惡、投之邊裔、以江總爲開府儀同三司、

孔範等所謂狎客亡陳之臣也、帝既知之、當戮于

江南乃可謝吳越之人紓百姓之怨。既貸其死、又置諸邊、刑寬而義不類矣。江總身爲宰相、不親政務、惟以賦詩飲酒、陪從邪暱、蓋孔寧儀父之徒楚子不殺仲尼所非者也。乃寵以尊位、還以厚祿、是謝臣子敗人家國而無後憂也。王世充處世基宇文士及之徒豈無所視傚而然哉

鄧譯請修雅樂、詔牛弘何妥等議之。猜年不決、妥自負宿儒、恐不速譯等、竟爲異議、各立朋黨、乃請張樂試之。先白帝曰、黃鍾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滔滔和雅、甚與我心會、妥因奏上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帝悅、從之、

音五爾而律呂十有二猶十二支而配十干。所以變而下窮也。律呂陰陽也。闕一則不和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今獨奏黃鍾而不用餘音、是有君而無臣無民無事無物、其爲君也不亦亢乎。何妥佞人也。逢迎周宣立五后者隋文豈不知之而命以典樂。妥能探其主猜防忌克之微而尊隆君道寓意於黃鍾帝果悅而從之。遂使

古樂盡廢後世無所攷焉其害豈不甚哉且禮樂
歷數有國之大事也王澤滅息易學不傳有欲議
脩則紛如聚訟有欲修樂則諮承君意有欲正歷
則必請殺異已者竟不能復三代之正況欲行先
王之道乎夫論事莫驗於成敗之效萬寶常妙達
鍾律樂聲雅淡必近古矣而爲蘇威父子所抑及
太常樂成寶常聞之曰中國之音也淫厲而哀天
下將盡矣不二十年而其言驗向使隋文以五音
不可偏廢折何妥鄭譯牛弘之徒而專委寶常製

作雖不能救隋之亡而先王正音必不至泯絶於
隋世矣雖然寶常知樂之聲音而未知樂之道也
知樂之道則其將死當以其書授之好樂者使
傳于後而以不過遂焚其書無廣博易良油然和
樂之心故曰不知樂之道也

上猜忌不悅學既任智數得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
察臨下恒令左右覘内外有小過失加以重罪每於
殿庭捶殺人

隋文將家子其不悅學而喜殺固宜然古之名將

悅學而不喜殺者亦衆矣隋文天資既薄重以家法是以如此曾不知君人之道豈文法殺戮所能成乎知道明理以仁存心雖不事文法其行事固不違乎文法也惟以文法爲用而不知道理尚慘刻妄寃恕乃一獄吏耳爲天子而以獄吏自爲天下豈復有教化之功仁義之澤故隋之世賢人君子潛伏在下而所用者多便儇佞諂之小夫建祚不永豈偶然哉

楊素用兵多權謀馭衆嚴每將臨敵輒求人過失而

論楊素慘毒不道

斬之多者百餘人少者四五十人流血滿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陳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陳不能陷陳而還者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依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

伐譬討逆誅暴解紛兵之大用也譬未寢逆未除暴未誅紛未解則有不得已而殺人者殺敵而已未聞司馬法先殺吾人而使之致力於殺人也特三令五申之曰汝不用命予則有無餘刑予則孥戮汝亦以警懼之未必誠行之也如楊素所爲慘

黃鍾之語深入其心終不忘也而使朋黨獲譴者至百餘名士甚矣妄有小人得君之術也人君之甚惡者莫如朋黨惟與小人合則好聞朋黨之言而賢人君子惟朋黨之禍而小人陽離陰比內親外疎實爲朋黨者人君不得而知也此自古之通患也

關中大旱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上流涕自咎爲之不御酒肉者將一朞親帥民就食洛陽聖人仁愛天下所施極於博所濟及於衆如春氣生育無不至者君子善推其所爲老幼吾之老幼以及人之老幼民亦咸備其澤以力假仁則其施有作輟其濟有方所不仁之人其視身與百姓猶金之於石火之於水不相涉入漠然而已隋文閔饑感動其心至於流涕不御酒肉至於一朞勉勉於假仁亦可以爲民之父母矣比之實不憂民而外爲文具今日下寬卹之詔明日放勸農之令而牧民者貪虐掊克以奉交征之意自如也豈不遼然大有間乎其致開皇富庶之俗也宜哉

毒不道自英布彭越猶必羞之況韓信乎信驅市人而戰背水之陳躬帥士卒置之死地存與俱存亡與俱亡固不以無撫循之素嚴殺戮而用之也況素所習練習精銳而所當者又纔尉遲逈漢王諒之徒乃殘忍如此而後成功稱爲名將不亦異乎

國子博士何妥與左僕射蘇威爭議事積不相能威子夔爲太子舍人與妥議樂各有所持詔百僚署其所同同夔者十八九妥怒遂奏夔與權吏部尚書盧愷郎中薛道衡共爲朋黨威坐免愷等除名名士坐者百餘人自周宣以來選無清濁及愷與道衡在吏部始甄別士流故涉朋黨之誚以至得罪

隋朝朋黨之起由何妥蘇夔議樂律而盧愷薛道衡別流品文帝不能察也樂律固所難知然夔掩抑萬寶常而伸已學則何怪乎妥之排已而自伸也夔雖不如寶常之精深而並用衆律猶未若妥之甚失至於甄別流品乃銓衡之要務君子所是而小人所非隋文兩俱不察惟妥之信則以獨用

論何妥行小人得君之術

黃鍾之語深入其心終不忘也而使朋黨獲譴者。至百餘名士甚矣妄有小人得君之術也人君之甚惡者莫如朋黨惟與小人合則好聞朋黨之言而賢人君子惟朋黨之禍而小人陽離陰比內親外疎實爲朋黨者人君不得而知也此自古之通患也

關中大旱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上流涕自咎爲之不御酒肉者將一朞親帥民就食洛陽聖人仁愛天下所遍極於博所濟及於衆如春氣生育無不至者君子善推其所爲老幼吾之老幼以及人之老幼民亦咸(被)備其澤以力假仁則其施有作輟其濟有方所不仁之人其視身與百姓猶金之於石火之於水不相涉入漠然而已隋文閔饑感動其心至於流涕不御酒肉至於一朞勉勉於假仁亦可以爲民之父母矣比之實不憂民而外爲文具今日下寬卹之詔明日放勸農之令而牧民者貪虐掊克以奉交征之意自如也豈不遼然大有間乎其致開皇富庶之俗也宜哉

論隋文本心本管下

齊州刺史盧貴坐民饑閉糴除名、遂終身不川、皇太子曰其有佐命功、上曰、微此數人吾不至此然皆反覆子也。

隋文之例假黃鉞、督中外也、引司武上士盧賁置左右、將之東宮、召公卿謂曰、求富貴者宜相從、往往偶語有大就、貴嚴兵而至、衆遂莫敢動、至東宮門者不納、貴叱之、門開得入、賁遂典承相衛、故隋文之喪、鄭譯劉昉盧賁之功爲大若李穆則效忠于外庾季才則深天子內李德林則奉命于已。

綱目節錄其文

然皆不若三人經營計畫之多也夫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蓋惡之心人皆有之隋文固險黠忮忍而其本心則未嘗泯亡方其圖集大利以權數相須則攘臂褰裳爭先相附者爲能及夫所欲既得而反思可否則潔身顧義不預危事者爲是此蘇威所以蒙殊常之顧而譯責廢死劉昉極刑亦可爲傾覆輕薄厭常貪新者之深監也。

十五年論焚其物不若治其人

相州刺史豆盧通貢綾文布、命焚於朝堂、

以華侈蕩上心、人臣之大罪也、當治其人以勵其

餘、猶恐有不戒者、今第焚其物、而闔門其人、夫人有心而物無知者也、何刑罰之不類乎、然古之人君若此者數人、豈以爲是而相因耶、抑所見偶同也、其意亦以謂焚去華侈、可以訓儉示俗、而效貢之人其心亦何惡焉、審出於此、人將窺見其微、不從令而從意、他日所獻必有甚焉、而人主之心不能常也、有時而入之矣、故曰焚其物不若治其人之爲要也、

帝嘗乘怒欲六月殺人、大理少卿趙綽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曰、六月靈雷靈、我則天而行、人君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盛、由此而已、隋文所言、大哉王言也、而其事則非也、憲天者則天而行、何不可之有、

以慶賞法春夏、以刑威法秋冬、以當理法其無言、以至公法其無私、以盡下法其自民、以不息法其行健、如此之類、乃則天之道也、雨露猶人君之惠澤也、雷霆猶人君之號令也、生成萬物之時固有雷霆、而雷霆未嘗殺物、隋文取則雷霆而乘怒殺

人其違天多矣惜乎趙綽之不以是對也或問雷
震何爲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曰古人未之言也
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益天地之間無非陰
陽聚散闔闢之所爲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
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
故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
爲雷震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光亦陽
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電緩小
則震亦緩小電迅大則震亦迅大震電交至則必
有雨震而不電電而不震則無雨由陰氣凝聚之
有疎緩迅密也曰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
猶星隕而爲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于地
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
殺人者何謂也曰先儒以爲陰陽之怒氣也氣鬱
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
也曰電之閃爍激疾如金虺飛騰之狀何謂也曰
光之發也惟光爾適映雲際則如是不當乎雲之
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此矣凡天地造化之迹苟

不以理推，必入于幻怪僞誕之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爲要也。

秦王俊在并州，奢侈越度，盛治宮室，多內寵，其妻崔氏嫉，於瓜中進毒，由是得疾，徵還，上以俊奢縱免官，賜崔氏死，剔昇楊素諫曰：秦王之過，不應至此，上曰：我是五兒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

古者刑典，於衆庶所犯則有贖，於親貴所犯則有議，天子之子，固與于庶下之子矣，故公族之罪也，不以犯有司而刑之于隱，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而不肆諸市朝，亦爲之素服居外，不聽樂，爲骨肉之親也，是故觀舜之處象，則知父之處子矣，隋文以法律從事，無義方之教，由不悅學問故耳，秦王俊好奢而峻宇，非大罪也，正在所訓者，一不從則責其傅，再不從則削其祿，三不從而後可免其官，豈有素不訓戒，遽加重黜，使罪有大於好奢峻宇，又將何加以愚觀之，隋文怒俊特不在是，正以俊有嬖妾孽子，爲妻所毒，此獨

孤后所深惡者宜隋文之削之也

詔選東宮衛士入上臺高頻曰若盡取强者恐東宮宿衛太弱上作色曰我有出入故宿衛須勇毅太子毓德東宮何須壯士此極弊法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頻子娶太子女故上以此言警之

隋文爲帝上高頻爲宰相而皆不學此傳說所謂井所聞者宜其處大事而謬於理也康王爲太子嗣位之時太保召公命仲桓南宮毛及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往逆以入以此見古者東宮未嘗置兵矣不爲之選擇端良師傅教以孝弟忠信而多置兵此禍亂之本也頻不知楚商臣宋元凶之事而欲東宮有强卒不監文帝以后戚移周鼎之轍而爲東宮論宿衛處人父子之間猶正墻面而立自處君臣之際猶擿埴索塗而行言不信而行見疑橫被廢黜自取之也

牛弘爲吏部尚書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愼審所進用多稱職

世俗之見皆謂有才乃能稱職德行非所先也苟

務求德行以濟世務、是以鼎而支奔轍、以驥而守門戶、執圭佩玉而馳逐趨走、安能勝乎、敗國殄民者、率由是言矣夫莫難得乎民之敬恭其上莫難得乎民之不欺其君莫難得乎民之各勉其事季康子欲致此而其道無由也問於孔子、孔子曰、臨之以莊、則民敬矣、示以孝慈、則民忠矣、舉善而教不能者、則民勸矣、不特是也、此問爲政見於論語所載、孔子一以躬行身率誨之、曾不及政刑法令之具而貴捷給辨治之才孔子豈不通世務固使人尚椎樸、取魯鈍以從政哉深思其故而考其事則知世之爲姦爲貪要功生事上逢君惡下爲民蠹者、非有德行之人、乃有文才之士也牛弘之智、未必及此、然當是時隋文以吏道爲君、正才能馳驅之時、而弘所見乃爾卓異且其所用德行之人、又多稱職、亦可信德行之足用而不必才能之爲貴矣又況能廣求賢人舉而加諸上位使表率能者、其效爲何如、或曰孔子歎才難、而今不以才爲尚、不亦異乎、曰才者爲善之具也如舜之五臣

周之十亂皆有聖人之才。而行聖人之道者也。有才而不爲善。猶駿足之馬而駭輿泛駕。是棄才也。孔子所歎以謂人之有才、必如此十五人者然後無失、則信乎才之難矣、故曰雖有周公之才美、而驕且吝、亦不足觀也。不驕不吝、惟有德爲然有才而不爲不善。非德勝不能也。然小人往往有才而不知修德之方。厚於德而短於才者、固小人之所鄙笑、而人主所宜辨也。不能辨此、此治亂之分也。秦王俊薨上哭數聲而止、僚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耳。

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俊子浩、崔妃所生。庶子曰湛、羣臣奏稱漢之栗姬子榮、郭后子疆、皆隨母廢。今秦王二子母皆有罪、不合承嗣。上從之、以秦國官爲喪主。

甚矣隋文之不仁也。秦主俊奢靡之過、亦富貴者常態。未足深罪。正在所訓勅使之知改而已。何至一怒不解、忍視其死而無哀戚之情乎。人之至情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已之子則厚乎人之子矣。而蔑棄恩義如此。率天下而路也。

何以使其子相友愛而生孝慈哉、史書並記善惡、以垂勸戒非求名而可得書也有善可紀、自然傳矣隋文以此論史、意謂所載皆人之求名者、何所見之狡且鄙也漢呂姬子榮、郭后子彊、未嘗隨母廢母爲帝后則子爲皇太子。母爲王后。則子爲王世子安在其不得承嗣哉羣臣希旨妄奏、而隋文聽之、皆由不學、遂爲世笑、夫母以罪廢、而子無罪猶不當廢其子、故孔氏三世出妻、而其子爲後自若、此家法也、母廢死非其罪、又併廢其子、且使國

官爲喪主、於禮則無稽、於律則無傳、而隋文行之、此特老胥慘刻侮文之所爲耳、

冬至百官詣太子勇、勇張樂受賀、上怒、下詔曰、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嶽牧正冬朝賀、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是漸生猜沮、

有天下國家者、莫先乎定禮制、隋文建國至是二十年乃不爲東宮定常行儀式、太子無過人之資安於僭差不知其非其失在朝廷矣則宜以漸變更使情與事愜、然後父子之恩不薄而君臣之分

以明乃遽下詔書、驟加削損、自生釁隙、爲讒賊之招、開覆亡之禍、良由自任術數、而不習義理、豈非後世之戒哉、

勇多內寵、獨孤后不平、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惟與妃居處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傾心與交、雖婢僕亦稱廣仁孝、上幸其第、廣并遣美姬、惟留老醜者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絃、不去塵埃、上以爲不好聲色、還宮甚喜、倚臣皆稱慶、由是愛之、特異諸子、

論隋文怵蒙蔽壅塞

堯舜文武皆以聰明稱、聰者無所不聞、又聞於無聲、明者無所不見、又見於無形、如此斯可以爲天下主矣、古人有云、堂下遠於百里、門庭遠於萬里、爲深居九重、勢高而疎也、雖聰明而不敢自以爲聰明、況且正心誠意、循天之理、而寄視聽於正直忠良之士、以明四目而達四聰、然後天下之事、萬物之微、無不昭晰、而無能蔽之者、隋文以苛察爲能、而不明正理、以術數自用、而不博衆謀、故爲人所欺而罔覺、莫愛於妻而妻欺之、莫親於子而子

欺之、莫信於大臣而大臣欺之、譬如聾瞽之人、受
玩股掌之上、不亦可笑之甚哉、父子雖異宮、疎昵
雖殊情、然子生庶孽而殺之、有侍姬而匿之、好絲
竹而掩之、而已皆不得知焉、則朝廷之間、幾微之
外、又安得而知之、其昏蒙障塞、一至於此、雖使夏
啟周劍、居元良之地、亦將不免、又況如勇者哉、
上令善相者來和視諸王、對曰、晉王貴不可言、上問
韋鼎曰、我諸兒誰得嗣位、對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
當與之、非臣所知也、上笑曰、卿不顯言耶、

莫貴於皇太子矣、尚何相其容貌、莫定於父之統、
君之貳矣、尚何問其嗣否、未之嘗言也、而有此意
焉、彼姦人桀黠、固已深探其意而逢迎之、況發問
至于再三乎、劉子政有云、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
之口、隋文猜沮已萌、故獨孤后之嫉憍行于內、來
和韋鼎楊素袁充元胄之誣罔行于外、公卿近臣
曾不諫止、獨元旻楊孝政二人以爲不可、亦安能
救市虎之衆哉、地必卑窐而後水潦聚、氣必壅底
而後瘭疽出、小人雖可惡、其禍則文帝自爲耳、

論楊素感于那謀

實與宇文述素善以奪宗之策問之述曰能移上意者惟楊素耳述與其弟約相厚請見約共圖之廣大悅述以晉王之意說約約以白素素大喜撫掌曰吾智殊不及此賴汝起予

楊素非特勇將益亦知書與愕然武夫有間矣既有殊功又位上宰君所信向太子廢立繫其一言耳若明大義聞約之說登時發覺執宇文述歸諸司施顯加鞫治請正典刑一舉而太子安邦本定藩王覩覩之禍息大臣匡補之功著豈不美哉萬分一有如不濟正諫而死亦無愧矣乃惑於邪謀顧私而動既亡人國又殄其宗嗟夫素所謂智不及此者非不能及於善耳豈非人臣之大戒哉

論宇文后知其子王人有妄

素入見后盛言太子不才后遺素金使贊上廢之行貨鬻賕小人之事或以干進或以免禍變亂黑白移易是非自古有天下國家者所深惡爲其末流至於敗君而賣國也故受賕之罪有至死而不赦者則未聞爲人之母姊其子之有妄慾毒慾怒

如非已出而納賂於權臣使說其君而廢黜之者、
妬心一發、若崑岡之火、不可撲滅、其烈如此、夫虎
豹食人而不食其子、人莫不愛其子也、而婦人尤
甚、今以妬忌之故、虎豹之不如而或猶稱獨孤后
爲賢能、佐隋文取天下、豈未嘗考其心術耶、
勇愛懼不自安、上知之、使楊素觀勇所爲、素至東宮
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不
平、形於言色、素還奏、上疑之、后又遣人伺視
東宮、幾介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上遂疎勇、

論隋文帝信讒獨孤后長舌

隋文於勇之事、其可悲矣、勇不當疑也、以失愛而
疑之、素不當信也、以久任而信之、既知勇不自安、
而欲察其情、獨無忠信可使之人乎、而使素往哉、
素至東宮、所以激怒勇者、乃兵機將畧、臨敵致師
之術、柰何施於國儲君副乎、隋文聞其譖毀太甚、
心亦致疑、而又入獨孤巧言、不復加慮、自此勇之
廢黜決矣、詩不云乎、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
惠、不舒窕之、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其隋文之謂乎、
又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其獨孤后之謂乎悲夫、

太史令袁充言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羣臣不敢言耳、

袁充職在占候、既觀天文之異、其曰歟、月歟、星辰歟、必有可指者、昭昭在上、惟無目則不能見焉、乃泛然而言、不端陳其事、其矯誣上天、姦邪大惡、又在楊素之右矣、而隋文和從其說、謂玄象久見者、蓋自喻也、猶比殺戮於雷霆之意耳、君臣以深情相中而以天文相質、悖理如此、何以克享天心乎、

廣賂東宮幸臣姬威、令告太子過失、威從之、上怒、九月壬子、御殿集百官、責東宮官屬、令素鞫覈、素舞文鍛鍊以成其獄、十月乙丑、上戒服陳兵、御武德殿宣詔廢勇、勇再拜泣下、舞蹈而出、左右莫不悶默、

王者聽刑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其中、意論輕重之原、慎測淺深之量、以別其趣、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其情、獄辭既成、史以告于正、正聽之矣、乃以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矣、乃以告于王、王尚不敢決也、命三公參聽之、三公參以

爲成矣、王然後制刑、其審如此今隋文於太子、專用楊素媚威文致之言、卽加訊鞫、陳兵列衆、脇而廢之、蓋隋文心術如狡惨獄吏、平日以此鍛鍊無辜者、楊素得其微而逢迎之。故以世嫡之重、天下之本、斐斐動搖如拉枯朽、表之所示影之所從也。其刑之施於子者如此則他可知矣家國之亡、豈特煬帝之罪哉

上切責東宮官、洗馬李綱曰、太子本中人、鄉使擇正人輔之、足嗣鴻業、乃以唐令則鄒文騰爲庶子家令

論李綱不免決

此二人惟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是邪。上不悅、

東宮失上后意、宇文述締交楊約、而楊素傾搖東宮、亦已久矣、播揚失德、非秘事也、李綱身爲宮僚、安得不知、雖在下列、均於所事、盡具以所聞奏白于上乎、及九月壬子、上御殿宣言鞫治、至十月乙丑、猶十有四日、雖事已危迫、尚可進見、而綱亦無所陳論、及儲后已廢、唐鄒已誅、乃始稱太子之資才、列二人之邪諂、以答廢立、夫何益矣、原綱之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非智之不及也、特不勇決而已

十一月戊子、立廣爲皇太子、天下地震、因勇於東宮、

仁廣掌之、

異哉、異於天、地之變地震必有方所、見於漢魏至

六朝、其大者不過二十餘州、亦極矣、未聞方輿盡

震也、地者子道也、宜靜而動、其震之日當

太子初立、不在前後、與事相符、四海九州同日而

震、其變大矣、其爲厚載不寧、將有傾側之象、亦著

矣、且天無廢太子之文、姦黨妄言而隋文信以爲

實地有不當易太子之異、蕩搖陛杌而隋文漫如

不聞、其於天地尚如此設有強諫必不從也、假如

故太子誠以罪廢屏之遠方可爾而付今太子掌

之是弟因其兄也、弟而可以因兄則子制父何難

焉、他日帝疾病、上臺宿衛、與後宮妃嬪、盡見屏遠、

遣腹心入侍、而大禍倏興、蓋自文帝召之矣、故曰

其所由來者漸矣、

房玄齡杜如晦皆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

玄齡嘆曰、異日必爲偉器、見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

才必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隋文以詐力當天命、無人物之鑒、高頻在當時爲
第一流、既以讒廢、牛弘李綱不敢批逆鱗、嬰酷虐
之鋒、自餘無聞矣、然一世之人、如一世之物、各足
以周一世之用、故藥之空青玉札、寶之金珠犀象
木之楩柟豫章、未嘗間前代期費、而後代無有也、
人材者五行之秀氣、五行與天地無窮、則秀氣亦
安有終極哉、特在上者無意於用之而不永耳、大
唐開基、以至太平康壯之功也、而二人生於隋世

已登仕版文帝果可與有爲斯二人者亦豈肯埋
光鏟采臻臻下僚而不願聞達哉後之人君讀史
至此、當起汲汲求賢之意、要天下之仁人君子、皆
爲我用而猶未以爲慊是則永世永年之道也。

太史令袁充奏隋興已後、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
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
於舊二寸七分、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
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京
房曰、太平日行上道、伏惟大隋啟運、上感乾元、景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日長、振古希有、上悅於是改元仁壽、以取日長之意也、至於百工作役、並加程課、道德備者喜聞規諫、內不足者甘受佞人。夫佞人之爲害也、稱其所無者貪則與其廉、汙則誇其潔、慘酷則謂之嚴斷、苛察則謂之詳明、而內不足者以不足爲歉也、是以樂入其說、不復計是非虛實也、景短日長之論、豈待聰明然後能辯也、而文帝信之、夫日一周天、其度三百有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不可過也、若有長短、則月之應日以

死生星辰之隨天而進止、皆當與日同其晷刻、則四時寒暑、皆不當序而造化之功紊矣、是故君子有言、凡人居覆載之內、而不識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在照臨之下、而不識日月之所以爲日月、蚩蚩之民何責焉、學者如是其闕大矣、又況於人君乎、今也爲人所欺、如玩嬰孺、由不學故耳、故學者人君之急務也

柳述尚公主、爲兵部尚書、怙寵使氣、帝問韋雲起外間不便事、雲起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徒以主婿、遂

居要職亦不便之大者。帝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後有詔內外官舉所知、述舉雲起、除通事舍人、韋雲起議論柳述而述舉爲所知、其誠心服義歟、未可知也、其矯情要譽歟、未可知也、然聞過彼劾、而能不忿不怨、稱而達之、如出於誠心、可不謂之賢矣乎、如出矯情、可不謂之勉於善乎。是皆可師也、

獨孤皇后崩、太子對上及宮人哀慟絶氣、若不勝喪者、其處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取脯鮓、置竹筒中以蠟閉口、衣襆裹而納之、

世無安而行之之人矣、得見利而行之者斯可矣、世無利而行之之人矣、得見勉強而行之者斯可矣、勉強之行、若矯若僞、是故輕薄子之所議議訕笑、以爲禹行舜趨者然、其議議訕笑、亦未可全非、以世有其人、如隋煬帝是也、故夫君子小人之辨、矯情飾貌、而趨向在善、謂之勉強而行者、矯情飾貌、而趨向在惡、此乃少正卯之徒、聖人之所必誅

而不赦豈得與勉强爲善者雷同而論哉煬帝深
知父母忌克婦害有成心易欺固也故匿姬妾殺
庶子夫聲樂尚儉素以中母意而傾東宮則又造
孝思爲哀戚盛辦踊假毀滅以中父意而固其位
而隋文一不能察也嗚呼知人實難矧曰愛子以
帝乙之賢尚蔽於紂辛而況隋文又何責矣夫惟
宅心如明鏡遇臣以啟明譬丹朱而堯以陽訟
知其惡天無私覆地無私照其爲世帝王之法歟
梁毗爲西寧州刺史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爲豪俊

遞相攻奪毗患之後因諸酋長以金遺毗毗曰此物
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一無所受於是蠻夷感悟遂不
相攻擊
黃金天下之寶人所欲也盜賊則攫之貪夫則藏
之夷狄則爭之介人則遠之豪士則散之仁人君
子所欲不存焉梁毗者其張奐之流歟知廉清之
可以服貪爭也一無所受而諭以怨隙之所由起
不獨言教且以身率雖夷狄尚且感悟而攻擊以
消況於昭儉德以照庶百官其效當如何彼新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年

論上通羽儀而不知道

綱目節錄其文

之僭武陵王之篡嗇之無厭、祇以買死、亦獨何哉而以富不可忽誨人也。

王通論開獻大平十二策、上不用、罷歸、

伊尹於湯無素也、感其三聘、然後萌幡然之心、伯夷太公於文王、非相遇也、聞其養老、然後有歸乎之歎、孔明之於先主、昧平生也、蒙其枉駕、然後起感激之意、所謂待時而動、樂則行之、大人之事也行藏其道者、使王通而不知、或知之而與之言、皆不足以爲智、將何處乎、孟子曰、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則不足與有爲也、通誠有太平之策、不待君之求之而登門自獻、抑亦異乎不召之臣矣、且隋主以篡奪得國而君臣之義盡爲妻所鉗制而夫婦之道乖、以讒言廢東宮而父子之恩滅、此三者爲天下本、廿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皮之不存、毛將焉傳乎、于時賊嗣胎禍、忠臣踧斥、四海之勢、駸駸潰敗而通方談太平之策、豈直不能見

幾蓋亦不能睹形。殆類一腐儒耳。是何也。此爲儒而不知道之蔽也。或問自秦漢至五代千三百年。知道之儒有幾人。曰難言也。學問之富。德義之修。節行之高。則多有矣。盡見道體。臻其奧言之而當。行之而允。非得其傳者。孰能與此。姑列其降者。荀況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章章著矣。況也正而失之駁。舒也粹而失之泥。雄也潛而失之慮。通也懿而失之陋。愈也達而失之淺。董子有云。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前讒後賊不能見也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守經遭變不能處也必陷誅死之罪。又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之格言也。而其事君則納忠。行已則守禮。表章經術而黜淫邪。說其功不在孟子之下。此董子之善行也。韓子有云。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韓子之要語也。而其事君則直言守道則不惑力排釋老以扶皇極。其功亦可亞於

仲舒此韓子之勤力也故董氏韓氏比之三子爲
又賢焉荀卿尊仲尼而非子思賢子弓而毀孟軻
以性爲惡以禮爲僞非正而駁歟子雲用心於內
其思深況凡所立言依倣大訓而莽賢之際罹勉
荀容非潛而補歟文中子讀書談道躬耕自娛累
徵不起而於隋文說非所說於述經作非所作非
說而陋歟而三子立言可爲法於後世者益又鮮
矣此五人者皆希慕洙泗不甘於弟子之列者也
而成就止此況訓詁箋註之流乎以是知學之不
易爲也今夫奕之爲數小技也射之爲事末藝也
而有無敢與戰者至於斲輪削篾操舟之工刻楮
刺文繪事之巧菜九升竿承蜩屢捴之善是非有
道德之意仁義之志及其精能之至則疑於不可
思度而況人之所以爲人有大於此者乎老氏知
之故有眞以治身土苴以爲人之說而其所謂眞
者未免一曲之蔽也佛氏知之故有不立文字指
心見性之傳而其所謂性者未免背理之失也雖
然其指之有故而言之成理得其宗者方且師表

一世輕賤儒術。自以爲道之所在而業儒之士乎日專精乎誦數刻苦乎詞藝以多聞博識爲淹該。以辨析同異爲詳審求或記譜族譜系之差殊。或考郡國方物之名數。是皆不足以爲已設問以默而識之者何所識欲自得之者何所得。行藏有是者何所倦而懷之者何所懷感而遂通何以爲寂然之易無聲無臭何以見文王之孚則意塞而莫通舌舉而莫對乃反僕僕敷拜於浮屠氏之前面壁灰心。兀若槁木之枝。以求其所謂一超頓悟者。沒世窮生泊然兀然竟亦無得也。爲儒至此。曾不如向之工巧技藝而造其妙者。不可深思而求其故乎。子雲諸人亦可謂豪傑自立者矣。其於孟子蓋未能窺其藩而齊其牆。又況於孔氏乎。彼顏回高堅前後之嘆。子貢立行來和之揖。子思明動變化之誠。孟子不可知之之聖。豈徒爲空言而終不可至乎。告諸往而知來者。豈不在於求仁而得仁乎。亦信子雲諸人未嘗從事於斯乎。亦知孟子之後復有得其傳者乎。夫口耳章句紙上語。何足以

入德乎、歸而求之有餘師。又何必舍中國而從夷狄之敝乎。

上寢疾於仁壽宮、楊素柳述元巖入閤侍疾、召皇太子入居大寶殿、太子慮上不豫、須預防擬、手自爲書、日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見而大惡、陳夫人爲太子所逼、夫人捫之、上怪其神色有異、夫人告曰、太子無禮、上抵牀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將呼太子、上曰勞也、述巖出閤爲詔、楊素走白太子、太子矯詔執述巖繫獄、追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聽宇文述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

論隋文信所不當信疑所不當疑

隋文於故太子勇聆疑之極、故嘗言自仁壽宮還京師、如入敵國、他日又言畏其加害、如防大敵、然勇實無是也、未嘗如元凶劭之享衛士。未嘗如朱友珪之結統軍。大索東宮、纔得取火擿木數千而已、而以今將被廢勇不能自伸也、卒之追宮甲帖。禁衛盡出後宮、獨留心腹侍疾。而帝暴崩者。乃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讀史管見 卷七十五

孤后所謂大孝愛之晉王而隨文信之立以爲嗣者也莫親乎父子莫近乎父子疑所不當疑而加以謀逆之名信所不當信而被其弒殺之禍亦可爲聽牝雞之晨忽主器之重者之永監矣柳述元巖親逢事會此千載一時也則當白帝併召楊素楊廣入閤當帝前質問陳夫人明正其罪降詔廢廣熟議故太子可立則召之否則別命子孫之賢者素若不從請以軍法從事登時而宗社定矣乃出閤爲詔受制於賊俄傾之間轉禍爲禍述巖死有餘責矣故曰知幾其神乎間不容髮之時應而不失其知幾乎

讀史管見卷七十五終

讀史管見卷第十六

宋建安胡　寅著　明太倉張　溥閱

隋紀

煬帝

漢王諒爲并州總管、高祖崩、帝以高祖璽書徵之、先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敕字傍別加一點、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遂反、從諒者十九州、王頍說諒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諒不能用、唱言楊素反、將誅之、舉兵必有其名、立事不可行詐、陳勝吳廣誅秦無

仁壽四年

論漢王諒舉兵詐而無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道兵有名矣而孤鳴魚書乃行詐焉沈攸之袁粲爲宋討賊事不詐矣而螟蛉是助乃無名焉隋文之崩雖宮省事秘而史已載云當時中外頗有異論諒獨不聞耶借曰未審而所被璽書不如高祖私約即可用此聲問大行寢疾晏駕不明之故以十九州附從之衆用王頒長驅深入之策既近京師則國喪情實理必彰露天不共戴死生以之豈不惠孝兩得乎而詭言素反爲是舉兵是詐也詐而無名是自爲逆也而可乎

諒兵敗請降除名爲民竟以幽死坐死能旨二十條萬家

臣而在遠不敢頃刻忘君必有天威不違顏之心然後爲忠而況子乎雖爾身于外安得頃刻忘父必有食坐見於羹墻之念然後爲孝隋文五子自去其三獨漢王諒最蒙寵愛上不豫凡五十日自并至雍非有甚達入奉起居可也既不能然請問崩故以兵從之可也楊素出拒是爲逆黨聲言其罪吾士氣自振師直而壯矣有如不勝赴敵而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可以見先帝于地下。人子之道亦無負焉。既失上策、又忽至計、兵敗窮蹙、乃至請降、死於讐賊之手、忠節名義、一無所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初高祖與獨孤后誓無異生之子、嘗曰、前世嫡庶分爭、或至亡國、朕五子同母、豈有此憂耶、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鎮、及其晩節、父子兄弟、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司馬氏曰、辛伯有言、内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都鬻亂、之本也、高祖徒知嫡庶之多爭、孤

弱之易搖、曾不知勢均位逼、雖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奪、考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三矣、

仲尼、聖父也、伯魚、賢子也、以聖父教賢子、其言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二南、猶正牆面而立耳、夫周南首關雎、召南首鵲巢、皆言后妃夫人佐助君子之道、有男女則有夫婦、自生人以來、誰獨不然、何待明於二南而後無面牆之蔽乎、君子之學也、抑足於周南召南而已乎、曰、此聖哲之格言、天地之常經、人道所由立者、以淺近而論、則失

論語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之矣、夫之職莫大乎刑家。婦之德莫盛乎不妒。關雎之詩專言后妃不妒忌之美也。次之以樛木申之以螽斯重之以桃夭而終之以召南之小星。二南之詩二十有五其美后夫人之不妒忌者居五之一焉其化之應則又有兎罝芣苢麟之趾摽有梅騶虞之篇其意以謂王后不妒忌於上國君夫人不妒忌於下不獨王與諸侯子孫衆多天下化之姊人皆樂有子矣大樂有子則無間於彼我是庶人匹婦亦有賢子也人治如此則陰陽得其道理而天地之和應之麟出于郊麻類蕃殖葭蓬蒲茂騶豕之屬亦不可勝用而王道成矣後世於五經、蓋亦謂嘗經聖人手、不得不讀、其讀之也、口諷吟而心不信、以爲古今異便、陳迹難遵、故平城之圍、非舞干所能下、亂秦之緒、非結繩所能理、后妃一人、修德于閨闈突奧之間、而使天下化之、人人無妬忌之行、至於鳥獸若、草木裕、豈不大有逕庭乎、夫經所明者理也。史所紀者事也。以理探之事。以事考諸理。則若影響之應形聲。有不可誣者矣。

隋文爲獨孤后所制、狡謀衰誓、捷而箝之、蓋掌手
亦宮嬪、帝不能正、於是無異生之子、而同母五男、
觀以常情、不慮事變、則庶孽窺覦之患、誠無自而
生矣、獨孤氏不勝娼嫉、既禁切其夫、又憾恨其子、
男也雖中人之才、而大惡不彰、特以寵近一嬖、誕
育稍衆、讒言罔極、遂見廢黜、而多欲淫慝之人、觸
情餙貌、誘取信愛、傾奪宗嗣、堂堂大隋、全撫四海、
喪狄寘服、宇内晏如、曾不十年、盜賊充斥、獨夫授
首、而祚祀圮矣、方隋之盛也、郡縣民戶上版圖者

八百九十餘萬、自王薄竇建德高士達爲倡、而山
東盡爲盜區、是後四方並興、擁衆十數萬、而加多
者垂五十黨、以郡縣反者尚不與焉、至唐武德六
七年間、益干戈雲擾、狠吞虎噬者十三四年而後
内盜悉平、後二年太宗即位、貞觀仁義之治、典涵
養休息、至高宗永徽三年、天下樂業阜生、將一世
矣、有司奏戶口纔及三百八十萬、然則畧會之隋
氏極盛之民、經亂離之後、十存不能二三、皆起於
獨孤氏無關雎之德、廢長立少、而其禍至此、然後

知古詩垂訓之義至深至遠不可以爲空言而弗信也是故塗山興夏任姒造周易基乾坤詩首二南而堯欲以天下授舜釐降二女觀其刑家既嬪于虞則舜之德能化人也審矣是故恃強怙大縱情性暴威武輦呻讎齡則千人喪元擾忿洩怒則百城流血視棄賢才猶棄弁髦土梗視殺骨肉猶殺雀鼠雞豚其酷淡凶德天下莫敢當也而大欲所牽一入婦人掌握不啻如馴馬在御進退疾徐惟六轡之聽向之雄強悍桀加於人者了無所施

反以殞其身害于家而凶于國是故聖王之道必先誠意正心以自治其身正然後能齊其家其家理然後能治其國事若緩而効速行若迂而勢順及其治定功成能使中國爲一人而天下爲一家兵寢刑措如唐虞之時成康之世者豈欺我焉司馬氏獨以大都耦國斷隋之所以亡曾不知內寵獨孤外寵楊素次子奪嫡乃隋之所以亡者若秦王俊蜀王秀未嘗舉事先被廢斥漢王諒雖已起兵尋即摧敗大都耦國豈能爲隋膏肓之疾歟

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海北有龍鱗渠、綠渠作十六院、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凋落、則剪綵爲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爲荷芰菱芡、每乘輿遊幸、則去水而布之、

聖人之養民也、於民之所不能用者、猶裁成相協之、使咸得其所、如罔罟耒耜舟楫杵臼弓矢宮室棺槨之類、至於治麻絲爲酒醴、和金石草木以成湯劑、救瘥札、皆是也、則未有糜大用歸於無用者也、民之大用、莫大於衣食、是故天子親耕供粢盛、率天下之農氓、王后親蠶爲祭服、率天下之婦功、二帝三王以來莫不然、其不可緩而重之如此、今乃取綺羅穀帛以被舟水爲美觀、加之沈染工技之費、而歸於無用、其比之暴殄天物者厥罪均矣、

臨川有言、人主役使群動、費而不爲咎、毀綵製花、是亦役使群動爲大費也、得不謂之咎乎、一婦不織、天下或受之寒、隋家凡幾宮、宮凡幾樹、苑中之沼凡幾所、以新易弊、爲之不窮、則一歲之中、用綵豈可計、而天下之寒者衆矣、自隋歷唐以至于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百年、不聞造花以被舟木矣、而綵花之習猶在也、通四海九州而會之、則於宮樹苑沼、相去幾何、又有摩金爲服、飾裹偶像者、卒伍之妻、商賈之妾、倡優之人、釋老之宮、莫不誇多鬬靡、雖有大禁、而莫之行也、孔子曰、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詩曰、爾之教矣、民胥傚矣、必欲惟土物愛不作無益、革薄從忠、變奢爲儉者、當自宮禁始而必行其禁、庶有瘳乎。

帝頗惜名器、羣臣當進者多、令兼假而已、雖有闕員不補、

名器君之所司、不可以假人、古之格言、人君之要守也、煬帝能惜名器、當遷進者亦不輕授、而令兼假、寧闕其員、詎非賢乎、曰此似之而非者、烏得賢、夫煬帝貪欲忌克人也、貪欲故吝忌克故狹、以狹心行吝意、雖雁門危困僅脫、猶減削將士勳賞、況平時而肯以官爵與士大夫乎、然亦未必不有輕視士大夫之心、以謂莫足以當我之官爵者、當是時、興唐才智之臣、皆如金玉隱於沙石之中、而獨

與宇文述裴矩裴蘊宇文愷虞世基數人歛弄天下、以取亡敗、則其靳惜名器、祇足失士、以爲他人之資耳。

楊素雖有大功、特爲帝所猜忌、素寢疾、帝恒恐其不死、素自知名位已極、不肯餌藥、曰、我豈須更活耶、

楊素發東宮、黜蜀王秀、禽漢王諒、以扶煬帝、前後三被賞賜、通受帛一萬一千段、綺羅千匹、妓妾二十人、及金寶車馬之屬、方其未得此也、楊氏資產、已不可勝會、僮妓各數千人、然則三賜雖多、於貲富也亦何有、而官爲上宰、爵祚大國、亦無以復加、借曰吾不爲是、姑爲自安之計耶、而前則見踈於文外、優崇而實奪之權、後則見忌於煬、示殊禮而恐其不死、素也尊榮兩朝、受疑兩君、心不遑寧、病不敢療、惴惴然首領是虞、自伐而死、然則向之所爲無乃徒費耶、不爲是而死、豈不忠且榮耶、不爲是未必有禍、豈不賢且安耶、是故君子莫大乎由義以聽命、以義有不利而不肯由、以命有難知而不肯聽、其爲小人也無所不至矣。

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石、
食者人生之至急、飢饉者天時之大變也、故保民之道、莫先乎足食。舜以此戒十二牧、箕子以此告周武王、孔子以此答子貢語子張、孟子以此遍告齊滕梁魏之君而王制以制國用視豐耗、量入爲出、必使有九年之蓄、其先務豫備如此、然則隋帝之積米、其多至於二千六百餘萬石、何凶旱水溢之足虞、其無貶矣乎、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不紊其序、然後治效立、煬帝極奢于內、窮武于外、耕桑失業、民不聊生、所謂江河之水、不足以實漏巵、然則雖倉窖充盈、適足爲重斂多藏之罪耳、故武王代紂、散財發粟、而周鹿臺鉅橋、不能與殷同固、隋氏洛口、正此類耳、

牛弘問劉炫曰、今令史百倍於周、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不重較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萬里追證、百年舊案、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故、炫曰、往者州惟置紀綱郡

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則官長自辟今小大悉由
吏部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

劉炫之答牛弘者是矣而未盡也其不敢正言耶
夫令史數名而不遑寧處者良由隋文之治皆吏
道也繁文有覆治之慮舊案有追證之虞官盡屬
銓曹事悉循條例則權必歸於令史而簿書日多
簿書既多則令史勢必加衆欲其簡省從容何可
得也然後知隋文勤勞忻食以衡石程書者大抵
法令文案而已此乃老胥猾吏用以困眩官長者

而以人主之重自敝精神其末流如牛弘所問固
宜也古之聖王不敢怠逸自致其勤者豈爲是哉
朝以聽政書以訪問夕以修令夜儆百工使無惰
淫而後卽安則又有賢后妃鷄鳴儆戒或中夜以
思坐以待旦而行之若區區然以文案爲訓典以
法律爲詩書則自宰相而下擇史胥爲之足矣又
何必求賢才故人主之勤一也國或以興亦或以
衰益知勤而不知所當勤能知所當勤而勤之其
興隆孰禦焉。

帝徵天下散樂、高頻諫不聽、退告人曰、周天元好樂而亡、安可復爾、爲人所奏、帝以頻誹謗朝政、誅之、隋氏諸大臣無出高頻者矣、恨頻所以處廢興得喪有未善也、論知已而能相用孰如文、論憾已而不足事孰如煬、文帝尚且不能久要、中道而變、乃與之論辨禮樂、是激發其宿憾、仕於賊子之朝、又與之論辨禮樂、是激發其宿憾、而速其見殺也、隋煬無道極矣、然方之高洋慘酷、則少貶焉、爲頻者當文帝廢斥爲民之後、不復再起、自放於幽閒寂寞之鄉、耕田鑿井、以供租賦、而

待天年、其或可免乎、尹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周王罔克有終、相亦此、頻獨不此之慮、悲夫、

薛道衡以才學有盛名、高祖末、爲襄州總管、帝召之、道衡上高祖文皇帝頌、上不悅、會議新令久不決、道衡曰、高頻不死、令決當久、帝怒曰、汝憶頻耶、付執法者推之、裴蘊奏道衡有無君之心、罪名雖似隱昧、情意深爲悖逆、帝曰、公論其逆、妙體本心、遂殺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薛道衡有才學之名而無義理之識。方隋文廢太子時，道衡以樞要近臣，不能諫爭，親宣詔旨，成君之惡矣。煬上召之，蓋以報德也，道衡豈不知文帝崩殂之故，而稱美先德於賊子之前，將以警之耶，抑以愧之耶，以二事核之於義理皆無所合，其學不足稱矣。裴蘊所謂意爲悖逆者，腹誹之餘論也，管蔡將叛，周公不知，而張湯裴蘊乃能隔皮肉骨血，見人順逆之情，又稱其妙體本心，吁，亦異哉，推所憎惡，與所忠疾，指其心曰，爾將爲逆，爾將爲逆，爾將爲逆，然則誰不可殺者，此與商紂剖比干以觀七竅也幾希矣或曰，堯舜畏壬人，難任人，說者曰壬任也任猶妊也婦人之妊，莫能知其爲男爲女也小人懷其情實而不可知者似焉是以堯舜畏而難之，夫亦非妙體本心之謂乎曰，此臨川王氏之說也先儒尚訓故自孔氏以壬與任皆爲佞。承上文而言之曰，巧言令色，甚佞云爾，此則有可指證以爲罪者若探其情實，曰甲盜也刖之，乙淫也宮之，是堯舜與桀紂同一制刑。而張湯裴蘊所建，乃

六年

阜陶作士、穆王訓夏之闕典矣。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其於宰我曰、吾聽其言而觀其行、雖心如明鏡、物無遁情、終不立探人情實而治之之法、于以知臨川王氏之爲邪說也、然則春秋推見至隱、者非歟、曰、是爲亂臣賊子有其事而避其迹。反以歸諸人者。故發其蔽益。而斷其奸慝。豈以困無罪之人哉。

帝欲大營汾陽宮、御史大夫張衡諫曰、比年勞役煩多、百姓疲弊、願加抑損、帝甚不平、衡又語人曰、薛道衡眞爲枉死、帝怒除名爲民、

張衡以州司馬爲晉王廣畫奪宗之策、不過欲求富貴於晉王爲天子時耳、然五六年間、自右庶子纔得爲御史大夫。即被黜削。放還田里。曾不及州司馬之爲安也。富貴之願、初不滿背、而惡逆之罪、上通于天、方以百姓疲弊爲言、夫百姓疲弊。比之王室亂亡孰重。又以薛道衡之死爲枉、夫道衡之枉。比之文帝暴崩孰酷。小人冒昧近利、履危蹈險、以徼幸於一時、弒其君父、既從之矣、又欲以忠言

論張衡富貴之願不滿而惡逆之罪通天

正說、取名於外、奸凶反覆、豈不可疾之甚哉。

帝自江都幸涿郡、御龍舟度河、入永濟渠、勑選部門下內史御史四司於前船選補、受選者三千餘人、徒步隨船三千餘里、不得處分、死者什一二。

甚哉美才難得而凡馬之衆也、夫自江都至涿郡、隨船徒行、自東南而極北、逖矣、而受選之士三千餘人、并於重跡逐逐而不去、以至死亡者、于以見此三千餘人、皆恣雎鬼蜮之流耳、委以章綬、錯諸百姓之上、處于庶務之間、夫知其不免於瘝曠之負也、故善爲天下者、如漢光武唐太宗皆減省定員、而賢才是擇、惟恐其壅於上聞也、專顧已私者、不爲官擇人、入仕者數倍於員闕、以收其虛譽、而嶄然見頭角者、則消磨汰斥之、惟恐其與已軋也、於是服膺官使新故更代、往往恣雎鬼瑣之流、而天下之禍亂起矣。

道士潘誕自言三百歲、爲帝合鍊金丹、帝爲之作嵩陽觀、常役數千人、所費巨萬、六年丹不成、帝斬之、

隋煬在位十三年、未嘗有一事偶合於善者、獨斬

潛誕爲差勝然役數千人者凡六年其勞民費財豈可貲算則雖能誅之亦未足以償所失之怨也

凡方士罔不爲大言以要人或引其期或廣其役或求所難得或遨所不可從蓋不如是不足以神其術而處其身蓋嘗有鍊丹者云凡火皆病丹惟得桑柘之所變而非炭煤之屬乃可於是出帑緡擇最美者如薪然束之旬月中焚三千匹亦不聞其有成也故夫求長生鏖金丹自秦以來千五百年未有一人住世而不死者亦可鑒矣

帝大舉伐高麗左衛將軍麥鐵杖請爲先鋒謂其子曰吾荷國恩今爲死日遂戰死

麥將軍之死勢未至於必死之地也而慷慨赴敵易舍其死何也謂高麗不可破乎謂隋煬不可事乎見天下將亂不忍蹈之乎抑亦如伏波馬革裹尸之志乎詳味其人益出最後策耳煬主弒父殺兄塗炭百姓而爲之捐軀血膏草野勇則勇矣不亦傷勇乎然則既已在行如之何而可曰勿請爲先鋒隨衆進止全軍而反他日勿復爲將可也

諸將之東、帝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爲功名、諸將或不識朕意、欲輕兵掩襲、非大軍行法、當將軍爲三道、有所攻擊、必三道相知、毋得獨進、凡軍事進止、皆須參聞待報、

煬帝素以狡猾詐僞爲心術、今傾國征伐、亦不能勉布忠信、又餘詞號令以濟其奸、蓋自卽位之後、未嘗臨戎、至是始身督諸軍、遂欲進止節度、皆自已出、徼倖克捷則大言以夸武成、而將帥不足言矣、其心實爲功名、而大言以反之、此與所謂朕與文士高選亦當爲天子、同一意趣者也、前此下林邑、克契丹、大破吐谷渾、朝赤土、服伊吾、致高昌、降突厥、來處羅、無不如志、此賢主所未必得者、而煬帝能之、所謂天助不善非佑之也、厚其毒而將降之罰耳、若使軍師諮客於彼七國、有摧敗齟齬、則遼東之行、未必至若是勇也、以符堅善於治國兵威無敵施之江南、遂至亡滅、又況煬帝乎、故天以武功張於前、以禍亂蹙於後、然後逆賊之獄成、而大罰加矣、網恢恢而不失、可不畏哉、

禮部尚書楊玄感見朝政日紊、而帝多猜忌、內不自安、遂謀作亂、帝再伐高麗、命玄感督運、玄感選運夫得五千人、刑牲誓衆、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爲念、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救兆民之弊何如。衆皆踴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楊之罪惡、不可解掩、方之桀紂、浮之已甚矣、人得討之、古今通誼也、而楊玄感則不可、玄感者、素之子也、素者、廢太子、黜蜀王秀、討漢王諒、終始煬主篡弒之謀、而左右之者也、玄感以父之故、致位列卿、父子相承十年、帝所以失道昏淫、馴致禍亂者、未有一言規諫、恐爲已不利、矯詐而起兵、方無事時則叨竊貴富於朝廷、及勢已傾危、則賈忠義於羣衆、人而如此、狗猪不食其餘矣、昔衛殤廢其君、其子喜復之、春秋猶書曰寧喜弒其君、若玄感者、叛逆之賊、何足道哉

玄感既平、推治黨與、帝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卽爲盜、不盡誅無以懲後、遂殺二萬餘人、枉死者太半、

論隋煬不省己而憾民

伏節死義，不從於亂，古之教以責為人臣子者，而不以責百姓也。民心無常，惟惠之懷，是故聖王敬民惠民愛民保民，而不聞必其從已而不得從人也。吾撫之盡其道，則彼之親其上，猶子之於母，有不忍離者；不撫而虐之，則彼之惡其上，猶讐仇寇賊然，又安得而禁之？煬以一身與千百萬人為怨敵，不自省已，而憾民從亂，卒也禽之、蝢之、數之，繼之者乃所親信厚善宿衛之人也。一人三失，猶不免於隱微之怨，況隋煬之罪，盡南山竹不足以書

乎。

十年

有事於南郊，上不齋于次，詰朝，備法駕至郊行禮，是日大風，上獨獻上帝，三公分獻五帝，禮畢，御馬疾驅而歸。

論上天戒怒故天分郊見而不格

綱目節錄其文

董子有言：自非大無道之君，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故時出災異以警戒之，至于再，至于三，而猶不悛，然後改命有德。若隋煬則大無道矣，故自即位至縊死，十有四年之間，無復災異之變。蓋其奪宗為儲，是日四海地震，天既以告文帝，而不知戒焉，

則已矣、天意若曰、罪惡如煬。非所告也。然則七年夏四月山東河南大水、漂沒三十餘郡、冬十月底柱崩、伊洛逆流數十里、何也、按是春下詔討高麗、四月大徵天下兵、十二月山東群盜起、人事感動、即陰陽應之、山崩水溢、不以雨故、而四方之盜始於東南、此感應之符爾、或曰、使煬主視而知懼、罷兵不用、增修德政、可有瘳乎、曰罪有輕重、惡有大小、小惡輕罪、悔而改往、聖人所許也、五刑之屬三千、而貳父之罰、是不孝不足以盡之、而煬也犯

馬、縱使息役罷兵、省德脩政、是一盃水不足以救一車薪之火、亦無全而歸之之理矣、或曰、楚穆王何以能免、曰中國者禮義所自出、人治之大者矣、而何夷狄比耶、故經史所載、中國之人而爲商臣之事則未有能免者、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也、隋煬窮罪極惡而天不告主、郊見而天不答、大風之作、正與慕容德同符、益天動威以絕之也、故上天威怒莫大於郊見而不答、既以景氣晏温日星明穢爲顧饗之瑞、則震風凌雨不得成禮爲勦絕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一年。

論異人必盡人事

初高祖夢洪水沒都城，意惡之，故遷都，及帝即位，忌大將軍李渾門族強盛，有方士安伽陀言李氏當爲天子，勸帝盡誅海內李姓者，渾從子敏小名洪兒，帝疑其應讖，收渾家誅之，敏反而誅之。

興廢有定數乎，曰，一行一止，猶非人所能爲，而況於得天下失天下乎，然則人事無與焉，任之可乎，曰，不可也，以身論之，生死有定數矣，節嗜慾，慎食飲，時其喜怒，使六淫不入，則可以康寧而考終矣，曰，死既不可逃，不若逞嗜慾恣食飲，起居陵暴，喜怒毗併，則邪意能侵，雖無疾可使有疾，而長年可使夭折矣，故聖人知數而不任於數，必盡人事，人事無憾，則未有當治而亂，當盛而衰者也，若惟以氣數之不可移，是紂所謂予有民命，而罔懲其侮，則必亡而已矣，隋文之夢，與方士安伽陀之言，其應爲李淵，而李淵不可得而殺也，則將如之何，抑以天下爲羅，凡李其姓，水其名者，盡誅之乎，則桀紂之虐猶不至此，其亦敬德脩政可

也、隋文雖混一海內、以勤儉致富庶、而無經國遠猷、取周幽王晉獻公所以亡國敗家者、躬蹈其轍、而又苛酷嗜殺、亂天下於民上、政使亡、卑於民上、政使亡、李淵必復生一李淵、是故占步之學、君子不學、精如郭璞而不救日中之死、堯命舜曰天之曆數在汝躬、而舜方且察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舜命禹曰大之曆數在汝躬、而禹方且崩枚卜功臣稽首固辭、此聖人處天之際、爲後世之法者也、

論李密拙於自爲謀

李密說翟讓曰、今百姓飢饉、洛口倉多積粟、將軍若親帥大衆取之、如拾遺耳、發粟以振窮乏、則百萬之衆一朝可集、然後檄召四方、引用賢豪、除亡隋之社稷、布將軍之政令、讓從之、密讓將兵七千、襲破興洛倉、恣民所取、於是降者如流、衆數十萬、築洛口城而居之、讓推密爲主、既而楊玄感之反也、李密爲謀主、其中策使之徑取關中、玄感不從而敗、及密起、此策故可用也、而盤桓洛口、遂斃之、何工於爲人謀、而拙於自爲謀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密之衆本飢餓之民烏合成聚眷戀二倉積粟故
不能去爾觀密說翟讓之言若有大志者然大丈
夫欲拯生民去其疾而不能致衆而借勢於讓又
負義而殺之以項梁之強挾詐誅其守以起事猶
無所成而況於密乎
李淵爲晉陽留守其子世民見隋室方亂有安天下
之志與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善世民說淵
與義兵先是裴寂私以宮人侍淵寂從容言曰二郎
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耳公意何如
淵曰從之耳乃詐爲勑書發兵擊高麗由是人情益
思亂文靜勸淵與突厥相結以益兵勢淵卑辭厚禮
爲書遺始畢可汗云欲舉義兵遠迎主上始畢曰隋
主爲人我所知也唐公自爲我當助之將佐請從突
厥之言淵不可寂等乃請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
爲帝移檄郡縣以示突厥淵曰此可爲掩耳盜鐘然
逼於時事不得不爾
湯伐夏數桀之罪曰矯誣上天率割夏邑大槩如
是而已武王伐商數紂之罪則多矣其大者則洗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淪胥色、脈北罪人、賊虐諫輔、毒痛四海、皆有之矣。紂之甚者不修郊社不享宗廟煬雖不至是而弒父殺兄、則紂之所未有、其當討無疑矣、世民父任爲方伯已賜鈇鉞可以專征于是播告之修聲煬帝罪大逆無道浮於獨夫如此則雖德非成湯亦不必詐爲物書發民以鼓怒也不必稱臣突厥資力以助勢也不必遵尊江都爲太上皇而立代王爲帝也不必聿脩偽書推奬李密以驕其志使不

爲我患也堅守晉陽收召豪傑厚集其衆分擊東西二京義聲既振羣盜自下乃遣良將統銳師南指揚土撫赦驍果離析楊廣之衆如此則不逾旬時罪人斯得天下鎮唐共誰能禦之惜乎世民有安天下之志、才足以撥亂而無湯武反身之學劉文靜智謀之士耳、裴寂又出其下故雖乘時舉事不旋踵成功而用智術違義理者多矣

讀史管見　卷十六　十五

淵以書招李密、密復書曰、自惟庸薄、爲四海共推、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

野、豈不盛哉、淵笑曰、審妄自矜大、若遽絕之、乃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復書曰、吾幸承餘緒、大會義兵、志在尊隋、唯弟早膺圖籙、老夫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辛執嬰、所不忍言、審喜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

以義兵名其師、曰爲王室有叛亂之人、吾仗義以討之、若光武伐莽、先主伐操之類是也、是時唐公尊隋煬爲太上、而將北立代王、則不義之實、使誰當之、指煬帝耶、又豈當尊、指葬盜耶、則我未有以異彼者、措辭不瑩、蓋擇義未精也、由是觀之、李密所謂殪辛執嬰者、乃唐公所宜爲而唐公方且以不恐聞答之、則名實亦戾矣、

淵克霍邑、勞賞吏民、選其丁壯、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官遣歸、或言太濫、淵曰、隋氏吝勳賞以失人心、且收衆以官、不愈於用兵乎、

賞兵當以金帛、不當以官、官所以待賢才也、唐公既失之、而所與者皆關中軍士、非有功伐、特欲使歸長安、誘動衆情耳、此又失也、隋氏吝勳賞固非、

然人心附離、乃繫道之得失、必欲以官收之、安得如許官而給諸此、又失也、流及後世、其弊益甚、視其役則荷戈負甲之士也、問其官則刺史大夫也、官既高俸益厚。一卒之費。歲爲錢至有數十萬者。禍亂未平而民力已竭矣、

泰山道士徐洪客貽李密書曰、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以成功、宜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泛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論徐洪客者黃石公晉仲連之流

綱目師錄其文

洪客之謀奇而正、非惟李密不及、唐諸人皆不及也、天下未嘗無才、或隱於屠販、寄於盜賊、洪客魏徵優游黃冠中、而抱匡時之器、懷濟世之具、而人不知也、隋煬無道、民怨可也、軍叛可也、士大夫去之可也、爲道士者棲身烟霞、脫迹塵垢、人君得失、天下理亂、何預我事、而慷慨發言、深達要領、勸人決策、直取獨夫、詩不云乎、人之秉彝、好是懿德、其此之謂矣、隋煬兵威震搖天下、視殺數十萬萬衆、猶踐螻蟻、而一道士乃生禽取之、計大禹有言、予

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況非愚者、可不畏哉、

然李密不足與言、洪客無乃未知晉陽興師或無路自達、聊於蒲城公發之耶、以此一言觀其人、其胸中之奇固多矣、而迄不自見、雖太宗得天下、亦寂無所傳聞、豈已死歟、抑如黃石公魯仲連之流歟、嗚呼、可謂高士矣、

馬邑郡丞李靖素與淵有隙、淵克長安、收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欲平暴亂、而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固靖乃舍之、因召置幕府、

論李淵人物之鑑不逮滕公

李靖將略、與秦王伯仲間耳、餘人不能及也、唐公方經營天下、且與之有隙、而不知其才、微秦王力救免之、則靖必死矣、淵何爲而生隙、此必靖輕之有素也、夫不忘宿怨、雖漢高大度、尚且芥蒂於雍齒、然得子房一言、不旋踵而封之、秦王固請、僅得不斬而已、不能用也、其相去遠矣、迹淵人物之鑑、猶不逮滕公、非有世民爲之子、則天下豈唐所有哉、

恭帝

紹唐王劒履上殿贊拜不名、

天道誠、聖人亦誠、人非生知安行、必勉於思誠、思而不息、雖非生知、亦能學而知之矣、雖非安行、亦能利而行之矣、湯武之德、不及堯舜、而列於聖人者、由此其選也、故曰湯武身之也、又曰反之也、身之者不徒言之、必躬行之也、反之者、不遂于情而復於性也、凡位至帝王、其質稟未有不過絕於人者、惟不知反身之道、行不副言、而情移其性、則日違於善而趨於不善、如水之流於下也、躬行復性、

其要不在乎他、在乎去僞而已矣、桀紂尚爲君則臣之、天命極之則伐之、固不虛爲臣之名而實爲伐之事也、以方伯舉兵放殺而易位、固不以漸次嘗試、今日爲冢宰明日爲上公若毀兒齒而取之也、其可其否一斷以義、不可則止、可則行其止也、初無進動之形、故止而安其行也、亦無疑悔之慮、故行而果此湯武之事也、唐王惟不正名楊廣爲弒父與君之賊而舉師、是故節目繁多、說正並用、故興王之術駁而不懿也、去歲代王侑年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三、雖尸帝號、豈能出黃鉞都督丞相唐王之命乎、今茲劒履上殿贊拜不名、又豈恭帝心崇唐王而爲之乎、越兩月九錫詔下、唐王乃曰、孤秉大政而自加殊禮可乎、魏晉之迹、皆頻文飾僞、欺天罔人、孤竊恥之、湯武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豈必効唐虞之禪乎、此言美矣、而實未能然、殊禮固不可自加也、黃鉞都督丞相唐王之命、果出於恭帝耶、後之自加爲非、則前之命之爲僞矣、前之命之爲是、則後之自加亦何爲而不可、故能言湯武之誠而不悔在已之多僞是故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聽天而不迫、思誠而無僞、所以爲君德也、有君德則天德也、有天德然後可以居天位矣、

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司馬德戡宇文智及等欲逃亡、懼不免禍、乃行大事、以智及兄化及爲上、引兵入宮、帝曰、吾何罪、賊黨馬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游不息、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得無罪、

帝曰、我實負百姓、至於爾輩、榮祿兼極、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爲首耶、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遂縊帝殺之、化及自稱大丞相、立秦王浩爲帝、居別館、以兵守之、化及擁衆十萬、據有六宮、奉養一如煬帝、凡誅討無道之人、得數其罪而屈其詞、猶治奸惡之囚而得其承欵也、夫然後快於人心、如胡亥楊廣是已、然廣責司馬德戡曰、我負百姓而於爾等榮祿兼極、何乃爲是、德戡等皆無以應、其無以應也亦猶煬帝之不能自文、於是君不君比於獨夫而宜於弒。臣不臣。同於叛逆而宜於誅。惜哉宇文化及之不明乎義。而爲利所沒也。

唐王世子建成、秦公世民、督軍十萬至東都、王世充閉門不出、城中人多欲爲內應者、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懸軍遠來、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引兵還、

當是時、王世充外困於窖、內得權未專、唐兵臨之、既有內應、正可取之時也、而秦王舍之而去、何也、若乘時克東都則窖非世民敵亦不勞餘策矣失

今不取他日之役動費十倍秦王無乃千慮而一失乎曰秦王言新得關中根本未固雖得東都亦不能守此事實非詭語也乃若王之深算乃自度辦世充有餘縱使成功亦必能克特欲他日專其與鄭爲援兵家離合難易之勢也秦王豈固釋所易而甘從事於難者乎

唐紀

高祖

武德元年

論裴寂宜於高祖劉文靜合於秦王

綱目節錄其文

以裴寂爲右僕射知政事劉文靜爲納言上待寂厚羣臣莫比

裴劉皆非宰相才一時起事同謀次第至此耳然自二人長短論之文靜智計出寂右建義之舉又文靜先言而高祖待寂特厚者寂之爲人宜於高祖而文靜爲人合於秦王也晉陽宮女之事自剛明者所不肯爲不幸失之於初當終以爲悔而咎裴寂之誤已高祖則不然不取磊落奇士而眷眷於私暱狎比之徒而猶不忘也文靜固非宰相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寇既知政事文靜因無以自見故唐室之初殊不足觀高祖有天下若幸而得之者故曰人主之職論相而止矣

李密兵敗於王世充帥餘衆來降朝廷待之不副本望鬱鬱不樂乃說上曰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撫憑藉國威取世充如拾地芥耳上遣之羣臣多諫上不從密至桃林遂反

唐高祖遣密何思之不詳也曹公不追關羽爲其有君臣之分先主不留徐庶爲其有母子之情密何說哉以三十萬衆驕矜敗亡乎日爪牙莫肯再爲之用況又各有繫屬安能復收之密爲此言以紿高祖而高祖聽之過矣密初入朝授任誠薄高祖若念始者復書早膺圖籙之言盛宮室多子女衍金帛寵以虛名厚其禮貌則密亦無所生其奸心矣

上以舞胡安叱奴爲散騎侍郎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又況天下新定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猶滯草萊而先擢舞胡爲五品非所以示後世也上曰業

已授之不可追也
業已如此云者不肯改過拒諫之辭也李綱之諫
比諸孫伏伽借徘充妓衣之論則又切矣何高
祖能從伏伽而不能從綱也伏伽所言爲其事而
無其人故易從綱所爭則有其人矣高祖心悅其
人故諫不能入雖然英明之主則無是矣當是時
天下猶未平以金帛賞伏伽優尚恐戰士觖望而以
黃散要官捐之錄胡其亦蔑視士大夫而輕王業
也哉

論寶建德竇建德殺不足以感動人心

寶建德討宇文化及舍之先謁隋蕭后語皆稱臣素
服哭煬帝盡哀撫存隋之百官然後斬化及等
商紂既亡商之子孫皆臣服於周所難化者惟沫
上頑民服紂成俗乃有哀號呼天欲繼其緒蠢然
警動反鄙周邦則未聞殷之賢臣爲紂斬衰擗踊
敬事如已者也隋煬之罪視桀爲浮其怨疾敵讐
遍於四海民欲與之俱亡非若古昔王畿之內被
害特甚者而已竇建德於是焉數宇文化及以世
受國恩不能匡諫親行弒逆輒自稱尊討而殺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可也而爲昏煬發哀、拜謁蕭后、則施之不當、何足以感動人心、其與漢高爲義帝之節、不亦異乎。

上素與宇文士及善、化及死、士及與封德彝來降、時士及妹爲昭儀、由是授上儀同、上以德彝在隋諂巧不忠、深誚責之、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上、上悅、俄遷侍郎、

禍亂之臣於興國無怨惡也而不可不戮者天下之惡一也謝塗炭之人又以伽吾之臣子也古之賢哲有私勞於我而犯大義者猶不敢賞、矧泛泛之故舊乎至於身爲大臣產禍召亂又與叛逆詬詈其君此而不誅反寵秩之唐之官爵爲不足貴矣秘策云者非曲逆之六計子房之躡足也必奇技淫巧取媚房帷之事耳此固奸諛無恥者所優爲也、

齊王元吉爲并州總管性驕奢好田獵奴婢數百人使之戲爲攻戰死傷甚衆乳母苦諫元吉醉怒殺之坐免官元吉恚并州父老詣闕留已遂復其任、

晉陽王業所起委之帝子宜矣而元吉驕奢好田

酗酒妄殺而所長不聞、夫豈可以牧民御衆乎、免官追還、是也、復以詭計得留、詰讓不加、訓戒不行、是愛之過而稔其惡也。非特晉陽之人橫被虐政、而元吉自此長惡不悛、喪其封守。他日幾於邦國大禍。是故古人有言、愛子者必教以義方、而不納之於邪、驕奢田酒而安於忍。所自邪也。

王世充酖死隋皇泰主、主曰、願自今以往、不生帝王家、

人有死於此復生於彼之理乎、曰佛氏云然、愚以謂無此理也、人之所以有生、陽氣施而陰氣受也、共死也、二氣離也、何獨人、凡物之生死皆然、使父母而不遇、未有能化育者、遇而成其包任非一日、至於日至之時、如日出、如雨降、其生也不可禦、雖欲頃刻稽之不可也、人之爲嬰孩也知求乳而已、視無見也、聽無聞也、心無思也、童然而已矣、養而就之、五官之用、與日滋長、血氣盛、筋骨强、而體用備、則强者向於亡、盛者趨於衰、至其極也、心思短、聰明近、耗消澌散、若氷釋、若火滅、其盡也不可止、

雖欲項刻稽之不可也此人生死之大常也故原始要終則知死生之説矣原者推其本也要者究其極也其本以是生則其極以是死豈不簡易而明白哉佛之説則不然爲繼母所憎而并惡其父踰而出家則以其體非父所鍾也云降神于天託蔭母胎而出自左脇蓋以施受之道爲淺巳也故其言曰衆生各因淫欲而正性命使世人皆離此以議無生其不能然則愛爲根本死於此生于彼或人而爲畜或畜而爲人輪轉相續無有窮巳故

人貴修行精練不殺禽獸免於報身隨念之善卽生樂處此其迷人誘世之大畧也欲驗其不然者請得以質之羽毛鱗介與夫喘耎肖翹之物在天地間抑有定數乎抑無定數乎若無定數則安知人死爲畜畜死爲人也若有定數則自古至今人與禽獸相爲死生不過此數以大較論之人殺禽獸則不可爲量矣禽獸能殺人者無幾矣是當禽獸日加多充滿于宇内人日加少遂至於無人然後其報復之事信矣而有不然者太平之際人得

其養海內之戶以千萬計、于時動物亦不可勝用、
土下給足、若禽獸爲人、則禽獸宜彫耗而反加繁
多、喪亂之後、人失其養、或至千里人烟斷絕、于時
庶類亦不能獨茂、求之難致、若人爲禽獸、則禽獸
宜繁多而反加彫耗、此以目覩實事而質之者一
也、人之寐也、氣不離形、識知固在也、而不能於寐
之中自知其寐也、其將寐也、雖大聖人亦不能卓
然了然、知寐與寤之分際也、死之異於寐也、以方
寤之時、或呼之、或觸之、矍然而覺也、死則不能矣、
呼之觸之矍然而覺、然其寐之熟也、則晦昧冥漠、
與死者無異、又況於氣既離形、如光之脫火、知識
泯泯、不可復陽、乃曰我有一念由吾所積、皎皎然
隨善惡所感而有所如往、豈不妄哉、爲佛之學者、
脩行精練或有術數能知死期、語於人者、吾去留
自如、孰有生而不死、死而復生者此又以聚散實
理而質之者二也、智者推是以思之、則輪轉之妄、
見矣、既不惑於輪轉、則其言鬼神者亦從而可辨
也、其言鬼神既失正、則其言性命道德亦不可信

也、蓋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即性命道德之理、非有二致、得之則皆得、失之則皆失也、或曰自賈誼明達、已言人死爲物、非始於佛也、亦不足信乎、曰賈生所言、亦猶莊周論神奇臭腐云者、言人死則與朽壤之類等耳、然則記井識環之事如何、曰是時佛說入中國已久、抑已有幻之者耶、或識有相類者耶、嘗聞之侯仲良曰、佛氏有奪胎之論、何其不思而罔之甚也、受氣胚胎、誕彌厥月、而爲他人鬼鬼所易、然則胚胎之久也、其生物乎、其死物乎、其空空無物乎、則以問之名僧善果、果曰不然、譬之候館、既有舍之者矣、俄而勢力者至、彼固當出而避之、奪胎猶是也、此二者愚智之辨也、然則以鬼享者何謂也、曰緣子孫之心而制禮也、祖考往矣、爲子孫者、以爲無有而不祀、於心安乎、安則不祀可矣、苟有不忍之心、如存之念、則爲廟爲主、奉承而祭之、不得不然矣、然則祖考來格者何謂也、曰此他人所不能知、惟將祀事者知之、儼然如見乎其位、肅然如聞乎其聲、穆然如瞻其容、如在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如在其左右致愛則存、致慤則著、此所謂來格
未變者也、若祠祭烝嘗、則弗答矣、五經均所以
載道也、或陳其著、或闡其微、無精粗微妙之殊也、
序屠氏之頒者、未有不讀易其意若曰、寂然不動、
齋戒以神明其德、此固佛之道也、幽明之故、死生
所遺多矣、彼徒悅歷戒之德而不知吉凶與民同
患之用也、徒取寂然之靜而不知感而遂通之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徒喜其死生鬼神之名與佛同而不知原始反
終爲物爲變之所以然也而昧者信之、因以謂孔
佛不二、雖儁慧辨析如柳宗元、亦推尊之曰、其說
合於生而靜者、是亦斷章取義也、宗元又曰、佛者
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而眉山蘇子表而出之
以爲與孟子同、是又不以大全勘之也、或曰如子
所言、則凡人之精爽靈明、卓然異於萬物者、其死
也則與土木比乎曰人之所以爲人、蓋有不爲焉
存不爲桀亡不以生而精爽靈明不以死而晦昧

其淺者矣非窮理何以知之非盡性何以有之此繫乎學者功力之淺深不可以言語斷也

劉文靜自以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由是有隙嘗飲酒酣拔刀擊柱曰會當斬寂家數有妖召巫厭勝或告之上以屬吏文靜曰今寂爲僕射臣不與衆人實有觖望之心因醉怨言不能自保上曰觀此言其反明矣李綱蕭瑀皆明其不反世民爲之固請寂曰留之必貽患上素親寂文靜竟坐死

高祖以觖望爲反逆何不度情之甚歟上之所爲不盡帖乎人者多矣匹夫匹婦一有個然不服之心盡以爲反逆而誅之殊紂不至是也文靜首唱大謀賞不酬勳又以讒死寃哉而大宗不能力救何也曰非不能也不敢也高祖先欲斬李靖既同靖矣今若又逆上意則裴寂必併秦王而讒之蓋世民之時有漢高覬武之比而未嘗歸心高祖寂則高祖所厚而世民所薄也其不敢力諫爲是也歟在世民爲子則當然而李綱蕭瑀不能數批逆鱗使勳舊寃死其責大矣爲文

靜者、苟有高世之見、既已出力興唐、其功在先、其名已著、遂巡退避、不與寂藐、甘於落度、用以全身、何善如之、而乃界蒂悻悻然、自取猜毒、其才智雖高、而識量淺矣

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擒其首詣竇建德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吾何爲受之、立命斬奴、反其首吏民感悅、即日皆降、其旁州縣皆望風歸附、

君臣父子、人道之大倫、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也、竇建德殺奴之貳其主者、而遠遵歸附、以順理也、乃有械人之子、使證其父者、亦獨何哉、其淪胥爲夷之故歟、居中國、棄人倫、自古不可、惟胃頓射父、而雄長百蠻、蓋夷狄與禽獸不遠也、聖人外之、苟欲除舅已者、其術固多、何必捕繫其子、使誣訐其父、以滅天理乎、古之無道之邦、忌克猜忍、開奴婢告主弟子告師之路極矣、而又有極者焉、世衰道微、久矣嗚呼悲夫

裴寂與宋金剛戰、寂軍大敗、上徵還責之、既而寵待彌厚、

爲國而賞罰不類、無以服人心、人心不服、則雖據廊廟之尊、操福威之柄、亦何以異於市井毀譽之相紛者哉。裴寂劉文靜同建義功、文靜有死罪、猶當十世宥之、不可於其身而加戮。裴寂禮報已過及此失地喪師、亦當平行貶削、不可以其寵而失刑、如此則唐之政事、豈不日日新、又日新哉。而高祖徂狃於愛狎、專顧私勞、何以訓厲其臣、君德於是大疵矣。

王世充將帥多來降、世充乃峻其法、一人亡叛、舉家就戮、父子兄弟夫婦許相告而免之、又使五家爲保、有舉家亡者、四鄰坐誅、殺人益多、亡者益甚。

人之與人類也、故不得相害、殺人則死、傷人則抵罪、鄰里鄉黨、則類之有情者也、故出入則相友、守望則相助、疾病則相扶持、族屬則類之親者也、故五服之內、許相容隱、設法如此、澤之所浸、亦莫禦矣、推而上之、則夫婦兄弟父子、從可知也。夫父爲子隱、子爲父隱、以法論之、則以詆誣終不肯言、則爲罔上、而孔子明之曰、父子相爲隱、直在其中矣、

宜曲也而謂之直者順理故也今使父子不得相隱小則誦言之大則首訐之不待夷狄滑夏狗彘食人而人之類殄矣故子證父攘羊若直而理逆父子相爲隱若曲而理順聖人人倫之至爲此類也今夫謀反大逆理之大蠹也其謀而未覺非使人告于上則其事遂成是不可不告者降此而設告首之科已陋於刻薄之政又況使天屬之最親者相告幾何其不胥爲夷狄禽獸已乎故逆理愈甚則其失愈遠王世充始者輔皇泰主繼而自立未甚有愧於唐公惟其尚威力而滅彝倫故亡如弗及焉世充無足言者而其惡政後世猶有藪尾故不得不論也

上聞并州平大悅宴羣臣賜綵帛使白入御府取之昔韓昭侯惜一袴不妄予曰人君嘲有爲嘲笑有爲笑袴豈止嘲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并州平將士受賞宜矣侍晏羣臣又何與焉而亦賜不已太乎又使之稱力自取此魏齊淫后奢君所行豈足爲法多取則傷廉少取則異衆且爲公卿近臣束

帶揩笏、而抱負縑緡、豈朝廷臨濟之容哉、是因一
宵而數失也、或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以將其厚
意、固待忠臣嘉賓之道、亦何訾焉、曰非此之謂也、
必若有賜者筐篚可也、

詔世民擊世充、世充隔水謂世民曰、隋室傾覆、唐帝
關中、鄭帝河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忽東來、何也、世民
曰、四海咸仰皇風、惟公獨阻聲教、爲此而來、世充曰、
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
講好也、

論秦王語雖天而不暢

綱目節錄其文

隋東西二京、皆以親王留守、其輕重等耳、長安差
重者、宗廟在焉耳、唐帝長安、鄭帝洛陽、迹其所以
取之、未有大相過者、故王世充有隔水之問、而秦
王所以答之者、語雖大而不暢、不若復實建德書、
詞意之明決也、使唐初舉事、若湯伐桀、若武王伐
紂、若沛公誅無道秦、則義橫四海、至仁無敵、世充
雖兵强將猛、安得與獨夫之子、子嬰之徒、堅保孤
城、而唐室文告之詞、豈止如是而已、此董公所以
貴於明其爲賊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謂世民曰、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籍器械、悉收之、子女玉帛、並賜將士、

伐國者討其罪人斯已矣、後世乃有既禽其主、又坑其衆者、已爲不道、而又取其子女以賞軍、則非理益甚矣、繫累其子弟、古人所謂如火益熱也、反爲糧而世充收之、世充使父子兄弟相告故唐伐其耄倪、古人所謂猶可及止也、高祖之令、於是大失、而秦王何不諫止而從之也、朱粲以婦人嬰兒之令、乃下令、須以洛陽子女分賜將士、彼子女者、或煞伐之後或賢士大夫之家、非人人與世充同爲暴虐者也、何罪而沒爲官婢乎、出令如此、其愈於朱王者、特不殺而已、豈不悖哉、

王世充求援于竇建德、建德帥兵十萬救之、世民曰、一舉兩克、在此行矣、遂使元吉守東都、自將東趣虎牢、建德兵不得進、數戰不利、凌敬說建德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則關中震駭、鄭圃自解矣、建德不從、

凌敬之策、誠善策也、使竇建德遂從之、則秦王其或不足以解圍

果釋洛陽之圍而自救乎、抑分兵渡河躡其後而擊之乎、其許之和、兩俱解而退乎、曰是皆不然建德雖善將長安諸人及并州將帥自足以待之。正使攻取懷孟而汾晉蒲津豈不戰所能下延引日月適足以孤洛陽之心耳秦王固將攻圍益急世充見建德不救而去亦叵測其所以危疑震懼能不破乎既破世充席戰勝之威益以降附之衆。北取建德不過遲時月間耳

蘇威猶兒世民稱老疾不能拜世民遣人數之曰公

論蘇威之罪與封德彝等裝矩有間

編目節錄其文

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弒國亡兒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勢相見及至長安又請見不許既老且貧無復官爵卒於家

蘇威相隋倪仰昏主之側十餘年間纔有兩言一論盜賊之多而無匡濟之策可謂危而不扶顛而不持罪固大矣若比之封德彝裴矩奸邪諂佞召危產亂則亦有間唐之寵任德彝爲是則廢棄蘇威爲非廢棄蘇威爲得則寵任德彝爲失要之威無可用者

德焚其當戮之以爲人君迷國誤君之戒然後爲當也

世民至長安俘王世充竇建德獻于太廟上斬建德于市赦世充爲庶人徙處蜀未行獨孤脩德殺之上免脩德官

論王世充當誅竇建德當宥

王賛非唐之叛臣也當隋之末世以烏合之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唐宰假仁而行則此二人之輕重世充爲百官數其事暴不忠致隋失天下又殺皇泰主而自立淫刑以逞虐及無罪而戮之而以

綱目節錄其文

宥世充者宥建德則刑有章矣而唐不然其不戮世充也得非內省有疚歟其誅建德也無乃畏惡其能歟已而使人潛殺世充豈所謂與衆棄之歟

論鑄錢不可歸之臣下

置錢監於洛并幽益世民元吉賜三鑪裴寂賜一鑪聽自鑄錢

錢者國之大寶當鑄之王府不可歸之臣下漢賜蜀嚴道銅山與鄧通豈可法也天下向平諸侯國土賞賜亦不爲薄矣何必更使自鑄乎賢而多財則損其志秦王不當受愚而多才則益其過齊王

命座所以施非銑者未盡其道

論唐殺蕭銑非仁

發兵擊蕭銑、

蕭銑非唐之叛臣也倉卒時豪傑誰不欲有分於海內者況銑又梁之苗裔乎唐若以文告之詞昭而撫之銑見天下十已平九亦必束手聽命若再三諭之而終不下加兵未晚也唐之起異乎漢光武之復祖業銑之舉異乎公孫述之無所爲而爲之然光武待述詔敕屢下及王師已至成都猶眷眷寧冀其降也以是揆之則唐所以施諸銑者未盡其道矣

銑大懼倉卒徵兵不集出戰大敗銑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柰何以我而陷百姓乎帥羣臣縗布幘詣軍門降送於長安上數之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若以爲罪無所逃死竟斬於都市

孔子曰繼絕世興滅國天下之民歸心焉桀紂之

無道也、聖王繼起、猶必封其後、非要譽於天下也、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蕭銑雖自帝一方、蓋以宗國顚覆爲任、其心豈與唐兢哉、又況唐師臨境、銑兵未嘗力戰、又不嬰城固守、總服而出降、夫豈王世充之比乎、既服其人、當矜其志、胙以江南百里之國、使奉梁祀、則唐之德庶幾乎武王下車之政矣、而以盜賊待之、必殺之而後慊、得謂之仁乎、

詔陝東道山東道行臺尚書令得承制補署、

由朝廷制簿屏臨州縣、以州縣治百姓、如

望衰而振其領、政出于一、則稟承者無二三之惑、今唐全有四海、置郵以傳命、雖萬里之遠、不逾時月而至矣、而建二三行臺於外、使大臣承制補署、是政出於朝廷又出於行臺、夫豈國無異政之體哉、

突厥入寇、上問群臣和與戰孰利、鄭元璹曰、戰則怨深、不如和、利封德彝曰、不戰而和、示之以弱、不如勝而後和、則恩威著矣、上從之、

唐待突厥、禮與貨厚不貲矣、自武德二年至是四

年之間大小入冠逾十數高祖猶與之和是欲戰則戰欲和則和權常在突厥也處之於後之爲難則以結之於初爲失也和戎之策始於晉魏絳矣伯之國一時偷安可耳使文公方伯必不爲爾惇公初以戎狄貪而無親是也而絳廣引后羿失人而亡狄以虞箴武不可重之語以警動之惇公雖英決之資然年才十八其盡知情僞固有歉於文公之老成也而絳之所以和戎者非自他畧亦盟而貨之以中其貪大豈綏之以德乎二帝三王之時未嘗無戎狄聞有慎德而來賓者惇德而率服者封畧既定華夷有限侵叛則伐之去則不追也詩云薄伐玁狁至於太原是也唐初急於近功北面而稱臣是以啓寵納侮作始簡而將畢也勞師費財不勝其巨矣人主以二帝三王孔子爲法修吾德政內安中國而外固邊圍不與交逼息其謀夏之心又安有結親之辱和好之恥乎

讀史管見卷第十七

宋建安胡　寅著

明太倉張　溥閱

唐紀

高祖下

淮陽壯王道玄與劉黑闥戰、軍敗、爲黑闥所殺、時道玄與副將史萬寶不協、道玄帥輕騎先出犯陳、約萬寶繼之、萬寶不進、謂所親曰、奉勅以軍事見委、今王輕進若與讐、必敗不如以王餌賊、王敗、賊必爭進、堅陳待之、破賊必矣、由是道玄敗没、世民深惜之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道玄之敗
歸史萬寶不
救

道玄常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效之、以至於此、爲之流也、

道玄之敗、非深入之故、乃史萬寶不援之罪也、萬寶怒其不待已命、輕騎先出、許之繼進、既而不動、故以道玄餌賊、而世民不知其情、遂使老將奸計得行、免於大戮、世民平日達料敵情、如指諸掌、而偶憚於此、使道玄之憤結不得伸、惜哉、

是時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勑並行、有司莫知所從、惟據得之先後爲定、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求之於上、上手勑賜之、神通以教給任先、不與、上怒責世民曰、我手勑不如汝教耶、他日謂裴寂曰、此兒久典兵在外、爲書生所教、非復昔日子也、

論高宗不思
因事更制

王言惟作命、命云者、猶天之所以命物也、而可僭乎、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勑並行、雖高祖隆愛諸子之失、而世民獨不知其不可而亂之耶、房杜諸人、亦無警發何也、既許並行、有司不得不以所承先後爲據、高祖不思因事更制、乃謂秦王爲書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所教、夫書生凡有幾等。曾讀孔孟五經之人、皆能
人君臣父子者乎。
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
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
內、今黑闥敗亡之餘、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
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詣行上許之、
范祖禹曰、立子以長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有衆、古
之道也、王珪若勸建成以孝友之道、則儲位安矣、
乃使之立功結黨、是導之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

范氏之論是則然矣、秦王豈但功高、其德固遠過
于建成而人之大倫有常有變、使建成而賢也、或
能容其弟、使世民而聖也、斯能事其兄、今建成庸
而無德、乃欲使世民以命世之才、蓋代之功、終守
臣節、雖甚愚人亦知其不可、況高祖素有立世民
之意、特無贊助者耳、王魏忠於太子、與其勸以立
功而自安、曷若勸以避位而息亂乎、世民向者之
再辭爲太子也、高祖言之而建成無意、故耳、今使
建成力請、如東海王彊而去、則父子君臣之間、變

而不失其正矣。

葬平陽昭公主、詔加前後部鼓吹班劍虎賁甲卒、太常奏禮婦人無鼓吹、上曰、公主親執金鼓、典義兵以輔大業、豈與常婦人比乎、

凡爲國家典禮、政事法度而不稽諸古、則繆妄多矣。唐以虎賁甲卒鼓吹葬公主、此不稽古之事、或問於古當何稽、曰、周家十亂、有婦人焉、或以爲文母者、或謂子無臣母之義、葢邑姜也、邑姜之功與周公旦大公望比、亦異於常婦人矣、若周家事之有禮之變非書則詩必載之矣而畧無傳焉是知婦人不得用男子之禮也故過於禮者不若厚於禮原於禮者不若當於禮非禮之禮君子不以爲禮也、惟婦人而用男子之禮也於是有被衮冕執圭玉而對越上帝者矣

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爲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爲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爲十四衛、

論國子學不當次於匠監之下

國子學上則祭先聖先師而儲經書次則選有道德學問者爲博士職教導下則羣公卿大夫之胄與天下之英而養育成就之以備官使其地重矣且天子有時乎親臨釋奠拜伏乎先聖之前而養三老五更又於焉行饋酳之禮夫豈與他官府有司比也而次于匠監之下非失之大乎然則如之何以尚書門下中書國子學秘書殿中爲六省而降內侍左右衛之上則尊儒重道之意明而奄尹與政之階替矣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令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王者制民之產是度其丁口之衆寡而授之田也無世而無在官之田不特唐初也繫上之人肯給與不肯給耳苟有制民常產抑富恤貧之意則必括民之無田者而給之田其富而逾制者必有限之之法收之之漸也若無此意則以民之犯法而沒田爲公家之利與百姓爲市而貿之甚則以爲價不售而復奪之又甚則强其親屬鄰里高價而買之而民之貧之富之利之病皆不以槩于心惟

鬻田得直、或斂得税斯已矣、自後魏齊周以來、莫如唐之租庸調法最善、然不能百年、爲苟簡者所變、可勝惜哉、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此以廉恥待士大夫之美政也、古之時用人稱其官、則久而不徙、或終其身及其子孫、祿有常賜、故仕則不稼、有馬乘則不察雞豚、家伐氷則不畜牛羊、當是時而與民爭利、斯可貴矣、後世用人不慎、升黜無常、朝饗太倉、暮而家食、苟非固窮之君子、甘於菽水、彼仰有事、俯有育、若不經營生理、又何以能存、盧懷慎爲宰相、及其死也、惟有一奴自鬻以辦喪事、況其餘哉、以理論之、凡士而既仕者、即當視其品而給之田、進而任使、則有祿以酬其勞、置而不用、則有田以資其生、惟大譴大呵不在原宥之例、然後收其田里、如此則不得與民爭利之法可行、而廉恥之風益勸矣、

世民既與建成元吉有隙、建成元吉日夜譖世民於上、請殺之、秦府僚屬皆憂懼不知所出、房玄齡長孫無忌勸王行周公之事、世民猶豫未決、玄齡無忌與

杜如晦尉遲敬德日夜勸世民先事圖之世民曰骨
內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
以義制之敬德等再三陳說世民猶未從六月丁巳
太白經天巳未太白復經天傳奕密奏太白見秦分
秦王當有天下上以狀授世民世民乃奏建成元吉
淫亂後宮且曰臣無負兄弟今欲殺臣似爲世充建
德報讐臣今枉死永違君親竟歸地下恥見諸賊上
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庚申世民帥無
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上巳召裴寂蕭瑀等欲按其
爭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欲歸世民射建成敬德
射元吉並死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敬德入宿衛敬
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驚問曰卿來何爲對曰
太子謀反秦王誅之恐驚陛下遣臣宿衛上謂寂曰
不意見此當如之何蕭瑀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
又無功嫉秦王功高望重共爲奸謀今秦王已誅之
秦王功蓋天下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無復事
矣上曰此吾夙心也癸亥立世民爲皇太子

司馬氏曰卿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由生。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則事非獲已。猶爲愈也。既而爲羣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門。推刃同氣。惜哉。

太宗天資長於智勇。短於仁義者也。而又久在兵間。機事猶熟。其於太子齊王。固制之有餘暑矣。惜乎其不知命也。昔桀惡湯。因之夏臺。紂怒文王。幽之羑里。二聖人之德。固蓋天下。及見幽囚。則匹夫匹婦猶神龍失水。鵬鷃鎩翮。將何爲乎。仲尼大聖人。爲桓魋所圍。七日至於絕糧。是去死亦迫矣。然而文王於是方且演易。孔子於是方且弦歌。在易困之彖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君子於困窮厄難之時。猶能歸極天命。以不折其志。而況聖人樂天者乎。太宗苟有見乎湯文孔子之事。其居秦王府。俊又如林。爪牙具在。又密邇君父。夫豈與夏臺羑里陳蔡之危相似哉。乃不能以義處命。而爲先發制人之事。又不欲如自貶以俟不爲之形。激謀臣猛將之心。辭避再三。不得已而後動。此固

彼宋老生薛仁杲劉黑闥之餘策也而司馬氏乃謂其爲羣下所逼則誤矣夫長孫尉遲之徒懇懇速之者正猶張儀在蘇秦術內而不知耳既已表劉建成元吉罪惡高祖有明當鞫問汝宜早參之詔仍已命大臣數人欲按其事則宜入侍殿陛以俟別白若天命在我理必得伸苟或不然夫豈力所能勝敬恭祇懼聽天所爲其與湯文不遠矣又況傳奕奏云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足有意從之也不能小忍乃於君父未及坐朝兄弟未奉質對之時已則彎弓舍矢而國儲嬪鬱敬德持矛直入而乘輿怖駭逡巡避位遂以授之嗚呼此何事哉夫太子父之統也殺之於父之側猶無父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況太子之貳父乎太宗不知師法湯文以全其義而謬引周公以蓋其惡本於不知命而已不知命故不由於義不由義則必計於利然則臨湖之變小人或有不爲者矣惜哉有拯救生民之志削平禍亂之才而自爲此也或曰太宗嘗以誅兄弟之事問李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李勣二人皆辭不對何也二人皆知太宗翁張匿
搏之幾又知太宗辦之不難也故辭而不對既可
以令太宗無植黨之嫌於已又足以存處人父子
兄弟之間其智固優於太宗矣然則房玄齡杜如
晦勸成之何也曰能知太宗之舉異乎周公非知
道者不能。房杜雖賢非知道者也魏徵亦然

太宗上

詔追封故太子爲息王謚曰隱元吉爲海陵王謚曰
刺

息隱王欲殺秦王而未舉身爲太子而被誅太宗
追封之可也若元吉則凶險禍賊勸建成除秦王
又欲因之以昵太子事雖未成原其意而誅之則
不當追封也

上謂傳奕曰佛教玄妙卿何不悟奕曰佛乃胡中桀
黠之教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
用欺愚俗。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

如奕之言未足以斷佛道之至彼所以能張大其
說流傳千有餘歲高明之士往往從之者亦有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深動乎其心矣若苟曰妖幻而已則中人以下亦
或能照之蓋不如是也然則說實爲浩博連類以
恨塵六者反覆隱顯引而伸之遂至於數十萬言
故君子曰若一欲窮之必未能窮而先爲所變故
不若置而不觀此爲中人以下者言之也若夫上
智之士既不可惑亦必遍讀其書抉其捷而別其
髓然後氷釋雲散渙然無疑信道術之爲天下裂
而至當之必歸于一也

制曰今中書門下及二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

論耳目之任以得人爲要

隨之有失輒諫

有失輒許諫官諫此貞觀致治之本凡有天下者
皆可待是爲王者師也雖然諫官盡如魏徵褚遂
良王珪之徒則上不懾人君威嚴下不承大臣風
旨而言可聽矣苟徒取聽諫之名而不擇忠直識
治道之士則或訐或比陰行其私而人主不之覺
其弊有甚於不置諫官者故耳目之任以得人爲
要也

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

論人主不制封德彝邪

論太宗偏私之情

讀史管見　卷十

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慚而退

舉賢才而教之君大臣職也爲大臣而久無所舉人主詰之是也若出此令而委之房杜王魏諸公非惟不應後志亦必各得其人矣乃以望於封倫且取人以身不誣之理也倫非賢者安能知賢若舉其類集于朝廷豈非唐室之大憂乎是則非但德彝無知人之鑒而太宗於德彝亦初不知其奸邪也信知人之難哉

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納餽事覺上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田柱法受財罪不可赦柰何更賜之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法與天下爲平者也順德有功而罪至死若當議者付朝廷公論之末減可也苟無可議一付之法而已人主無容心焉今應死而賜帛雖曰示辱胡不施之他人而獨施之順德乎順德者長孫后之

族也而又有功太宗心欲生之故假愧辱之說以
曉廷尉而偏私之情見矣豈所謂講若畫一者哉
上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
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直則脈理皆邪
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鄉者辨之未精也朕以
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乎乃命京
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政事
得失
太宗射與絕世矢無虛發若使弓材不良發矢不

直則當危機交急之時所欲斃者不能應弦而倒
而濱於殆也久矣工人之意則不爲是蓋見太宗
之微故借弓爲諭所以規之也猶曰君心不正則
言行皆邪勢雖尊嚴而出政不善云耳執藝之言
所謂伯牙之彈而太宗聞之異乎子期之聽耶太
宗英才蓋世羣臣亦一時豪傑多不足以望清光
而造弓者乃自外而窺其內衆不可蓋如此人君
可不慎哉凡人能反求諸已者實難太宗雖愧於
聽德之聰然能因是延見京官問民疾苦政事得

論長孫無忌常才

失、是亦爲君之道也、

以長孫無忌與上爲布衣交、加以外戚、且有功上欲用爲相者數矣、文德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不願兄弟竊國政呂霍上官可爲深戒、上不聽、

用人之道、固不擇親讐疎賤、惟其才而已矣、然長孫無忌亦常才也、以布衣交則不當爲宰相、以外戚則不當與朝權、以佐命功則與房杜諸人等爾、上所以譽之者纔曰善避嫌疑、應物敏速、能決斷事理、然則唐朝豈無與爲對、必不可闕、如房杜王魏之比乎、若從后言不使知政、退避權勢、保其寵祿、又安有黔南之禍哉、

魏徵言於上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爲良臣、勿爲忠臣、上曰忠良異乎、曰稷契皐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

論魏公之言過于分別

忠良一道也、未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亦未有偏於良而短於忠者、魏公之言過於分別矣、不若曰

臣願爲稷契皐陶、諫行言聽、不願如龍逢比干、身誅國亡、如此自足以警帝之意也、夫稷契比干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後世事君者、柔和獻納、不敢强諫、曰吾效稷契皐陶、苟有犯顏苦口、面折廷爭者、則或非之曰爾何乃以桀紂視吾君、而欲爲忠臣乎、則魏公之說啓之矣、

上、謂王珪曰、國家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勅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卿曹各當徇公、勿雷同也、

古者論一相而止、至成王時、雖以周公位冢宰、然亦與召公同相爲左右、此尚書之序、孔子之言也、何者、周公不敢自聖獨專相事、又將訓後世爲人心不同而大賢難得則參錯并用猶驅車、猶楫屋、兼取衆力、相輔相正、歸於無失而已矣、故自漢以來、或置左右丞相、或並置三公、不拘一相之文、至唐而法意尤密、既有左右僕射、又有侍中中書尚書兩令左右丞、及以它官未及而人可用者、參豫朝政、而其大綱則俾中書出令、門下審駁、分爲二省、

而尚書受成攷之有司富貞觀之時君明臣忠朝希粃政不數年坐致太平其集材並用之效如此諸葛武侯曰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難相違覆矚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儻而獲珠玉也嗚呼爲君如太宗爲臣如武侯公心望治可爲後世法也若棄數百年成規合三省爲一以一相專之而官屬如故署無可否見姓署名是中書門下之名存而甚命駁正之實亡矣豈非侮文便私之甚哉

論三品以上因當別引

綱目飾錄其文

大理少卿胡演進囚帳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上曰善果雖有罪官品不卑豈可與諸囚爲伍自今三品以上犯罪不須引過聽於朝堂俟進止

三品以上貴近之臣也太宗不使與諸囚同引得待臣以耻之道矣然諸囚蒙引而貴近之臣反不見引設有誣陷冤抑欲面訴於君而止於朝堂無由自進其所失又多矣隋史萬歲實在朝堂而楊

素以往謁東宮讒之朝堂雖近天子之居至是遠於萬里故太宗不欲使三品以上與囚同引者別引可也

上謂侍臣曰、隋煬文辭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相反也、魏徵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已受人煬帝恃才自用口誦堯舜而身爲桀紂曾不自知以至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

太宗之問豈獨煬帝爲然凡聖讀而庸行者皆是也、魏徵當因此力陳堯舜所以爲堯舜者使其君

有修進企及之方則其益大矣顧言虛已受人與恃才自用以爲聖愚之異何其見堯舜之淺耶貞觀之治徵功爲多然至於斗米數錢外戶不閉則極矣上稽君德次考臣道下觀民風其有愧於三代者何可殫數若使伊傅周召得太宗而相之其效豈止於富庶百姓而已哉

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爲戒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以爲如鳥有翼

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

太宗不取老釋而好堯舜周孔之道所謂知所去取矣而以爲如魚有水烏有翼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者則未知其誠能然乎抑徒意之而云爾也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使太宗誠能好之如對能掌豹胎者既知其美必并其味而餕魚敗肉不復在御矣劫父臣虜殺兄及弟駭君親而代其位他日又室弟婦欲以爲妻與之生子使繼弟之後此人道所不得爲者比之於

味也是又痂嗜之比不得與餕魚敗肉爲伍而太宗顧且勇於攬取烏在其能好堯舜周孔之道哉故凡推尊聖人包以大言而未嘗實見者大抵如此夫執厥中者堯舜之盛也而始於道心欲不踰矩者孔子之盛也而始於志學志者非讀書記誦之謂道心之微又與老釋玄妙之言何以別乎自此而入庶乎其知道矣知之如是則能好之矣未嘗知之而以爲我好堯舜周孔之道云者妄也夫道非有一物可把玩而好之也百姓日用而不

能離、亦猶鳥之有翼、魚之有水、顧不自知耳、

上問王珪曰、近世爲國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對曰、漢世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所以益衰也

上既泛問珪、亦泛對、如是則無切磋之益矣、前古凡幾古、近世凡幾世、珪宜復帝曰不知陛下所指爲何代、請得論之、如是則有因事獻替之功矣、若自魏晉而下則無足言、若自兩漢、則西京文學之美不如東漢名節之邵而風俗厚薄、治化淳漓、無

論房杜之才非能賢于太宗

不本於人君者忠臣事君必勉其所未能而不奪其所已至兩漢盛時太宗所可及也禹湯文武之業、並不在所希慕乎、

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廣求賢人隨才器使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

因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宰相而受詞、既非古制、然當之者未有以爲不可、雖賢如房杜亦且行之、何也、其說有五無經濟之畧姑以是爲勤於所職者一也人君明察則不敢

當權而以吏事自爲者二也才用粗淺熟於有司之務躐躋其任益以是勉勉者三也上不知治本而貞成於叢脞因以奉承之者四也實倚大權而故治文案親牒訴爲小心以眩其君者五也若誠知宰相職分如陳獻疾必不肯然矣房杜之才非能賢於太宗故太宗如是而止問不能爲太甲高宗成王之事也

玄齡監修國史上語之曰上書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當載之

凡人之心已以爲是則欲天下皆是已以爲非則欲天下皆非太宗於此其心廣矣不敢自以爲是而沒人之善使後世有考焉雖然切直之言猶瞑眩之藥將以已疾也知其可服舍而不服而姑存其方豈若自克勉而從之以收益身之用乎

上謂孔穎達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內蘊神明外當玄默故易以蒙養正以明夷蒞衆若炫耀聰明儌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孔穎達之
足以箴人
矣

古之道也上深善其言、

太宗之問、疑其不必如是、蓋其爲人有善惟恐人之不知故於不矜不伐未能有行焉孔穎達所言、亦足以箴之矣雖然吾友從事於斯之意則未易曉也夫既能矣不自以爲能可也而又問於不能既多矣不自以爲多可也而又問於寡彼不能與寡者將何以益我不幾於僞以下人者乎是不然惟善學者志不倦心不盈一善之不聞一義之不知歉然如飲食之不飽也此何所爲而然哉故曰學然後知不足夫聖如孔子猶曰我學不厭好古敏以求之誠以道無量理無極而事無方太宗而知之庶乎少進矣

綱目節錄其文

貞觀四年命諸將分擊突厥俘頡利可汗至長安上皇歎曰漢高祖困於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託付得人復何憂哉

太宗可謂[illegible]
[illegible]之子英
[illegible]之君

武德七年高祖患突厥入寇之頻欲遷都以避之秦王曰不可不出十年必定漠北至是纔七年而其言售且雪其父稱臣之恥嗚呼可謂克家之子

矣、夫唐高祖之臣突厥也、爲晉陽留守耳、晉高祖之稱臣契丹也、爲太原節度使耳、彼始畏耶、律皆夷狄之君、疑亦可也、而君子終不之與、蓋以中國者禮義之所在、夷狄者禽獸之與鄰、舍中國而從夷狄、是下喬木而入幽谷、以陳相從許行、孟子尚闢之、況唐晉二祖欲取天下、而北面左衽乎、晉陽留守太原節度使尚不可、況萬乘之主乎、故唐高祖先臣之、繼用敵國禮、尋又正君臣之儀、而太宗發憤慷慨、幹父之蠱、脩德行政、中國既治、偏師一出、翕其主而空其庭、方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然後用之者、一何速也、嗚呼、可謂英武之君矣、雖然好武功、勤遠畧者、聖人所戒、向使高祖養以自强、不假突厥士馬、則無緣臣之初、臣之彼又何因有恃而驕責報無已、中國既無忿怒、則師役無自而興、故雖而不已、必至於訟、訟而不已、必至於師、君子作事謀始、爲末流之若此也

突厥降者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顏師古請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永無患矣、李百藥

以爲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爲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則弱而易制。勢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魏徵以爲宜縱之使還。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人面獸心。今降者十萬。數年蕃息。倍多。必爲腹心之疾。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今突厥困窮來歸、奈何棄之、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爲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上用彥博策。

獻言之道、惟理是憑、則言必忠、聽言之道、勿以同於已者爲是、則聽必審、太宗處降突厥、偏詢在庭、當矣、顏師古李百藥之謀、雖無大失、未若魏徵之盡善也、而太宗不從、顧用溫彥博策、何也、彥博之策、太宗之所爲也、其偶同歟、未可知也、其先意承志歟、未可知也、如所見偶同、則不當言之再三、如先意承志、則不得爲忠矣、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而中國夷狄之不可同處、亦非人爲、乃天地之氣、有

令溫彥博之諸若乞式子用概 魏日節錄其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淳正偏駁之殊也王者有九州四海之民尚不能徧以禮義教之何暇施之降虜且聖王之法闕䖍衰有如後嗣無德可懷無威可畏是置羌戎於肘腋也豈不殆哉太宗用其言未幾而有矢及幄殿之變故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欲功加外荒冠帶百蠻者非聖王之盛飾也

林邑獻大珠有司以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小國勝之不武況未可必乎語言之間何足介意

太宗不以夷狄一言之褻遽興兵革幾於能恐然林邑表辭敢爲不順者以獻大珠嘗試朝廷也還其獻則善矣今不聞還其獻則是太宗貪其寶而甘其慢也明年五色鸚鵡與美女繼來則納侮多矣雖詔使者歸之而珠竟不還夫豈格遠人之道乎

論朝服當以正色

詔自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服青

朝服當以正色緋近於朱猶之可也惡紫奪朱而加於緋上可乎青者色之正也綠爲間色而加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肯上可乎必欲歸諸正必則古昔師先王其可也
上讀明堂鍼灸書云人五臟之系咸附於背詔自今
不得笞囚背
太宗誠有意於養民者也故耳目所接其心在民
禁笞囚背亦可謂善推其所爲者矣其致戶口滋
多家給人足也宜哉後世有杖背之刑弱者往往
至死蓋不知此至於總兵之人以私喜怒用大梃
杖人背至於數百安而行之莫之禁也豈非仁政
之累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曰易如
飢渴者易於飲食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
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
不欲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教黃帝湯武皆承
大亂之後身致大平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
于今當化爲鬼魅矣上然徵言
德彝言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未爲甚失魏徵言若
果澆訛當爲鬼魅則非也以書契以來觀之三代
之時果不若唐虞之世周之文勝又不若夏商之

質、兩漢風俗、豈敢望周、唐室風俗、又焉能及漢耶、若謂民常淳朴、無有澆詭、是結繩之治、可以易約剖、土鼓之樂、可以變絲竹矣、要之一治一亂、天地之大數也、亂極人少、則氣厚而人淳、治極人夥、則氣漓而人澆、蓋或二三百歲、或五六百歲、淳漓一變、而天地之氣、虛盈消息、後世誠不及古遠矣、且地之生物無窮、尚有一易再易三易之差、而天之運行亦不能常春而不秋也、此大淳漓之驗也、若夫人之所以爲人、出於本心、不可泯滅者、則古猶今、耳、是故可以懷之以仁、理之以義、先之以敬讓、示之以好惡也、魏徵有見乎飢渴者易爲飲食、而無見於人心之未亡者、故其效止於斗米數錢、外戶不閉、則無以進矣、固不能使人人有士君子之器也、

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曰、京畿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以封國邑、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李百藥曰、今使勳戚子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不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守令之迭居也顏師古請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雜錯而居互相維持各守其境同心京室官寮皆省司選用不得擅作威刑詔宗室及勳賢之臣作鎮藩部貽厥孫謀非有大過無或黜免所司明爲條例定等級以聞頒布之

太宗嘗讀周官書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言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詔羣臣議封建其本於此乎夫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郡縣志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魏徵益未嘗詳考古制顧以京費與邊援難及爲言鹵莽甚矣而蜀人范蘇二公亦謂封建不可行蘇仍以始皇李斯柳宗元之論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嗚呼豈其然乎凡斷天下之大法度舍義理之辨則何以處是非之決敢問古者封建其利心耶秦之兼并其義心耶洪水既平禹別九州弼成五服自甸至荒周五千里衆建諸侯又設師長以總維之是堯舜禹共爲此法以公天下而宗元以爲不得已之勢誤矣誠知上

古諸侯已爲民害非聖人之意不得已因勢而存之則洪水懷襄民無所定天下之大變也何爲民罹昏墊而侯伯獨能有其國以堯舜禹三聖人不能因洪水之平更立制度爲後世郡縣參錯變置乃反畫壤裂土修明五服之法一何三聖人智之忘足以憫其絕此仁之至義之盡不以爲聖人之意也勢也夫爲其德之不可意而歸之勢可乎下堂迎覲者夷王過也豈覲者

挽而下之乎不能定魯嗣宣王過也豈魯侯自亂長幼之序乎使周德未衰誰敢問其鼎使周不伐鄭誰敢射其肩使周常守文武成康之法諸侯安得盛強生不掉之患夫周之所以敗也譬猶木之枝本水之塞源外諸侯之比王室所謂枝幹流委爾論成敗而不循本窮源猶診人喪心而歸咎于手足之辟戾亦遠矣宗元又曰秦爲郡邑守宰運四海于掌握其所以大壞者由暴威竭貨然天下有叛人而無叛吏咎在人怨而已夫棄之與紂豈

非暴戚蠹貨乎民之怨之曰何日而喪予及汝皆亡獨非叛人乎使人而不怨湯武又安得帥而伐之哉夫秦之將亡也陳吳廣其白挺劉項從而蹙之兵車所向下城以數十計無爲秦死守者安得謂秦無叛吏也宗元又曰凡封建之國理者少亂者多胡不以天下觀之固亦然矣且以封建爲失制而非失政秦失政而非失制夫制與政誰爲此名宗元別之也是未悟制卽政政卽制也又言諸侯國亂天子不得變其君是未嘗讀孟子孟子曰

謂周室班爵祿聞其大畧矣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不朝者如此他可類推矣此固述周家待諸侯之道也周公伐武庚二年伐奄三年或戮之或遷之又嘗滅國五十烏在其不敢變也漢不制侯王過其未萌之惡及大逆不道然後勒兵而夷之此非三代故事自漢之失袁盎固言之於文帝矣豈可舉此以例禹湯文武所爲哉方三代盛時諸侯或自其國入爲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間王政至其衰也

丘伯雖強大猶且攘夷狄以尊戴天下之共主凡若此類宗元皆畧而不稱乃摘取衰微禍亂之一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刖者而欲廢天下之屨也夫田叔魏尚黃霸汲黯固賢牧守三代盛時豈無如是諸侯乎苟以守宰斥去爲易爲王政之行者趙廣漢韓延壽王尊之徒皆百姓所便殺之逐之曾不旋踵又何足貴耶宗元又曰殷資三千諸侯以黜夏周資八百諸侯以剪商故不敢變易也是聖人於未亂兵之前要結衆力及成功之後姑息求安此十六國五代庸主之所行而謂湯武爲之乎宗元又曰封建非公之大者公天下自秦始是蔽于理之言也謂三代聖主無公心以封建自私是伯夷而爲盜跖之事也謂秦無私意以郡縣公天下是飛廉而有比干之忠也一何不類之甚歟宗元又曰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天下斯安彼繼世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又有世大夫食祿采地以盡其封域雖聖賢生于其時無以立于天下此又蔽蒙之極也天子而聖明則諸侯必得

其人常才者亦不敢越亂法度上固多賢也有鄉舉有里選有賢能之貢有奏言之試有明明側陋之揚敢問堯舜三王之時遺材不用而書詩譏之者誰與若上無明君下無賢臣如周之衰如秦之季如漢魏隋唐之末在位者無非小人而興邦之良佐悉沈于民伍不見庸也雖守宰徧宇內將何代亦無以加矣井天下之田使民各有以養其生救于此故凡宗元封建論皆無稽而不可信也夫爲君如堯舜湯武亦足矣帝王之治至於唐虞三

經天下之國使賢才皆得以施其用人主自治不過千里大小相維輕重相制外無強暴侵凌微弱不立之患內無廣土衆民奢泰恣肆之失是以義處利均天地之施故曰封建之法天道之公也若秦則郡民之兼并而自爲兼并管天下之利以自奉故曰郡縣之制人欲之私也蘇子講之不詳乃以封建爲爭端不知聖人所以息爭也果以爲爭者夏有天下數百年苟無桀則商不得而取也商有天下數百年苟無紂則周亦不得而取也覺非

息爭之效乎若以爲不足以息爭者秦建郡縣不二十年而漢爭之漢繼二百年而王莽爭之又繼二百年而三國爭之三國各不數十年而晉爭之晉又不數十年而夷狄爭之是後爭者益衆分裂益多宇內益促唐最久矣亦立於三百年而爭者四起木中藥而失天下之半是郡縣已後崇殖大利揭示爭端曾不如三代千八百年繼三姓也蘇子又曰臣弒君子弒父兄弟相賊殺未有不出於襲封者漢唐以來卿大夫不世襲則無篡弒之禍

大襲封之大者莫過於帝王矣劉劭楊廣皆襲封者也設欲救此其必如唐虞官天下而後可則王莽董卓曹操劉裕之徒又將何以止之而三代之君一姓多者至三十餘君未聞有劭廣莽卓操裕之事其諸侯篡弒亦不聞出于武王成康之時蓋得以封建爲爭之端亂之始歟是故舍堯舜湯武大聖人公心正法而取始皇李斯所見列國末流之論欲廢封建孟子所謂人之易其言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或曰然則封建今可行乎曰何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